卷七 湖中女士

[波兰]安德烈 斯帕科沃斯基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卷七 湖中女士

[波兰] 安德烈 斯帕科沃斯基





目录

序
第一章
第一章完
第二章
第二章完
第三章
第三章完
第四章
第四章完
第五章
第五章完
第六章
第六章完
第七章
第七章完
第八章
第八章完
第九章
第九章完
第十章
第十章完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完

第十二章

序

作者：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

译者：叶祉君

出版社：盖亚文化

电子版精校：SITTV、genius1、m4a3gz2

百度叶奈法吧原帖：

本文仅供爱好者交流讨论之用，请支持正版！

湖中女士

我们就像

构成梦境的东西，而我们的渺小的人生

以一场睡梦圆成了一个圆。

——威廉·莎士比亚

他们继续前进，一直来到了一座宽广美丽的湖边。就在那座湖的正中央，亚瑟看见了一只罩着白缎的手臂，而那只手拿了把巧夺天工的宝剑。然后，他注意到在这水镜之上，有位大胆舞动的少女，

「这名如此有魅力的女子是谁？」亚瑟问。

「人们都叫她湖中女士。」默林说。

——《亚瑟之死》汤玛仕·马洛礼

第一章

这座湖被施了魔法。这一点，相信绝对不会有人怀疑。

首先，这座湖就挨在库姆普卡谷的咽喉旁。那是座受到诅咒的谷，十分神秘，终年隐于雾中，以魔法和神奇现象闻名。

再者，只要往那湖水瞧上一眼，一切便清清楚楚。

湖水很深，清澈蔚蓝，宛如一块抛磨过的蓝宝石，光滑如镜，就连映在上头的厄为得法山，峰峦看起来都要比实际漂亮。寒凉的冷风自湖面吹来，令人精神一振。这份宁静是如此庄严，没有任何事物打扰，就连鱼只都不曾溅出一朵水花，水鸟也未曾出声啼啾。

骑士从惊叹中回神，却没有继续策马沿山脊前进，而是掉头往下，朝湖水走，就好像是受到了底下那沉睡于深渊之中的魔力吸引。马儿怯怯踏着步伐走在破碎的岩石间，发出嘶哑但轻微的气息，让人知道就连牠都能感受到这股魔力。

来到最底下的沙滩后，骑士下马，拉着牠的辔头往水岸靠近。涓细的水波在色彩缤纷的鹅卵石间嬉游回绕。

他跪了下来，身上的锁子甲跟着发出声响。他合拢双掌，掬起一抔水，惊动了细如尖针的活泼鱼苗。他小心而缓慢地啜饮，冰冷的寒水让他唇舌发麻、齿间生刺。

就在他二度掬水时，湖面上传来一道声响，于是他抬起头。马儿喷了口气，好似在附和自己也听见了。

他竖起耳朵。不，那不是错觉。他听到的，是一阵歌声。那是一个女人在唱歌，或者该说，是一个女孩。

就像所有骑士一样，这名骑士从小听着吟游诗人的诗歌，和以骑士为主题的故事长大。在这些歌谣里的女孩，有

九成都是诱饵，跟着她们声音走的骑士通常会落入陷阱，而这种陷阱让人丧命的例子可不少。

不过，好奇心战胜了一切。说到底，这名骑士也不过十九岁。他很勇敢，也很不理智。他以前者闻名，但大家都知道，后者才是他的本性。

他检查剑鞘里的剑是否收拔自如，然后拉过马，往传出歌声的滩头走去，而他无须走得太远。

岸边有一整片抛得十分光亮的黑色巨大漂砾，就像是被巨人随意丢下，或游戏之后落下的玩具。有些巨石躺在湖中，透明水色下巨石所在处转成黝黑。有些巨石突出水面，在水波荡漾时，看来就像一只只露出背脊的利维坦。不过，巨石最多的地方要数岸边，从沙滩一路绵延至森林，有些埋于沙中，仅露出部分，却也足以让人联想它们的巨大。

骑士听到的歌声，正是从岸边这一片巨石后头传来，但视线可及之处，却不见那唱歌的少女。他拉过马匹，揪住牠的嘴衔和鼻唇，免得牠出声或喷气。

女孩的衣服搁在水中一块平坦如桌的巨石上，自己则是裸着身躯，腰部以下都浸在水中，一边泼着水花盥洗身子，一边断断续续哼着歌。那歌词，骑士听不明白。

这也不奇怪。

他敢打赌，那女孩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类，这从她纤细的身躯及古怪的发色、声音就可以看出来。他很确定，要是她转过身来，他会见到一双杏圆大眼；要是她拨开灰色秀发，他会瞧见一对尖长耳朵。

她是住在妖精之国的子民，是个妖精，特尔维什泰格的一分子。皮克特人与爱尔兰人称她作「都伊内西」，亦即山丘之民的一分子。萨克逊人称她作精灵的一分子。

女孩的歌声中断了一会儿。她把颈部以下的身子都沉入水中，溅出银花，接着竟如常人一样，出声咒骂。然而，骑

士并没有被蒙骗。大家都知道，妖精会用人类的语言咒骂，有时那字眼比马夫用的还难听。妖精是出了名的爱恶作剧，很多时候，这种咒骂都是恶意捉弄的前奏，比如把人的鼻子变得像留种用的小黄瓜那么大，或是把人的男性象征缩得像蚕豆种子一样小。

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可能性，骑士都没兴趣。他已经准备好悄悄回头，但马儿却突然出卖了他。不，出卖他的，不是被他拉住嘴衔、像老鼠般静静待着的坐骑，而是妖精的马——那匹躲在巨石之间的黑色母马——骑士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牠。现在黑如焦油的雌马用脚蹄掘了下石砾，并欢迎似地嘶鸣了声。骑士的公马甩了下头，也有礼地响应，回音甚至沿水面漫了开来。

妖精倏然起身，溅落水花，有那么片刻，将一身美好全展露在骑士眼前。她往衣物所在的岩石冲去，却不是随手抓件内衫遮住身子，而是抄起剑，「唰」一声拔出鞘，万分灵活地舞动，而这一切都只发生在短短的片刻间。之后，妖精不知是蹲或跪，躲入水中，只露出鼻子以上，并直直伸出单手，将剑高举水面之上。

骑士回过神，甩了甩头，放开缰绳，单膝跪在潮湿的沙地上，因为他当下便意识到，自己面前是何方神圣。

「请接受我的问候。」他从嘴里挤出这么一句，并伸出双手。「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荣耀??天大的荣幸，哦，湖中女士。我接受这把剑??」

「你可以就这么起来、转过身去吗？」妖精将嘴露出水面。「可以别再这么盯着我看吗？可以让我穿衣服吗？」

他依言照做。

他听见她离开湖水的溅水声、拾起衣物的窸窣声、把衣物穿在湿淋身体时的小小咒骂声。他仔细瞧了瞧毛色亮如鼹鼠皮的黑母马。那绝对是一匹血统高贵的马，绝对会像风一样地奔驰，绝对是匹被施了魔法的马。牠肯定也是妖精国度

里的居民，就像牠的主人一样。

「你可以转过来了。」

「湖中女士??」

「然后介绍你自己。」

「我是加拉哈德，来自卡尔贝尼克，是阿瑟王的骑士。阿瑟王是卡美洛城堡的主人、夏之国的当权者，也是杜姆诺尼亚、狄弗内因特、德维达??」

「那特马里亚呢？」她打断他。「雷达尼亚、利维亚、亚丁呢？尼夫加尔德呢？这些字眼有让你想到什么吗？」

「没有，我从没听过这些字眼。」

她耸了耸肩，手里除了剑，还拿着一双鞋子和一件已经洗过、拧过的衬衫。

「我想也是。那今天是哪一年的哪一天？」

他张大嘴，惊讶不已，说：「是??贝尔坦节后的第二个满月??湖中女士??」

「希里。」她一边心不在焉地说，一边转动双肩，好让衣服更加贴服逐渐干燥的肌肤。她说话的方式很奇怪，眼睛又绿色又大??

她无意识地将湿发拢到一旁，骑士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惊呼，这不单单是因为她那只耳朵就和人类一样，没有任何不寻常，一点也不像妖精的耳朵。她的脸颊上还有一道形状丑陋的巨大伤疤。她受伤了，可是有人伤得了妖精吗？她注意到他的目光，瞇起双眼，皱起鼻子。

「疤痕，对！」她用她那特别的口音说：「你的眼神为什么像被吓到一样？疤痕对骑士来说，是这么奇怪的东西吗？还是这疤痕有那么丑吗？」

缓缓地，他用双手拿掉锁子甲的炼帽，拢了拢头发。

「这对骑士来说确实不奇怪。」他一边说，一边展示自

己才刚愈合的伤疤，话音里有着属于年轻人的骄傲。那道伤口从他的太阳穴一直延伸到下颌。「而丑陋的疤痕是荣誉的象征。我是加拉哈德，湖之骑士兰斯洛特与卡尔贝尼克的主人——佩莱斯王之女伊莲之子。这伤是冷血伯尼斯那卑鄙的少女迫害者留下的，但我还是堂堂正正在对决中赢了他。我真的很荣幸，能从妳手中收到这把剑，哦，湖中女士??」

「什么？」

「剑，我准备好接受这把剑了。」

「这是我的剑，我不会让任何人碰它。」

「可是??」

「可是什么？」

「湖中女士都会??都会从水里浮出来把剑送人啊。」

她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总算开口：

「我明白了。好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风俗。加拉哈德什么的，我很遗憾，不过很显然你不是遇到什么湖中女士。我先把话说清楚，我什么都不会给，也不会让人从我这里拿走任何东西。」

「可是，」他壮起胆子说：「您是从妖精国度来的啊，湖中女士，不是吗？」

她隔了一会儿才出声，一双绿眼看起来像在望着时空的深渊：「我??我是从利维亚来的，从一座同样叫这名字的城市，一座叫洛克艾斯克洛特的湖来的。我是搭船来的。那时有雾，看不见岸，只听得见凯尔佩的嘶鸣??那是我的母马，跟着我的脚步追来。」

她把湿漉漉的上衣摊平在石头上，骑士再度惊呼了声。那上衣已经洗过，但没洗干净，依旧可看见一道又一道的血痕。

「河水把我带来这里。」女孩说。他注意到血衣的事，

她若不是没看见，就是装作没看见。「河水与独角兽的魔力把我带来这里??这座湖叫什么？」

「我不知道。」他老实说：「我只知道这座湖在圭内斯里??」

「圭内斯？」

「是啊。那边就是厄为得法山，从那片山的右边，走森林的话，两天时间可以到狄纳斯丁罗，再过去就是卡尔达萨，至于河??最近的河是??」

「最近的河叫什么不重要。加拉哈德，你有吃的东西吗？我要饿死了。」

「你干嘛这样盯着我？怕我会不见吗？怕我会带着你的干粮和杜松子香肠一起飞走吗？别怕，我在自己的世界里惹了一些事，把人生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暂时应该不会在那边露脸。我会在你的世界，在这个夜晚的天空中找不到天龙座和七羊座的世界，在这个正好是贝尔坦节过后的第二次满月，而五朔节叫贝尔坦节的世界里待一段时间。我请问你，干嘛这么盯着我？」

「我不知道妖精也会吃东西。」

「妖精、女巫和精灵都会吃、会喝，还有其他那些事也都会做。」

「什么？」

「算了。」

他越看越觉得她身上没有那么神秘，越觉得她像人类，而且还是普通、正常的人类，但他知道她不是，也不可能是。正常女孩不会跑到厄为得法山的山脚下，不会跑到库姆普卡这一带，不会光溜溜地在山上的湖里洗身子、洗血衣。这女孩长什么样子不重要，她不可能是这世间的一分子。尽管如此，他也已不再诚惶诚恐，可以自自在在地看着她那头鼠色头发。她那头灰色发丝干了之后，竟闪着一道道银白霜

色。他可以自自在在地看着她纤细的双手、小巧的鼻子与苍白的唇瓣；看着她那身用针脚异常麻密的布料制成、剪裁有些怪异的男装；看着她那把构造与装饰都古古怪怪，却一点也不像华丽饰缀的剑；看着她那双已经干燥且黏满沙子的光裸脚丫。

「我先把话说清楚，」她用一只脚搓着另一只，说：「我不是精灵。我是女巫，我是说，魔法师??但和典型的又有一点不一样，哎，我看我根本就不算是吧。」

「我很遗憾，真的。」

「你在遗憾什么？」

「听人说??」他红了脸，顿了一下，说：「听人说，妖精要是碰到了年轻的男子，就会带他们去精灵仙境，然后在那里??在榛树丛下的青苔毯上，要他们体验??」

「我懂了。」她飞快看了他一眼，然后大力咬了一口香肠吞下去，说：「提到精灵国嘛，我前阵子才从那里逃出来，一点都不急着回去。至于青苔毯上的体验呢??说真的，加拉哈德，我不是湖中女士，不过我非常感谢你的抬举。」

「湖中女士！我无意冒犯??」

「不用解释了。」

「这都是因为您太美丽了。」他急急挤出这么一句。

「再次谢谢你，不过还是没用。」

他们沉默了一段时间。气候很暖和，太阳高挂天空，煦煦照耀石块。微风徐徐吹皱了湖面。

「尖端流血的矛??」加拉哈德突然用一种慷慨激昂的声音说：「什么是尖端流血的矛？什么是『大腿被刺穿的国王』会遭受苦难？为什么？什么是拿着酒杯与银盘的白衣少女??」

「我说，」她打断他：「你没事吧？」

「我只是问问。」

「我不懂你的问题。这是某种密语吗？是用来辨识双方的暗号吗？拜托你说清楚吧。」

「可是我没办法。」

「那你为什么还问？」

「因为??」他结巴了起来。「呃，简单来说??我们骑士当中有个人在之前有机会的时候没问，他当时不是被猫吃掉了舌头，就是女方害羞了??结果没问的下场，就是发生不幸，所以我现在都会问，以防万一。」

「这个世界有巫师吗？你知道的，就是那些会用魔法的人。魔法师，智者。」

「这里有默林，还有摩根娜。不过摩根娜很邪恶。」

「那默林呢？」

「还好。」

「你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吗？」

「怎么不知道！他在卡美洛，阿瑟王的宫殿里。我就是打算要去那边。」

「很远吗？」

「从这里到波厄斯，去哈浮伦河，然后顺着哈浮伦的水流，去莎宾娜海的格雷姆，那里离夏之国平原就很近了。这全部加起来，骑马大概要十天??」

「太远了。」

「那妳可以，」他的声音哽了一下。「抄点近路，走库姆普卡。不过那是座被诅咒的山谷。那边很可怕，有厄地南巴提——邪恶的侏儒??」

「你是怎样？这把剑是佩好看的吗？」

「拿剑对付得了魔法吗？」

「对付得了、对付得了，别怕。我是猎魔士。你听过吗？哎，你当然没听过。不过我不怕你说的侏儒，我认识不少矮人。」

最好是，他心想。

「湖中女士？」

「我叫希里，别叫我湖中女士，那让我听起来不舒服，也不喜欢。他们都是这么叫我的，在那个什么国??你说那叫什么国？」

「妖精之国，又或者按德鲁伊的说法是『安温』，而萨克逊人管那边叫精灵仙境。」

「精灵仙境??」她从他手中接过一条皮克特格子毯，围到肩上。「你知道吗？我去过那里。我进到燕之塔，然后『砰』，我就在精灵堆中了，而他们就是这样叫我的。湖中女士。一开始，我还挺喜欢这个称呼，感到受宠若惊，直到我明白自己在那个国度里、那座塔里，还有那座湖的湖畔上，不是什么湖中女士，而是个囚犯为止。」

「妳就是在那里把衣服染上血的？」他忍不住问道。

她沉默了许久。

「不是。」她总算开口，而他觉得她的声音微微颤抖。「不是在那里，你的眼睛很利。哎，人不能逃避事实。把头埋进沙子里没有任何意义??对，加拉哈德，最近这段日子里，我常常染上血。那是被我杀掉的敌人的血，还有我身边的那些人，那些我努力想拯救??却死在我怀里的人的血??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我不知道妳是天上的神灵，还是普通的女孩??又或者是女神的一分子??但如果妳是居住在这世间上的人??」

「如果你是个好心人，就说重点吧。」

「我渴望能听听妳的故事。」加拉哈德的目光燃烧了起来。「喔，湖中女士，妳愿意告诉我吗？」

「那故事很长。」

「我们有的是时间。」

「而且结局也不太好。」

「我不信。」

「为什么？」

「妳在湖里沐浴时，唱了歌。」

「你真是敏锐。」她转过头，咬住双唇，而她的脸突然扭曲变丑。「对，你真是敏锐，但非常天真。」

「告诉我妳的故事，拜托。」

「哎，」她叹了口气。「好吧，要是你想听??我说。」

她调整坐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他也同样调整了个舒服些的姿势。两匹马儿在林边漫步，嚼食青草。

「从头开始讲。」加拉哈德提出了请求。「从最开始讲起??」

她把皮克特格毯裹得更紧，过了一会儿才开始说：「这个故事我越来越觉得它没有起头，也不确定它是不是已经结束。你要知道，过去和未来都混成一团了。有个精灵甚至告诉我，这就像那条咬住了自己尾巴的蛇一样。要知道，那条衔尾蛇的名字叫巫洛伯洛斯。牠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表示这是个封闭的循环。每个时刻都藏着过去、现在与未来，每个时刻都藏着永恒，你懂吗？」

「不懂。」

「没关系。」

第一章完

实话告诉你们，相信梦境的人，就像是想要把风网住、把影子抓住。他们靠着虚假的景象和扭曲的镜面来编织谎言，或是像个分娩的妇人胡言乱语，好自我欺骗。相信梦境、行于虚假之路的人，实在是愚蠢至极。

然而轻视梦境，或压根一点也不相信梦境的人，同样行事不经大脑。因为如果梦境一点意义都没有，那创造我们的众神又何必给我们做梦的能力呢？

——《先知列布达语录》第三十四章第一节

我们所看见或以为的，不过是梦境中的梦境罢了。

——埃德加·艾伦·坡

第二章

微风吹皱了如沸腾大锅冒着蒸汽的湖面，打散这片白濛，教雾气残缕在上头飘荡。桨架上发出刺耳的声音，敲打出富有韵律的节奏，浮出水面的船桨撒下一阵晶莹珠霞。

康薇拉慕丝将一只手伸到船舷外。船只龟速行进，湖水几乎波澜不掀，仅微微攀上她的掌心。

「喔！喔！」她用着极尽嘲讽的声调说：「这船走得还真快啊！我们这会儿可是乘波破浪，教我都要头晕了！」

桨手是名身材粗短、厚实的男子，听到她这么说，老大不高兴地在嘴里念了几句，甚至没抬起那颗像卡拉库尔绵羊般，长了一头灰色鬈发的脑袋。学院院生康薇拉慕丝已经受够了，这个老粗从她上船起，就一直用嘀咕、清嗓和发出吃力声音的方式来搪塞她的问题。

「小心点。」她强装平静，咬牙切齿地说：「划船划得这么用力，可能会虚脱呦。」

这回，男子抬起头，一脸饱经风霜、黑得像鞣制过的皮革。他嘀咕了一番，清了清嗓子，用长着灰色短须的下巴指向装在船舷上的木制卷轴，以及被船速拖引而逐渐消失水中的钓线。很明显，他以为自己已经解释得够清楚，又开始摇起船桨，节奏一如早先——船桨起，休息；桨面入水一半，又休息好大一段；摇桨，再休息更大一段。

「嗯。」康薇拉慕丝看着天空，随性地说：「我懂。重点是拖在船后头的假饵，船得用适当的速度与相对的深度移动。重点是捕鱼，其他不重要。」

这点是如此理所当然，男子甚至没有费事嘀咕或清嗓子。

「哎，谁会管我上路已经整整一个晚上？」康薇拉慕丝继续她的独角戏。「谁会管我饿肚子？屁股坐在这湿硬的板凳上又痛又痒？谁管我想尿尿？不，只有拖饵才重要。话说回来，你这样一点用都没有。假饵拖在湖中央，沉在二十浔深的水里，没有东西会去吃。」

男子抬起头，十分厌烦地看着她，然后很粗鲁、非常粗鲁地哼了一声。康薇拉慕丝亮出了小巧的贝齿，很是开心。鲁男子依旧缓缓摇着桨，一肚子火。

她在船尾板凳上摆出了大方的坐姿，将一条腿叠到了另一条腿上，好让连身裙的开叉处能大大展露。

男子哼了一声，长满茧的双手抓住船桨，假装自己只是在看拖饵的钓线。当然，他压根也没想过要加快摇桨的速度。院生灰心地叹了口气，开始观察起天色。

桨架发出声响，晶莹的水珠纷纷自桨面落下。

在快速升起的轻雾中，出现了一座岛屿的轮廓及矗立其上的黑暗高塔。那塔外观粗厚，有如一根向上缩窄的圆柱。鲁男子尽管背向前方、目不斜视，却没来由地知道目的地就要到了，不疾不徐将船桨放在两侧的船舷，然后起身将钓线缓缓卷回木轴。康薇拉慕丝依旧跷着脚，吹着口哨看天空。

男子把线卷到底，检查了下假饵，那是根铜制汤匙，上头绑了三锚钩和红色毛线做的钩毛。

「天啊，天啊。」康薇拉慕丝用甜腻腻的声音说：「什么都没钓到，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这种霉运？说不定是船走太快了？」

男子瞥向她，眼神中有许多不堪入耳的讯息。他坐了下来，往船外清出一口浓痰，接着把桨抓在粗糙的手中，用力挺直背脊。船桨普通落水，在桨架上敲出声声重响。船只像箭一般划过湖面，湖水在船首大声激起泡沫，在船尾荡出道道旋流。离岛四分之一箭程的这段距离他们一下子便走完，

连嘀咕两声的时间都不到，而船只划上砾滩的冲劲之大，让康薇拉慕丝从板凳上跌了下来。

男子嘀咕几声，清清嗓子，啐了一口。院生知道把这转换成人类文明的语言就是：「滚出我的船，你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妖女。」她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让人抱下船，便脱掉漂亮的平底鞋，挑衅意味十足地将裙子高高撩起，下了船。贝壳扎得她脚底板直发疼，但她只能把咒骂吞下肚。

「谢谢你送我一程。」她咬着牙说。

不等对方哼声回应，也没有四处张望，她便光着脚丫往石阶走去。所有不适与不愉快都消失无踪，让不断高升的兴奋抹得一干二净。她就在这座伊尼斯维特瑞岛上，这座位于洛克布雷特湖上的岛。这里几乎可以说是个传奇的地方，只有少数被选中的人来过。

晨雾已经完全升离地面，红球般的朝阳开始用更强烈的光线穿透雾色苍穹。塔的堞口四周有鸥群大叫、楼燕穿梭。

那道阶梯从沙滩通向露台，顶端有座突出的喀迈拉雕像，而妮穆耶就倚在雕像旁。

湖中女士。

□

她的骨架小、个头矮，身长不到五呎。康薇拉慕丝曾听说她从小就被叫做 「小肘子」，现在看来，这个绰号取得倒是贴切。不过她很确定至少从这半个世纪以来，就没有人敢这么叫这位小个子女巫。

「我是康薇拉慕丝·提丽。」她自我介绍，并行了个礼，有点尴尬手里还拎着那双鞋。「很高兴能到你的岛上作客，湖中女士。」

「妮穆耶。」小个子魔法师口气轻松地纠正对方：「叫我妮穆耶就好。提丽小姐，我们就别管那些头衔和称号了。」

「这样的话，那我也不是什么提丽小姐，叫我康薇拉慕丝就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叫你康薇拉慕丝啰。我们边吃早餐边聊吧，我猜你已经饿了。」

「你猜对了。」



早餐的菜色有白干酪、青葱、蛋、牛奶与全麦面包，由两个年纪很小、手脚轻快、身上飘着面粉香的侍女端来。康薇拉慕丝在用餐的同时，不断感受到小个子女巫的视线。

「这座塔，」妮穆耶观察着她的每个动作及放入嘴中的每一口食物，缓缓说道：「包含地下一层，总共有六层。你住的地方在地上第二层，里头应有尽有，能让你过得舒适。一楼，如你所见，是交谊空间，侍仆的房间也都在这里。地下室与一、三楼一样，是实验室、图书馆和画廊。刚刚提到的这些楼层和里头的房间，你都可以自由进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利用这些空间和里头的东西。」

「我明白了，谢谢。」

「最上面两层是我的私人空间及私人工作室，绝对禁止他人出入。我先把话说在前头，我对这种事情非常敏感。」

「我会尊重你的私人领域。」

妮穆耶把头转向窗户，透过那扇窗可以看见那个粗鲁的摇桨人。他已经将康薇拉慕丝的行李都安置好，现在正把木轴、渔网、抄网和其他渔业用具搬上渔船。

「我这个人有点老派。」她接着说：「不过，有些东西我不习惯与人分享，比如牙刷、私人空间、图书馆、厕所，还有渔人王。请别试图去勾引渔人王。」

康薇拉慕丝差点没被牛奶呛到。妮穆耶脸上没有透露任何情绪。

「要是……」不等女孩顺过气，她接着说：「要是他想勾引你，拒绝他。」

康薇拉慕丝好不容易顺过气，连忙点头，虽然话都已经到了嘴边，她还是把所有的评论都憋回去。她对渔夫没有兴趣，尤其是那些粗手粗脚，而且头上还像白干酪一样，一片白花花的渔夫。

「好——」妮穆耶拉长声音说：「这样前言就说完了，现在该讲正事了。你难道不好奇在这么多人选中，怎么我偏偏就挑到你？」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康薇拉慕丝要是有任何迟疑，那也只会是因为要让自己看起来别那么自负。不过她很快就归纳出，在妮穆耶面前，就算只有稍稍假意谦逊，这点做作对对方来说，还是冒犯。

「我是学院里最顶尖的梦视师。」她淡淡答道，口气务实，没有夸耀。「而三年级的时候，我在全解梦士里排名第二。」

「我大可以挑排第一的那个。」妮穆耶这话说得直白，甚至伤人。「顺带一提，他们推荐给我的就是这个第一名。话说回来，这个推荐还带了点压力，因为这个第一名好像是某个重要人士的宝贝女儿。不过你也知道，亲爱的康薇拉慕丝，说到梦视、解梦，这是种很飘渺的天赋，就算是最厉害的解梦人，也有可能碰壁。」

康薇拉慕丝把反驳含在嘴中，她失败的次数可是用一只手就能数完，但她此时是在和大师说话，就像学院里其中一个非常博学的教授常说的：「亲爱的先生，要知道分寸啊。」

妮穆耶微微颔首，赞赏她的沉默。隔了一会，妮穆耶接着说：「我去学校打听过了，所以我知道你不用靠任何麻醉品就能梦视，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不能容忍毒品。」

「我不用靠任何药粉就能梦视。」康薇拉慕丝肯定地说，语气中有着微微的骄傲。「我只要有个引子就能解梦了。」

「什么？」

「呃，引子。」院生清了清嗓子。「就是与我要梦的事物有关的东西。随便一件东西，又或者是一个画面……」

「画面？」

「嗯，用画面梦视我还挺行的。」

「哦。」妮穆耶笑了笑。「哦，既然画面能帮到你，那就没问题了。要是你已经解决完早餐，我们就走吧，最厉害的梦视师兼第二名的解梦士。我之所以会选你当助手，还有其他理由，我想直接都向你说明白，应该会比较好。」

寒冷的气息从墙面透了进来，不管是上头的厚重挂毯，或颜色已经转黑的饰板，都丝毫无法减弱这股寒气。石板地透过鞋底，冻着了她的双足。

「那道门后头，」妮穆耶随手指了一下。「就是实验室。正如之前所说，你可以随意使用。当然，请小心，尤其是在实验用扫帚把水盛走的时候。【注：即“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笑话虽然已经是个老梗，康薇拉慕丝还是礼貌性地轻笑几声。所有导师都会和自己学徒讲这一类笑话，内容不外乎是一名传说中的巫师碰上了传说中的麻烦。

楼梯像条海蛇往上盘旋，好似没有尽头，而且很陡。她们才走到一半，康薇拉慕丝便已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妮穆耶则是完全不吃力的样子。

「走这边，请。」她打开一道橡木门。「小心门槛。」

康薇拉慕丝进到里面，不觉发出一声惊叹。

这个房间是个画廊，墙面从天花板到地板都挂满了画

作，有斑驳古老的巨幅油画、袖珍画、泛黄的版画和木刻画，有褪色的水彩画和墨水画，另外也有色彩鲜艳的现代胶彩画及蛋彩画，还有线条干净的金属蚀刻及细点蚀刻凹版画，以及采用平版印刷及并置对比的网线铜版，那上头一块块鲜明的黑斑，很是引人注目。

妮穆耶在离门最近的那幅画前停下，上头画的是一群人聚在一棵巨树底下。她先看了看画布，然后将目光转向康薇拉慕丝，那沉默的眼神显然意有所指。

「亚斯克尔。」院生当下便了解是什么意思，没教她多等。「他在布罗黑利斯橡树底下唱歌谣。」

妮穆耶露出笑容，点了点头，然后迈开一步，停在下一幅画前。那是一幅水彩画。一幅象征画。山丘顶端有两名女子的身影，她们头上有群海鸥盘绕，脚下，也就是山坡处，有一支长长的影子队伍。

「希里和特莉丝·梅莉戈德，这是在卡尔默罕的预言场景。」

妮穆耶脸上露出笑容，点了点头，继续走向下一幅画。一名骑士策马狂奔，穿梭在一条枝干朝他伸出臂膀的畸形赤杨道上。康薇拉慕丝感到一阵战栗朝她袭来。

「希里……嗯……这画的大概是她骑马去半身人贺夫梅耶尔的农场见杰洛特。」

接下来的一幅画，是颜色已经转黑的油画，战争画。

「杰洛特和卡希在保卫亚鲁加河上的一座桥。」

接下来的一切进展得很快。

「叶奈法和希里，这是她们在梅莉特列神殿的第一次见面。亚斯克尔和德律阿得艾思娜，在布洛奇隆之森。杰洛特一行人在暴风雪中前往马勒海伍隘口……」

「非常好，很完美。」妮穆耶打断了她。「你对传说知道得很清楚。现在你已经知道我不找别人，而是找你来这里

的第二个原因了。」



在她们坐的那张乌木茶几上方，挂着一幅巨大的战争画，似乎是布伦纳之战的某个关键时刻，也就是某人庸俗的英雄式死亡。这幅画无疑是米可伊瓦·册尔透萨的作品，这从上头的画作表现、完美细节，以及这名艺术家惯用的透视手法，足以验证。

「猎魔士和猎魔士女孩的传奇，我当然知道。」康薇拉慕丝答道：「而且还可以很笃定地说，倒着背都行。在我还是青少女的时候，很爱这个故事，读了一遍又一遍，而且还幻想自己是叶奈法。不过我要老实说，这份爱纵使是一见钟情，纵使是激情万分……却不是永恒。」

妮穆耶挑起眉。

「这个故事我是从一般常见的精华版，」康薇拉慕丝说：「还有青少年版，也就是经过删节和润饰的修订版小书看来的。然后，我很自然就去找了所谓的未经修订版。当中的篇幅几乎冗长，有时甚至是过于冗长。当时，我对这个故事的热情被冷静取代，原本的狂野激情也换成了婚姻责任之类的东西，如果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的话。」

妮穆耶用几乎难以觉察的方式微微颔首，表示自己清楚对方所指为何。

「总结来说，我比较偏好不会把现实与故事掺在一起，不会试着把简单直白的道德故事与极度不道德的史实整合在一起，纯粹以传说写成的传说。我比较偏好没加上百科全书派学者、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格言的那种，不用经过实验的那种。我比较偏好王子爬上玻璃山，亲吻睡着的公主，公主醒来后，两个人就一起过着幸福快乐日子的那种。传说的结局就该是这样，而不是有别种版本……这幅希里的肖像像是出自谁的手笔？这幅全身画？」

「这里没有希里的肖像。」小个子女巫的声音里完全不带一丝感情。「不管是这里，还是这世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这世上没有留下任何一幅肖像，也没有任何一个知道、认识或至少记得希里的人，画下任何一幅袖珍画。这幅全身画画的是芭维塔——希里的母亲，而下笔的是琴特拉御用宫廷画师矮人鲁兹·多利特。据信，多利特在希里十岁时也帮她画了一幅全身画，不过很遗憾，那幅叫做『公主与灰狗』的画已经遗失了。我们还是回到传说本身和你对传说的看法，还有按照你的看法，传说该有怎样结局这些事情上。」

「传说应该要有好的结局。」康薇拉慕丝一脸坚定地说：「善良与正义要获得最终的胜利，邪恶要获得具代表性的惩罚，爱情要把相爱的两个人连接在一起，直到生命终点。还有，正义的一方该死地不能有任何一个人物丧命！而希里的传说呢？结局是怎样？」

「是啊，是怎样呢？」

康薇拉慕丝沉默了一会儿，没料到被问到这种问题，但她闻到了一股测验、考试和陷阱的气味。她保持沉默，不想上钩。

「关于杰洛特和希里的传说，结局是怎样的？这个人人都知道啊。」

她看着色调黑暗的水彩画，上头有艘模糊的驳船在水气袅袅的湖中航行。驳船由一名女子以长篙撑动，但那名女子只以一道黑色剪影呈现。

那个传说的结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妮穆耶读了她的思绪。

「这点没有那么一定，康薇拉慕丝。这点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定。」

□

「这个传说，我是从一个流浪说书人嘴里听来的。」妮穆耶起了头。「我是个乡下孩子，车匠家的第四个女儿。喜欢浪迹天涯的老乞丐说书人波格维兹德在我们村子里作客的那些时光，是我童年最美好的时刻。可以让我从粗活儿里喘口气，在脑海里想象这些童话般的神奇故事，看看这遥远的世界……这美丽而神奇的世界……比九哩外那座小镇里的市集还要远、还要神奇的世界……」

「我那时大概六、七岁。最大的姐姐是十四岁，但已经因为成天弯着腰做活而驼背，这就是乡下女人的命运！我们那儿的女孩，从小就准备要面对这样的未来！驼背的未来！这一辈子就是要驼背再驼背，弯着腰做活、带孩子，生完的身子才刚恢复，汉子就又让人再挺上一个肚子……」

「是那些老掉牙的故事，让我开始渴望驼背和弯腰作活之外的事，让我开始梦想生产、丈夫和孩子之外的事。我买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希里的传说，那是我跑去林子里，用自己的双手采下一颗又一颗的野莓，然后拿去跟书贩换来的。那个版本就像你巧妙称呼的，是适合小孩的改写版，是修订版的小书，那刚好是很适合我的版本。我当时的阅读能力不太好，不过我在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自己要什么。我想像菲利帕·爱哈特那样，像席尔·德唐卡维勒那样，像阿西蕾·法·阿娜西得那样……」

两人看向一幅胶彩画，上头用微妙的明暗手法，画出隐晦的城堡大厅，以及一张有女子围坐的桌子。那些女子都是传说中的人物。

「我在学院里——话说我考了两次才考上——研究的是神话，但只和魔法历史课教的『大会』有关。」妮穆耶说：「一开始，我没有时间好好享受阅读的乐趣，只能死背，好……好跟上伯爵千金、银行家小姐的脚步。这一切对她们来说是那么简单，乡下来的村姑成了她们嘲笑的对象……」

她沉默下来，将指头折出声响，然后说：

「最后，我找到时间阅读，但那时的我认为，杰洛特和希里的命运有了巨大改变，已经不如童年时来得吸引人。我出现了和你一样的症状。你之前是怎么说的？婚姻责任？不过一直到……」

她停下来，抹了抹脸。康薇拉慕丝惊讶地发现，湖中女士的手在颤抖。

「事情……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大概十八岁。那件事让希里的传说在我身上活了起来，让我开始用科学的方式严肃对待这个传说，让我为它付出了一生。」

院生纵使好奇得想要大叫，却没有出声。

「别装出一副你不知道的样子。」妮穆耶尖酸地说：「反正大家都知道，湖中女士就是患了一种以希里传说为主的病态偏执。大家都在传，这一开始是无伤大雅的狂热，到后来却膨胀成某种像毒瘾之类的东西，或是根本就成了疯子。这些谣言里有许多部分都是真的，我亲爱的康薇拉慕丝，许多部分都是真的！而你既然被我选为助手，也会发疯、会上瘾的。因为我会要求你变成那样，至少在你实习的这段时间里，你懂吗？」

院生点头表示了解。

「你以为你懂，」妮穆耶镇静下来，冷冷地说：「不过我要向你说清楚，一步一步地说。等到时机成熟，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现在……」

她停下来，看向窗外。湖上，渔人王的船成了一道黑色细线，与金光闪闪的水面形成明显落差。

「现在去休息吧。看看画廊，柜子里和展示柜上有成箱成册的图像，都跟那个传说有关。图书馆里，有所有关于这个传说的版本和谬论，大部分的学术研究资料也都在里头。花点时间瞧瞧吧。多去翻一翻、看一看，把精力集中在那里。我想要你有做梦的题材，就像你说的，引子。」

「我会的。妮穆耶小姐？」

「说吧。」

「那两幅肖像……挂在一起的那两幅……也都不是希里吗？」

「希里的肖像根本不存在。」她尖酸地重复了先前的画。「是后来的艺术家凭自己的想像，把她画到各种场景里。至于那些肖像，左边那幅也是根据主题自由创作，画的是精灵拉拉·多伦·阿波·夏得哈儿，作画人不可能认识。因为这个作画人是莉迪雅·凡·布雷德佛特，透过传说，你一定也知道她。她其中一幅被保存下来的油画中，还挂在学院里。」

「我知道。那第二幅肖像呢？」

妮穆耶看了那幅画许久。画中呈现的是一名身材纤细的浅发女孩，她的神情忧郁，身着绿袖连身白裙装。

「这是罗宾·安德里达画的。至于画的是谁……要由你来告诉我，梦视师兼解梦士，由你来解释，并把你的梦告诉我。」



罗宾·安德里达大师首先注意到朝他们走近的大帝，并朝他鞠躬行礼。里德塔尔伯爵夫人史黛拉·康格瑞夫站起身，微微屈膝，同时用手势快速示意坐在花雕扶椅上的女孩做同样的动作。

「两位女士好。」恩菲尔·法·恩瑞斯微微颔首。「罗宾大师，您也好。画作进展如何？」

罗宾大师尴尬地清了清嗓子，再度鞠了个躬，手指不断紧张地在作画服上揉蹭。恩菲尔知道这个艺术家一直为严重的广场恐惧症所苦，是个害羞到病态的人。不过这又妨碍到谁了？他会不会作画才是重点。

大帝就像平常旅行时那样，穿着近卫军「治」的军官制服——黑盔甲、黑披风，上头绣了只银色火蜥蜴。他走近

些，盯着肖像看。他是先看肖像，然后才看模特儿。女孩的身材纤细、发色浅淡、神情忧郁，穿着件绿袖连身白裙，领口保守，有一小串绿橄榄石项链装饰。

「很好，大师。请继续，不用管我的存在。伯爵夫人，请借一步说话。」

他走开了些，往窗户的方向去，要伯爵夫人跟着他。

「我要走了，是国事。」他小声地说。「谢谢你招待我，还有她，公主。史黛拉，这份差事你真的做得不错。真的很值得赞赏。不管是你或她，都是。」

史黛拉·康格瑞夫深深行了一个屈膝礼，姿态优雅。

「陛下对我们太好了。」

「话别说得太早。」

「哎……」她微微咬了下嘴唇。「是这样吗？」

「是这样。」

「恩菲尔，她会怎样？」

「我不知道。」他答道。「十天后我要再次攻打北方。据报这会是场硬仗，很硬的仗。瓦铁·德里多在监控反对我的谋反势力。国家利益可能会迫使我做很多事，非常多的事。」

「这孩子是无辜的。」

「我说过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和公平一点关系都没有。话说回来……」

他大手一挥。

「我想和她聊聊，单独聊聊。公主，请过来。来、来，动作快点。这是帝王的命令。」

女孩深深行了一个屈膝礼。恩菲尔用目光扫视她，记忆回到了洛克格林宫那场决定性的接见。他对她满心认同，

呵，甚至对在那次接见后的六个月内，就把小丑鸭变身成一个小贵族的史黛拉·康格瑞夫，感到激赏。

「请让我们独处。」他下了令。「停一会吧，大师，就当作洗画笔的时间到了。至于你呢，伯爵夫人，请你到前厅去等一等。而你，公主，请跟我去露台。」

夜里下的湿雪在一早的曙光中消融，但达伦罗旺堡的座座高楼和尖塔依旧一片湿漉，光芒闪烁的程度让人以为着了火。

恩菲尔走近露台栏杆。女孩按照礼数，跟在他后头一步之遥。他不耐烦地以手势要她靠近些。

帝王沉默了许久，两只手掌都按在栏杆上，看着一座座的山丘及生长其上的永恒静绿，与嶙峋断崖的石灰白形成明显的差异。河水粼粼，像条熔银丝带在谷底蜿蜒。

空气中可以感受到春的气息。

「我太少到这里走动了。」恩菲尔出声道。女孩没有回应。

「我太少到这里来了。」他重复道，并把身子转了过来。「而这里是个漂亮、充满平静的地方。这一带很漂亮……妳同意我说的吗？」

「是的，陛下。」

「空气中已经可以感受到春的气息。我说的对吗？」

「是的，陛下。」

下方庭院里传来歌声，夹杂着金属的敲击声及马蹄铁的脆响。护军收到帝王下令出发，正快速准备上路。恩菲尔记得禁卫军中有个人会唱歌，常常唱，而且不看场合。

仁慈地看看我吧

湛蓝的双眼

怜悯地赏赐我吧

自身的魅力

怜悯地想起我吧

这夜半时分

别仁慈地拒绝呀

彼此的吸引

「这首歌谣写得挺好的。」他若有所思地说，同时用指头触摸着又沉又甸、以黄金打造的帝王颈饰。

「的确很好，陛下。」

瓦铁给了保证，说他已经追到维列佛兹的行踪。说找到他只是时间的问题，最多一个礼拜，叛徒的脑袋都会落地，而真正的希里雅——琴特拉的女王也会被带来。

在正牌希里来到尼夫加尔德前，得先处理、处理这个替身。

「把头抬起来。」

她乖乖地照办。

「妳有什么愿望吗？控诉？请求？」他突然尖锐地问。

「没有，陛下。没有。」

「真的？这倒有趣了。嗯，不过我也不能命令妳有。把头抬起来，像个高贵的公主。史黛拉应该有教妳礼数吧？」

「是，陛下。」

就是这样，他们把她教得很好，他心想。先是黎恩斯，然后是史黛拉。他们把她的角色与台词教得很好，肯定是用了酷刑和死亡，来威胁她不能搞混或出错。他们事先警告过她，得在严苛、不容犯错的观众面前演出；得在可怕的恩菲尔·法·恩瑞斯——尼夫加尔德大帝面前演出。

「妳叫什么名字？」他锐利地问。

「希里雅·费欧娜·爱莲·黎安弄。」

「妳真正的名字。」

「希里雅·费欧娜……」

「不要考验我的耐性。妳的名字！」，

「希里雅……」女孩的声音如折断的棍子：「费欧娜……」

「伟大的太阳啊，真是够了。」他咬牙切齿地说：「够了！」

她大声吸了下鼻子，这不合平礼数。她的双唇不停颤抖，不过这点不在礼数禁止的行列之内。

「冷静下来，」他命令道，但声音轻微，几近温和。「妳在怕什么？妳对自己的名字感到羞耻吗？妳怕承认自己的名字吗？这和某种让人不愉快的事有关吗？如果我问了，那也只是因为我想要可以用妳真正的名字来喊妳，不过我得知道那个名字叫什么。」

「不怎么样。」她答道，一双大眼突然现出光彩，就像透了光的祖母绿一样。「因为那是个不怎么样的名字，陛下。是一个刚好适合无名小卒的名字。只要我是希里牙·费欧娜的一天，我指的是……只要还是……」

她的声音突然被锁在喉头，让她反射性地将双手伸向脖子，就好像那上头有什么，但不是项链，而是令她无法呼吸的绞刑铁环。恩菲尔依旧打量着她，依旧对史黛拉·康格瑞夫有满心的赞同，但同时也感到一股怒意。那是一股没来由的怒意，所以更显得令人生气。

我想从这孩子身上得到什么？他一边想着，一边觉得体内充满怒气，就像锅里的汤，不断翻滚、冒泡。我想从这孩予身上得到什么？从这样一个……

「妳要知道，小姑娘，我和妳被绑架一事没有关系。」他口气激烈地说。「我和妳被抓一事没有关系，我没有下过这种命令。我是被人欺骗……」

他气死自己了，知道自己犯了错。他早该结束这场谈话，用傲慢、专横、属于帝王的方式结束。他早该忘掉这个女孩与她那双碧绿的眼睛。这女孩不存在，她是个替身。她甚至没有名字，是个无名小卒，而皇帝不会和无名小卒说话。皇帝不会在无名小卒面前承认错误，请求原谅、忏悔这种事，皇帝不会向……

「原谅我。」他说。这些字眼是那么陌生，黏在他的唇上，令人不适。「我犯了错。对，就是这样，妳会碰上那些事是我的错。责任在我。不过我向妳保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威胁妳。妳不会再碰到任何坏事，不会再碰到任何伤害、任何轻蔑、任何不快。妳不用害怕。」

「我没有害怕。」她抬起头，违背礼数直接看着他的双眼。恩菲尔微微吃惊，被那诚恳而信任的视线刺伤。他立即挺直身躯，帝王派头十足，傲慢得令人作呕。

「向我要求妳想要的东西。」

她再度看向他，而他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就是用这种方式陷害他人，买下无数次心安，在内心深处不道德地窃喜自己付出的代价有多低廉。

「向我请求妳想要的东西。」他又说了一次，由于疲惫，声音突然有了人性。「我会实现妳的每个愿望。」

让她别盯着我看，他心想。我承受不了她的目光。

人们应该都是怕盯着我看，他心想。那我现在是在怕什么呢？

我才不管瓦铁·德里多和他的国家利益。要是她向我开口，我会叫人把她送回她原本的地方。我会叫人用六头金马车送地，只要她开口要求。

「向我要求妳想要的东西。」他又说了一次。

「谢谢，陛下。」女孩垂下眼睛说。「陛下是很高贵大方的。要是我可以要求的话……」

「说。」

「我想留在这里。留在达伦罗旺堡这里，跟史黛拉夫人一起。」

他并不讶异，隐约早有感觉。

他的世故阻止了他提出疑问，那会让他们两人都感到尴尬。

「我说话算话。就照妳的意思办吧。」他冷冷地说。

「谢谢，陛下。」

「我说话算话。」他重复道，努力避开她的目光。「我也会遵守自己说出的这些话。不过，我想妳这选择下得不好，妳没选妳该选的。要是妳改变主意……」

「我不会改变主意。」大帝显然不会把话说完，于是她说：「我为什么要改变主意？我选了史黛拉夫人，选了我这辈子这么少碰到的东西……房子、温暖 、善意……真挚。选择这样的东西不可能会有错。」

真是一个可怜又天真的存在，恩菲尔·法·恩瑞斯大帝——代以温阿丹引卡伦阿波摩尔伏得、

舞动于敌军墓上的白色之焰如是想着。选择这样的东西，真是犯了一连串可怕至极的错误。

不过某个东西——或许是遥远的记忆——阻挡帝王将这些说出口。

□

「有趣。」妮穆耶听完她的报告后，说：「的确是场有趣的梦。还有其他的吗？」

「嗯！」康薇拉慕丝以快速而扎实的动作，把蛋从顶端切开。「经过那一连串场景，我脑袋还晕乎乎的呢！不过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到新地方的第一晚总是会让我作些疯狂的梦。妳知道吗，妮穆耶，人家说我们梦视师的天赋不是会作

梦，如果略掉我们在恍惚或催眠状态下看见的景象，那么我们的梦境不管是强烈的程度、丰富的程度或感知的程度，都和其他人没有两样。人们认为我们的过人之处与天赋，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能记住梦的内容，很少会忘记。」

「因为你们的内分泌腺，能从事非典型而适当的运作。」湖中女士打断她：「你们的梦就和——我用比较没那么好听的说法——分泌进器官中的内分泌物没两样。就像大多数的原始魔法天赋，你们的也是平凡无奇的有机现象，不过这些事妳自己就一清二楚，不用我来向妳解释。妳来说吧，还有什么梦是妳记得的吗？」

「有个年轻的男孩子。」康薇拉慕丝皱起了眉头。「他肩上背了一个包袱，走在空荡的田野间。早春的田地还是一片空白。柳树……在路旁和田埂上。柳树，歪斜 、中空、开散……光秃秃的，还没染上绿意。男孩不断走着，左顾右盼。黑夜降临。天空繁星浮现。其中一颗是会动的。那是彗星。红红、闪闪的，冒着火花斜斜划过苍穹……」

「很好。」妮穆耶露出一抹微笑。「虽然我不知道妳梦见谁，但我可以更精确地指出这个事件发生的日期。可以清楚看见红色彗星的，有六个日子，那是在签订琴特拉和平协议的那年春天，更确切地说，是三月的头几天。其他梦里也有出现时间指标吗？」

康薇拉慕丝哼了一声，把盐洒在蛋上，说：「我的梦不是农民历，里头没有日期表！不过，为了表示得精确一点，我梦到了布伦纳之战，这一定是因为我在妳的画廊里，看米可瓦伊·册尔透萨的画看太久的关系。而布伦纳之战的日期也很清楚，和彗星是同一年，我没说错吧？」

「对，妳没说错。在那场梦里有什么跟那场战役特别有关的东西吗？」

「没有。梦里又是马，又是人，又是武器的，乱成一

团。那些人打来打去、又吼又叫。有人喊：『雄鹰！雄鹰！』那个人一定精神不正常。」

「还有吗？妳说一整晚都在作梦。」

「我不记得了……」康薇拉慕丝一时语塞。

妮穆耶露出了一抹微笑，

「嗯，好啦。」院生一脸傲气地扬起下巴，不让湖中女士有机会挖苦她。「我当然有时候也会忘记梦的内容，没有人是完美的。我再重复一次，我的梦只是些片断，不是图书馆里的缩影资料……」

「这我知道。」妮穆耶打断她。「这不是在考妳的梦视能力，而是在分析传说，传说中未知的部分和空白的地方。再说，我们的进展一点也不差，妳在头几场梦里已经解开肖像女孩的谜题，知道她是希里的替身，是维列佛兹想要欺骗恩菲尔大帝的打算。」

她们停下来，因为渔人王进到了厨房，他行过礼、碎念几句后，便从橱柜里拿了面包、连体锅和一个小布包走了出去，同时没忘了行礼和碎念。

「他脚跛得严重。」妮穆耶一脸不情愿地说。「他受了很重的伤。他的脚在打猎的时候，让野猪给撕伤，所以他才会在船上待这么多时间。划船和捕鱼的时候，那伤不会妨碍到他。在船上可以让他忘记身上的残疾。这是一个非常正派又好的人，而我……」

康薇拉慕丝有礼地保持沉默。

「我需要男人。」小个子女巫务实地解释道。

我也是，院生在心里想着。该死，只要我一回到学院，马上就去勾一个。单身生活是好，但不能超过一个学期。

妮穆耶清了清嗓子。

「要是妳已经结束妳的早餐和白日梦，我们就去图书馆

吧。」



「我们回到妳的梦吧。」

妮穆耶打开文件夹，快速翻过几张墨水画，然后抽出一张画作。康薇拉慕丝马上认出那是什么。

「洛克格林宫的觐见典礼。」

「没错。替身让人引荐到帝王的宫里。恩菲尔假装自己上了当，在那场蹩脚戏里露出了开心的表情。瞧，这就是北方诸国的使臣，这剧本就是演给他们看的。这一边我们则可以看到，尼夫加尔德的众家公爵受到羞辱，他们的女儿全给帝王甩到了一边，结盟的建议也全被忽视，他们打算报复，窃窃私语，交头接耳，阴谋、暗杀之计已然成行。扮演替身的女孩低头站着，画师为了要强调那份神秘感，甚至为她加上一块帕子，遮去脸部线条。」

女巫过了一会儿，才又接着说「就这么多，我们对假希里一无所知。不管是哪个版本的传说，都没有提到这个替身后来怎样了。」

「不过有一点要强调的是，」康薇拉慕丝幽幽地说：「这女孩的命运不会让人羡慕。恩菲尔夺到本尊后，就会把假货给甩开，而我们也知道他夺到了。我作梦的时候，并没有悲剧的感觉，而理论上我应该要有所感觉，如果……另一方面，我在梦里看见的，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事实。就像每个人一样，我所梦的，反映我的渴望，欲望……和恐惧。」

「我知道。」



她们翻阅着文件夹与籍册，一直讨论到午餐时间。渔人王这回捕鱼的收获显然不错，因为午餐是烤鲑鱼。晚餐也是。

是夜，康薇拉慕丝睡得很不安稳。她吃太多了。

她什么也没梦到，觉得有点苦闷和丢脸，但妮穆耶一点也不在意。我们有得是时间，她说。还有很多个夜晚在等着我们。



伊尼斯维特瑞塔中有几间浴室，里头着实奢华，让大理石和黄铜照得一片白亮闪耀，让地下室的火炕烤得温暖烘热。康薇拉慕丝大摇大摆占据了浴缸好几个小时，即便如此，她还是每隔一段时间便和妮穆耶在蒸气室碰面，那是间小小的木屋，有条栈道直通湖畔。两人分坐在长凳上，浑身湿漉漉，吸着水淋在石头上冒出的蒸气，随意用桦树枝做的小扫帚甩打身子，带着咸味的汗水渗进了她们的眼睛。

「要是我没理解错误，」康薇拉慕丝抹过脸庞。「在伊尼斯维特瑞实习的时候，我要做的是把猎魔士与猎魔士女孩传说里的空白都厘清？」

「妳没理解错误。」

「我要在白天浏览图像、进行讨论，为睡眠做准备，好在夜里能梦到某个未知事件的真实版本？」

这一回，妮穆耶甚至不觉得有给予肯定答复的必要，只是用小扫帚甩了自己几下，然后起身将水泼在烧红的石头上。蒸气瞬间冒出，那热度让人顿时感到窒闷。

妮穆耶把小木桶里余下的水都倒到自己身上。她的身材让康薇拉慕丝赞叹不已。女巫的个头虽小，比例却格外匀称。那身形与紧缴的肌肤，教二十岁的女孩看了都会嫉妒。不讲远的，康薇拉慕丝二十四岁，她很嫉妒。

「就算我厘清了某些东西，」她擦拭着汗湿的脸庞道：「我们要怎么确定我梦到的就是真正的版本？说真的，我不知道……」

「这等会儿再说。」妮穆耶打断她。「到外面说，我已经在道滚烫的大锅里坐够了。我们去乘凉，然后再聊吧。」

这也是例行公事之一。她们跑出蒸气室，光着脚丫大声踏过栈道木板，然后狂野大叫着跳进湖里，待玩过水后，便拧着头发回到栈道上。

水声与尖叫惊动了渔人王，他在自己的船上转过身，单手盖在眼睛上方看了看，但随即又转回去，继续处理渔具。康薇拉慕丝认为这种举动是种羞辱，令人难看。她注意到渔人王不捕鱼的时候，会把时间花在阅读上，对他的评价也因而提高许多。他甚至带书去厕间，而那也「不过」就是《黄金镜》——一本严肃而艰涩的作品。所以，就算在伊尼斯维特瑞的头几天，康薇拉慕丝对妮穆耶的态度有些许讶异，现在也早就不以为意。如今一切都很清楚，渔人王鄙俗、粗鲁的样子只不过是表象，好作为一张安全的面具。

然而，康薇慕拉丝心想，把身体转向钓竿和假饵，真是一种侮辱人又不可原谅的冒犯。栈道上有两名赤裸裸、身材媲美女神的女子晃来晃去，照理说他不可能移得开眼睛才对。

「要是我解开了什么，」她一边用毛巾擦拭胸房，一边回到正题：「要怎么保证我梦到的就是真正的版本？从亚斯克尔的《诗的半世纪》，到安德烈·拉维克斯的《湖中女士》，这个传说的文学版本我全知道。我知道教士亚瑞的著作和所有学术论文，我甚至还没提到那些坊间流行的大众版本。这些文献全都留下了轨迹，造成影响，我没办法把这些从梦里剔除。我有机会打破虚构的故事，梦到真正的事实吗？」

「有。」

「这种机会有多大？」

「和渔人王钓鱼……」妮穆耶用头指向湖中的船只。「一样大。妳自己也看到了，他孜孜不倦地抛着鱼钩，不断地勾到杂草、树根、沉在水里的树桩、树干、旧鞋、浮尸，鬼才知道还有什么，不过有时候他也会钓到东西。」

「那就祝我满载而归。」康薇拉慕丝边穿衣服，边叹了口气。「我扪就把饵抛出去，开始钓鱼吧。我们就来找传说真正的版本，把箱子的表布和衬里都拆掉，敲一敲，看看有没有暗格，那要是没有暗格呢？妮穆耶，我对妳是十二万分的敬重，但我们不是头一群这样找的人。在我们之前就有一大票人展开调查，有哪个线索或细节能逃过他们的法眼？这种机会有多大？我们连条小鱼都逮不到吧？」

「一定有的。」妮穆耶一面梳着湿发，一面肯定地说：「那是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被他们抹上了虚谈和美言，再不然，就是用沉默给包住了，」

「比方说？」

「不说远的，就说猎魔士在投散特过冬的那段时间。所有版本都把这个章节用一句短短的『故事中的主人翁一行人，在投散特度过了冬天』带过。就连花了两章篇幅描述自身壮举的亚斯克尔，在猎魔士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令人费解。所以，在逃离贝尔哈文，在和精灵阿瓦拉贺在地底空间——提尔纳贝亚阿辣因说过话之后，在卡耶米可微地的冲突与德鲁伊的历险之后，从十月到一月的这段时间，猎魔士在投散特做了什么，那个冬天发生了什么事，难道不值得去了解吗？」

「他做了什么？过冬啊！」院生粗声说：「只要雪没融化，他就不可能穿过隘口，所以他在那里过冬、发呆。也难怪后来的作家都用『冬天过去了』这几个字，来简单带过这段枯燥的情节。嗯，不过既然有这个必要，我们就试着去厘清吧。有画作或图稿什么的吗？」

妮穆耶露出一抹微笑。

「我们有很多图稿。」



岩石上的湿壁画是幅打猎的景象。画笔随意画出的小巧

人形削瘦线条，拿着弓、矛追赶奔命的巨大紫色野牛。野牛身侧有虎纹，头上的角像黑松鸡的尾巴般向外岔开，并挂着某个像蜻蜓的东西。

「所以，」雷吉斯点了点头。「这就是那幅画。精灵阿瓦拉贺，那个知道许多事情的精灵，所画的画。」

「对。」杰洛特平淡地给了肯定的答案：「这就是那幅画。」

「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彻底搜过这些洞穴，而里面没有半点精灵的踪迹，也没有你暗示的那些生物。」

「他们之前就在这里，现在不是躲起来，就是搬走了。」

「这的确是个不容置喙的事实。别忘了，他们只是因为有司祭替你说情，才会听你说话，显然他们认为你的话只要听一次就够了。在司祭以颇为坚决的方式拒绝与我们合作后，我真的不知道你还能做什么。在这些洞穴里绕了一整天，我不得不这么想，我们这样一点意义也没有。」

「我也是这么觉得。」猎魔士苦涩地说。「我永远都搞不懂精灵，不过至少我已经知道，为什么大部分人不喜欢他们，因为很难不去联想他们是在嘲笑我们。他们不管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都在嘲笑我们，在愚弄、讥讽我们。」

「你这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法。」

「也许有一点吧，不过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怎么办？」

「回卡耶米可微地找卡希，德鲁伊一定已经把他那被扒了皮的脑袋瓜治好了。接着我们上马，去接受安娜·痕莉夜塔公爵夫人的邀请。吸血鬼，别露出这种表情。米尔娃的肋骨断了，卡希的脑袋破了，稍稍在投散特休息一下，对他们两人有好处。我们也该帮亚斯克尔脱身，看来他这次惹的麻烦

不小。」

「好吧，」雷吉斯叹了口气。「就这样吧。我得离那些动物和狗群远远的、留意巫师和读心士……如果这样还是被拆穿身分，那我就指望你了。」

「你可以放心指望我。」杰洛特慎重地回答：「我不会在你需要的时候，袖手旁观，伙伴。」

吸血鬼微微一笑，因为只有他们两人，他把獠牙整个露了出来。

「伙伴？」

「我是在用拟人法。来吧，我们从洞穴里出去吧，伙伴。因为我们在这里什么都找不到，只会得风湿。」

「没错，除非……杰洛特？提尔纳贝亚阿辣因——精灵的死亡之城，照你所看到的，是在这片岩画之后，就在这片石墙之后……如果我们……可以进去里面，你知道的，如果我们把墙打破，你没这样想过吗？」

「没有，我没想过。」

□

渔人王再度丰收，因为晚餐是烟熏突吻红点鲑。那鱼是如此美味，让康薇拉慕丝把研究一事抛到九霄云外，又一次吃撑了肚子。

□

康维拉慕丝打了个饱嗝，口中尽是熏鲑鱼的气味。在她第二次意识到自己对书本内容一无所知，只是机械式地翻动页面时，心里便想，该睡觉了，是时候进人梦乡了。

她打了个呵欠，特书本搁到一旁，把原本叠在一起以便阅读的枕头摆开，调成就寝的样子，然后用咒语灭棹灯火。顷刻间，房内陷入一片无法打破、浓稠如焦糖的黑暗。沉重的丝绒帘幕已紧紧拉上——黑暗中的睡梦品质较好，这一

点，院生在很久以前便体悟到了。要选什么呢？她一边伸着懒腰，一边在床单上翻身，心里如是想着。要直接看看能不能梦到什么，还是落锚下去钩钩看？

梦视师其实并不像她们夸口的那样厉害，对于自己所作的感知梦，她们甚至有一大半都记不起来，而且有好一部分会像混乱的图像，存在解梦士的记忆中，就像万花筒那种用镜子与玻璃做成的小孩玩具，会改变颜色和形状。不过情况其实也没那么糟，要是那些图像根本就是一团混乱，甚至看起来一点意义也没有，就可以放心跳过，回到白日的常规生活。这种时候，她们的说法就是：

「我不记得了，我是说，那不值得我记。」用行话来说，梦视师把这种梦叫作「空包弹」。

比较糟糕，而且有些丢脸的是「恶梦」，指的是梦视师只记得一些片段和零碎意义的梦；一早醒来，只会模糊感觉有收到讯息的那种梦。不过要是「恶梦」一再重复，那就可以确定那梦境里的事，与具有解梦意义的梦有所关联。这时，梦视师就会透过集中注意力和自我暗示，强迫自己再一次，而且是确实地梦见特定的「恶梦」。而效果最好的做法，是强迫自己在醒来后，马上又入梦，这种方式叫「钩梦」。要是梦不「上钩」，那就只剩下在之后的某场梦里，再度尝试叫出另一个梦中场景，但要在睡前先集中精神和打坐。这种刻意规划的入梦法叫「落锚」。

在岛上待了十二夜后，康薇拉慕丝已经有三份清单、三组梦境。有一份很成功，令她自豪，那是「恶梦」清单，也就是梦视师成功「下钩」或「落锚」的成果。属于这份清单的梦境有塔奈岛上的叛变；有猎魔士同伙伴在暴风雪中，穿过马勒海伍隘口的情景；有他们在倾盆春雨中踏着湿软道路，行进于苏度士山谷的情景。有一份清单，她不管怎么努力尝试，仍旧难以捉摸，这份清单她没让妮穆耶知道。还有一份，是等着她一一去梦的工作清单。

另外还有个梦，很奇怪，却是个好梦，以破碎而零星的方式不断重现，那是无法捕捉的声音与丝一般的触感。

是个很舒服、亲昵的梦。

好了，康薇拉慕丝在闭上眼睛的同时，心里想道，来吧。

□

「看来我知道猎魔士在投散特过冬的时候做了什么。」

「哎呀呀。」正在浏览皮革魔法书的妮穆耶抬起视线，透过眼镜看着她说：「所以妳终究还是梦到了东西？」

「当然！」康拉薇慕斯夸耀地说：「我梦到了！梦到猎魔士杰洛特和一个黑短发、绿眼睛的女人。我不知道那可能是谁，说不定就是亚斯克尔在回忆录里写到的那位公爵夫人？」

「妳大概没有读得很仔细。」女巫稍稍给她浇了点冷水：「亚斯克尔钯公爵夫人安娜莉夜塔描写得很清楚，而根据其他来源，她的头发是——我引述一下：『栗子色、透着黄金般的光泽。』」

「那么那就不是她。」院生表示同意。「我梦到的女人是黑发，就和这块炭一样黑。而那场梦……嗯……很有趣。」

「洗耳恭听。」

「他们在说话，但那可不是普通的对话。」

「怎样不普通？」

「大部分时间，她都把两条腿搁在他的肩膀上。」

□

「告诉我，杰洛特，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那妳相信吗？」

「我相信。」

「现在我知道是什么把我们俩连一起了——互相吸引的反差。」

「别这么爱挖苦人。」

「为什么？挖苦的功力可以证明一个人的才智。」

「才不是这样。挖苦加上所谓的假才智，真是虚伪得恶心，而我不能忍受半点虚假。既然我们说到这里……猎魔士，告诉我你最爱我的哪一点。」

「这一点。」

「现在你从挖苦降格成了平凡和庸俗，再试一次。」

「我最爱的是妳的理智、妳的才智和妳的心灵深处。是妳的独立、自由，妳的……」

「我不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讽刺……」

「这不是讽刺，是玩笑。」

「我受不了这种玩笑，尤其是不看时机的玩笑。亲爱的，所有事情都有时机，而天底下的每一件事也都有其既定的时刻。有沉默的时机和说话的时机，有哭泣的时机和发笑的时机，有播种和收种，抱歉，是收获的时机，有玩笑和认真的时机……」

「也有爱抚和克制的时机？」

「哎呦，你不要这么认真啦！我们就说，现在是赞美的时机，做爱少了赞美，就会变成是一种生理行为，而生理行为是很肤浅的。对我说些赞美的话。」

「从亚鲁加河到布宜那河，没人有像妳这么漂亮的小屁股。」

「真是够了，现在换成把我拿去跟野蛮北方的什么小河比。先不管这个隐喻有多糟，你就不能说是从阿尔巴河到薇儿塔河？或是从阿尔巴河到三斯雷托尔河？」

「我这辈子从没去过阿尔巴河，如果没有实际经验作为基础，我都尽量不去评断。」

「哦！真的？毕竟我们现在说的是臀部，我还以为你已经看得够多、摸得够多，可以让你铁口直断？怎样，白头发的先生，你在我之前有过几个女人？嗯？猎魔士，我在问你问题！不，不，别弄，手拿开，别以为来这招就可以不用回答。你在我之前有过几个女人？」

「一个都没有，妳是我的第一个。」

「算你识相！」



妮穆耶已经盯着一幅画看了好长一段时间，上头以精湛的明暗对比手法，画出十名坐在圆桌前的女子。

「可惜我们不知道她们真正的样貌是怎样。」她总算出声。

「这些伟大的导师？」康薇拉慕丝不客气地说：「她们的肖像到处都是，光是在阿瑞图沙就有……」

「我说了，『真正的』样貌。」妮穆耶打断她。「我指的不是拿一堆谄媚肖像当范本画出来的另一堆谄媚肖像。别忘了，女巫的图像有段时期曾被毁灭，而且就只有女巫的图像。在那之后，女巫又有段时期受到广大宣传，众导师必须用自己的相貌来唤起他人的尊敬、钦佩与敬畏，所有的女巫会、密谋与集会——这些呈现十名出众而迷人的女巫齐坐桌前的画作与图像，都是出自这个时期。但她们真正的肖像却没有半幅，除了两个例外。挂在塔奈岛的阿瑞图沙，从大火中奇迹保存下来的马格丽塔·老克斯安提列肖像是真的，兰埃克塞特的恩瑟纳德宫里的席尔·德唐卡维勒肖像也是真的。」

「那挂在凡格尔堡的『艺廊』里，由精灵所画的法兰西丝·芬妲芭儿像呢？」

「假的。当年『异界之门』开启，精灵在离开的时候，

所有的艺卫品不是被带走，就是被销毁，没有留下半幅画作。我们不知道『来自山谷的雏菊』是不是真如传言般那么美丽。我们完全不知道依达·艾曼的长相，而尼夫加尔德女巫的图像，被人刻意而急切地销毁，我们不了解阿西雷·法·阿娜西得与芙琳吉拉·薇果的长相。」

「不过，」康薇拉慕丝叹了口气。「我们还是当作她们所有人的长相，都与肖像画里的一样吧。高雅、庄严、聪明又善良，正义、高贵又有远见，而且还很美丽，美得慑人心魄……我们就姑且当作是这样吧，这样做事情会简单点。」



在伊尼斯维特瑞的每日课题，变成一种枯燥的例行公事。康薇拉慕丝在早餐便会开始分析梦境，但这通常要拖到正午。从正午到午餐的这段时间，院生会去散步——而这很快也变成乏味的例行公事。这也难怪，因为这座岛一个钟头可以绕完两圈，把花岗岩、矮松、砾石、河蚌、水及海鸥这类引人入胜的景物看个够。

在午餐及长长的午睡过后登场的，是讨论、浏览书卷手稿、翻看画作图像及地图，还有以传说和事实之间的关系为题、持续到半夜的冗长辩论……

在那之后，是入睡与作梦，各式各样的梦。康薇拉慕丝常常冷不防意识到自己目前单身，本来该解开猎魔士传说之谜的她，却梦到了与渔人王有关的各种场景——从不带半点绯色，到饱含情欲的都有。在不带半点绯色的梦里，她被渔人王用鱼线拖在船后，他的桨划得又缓又慢，因此她渐渐沉到了湖里，溺在水中，无法呼吸，而且还有一股骇人的恐惧不断拉扯着她——她觉得湖底有某个恐怖的东西慢慢现身，游向水面；那是某种想把拖在船后的诱饵吞掉的东西，而那个诱饵就是她。而在情色鲜明的梦境里，她身子挂在船舷，跪在不断摇晃的船底，渔人王抓着她的颈项，一边发出低沉的声音，一边清喉咙、吐痰，不断勇猛地抽动。除了生理上

的快感，康薇拉慕丝还感到一股令她五脏六腑全绞在一块的恐惧——要是妮穆耶逮到他们怎么办？倏地，她在湖水中看见了小个子女巫摇曳的可怕脸孔……然后她就醒了，满身大汗。

醒来的她，起身开窗，感受夜里的空气与月光，还有湖面荡来的雾气，然接再度入睡。



伊尼斯维特瑞塔上有座靠着圆柱支撑，悬挂湖面之上的露台。康薇拉慕丝起初并没有特别留心，但到头来，她还是对那地方起了兴趣。那座露台并不寻常，因为那里过不去。从塔中她所知道的地方里，不管哪边，都没有办法去到那座露台。

只要是女巫的住所，少不了会有这种神秘的异常现象，这点康薇拉慕丝很清楚，所以没有提问。就连在湖边散步，看到妮穆耶从那座露台观察自己的时候，她也没有提问。后来，她发现这座露台只有对不速之客和庸俗之人来说，才是到不了的地方。

她有点气自己被当成庸俗之人，却隐忍下来，粉饰太平，可是没过多久，秘密便揭晓了。

那是在看过葳玛·微瑟利的水彩画后，在一连串梦境造访她之后。画家笔下的画作，清一色全是燕之塔中的希里，显然她对这一段传说很着迷。

「看过那些画后，我作了一些奇怪的梦。」隔天早上，院生抱怨说：「我梦到……很多画，一直梦到那些画。我梦到的不是情况，也不是场景，而是画作。希里在一座高塔的城垛上，那是幅静止的画作。」

「只有这样？除了视觉上，妳没有其他任何感应吗？」

妮穆耶的心里当然很清楚，像康薇拉慕丝这般有能力的梦视师，会使用各种感官去体验梦境——除了大多数人会用

到的视觉，她还会用到听觉 、触觉、嗅觉，甚至是味觉。

「什么都没有。」康薇拉慕丝摇了摇头。「只是……」

「说吧、说吧。」

「只是一个想法，一个不断萦绕在我脑中的想法，在那座湖上，在那座塔里，我根本就不是主人，而是囚犯。」

「请跟我来。」

正如康薇拉慕丝所想的一样，那座露台只有从女巫私人使用的几间房间才能过去。那些房间全都干干净净，没有丝毫紊乱，充满檀木、没药、熏衣草和萘等味道，通过里头的秘密小门，顺着螺旋梯往下走，便是通往她未去过的秘密房间。

那间房和其他的不同，墙上没有镶板和壁毯装饰，只有空白一片，也因此显得十分明亮。再加上房里有面巨大的三片窗——应该说，是可以直接通往临湖露台的玻璃门——房里便显得更加明亮了。

里头唯一的家具是两张扶椅、一面桃花心木框的巨大椭圆镜及一个横臂立架。架子上头挂了张绣帷挂毯，宽约五呎，高约七呎，流苏垂地。

绣帷所呈现的，是道俯瞰山湖的石崖，有座城堡嵌在其中，看来好似石壁的一部分。康薇拉慕丝在很多图像中都见过那座城堡，很清楚它的来头。

「维列佛兹的城塞，是叶奈法被关的地方，也是传说结束的地方。」

「没错。」妮穆耶漫不经心地表示同意。「传说就是在那里结束，至少在已知的各个版本中是这样。我们知道那些版本，所以会觉得自己知道结局。希里逃出了燕之塔——照妳先前的解释——也就是囚禁她的地方。当她明白他们想对她做什么，便逃出了那里。根据传说，那场逃亡有许多版本……」

「我最喜欢的版本，」康薇拉慕丝插嘴道：「是她一边逃，一边往身后丢东西。梳子、苹果，还有手帕。不过……」

「康撒拉慕丝。」

「抱歉。」

「就像我说的，她的脱逃有很多个版本，但希里是用什么方法直接从燕之塔去了维列佛兹的城堡，这一点依旧不是很明朗。妳梦不到燕之塔，那就梦梦看维列佛兹的城堡吧。仔细看看这张挂毯……妳有在听我说吗？」

「那面镜子……有魔力，对吧？」

「没有，那是我拿来挤痘痘用的。」

「对不起。」

「这是哈特曼之镜。」妮穆耶见到院生皱起鼻子、绷着脸，遂解释道：「妳要是有兴趣的话，就瞧一瞧吧，不过请小心。」

「那个是真的吗？」康薇拉慕丝用兴奋到发抖的声音问：「从这面哈特曼之镜可以去到别的……」

「别的世界？当然，但不是妳想过去就能过去，没有任何准备，没有经过冥想、精神专注等训练，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东西，是过不去的。不过我叫妳小心的时候，心里想到的是另一件事。」

「什么？」

「这面镜子的作用是双向的，也可能会有东西从哈特曼之镜里出来。」



「妮穆耶，妳知道吗……我在看这张挂毯的时候……」

「妳梦到了？」

「梦到了，不过很奇怪，是用鸟瞰的方式。我变成了一只鸟……从外面看到了那座城堡。我没办法进到里面，某个東西把那里封锁住了。」

「看着这张挂毯。」妮穆耶命令道：「看着这座城塞，仔细看，留意每个细节。好好专心看着它，小心地把它刻到脑子里。我要妳能在梦中去那边，进到里面。妳得进去里面，这很重要。」



隔着城墙的外头必是狂风大作，因为壁炉里的火光发出轰然声响，快速吞食柴块。叶奈法很享受这份暖意。事实上，现在这间温暖的囚室，与她先前待了约两个月的潮湿地牢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即便如此，她还是冷到牙齿打颤。她在地牢里彻底失去了时间感，之后也没有人急着告诉她今夕何夕，然而她很肯定现在是冬天，十二月，甚至是一月。

「吃吧，叶奈法。」维列佛兹说：「吃吧，请用，别客气。」

女巫根本没想要客气，所以要是她以极缓慢又笨拙的动作食用鸡肉，只是因为她那伤口才刚愈合的手指，俄旧还很僵硬、不太灵活，很难拿好刀叉。而她渴望向维列佛兹，以及受巫师邀请而来的其他同桌宾客，展现自己的优越，不想徒手用餐。那些人她一个也不认识。

「我真的感到万分遗憾要通知妳，」维列佛兹用手指抚摸高脚杯的杯脚说：「希里——妳保护的对象，已经与这个世界诀别了。而这一切，叶奈法，妳只能怪妳自己，还有妳那毫无道理的固执。」

宾客中，一名个头不高的黑发男子大声打了个喷嚏，然接用麻纱手帕大力擤了擤鼻子。他的鼻子又肿又红，而且一看就知道塞住了。

「请保重。」叶奈法说，完全不在意维列佛兹不怀好意的那番话。「亲爱的先生，您怎么会染上这么严重的感冒，是洗澡后吹到风了吗？」

第二名宾客年纪较长，身材高人枯瘦、双眼惨淡发白，突然咯咯笑了出声。感冒的那人尽管气到脸都皱成一团，还是恭敬有礼地对女巫行礼，并用极重的鼻音简短道谢。那句话显然还不够短，还是听得出属于尼夫加尔德的口音。

维列佛兹把脸转向她。他头上已经没戴金框，眼窝里也没了水晶镜片，看起来却比她在夏天头一回见到毁容的他时，还要可怕。经过重建的左眼球已经可以正常运作，却比右边的小了许多。如此样貌，着实教人屏息。

「妳，叶奈法，」他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认为我在说谎，想请君入瓮、攻破妳的心防。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对希里的死讯，绝望的反应就和妳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到底，我对这女孩抱了十分确切的希望，订了能决定我未来的计划。现在那女孩不在了，我的计划也毁了。」

「那很好。」叶奈法以僵硬的手指吃力握住刀，切起李子镶猪排。

「至于妳与希里之间唯一的联系，」巫师毫不理会她的评论，接着说：「就只有愚蠢的感情，而这感情，一半是因为妳自己的不育而产生的遗憾，另一半则是罪恶感。对，叶奈法，没错，罪恶感！毕竟妳当年积极参与配对与培育的计划，也多亏了那个计划，希里才得以来到这个人世。而妳，把感情一股脑都投注在这颗基因实验的果实上。而且，因为当年的实验者没有足够的知识，这还是个失败品。」

叶奈法默默举起酒杯朝他致敬，心里暗暗祈祷杯子别从她的指头掉下去。她渐渐明白，这些手指里，至少有两根会好长一段时间都这么僵硬，也许会僵一辈子。

对于她的敬酒，维列佛兹以哼声回应。

「现在已经太晚了，事情已经发生了。」他说得咬牙切齿。「不过，叶奈法，妳要知道，我有足够的知识，要是那女孩是在我手中，我就能把这股知识化成实际用途。说真的，妳应该感到后悔，我原可为妳那母性本能做一个残缺的替代品。即使妳又干涸、又像石头一样不孕，但在我的巧手下，妳原可有个女儿，甚至孙女，不然至少也是个孙女的替代品。」

叶奈法轻蔑地哼了一声，心里其实已经气得冒烟。

「亲爱的，我实在感到万分抱歉，得坏了妳这份大好心情。」巫师冷冷地说。「因为这消息大概会伤了妳的心——来自利维亚的猎魔士杰洛特也同样已经不在人世。对，没错，就是那个猎魔士杰洛特，那个像希里那样，与妳有虚假感情联系的人，那种可笑、愚蠢又甜到令人作呕的感情。要知道，叶奈法，我们亲爱的猎魔士与这世界告别的方式，着实火热又壮观呢。不过在这件事上，妳不用给自己安上任何罪名。猎魔士的死，妳一点罪过都没有。一切都是我的错。尝尝腌梨子，味道真的很不错呢。」

叶奈法的紫眸中燃起憎恨的火焰。维列佛兹见状，大声发笑。

「这就是妳的意志。」他说：「说真的，要不是有敌魔力特做的手环，我会被妳烧成灰。不过敌魔力特还是起了效用，所以妳只能用眼神烧我，」

鼻塞的那人打了个喷嚏，然后又是擤鼻子，又是猛咳嗽，连眼泪都掉了出来。高个子的那人则用他那双让人不舒服的鱼眼看着女巫。

「黎恩斯先生在哪呢？」叶奈法慢条斯理地问。「黎恩斯先生给我一堆保证，说会让我见识一下。从不放过任何可以推我、踹我的机会的希斯路先生在哪呢？为什么不久前还凶残蛮横的守卫，现在一个个都开始抱着满满的敬意？不，维列佛兹，你不用回答。我知道答案。你刚才说的那些，是

天大的谎言。希里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溜开了，杰洛特也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溜开了，而且还顺便让你的打手洗了一场血淋淋的鲜血澡。所以现在呢？你的计划全毁、化成灰了，这可是你亲口承认的。你的春秋大梦落了个烟消云散，而各方巫师和戴斯特拉已经把矛头指向你了。你会停止刑求我、逼我扫描不是没来由的，更不是出于慈悲，恩菲尔大帝已经把网收紧，而且他一定是满腹光火、非常光火。艾思阿特阿而施，没提阿恩？阿普雷伊内阿擦雷斯，也雷阿？」

「我的沟通语言是共通语。」鼻塞那人把目光停在她身上，说：「我叫史帝芬·斯凯兰，而且我一点、一点都不害怕。哈，叶奈法小姐，我老是觉得我目前的情况，比小姐妳要好多了。」

这段发言让他感到疲惫，又开始猛烈咳嗽，并拿起已经湿透了的帕子擤鼻涕。维列佛兹一掌拍在桌上。

「玩笑开够了。」他转动那颗可怕的袖珍眼珠说：「要知道，叶奈法，妳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处。基本上，我应该要叫人把妳塞进袋子，丢到湖里去，可是这种手段是我最不愿意用的。在情况允许或逼我做出其他决定前，妳会先被隔离起来。不过我要把话先说在前头，我不会允许妳给我制造麻烦、要是妳打算再次绝食，我不会再像十月那样，浪费时间用管子喂妳，这点妳给我搞清楚。如果妳试图逃跑，守卫会得到的指令只有一个。现在，道别的时候到了，当然，我是指，如果妳已经满足了……」

「还没。」叶奈法站起身，一把将餐巾扔在桌上。「我或许还可以再吃点什么，不过同桌的人让我失去胃口。再见，各位先生。」

史帝芬·斯凯兰打出一个喷嚏，剧烈咳了起来。双眼苍白的那人不怀好意地扫视她，露出一个十分邪恶的笑容。维列佛兹将目光转向一旁。

就像先前那样，叶奈法在被人带出或带回牢笼时，都会

试着弄清楚自己在哪里，好计划逃亡路线，就算是只有一点点情报也好，但结果回回让她沮丧。这座小型城堡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没办法让她看到外头，就算想靠太阳来辨别方位都不行。心电感应行不通，手上那两只敌魔力特做的沉重手环与项圈，也让尝试使用魔法的她次次失败。

他们监禁她的那个房又冷又破，像间空荡荡的囚室。然而，叶奈法想起自己从地牢被带到这个房间的那天，有多开心。那个地下室的地板上，永远有着消不退的臭水洼，墙上满是盐与硝石。在那个地下室里，他们喂给她吃的是肉渣，但鼠辈轻而易举便将食物从她伤残的手指中抢走。过了约莫两个月，当他们替她解开枷锁，把她从那里放出来，让她换装梳洗的时候，叶奈法好不开心。他们帮她换的小房间似乎成了寝宫，而他们端给她的稀浓汤则是帝王餐桌上该有的燕窝。当然，过了一段时间，她才看清这汤品竟只是馊水般的稀汤，硬床板也只是硬床板，而囚室依旧是囚室，又冷又静的囚室，走四步便会碰壁。

叶奈法咒骂出声，叹了口气，在一张三弯腿的扶椅上坐了下来——这是除了床板之外，她所拥有的唯一一件家具。

「我叫邦哈特。」这人走进来时无声无息，她几乎没有察觉到任何动静。「妳最好把这个名字记起来，巫婆，妳最好把这名字深深刻在脑海里。」他说。

「去你的，自大狂！」

「我，」他一字一句地说：「是名猎人，专门猎杀人类的猎人。对，没错，把耳朵竖直了，女巫。九月，也就是三个月前，我在艾冰路抓到了妳的小杂种，就是希里，大家在这里一直提到的那个人。」

叶奈法竖直了耳朵。九月，艾冰格，被他抓到了，但是她不在这里，说不定他在说谎。

「在卡尔默罕受过训练的灰发猎魔士，我要她在竞技场上战斗，要她在观众的嘶吼中杀人。我把她一点一点变成一

头野兽，我用马鞭、拳头和鞋跟教会她怎么扮演这个角色。我教了她很久，不过她给我跑了，那条绿色眼睛的蝰蛇。」

闻言，叶奈法不着痕迹地松了口气，

「她给我逃到了地狱去，不过我们总有一天会再见。我很确定，我们总有一天会再见。对，女巫。如果要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妳的猎魔士爱人，那个杰洛特，被人丢到了火里烤。我可是很乐意让那个该死的变种人尝尝剑刃的滋味。」

叶奈法发出一声不屑。

「你给我听好了，邦哈特还什么的，别笑死我了，是你连猎魔士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才对，你根本就比不上他，不管比什么都一样。你就像你自己承认的一样，是捕狗的，专门抓流浪狗的，可是你只会抓小只的，还得躲大狗远点。」

「瞧瞧这个吧，女巫。」

他倏地扯开外套和衬衫，拉出一串链子，上头有三枚徽章。一个是猫头的形状，另一个是老鹰或狮鹫的脑袋。第三个她没看清楚，不过大概是狼。

「这种东西，」她再度发出一声不屑，故作漠然地说：「在市集里多得是。」

「这些不是从市集买来的。」

「随便你怎么说。」

「曾经，」邦哈特一字一句地说：「和怪物相比，循规蹈矩的人们更怕的是猎魔士。怪物横竖都是待在森林和树丛里，猎魔士却大剌剌地逛大街、上酒馆，在神殿、官衙、学校和小孩玩耍的公园附近晃。循规蹈矩的人们认为这是桩丑事，于是去找可以收拾这些无耻猎魔士的人，他们这么做很对，而且也的确找到人了。这费了他们一番工夫，花了他们一些时间，不过他们找到了。如妳所见，我解决了三个，之

后，那附近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变种人出现，也不会有守规矩的老百姓被他们的样子给吓到。要是再有一个出现，我也一定会把他解决掉，就像对付之前那几个一样。」

「在梦里解决吗？」叶奈法一脸不屑地说：「是要躺在墙角放暗箭？还是要先下毒？」

邦哈特将徽章收进衬衫里，朝她迈了两步。

「妳这是在惹我，巫婆。」

「我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哦，是吗？那我等等就让妳瞧瞧，我和妳的猎魔士情人不管在哪方面都有得比，婊子。呵，我甚至比他还要厉害。」

听到囚室里传来闷响、嘶吼、重击、惨叫和呜咽，站在门前的守卫甚至都跳了起来。如果他们这辈子有听过被陷阱逮住的豹子是怎么叫的，肯定会发誓说那囚室里就有头豹子。

接着，守卫听见囚室里传来一道骇人的怒吼，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狮吼，而且还是头受了伤的狮子，只不过那群守卫这辈子也同样没听过就是了，他们只在盾牌的纹章上看过狮子。他们你看我、我看你，互相点点头，然后冲了进去。

叶奈法坐在房间的角落，身旁尽是床板的残骸。她的头发凌乱，连身裙与衬衫从头破到了脚，少女般的小巧胸房不断地激烈起伏。一道血涓从她的鼻子流出，脸上迅速肿了一块，右手臂上有好几道指甲印子。

邦哈特坐在房间另一端，身旁是凳子碎片，两手抓着胯下。他同样也流着鼻血，把灰白的胡子都染成了胭脂色。他的脸上有着血红的交叉抓痕。叶奈法的指头才刚好，起不了多大的攻击效力，担敌魔力特做成的手铐上，却有着十分完美的尖刺。

邦哈特一边脸颊发肿，插了把叉子，两个鋭利的尖齿牢

牢嵌入肉中，位置恰恰就在颧骨的地方，那是叶奈法在晚餐桌上摸来的。

「你只够格去找些小狗儿，狗杂碎。」女巫一边试图用剩余的裙装碎布遮盖胸部，重重喘着气说：「遇到母狗就别靠得太近，你还不够格碰，废物。」

她无法原谅自己没有命中原本瞄准的地方——他的眼睛。不过她又能怎样呢？毕竟这是会动的目标，而没有人是完美的。

邦哈特发出怒吼，起身拔掉叉子，却痛得大叫，甚至缩成一团，连带吐出一串难听的脏话。同一时间，又有两名守卫进到囚房。

「喂！你们！」邦哈特一边擦着脸上不停流出的鲜血，一边大叫：「我是自己人！给我把这婊子拖到地板正中央，把她的手脚拉开，按好了！」

守卫纷纷看着彼此，然后把目光转向天花板。

「先生，您还是离开这里比较好吧。」其中一人说：「这里不会有人把她的手脚拉开，也不会有人把她按住。这不是我们的职责。」

「再说，」另一个人咕哝道：「我们不想和黎恩斯或希斯路有一样的下场。」

□

康薇拉慕丝将一张纸板放回档案夹上，那上头画着一间囚室，而囚室里有名垂着头、被烤在石墙上的女子。

「他们把她关起来，而猎魔士却和黑发尤物在投散特快活。」她嘀咕道。

「妳这是在读责他吗？」妮穆耶尖锐地问。「在妳其实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

「不，我不是在谴责他，不过……」

「没有『不过』，请妳不要再说了。」

她们把一张张的图像与水彩画拿起来看过又放下，沉默地坐了一段时间，

「所有传说的版本，」康薇拉慕丝指着其中一张图像说：「都把莱斯卢恩堡当作是结局、剧终的地方；是善恶最终之争，也就是世界末日大决战的地方，除了一个版本。」

「没错。」妮穆耶点了点头。「除了比较少人知道、被称作艾兰德《暗黑书》的佚名版本。」

「《暗黑书》把传说的结局定在城塞斯地加。」

「当然，就连传说里其他事件的发生顺序，《暗黑书》的记载也跟主流相去甚远。」

「我在想，」康薇拉慕丝抬起头。「这些画里的城堡，哪一座是想象出来的？哪一座是妳挂毯上织的？哪一座的样子是真的？」

「这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目睹传说结局的城堡已经不在，被摧毁了，没有留下半点遗迹。

这一点，传说的所有版本都一样，就算是艾兰德《暗黑书》里的记载也一样。文献里提到的地点没一个有公信力，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会知道那座城堡常年的样子和座落的地方。」

「可是事实……」

「这一点对事实来说，」妮穆耶强势打断她：「刚好没有任何意义。别忘了，我们不知道希里真正的样子。不过这里，这儿，在这张葳玛·微瑟利所画的图里，以一尊尊大理石刻成的孩童雕像为背景，激动地和精灵阿拉瓦贺说话的人，分明就是她呀。这一点，无庸置疑。」

「可是，」康薇拉慕丝不愿退让。「妳的挂毯……」

「呈现的是传说结尾所在的那座城堡，」

她们沉默了许久，只听闻纸板翻动的声音。

「我不喜欢《暗黑书》版本的传说。」康薇拉慕丝出了声。「那太……太……」

「太过丑陋而写实。」妮穆耶一边点头，一边把话接完。



康薇拉慕丝打了个呵欠，放下《诗的半世纪》，那是由艾韦瑞特·丹侯夫二世教授补充并写上后记的版本。她把原本为方便阅读而叠好的枕头扔散，准备就寝，在打了个呵欠，伸了下懒腰后，把灯熄灭。房内沉入一片黑暗，唯一的照明是一线线从窗帘缝隙挤进的针细月光。今晚要挑甚么呢？在床上辗转的院生心里想道。碰运气吗？还是落锚？

过了一段时间后，她决定采用后者。

那是一场如此不鲜明、不断回现的梦境，从不让她梦到最后，总是飞散、消失在其他梦里，就像一根线的线头，会在彩色布料的图案中消失不见。那是一场虽然会在记忆中消失，却依旧顽固存在的梦境。

才刚闭上眼，她便立刻入睡，梦境也在瞬间滑入她的梦乡。

一片夜空，清朗无云，星月熠熠。座座山丘，坡面尽是雪花覆盖的葡萄园。又黑又方的建物轮廓——砌有垛口的城墙、主楼与独居一隅的钟楼。

两名骑士。两人都骑进内外墙间的空地，都下了马，都进了大门，但进入地板上大嘴洞开的地牢的，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的发色是全然的白。床上的康薇拉慕丝在梦中发出一声轻咽，身子抽了一下。

白发男子踏着阶梯往下，进入幽幽深深的地窖。他穿过一条条黑暗的走道，每隔一段时间便点亮铁把上的火炬。火炬的亮光以鬼魅的暗影之姿，在墙面与拱型的地道顶端起

舞。

一条接着一条的走道，一阶接着一阶的楼梯，然后又是一条接着一条的走道。地牢、巨大的墓室、摆在各个墙下的木桶。废石、砖堆。接下来是一条分岔的走道，两边岔路都是一片黑暗。白发男子点燃另一根火炬，他从背上的剑鞘抽出了剑。他犹豫着，不知该走哪一边。最后，他决定走右边。那端的走道十分漆黑、左弯右拐、废石满布，康薇拉慕丝在梦中发出一声轻咽，一股恐惧笼罩了她。她知道白发男子所选的那条路，通往危机。

她也清楚内发男子找的就是危机。

因为那就是他的职业。

院生在床单上不断辘转、呜咽。她是个梦视师，正在作梦，处于梦境预知的恍惚状态，倏地，她预知即将发生的事。小心。虽然明知道叫不出声，她还是想大叫。小心，注意左右！

猎魔士，捉高警觉！

潜伏黑暗之中的怪物发动攻击，无声无息，来势汹汹。牠在黑暗中突然现形，犹如一道爆焰，好似一条火舌。

第二章完

松鸡在清晨高唱求偶调，

遵循它们的渴望与高贵的习俗，

展翼振翅，喜眉笑眼，

殷殷成双，彼此相珍，

可爱的小姐呀，我想与你分享的东西；，

是对情人来说很神圣的欢愉，-

要知道，是爱情造了这些游戏，

而这也是我们会在这里相见的原因。

——弗朗西斯·维永

猎魔士的心里虽然又急又气，拼了命地又催又赶，却还是在投散特待了将近整个冬天。这当中是何缘由？我不会写下来，事情发生就是发生了，没什么好追究。我要提醒那些想谴责猎魔士的人，爱的名字并非只有一个，你们也别以为自己不会受到批判。

《诗的半世纪》

——亚斯克尔

那是一段能好好打猎、好好睡觉的日子。

——鲁德亚德·吉卜林

第三章

潜伏黑暗之中的怪物发动攻击，无声无息，来势汹汹。它在漆黑中突然现形，犹如一道爆焰，宛若一条火舌。

即使这在意料之外，杰洛特仍能即刻反应，一个回身，擦过地窖墙面，闪了开来。那怪物从他身旁掠过，像颗球般从黄土地面反弹，挥动双翅再次跳起，嘶声张开骇人尖喙，不过这一回猎魔士已经有了准备。

他一个拐子撞过去，又快又猛，瞄准的目标是对方喉头底下的胭红肉垂，那此肉垂十分巨大，是火鸡的两倍。他一击中的，感受到剑尖刺进肉体。攻击的力道把怪物撞到墙脚下。斯可芬大吼一声，听来颇有人味。它在碎砖堆中打滚，大力拍振翅膀，将鲜血溅得到处都是，狼牙棒般的尾巴在周围扫了一圈。猎魔士很确定这场打斗已经结束，但那怪物却再一次出乎他的意料，而且用的是很不亲切的方式，出其不意撞向他的喉咙，同时发出刺耳叫声、露出利爪，尖喙也不断张合，杰洛特跳闪开来，以肩抵墙反弹回身，借力使力从左方痛下杀手。目标被击中，斯可芬再度摔进砖堆，腥血溅上地窖墙面，缓缓流下，形成特异图案。在起跳间遭受重击的怪物已不再扫动尾巴，只是微微抽搐，不断发出刺耳叫声，伸出长长脖子，鼓起喉头，抖动肉垂。鲜血自它身下的砖堆急速流出。

杰洛特大可再下一击，却不想让它的皮受太多损伤，选择静静等待斯可芬的血流干。他往一旁走了几步，转向墙面，松开裤子解手，一边还吹着口哨，吹出怀旧曲调。

斯可芬不再发出刺耳声音，不再有任何动静。猎魔士走过去，以剑尖轻轻推了推它。看来一切已经结束，他抓住怪物的尾巴，拉起它。被楸住尾巴根部的怪物，将秃鹰般的尖

喙拖在地上，摊开的双翼宽过四尺。

「鸡蛇，你还真是轻啊。」杰洛特晃了晃那怪兽。事实上，它的确不会比一只肥养的火鸡要重多少。「你还真是轻啊，幸好他们是按只付，不是按磅数。」

□

「这可是头一回啊。」列那·德布瓦—弗伦透过齿间轻轻吹了声口哨，杰洛特知道那是他内心惊讶至极的表现。「这是我头一回亲眼看到这种东西。真是只怪胎，我以名誉起誓，这是怪胎中的怪胎。所以说人这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翼蜥？」

「不是。」杰洛特把怪物拉高了些，好让骑士能看得更清楚。「这不是翼蜥，是鸡蛇。」

「有什么不一样吗？」

「根本上就不一样。翼蝴也叫巴西利斯克，是爬虫类；而鸡蛇又叫作斯可芬或蛇尾鸡，是爬鸟类，意思是它既不是爬虫类，也不是鸟类，是这类物种里唯一已知的生物。学者把这类物种称作爬鸟类，因为在漫长的争辩过后，他们认为……」

「那这两种里的哪一种，可以用目光杀人，或把人石化？」列那·德布瓦—弗伦打断他，显然对学者的命名动机不感兴趣。

「两种都不行，那是讹传。」

「那为什么人们这么惧怕这两种东西？在这里的这只根本一点都不大，真的有威胁性吗？」

「在这里的这只，」猎魔士晃了晃猎物。「通常从背后攻击，而它瞄准的地方一定是椎骨之间，或左肾下的大动脉，通常只要用尖喙刺一下就够了。至于翼蜥，无论攻击什么部位都一样，其毒液在已知的神经毒中具有最强毒性，能在数秒内取人性命。」

骑士闻言，作势打了个冷颤后，说：「那你说这两种怪物里，哪一种是可以用镜子杀死？」

「哪一个都行，要是它们直接一头撞过去的话。」

列那·德布瓦—弗伦听了，咯咯发笑。杰洛特并没有发笑，关于翼蜥与镜子的笑话他早在卡尔默罕就已经听腻了，那里的导师成天把这老梗挂在嘴上，有关处女与独角兽的那些玩笑，同样也令人乏味。然而，在卡尔默罕里最常被提起的玩笑和蠢话，当属母龙的笑话。版本有很多种，内容主要是某个年轻猎魔士打赌要和一头母龙握手的事。

思及过往，他微微一笑。

「我比较喜欢你笑的样子。」列那看着他说，脸上的表情再认真不过。「十月在德鲁伊之森的那场打斗后，我们骑马去了博克勒，和当时的你比起来，我比较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这么说吧，那时候你老是拉长一张脸，成天皱眉，像个被全天下欠了钱却要不回来的高利贷，而且还敏感得要命，像个整晚都没搞头，就连约会也没有的家伙。」

「我真的是那样？」

「真的，所以我会比较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也不奇怪啊。改头换面。」

「这叫开工疗法。」杰洛特又晃了晃被他揪着尾巴的鸡蛇。「也就是职场活跃度对心理健康的正面影响。因此，为了要继续疗程，我们改来谈谈生意吧。靠这只斯可芬能赚到的钱，或许可以比原先说好的断气价再多一些。它身上没有什么大伤，如果你有客户想要全尸来做标本或解剖，那就最少向他收两百。如果要把它拆开卖，尾羽的部分最值钱，记住了，尤其是，喏，中央这些拨风羽，可以削得比鹅羽细很多，写起字来比较好看、干净，也比较硬。一根卖五块，识货的抄写员会掏钱买，不会有半点犹豫。」

「我有些客户会要标本。」骑士微微一笑。「是桶匠公

会。他们在拉维洛堡看到一个标本，就是那只恶心的东西、那个怪物，叫什么来着的……你知道是哪个，就是撒奥温隔天被打死在旧城堡地窖墙脚下的那只……」

「我记得。」

「就是咯，所以桶匠看到那只野兽标本，就要我帮他们找类似的稀有东西，好去装饰公会，这只鸡蛇刚好合适。你也知道，投散特的桶匠从来不缺订单，所以公会有钱得很，随随便便就能付个两百二，说不定还更多，我会试着和他们讲价钱。至于羽毛嘛……要是我们从鸡蛇的屁股拔几根毛卖给公爵的办公室，那些做木桶的不会发现。公爵办公室的人不会用他们自己的钱付，而是拿公爵的，所以不会讲价，一根羽毛会付十块，不是五块。」

「你的狡诈真是令我佩服。」

「所谓人如其名，」列那·德布瓦—弗伦一张嘴笑得更开了。「我妈妈一定早料到会这样，才会在我受洗的时候，用大家都知道的狡猾童话角色——列那狐来给我取名字。」

【注：这是一系列以一只个性狡诈的狐狸(Reynard)为角，流传于法、荷、英、德等国的寓言故事，较为知名的著作有《Roman de Renart》、《Reynard the Fox》等。】

「你应该去当商人而不是骑士。」

「我是应该。」骑士同意道。「不过我又能怎样呢？要是你生来就是伯爵大人的儿子，那你也会成为伯爵大人，死了以后也还是伯爵大人，不过呢，嘿嘿，在那之前要先生下一堆伯爵大人。这是你就算想破头，也改变不了什么的事。话说回来，杰洛特，你的帐也算得挺好的，可你也不是经商的呀。」

「我是不经商，原因和你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我什么也生不出来。我们从这地窖出去吧。」

外头的城墙下，从山丘吹来的冷风与寒气将他们团团围

住。这夜很亮，星光熠熠，没有半片云朵。一座座宽广的葡萄园上覆满白净新雪，照映出亮闪闪的月光。

被拴住的马儿纷纷喷气欢迎他们。

「我们应该要马上和客户碰头、收钱。」列那意有所指地看着猎魔士说：「不过你一定急着去博克勒，对吧？赶着要去找某个秘密情人？」

杰洛特没有回答，因为这种问题原则上他是不回答的。他把斯可芬的庞然身躯绑到空马上后，便坐上小鱼儿。

「我们去跟客户碰面吧。」坐在鞍上的他转头道出决定。「才刚入夜，我饿了，也想喝点东西，我们进城吧，去『养雉场』。」

列那·德布—弗伦朗声一笑，调整好挂在鞍头的红金棋盘盾牌，攀上了高鞍。

「悉听尊便，先生，就往『养雉场』出发吧。布切伐，驾！」

他们缓缓骑着马儿走下披雪的山坡，往底下的商道而去，道路两旁种植的稀疏杨树清楚可见。

「列那，你知道吗？」杰洛特突然出声。「我也比较喜欢你现在的样子，用正常方式说话的你。十月那时候，你的言行真是蠢得令人讨厌。」

「我以我的名誉起誓，猎魔士，我是游侠骑士。」列那·德布瓦—弗伦咯咯发笑。「你忘了吗？骑士说话都像蠢蛋，这是一种象征，就像这张盾牌一样。靠这个就可以知道对方是不是自己人，就像盾牌上的纹章一样。」

□

「我以我的名誉起誓，」棋盘骑士说：「您的担忧是多余的，杰洛特先生。您那位女性同伴一定已经康复，早就忘了虚弱是何物。公爵夫人的宫殿里有许多高明医师，任何疾病都有办法医治。我以我的名誉起誓，您无须挂心。」

「我也这么认为。」雷吉思说：「杰洛特，开心点。德鲁伊不也在帮着医治米尔娃……」

「而德鲁伊懂得治病。」卡希插嘴道：「我这颗让矿坑斧头砍得血肉模糊的脑袋，就是最好的证明。来啊，你看看，现在整颗几乎像新的。米尔娃一定也没问题，没什么好担心的。」

「是这样就好了。」

「她已经康复了。」骑士重申：「您的米尔娃健康得像一条活龙，我用我的人头打赌，她一定已经跑去派对上跳舞！还能跳侧夹步呢！可以大肆朵颐！在博克勒堡公爵夫人安娜莉夜塔的宫殿里，一天到晚不是舞会就是宴席。呵，我以名誉起誓，现在，在我完成誓言以后，我也要……」

【注：侧夹步(Ho?ubiec)，波兰的传统舞步之一。舞者跳跃时，在空中直腿夹击双脚脚跟，通常为连续的横向跳跃。第一次起跳时，舞者多会举起与跳跃方向相反的手，逆时针向上画半圆停在耳侧，一直维持到跳跃结束。】

「您已经完成誓言了 ？」

「这是命运女神的眷顾！因为，你们要知道，我发过誓，而且不是随随便便发的誓，是苍鹭之誓。以春天为期，我发誓要在尤冽节前斩杀十五名恶徒。幸运的是，我现在已经从这些誓言中解脱，可以大口喝酒、大啖牛肉了。喔，对了，我现在也不用再隐瞒自己的名字。请容我自我介绍，我叫列那·德布瓦—弗伦。」

「幸会。」

「说到舞会，」安古兰赶着马儿追上他们，说：「希望那些吃吃喝喝的也有我们一份？至于舞蹈嘛，我也很乐意跳上一曲！」

「我以名誉起誓，博克勒里什么都有。」列那·德布瓦—弗伦向他们保证：「舞会、宴席、宴会、酒席和诗人晚宴。

说到底，你们是亚斯克尔……我是说，尤里安子爵的朋友，而公爵夫人很欣赏他。」

「他可是吹嘘了一堆呢。」安古兰说：「这个爱情故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骑士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吗？和我们说吧！」

「安古兰，」猎魔士出声道：「你一定要知道吗？」

「我不一定要知道，不过我想知道！杰洛特，你别老爱找碴。还有，别再一直嫌东嫌西的，因为看到你那副嘴脸，就连路边野菇都要自己烂掉了。至于您，就告诉我们吧，骑士。」

骑马走在队伍前端的其他游侠骑士，唱着副歌不断重复的骑士之歌，而歌词却蠢得不可思议。

「曾有那么一次，」骑士开始述说：「大概是六年前左右……诗人先生在我们那里作客，待了一整个冬天和春天，弹奏鲁特琴、吟唱传奇歌谣、朗诵诗句。莱蒙德公爵刚好去琴特拉参加聚会，不急着回家，他在琴特拉有个情人也不是秘密，而安娜莉夜塔夫人和亚斯克尔先生……呵，博克勒还真是个奇怪的地方，但也很迷人，有着满满的爱情魔力……你们自己也能想见。公爵夫人和亚斯克尔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彼此。他们根本没意识到会发生什么事，但一首首诗歌、一句句话语、一次次赞美、鲜花、眼神、叹息……简单说，两人变得很亲近。」

「而且是很近、很近，」安古兰咯咯笑了起来。

「没人亲眼见过，」骑士冷硬地说：「而道听途说也不是应为之事。再说，以你一个未出嫁的小姐，一定很清楚爱的名字不只一个，相形之下，距离是非常近，还是不太近，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卡希轻轻发出一声不悦，安古兰不再补充意见。

「他们两人悄悄走到了一块儿，」列那·德布瓦—弗伦

说：「从五朔节到夏至，在一起大概两个月。不过他们做事不小心，消息传了出去，蜚短流长。外来的亚斯克尔上马走人，而这显然是个理智的举动，因为莱蒙德公爵一从琴特拉回来，某个殷勤的侍童便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当公爵得知自己面临了怎样的羞辱，被人戴了一顶多大的绿帽，你们一定不难想见他的内心会有多么愤怒。他挥翻桌上的红甜菜汤，用斧头把告状的侍童大卸八块，还说了些不雅的话。然后，他当着其他人的面赏了元帅一巴掌，还打破一面巨大的科维尔镜。至于公爵夫人，则被他关到房间，威胁她吐出一切，对她刑求。之后，他又派人去追亚斯克尔先生，要他们毫不留情地把人杀了，开膛取心。他听过某首古歌谣，歌词里有类似场景，所以他打算把那颗心煎了，逼安娜莉夜塔公爵夫人当着全宫殿人的面前吃下去。唔，真是恶心，呸、呸！幸好亚斯克尔先生及时逃走。」

「的确很幸好。那么，公爵死了？」

「死了。我会说，那是场意外。当时他气疯了，头顶几乎要冒烟，结果中风瘫痪，像块木头躺了半年。不过后来他康复了，甚至能够走路，只是有一只眼睛老眨个不停，像这样。」

骑士在鞍上转过身，眨着一只眼睛，怪模怪样，像只猴子。

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虽然公爵一直以来都被人叫作淫虫和种马，那只眨不停的眼睛却让他的男性魅力变得更有杀伤力，因为年轻女子都以为他这样眨眼，是出自于对她们的好感，是爱的表现，而年轻女子对这样的宠幸总是很殷切。我一点都不怪她们的风骚淫荡，但是就像我说的，公爵老是眨眼，几乎没有半刻停歇，所谓有利就有弊，他放纵过度，一天夜里又再度中风，咽下了最后一 口气。就在床上。」

「在娘儿们身上？」安古兰咯咯发笑。

「是的。」到目前为止都严肃得要命的骑士弯起胡子一笑，说：「事实上，是在她身下。这种枝微末节不是重点。」

「当然不是。」卡希严肃地表示同意。「不过莱蒙德死后大概并没有一场浩大的丧礼，对吧？这一路听下来，我有种感觉……」

「觉得和出轨的丈夫相比，您比较站在不贞的妻子那边。」吸血鬼按照他一贯的作风，插了话：「难道是因为现在这里是由她统治？」

「这也是原因，但不单单因为这样。」列那·德布瓦—弗伦回答得开诚布公，没有戒备。「莱蒙德公爵——愿他能得到安息——是个道德低下的混蛋，是个——请原谅我的用字——混账王八蛋。只要半年，就连魔鬼都会被他搞到胃溃疡，而他统治了投散特七年之久。安娜莉复塔公爵夫人则受到所有人爱戴，至今都是。」

「所以我可以放心，」猎魔士挖苦地说：「莱蒙德公爵没有留下太多心怀怨恨的朋友，会想在亡者的忌日时，在亚斯克尔身上插几把短剑来悼念？」

「您可以放心。」骑士看着他说，眼中闪着精明与睿智。「而且，我以我的名誉起誓，不会有人找你们算账。我之前也说了，安娜莉夜塔夫人很高兴见到诗人，而为了安娜莉夜塔夫人，这里的每个人都甘愿杀头。」

正义骑士返乡来
从那战争游戏中
爱人早已不守候
先行嫁作他人妇
嘿呦、嘿呦、嘿呦，哈
骑士注定命这般！

路旁的树丛里，鸦群受到骑士的歌声惊吓，纷纷扯着嗓子飞散。

不久，他们走出森林，笔直朝丘陵间的山谷而去。那些丘陵顶端因一座座小巧城堡里的塔楼，成了一片白色，在有着一道道靛色条纹的青天衬托下，清晰可见。视线所及，平缓山坡上的树丛成行排列，修剪得整整齐齐，宛若一支惩戒部队，红黄落叶遍地满布。

「这是什么？」安古兰问：「葡萄？」

「当然是酿酒用的葡萄。」列那·德布瓦—弗伦证实道：「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三斯雷托尔谷，世界最上等的葡萄酒就是用长在这里的葡萄酿的。」

「不错，」雷吉思一如往常无所不知，认同地道：「重点在于这里的火山土壤与地区气候，能直接确保每一年的晴雨日数维持在理想比例。如果我们再加上传统、知识，以及葡葡园工人的关怀照顾，所得的结果，就会以最高等级与品牌产品的形式出现。」

「您说得真好。」骑士笑了一笑。「就是品牌。喔，就算是看那边也可以，那座小城堡底下的坡地，在我们这里，城堡代表的就是深埋地下的酒窖及葡萄园的品牌。在那边的那座叫拉维洛堡，其葡萄园里产的酒有爱维露、飞奥拉诺、波米诺，还有著名的艾斯艾斯，你们一定听过。一桶艾斯艾斯的价钱，相当于十桶奇达利斯的葡萄酒，或是阿尔巴河畔产的尼夫加尔德葡萄酒。而那边呢，喏，你们看，现在看到的其他城堡和那里的葡萄园名号，对你们来说一定也不陌生——维尔门提诺、投里奇拉、卡斯特勒达恰、图佛、三切瑞、努拉古斯、科萝娜塔，最后还有克尔沃比安可，用精灵语说就是格文凯宾。我想，这些酒名对你们来说都不陌生吧。」

「不陌生，哼——」安古兰皱起鼻子说：「尤其是我们常常得检查奸诈的酒馆老板倒的是不是名酒，而不是普通的

苹果酒，因为碰到像那种情况，有时候隔天早上还得把马留在系马横木旁，那个卡斯特和艾斯艾斯就是这么贵。呸，我不懂，大老爷都喜欢那种名酒，可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靠便宜货也还是能喝个烂醉。我告诉你们，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管他是艾斯艾斯还是苹果酒，吐出来都一样。」



「安古兰在十月里说的那些低级笑话，我一点都没放在心上。」坐在桌前的列那宽了宽腰带，轻松摊坐，说：「我们今天就找瓶年分久一点的名酒来痛飲一番吧，猎魔士，我们赚了钱，荷包满满，可以痛快喝一场。」

「当然。」杰洛特朝酒馆主人颔首。「毕竟就像亚斯克尔常说的，别人赚钱或许是有其他动机，不过我的动机只有一个。厨房里传出来的味道这么香，我们就来吃点东西吧。顺带一提，虽然已经很晚了，不过今天的『养雉场』人还真多。」

「今天是尤冽节前夕啊。」酒馆主人闻言道：「大家都在庆祝、狂欢、算命，这是传统，而我们这里的传统……」

「我知道。」猎魔士打断他：「那按照传统，今天厨房准备什么？」

「有冷盘牛舌佐辣根、阉鸡熬成的肉丸汤，还有牛肉卷配马铃薯蹄和卷心菜……」

【注：波兰主食之一，系以鸡蛋、面粉、水煮马铃薯揉成面团后切块水煮，常搭配主菜食用，口感近似面疙瘩。】

「那就快端上来吧，老板，再加上……列那，还要点什么？」

骑士想了一会儿后，说：「如果是吃牛肉，就要配红酒柯特布莱瑟，年分就老公爵夫人卡萝贝尔塔两腿伸直的那年。」

「选得好。」酒馆主人点了点头。「我马上替两位先生

送来。」

邻桌，一名女孩笨手笨脚将一个槲寄生圈往身后抛，几乎落在杰洛特膝上，她的同伴见状，纷纷笑出声音。女孩整个人像着了火，很是迷人。

「枉费啊！」骑士捡起槲寄生圈，丢了回去。「亲爱的小姐，这人不会是您的未来，名草有主了。他已经是名奴隶，属于一位绿眼……」

「闭嘴，列那。」

酒馆主人把东西端上桌，他们吃吃喝喝，没有交谈，听着旁人欢喜作乐。

「尤冽。」杰洛特放下酒杯说：「密低温。冬至。我卡在这里两个月，浪费了两个月！」

「一个月。」神智清醒的列那冷冷纠正他：「要是你有什么损失，那也只是一个月，后来就下起大雪，把山里的隘口全堵住，谅你再怎么急，也出不了投散特。既然你已经在这里等到了尤冽节，一定也能等到春天，所以这件事你无能为力，再怎么遗憾和悲伤也没用。至于你在遗憾什么，也别装得太逼真，横竖我都不相信你有这么遗憾。」

「唉，你又知道什么？列那，你又知道什么？」

「不多。」骑士一边倒酒，一边同意道：「除了我看到的，不多，而我看过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样子，你和她，在博克勒。你记得酒桶节吗？白色内裤？」

杰洛特没有应声，这一切他都记得。

「博克勒宫是个迷人的地方，充满爱情魔力。」列那享受着葡萄酒的香气，喃喃说道：「光是景致便能引人入胜。我记得你们所有人看见这里的景色时，有多么震慑，就是十月那时候。让我想想，卡希他那时是怎么形容的？」

□

「真是结构比例完美的小巧城堡。」卡希赞叹道：「我的天啊，真的就是比例完美、赏心悦目的小巧城堡。」

「我得承认，公爵夫人住的地方真是不错。」吸血鬼说。

「这间小屋子还真是他妈的好看啊。」安古兰也添上一句。

「这是博克勒宫。」列那·德布瓦—弗伦又重复一次，语气里不乏骄傲。「这是精灵造的，只有稍稍改建过，当初似乎是出自法拉蒙德之手。」

「不是似乎，而是毫无疑问。」雷吉思提出异议。「这一看就知道是法拉蒙德的风格，只要瞧一眼这些玲珑塔楼就够了。」

吸血鬼所说的塔楼冠有红顶，就像一座座纤细的白色方尖碑，从结构精致、上窄下宽的城堡本体射向天际。这景象让人不由自主联想到一根根蜡烛，上头的装饰蜡花流到了雕刻精美的烛台底座。

「城市从博克勒宫开始往下扩展。」骑士列那解释道：「当然，城墙是后来才打造的，毕竟你们也知道，精灵没有筑墙围城的习惯。各位贵客，请你们催着马儿走快点吧，前面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博克勒只是看起来很近，山群会让人产生错觉。」

「我们走。」

他们轻快前进，超越路上的旅人与篷车，超越马车与双轮车，那上头载满了黑如生苔的葡萄。接着，是一条条喧嚣嘈杂、飘散葡萄发酵气味的城市小道。接着，是一座长满杨树、红豆杉和小檗的漆黑公园。接着，是一座座以蔷薇和千叶玫瑰的变种为主的玫瑰花坛。接着，是宫殿里雕工精细的圆柱、入口与拱边饰，还有穿着制服的仆从与管家。

其中，有个人向他们打招呼，那是头发经过打理、穿得

像王子的亚斯克尔。

□

「米尔娃在哪里？」

「她已经恢复健康了，别担心。她整天坐在为你们备好的房间里，不想踏出一步。」

「为什么？」

「这晚点再说，现在先走吧，公爵夫人在等了。」

「就这样风尘仆仆去见她？」

「她是这么要求。」

他们进入的那间大厅满满是人，个个衣着缤纷得像天堂鸟。杰洛特没有时间细看，便被亚斯克尔推往一道大理石阶，上头有两名与旁人十分不同的女子，由侍童及仆从搀扶着。

原本就安静的大厅变得更加静谧。

两名女子中的一人，有着又尖又翘的鼻子，一双眼睛水蓝清透，微微带有狂热意味。她的栗色头发用多条丝绒带精心盘起，活脱脱像件艺术品，连枝微末节都仔细打理，包括额前那一小绺比例准确的半月形鬈髮。她的开襟连身裙上半部，有成千的湛蓝与粉紫条纹，在黑色底布的衬托下闪闪发亮；裙装下半部也是黑色，种着一朵朵玲珑金菊，排成密密麻麻的整齐图案。她的颈子与领口缚着一条做工精细的项链——好似复杂的鹰架或格栅——由漆珠、黑曜石、祖母绿、青金石串成华丽的花藤图案，再以一个玉制十字收尾。那玉十字几乎嵌进一对收紧托高的小巧胸乳间。这件连身裙的方形领口开得又大又深，露出女人纤细的肩头，看似难以支撑整件裙装。杰浩特分分秒秒都在等那裙装自从她胸口滑下，却无法如愿以偿——裙装靠着秘密的裁缝技巧与蓬袖的缓冲，一直保持在该有的位置上。

第二名女子的身高与第一位相当，唇上的色彩如出一

辙，但两人的相似之处也仅止于此。她留着一头黑色短发，戴着一顶纱帽，帽上面纱垂至小巧的鼻尖。花朵状的面纱并没有遮去她上了强烈绿色眼影的晶亮美眸，而微微开襟的领口上也罩着同样的花纱。整件的长袖连身黑裙上，只有几处随意以小颗蓝宝石、海蓝宝石、水晶和金色镂空星饰点缀。

「那是开明的公爵夫人安娜·痕莉夜塔，您得跪下，先生。」某个人在杰洛特身后说。

不知道是这两个里的哪一个，杰洛特一边在心想着，一边吃力弯下发疼的膝盖，郑重地行了个礼。要命，两个看起来都像公爵夫人，哈，都很皇室。

「杰洛特先生，请起。」那位栗发精心梳理过的尖鼻女子赶走了他的疑问。「欢迎您和您的友人到投散特公国，到这博克勒宫。我们很高兴能招待肩负如此神圣任务，而且还和我们贴心的尤里安子爵交好的人物。」

亚斯克尔快手快脚，深深鞠了一个躬。

「子爵把您的名字和咱们说了，」公爵夫人说：「也透露了您此番远行的性质与目的，说明了您来到投散特的缘由。杰洛特先生，您的事深深打动了咱们的心，咱们很乐意在私人接见场合里与您聊聊，然而国事在身，这事只能暂且按下。葡萄已经采收完毕，依照传统，我们得参加酒桶节。」

第二名女子，也就是罩着面纱的那位，将身子俯向公爵夫人，低声快速说了几句。安娜·痕莉夜塔看着猎魔士，微微露出一笑，舔了舔双唇。

「咱们希望，」她拉高了音量：「来自利维亚的杰洛特先生，在酒桶节上，能待在尤里安子爵的身旁服侍我们。」

在场的那一小群臣子与骑士间传出了低语，听来好像风吹打着松树的沙沙声。安娜莉夜塔公爵夫人再度深深看了猎魔士一眼后，便带着自己的女伴和一行侍仆离开大厅。

「哎呀呀！」棋盘骑士低语道：「真是意想不到啊！您碰上的可是天大的荣幸，猎魔士先

生。」

「我不是很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况。」杰洛特诚实说道：「我要怎么服侍公爵夫人殿下？」

「是亲爱的公爵夫人殿下。」一名貌似糕点师的人纠正道，同时朝他们快步走来。「请原谅我出声指正，先生，但在某些情况下我必须这么做。我们投散特这里很注重传统和礼节。我是赛巴斯丁·乐高夫，宫廷内侍兼总管。」

「幸会。」

内侍不只看起来像糕点师，甚至连闻起来都像糖霜。

「按照礼节，安娜·痕莉夜塔夫人的正式头衔，是『开明的公爵夫人殿下』，非正式是『仁慈的公爵夫人殿下』。宫廷外，一般百姓昵称殿下为『公爵夫人』，不过对她说话的时候，一定都是用『仁慈的殿下』。」

「谢谢，我会记住的。那第二位女子呢？我该怎么称呼她？」

「她的正式头衔是『可敬的小姐』，」内侍总管正经地开示道：「不过也可以称她为『小姐』。她是公爵夫人的亲戚，名唤芙琳吉拉·薇果，而依照芙琳吉拉小姐的要求，你蒋在酒桶节上服侍她，」

「这所谓的服侍指的是什么？」

「那不是什么难事，我马上就为您说明。您瞧，我们以机械方式榨取葡萄酒已经好多年，然而传统……」

□

庭院里传出嘈杂声、尖锐的疯狂直笛声、狂野的排笛声，以及暴躁的铃鼓声。戴着花圈的滑稽乐师与杂耍技班，在一个架高的酒桶四周跳跃、空翻。庭院里、回廊上，满满

都是人——骑士、贵妇、大臣和衣着高贵的城民。

内侍总管赛巴斯丁·乐高夫举起一根经过装饰的葡萄树树枝，朝平台敲了三下。

「呵！呵！」他大声叫道：「各位高贵的女士、先生和骑士！」

「呵！呵！」众人答道。

「呵！呵！现在举行古礼！让葡萄树结实累累吧！呵！呵！让太阳下的果实成熟饱满吧！」

「呵—呵！成熟饱满吧！」

「呵！呵！让捣烂的果实发酵吧！在酒桶里越酿越烈、越酿越香吧！香香醇醇地流进酒杯里吧，在荣光中传达到美丽女士、高贵骑士和酒园工人的脑海里吧！」

「呵！呵！发酵吧！」

「美丽的女士请进场吧！」

从隔着庭院相对的两顶花缎帐篷里各出现一名女性，那是公爵夫人安娜·痕莉夜塔及她的黑发女伴。两人身上都严实裹着猩红披风。

「呵！呵！」内侍敲了下树枝。「年轻人出列吧！」

「年轻人」已事先收到指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亚斯克尔走向公爵夫人，杰洛特则朝女巫走去，他已经知道她是众人口中可敬的芙琳吉拉·薇果小姐。

两个女人同时脱下披风，群众间响起如雷掌声，杰洛特咽了口唾沫。

女人们身上穿的是白色、薄如蝉翼，长度甚至不到髋部的细肩带上衣，还有荷叶边紧身内裤。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甚至没有首饰。她们的双脚也同样赤裸。

杰洛特将芙琳吉拉栏腰抱起，而后者则十分情愿地将双手圈上他的颈项。她身上散发着龙涎香与玫瑰的香味，还有

属于女性的气味。她的身子很暖，而这股暖意像箭矢一样穿透他的皮肤。她的身子很软，而这柔软的触感让他的指头烧烫、发麻。

他们把她们抱到了酒桶前——杰洛特抱着芙琳吉拉，亚斯克尔则抱着公爵夫人。酒桶里的葡萄渐渐萎缩，溅出浆液。他们帮助她们进到里面，在场的群众放声高喊：

「呵！呵！」

公爵夫人与芙琳吉拉双双把手放在对方肩上，因为有了彼此的支撑，在及膝的葡萄堆中也较容易维持平衡。葡萄浆液不断喷溅。两个女人一边转向，一边踩践葡萄，像小姑娘般又叫又笑。芙琳吉拉无视礼节规范，朝猎魔士抛了个眼神。

「呵！呵！」群众叫道：「呵！呵！发酵吧！」

遭到踩踏的葡萄不断喷出果汁，混浊的浆液在两个踩果女郎的膝盖四周不断起泡生沫。

内侍用树枝敲了下平台。杰洛特与亚斯克尔两人站了出来，协助两名女子从酒桶里出来。杰洛特看到被亚斯克尔抱在手中的安娜莉夜塔咬了他的耳朵一口，而她眼中闪烁的是危险的光芒。他自己则感觉脸颊让芙琳吉拉的嘴唇轻轻划过，但他不敢断言那是刻意或无心。葡萄的浆液散发出浓郁香气，扑鼻而来。

他把芙琳吉拉放到平台上，用猩红披风裹住她。芙琳吉拉又快又重地握住他的手。

「这些历史悠久的传统，」她轻轻吐着气息说：「让人感到兴奋，对吧？」

「对。」

「谢谢你，猎魔士。」

「这一切都是我的荣幸。」

「不全然是。我向你保证，不全然是。」

□

「列那，倒酒。」

隔桌的人又开始新一轮算命游戏，把一条削得老长的苹果皮丢到桌上，猜测果皮呈现出来的形状像哪个字母，而这代表的是算命者未来另一半的名字开头。果皮每一回都落成「S」状，但欢乐的气氛依旧持续不减。

列那倒了酒。

「米尔娃的肋骨虽然一直缠着绷带，」猎魔士若有所思地说：「但我发现她其实已经好了。然而她一整天都坐在房里，不愿意出去，也天杀地不愿意穿上旁人给她准备的裙装。这事原本要闹成宫仪丑闻了，却让万事通雷吉思给平息了。他引用了一堆先例，逼着内侍替弓箭手拿来男装。相反地，安古兰则是高高兴兴把裤子、马靴和裹脚布给丢了，而裙装、香皂和梳子把她变成一个挺漂亮的女孩。这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澡堂和干净的衣服让我们所有人的心情都变好了，甚至是我。我们一行人去觐见的时候，心情都挺不错的……」

「暂停一下。」列那用脑袋比了比。「生意上门了。呵、呵，而且还不只一座，是两座葡萄园呢！那是玛拉特斯塔——我们的客户，还带了伴来……而且这个伴还是他的竞争对手。这可怪了，真是怪了！」

「第二个人是谁？」

「波美若葡萄园的。我们现在喝的就是他们的酒——柯特布莱瑟。」

玛拉特斯塔——维尔门提诺葡萄园的管理人瞧见他们，举起单手打招呼，并领着与他同行的人靠了过去。那是名蓄着黑色八字胡和浓密黑色落腮胡的人，看起来不像在葡萄园做事的人，反倒像是打手。

「两位男士请容我介绍，」玛拉特斯塔介绍着蓄着落腮胡的人：「这是波美若葡萄园的管理人——阿席德斯·费拉布拉斯先生，」

「请坐。」

「我们只是过来一下，要找猎魔士先生谈我们地窖里的怪物。既然两位在这里，想必那怪物已经被打倒了？」

「死得一干二净。」

「那么，先前谈好的价钱，」玛拉特斯塔保证，「会在后天汇到您在奇安法内利的户头。噢，猎魔士先生，感谢您，万分感谢。这么一座地窖，漂漂亮亮，砌成圆的，而且还朝北，不会太干也不会太湿，正好就是储存葡萄酒该有的环境，却因为那头恶心的怪物而不能用。您自己也瞧见了，我们当初不得不把那间地下储藏室整个砌起来，但那怪物还是有办法进到里面……呸、呸，天晓得它是从哪儿来的……搞不好就是从地狱来的……」

「由凝灰岩冲刷出来的洞穴里，就是会有一堆怪物。」列那·德布瓦—弗伦一脸聪明地开示。

他和猎魔士在一起已经一个多月，而这已经够让他这样一个好听众学到许多东西。「这很简单，有凝灰岩的地方就有怪物。」

「是啦，不管这凝灰岩是什么，」玛拉特斯塔刮了他一眼。「可能是有关系啦，不过大家都说是因为我们的地下储藏室和一些很深、很深的地洞连在一起，直通地心。我们那里有很多这种地窖与洞穴……」

「远的不说，在我们的地底储藏室下面就有。」黑色落腮胡的波美若葡萄园管理人搭了腔：「那些地窖有几里长，没人知道会通到哪，想一探究竟的人都是有去无回，而且也有人在那底下见过可怕的怪物。事情好像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向您提桩买卖……」

「我知道您想向我提的是什么买卖。」猎魔士不带感情地说：「我接受。我会去您的地下储藏室好好检查一番，看我在那里找到什么，我们再来谈费用。」

「您不会吃亏的。」大胡子向他保证着。「呃……呃……还有一件事……」

「您说吧，我在听。」

「是有关那个魅魔的事，就是每天晚上都来找男人、折磨他们的那个……开明的公爵夫人托您杀掉的那个……我想，根本没有必要把她给杀了。这梦魇又不会妨碍到谁……对，她有时候是会来……稍微吓吓人……」

「不过她只会找成年人。」玛拉特斯塔快速插话。

「对，您说到了我心坎里的话，兄弟。就是这样，魅魔不会碍到人，而且最近好像根本没听到有人提她的事，好像猎魔士先生您真的吓到她了。所以说，去找她有什么意义呢？再说，先生，您又不是为了钱才做事。要是您有缺什么的话……」

「我在奇安法内利的锅行户头里，」杰洛特端着一张棺材脸说：「是可以有点东西汇进去，作为猎魔士的退休基金之用。」

「就这么办。」

「那么魅魔那颗金发脑袋上一根毛都不会少。」

「那我们就告辞了。」两名葡萄园管理人起了身。「您好好用餐吧，我们不妨碍您了。今天过节，是我们这边的传统，而在我们投散特这里，传统是……」

「神圣不可侵的，我知道。」杰洛特说。



隔桌又开始算命，喧哗吵闹了起来，这次他们算的叫「尤洌」，用的是几颗由麻花圈面包里松软的部分，和着吃

完的鲤鱼刺揉成的小球。他们在算命的时候猛灌酒，让酒馆主人和一干女侍像滚水里冒的泡泡一样，不停端着酒壶来回跑。

「这大名鼎鼎的魅魔，」列那一边说着，一边为自己又加了些卷心菜：「替你开了头，让你在投散特接了一整串令人难忘的契约。那次之后，你的生意进展也就快多了，而你也没办法把客户赶走。不过有趣的是，我想不起来头一个给你案子的是哪个葡萄园管理人……」

「那时候你不在场，是觐见公爵夫人后的两天。话说回来，觐见公爵夫人的时候你也不在。」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那次是私下接见。」

「最好是私下接见。」杰洛特不屑地说：「当时在场的至少有二十人，而且还没算上那票和雕像一样不会动的宫廷侍从、还没成年的侍童，以及让人闷得慌的小丑。闻起来和看起来都像个糖果师傅的内侍乐高夫也在那二十个人里面，还有几个被金链子压到直不起身的权贵，以及几个看起来像参事又或者是法官的黑衣人。我们在卡耶米可微地认识、家徽是公牛的那个男爵也在。当然，还有芙琳吉拉·薇果，她和公爵夫人的关系显然很好，」

「还有我们这一票人，包括穿男装的米尔娃。哈，我说我们这票人，这说法不对，亚斯克尔不和我们一起，亚斯克尔，或者又叫什么子爵的他，大剌剌坐在仁慈的尖鼻子安娜·痕莉夜塔殿下右边，花枝招展得像只孔雀似的，就像个真正的男宠。」

「安娜莉夜塔、芙琳吉拉和亚斯克尔是唯一坐着的人，其他人都只准站着。不过我还是很庆幸，至少没有人要我跪，」

「还好，公爵夫人耐心地把我的故事听完，很少打断我。当我向她报告完与德鲁伊的对话后，她紧紧握住双手，看起来十分担心，十分真诚到一种夸张的地步。我知道这听

起来矛盾到不行，但相信我，列那，她就是这样。」



「天哪！天哪！」公爵夫人安娜·痕莉夜塔紧握住双手，说：「杰洛特先生，您这话让人好担心呀。咱们说这话是认真的，咱们现在心里好难过。」

她吸了下尖鼻子，伸出了一只手，而亚斯克尔马上把一条绣了缩写字母的细薄麻绢帕子放上去。公爵夫人用帕子轻轻擦过两颊，避免碰花妆容。

「天哪！天哪！」她又说了一次。「所以德鲁伊对希里的事一无所知？他们没办法帮助您？难道您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这趟路走的全是枉然？」

「绝对不会白费。」他笃定地答道：「我承认自己确实指望能从德鲁伊那里得到明确的讯息或指引，就算是用最笼统的方式也行，好让我明白希里为什么会成为他人如此迫切捕捉的对象。然而，德鲁伊没办法，又或者不想帮助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确实什么讯息也没得到。不过……」

他顿了一下，不是为了要营造气氛，而是思忖自己可以在这场觐见上掏出多少真心。最后，他冷冰冰地说：

「我知道希里还活着。她应该是受了伤，而且一直都没有脱离险境，但是还活着。」

安娜·痕莉夜塔叹了一声，再度拿起帕子拭脸，并紧紧按住亚斯克尔的上臂。

「咱们发誓会帮助您、支持您。」她说：「您想在投散特留多久就留多久。因为您要知道，咱们以前常去琴特拉，与芭维塔是朋友，咱们认识、也喜欢当时的小希里。杰洛特先生，咱们全心全意支持您。如果有需要，咱们的学者和天文学家都会帮您，咱们的图书馆和文件室都会为您敞开。您一定得找到点蛛丝马迹，找到某种指引或线索，好让您能往正确的道路去，而咱们相信，您一定可以找到。您不要匆

忙，不要急就章。您想的话，可以留在这里。咱们很欢迎您在这里作客。」

「谢谢您的爱护与怜悯，殿下。」杰洛特鞠了个躬。「不过我们稍事休息后，便会继续上路。希里始终身处险境，而我们也是。要是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那么危险不只会扩大，还会开始危及爱护我们的人，就连寻常的局外人也会遭受威胁，这是我绝对不能允许的事。」

公爵夫人沉默了一段时间，像在抚摸猫儿一样，摸着亚斯克尔的前臂。最后，她终于开口：

「您这番话非常高尚，也很有道理，不过您没有必要担心。追杀你们的那群歹人已经让咱们的骑士一网打尽，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尤里安子爵已经把事情都说给咱们听了。要是有谁胆敢让您心烦，也会有同样的下场。您有咱们保护、照顾。」

「您的好意我铭记在心。」杰洛特又一次鞠躬，犯疼的膝盖让他在心里咒驾，但咒骂的理由并不完全因为这样。「只是，尤里安子爵有些事忘了向您说，而我不能允许自己就这样保持沉默。没错，从贝尔哈文一路追杀我，最后在卡耶米可微地让您的英勇骑士团击败的那群歹人，是货真价实的恶徒集团，但他们的衣着颜色属于尼夫加尔德。」

「那又怎样呢？」

就是如果尼夫加尔德人可以用二十天拿下亚丁，那你的这个小公国只要花他们二十分的时间就够了。杰洛特心里如是想着，但说出口的却是：

「现在还在打仗，在贝尔哈文和卡耶米可微地发生的事，可能会被解读成后方叛变，而这通常会导致大军压境。在战争的时候……」

「战争显然已经结束。」她截断他的话：「针对这个问题，咱们给咱们的表亲恩菲尔·法·恩瑞斯写过信，交给他一份

备忘录，要他立刻为这场毫无意义的流血事件画下休止符。战争一定已经结束了，局势也一定已经平静了。」

「现实的情况似乎不太像。」杰洛特冷声应道：「亚鲁加河对岸依旧刀光剑影，烽火连天，血流成河。目前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战事已进入尾声。是我的话，会说情况恰好相反。」有一瞬间，他后悔说了这些。

「怎么会？」公爵夫人的鼻子似乎又更尖了，而她的声调也转为凶恶严厉：「我没听错吧？战争还在持续？这件事为什么没人告诉咱们？特伦伯莱部长？」

「殿下，我……」身上戴金链的那群人中，有名男子跪地结巴说：「我不想……让您担心……烦恼……殿下……」

「侍卫！」公爵夫人大叫：「把他带去塔里！特伦伯莱先生，您已经玩完了！玩完了！内侍总管！秘书长！」

「遵命，开明的……」

「叫咱们的办公室马上发一封严正的抗议信给咱们的表亲尼夫加尔德大帝。咱们要求他马上、立刻放弃动武的念头并恢复和平，因为战争与纷争都是不好的东西。纷争会导致毁灭，而和谐能带来助益！」

「仁慈的殿下，您所言极是。」整个人像糖霜一样白乎乎、貌似糕点师的内侍总管瑟瑟说道。

「各位男士，你们还在这里做什么？咱们已经下了命令！快点，快去做！」

杰洛特暗暗看了下四周，在场大臣个个面如硬石。由此可见，像今天这种事在这座宫殿里并非什么新鲜事。他在心里做了决定，从这一刻起，不管公爵夫人说什么，自己都绝对要同声应和。

安娜莉夜塔用帕子轻轻擦过鼻尖，然后朝杰洛特笑了笑，说：

「诚如您所见，您的顾虑已烟消云散。您没什么好担心

的，可以在咱们这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是的，仁慈的殿下。」

在这一片沉默中，可以清楚听见树皮甲虫在某个历史悠久的家具里发出的声音，以及远处庭院里马夫对马儿的高声咒骂"

「杰洛特先生，咱们对您有一个请求。」安娜莉夜塔打破了这片沉默：「这是对猎魔士的请求。」

「是的，殿下。」

「这是投散特里众多贵族女士的请求，也是咱们的请求。这里的居民一直饱受黑夜怪物的折磨。有个恶魔——幽灵、魅魔——会化身成举止不知羞耻到咱们都不敢形容的女子形态，在这里不断骚扰大家守德而忠贞的丈夫。她会在夜里找上门，做出无耻荒淫、恶心变态之举。这些事咱们碍于礼教，实在说不出口。您是行家，一定知道咱们在说什么。」

「是的，殿下。」

「所以投散特的女性向您请求，希望您为这恶心之事画下句号。咱们也代她们向您请求，并向您保证会让您见识到咱们的慷慨。」

「是的，殿下。」

□

安古兰在宫殿的花园里找到猎魔士与吸血鬼，两人正一边散步，一边低调交谈。

「你们不会相信，」她喘着气说：「你们不会相信我要说的事……不过这都是真的……」

「说吧。」

「列那·德布瓦—弗伦，就是那个棋盘游侠骑士，正跟其他游侠骑士排队去找公爵夫人的总管。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他要领这个月的月薪！我和你们讲，那个队伍排到有弓箭射程一半那么长，而且他们身上各种纹章都有，看得我眼睛都花了。我问列那这是在做什么，他说就算是游侠骑士，也会有肚子饿的时候。」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你在开玩笑吗？游侠骑士出任务是为了高贵的使命！不是月俸！」

「这两样并不冲突。」吸血鬼雷吉思十分认真地说：「我是说真的，相信我，安古兰。」

「相信他，安古兰。」杰路特不带感情地说：「别再在宫殿里乱跑，没事找事。去陪米尔娃。她现在心情很糟，不该独处。」

「这倒是真的。阿婶大概那个来了，因为她的脾气坏得和什么一样。我想」

「安古兰！」

「我在走了啦。」

杰洛特与雷吉思在一座花坛前停了下来，上头的千叶玫瑰已微微枯萎，然而他们没能聊得太久，一名穿着赭色高雅大衣的男子便从温室后头现身。

「两位好。」来人点了点头，用尖顶貂皮帽拍了拍膝盖。「能不能请两位好心地告诉我，你们当中哪位是名唤杰洛特的猎魔士？在业界赫赫有名的那位？」

「我就是。」

「我是简恩·卡提隆，投里奇拉堡葡萄园的管理人。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葡萄园很需要一名猎魔士。我想确定的是，好心的您会不会想……」

「什么事？」

「是这样的，」卡提隆开始述说：「因为这场天杀的战

争，来我们葡萄园的买家少了很多，我们存货变多，酒桶也开始不够放。我们本来想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在城堡底下还有一大片相通的地窖，而且一个比一个深，大概可以直通地心。我们在投里奇拉底下也找到一些比较小的地窖，里头漂漂亮亮，而且好心的老天爷啊，还砌得圆圆的，不会太干也不会太湿，拿来储酒可以说是再适合不过……」

「然后呢？」猎魔士按捺不住道。

「结果有只不知道是哪门子的怪物在那些地窖里晃来晃去，好心的老天爷啊，一定是从地心深处跑出来的。两个人被它烧到见骨，还有一个被它弄瞎；因为它，就是那只怪物，先生，会吐一种腐蚀液……」

「蚀骨毒蛛。」杰格特一语道出：「也叫作毒液蛛。」

「哎呀呀。」雷吉思笑道：「卡提隆先生，您瞧瞧，您可是遇上了行家呢。这么一个行家，可以说是天上掉下来给您的。您已经去找过本地那些鼎鼎有名的游侠骑士了吗？公爵夫人手下有一大票这样的骑士，而这种任务不就正是他们的专长，也是他们之所以会在这里的原因啊。」

「不是这样的。」葡萄园管理人卡提隆摇了摇头。「他们会在这里的原因，是保护商道、林道跟隘口，因为要是商人进不来这里，那我们大家都会拎起包袱离开这里。再说，那些大无畏的骑士是很强悍，但只在马上。要他们进到地底下，门儿都没有！还有就是，他们的价……」

他突然打住，闭上了嘴，脸上的表情就像是有个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嘴很大——不过他的嘴事实上没那么大就是了。

「价码都很高，」杰洛特帮他把话说完，语气甚至没有特别毒辣。「好心人，你要知道啊，我的价码更高。这是自由市场，也是自由竞争，是我的话，订了契约，就会下马进地底下去。您好好考虑吧，不过别花太多时间，因为我不会在投散特逗留太久。」

「你真是让我意外。你体内的猎魔士突然觉醒了吗？你要接契约？要去杀怪物？」葡萄园管理人才一离开，雷吉思如此说。

「我自己也吃了一惊。」杰洛特坦白回应：「一股无法解释的冲动就这么驱使着我，让我想也不想就反射性地回答了。我会想办法脱身，不管他开价多少，我永远都可以嫌不够，就算他开再高也一样。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吧……」

「先等一下。」吸血鬼用眼神示意他。「我觉得，你好像又有客人上门了。」

杰洛特喃喃咒骂了声。两名骑士沿着条柏树小径朝他走来，前头的那个他一眼便认了出来，因为不可能会有人把那雪白罩衫上的一大颗公牛头和其他纹章搞错。第二名骑士是个高个子，灰发，一张高贵的方脸像是从花岗岩上挖下来的，湛蓝的长衫上有两个半的鸢尾金十字。

两名骑士停了下来，与他们保持规定该有的距离，并鞠躬行礼。杰洛特与雷吉思也鞠躬回礼，然后四人都按礼俗要求的那样保持沉默，直到心脏跳动了十次。

「两位先生请容我引荐，」公牛头介绍着：「这是帕尔梅林·德劳恩法男爵。而我呢，两位先生或许记得，人称……」

「德沛拉克—裴兰男爵，我们怎么可能忘记。」

「我们有事找猎魔士先生。」德沛拉克—裴兰道出来意：「是有关……这么说好了，专业的事。」

「请说。」

「我们想私下谈。」

「我和雷吉思先生之间没有任何秘密。」

「但是两位先生肯定有。」吸血鬼笑道：「因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去瞧瞧那边那座可爱的小亭子，那想必是座沉思亭。德沛拉克—裴兰先生……德劳恩法先生……」

三人互相行了礼。

「两位请说吧。」杰洛特打破沉默，压根不想等心脏跳到第十下。

「是和魅魔有关……」德沛拉克—裴兰压低声音，面有惧色地看向四周。「呃，就是在这种暴雪之夜会来的东西，公爵夫人和各家夫人小姐托您消灭的那个。她们答应给您很多钱去杀那鬼魅吗？」

「抱歉，这是商业机密。」

「当然。」鸢尾十字骑士帕尔梅林·德劳恩法搭了腔：「您的态度确实有理。的确，我很担心我要提的事会侮辱了您，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猎魔士先生，您推掉这个委托吧。您别去暗算魅魔，放过她吧。别和那些女士说，也别和公爵夫人说，我以名誉起誓，我们投散特的男士所出的价码，一定会高过那些女士。我们慷慨的程度绝对会让您吃惊。」

「这个提议，」猎魔士冷冷地说：「跟『侮辱』确实相去不远。」

「杰格特先生。」帕尔梅林·德劳恩法一脸坚定而认真。「我会告诉您，为什么我们敢提出这样的建议。有这么一个谣传，说您只杀有威胁性的怪物。是真正具有威胁性，而不是凭空想象或防患未然的那种。因此，请容许我这么说，魅魔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威胁，也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是，她是会进入人类的梦境……但也只是偶尔……也有那么一丁点磨人……」

「不过只对成年人。」德沛拉克—裴兰补充道。

「要是投散特的女士们得知这场谈话，」杰洛特一边看着四周，一边说道：「她们不会开心的，相信公爵夫人也一样。」

「我们完全同意您的说法。」帕尔梅林·德劳恩法低声

说：「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没有必要唤醒沉睡的狮子。」

「你们在这边找家矮人银行替我开户头，然后让我看看你们的慷慨有多令人吃惊。」杰洛特的话说得又轻又慢：「话先说在前头，要让我吃惊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我们会尽力而为。」德沛拉克—裴兰骄傲地说。

雷吉思在双方行礼道别后便回来。想当然耳，这一切全都进了他那吸血鬼耳朵里。

「现在，想必你也会拿『反射性的应答』和『无法解释的冲动』来解释刚才的事，不过银行开户这件事要脱身可就难了。」他说，脸上没有笑容。

杰洛特的视线飘向上方，飘过了，呃，那些柏树的顶端。

「天晓得，我们说不定会在这里待上几天。」他说：「如果考虑到米尔娃的肋骨，说不定不只待上几天，也许是几个礼拜？所以，要是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可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也不是坏事。」

□

「所以奇安法内利的户头是这么来的。」列那·德布瓦—弗伦点头说道：「哎呀呀，要是公爵夫人知道这件事，少不了要来一场职位变动，换张新的人事版图。哈，说不定我也能升职。说真的，这人生来呢，就不是当抓耙子的料，还真是可惜了。现在跟我说说那场鼎鼎大名的盛宴吧，我本来巴望着能好好去吃一顿、喝一场的！他们却派我去边境看守，去那边吹冷风，淋雨淋个不停。哎，算了、算了，骑士的命就是这样……」

「在参加那场众所瞩目的盛大宴会之前，」杰洛特开始述说：「先是一连串艰难的准备工作。米尔娃躲到了马厩里，我得把她找出来，得说服她希里和几乎整个世界的命运

都取决于她的出席，还得强迫她穿上裙装。然后，我要逼安古兰发誓，说她的举止会像个高贵的仕女，尤其不能说『操你妈』和『狗屁』。等我们终于都准备好，打算喝杯葡萄酒休息一下的时候，那个浑身散发糖衣味、狗眼看人低的内侍总管乐高夫却出现了。」



「我必须点出一件事。」乐高夫开始用鼻子说话：「根据古礼，公爵夫人殿下的餐桌上不能容许身分卑微之人占有任何席位，不能有人因为自己被分配到的位子而感到羞辱。然而，我们投散特这里对古时的传统与习俗遵守得更加严谨，而根据这些习俗……」

「请您直接说重点吧，先生。」

「明天的宴席我得根据宾客的头衔和身分安排座位。」

「当然。」猎魔士严肃地说：「我这就和您说明。我们当中？头衔、身分最尊贵的，就是亚斯克尔。」

「尤里安子爵大人的身分尊贵非凡，」内侍总管把下巴抬得老高地说：「而此等身分之人，会坐在公爵夫人殿下的右边。」

「当然。」猎魔士给了同样的响应，表情严肃得像尊雕像。「那么，他没向您说明我们的身分地位吗？」

「他只说，」内侍总管清了清嗓子，「几位先生小姐正在进行一项匿名骑士任务，至于各位真正的名字、家徽与头衔之类的细节，因为各位都立了誓言，他便不敢透露了。」

「正是如此，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呢？」

「但我终究得为各位安排席次啊！各位在这里作客，而且还是子爵大人的同伴，所以我帮各位安排的位子也会比较靠近主位……和诸位男爵一起。不过诸位男士及小姐的身分地位不可能全都一样，大家平起平坐这种事从来就没发生过。要是诸位当中有人的地位或出身较高，那就该坐得靠近

主位一点，离公爵夫人近一些……」

「他是伯爵。」猎魔士闻言，马上指向一旁的吸血鬼，而后者正专心欣赏占了几乎整个墙面的挂毯。「不过请您别张扬，这是秘密。」

「我明白。」内侍总管震惊得差点站不住脚。「根据古礼……我会让他坐在诺儿尔娜伯爵夫人的右边。她的出身高贵，是公爵夫人的婶婶。」

「这样的安排，不管是您还是公爵夫人的婶婶，必当不会后悔。」杰洛特的表情有如石像。「不论是他的举止或谈吐，都无人能出其右。」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么说。至于您，来自利维亚的先生，就坐在可敬的芙琳吉拉小姐旁边，传统的规定是这样，您在酒桶节上抬了她，您就是……呃……她的骑士，意思差不多是这样……」

「我明白了。」

「那就好。哦，伯爵大人……」

「什么？」刚从绣了巨人与独眼巨人打斗场景的织锦前转回身的吸血鬼，有些讶异。

「没什么、没什么。」杰洛特笑了笑。「我们不过在聊天。」

「这样啊。」吸血鬼点了点头。「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注意到挂毯上的这个独眼龙，带着大头棒的，请看一下他的两只脚板。我想不用讳言，这两只都是左脚。」

「确实如此。」内侍总管乐高夫毫不讶异地表示同意。「博克勒城堡里有更多这种挂毯，而绣这些画的名家是位真正的大师，不过也非常爱喝酒。艺术家就是这样。」

□

「时间差不多了。」猎魔士如是宣布，避开几名女孩的

目光，她们手里端着葡萄酒，正从算命那桌走来。「我们走吧，列那。把帐算一算，上马去博克勒吧。」

「我知道你急着去哪。」骑士露出了一口白牙。「别担心，你的绿眼小姑娘正等着你呢。现在才刚过半夜，讲讲那场宴会的事吧。」

「我会讲给你听，我们上路吧。」

「那就出发吧。」



桌子排成了巨大的马蹄形，这画面让人直直想到秋天已近尾声，冬季即将到来。在一碗又一碗、一盘又一盘堆叠成山的菜肴中，就属用各种名堂烹煮而成的野味最引人注目。有大猪腿、鹿大腿及鹿小里肌，用肉酱片、肉冻片及粉色肉片做成的各式冷盘，并以野菇、小红莓、李子抹酱与山楂汁装饰出浓浓秋味。餐桌上还有当令秋禽——装盘精美、翅尾皆具的黑琴鸡，松鸡与雉鸡，烧烤而成的珠鸡、鹌鹑、鹧鸪、野鸭、鸥鸟、榛鸡与槲鸫。另有田鸫这般货真价实的精致美味，不经分切，整只烧烤，因为这些个小鸟儿的肚子里，可都塞满了杜松子这味天然佐料。餐桌上看得见的还有从山湖捕来的鳟鱼、梭鲈、江鳕肝和狗鱼肝，而绿色的点缀则有莴苣及晚秋生菜，这种生菜在必要之时，甚至可以自霜雪之中采掘。

朵朵花卉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槲寄生。

坐在这张尊爵宴桌的正中央，也就是马蹄弯曲处，是公爵夫人安娜莉夜塔及她最为尊贵的宾客，而巨大银盘上放的则是晚宴装饰。由胡萝卜花、对剖的柠檬与朝鲜蓟心组成了一个三叶草图形，中央有条小体鲟长眠，而鱼背上则有只单脚站立的苍鹭，其高扬的长喙上还衔着一枚金环。

「我以苍鹭起誓。」德沛拉克—斐兰高声喊道，并起身举起酒杯。、这人猎魔士很清楚是谁——他就是纹章上有个

公牛头的男爵。「我以苍鹭起誓，会捍卫骑士的荣誉，并用名誉担保，发誓不管在任何人面前，绝对不会、永远不会退让一步！」

这段宣誓赢得了热烈欢呼，之后众人便开始用餐。

「我以苍鹭起誓！」另一名骑士出声喊道，两撇上翘的胡子宛如扫帚，自信尽显、「我发誓，直到流尽身体里的最后一滴血，都会捍卫边境与仁慈的安娜·痕莉夜塔殿下！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我发誓会在盾牌画上苍鹭，并且隐姓埋名，以白鹭骑士之称号，匿名出战一年！祝仁慈的公爵夫人殿下身体安康！」

「祝公爵夫人身体安康！事事顺心！万岁！公爵夫人长命百岁！」

安娜莉夜塔微微点了点顶着钻冠的螓首，向众人道谢。她身上的钻石多到光是走过，就能将玻璃刮花。她身旁坐的是一脸蠢笑的亚斯克尔，再过去一点，是坐在两名贵妇中间的艾墨·雷吉思。他身上穿着黑长衫，看起来像个吸血鬼。他为两名贵妇服务，陪她们谈天，而她们则一脸痴迷地听他述说。

椭圆形大盘上盛着一片片白梭吻鲈排，上头还有香芹装饰。杰洛特端起大盘，为坐在他左手边的芙琳吉拉·薇果布菜。芙琳吉拉穿了紫锻裙装，襟口搭配一条做工完美的紫水晶项链，她一边透过两帘黑色睫毛观察他，一边举起酒杯，露出一个谜样的笑容。

「杰洛特，敬你的健康。我很高兴我们两人的位子被安排在一起。」

「话别说得太早。」他也报以一抹微笑，因为他的心情基本上也还不错。「宴会才刚开始。」

「正好相反宴会已经开始够久了，所以你可以赞美我了。我还要等多久呢？」

「你真是美得让人心花怒放。」

「等等、等等，说话别那么露骨！」她笑着他，但他却誓自己所言不假。「照这种速度，我都不敢想象到了宴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呢。你还是从……嗯……和我说我的裙装很有品味，还有我很适合紫色开始吧。」

「你很适合紫色。但我得坦言，我最喜欢你穿白色衣裳。」

他看见她祖母绿眼中的挑战，但他不敢接受。他的心情还没好到那种地步。

卡希和米尔娃两人被安排到相对的席次。卡希坐在两名似是男爵千金的贵族女子中间，她们年纪很轻，不断高声喳呼。陪伴弓箭手的则是一名年纪较长的骑士，那人浑身散发阴霾的气息，沉默得像块石头，脸上有着明显的水痘疤痕。

至于安古兰则坐得又再过去了些，在一群年轻的游侠骑士中间带头喧闹。

「这是什么？」她举起一把尖端导圆的银刀，扯开嗓门嚷道：「刀尖是钝的？他们是怕我们拿刀开始互捅还怎样？」

「这种刀子，」芙琳吉拉解释道：「在博克勒这里从卡萝莉娜·罗贝尔塔，也就是安娜莉夜塔的祖母时代起就开始用了。当年的宴席上，宾客总用刀子剔牙，这动作让罗贝尔塔几乎要疯了，可是尖端导了圆的刀子就没办法拿来剔牙了。」

「是没办法。」安古兰表示认同，并调皮地挤眉弄眼。「幸好，他们还给了叉子！」

她假装把叉子放进嘴里，却在杰洛特凶恶的目光下打住，坐在她右边的骑士用假音咯咯大笑，杰洛特端起一盘鸭肉冻为芙琳吉拉添菜。他看见卡希分身乏术，忙着满足两位男爵千金的需求，而她们则一脸梦幻地看着卡希。他看见那

票年轻骑士争着对安古兰献殷勤，抢着为她布菜，对她说的每个蠢笑话都笑得一个比一个大声。

他看见米尔娃盯着桌巾，有一下没一下地剥着面包。

芙琳吉拉似乎一直在读取他的思绪。

「你那个不多话的同伴运气不太好。」她把身子倾向他，压低音量说：「不过呢，宴会桌上就是这样。德塔斯大马男爵不来宫廷礼仪那一套，也没有舌灿莲花。」

「这样说不定还比较好。」杰洛特小声回应：「要是对方老把宫廷礼仪挂嘴上就糟了。我很了解米尔娃。」

「你确定？」她快速看了他一眼。「说不定你只是把自己的标准套在她身上？而且还是残忍的标准？」

他没有回应，反倒是为她斟起酒来，认为是时候厘清某些事情了。

「你是名女巫，对吧？」

「对。」她承认，把心中的讶异掩饰得极好。「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可以感觉得到你的气场。」他没有解释得太多：「再说，我是行家。」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先把事情说清楚，我可没有打算要欺骗任何人。不过，我也没有义务到处宣传我的职业，或是戴上尖帽子、穿上黑斗篷。何必让孩子们被我吓到呢？我有隐藏身分的权利。」

「我完全同意。」

「我之所以会在博克勒，是因为这里有一座不是全世界最大，就是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我是指，除了大学图书馆以外，不过各大学都不太愿意让人碰他们的书架，而在这里，我是安娜莉夜塔的亲戚兼好友，想做什么都可以。」

「真是令人羡慕。」

「接见典礼上，安娜莉夜塔提出书册里也许会有对你有用的情报。别因为她那戏剧性的强烈情绪表达而放弃，她这人就是这样。至于你会在书里有新发现这点，这样的可能性确实不能排除。哈，的确非常有可能，只要知道在找什么、去哪边找就够了。」

「的确，就这么简单。」

「你所述说的故事的确很令人感动，让人打从心里想和你说说话。这当中的原因我可以想见。」她微微眯起了眼睛，说：「你不信任我，对吧？」

「要不要再来点松鸡？」

「我以苍鹭起誓！」马蹄形桌末端的一名年轻骑士站了起来，并用对桌一名女宾递来的饰带绑住一眼。「我发誓，一天不把来自切尔弯特萨隘口的掠夺者杀个精光，就不把这个带子拿掉！」

公爵夫人气派非凡地点了点头，表示认同，而她头上的那顶宝冠也因钻石的碰撞而发出声响。

杰洛特本来指望芙琳吉拉不会再挑起话题，但他错了。

「你不相信我，也不信任我，」她说：「这等于是狠狠刺了我两刀。你不只怀疑我会真心帮你，也不相信我能帮得上你。哦，杰洛特！你可真是把我的骄傲与高昂的斗志完完全全践踏在脚底下了。」

「你听我说……」

「不！」她举起刀叉，看似借此恫吓他。「不要狡辩了，我受不了爱狡辩的男人。」

「那哪种男人你才受得了？」

她眯起双眼，手上的刀叉依旧当匕首拿，蓄势持发。

「那我得列好长一张清单，」她缓缓说道：「而我不想拿这些琐事烦你。我只说一样——排在清单前几名的，就是

那种随时准备为所爱之人去世界尽头，无所畏惧，无视风险与危险的男人，而且就算看似成功无望，也绝不放弃。」

「那清单上剩下的还有哪些？」他忍不住问道：「你中意的男人还有哪些？该不会也都是疯狂的人吧？」

「要是没有混合得恰到好处的修养与疯狂，」她慧黠地将头一偏。「怎么称得上是真正的男子气概呢？」

「各位女士、先生，各位男爵、骑士！」宫廷总管乐高夫站了起来，双手高举一个巨大的酒杯，朗声说道：「依古礼，请容我举杯祝贺，愿开明的公爵夫人安娜·痕莉夜塔殿下身体健康！」

「祝公爵夫人健康、幸福！」

「万岁！」

「公爵失人长命百岁！万岁！」

「现在呢，各位女士、先生，」总管将酒杯放下，以宫廷礼仪的手势朝仆从挥了挥手，说：「现在……大怪物！」

一道烤制而成的菜肴被送了进来，厅内顿时香味四溢。这盘美馔巨大无比，得要四名仆人用一种类似轿子的东西来扛。

「大怪物！」列席的宾客皆高声欢呼：「万岁！大怪物！」

「该死的，怎么又是怪物？」安古兰大声道出不安：「我一定要先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不然绝对不吃。」

「那是驼鹿。」杰洛特解释道：「烤驼鹿。」

「而且不是什么普通的驼鹿。」米尔娃清着嗓子搭话：「这头公鹿有七策那尔重。」

【注：策那尔(cetnar)，重量单位，约为一百公斤。】

「是驼鹿，七策那尔又四十五磅。」坐在她旁边的麻脸阴郁男爵哑声说道，这是从宴会开始以来，头一次从他口中

吐出字句。

这或许是今夜交谈的开端，但弓箭手却红了脸，将目光死盯在桌巾上，再度剥起面包。

然而，杰洛特把芙琳吉拉刚才的话放在心上。

「莫非是男爵大人您让这头公鹿倒地的？」他问。

「不是我。」麻子脸出声否定，「是我的侄子，他是个射击好手，不过我得说，这是男人的话题……请见谅，没有必要让女士感到乏味……」

「他用的是哪种弓？」米尔娃问道，目光依旧钉在桌巾上。「想必不会是七十寸那种不中用的弓。」

「复合弓，用的是红豆杉、金合欢与梣木，并以肌腱贴合。」男爵缓缓答道，看得出心中颇为讶异。「弦耳有两弯，拉力七十五磅。」

「那拉距呢？」

「二十二寸。」男爵说话的速度越来越慢，似乎是将字一个一个吐出来。

「的确是张好弓。」米尔娃平静地说：「用这种弓，就算距离百步，也能让公鹿倒下。前提是射箭的人得是真正的好手。」

「我，」男爵的声音粗哑，听来似乎有些受伤：「能在二十五步之距，射中野鸡。」

「二十五步的距离，」米尔娃抬起了头，说：「我连松鼠都能射中。」

男爵清了清嗓子，赶忙为弓箭手添上食物和飲料。

「拿到一张好弓，」他喃喃道：「就是成功了 一半，不过我这么说吧，箭的质量也同样重要。也就是说，请您姑且听听，高贵的小姐，照我的看法，这箭呢……」

「祝仁慈的安娜·痕莉夜塔殿下身体健康！祝尤里安·德莱

腾霍子爵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万岁！」

「……而她把屁股凑给他。」安古兰又为另一桩愚蠢趣闻做了结尾，年轻的骑士皆哄堂大笑。

奎林男爵与尼库男爵张着大嘴听卡希叙述，他们的眼睛闪耀异彩，两颊也涨成红色。坐在桌子中央处的一票贵族，全都在聆听雷吉思高谈阔论。就算是拥有猎魔上等级听力的杰洛特，也只能在一片喧嚣中听见只字片语，不过他还是听出是与幽灵、斯奇嘉、魅魔和吸血鬼有关的事。雷吉思拿着一支银叉比画，表示对付吸血鬼最有效的工具是银和十字弓，就算是轻轻一碰，都能对吸血鬼造成致命伤害。那大蒜呢？仕女们问道。大蒜也很有效，却是个令人伤脑筋的道具，雷吉思坦言道，因为太臭了。

小厅里的乐队用古斯列琴与笛子奏出轻柔旋律，特技表演人员使出精湛功力表演耍杂技、抛球与吞火。弄臣努力插科打诨，但与安古兰比起来却是天壤之别。之后，来了一位驯熊师和一只大熊，但大熊只顾自己开心，在地板上留下「黄金」。安古兰顿时情绪低落，失了兴致——要和这样的对手比，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尖鼻子的公爵夫人突然因男爵中的某一人而暴怒，而那人也为了自己一句不可饶恕的话语失了宠，被押送到高塔。这事似乎没多少人关心——除了会因此受益升官的人。

「有疑心病的先生，别那么快离开这里。」晃着酒杯的芙琳吉拉·薇果出了声：「虽然你恨不得马上离开，却是白费心机。」

「请别读取我的思绪。」

「抱歉，那些思绪太过强烈，我不自觉就读了。」

「你一定不知道这句话我听过几次了。」

「你一定不知道我知道多少。来吧，把朝鲜蓟吃完，这

是好东西，对心脏有益。心脏对男人来说，可是重要的器官。以重要性来说，排名第二呢。」

「我以为修养和疯狂是最重要的。」

「心灵质量应当伴随身体的状态，这样可以达到完美的境界。」

「没有人是完美的。」

「这不能当作理由，应该要努力尝试才对。你知道吗？我可能要请你拿那些松鸡给我。」

她把盘中的鸟儿切割成块，动作又快又猛，让猎魔士不禁抖了起来。

「别那么快离开这里。」她说：「第一，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第二，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会威胁你……」

「当然，你说的对极了。」他忍不住回了话：「尼夫加尔德人会因为公爵夫人办公室所发出的严厉声明而瞻怯，就算他们敢冒险，那些以苍鹭起誓、眼睛绑了带子的游侠骑士，也会把他们从这里赶出去。」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会威胁你。」她又说了一次，不理会他的讽刺。「投散特一般被认为是童话里的王国，既可笑又不真实。而且作为一个葡萄酒产地，这里永远都处在兴奋、发酒疯的状态。这样一个地方，没人会认真看待，却能拥有特权。毕竟这里产的是葡萄酒，而大家都知道，少了葡萄酒，生命就没了意义。所以，投散特里没有任何一个特务、间谍或特勤探员来去，也不需要军队，只要有一票遮掉一只眼睛的游侠骑士就够了。没有人会攻打投散特。从你的表情看来，我好像没有取信于你？」

「完全没有。」

「那就遗憾了。」芙琳吉拉眯起双眼。「我喜欢凡事做到底。我受不了留下事尾或不上不下，轻描淡写也不行。正因如此，我要告诉你，富勒可·阿尔特维勒得，也就是列得布

鲁内的执政以为你已经死了。一群逃犯向他密告你们所有人都被德鲁伊活活烧死。富勒可只能把这整件事压下来，免得爆发丑闻。话说回来，这和他也有利害关系，会牵涉到他自己的职场生涯。就算你还活着的消息传到了他那里，一切也已经太晚了。他在报告里提交的那个版本，到那时候已经生效。」

「你知道得挺多的。」

「我从来未曾隐瞒。所以，关于尼夫加尔德会追来的理由已不成立，而其他能说服你尽快离开的理由并不存在。」，

「有趣。」

「却真实。从投散特有四道隘口能出去，分别通往四海。你会选哪一边？那群德鲁伊女子什么都没告诉你，也不想和你合作，而山里的那个精灵又消失无踪……」

「你知道的确实很多。」

「这我们刚刚已经确认过了。」

「而你很想帮助我。」

「而你拒绝我的帮助。你不相信我动机纯正，你不信任我。」

「听着，我……」

「别解释了，再吃点朝鲜蓟吧。」

一旁又有人拿苍鹭起誓。卡希不断赞美两个男爵千金。安古兰已经微醺，嗓门大到整个宴会厅都听得见。关于弓与箭的话题让麻脸男爵活了起来，直直对米尔娃大献殷勤。

「来，高贵的小姐，请用点野猪肉做的火腿。呃，我这么说吧……它们在我的那些庄园里，把田搞得乱七八糟，我这么说吧，简直把那里当成窝了。」

「喔。」

「那里时不时会有野猪一对一相斗，重量大概都在三策那尔左右……随时都是打猎的好季节……要是高贵的小姐你希望的话……我们可以，我这么说吧，一起去打猎……」

「我们不会在这里待那么久。」米尔娃有点怪异地用请求的眼光看向杰洛特。「尊贵的先生请见谅，因为我们还有比打猎更重要的事要做。」

瞧见男爵的脸色转为阴霾，她又赶紧补上：「不过我真的很想跟先生您一起去打那黑畜生。」

这话让男爵的脸上立刻绽放出光彩。

「要是不打猎，」他兴致勃勃地说：「那至少让我请你到我那儿坐坐吧。到我的住所来。我给你看鹿角，有掌型和树枝型的，我这么说吧，野猪的獠牙与利齿……」

米尔娃把目光钉在了桌巾上。

男爵拿起盛有田鸫的盘子，为她添了一些，然后倒了杯葡萄酒。

「请您见谅。」他说：「我不是宫廷里的人，不知道怎么讨好人，这种宫廷的场面话我不太会说。」

「我，」米尔娃咳了一声。「是在森林里长大的，懂得欣赏沉默。」

芙琳吉拉在桌下找到杰洛特的手掌，并用力握住。杰洛特看向她的眼睛，无法猜出她眼中想掩盖的是什么。

「我相信你。」他说：「我相信你的出发点是真心的。」

「你没说谎？」

「我以苍鹭起誓。」

□

城里的守卫一定是趁尤冽节这个机会，好好大醉了番，因为他走路的样子摇摇摆摆，斧枪不断撞到路边的招牌。他

扯开嗓门宣告已经十点，还因此打了个嗝，不过其实早就已经过了午夜。

「你自己去博克勒吧。」当他们走出酒馆后，列那·德布瓦—弗伦无预警地说：「我要留在城里。明天见，再会啦，猎魔士。」

杰洛特知道骑士在城里有相好的女子，而那女子的丈夫时常会到外地做生意。他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件事，因为男人跟男人不谈这种事。

「再会了，列那。把斯可芬顾好，免得发臭了。」

「现在很冷。」

确实很冷。巷道皆空荡而黑暗。月光洒在屋顶上，将挂在屋檐的冰柱照得晶亮，却照不进窄巷深处。小鱼儿的马蹄在路砖上响亮敲着。

小鱼儿，猎魔士丁边驱着马儿往博克勒去，一边在心里想着。这匹劲瘦的栗色母马是来自安娜·痕莉夜塔的礼物，也是来自亚斯克尔。

他赶着马儿加快脚步，开始驰骋。

□

晚宴过后，他们再度在早餐桌上碰面。猎魔士一行人通常在城堡的厨房里用早餐，不知为何，他们在那里总是很受欢迎。那里的汤锅、煎锅或烤架上，总是有现成的热食给他们吃，总是有面包、猪油、培根、吉士和醋渍红菇，也少不了一、两壶当地知名酒庄的红酒或白酒。

他们总是去那里，从他们待在博克勒的这两个礼拜以来都是这样。杰洛特'、雷吉思、卡希、安古兰和米尔娃，只有亚斯克尔在别的地方用早餐。

「他是人家帮他把和了渣的猪油直接端到床上！」安古兰评论道：「而且还要向他深深一鞠躬！」

杰洛特很相信这个说法，认为实情就是这样，而他今天就打算去验证一下。



他在骑士之厅找到亚斯克尔。诗人头上戴了胭脂红贝雷帽，大得像一整块发酵面包，身上穿的也是同色系的紧身上衣，上头还用金线绣了华丽图样。他坐在一张三弯腿的扶椅上，膝上放着鲁特琴，不经心地点着头，回应周遭的仕女、宫臣对他的赞美。

所幸，放眼望去，未见安娜·痕莉夜塔的身影。于是，杰洛特毫不迟疑地打破礼节，大步往前迈去。亚斯克尔立刻瞧见了他。

「各位尊贵的先生、女士，请让我们两人独处。」他出声发言，以十足的皇家派头挥了挥手。「侍仆也一样请离开！」

他拍了拍手，掌声未尽，骑士之厅里便只剩下他们两人、盔甲、壁画，还有仕女留下的浓浓粉味。

「就这样把他们赶走，这游戏真不错，对吧？」杰洛特评论道，口气中并未带有夸张的恶意。「只要像统治者那样给个手势，像揽权者那样皱一下眉头，就能下达命令，这感觉一定很好。看着他们像龙虾一样往后退，在你面前哈腰，这游戏真不错，对吧？当宠的先生？」

亚斯克尔皱起眉头。

「你有什么具体的事要说吗？」他酸酸地问：「还是只想耍嘴皮？」

「我有非常具体的事要说，具体到不能再具体了。」

「那就说吧，我听着呢。」

「我们需要三匹马，给我、卡希和安古兰，另外还要两匹马。全部加起来就是三匹骏马和两匹备骑。这备骑嘛，嗯，就算是两头骡子也行，上头要装满干粮和饲料。对你的

公爵夫人来说，你应该值得了这些吧，嗯？但愿你对她的服侍有这个价值？」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亚斯克尔没有看着杰洛特，而是为鲁特琴调起了音。「唯一让我讶异的就只有你的迫切。我会说，你那愚蠢的嘲讽也让我同等讶异。」

「你很讶异我这么迫切？」

「我就跟你说个明白。十月即将结束，天候明显转差。没两天，隘口那边就会下起雪来。」

「而你很讶异我这么迫切。」猎魔士点了点头。「不过你说得好，这提醒了我一件事——再帮我们准备保暖的衣物，要皮草。」

「我以为，」亚斯克尔缓缓地说：「我们会在这里等冬天过去，会留在这里……」

「你想要的话，就留下。」杰洛特不假思索地打断他的话。

「我是想要。」亚斯克尔突然站了起来，将鲁特琴搁到一旁。「而且我会留下。」

猎魔士抽了口气，声音清晰可闻。他没有开口，只盯着挂毯，那上头呈现的是巨人与龙对战的情景。巨人稳稳站开两只左脚，奋力想折断龙的下颌，而那龙看来也非善类。

「我要留下来。」亚斯克尔重复道。「我爱安娜莉夜塔，而她也爱我。」

杰洛特依旧保持沉默。

「你们会有你们的马。」诗人说：「我会命人为你准备纯种的母马，当然，名字会取作小鱼儿。你们会得到装备、粮食和温暖的衣物。不过，我诚心建议你等到春天，安娜莉夜塔……」

「我没听错吧？」猎魔士总算找回声音。「我的耳朵没

骗我吧？」

「其他方面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你的耳朵好得很。」亚斯克尔粗声粗气地说：「我再说一次，我们是相爱的，我和安娜莉夜塔。我要留在投散特，跟她在一起。」

「以什么身分？情人？男宠？还是公爵夫人的配偶？」

「正式的法定地位对我来说基本上可有可无，但我不能排除任何一种可能，就算是婚姻也一样。」亚斯克尔坦承道。

杰洛特再度沉默，专注研究着巨人与龙的对战。最后，他终于开口：

「亚斯克尔，要是你喝醉了，那就醒一醒。要是你没喝，那就喝个够。到那时候，我们再来谈。」

「我不太懂你为什么这么说。」亚斯克尔皱起了眉头。

「你好好想一下吧。」

「要想什么？我和安娜莉夜塔的关系让你这么恼怒吗？又或者，你想对我的理智喊话？省省吧，这件事我已经想清楚了安娜莉夜塔爱我……」

「那你听过这样一句话吗？」杰俗特打断他：「皇家的恩宠是骑在七彩马上。就算你的那个安娜莉夜塔不是荡妇，不过别怪我直话直说，在我眼里她就是个荡妇，看起来……」

「看起来怎样？」

「只有在童话故事里，公主才会跟乐师在一起。」

「第一，」亚斯克尔开口道：「就算是像你这样的乡巴佬，一定也听过贵贱通婚这种事。要我把历史上，从古至今的例子都说给你听吗？第二，你可能会感到惊讶，我再怎样都不会是贵贱通婚里的后者。我的家族德莱腾霍是源自……」

「我在这边听你说，却是越听越不可置信。」杰洛特再度打断他，心里起了气愤。「在这里胡说八道的人，真是我的朋友亚斯克尔吗？我所知道的那个现实主义者亚斯克尔，突然开始活在幻想世界里？张开你的双眼吧，白痴。」

「喔，是吗？」亚斯克尔一字一字地迸出：「这种角色互换多有趣啊。我是个瞎子，而你则是突然成了细心敏锐的观察者。通常，这情况是反过来的。有趣了，是什么东西我没注意到，但你却看到了，嗯？根据你的说法，我应该张开眼睛看什么呢？」

「最起码看看你的公爵夫人。」猎魔士咬牙切齿地说：「她从小是个被宠坏的孩子，长大以后变成被宠坏的女人，傲慢、爱唱反调。看着吧，现在的你身上有新鲜事让她着迷，她才会对你抛媚眼，一旦来了新乐师，带来更新、更让人着迷的新故事，她马上就会把你扔到一边。」

「你所说的话很没水平，也很粗鲁。我希望，你自己也清楚这点？」

「我很清楚你一点也不明白。你疯了，亚斯克尔。」

诗人沉默了下来，抚摸着鲁特琴的琴颈。等他再度开口，已过了一小段时间。

「我们从布洛奇隆出发，」他缓缓说起：「踏上漂泊的任务，承担疯狂的风险。我们投身一点成功机会也没有的癫狂旅程，去追寻海市蜃楼。但是我，杰洛特，没埋怨过任何一句。我从来没有说过你是疯子，没有嘲笑过你，因为你的心里有爱和希望，它们引领你走向这场疯狂的任务。话说回来，我也是。但是我已经追到了海市蜃楼，我很幸运，我的梦境成真，我的梦想实现。我的任务已经结束。我找到那难以寻找的东西，而我打算保存它，这样叫作疯狂吗？要是我放开手，舍弃这样东西，那才叫作疯狂。」

杰洛特也如亚斯克尔先前那样，沉默了许久。最后，他终于开口：

「这的确很有诗意，很难有人能与你匹敌。我已经无话可说，你的论述打败了我。我得说，那些论述个个铿锵有力。再会了，亚斯克尔。」

「再会了，杰洛特。」



宫殿里的图书馆确实很大，至少比骑士之厅大上两倍，而且屋顶是玻璃做的，所以十分明亮。然而，杰洛特怀疑这也是这里会让人在夏天热得发疯的缘故。

书架与层柜之间的走道又窄又狭，他走得十分小心，以免把哪本书给碰掉，也得随时跨过叠在地上的书落。

「我在这里。」一道声音传入耳中。

图书馆的中央部分消失在成堆成落的书海之中，其中有好一部分只是单本、单本躺在地上，或堆成一座又一座的小丘，没有丝毫秩序。

「杰洛特，这里。」

他走进书本堆成的峡谷与沟壑间，找到了她。

地上满是散落的各家典籍摇篮本，她就跪在其中，将书本一一整理归类。她身上穿的是件低调且轻便的连身灰裙，为了方便做事，裙摆微微拉高。杰洛特认为这一幕异常诱人。

「别被这里的一团乱给吓着了。」她一边说着，一边用前臂抹去额上的汗珠，因为她戴着薄丝手套的两只手上都沾满了灰尘。「现在这里正在进行盘点分类，不过我要求他们暂停一下，好自己一个人待在这图书馆里。我受不了工作的时候有陌生人在背后盯着看。」

「抱歉，我该离开吗？」

「你不是陌生人。」她微微瞇起眼睛。「你的视线……会让我感到舒服。别这样站着，来这边吧，坐在这堆书

上。」

他在一本对开的《世界大观》上坐了下来。

「出乎意料的是，」芙琳吉拉用手快速比了一圈。「这团乱七八糟竟让我的工作变简单了些。我本来可能会一头埋进平常都搁在最底下，让不动如山的书堆给牢牢压住的厚重套书里。多亏公爵夫人的图书馆员千辛万苦移开书堆，某些寥若晨星的珍贵书稿才能重见天日。瞧，你有看过这种东西吗？」

「《黄金镜》？我看过。」

「抱歉，我忘了，你看过的可多了。我这是在夸奖你，不是贬损。那你再看看这个，这边，这套是《诸王录》。我们就从这套开始，好让你能了解你的希里究竟是谁，她的身体里流的究竟是谁的血……你知道吗？你的脸比平常还要臭，为什么？」

「亚斯克尔，」

「说吧。」

他开始述说事情始末，芙琳吉拉则跷脚坐在书堆上聆听。

「唉，」等他说完后，她叹了口气道：「我承认自己看过这类的事。安娜莉夜塔老早就表露出陷入爱河的样子。」

「陷入爱河？」他不屑道：「这该不会是小姐您的想象吧？」

「看来，」她用犀利的眼光看着他：「你不相信真诚而纯净的爱？」

「我的信仰正好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他打断道：「也和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重点是亚斯克尔跟他那愚蠢……」

他突然打住，不再那么肯定。

「爱情就像是肾绞痛。」芙琳吉拉缓缓地说：「只要一天不发作，你根本想象不到那是怎么回事。就算有人跟你说了，你也不信。」

「的确好像是这么回事。」猎魔士同意着。「不过，这当中还是有分别。理智挡不了肾绞痛，也治不了肾绞痛。」

「爱情会嘲笑理智，而这也是其魅力与美丽所在。」

「该说是愚蠢所在。」

她站起身，一面脱下手套，一面朝他走近。她的双瞳在睫毛的遮掩下，又黑又深。她身上散发的味道是龙涎香、玫瑰、图书馆里的灰尘、残破不堪的古纸、红色防腐染料、印刷用的颜料与墨水，以及用来杀鼠的杀鼠剂。这股综合气味跟春药几乎无关，所以能发挥功用才更显奇怪。

「你不相信冲动这种事？」她的话音变了：「不相信有猛烈的吸引力存在？不相信两颗依循轨道前进的火球会对撞在一起？不相信事情的变化能急转直下？」

她伸出双手触碰他的肩膀，而他也做出同样的回应。两张脸孔彼此受到吸引，渐渐靠近，气氛暧昧，充满张力。两张嘴唇的结合也同样小心而谨慎，好似深怕会吓着某个十分、十分容易受惊的物体。

之后，两副身躯撞在了一起，事情的发展急转直下。

他们跌进一堆对开本大小的书籍中，而那些大型书本在他们的体重冲击下，散落满地。

杰洛特将鼻子埋进芙琳吉拉的领口中，紧紧将她抱住，并抓着她的一边膝盖。他把她的裙子推到腰上，但周遭的各式书本却不断碍事，当中也包括了充满复杂精细的华丽首字母与袖珍插画的《先知的生活》，以及《痔疮》这本有趣但具争议性的医疗书籍。猎魔士把书本推到一旁，急切扯开她的裙装，芙淋吉拉配合地拱起臀部。

她的上臂被某个东西扎到，回头一看，是《给女性看的

生产技巧研究》，遂赶紧看往反方向，免得触了楣头。《硫磺温泉》，的确，越来越热了。接着，她的眼角瞥见被其枕在脑后的一本敞开的书本扉页。《论必然之死》。这本更好，她想。

猎魔士极力与她的内裤奋战。她再次抬高臀部，但这回只有微微地，好让这动作看似不经意，而不是为了邀请对方才给的帮助。她不认识他，不知道他对女人会怎么反应；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假装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女人，优于坦荡表现自己喜好的那些；不知道如果那内裤得费他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脱下，会不会让他因此失了兴致。

然而，猎魔士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情愿的迹象。可以说，恰好相反。芙琳吉拉见时机已经成熟，热情如火地将两腿一分，撞倒了一落书本和籍册，书籍顿时如雪崩般向他们涌来。封面采用拓印书皮的《抵押权法》抵住她的臀部，而有黄铜装饰的《史料汇编》则压在杰洛特的手腕旁。杰洛特转瞬评估了下形势，并加以利用，把一小本厚重的书籍摆到了适当的位置，芙琳吉拉顿时尖叫出声，因为抵住她的那东西又冰又冷，但她很快适应。

她大大叹了口气，松开猎魔士的头髪，摊开双臂，左手抓了本《投影几何》，右手则是《爬行动物与两栖动物图鉴》。杰洛特按着她的髋部，无意识地踢倒另一堆书，但他太忙了，没时间理会一本本慢慢往他掉的精装大书。芙琳吉拉一边断断续续地吟叫，一边把头埋入书页中。论必然……

书本窸窸窣窣地移动，浓浓的积尘味扑鼻而来。

芙琳吉拉尖叫一声，但猎魔士没有听见，因为她的两条大腿紧紧夹住了他的双耳。他把身上碍事的《战争史》和《拥有幸福生活所需的科学》扔开，急切地与她裙装上半部的精巧钮扣及钩扣奋战，从下到上，不由自主地读着每本书的封面、书背、封面内页插画和标题页。芙琳吉拉的腰下是《完美农夫》。在她胁下，离一对小巧迷人的挺立胸房不远

的，是《论无用而刚愎的领主》，而枕在她肘下的，则是《是经济还是简单分析——财富的创造、分配和使用》。

当他嘴唇来到她的颈上时，他见看了《论必然之死》，而两手则来到了《领主志》的附近……芙琳吉拉发出了一个难以归类的声音——不是尖叫，不是呜咽，也不是叹息。

书架纷纷晃动，一落落的书本也摇摆、倒塌，像是大地震后残余的石堆。芙琳吉拉尖叫一声。一只白渡鸦从架上砰然掉落，那是《场景面具与喜剧人物》，接着掉下来的是《骑乘基本口令合集》，连带把阿特瑞的洋所写的那本有美丽图案装饰的《纹章学》也给拖了下去。猎魔士呻吟一声，大脚一伸，踢倒好几堆书。芙琳吉拉再度尖叫，声音又响又长，一只鞋跟撞掉了《全年所有日子中的沉思或冥想》，那是一本有趣的无名氏著作，不知为何到了杰洛特背上，杰洛特不断抖着身躯，读着她肩头上方的那本书，而不管他想不想，都知道了《论必然之死》这本书的作者是阿尔贝图斯·里吾司博士，出版人是琴特拉学院，而负责印刷的是印刷大师约翰·孚罗奔二世，那年是柯尔贝特国王陛下统治的第二年。

在这一片良久的寂静中，只有时不时传出的移书声与翻页声。

怎么办？芙琳吉拉在心里想着，同时用手掌懒懒碰着杰洛特的身侧，以及《思索事物的本质》的坚硬书角。要向他提议吗？还是等他开口？免得他以为我是个随便、不害臊的人……

但要是他不开口怎么办？

「我们走吧，去找张床。」猎魔士提议，口气有些嘶哑。「如此对待书籍可是天地不容。」

□

当时我们找到了床。任凭小鱼儿在公园小道上奔驰的杰洛特心里如是想着。我们在她的房里，在她的内室里找到了

床。我们像疯子一样地做爱，不能自已，饥渴难耐，无法餍足。就像行了多年的独身主义一般，就像要防范独身主义再度找上门来，所以预先把情欲都宣泄个够一般。

我们聊了许多事，聊了一些平凡至极的事实，聊了 一些非常美丽的谎言。不过这些谎言虽然是谎言，却不是以欺骗为目的而罗织出来的谎言。

他快速奔驰，将小鱼儿直接驱往覆着白雪的玫瑰花坛，并逼母马起步飞越。

我们做爱，也聊天。而我们的那些谎言也越来越美丽，越来越虚假。

两个月，从十月到尤冽节。

两个月，疯狂、痴迷、猛烈的爱恋。

小鱼儿的马蹄在博克勒宫殿庭园里的地砖上敲出了闷响。

□

他快速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走廊，无声无息，没被人听见，也没被人看见。不管是岗位上手持斧枪、聊着闲话好杀时间的守卫，或是打着瞌睡的仆人与侍童，都没有人察觉。当他经过一座又一座烛台时，上头的烛火也没有丝毫晃动。：

他离宫殿的厨房颇近，却没有进到里面，没有加入里头正在享用一小桶酒与热食的同伴。他站在暗处，听着他们的谈话。

说话的人是安古兰。

「这他妈的真是个着了魔的地方，这一整个投散特，这一整座山谷都被一种魔力给罩住了，尤其是那座宫殿。亚斯克尔让我意外，猎魔士让我意外，现在可能也轮到我了，我觉得有东西压着肚子……呸，我也中招了……哎，我和你们讲这些干嘛？我跟你们说，我们离开这里吧，越快越好。」

「去跟杰洛特说。」米尔娃说：「去跟他说。」

「是啊，去跟他谈。」卡希说，语气颇为讽刺。「他老在女巫的床第和猎杀怪物间来来去去。他这两个月来就一直在这两件事之间穿梭，好忘记一切，你要在这中间抓住一丝空档，才能逮到他的人。」

「你自己才是，」安古兰不屑道：「只有在公园跟各家男爵千金玩套圈圈的时候，才找得到人，哎，没什么好说的，这地方着了魔，这一整个投散特都着了魔、雷吉思晚上都不知道跑去哪，阿婶有她的麻脸男爵……」

「死丫头，闭上你的嘴！还有，别再叫我阿婶！」

「好了，好了！」雷吉思调停道：「两个丫头，你们别吵了。米尔娃、安古兰，你们就和好吧。团结才是力量，内哄只会坏事。就像公爵夫人殿下，也就是这个国家、宫殿、面包、猪油和小黄瓜的主人对亚斯克尔说的那样。谁还要酒？」

米尔娃重重叹了口气。

「我们已经窝在这里太久、太久了！跟你们说，我们每天闲闲没事待在这，快变废人了。」

「说得好。」卡希说：「说得非常好。」

杰洛特小心翼翼地后退，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像只蝙蝠一样。

□

他快速走过一条又一条走廊，无声无息，没被人听见，也没被人看见。不管是守卫、仆人或侍童，都没有察觉。当他经过一座又一座烛台时，上头的烛火也没有丝毫晃动。一旁的鼠辈听见他的动静，纷纷扬起长着胡须的嘴巴，举起前脚，不过它们没有被吓跑，它们知道他是谁。他常常走这边。

内室之中，充满魅力、魔力、龙涎香、玫瑰与女子之梦

的气息，但芙琳吉拉并未就寝。

她在偌大的庞上坐下，把被子扔到一边，那模样令他着迷，也令他着魔。

「你终于来了。」她缓缓地说：「你一点都不关心我，猎魔士。把衣服脱了，快过来这里。快点，动作快点。」

□

她快速走过一条又一条走廊，无声无息，没被人听见，也没彼人看见。不管是在岗位懒懒聊着闲话的守卫、打着瞌睡的仆人或侍童，都没有察觉。当她经过一座又一座烛台时，上头的烛火也没有丝毫晃动。一旁的鼠辈听见她的动静，纷纷扬起长着胡须的嘴巴，高举前脚，用一团团的黑眼珠观察着她。它们没有被吓跑，它们知道她是谁。

她常常走这边。

□

博克勒宫里有一条走道，走道尽头有个房间，而这房间的存在，没有任何人知道。不管是当前的城堡统治者安娜莉夜塔公爵夫人，或是城堡的第一位主人，也就是她的曾曾曾祖母阿德玛儿塔公爵夫人，甚至是将这座建筑大肆翻修的建筑师——鼎鼎大名的彼得·法拉蒙达，以及根据法拉蒙达的设计和指示动工的那群砖匠师傅，都不知道。是啊，就连众人以为对博克勒的一切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宫廷内侍乐高夫，也不晓得有这么一条走道和房间。

那条走道和房间有一道十分强大的幻影掩饰，知道的只有这座宫殿的最初建造者——精灵。后来，当精灵离去，投散特成了公国之后，知道的就只有一群与公爵一家有所关联的少数巫师。其中，有幻术十分高强的明暗术大师阿勒托里吾斯·薇果，以及他那对幻术特别有天分的年轻侄女——芙琳吉拉。

芙琳吉拉·薇果快速走过博克勒宫里一条又一条的走廊，

无声无息。她来到两根饰有爵床叶的圆柱之间，在一面墙前停了下来。一道低声念出的咒语与快速比出的手势，让这道原是幻影的墙面快速消失，露出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走道。在这条走道的底端有扇让幻影遮蔽的门，而在那扇门后面，是一个黑暗的房间。

房里，芙琳吉拉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启动隔空交谈器。椭圆形镜面转为雾白，然后射出光线，照亮了她的所在，也照出黑暗中一张张挂在墙面上、积了厚重灰尘的古老织毯。镜里出现了一间沉浸在微妙明暗对比之中的巨型大厅、一张圆桌，以及坐在桌前的一群女子。她们总共有九个人。

「薇果小姐，我们洗耳恭听。」菲丽芭·爱哈特说：「有什么新消息？」

「很不幸的，」芙琳吉拉清了清嗓子后说：「没有。从我们上次隔空交谈到现在，没有，甚至连对方一丁点扫描的企图都没发现，」

「真是不妙。」菲丽芭说：「老实说，我们原本指望薇果小姐能有什么发现。那么，至少告诉我们……猎魔士已经平静下来了吗？薇果小姐有办法把他留在投散特，至少让他待到五月吗？」

芙琳吉拉·薇果沉默了 一会儿。她一点都不打算向女巫会提起在最近的两周里，猎魔士两次把她叫成叶奈法，而且是在她想尽办法从他口中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不过，女巫会有权向她要求真相。坦白。和有根有据的结论。

「不。」她总算回答：「到五月大概没办法，不过我会尽可能把他留住。」

第三章完

换形怪，隶属数量众多的史崔吉佛美斯家族，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名称，例如变形怪、千貌妖 、化形魔物、旋体魔或幻面妖。关于它就只有一件事好说——其邪恶程度简直令人无法置信。不管是外表或习性，我们皆不予以记录，因为我实话告诉你们，没有必要把笔墨浪费在怪物身上。

——《自然史》

第四章

孟特卡佛堡的圆柱厅里飘着一股混合的气味，那是老旧的木镶板、融化的蜡烛及十种香水。那是坐在橡木圆桌前，扶手雕有狮鹫头像的椅子上，十位女性所使用的十种特选香水。

芙琳吉拉·薇果看见自己的正对面坐了特莉丝·梅莉戈德，她穿着一件天蓝色连身裙，领口高高扣至锁骨。坐在特莉丝身旁，笼罩在阴影中的是凯拉·梅兹，其耳上两只由黄水晶多面切割而成的大耳环，在她的每个动作下都反射出千道光芒，煞是引人注目。

「薇果小姐，请继续说下去。」菲丽芭·爱哈特催促道。「我们想快点知道事情的结果，好尽快订定接下来的步骤。」

这次的菲丽芭异于往常，没有佩戴任何珠宝，朱砂色裙装上只别了块大型浮雕缠丝玛瑙。然而光是这样，就足以让芙琳吉拉猜出端倪，知道这块宝石浮雕是来自何人的馈赠，而那人的相貌又是如何。

席尔·德唐卡维勒坐在菲丽芭隔壁，她穿了一身黑，只靠闪烁微光的钻石点缀。马格丽塔·老克斯安提列身穿栗色缎面服装，戴了没有任何宝石装饰的厚实金饰；而莎宾娜·葛雷维席格则戴了她最爱的缟玛瑙项链、耳环及戒指，和她眼珠、服装的颜色十分搭配。

与芙琳吉拉靠最近的，是比邻而坐的两名精灵女子——法兰西丝·芬妲芭儿与依达·艾曼·阿波·希芙内。虽然来自山谷的雏菊今天的发型与胭脂红裙装不像以往那样华丽炫目，头冠与项链上也少了红宝石，却仍然保有她一贯的王家气势。依达·艾曼则是穿着带有秋天气息的薄纱与棉纱，如此轻柔飘

逸，就连暖气的轻微流动，也能让那衣料如海葵般舞动。

阿西蕾·法·阿娜西得一如近来给人的印象，散发着低调却出众的优雅气质。在领口颇为保守的合身墨绿裙装上，这名尼夫加尔德女巫只用一条金链子，以及单颗单颗的镶金祖母绿原石点缀。精心修护过的指甲上，搽着色调很深的绿，让她的整体造型非常谐调，完完全全就是女巫特立独行的写照。

「我们在等着呢，薇果小姐。」席尔·德唐卡维勒提醒道。「时间不等人。」

芙琳吉拉清了清嗓子。

「那时到了十二月。」她开始诉说。「先是尤冽节，然后是新年。猎魔士的心情也平静许多，不再每次开口就提到希里。猎杀怪物成了他的例行公事，似乎也占去了他的全部心神。嗯，或许不是全部……」

她突然打住，觉得好像在特莉丝·梅莉戈德那双湛蓝的眼睛里看见了嫉妒，不过这或许只是反射在她眼里的摇曳烛光。正在把玩宝石浮雕的菲丽芭发出了冷哼。

「薇果小姐，请不必如此谦虚。我们都是自己人，都是女人，知道性爱除了给人带来欢愉外，还有怎样的作用。如果有必要，我们这里所有人也都会使用这种手段。请继续。」

「即使他白天维持骄傲、自大、不漏半点口风的表象，但夜里却是由我摆布。他对我毫无保留，完全臣服在我的魅力之下，我得说，以他的年纪，可算是鞠躬尽瘁了。在那之后，他会入睡，枕在我肩上，把双唇留在我的胸房当成是种替代，寻找他从未体验过的母爱。」

这一回，她很确信那不是烛火反射。好，来吧，妳们嫉妒吧，她心想。妳们就好好嫉妒我吧，因为我的确有值得妳们嫉妒之处。

「他完完全全臣服在我的魅力之下。」她又说了一次。

□

「杰洛特，回床上来。该死，现在天还没亮啊！」

「我和人有约，得去波美若。」

「我不想你去波美若。」

「我和人约好了，给了承诺。那边的葡萄园管理人会在大门等我。」

「你那些打怪生意全都又蠢又没有意义。你想靠杀溶洞里的恶心怪物证明什么？你的男子气概？我知道有更好的办法。来吧，回床上来。别去什么波美若，至少别那么急着走。葡萄园管理人可以等，说到底，那个什么管理人算哪根葱？我想跟你做爱。」

「抱歉，我没空。我和人约好了。」

「我想跟你做爱！」

「要是妳想陪我用早餐，最好现在就开始穿衣服。」

「你大概已经不爱我了，杰洛特。你已经不爱我了吗？回答我！」

「穿这件珍珠灰的洋装，镶了水貂皮的这件，跟妳很相配。」

□

「他彻底臣服在我的魅力之下，达成我的每个要求。」芙琳吉拉重复道。「我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当然相信。」席尔·德唐卡维勒的声音听来格外没有温度。「请继续。」

芙琳吉拉将握住的拳头凑到唇边，咳了两下。

「问题在于他的那些同伴，」她说。「那个叫作队伍

（Hanse）的乌合之众。卡希·马芙·狄福林·阿波·凯罗一直盯着我看，希望想起我是谁。不过任他想到涨红脸，也不可能想起来，因为我待在达伦狄福林，也就是他祖先的家传城堡时，他大概才六、七岁。米尔娃是个看起来十分傲气、无所畏惧的女孩，却被我两次撞见躲在马厩角落里哭。安古兰是个没定性的孩子。还有雷吉思·特契高佛，这个人我看不透。他们这一整群人对他的影响力，是我没办法消除的。」

好啦，好啦，她心想，妳们别把眉挑得那么高，也不用撇嘴。等着吧，我还没说完呢，妳们马上就会听到我成功的地方。

「每天早上，」她说：「这群人都会在博克勒堡地下层的厨房碰面。不知道为什么，大厨很喜欢他们，总会为他们准备吃的，而且东西之丰富、味道之好，让他们早餐常常吃上两、三个小时。我和他们吃过很多次，杰洛特也一起，所以我知道他们谈的事通常有多荒谬。」



厨房里有两只母鸡踩着细瘦鸡爪四处走逛，一只黑的，一只有着老鹰般的花斑。它们盯着用餐的一行人，啄食掉在地板上的碎屑。

这些人一如每日早晨，在宫殿的厨房里碰面。不知为何，大厨很喜欢他们，总是为他们准备美食。今天是炒蛋、裸麦浓汤、炖茄子、兔肉抹酱、熏半鹅、白香肠配甜菜泥，再加上好几块扁轮状的羊酪。所有人都吃得津津有味，除了猛嚼舌根的安古兰。

【注一：裸麦浓汤，是以发酵裸麦为基底所制的波兰家常汤品，呈白色浓稠状，味道带酸。通常会加入波兰香肠与水煮蛋一起食用。】

【注二：熏半鹅，以去骨带皮的半边鹅胸肉，先腌后熏而成的波兰传统菜肴，为古时贵族美馔。】

「我跟你们说，我们在这里开间妓院。等我们把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就回到这里开妓女户。我已经打探过了，这里什么都有，光是做头发的就有九间，药铺有八间，但勾栏院只有一间，而且还破破烂烂的。我告诉你们，那只能叫厕间，不是勾栏院，根本不是对手。我们来开间豪华的妓院，就买间有几层楼的屋子，带院子的……」

「安古兰，拜托妳行行好。」

「……只接待尊贵的客人。我来当老鸨。我告诉你们，我们会赚大钱，可以过得像贵妇一样。到最后，我会被选为城里的议会成员，到那时候，我一定不会少了你们的好处，因为要是他们选我，我就会选你们，你们都还来不及搞清楚状况时，就会……」

「安古兰，我们刚刚已经拜托过妳了。这块面包抹肉酱拿去，快吃吧。」

现场维持了短暂的宁静。

「杰洛特，你今天要去打什么？会很棘手吗？」

「目击者的描述互相矛盾，」猎魔士将脑袋从盘子上方抬起。「所以，要嘛是蜘蛛脚普利斯，会很棘手。要嘛是毛脚燕，中等难度，也可能是马蝇虫，普通难度。又或者，这会是非常简单的工作，因为怪物最近一次被目击的时间，已经是去年收获节的事了。那怪物可能已经离开波美若，搬到大老远去了。」

「希望如此。」芙琳吉拉啃着鹅骨头说，

「亚斯克尔最近怎样？」猎魔士突然问道。「我太久没见到他了，都只靠城里传唱的讽刺诗才知道他的消息。」

「我们知道的和你差不多。」雷吉思抿着嘴笑。「只知道我们的诗人和安娜莉夜塔公爵夫人殿下的关系，已经好到甚至能纵容自己在外人面前，大胆用绰号称呼她。他叫她是『小伶鼬』。」

「这绰号取得好！」塞了满嘴食物的安古兰说。「那个公爵夫人殿下的鼻子确实像伶鼬，而且我还没提到牙齿呢。」

「没有人是完美的。」芙琳吉拉瞇起了眼睛。

「亘古不变的真理。」

黑母鸡与花母鸡壮大了胆，竟啄起米尔娃的鞋子，弓箭手一脚将它们赶开，咒骂了声。

杰洛特已经盯着她好一阵子，在这一刻，他做出了决定。

「玛丽亚。」他的声调认真，甚至严肃。「我知道我们聊天的内容很难算得上是什么正经事，开的玩笑也很难笑，不过妳用不着摆出一张臭脸。发生什么事了吗？」

「对啊，一定有事发生了。」安古兰说。杰洛特用严厉的眼神示意她闭嘴，但来不及了。

「你们又知道什么？」米尔娃猛然站起，差点没撞倒椅子。「你们又知道什么了，啊？你们全都下地狱算了！你们所有人、所有人都不关我的屁事，懂不懂？」

她抄起桌上的马克杯一飲而尽，然复毫不迟疑地砸到地上，摔门跑了出去。

「事情很严重……」安古兰过了一会儿才开口，但这回是吸血鬼让她噤了声。

「事情非常严重，」他说：「但我没想到我们的弓箭手会有如此极端的反应。通常是被拒绝的一方才有这种反应，而不是拒绝的那一方。」

「该死，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杰洛特上了火气。「嗯？有没有人愿意透露给我听，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阿马地斯·德塔斯大马男爵。」

「那个麻脸猎人？」

「就是他。他向米尔娃求婚了，在三天前打猎的时候。他从一个月前就一直邀她去打猎……」

「打一场猎，」安古兰大咧咧地亮出两排牙齿。「花了两天时间，而且晚上是在他的打猎小城堡里度过，你们懂吧？我敢用我的人头担保……」

「闭嘴，小丫头。雷吉思，你说。」

「他诚心诚意、正正式式向她求了婚。米尔娃拒绝了，而且似乎是用挺激烈的方式。男爵虽然看起来很理性，像个无所谓的毛小子接受了对方的拒绝，却马上负气离开博克勒，而米尔娃从那时起便一直闷闷不乐。」

「我们在这里待太久了。」猎魔士喃喃道：「太久了。」

「瞧瞧这话是谁说的？」一直到此刻都没开过口的卡希说。「瞧瞧这话是谁说的？」

「抱歉。」猎魔士站了起来。「这件事等我回来再说。波美若葡萄园的管理人在等我，而准时是猎魔士应有的礼节。」



在米尔娃大动作离去、猎魔士退场后，余下的人在一片静默中继续用着早餐。两只母鸡——一只黑的，一只有着老鹰般的花斑——怯怯踩着细爪在厨房里走动。

最后，拿面包皮沾抹盘子表面剩余酱汁的安古兰，抬眼看向芙琳吉拉，说：「我有个麻烦……」「我明白。」女巫点了点头，「这没什么好怕的。妳上一次月事是什么时候？」

「妳在说什么啊？」安古兰猛然跳了起来，吓跑了两只母鸡。「我讲的麻烦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跟这完全不一样的事！」

「那就继续说吧。」

「杰洛特想把我留在这里，自己继续上路。」

「噢。」

「他说不能让我碰到危险，」安古兰哼道：「还讲了一堆类似的废话。可是我想跟他走……」

「噢。」

「不要打断我好吗？我想跟杰洛特走，跟他一起，因为我只有跟他在一起，才不用怕自己又会被那个独眼富勒可逮到，可是在这投散特里……」

「安古兰，妳说再多也是无谓。」雷吉思打断了她。「薇果小姐虽然听着，却是心不在焉，她的心神全让猎魔士要走这件事给震慑住了。」

「噢。」芙琳吉拉又发出同样的叹息，瞇起眼睛，将头转向他。「特契高佛先生，您这么大发慈悲所说的是什么事呢？猎魔士要离开？那他是什么时候要离开？我能否知晓呢？」

「或许不是今天，或许不是明天，但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而且不会冒犯到任何人。」吸血鬼用和煦的声音答道。

「我并不觉得被冒犯。」芙琳吉拉冷冷答道。「当然，如果您指的是我的话。说回妳的事吧，安古兰，我一定会跟杰洛特好好谈谈离开投散特的事。我向妳保证，猎魔士会知道我在这件事上的看法如何。」

「是啊，当然。」卡希嗤笑。「我怎么早就知道芙琳吉拉小姐您会这么说呢？」

女巫盯着他看了许久，最后终于开口：

「猎魔士不该离开投散特。只要是为他好的人，都不该怂恿他这么做。还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让他过得这么舒适？他在这里的生活极其奢华，有怪物要打，而且还靠此赚了不少钱。他的伙伴与战友受到统治这里的公爵夫人喜爱，而公爵夫人本身对他也青睐有加，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会在人

房里作怪的魅魔。就和所有生在投散特里的小姐一样，安娜莉夜塔对猎魔士的存在感到无比欣喜，因为魅魔就这么突然地不再作怪。所以，投散特的小姐们筹了一笔特别奖金给猎魔士，不日就会汇进他在奇安法内利银行的户头，让里头积攒的财富更加可观。」

「各家女士确实出手大方，而这笔奖金猎魔士也受之无愧。」雷吉思并未逃避她的视线。「芙琳吉拉小姐，您可以相信在下，要让魅魔不再作乱，不是简单的事。」

「我相信。不过趁这个机会，宫殿里有名守卫说在卡罗贝尔塔的城垛上看到了魅魔，当时魅魔还有另一个鬼魅作伴，似乎是个吸血鬼。那守卫发誓，当时那两道幽魂走在一块，看来似乎颇有交情。雷吉思先生，您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能否为我解释为何会有此情况？」

「我没办法。」雷吉思的眼皮甚至没有动过。「咱们无法解释。天地之间，总是有出乎哲学家料想的事物存在。」

「确实是有这种事物存在。」芙琳吉拉点了点黑发脑袋。「那么，猎魔士打算离开的这件事，您可知道更多细节？因为，您瞧，他一点也没有向我提过这样的打算，而他对我通常毫无保留。」

「是啊，当然。」卡希嘀咕了声，芙琳吉拉没有理会。

「雷吉思先生？」

吸血鬼沉默了一会儿后，说：「不，芙琳吉拉小姐，不是这样，请别担心。猎魔士对我们表现出的情感，绝对不会多于对您。他不会在我们耳边悄悄说出任何秘密，却对您有所隐瞒。」

「那么，」芙琳吉拉的神情一如花岗岩般平静。「猎魔士要走的消息，又是从何而来呢？」

「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吸血鬼的眼睛这回也没有丝毫眨动。「用我们亲爱的安古兰那种充满年轻人魅力的说法

——要嘛拉屎，要嘛把茅坑让出来，这一天总会来的。换句话说……」

「请您就不必换句话说了，这些所谓充满魅力的话已经够多了。」芙琳吉拉倏地打断他。

好一段时间都没有任何人开口，两只母鸡——一只黑的，一只有着老鹰般的花斑——四处走动，把掉在地上的一切都啄食起来，安古兰用袖子擦了糠沾有甜菜泥的鼻子，吸血鬼若有所思地把玩一圈香肠，最后，芙琳吉拉打破沉默：

「多亏有我，猎魔士知道了希里的家谱，明白了那其中没有多少人了解的复杂性，以及她家史中的秘密。多亏了我，他知道了自己一年前所不明白的事。多亏了我，他得到了相关信息，而资讯便是武器。多亏了我和我的魔法结界，让他躲开敌人的循迹追踪，也避开了刺客。多亏了我和我的魔法，他的膝盖不再发疼，可以弯曲。他颈上戴的是我用法术制成的徽章，那或许比不上他原本的那枚猎魔士徽章，但总好过没有。多亏了我，也只因为有我，有了完善信息与保护的他，身体健康、准备充分、装备齐全的他，才能在春天或夏天挺身与敌人对抗。要是在场有任何一个人能为杰洛特做得更多、给得更多，就请那个人出声吧，我很乐意将这份荣耀让予那人。」

在场没有任何人应声。两只母鸡啄着卡希的鞋子，但年轻的尼夫加尔德人却不予理会。

「与小姐相比，我们之中确实没有任何人能给杰洛特更多。」他口气颇酸地说。

「我怎么早就料到你会这么说呢？」

「重点不在这，芙琳吉拉小姐。」吸血鬼开了头，但女巫不让他有机会说完。

「那在哪里呢？」她挑衅地问。「是他跟我在一起这点？是我们对彼此有感觉这点？是我不想他现在就走这点？

是他不想被罪恶感毁灭这点？这份同样推着你们上路的罪恶感和赎罪的想法？」

雷吉思默不应答，卡希也没出声。安古兰左看右看，显然不太明白目前的情况。

过了 一会儿，女巫说：「要是命运之卷里记着杰洛特要找回希里这件事，那么这件事就必然会发生，无论猎魔士是动身往山里走，抑或是留在投散特，结果都会一样。命运会自己来找人，我们不该反其道而行。你们明白吗？雷吉思，洛何雷克·特契高佛先生，您明白吗？」

「比您以为的还要明白，薇果小姐。」吸血鬼手指一转，将香肠圈翻了面。「不过，请小姐见谅，对我来说，命运不是伟大的造物主所写下的卷轴，不是上天的旨意，也不是哪个神祇不可违抗的判决，而是许多看来互不相干的事实、事件与行为缔造出来的结果。我赞同您所说的，命运会自己来找人……但找的不只有人。然而，不该反其道而行这种说法，不太能说服我，因为这种说法是便宜行事的宿命论，是颂扬麻木与怠惰、羽绒与子宫诱人温暖的欢歌。简言之，就是沉浸在梦里的人生，而人生呢，薇果小姐，或许是一场梦，又或许到头来就是梦一场……不过，这是场该积极参与的梦。因此，薇果小姐，我们是时候上路了。」

「大门随时都是开着的。」芙琳吉拉站起身，动作几乎如同早先的米尔娃般粗猛。「请啊！隘口那儿等着你们的是酷雪、严寒和命运。要是你们这么想赎罪，大门随时都是开着的！不过猎魔士要留在这里，留在投散特！跟我一起！」

「我想，」吸血鬼平静地答道：「您错了，薇果小姐。猎魔士所作的，是场很令人着魔而美丽的梦，这点我衷心承认。不过，无论是什么梦，只要作得太久，就会变成一场恶梦，而我们会用大叫把人从恶梦里唤醒，」

□

在孟特卡佛堡，坐在圆桌前的九名女子皆把目光钉在芙

琳吉拉·薇果身上，钉在突然开始哽咽的芙琳吉拉身上。

「杰洛特在一月八日的早晨动身前往波美若葡萄园，而他回来的时候……大概是八日的夜晚……又或者是九日的晌午之前……这点我不清楚……没办法确定……」

「请说得简明扼要点。」席尔·德唐卡维勒温和地提出请求：「请说得简明扼要点，薇果小姐。要是有哪个片段令您难以启齿，那就请像以往那样，省略吧。」

有着老鹰花斑的母鸡踩着尖细爪子，在厨房里小心翼翼地走动。空气中弥漫着鸡汤的气味。

门扉轰然开启，杰洛特闯进厨房。他的脸被风刮得发红，上头还有瘀青与凝固的紫红血痂。

「走吧，伙伴们，该打包了。」他宣布，没有半点累赘的引言。「我们要上路了，一个钟头后，我要在城外山丘的那根木桩下，看到你们整装上骑，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晚一分钟都不行。」

这样就够了。好似他们已经等这个消息等了许久，好似他们早就已经准备就绪。

「我一下就好了！」米尔娃跳起身，扯开嗓门说：「我只要半个钟头就能准备好！」

「我也是。」卡希站了起来，丢下汤匙，紧紧瞅着猎魔士问：「不过我想知道这算什么，恣意而为？情人间的口角？还是我们真的要上路了？」

「我们真的要上路了。安古兰，妳干什么端着一张脸？」

「杰洛特，我……」

「别怕，我不会把妳留下来。我改变主意了。妳这小鬼也得有人看着，不能放着不管。我刚说了，上路，把东西收一收，行囊绑好。我们分头走，免得引人注意。我们在城外那座山丘上的木桩下会合。一个钟头后，在那儿碰面。」

「是，杰洛特。」安古兰大声嚷着：「他妈的，终于！」

一眨眼，厨房里只剩下杰洛特与有着老鹰花斑的母鸡，还有吸血鬼。后者不疾不徐地啜着鸡汤面疙瘩。

「你在等特别的邀请函吗？」猎魔士冷冷问道：「为什么你还坐着？没去给得拉库那头骡子上行囊？还有向魅魔道别？」

「杰洛特，」雷吉思一边从锅里添着汤，一边平和地说：「我向魅魔道别所需的时间，就如同你向你的黑发女伴道别所需的一样，前提是你有向你的黑发女伴道别的打算。接下来这话就我们两个知道就好——你可以用喊的、骂的、吼的赶那票年轻人去打包，但对我得多下点工夫，就算是看在我比你年长这点就好，请简单向我说明几句。」

「雷吉思……」

「请说明，杰洛特。你越快开始越好，我会帮你的。昨天早上，你按照约定去城门见了波美若葡萄园的管理人……」



阿席德斯·费拉布拉斯是尤冽节前夕，猎魔士在「养雉场」里认识的。这名长着一脸黑胡子的波美若葡萄园管理人，正牵着骡子在城门下等猎魔士，而那人身上的打扮与装备，就好似他们打算远行，呵呵，走得远远的，去这世界上某个要过了索维基城斗与阿斯卡德隘口才到得了的国度。

「您这话可说得不对，甚至连边也没够着太多」对杰洛特挖苦人的意见，他如是响应着。

「先生，您是从大千世界来的人，我们投散特在您眼里不过是个鸟不生蛋的小地方。您以为只要把帽子一扔，就能从这头城门飞到另一头城门，而且用的还是顶干帽子。您这可是大错特错啊，因为从这里到我们要去的波美若葡萄园，

可有一段路好走，要是我们能在正午抵达，那已经算是件了不起的事了。」

「那我们这么晚才出发，倒是错了。」猎魔士冷冷说道。

「是啊，也许是错了，」阿席德斯.费拉布拉斯朝他吹胡子瞪眼地说：「不过，要您一大清早就起来准备，我以为不太行，因为高贵的大爷可不常做这种事。」

「我不是高贵的大爷，上路吧，管理人先生，我们就别浪费时间在无意义的谈天上。」

「您这话可说到我心坎里了。」

为了缩短路程，他们穿城而行。起初，杰洛特想要抗议，他知道大街小巷里都是满满的人，怕会被卡在里头。然而，事实证明，葡萄园管理人费拉布拉斯对这城市的了解更胜于他，知道什么时候街道会是空的。两个人就这么一路畅行。

他们穿出市集，经过断头台，还有那绞刑架。

「这事可危险了，」管理人用头一指。「迭韵脚、唱曲儿，尤其是在公共场所。」

「你们这里的法官可真严厉。」杰洛特马上便了解对方所指为何。「在其他地方，写讽刺诗，顶多就是被绑在木桩上示众。」

「这要看讽刺的对象是谁，」阿席德斯·费拉布拉斯冷静论道。「还有押的是怎样的韵。我们的好公爵夫人殿下着实受人爱戴，但要是受了谁的刺激……」

「歌曲，正如我的某个熟识所说，是禁不了的。」

「歌曲不行，但唱歌的人当然可以。」

他们从城中央切过，出了贝得娜城门，笔直朝向综淙铮铮、水流湍急、白沫堆叠的布雷斯尔河所系出的河谷去，原

野上，只有田壑与低洼处才见积雪，但天候颇为冻人。

一支骑士队伍与他们擦身而过，想必是往切尔弯特萨隘口，去戍守边境岗楼韦得塔。狮鹫、雄狮、心、百合、星、十字、箭头，以及其他一些不见经传的纹章，画在那行人的盾牌上，绣在他们的披风和马衣上，交织成一片五颜六色。马蹄达达，旗帜飘飘，歌声隆隆，那愚蠢曲子里说的，是骑士的宿命与一名原该等待，却提前变卦的美丽女子，

杰洛特目送队伍远去、这行游侠骑士令他想起了刚从勤务归来，甫在城中一名女子怀里恢复元气的列那·德布瓦—弗伦。那女子的丈夫已经几天几夜没回家，想必是在路上某处被暴涨的河水，或满是动物与失常天象的密林给困住。猎魔士压根没想过把列那从爱人的怀里拉出来，却着实后悔没把跟波美若葡萄园管理人的约往后延。他与骑士交上了心，想念起对方的陪伴。

「我们走吧，猎魔士先生。」

「走吧，费拉布拉斯先生。」

他们沿着商道往小河的上游骑去。布雷斯尔河蜿蜒辗转，但上头布满桥梁，因此无须绕路。

小鱼儿与骡子不断喷着雾白鼻息。

「您觉得如何，费拉布拉斯先生，这冬天会很长吗？」

「撒奥温那晚结了霜，而俗话说：『撒奥温寒酷，得穿暖裤。』」

「我明白了。那你们的葡萄藤呢？不会给酷寒伤着吗？」

「以前还有过更冷的天呢。」

两人一路前行，不再有人说话。

「那个，您瞧。」费拉布拉斯出了声，并用手比着。「那边，在那山谷里的村子叫『狐狸洞』。那边田里长的东

西可是出奇的妙，是锅子呢。」

「什么？」

「锅子，从大地的子宫里长出来，野生的，十成十的自然杰作，没有任何人为介入。别的地

方长的是马铃薯或白萝卜，狐狸洞里长的是锅子，各种形状、样式都有。」

「真的？」

「我敢拍胸脯保证。就是因为这样，狐狸洞跟迈阿赫特的度德诺村订了伙伴协议，因为呀，听说那边地上长的全是锅盖。」

「各种形状、样式都有？」

「您这是一猜就中啊，猎魔士先生。」

他们继续前行，没有交谈。布雷斯尔河的流水呜溅溅，在石间冲出了白沫。



「而那边呢，猎魔士先生您瞧，是古时候的敦泰内堡。要是您相信童话，那敦泰内堡可是一幕幕恐怖场景的见证者。人称大块头的瓦格伍斯，在那座城里用残酷血腥、百般折磨的手段杀掉不贞妻子，还有妻子的情人，还有母亲，还有兄妹。然后，他坐了下来，开始大哭，没人猜得到为什么……」

【注：借自海坤妲与瓦格斯·夫大伟的波兰传说。瓦格斯为堤涅次的一方之主，是名孔武有力、身形伟岸的勇猛骑士。他爱上了心有所属的法国公主，在公主窗下连唱了三天歌，求得公主的欢心。然而瓦格斯费尽心机娶回家的公主，却耐不住寂寞，在瓦格斯外出践行骑士使命时，与关在地牢中的囚犯维斯瓦私奔。瓦格斯返家后发现妻子不忠，遂前往维斯瓦的领地维希利查欲夺回妻子，却被两人设计关入牢笼，每晚被迫观看两人燕好。维斯瓦之妹以嫁与瓦格斯为条

件，暗地解开他的枷锁。重获自由的瓦格斯趁两人欢好时，将之斩杀。】

「这我听说过。」

「您来过这里？」

「没有。」

「呵，也就是说，这故事传得可真远。」

「您说的有理啊，管理人先生。」

□

「那边那座小塔楼，」猎魔士指着。「在那座可怕之堡后头的那个。那是什么？」

「那边？那是座神殿。」

「拜的是什么神？」

「谁记得住啊。」

「的确，这年头谁记得住，」

□

时近晌午，他们看见了朝布雷斯尔河缓缓漫下山坡的葡萄园。齐头修剪的葡萄藤，像刺猬般密密麻麻地排了满山，光秃的景象看来颇为凄凉。而在最高的那座山头上，不畏风儿顶天立地的，是波美若城堡里的座座塔楼、雄壮主楼，还有瓮城。

杰洛特充满兴味地注意到，通往城堡的道路饱受碾压，马蹄与车轮所压出的印子不会少于主要商道，显然常有人从商道转往波美若堡。他在心里攒着问题，一直等到在城堡脚下看见了十几辆卸了马、盖着帆布、供远行用的坚固马车才提出。

「这些是买家。」被问及的葡萄园管理人解释着。「贩卖葡萄酒的商人。」

「商人？」杰洛特吃了一惊。「怎么会？我以为山里隘口都积满雪，把投散特和外头的世界隔了开来。这些商人是怎么进来的？」

「对商人而言，」管理人费拉布拉斯正经地说：「从来没有不好走的路，至少对那些认真看待交易的商人来说是这样。对这些人来说，猎魔士先生，原则只有一个——只要有目标，就一定有达成的办法。」

「的确，」杰洛特缓缓说道。「这原则很实际，值得仿效，适用于各种情况。」

「确实如此。不过，老实说，有些商人从秋天就被困在这里了，可是他们没有因此气馁，反倒说：『呿，有什么关系，这样一来，等春天到了，其他对手还没到，我们就已经先在这里了。』他们管这叫『正面思考』。」

「而且也很难说那原则不妥当。」杰洛特点了点头。「管理人先生，还有一件事让我颇为好奇。为什么那些商人都待在这里，远离人群，而不去博克勒呢？公爵夫人不会吝于对他们展现慷慨吧？莫非她瞧不起商人？」

「哪有这种事。」费拉布拉斯答道：「公爵夫人殿下每次都邀请他们，但他们都礼貌地谢绝，全住到了葡萄园旁。」

「为什么？」

「人家说，博克勒就是个大吃大喝、寻欢作乐、醉生梦死的地方；说是人到了那里，只会颓废放纵、虚度光阴，不会去思考生意上的事。而人就该思考些真正重要的事，想想眼前的目标，不断思考，不分散心神去想什么琐事。这样一来，也只有这样，才能抵达瞄准的目标。」

「确实如此，费拉布拉斯先生。」猎魔士缓缓地说。「我很高兴能与您同行。从跟您的交谈里，我学到了很多，真的很多。」



与猎魔士的预期相反，他们没有进入波美若堡，却是往前再走了些，来到山谷后方的小丘。那儿立着另一座城堡，小了些，而且显然疏于照料。那座城堡叫祖巴兰。杰洛特很开心上工的地方就在眼前，乌漆墨黑、有着铜齿状斑驳城垛的祖巴兰，看起来十足十就像受了诅咒，里头肯定有魔物鬼怪荡来晃去。

等他到了里头的庭院，见到的却不是魔物鬼怪，而是十来个人专心做着像是滚木桶、刨木板，并把那些木板用钉子钉在一起……诸如此类的迷人工作。空气中可以闻到新刨的木头味、刚撒的石灰味、猫儿的骚臭味、发酸的葡萄味，以及豆子汤的气味。没多久，豆子汤就上桌了。

一路饱经风霜的两人早已饥肠辘辘，快手快脚便吃了起来，没有多加交谈。陪着他们用餐的还有管理人费拉布拉斯手下，一名唤作西蒙·几勒卡的男子。为他们服务的则是两名扎着两肘长辫子的金发女子，两人抛向猎魔士的眼光露骨至极，让他当下决定要尽快开工。

关于径物的长相，西蒙·几勒卡是二手消息听来的，他自己没亲眼见过。

「它浑身乌漆墨黑，」他作势打了个哆嗦。「像焦油一样，不过在墙上爬的时候，身子底下的砖头又看得一清二楚，好像它是果冻做的一样，又或者，不好意思，我这么说，那看起来像鼻涕一样，您懂的，猎魔士先生。它的脚掌啊，又长又细，有力得不得了。那勇特克就这么站着、站着，看着那怪物。最后，他终于大喝一声：『去死吧！死一死吧！』还加了句驱魔的话：『受死吧，魔物！』然后那怪物就咚、咚、咚地跳走了。大家看到的就这么多，怪物躲进了大地洞。后来工人们就说：『我们可是在有害健康的环境下工作，既然有怪物，哼，那你们就把工饷拉高，要不然我们就告到工会去。』我向他们说：『你们工会可以给我

去……』」

「那怪物最近一次被人看到是什么时候？」杰洛特截断了他的话。

「差不多三个星期前，大概是快到尤冽节的时候。」

「您说是在收获节前。」猎魔上看向管理人道。

阿席德斯·费拉布拉斯脸上没被落腮胡遮住的地方全红了，几勒卡哼了一声。

「啊，是啊，管理人先生，耍是您打算管理我们，就得常到这里走动些，而不是只待在博克勒的店铺里，用屁股把凳子磨到发亮。我是这么想的……」

「您怎么想，」费拉布拉斯打断他：「我没兴趣知道，说怪物的事就好。」

「不过我已经把话说完了啊。原原本本，全都说了。」

「没有出现牺牲者吗？没有任何人遭受攻击吗？」

「没有，不过去年莫名其妙少了一个工人。有人说，他是被那怪物拖到深渊里杀了。有人说，这不是什么怪物害的，是因为那工人欠了赌债跟赡养费，自己卷铺盖跑了。您听仔细了，听说他玩骰子玩得可凶了，而且还把磨坊家的女儿给搞大了肚子，而磨坊家女儿告到了法官那里，所以法官就要他付瞻养费……」

「那怪物没有再袭击任何人？」杰洛特生生打断了他的话。「没有其他人看到它吗？」

「没有。」

其中一名女子在为杰洛特倒当地特产的葡萄酒时，用胸部滑过了他的一只耳朵，然后朝他眨了眼，暗示意味十足。

「我们走吧。」杰洛特飞快地说。「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浪费口舌，您带我去地窖吧。」

□

很遗憾地，芙琳吉拉的护身符并没有发挥预期的功效，对于这块镶银抛光的绿玛瑙，可以代替他的狼头猎魔士徽章这件事，杰洛特一刻也没相信过。话说回来，芙琳吉拉从来也没这么保证过。然而，她说过——而且是信誓旦旦地说——当护身符与他的心智合一，就可以发挥各种功能，包括危险警示。

因此，不是芙琳吉拉的咒术失败，就是杰洛特与护身符在什么是危险、什么不是这个问题上，有所分歧。在往地窖的路上，他们挡住庭院里一只高举尾巴、四处走动的大红猫去路，绿玛瑙以几乎难以察觉的程度震了一下。话说回来，那猫想必收到了护身符发出的某种讯号，因为它尖叫着逃窜而去。

等猎魔士下到了地窖，那徽章又恼人地不断震动，就算是在那些干燥、整齐又干净的地下室里也一样，里头唯一的威胁只有装在大木桶里的葡萄酒。只有自暴自弃，把嘴凑到酒桶塞下张得老开的人，才有酩酊大醉的危险。仅此而已。

不过，当杰洛特离开仍在使用的地下室，沿着阶梯与平坑继续往下走时，徽章并没有震动。猎魔士很久以前便已察觉，投散特大部分的葡萄园下方都有年代久远的矿坑。这一定是因为当地人们种植的葡萄树结了果后，开始带来更高的利润，便停止采矿了，矿坑也随之荒废，只有部分的矿坑走廊与通道被拿来当作葡萄酒铺与酒窖。波美若与祖巴兰这两座城堡的底下是板岩矿，里头平坑、洞穴纵横交错，只稍一不留神，就得守着复杂性骨折，在某个深底里等待长眠。部分洞穴上头盖着腐烂的木板，而木板上头覆满石板灰，与地面几乎没有两样。遇上这种木扳，哪怕只是轻轻一踏，便马上身陪险境，因此徽章理当发出警示。但是，徽章没有发出警示。

一个模糊的灰色身形从杰洛特前方约十步的板岩残堆里窜出，以爪子抓耙坑道底板，接着在空中一个大回旋，发出一声刺耳长嚎后，便尖笑着沿走道冲去，潜入墙上其中一处

壁龛。这一回，徽章也没有发出警示。

猎魔士咒骂了声。这个魔法玩意儿对红猫有反应，对小妖精却没有反应。这个问题得和芙琳吉拉好好谈谈，他一边往妖精消失的洞穴走去，一边心里如是想着。

徽章猛烈震了起来。

马后炮，他心里这么想着，但随即决定继续往里头走。说到底，这徽章或许也没那么蠢。小妖精最常、也最喜欢玩的把戏，就是先逃跑再埋伏，然后出其不意地用镰刀似的爪子攻击追赶它的人。小妖精可能就等在那片黑暗之中，而徽章正警告着这一点。

他屏息倾听，等了许久。护身符静静躺在他的胸口，动也不动。洞里传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但仍旧死寂一片。没有一个小妖精能忍耐这么久，而没有丝毫动静。

于是，他不假思索便钻进洞里，背顶粗糙岩石，手脚并用地往前爬，不过并没有爬得太久。

脆裂声响起，接着一阵窸窣，地板破了开来，猎魔士与好几策那尔的沙土与石砾一起掉了下去。所幸，掉落的时间不是太长，在他下方的也不是无底深渊，而是普通的地窖。他像污水管里的屎粪一样冲了出去，砰一声摔在一堆腐木上。他甩开脸上的头发、吐掉嘴里的沙土，非常难听地咒骂了声。护身符不断震动，一直拍打着他的胸口，好似里头塞了只麻雀一样。猎魔士忍住想把护身符扯下来捏个粉碎的冲动，一来是因为芙琳吉拉知道后肯定会气疯，二来则是因为这块绿玛瑙似乎还有别的力量。杰洛特希望那些力量不会又教人失望。

就在他打算起身之际，摸到了一个圆形颅骨。当下，他明白自己根本不是躺在木堆上。

他站了起来，随即看见一座堆成小山的骨头。全都是人骨。那些人在断气的那一刻全都上着枷锁，而且很有可能都

裸着身子。骨头全是碎的，有啃咬痕迹。骨头受到啃咬的时候，那些人可能已经死亡，不过无法断定。一条笔直如飞箭的走道将他带出平坑。板岩壁面被磨得颇为平滑，此处看来已不似矿坑。

突然，他走出了狭隘的空间，来到一个上方不见洞顶，只有漆黑一片的大溶洞。洞穴中央是深不见底的巨大黑洞，而黑洞上方悬着一条看来不甚安全的细窄石桥。

水珠从墙面落下，声响不断回荡。寒凉而恶臭的风自黑洞吹出。护身符没有丝毫动静。杰洛特踏上窄桥，小心翼翼，屏气凝神，尽量与摇摇欲坠的扶栏保持距离。

桥的另一端，又是一条走道。他注意到在抛光的墙面上都有生锈的火把架。这里也有壁龛，有些里头站着小型砂岩雕像，然而上方经年累月落下的水滴将它们溶洗为一个个不成形的雪人。墙面上也嵌着一片片浮雕，用的是比较耐久的材料，因此上头的形状较为清晰可辨。杰洛特可以看得出一名头上有着不只一支月形弯角的女子、一座塔、一只燕子、一只山猪、一只海豚，以及一只独角兽。

他听见声响。

他屏息伫立。

护身符震动了起来，

不，那不是错觉，不是板岩移动的声音，也不是滴水的回音。那是人的声音。杰洛特闭上眼，将注意力全放到耳朵上，辨出了方位。

猎魔士敢用人头担保，那声音来自前头的壁龛，来自一尊小型雕像后方。那雕像虽也受滴水溶洗，但还不至于失了原本圆滚滚的女性样貌。这一回，护身符是克尽职责了。一道亮光发出，杰洛特突然瞧见墙面上有金属反光，他紧紧抱住那尊女性雕像，大力一转。巨大声音响起，整个壁龛在钢制铰链上旋转，露出一道螺旋阶梯。

声音再度从阶梯上方传来。杰洛特没有多加思索，便拾级而上。

他在上方找到一扇门，而且一推就开，甚至没有发出任何声响。门后是个小巧的拱形空间。墙上凸着四根大型铜柱，柱子末端逐渐宽阔，看来宛如喇叭。这些喇叭的正中间摆着一张扶掎，上头坐着一副骷髅。骷髅的头颅上有垂至齿间的贝雷帽遗骸，身上有着曾经华丽的残缕，颈上挂着一条金链，脚上则套着被鼠群咬过、头部已经磨损的山羊革鞋。

一道响亮的喷嚏声倏地从其中一个喇叭传出，把猎魔士吓得跳了起来。接着，有人擤了鼻子，那声音透过铜管传来，反倒化作一圈又一圈的磨人回音。

「保重。」声音从铜管中传出。「您的鼻涕还真多婀，斯凯兰。」

杰洛特把骷髅推下椅子，还不忘拿下那条金项链收进口袋里，然后自己坐上了窃听的位置，也就是喇叭的开口处。

□

他所窃听的对象中，有一人的声音低沉有力，说话时，连铜管都会震动。

「您的鼻涕还真务啊，斯凯兰。您是在哪染上的风寒？又是什么时候染上的？」

「说了也是白说，」擤鼻者顶着浓浓的鼻音答道。「这该死的风邪染上了我，缠着不放。每次病刚好，就立刻又染上，就连魔法也帮不了我。」

「所以也许您该换个魔法师？」另一道声音响起，又紧又破，宛如生了锈的旧铰链。「到目前为止，这个维列佛兹没有办成几件能让他自豪的事，对。要我说……」

「这件事我们暂且按下吧。」某人插了话，这人说话时会特别拉长音节。「我们到这里，到这投散特，到这世界的尽头碰面，不是为了这件事。」

「是尽头的尽头！」

「这世界的尽头，」鼻音浓厚的那人说：「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没有自家情报人员的国家，是帝国里唯一没有被瓦铁·德里多的特务窃听的角落。这个无时无刻都狂欢纵飲的公国，被所有人当成笑话，没人认真看待。」

「像这样的国度，」习惯拖长音节的那人说：「对间谍来说，永远都是天堂，是他们最喜欢的聚会场所。所以，反间谍组织和间谍，以及其他进行监视、监听的行家也会到这里来。」

「以前或许是这样，不过自从这里由婆娘当家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而投散特由婆娘当家已经近一百年。我再重申一次，我们在这里很安全。这里没有人会跟踪我们，也没有人会监听。我们可以扮成商人，放心去谈一些特别是对公爵殿下你们，对你们的私人财富与领地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管他什么私人财产，对！」声音又紧又破的人不认同道。「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自己！我关心就只有帝国的前途。各位先生，帝国要好，首先王朝要强盛！要是王位上坐的是个杂种，是劣等血缘的后代，是北方那些身心都有病的小王、小侯子孙，那对帝国来说就是灾难、大祸害。不，各位先生！我，来自戴维特公国的戴维特，以伟大的太阳起誓，绝对不会眼睁睁看这种事发生！而且我的女儿已经差不多要得到……」

「你的女儿？」声音低沉有力的那人大吼。「戴维特，那我又该怎么说？这个当年支持恩菲尔那小鬼，与篡位者敌对的我？那票浩浩荡荡往宫殿去的军校学生，可是从我府邸出发的啊！还有再之前呢？嗯？他可是一直躲在我这里啊！那时候，那小滑头可是眼巴巴地盯着我的艾依兰看，对着她傻笑，说尽甜言蜜语，而且我知道，他躲在窗帷后捏过她的奶子。结果现在咧……帝后换人当？如此羞辱？如此蔑视？

万世帝国的帝王把一个从琴特拉流浪来的小孤女，给摆到了古老家族出身的女子们头上！嗯？他靠我的施舍坐上了王位，却不把我的艾依兰当一回事？不，这我无法忍受！」

「我也是！」一个高而情绪化的声音接着嚷道。「他也不把我当一回事！为了那个琴特拉的小孤女，把我妻子给抛弃了！」

「幸好，」习惯拖长音节的那人说：「小孤女已经让人送到另一个世界了——这是按斯凯兰先生的报告得出的结论。」

「那报告我听得可仔细了，」声音又紧又破的人说。「而我得出的结论是，那报告除了提到小孤女消失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既然她消失了，那就有可能再度出现。从去年到现在，她消失又出现了好几次！说实话，斯凯兰先生，您真是太让我们失望了。您和您的那个巫师维列佛兹都太让人失望了！」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尤阿希姆！不是互相指责、怪罪，分化彼此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强团结，而且要有坚定的决心，因为那琴特拉女是死、是活，都不重要。大帝既然已肆无忌禅地蔑视古老家族一次，就会再有第二次！琴特拉女消失了又怎样？几个月后，他又会介绍泽利堪尼亚或扎格维巴来的帝后给我们！不，我以伟大的太阳起誓，我们绝不让这种事发生！」

「绝不让这种事发生，对！阿尔达，你说得对！恩瑞斯家族辜负了我们的期待，只要恩菲尔在王位上多坐一天，对帝国的伤害也多添一分，对。帝王宝座可不乏人选，年轻的伍尔西斯……」

一道喷嚏声响起，接着是响亮的擤鼻声。

「君主立宪。」打喷嚏的那人说。「是时候行君主立宪了，改成较为先进的体制。然后是民主……人民掌权……」

「伍尔西斯大帝。」声音低沉的那人用力地重申一次。「伍尔西斯大帝，史帝芬·斯凯兰。他会和我的艾依兰或尤阿希姆的哪个女儿结婚，而到那时候，我会是皇家大首相，戴维特是陆军元帅。而您呢，斯凯兰，会是伯爵兼内政大臣。又或者您会以那个什么人民任命的信徒自居，宣布放弃这些头衔和地位，如何？」

「我们姑且别去叨扰歷史的进程吧。」鼻音浓厚的那人妥协道。「反正该来的，挡不了。至于今天，皇家大首相阿波·达西大人，要说我对伍尔西斯王子本人有任何意见，主要因为他是个性格如钢的人，骄傲而不屈，要影响这种人，不是易事。」

「请容我说句话。」习惯拉长音说话的那人出了声。「伍尔西斯王子有个年纪还很小的儿子莫夫兰，绝对会是更好的人选。第一，不管是看他的父族或母族，他的继位血统都要名正言顺得多。第二，他还是个接子，所以摄政委员会，也就是我们，会代他掌权。」

「说什么蠢话！就算是他父亲，我们也应付得来！我们会找到办法！」声音低沉的人道。

「我们可以送他，」情绪化的那人提议道：「我的妻子。」

「您就别出声了，布洛伊内伯爵，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各位先生，我们还有别的事该讨论一下，对。我想指出的是，现在当家的还是恩菲尔·法·恩瑞斯。」

「不然呢？」鼻音浓厚的那人大声擤着鼻子表示同意。「他人活得好端端的，国家也在他手里管，不管身子还是脑子，一切都好得很，尤其是后者。在他把两位，和可能对两位效忠的军队都赶出尼夫加尔德后，这点更是无庸置疑。那么，阿尔达公爵殿下，您打算如何发动政变呢？毕竟，您马上就要带领东军上战场。而尤阿希姆公爵大概也应当待在自己的军队里，和维尔登特赚行动部队在一起。」

「史帝芬·斯凯兰，不要这么张牙舞爪，也不要露出那种表情，除了你，不会有人觉得这样让你看起来像你的新主子——巫师维列佛兹。还有一点你也要知道，夜枭，既然连恩菲尔也起了疑心，那么过错就是由你们——你和维列佛兹来承担。承认吧，你们本来想抓住琴特拉女去交易，要用她去换恩菲尔的恩宠？现在那女孩死了，你们也就没东西好换了，对吧？恩菲尔会把你们五马分尸。不管是你，还是你勾结来与我们作对的魔法师，都朽也抬不起头！」

「我们之中没有人抬得起头，尤阿希姆。」声音低沉的人插话。「我们得面对现实。我们的情况与斯凯兰比起来，压根没有好到哪里去。当前的情势走向，让我们所有人都搭上了同一条船。」

「可是，是复枭把我们所有人都放到了这条船上！我们本来该暗中行事，结果现在呢？恩菲尔全都知道了！整个帝国里都有瓦铁·德里多的特务在找夜枭！而我们，为了要摆脱我们，就把我们赶去打仗，对！」

「这一点，」习惯拉长音节的人说：「我倒是觉得庆幸，很乐意利用这个机会。我向各位先生保证，现在正在持续的这场战争，已经让大家都受够了。军队、老百姓，尤其是商人和企业家。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光是战争要结束这个事实，就已经够让整个帝国上下欢天喜地去接受。再说，各位先生身为军队的领袖，对于战争结果的影响力，我这么说吧，一直都成竹在胸。有什么比终结武装冲突，戴上胜利的桂冠还要简单？就算是输了，不也还可以成为挺身谈判，不再让山河喋血的救世英雄吗？」

「的确。」声音紧破的人隔了一会儿后说。「我以伟大的太阳起誓，情况的确如此。雷伍瓦登先生，您说得很对。」

「恩菲尔，」声音低沉的人说：「派我们上战场，等于是把绞索套到了自己脖子上。」

「恩菲尔，」情绪化的那人说：「还活着，公爵殿下，他还活着，活得好好的。熊都还没倒下，我们先别急着瓜分熊皮吧。」

「不，」声音低沉的人说。「我们要提早把熊杀了。」

□

好一段时间，在场没有任何人出声。

「所以我们要行刺他，杀了他。」

「杀了他。」

「杀了他！」

「杀了他，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要恩菲尔活着的一天，就会有他的信徒存在。要是恩菲尔死了，所有人都会支持我们。贵族会站在我们这边，贵族就是我们，而贵族的力量就在于团结。大多数军队也会站在我们这边，尤其是军官团。索登败仗之后，恩菲尔对他们的清算，他们可是记得一清二楚。还有人民也会站在我们这边……」

「因为人民都是盲目、愚蠢又容易受人煽动的。」刚擤完鼻子的斯凯兰把话接完。「只要大喊：『万岁！』找上议院层级的人发表声明、开监狱、降税金，就足以应付。」

「伯爵大人，您说得一点也没错。」说话的是习惯拉长音节的那人。「现在我知道您为什么老是把民主挂在嘴边了。」

「我先提醒大家，」名唤尤阿希姆的那人用又紧又破的声音说：「事情不会那么顺利，各位先生。我们这一整个计划是建立在恩菲尔会死的基础上，但恩菲尔有许多支持者、有内部军队、禁卫军，我们不能无视这个事实。要突破禁卫军『治』不是简单的事，而这支军队，你们也别自欺欺人，绝对会战到最后一兵一卒。」

「所以在这一点上，」史帝芬·斯凯兰出了声：「维列佛兹会为我们提供帮助。我们不用包围宫殿，也不用突破

『治』军。这件事会由一名有魔法结界保护的刺客解决，就像塔奈岛的魔法师叛变爆发前夕，在特雷托格里发生的那样。」

「拉多维达·雷达尼亚国王。」

「正是。」

「维列佛兹手底下有这种刺客吗？」

「有。各位男士，为了取信于各位，我就告诉你们，这名刺客是谁——目前被我们囚禁的女巫叶奈法。」

「被你们囚禁？我听说叶奈法是维列佛兹的同伙。」

「她是他的囚犯。她会被下咒、催眠、改造成一名刺客，然后在事成之后，自我了结。」

「什么被下咒的巫婆，我想这不太合适。」习惯拉长音节的人如是说着。由于他不甚喜欢这计画，话音便拖得更长了。「要是有个英雄，会比较好，一个燃烧自己去照亮他人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复仇者……」

「女性复仇者。」斯凯兰更正道。「这计划再合适不过了。叶奈法会向对她造成伤害的暴君复仇。恩诈尔迫害、杀害她看护的对象——一个无辜的孩子。这个残忍的独权者，这个变态，不去关心帝国与人民，却去迫害、残杀孩童。复仇之手为此找上他……」

「对我来说，这计划非常好。」阿尔达·阿波·达西用低沉的嗓音宣告着。

「对我来说也是。」声音又紧又破的尤阿希姆·戴维特说。

「棒极了！」情绪化的布洛伊内伯爵大叫着。「复仇之手会以强暴他人妻子的罪名，找上暴君与变态。棒极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雷伍瓦登拖着语调说。「为了证明您的可信度，斯凯兰伯爵，请向我们透露维列佛兹先生

目前的所在处。」

「各位男士，我……我不能……」

「这不过是一种保证，证明你的坦承与决心。」

「史帝芬，你不用怕告诉我们。」达西也跟着说。「在场不会有人把事情泄露出去。这确实是个矛盾的情况。在别的情况下，我们之中或许会有人想靠出卖他人来换取性命，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再清楚不过，背信弃义没办法为我们换来任何东西。恩菲尔·法·恩瑞斯从来不会手下留情，不懂饶恕是何物。装在他胸膛里的不是一颗心，而是块冰。也因为这样，他必须死。」

史帝芬·斯凯兰不再踌躇。

「那好吧。」他说，「就让我展现诚心吧。维列佛兹是躲在……」

□

坐在喇叭口的猎魔士将拳头握得死紧，甚至发痛。他加强听力，也加强了记忆力。

□

对于芙琳吉拉给的护身符，猎魔士的质疑并不正确，而且转瞬间便烟消云散。当他进到大洞穴，靠近挂在黑色深渊上的窄石桥时，徽章大力扯了他一下，在他颈上不断拍动，那程度已不似麻雀，而是只好战且强壮的鸟儿，姑且就说，是只秃鼻鸦吧。

杰洛特定住了脚步，将护身符安抚下来。他动也不动，免得有任何声响，甚至是大一点的吐息，乱了他的听觉。他静静等着，知道在深渊的另一头、石桥的另一端，有某个东西存在，那东西正窥视着他，隐在黑暗之中、他也不排除可能有东西躲在他背后，而石桥彼端是个陷阱。他不打算让自己被陷阱抓住。他就这么等着，也让他等到了。

「你好啊，猎魔士。」一道声音传来。「我们早就在这

里等你了。」

这黑暗中传来的声音，听来颇为怪异。然而，杰洛特已经听过这样的声音，知道这声音为何如此。这是不习惯以言语对话的生物所发出的声音。尽管这些生物会使用肺叶、横膈膜、气管和喉头，却无法完全掌控发音部位，即使它们的嘴唇——还有舌头大概也是——形状与人类近乎相同也一样。这种生物说出来的话语，除了腔调怪异，还充满了人耳听来极不舒服的声音——从僵硬且十分难听的吠叫，到软而黏滑的嘶声都有。

「我们早就在这里等你了。」那声音又重复了一次。「我们知道只要放出传言，你就会来，会来到这里，到地底下来，好追捕、迫害和谋杀我们。你已经出不去了，再也看不到你那么喜爱的太阳了。」

「现身吧。」

窄桥彼端的黑暗中，有某个东西动了一下，慢慢在某处聚成一团黑影，貌似人形。看起来，那生物没有一刻维持同一个姿势与位置，而是藉由快速、紧凑且飘忽的动作不断改变。猎魔士早已见识过这种生命体。

「换形怪。」他冷冷地说。「我早该猜到在这里的，是像你这种人物。我甚至感到奇极，直到现在才碰见你。」

「了不起，了不起。」变动生物的声音中带着冷嘲。「这里乌漆墨黑，你却能认出来。那这个你认得吗？还有这个呢？这个呢？」

黑暗中又出现了三个生物，无声无息，宛如鬼魅。其中一个鬼鬼祟祟地从换形怪背后探视，形体、样貌大致看来也像人类，但矮了些，佝偻了些，与猴子较为相似。杰洛特知道，那是奇姆力斯。

再过去的两只怪物，正如他所想的一样，躲在桥头，打算等他上桥后，截断他的退路。第一只怪物，也就是靠左边

的那只，先是像巨型蜘蛛般挥了挥爪子，然后停在原地，轮番磨起为数众多的脚。那是蜘蛛脚普利斯。第二只生物模样大致像烛台，看来好似直接从碎裂的板岩矿中探出一样。杰洛特无法猜出那是什么，不管是哪本猎魔士书籍，都没有记载这样的怪物。

「我不想动手。」他说，对眼前的形势抱有一丝希望，毕竟这些生物是以谈话作为开场，而不是像平常那样，直接从黑暗中跳出来攻击他的背颈。「我不想和你们动手，但如果有必要，我会保护自己。」

「这点我们已经料到了，」换形怪嘶声坦言。「所以我们有四个，所以我们把你引到这里。不要脸的猎魔士，你毒害了我们的生活。这里的洞穴都是世界这头最美的，是理想的过冬地点，我们从历史曙光乍现之初，就在这里过冬，而现在你爬进这里来狩猎，这很不道德。你为了钱追捕我们、猎杀我们，一切到此为止了，你也是。」

「听我说，换形怪……」

「礼貌点。」那生物低吼道。「我无法忍受无礼的态度。」

「那我该叫你……」

「史卫札先生。」

「那么，史卫札先生，」杰洛特说，一脸顺从与谦逊，「事情是这样的，我不会掩饰自己之所以进到这里来，是以猎魔士的身分，来执行猎魔士的任务。这件事，我提议我们就静静带过吧，因为在这地底世界发生了一件事，让目前的情况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我得知一件对我来说异常重要的事，那是足以改变我整个人生的事。」

「而这件事会导致某种结果？」

「我必须马上回到地面，」猎魔士一派平和而耐心地说。「是马上，一刻也不能拖延，我必须踏上一段遥远的旅

途。这趟旅途可能是条不归路，我很怀疑自己会不会再往这边回来……」

「你想用这种方式赎回性命吗？猎魔士。」史卫札先生嘶嘶说道。「没有用的，你再怎么哀求都没有用。你中了我们的圈套，我们不会让你脱身的。我们会杀了你，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一族，为了——我这么说吧，我们和他们的自由。」

「我不只不会再回到这里，」杰洛特耐心地说：「而是再也不会以猎魔士的身分继续这种工作。我不会再杀你们任何一个……」

「你说谎！你是怕了才说这种谎话！」

「不过，」杰洛特这回不让人插话。「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所以，你们有两条路可选。一，是相信我的坦诚，然后我离开这里。二，是我踏着你们的尸体离开这里。」

「三，」换形怪粗嘎地说：「会变成尸体的只有你。」

猎魔士唰地一声，抽出了收在背上剑鞘里的剑。

「不只一个。」他不带感情地说。「一定不会只有一个，史卫札先生。」

换形怪沉默了一段时间。待在他背后的奇姆力斯左右摇摆、发出低吼，蜘蛛脚普利斯则是把脚又伸又缩。烛台怪也不断变换形体，现在看起来像棵歪七扭八的圣诞树，上头挂着两颗磷光似的大眼珠。

「拿出证据证明你的坦诚与善意。」换形怪终于开口。

「怎样的证据？」

「你的剑。你说你不会再当猎魔士，而猎魔士的剑就是他的命。把剑丢进深渊，不然就折断，这样我们就会让你离开。」

杰洛特一动也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现场一片寂静，只听得见水珠从岩洞顶端及壁面滴落的声音。接着，他缓缓、没有丝毫急躁地，笔直将剑插进岩缝深处。然后，他大脚用力一踹，踢断了剑身。长剑应声腰斩，清脆的声音在各个岩洞中不断回荡。

墙面上的水珠不断滴落，好似那上头流的是眼泪。

「我真是无法相信，」换形怪缓缓地说：「我真是无法相信，竟然会有人笨成这样。」

顷刻间，它们全都往他攻去，没有大喝、口号或命令。史卫札先生头一个发难，张开利爪，露出与狼相比也毫不逊色的獠牙，跳过窄桥。

杰洛特让它近身，然后腰部一转，斩断它的下颔与喉咙。下一刻，他已人在桥上，反手一挥，将奇姆力斯劈开。接着他身子一缩，趴向地面，时间抓得刚刚，朝他跳过来的烛台怪从上方飞过，利爪微微抓破他的外套。猎魔士从蜘蛛脚普利斯面前跳开，从它如风扇叶片摆动的细脚前跳开。其中一只脚踢中他的头侧，杰洛特一个舞动，同时做出假动作，并用大幅度的挥斩包围自己。蜘蛛脚普利斯再度跳起，但没有命中。它撞向桥栏，与破裂的栏杆及石砾一起跌入深渊。到目前为止都没出过声的它，如今，在掉落深渊的这个当口，它尖叫了起来。那尖叫过了许久才止息。

它们从两头攻向他——一边是烛台怪，另一边是淌血的奇姆力斯，后者虽受了伤，却还是能站起身。猎魔士跳上窄桥栏杆，感到脚下的石块不太稳定，而整座石桥也在晃动。他一边保持平衡，一边闪出烛台怪的尖爪攻击范围，来到奇姆力斯背后。奇姆力斯没有脖子，杰洛特砍向它的太阳穴。不过那怪物的头骨和铁板一样硬，让他得再砍下第二剑。这有点浪费了太多时间。

他被打中头部，痛楚马上蔓延整个头骨与眼睛。一个旋身，他在周遭划出宽阔的防御空间，同时也感觉鲜血从头发

底下急遽渗出，试着理清眼前的情况。他奇迹似地闪过第二波尖刺攻击，同时理出了头绪。烛台怪改变了形态，改用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爪子攻击。

这种形态自有其缺点，中心笨重，不易平衡。猎魔士压低身子，潜到长爪下方，缩短了双方距离。烛台怪知道对方的意图，便以背着地，举起与前爪同样尖锐的后爪。杰洛特跳到它的上方重重一击。他感觉到剑身切过怪物身体，随即一个后空翻，再下一击，单膝落地。怪物发出凄厉的吼声，猛力将头往前甩去，尖牙不断粗暴地张咬，与猎魔士的胸口仅有咫尺。它的大眼在黑暗中发光。杰沿特用剑首大力一撞，将它撞开，近距离再砍一剑，把它的头颅掀了个半开。即使少了那一半头颅，这不管是任何一本猎魔士书籍都没有记载的奇怪魔物，还是不断开合利牙，张咬了十几秒之久。之后，它发出吓人却似人的可怕叹息后，断了气。

换形怪躺在血泊中不断痉挛抽搐。

猎魔士来到它身边。

「我无法相信，」他说：「有人会笨成这样，被折剑这种简单障眼法给骗过。」

他不确定换形怪的意识是否还够清楚，能了解自己在说什么。不过，这对他其实没有任何分别。

「我警告过你们。」他一边抹掉流满一侧颊面的鲜血，一边说着：「我说过了，我得离开这里。」史卫札先生剧烈地抖着身子，喉头不断哽咽，抽了口气，发出刺耳声音。之后，它静了下来，动也动勛。

水珠依旧从岩洞的顶端与壁面不断滴落。

□

「现在你满意了吗？雷吉思。」

「对，现在满意了。」

「那么，」猎魔士站了起来。「来吧，赶快去打包，动

作快。」

「这不会花我太多时间。欧姆尼呀没阿摩粗姆波尔头。」

「什么？」

「我没有太多行囊。」

「那更好，半个钟头后城外见。」

「我会到的。」



他低估了她，被她逮到，而这只能怪他自己。他原可不要那么匆忙，而是骑马绕到宫殿后方，把小鱼儿留在那间较大的马厩里。那里是给游侠骑士及宫殿里的人员、侍仆专用，而他的队友也将坐骑搁在里头。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赶时间，也因为习惯，他用了公爵夫人的马厩。而他早该想到公爵夫人的马厩里，一定会有人去打小报告。

她踢着脚下的稻草，走过一道又一道的隔间。她身上穿着狐狸皮短裘、白色缎面上衣、骑马用的黑短裙及高筒靴、马群感受到她身上散发的怒气，纷纷喷起鼻息。

「哎呀呀，瞧瞧。」一见到他，她便弯着手中的马鞭说：「要走了呀！没有任何道别。只在桌上留封信，这算得上是哪门子道别。在我们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事后，我无法接受这种做法。我想，你这举动，一定有异常重大的理由来说明和解释吧。」

「那些理由确实是能说明和解释。抱歉，芙琳吉拉。」

「抱歉，芙琳吉拉。」她复述他的话，气得嘴都歪了。「还真是简短，还真是扼要，还真是直白啊，连文体都注意到了，我敢拿人头担保，你留给我的那封信，在编排上一定也同样优美。至于墨水，一定也没有多余的污渍。」

「我得走了。」他困难地说。「为什么？为了谁？原因

妳应该能想见。原谅我，拜托。我本来打算要快速、静悄悄地走，因为……我不想妳有跟我们走的打算。」

「你这顾虑是多余的。」她说得咬牙切齿，手上的马鞭都弯成了拱形。「我不会跟你走，就算你趴在脚边求我也一样。不可能的，猎魔士。要走你自己走，自己去找死，去冻死在隘口。我对希里没有任何义务，而对你呢？你知道你所拥有的，是多少人求也求不来的？还有你现在随随便便就想抛掉、塞进角落的东西？」

「我永远不会忘记妳。」

「哦。」她从牙缝里挤出了单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么想让这情况真的发生。就算不是用魔法，用这条鞭子也行！」

「妳不会这么做的。」

「你说的对，我不会。我做不来。我会乖乖的，像个被忽视、抛弃的情妇该有的样子。经典的样子。我会抬起头，转身离开，带着骄傲与自尊，把眼泪吞下肚。然后，我会把头埋在枕头里大哭。然后，我会再去找下一个！」

说到最后，她几乎是用吼的。

他什么也没说，她也不发一语。

「杰洛特。」她总算开口，声音却变了。「留下来跟我一起。」

「我想，我是爱你的。」见他踌躇，她如是说着。「留下来跟我一起。求你。我从来没有求过任何人，也不认为自己会有求人的一天。求你。」

「芙琳吉拉，」他隔了一会儿才出声回应：「妳是男人梦寐以求的女人，但我没有梦想家的天性，错的人是我，都是我。」

「你就像一弯鱼钩，」她咬着唇，隔了片刻才开口。「一旦被你勾上了，非得血肉模糊才拿得下来。唉，这都要

怪我自己，我知道自己在玩一场危险游戏。所幸，我也知道该怎么面对后果。这一点，我比其他女性强多了。」

他没有给予任何评论。

「反正，」她接着说：「心碎掉，虽然很痛，比手碎掉还要痛得多，却也很快能长回来，快多了。」

这一回，他也没有给予任何评论。芙琳吉拉看了看他脸上的瘀青。

「我的护身符怎样？有好好发挥功用吗？」

「那是个再棒不过的东西了，谢谢妳。」

她点了点头。

「你要去哪里？」她问道，声音和语调完全变了样。「你知道了什么？你知道维列佛兹躲在哪了，对吧？」

「对。别要求我告诉妳他在哪里，我不会说的。」

「我会用买的。一物换一物。」

「喔，是吗？」

「我有一则消息，」她说：「很宝贵。而对你来说，这消息根本无价。我会把它卖给你，来换取……」

「良心的平静。」他看着她的眼睛，替她把话接完。「换取我交付在妳身上的信任。刚刚才讲到爱，而现在我们开始说起买卖了？」

她先是沉默了许久，然后突然将马鞭用力打在鞋筒上。

「叶奈法，」她一股脑飞快说着：「这个你在夜里，在欢愉到忘我的时刻，几次对我喊出的名字，她从来没有背叛过你，也没有背叛过希里。她从来就不是维列佛兹的同伙。为了救希里雅，她勇敢走向了前所未闻的险境，但失败了，落入了维列佛兹手里。去年秋天，他们为了进行循迹追踪，想必用了酷刑好逼她就范。现在，她生死未卜。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我发誓。」

「谢谢妳，芙琳吉拉。」

「走吧。」

「我相信妳。」他说，没有转身离开。「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我相信妳，芙琳吉拉。我不会留下来跟妳一起，但我大概也是爱妳的……用我自己的方式。我请求妳将等一下会听到的事，藏到秘密的最深处。维列佛兹躲藏的地点是……」

「等等。」她打断他的话，「你晚一点再告诉我，晚一点再说给我听。现在，在你离开之前，向我道别吧。用你该用的方式。不是用书信，不是用含糊不清的道歉，而是用我渴望的方式向我道别吧。」

她把狐裘褪下，丢进稻草堆，然后将上衣猛力扯开，里头一丝不挂。她拉着他一同倒向裘皮，让他压向自己。杰格特扣住她的后颈，拉高她的裙襬，霎时意识到自己没时间拖下手套。所幸，芙琳吉拉没戴手套。她甚至连内裤也没穿。更令人庆幸的是，她没套上马刺，因为不一会儿，她的马靴鞋跟便到处乱挥，一点都不夸张。要是她套上了马刺，光是想象那后果就教人害怕。

在她高喊出声时，他吻住了她，盖掉尖叫。

马群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疯狂激情，纷纷嘶鸣踏蹄碰撞隔间，把天花板上的灰尘与干草都震了下来。

□

「城塞莱斯卢恩，位在纳泽尔，慕瑞达湖湖畔。」芙琳吉拉·薇果得意地说。「那是维列佛兹的躲藏地。这是我在猎魔士离开前，从他身上挖出来的。我们有足够时间超越他，他不可能有办法在四月前抵达那里。」

聚在孟特卡佛堡圆柱大厅中的九名女子纷纷点头，给予芙琳吉拉十分认同的眼神。

「莱斯卢恩。」菲丽芭·爱哈特重复了一次，露出一个看

得见牙齿的阴鸷笑容。「莱斯卢恩在纳泽尔。那么，我们很快会见面了，维列佛兹先生……很快就要见面了！」

「等猎魔士到达那里，」凯拉·梅兹咬牙切齿地说：「只会看到一堆废墟，甚至已经闻不到烧焦的味道了。」

「也闻不到尸体的味道。」莎宾娜·葛雷维席格笑得很是迷人。

「了不起，薇果小姐。」席尔·德唐卡维勒点了点头。芙琳吉拉从来没想过会受到这位知名女巫的赞赏。「做得非常好。」

芙琳吉拉点了点头。

「了不起。」席尔又说了一次。「在投散特待了三个多月……不过应该算值得了。」

芙琳吉拉·薇果扫视了坐在桌前的女巫一圈。她看向席尔、菲丽芭、莎宾娜·葛雷维席格，看向凯拉·梅兹、马搭丽塔·老克斯安提列和特莉丝·梅莉戈德。她看向法兰西丝·芬妲芭儿，以及画了浓烈的精灵彩妆，但一双眼看不出任何情绪的依达·艾曼。最后，她的目光来到眼中透露不安与担忧的阿西蕾·法·阿娜西得。

「确实值得。」她坦承道。

她的语气很真诚。

□

天色由深蓝慢慢转黑，冻人的寒风在葡萄园间流窜。杰洛特扣好狼裘，并用毛料围巾围住脖子。他觉得自己当前的状态好极了。一如以往，性爱让他不管在生理上、心理上或道德上都气力全满，让他抹去一切怀疑，思绪清明活络。他唯一遗憾的只有一点，就是他将有好一段时间，不会再有这样美好的万灵丹。

列那·德布瓦—弗伦的声音将他从思绪中拉回。

「看来天色要变了。」游侠骑士看着狂风吹来的东方说。「你们动作得快点，要是这阵风挟带霜雪，又在马赫乌隘口赶上你们，你们就会被困住了。到那时候，你们就得求神，请所有你们听过或没听过的神明保佑，让你们有解冻的一天。」

「我们明白了。」

「头几天，三斯雷托尔河会为你们带路，你们就跟着这条河走。过了猎人市集，你们会到达三斯雷托尔河右边支流的汇流处。别忘了，是右边的支流。那条支流会替你们指出通往马赫乌隘口的路。就算天意让你们成功越过马赫乌，也别高兴得太早，因为前头还有三斯麦齐和莫布朗克两个隘口在等着你们。等你们成功通过那两个隘口后，就会抵达苏度士谷。苏度士当地的气候自成一格，较为温暖，跟投散特差不多。要不是那边的土地太贫脊，他们也会种葡萄……」

一双双责难的眼神让他打住了原本要说的话。

「对，」他清了清嗓子。「说重点。苏度士谷的谷口有座小镇叫卡拉维斯塔，我的表亲古伊·德布瓦—弗伦住在那里。你们去找他，报上我的名字。要是他已经死了，或是痴呆了，记住，你们接下来的方向是玛格戴拉平原，也就是西勒特河的河谷。接下来，杰洛特，就跟你找当地绘图师画出来的那张地图一样。既然说到地图，我不是很明白，你当时跟他问的那些城堡……」

「列那，忘了那件事。根本就没有那件事。你什么都没听到，也没看到，就算有人拷问你也一样，明白了吗？」

「明白。」

「有人来了。」卡希一面稳住骚动的公马，一面出声警告。「有一个人骑马从宫殿那头朝我们冲过来了。」

「如果只有一个，」安古兰露出整排牙齿，摸着挂在鞍旁的斧头说：「那问题就不大。」

结果，那名骑士是马不停蹄赶来的亚斯克尔。诡异的是，他骑的是飞马，也就是诗人的坐骑，那匹不爱，也不习惯驰骋的马。

「呼。」吟游诗人上气不接下气，好像是马骑他，而不是他骑马似的。「呼，赶上了。我本来还怕赶不上你们。」

「你可别说你决定跟我们一起走了。」

「不，杰洛特。」亚斯克尔垂下了脑袋。「我不走。我要留在这里，留在投散特，和小伶鼬一起。我是说，和安娜莉夜塔一起。可是，我不能不向你们道别呀。祝你们一路顺风。」

「帮我们向公爵夫人道谢，谢这里所有的一切。还有，帮我们和她解释，说事出突然，所以来不及向她道别，反正你想个说辞就是了。」

「我就说你们发过骑士之誓就好了。投散特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小伶鼬，都会理解这种事的。这个……给你们，当作是我的心意。」

「亚斯克尔，」杰洛特从诗人那里接过一个沉甸甸的小袋子。「我们不缺钱，你不用……」

「就当作是我的心意。」吟游诗人重申了一次。「钱总是不嫌多。再说，这不是我的，这些钱币是我从小伶鼬的私人宝箱里拿的。你们做什么这样看我？女人不需要钱，她们拿钱做什么？她们不喝酒、不玩骰子，反正女人就是这样。好了，再会了！你们走吧，不然我要哭了。等一切都结束了，你们要再回来投散特，把一切都说给我听。还有，我想抱抱希里。就这么说定啰，杰恪特？」

「就这么说定了。」

「那么，再会了。」

「等等，」杰洛特将马掉头，往飞马靠近了些，暗暗从怀里拿出一封信。「想办法把这封信送到……」

「芙琳吉拉·薇果手里？」

「不，戴斯特拉。」

「搞什么呀，杰洛特？依你看，我要怎么把信送到？」

「你想办法，我知道你行的。现在，再会了。把脸凑过来道别吻吧，老兄。」

「把脸凑过来吧，兄弟。我等你们回来。」

他们目送他骑着马儿，小踱步往博克勒宫殿去。

天色已然转暗。

「列那，」坐在鞍上的猎魔士转过身。「跟我们一起走。」

「不，杰洛特。」列那·德布瓦—弗伦在过了一会儿后，才如是答道。「我虽然四处漂泊，却不是疯子。」

□

孟特卡佛堡的圆柱大厅里充斥着一股异常的兴奋情绪。这里通常由烛台聚成的柔和照明，今天却让一个巨型魔法光幕所发出的乳白光亮给取代。光幕上的影像不断闪烁，时有时无，不断加重现场的兴奋情绪与张力，还有紧张感。

「哈。」菲丽芭·爱哈特带着阴鸷的微笑说：「可惜我不能亲自到那边，稍微活动一下筋骨，还有分泌一些肾上腺素，那对我有益。」

席尔·德唐卡维勒厉眼看向她，什么也没说。法兰西丝·芬妲芭儿及依达·艾曼用咒语稳住了影像，并把它放大到整个墙面。她们看到了藏青天幕衬托下的清晰峰峦，湖面上倒映的点点繁星，以及一个黑黑、方方的小型城堡轮廓。

「我还是不太确定，」席尔出了声。「让莎宾娜和年纪尚轻的梅兹带领攻击人马的这个决定正不正确。凯拉在塔奈岛上让人打断了肋骨，可能会想要复仇。而莎宾娜……唉，这女人对攻击与肾上腺素的喜好有些太过了，不是吗？菲莉

帕。」

「这件事我们已经谈过了。」菲丽芭为讨论画下句点，而她口气中的酸味比之梅子酿，可谓不相上下。「该安排的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没有人会平白送命。莎宾娜和凯拉那组会像老鼠一样，踮着脚尖，悄悄进入莱斯卢恩，三两下把维列佛兹拿下，不会有一丝挂彩，不会有一丝抓伤。这我们已经都计划好了。虽然我还是觉得该给个示范，好让那城堡里能在这夜存活下来的少数人，这一辈子，只要梦到这一夜，都会尖叫着惊醒。」

「只有对平庸、软弱又渺小的心灵来说，」来自科维尔的女巫说：「报复才是一种欢愉。」

「或许是这样没错。」菲丽芭挂着一抹无所谓的微笑，赞同道。「不过，这股欢愉却永不止息。」

「我们先别管这个吧。」马格丽塔·老克斯安提列举起了酒杯，里头的葡萄酒不断冒泡。「我提议向芙琳吉拉·薇果小姐敬一杯，多亏有她的努力，才能找出维列佛兹的躲藏地点。说真的，芙琳吉拉小姐，这件事妳办得太好了，堪称典范。」

芙琳吉拉以鞠躬回应敬酒。她在菲丽芭的一双黑眸中，看见了某种像是嘲讽的东西，而在特莉丝·梅莉戈德的湛蓝双眼中则写着不情愿，但她解读不出法兰西丝与席尔笑容中的含义。

「她们开始了。」阿西蕾·法·阿娜西得指着靠魔法映出的影像说。

她们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为了能看得更清楚，菲丽芭施展咒语，将照明变暗了些。

她们看见盘石上出现几道快速的黑色形影，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宛如蝙蝠般灵巧，然后俯冲飞行，降落在莱斯卢恩堡的城垛与堞口。

「我大概已经有一世纪，」菲丽芭喃喃道：「都没有把扫帚夹在腿间。再过不久，我都要忘了怎么飞行。」

席尔紧盯着影像，不耐烦地嘘了声，要她安静。

城堡的黑色建筑群窗内，短暂亮起了火光。一次、两次、三次。她们知道那是什么。一道道上了栓的门扉与内锁，被电光球打了个粉碎，飞散四地，

「她们在里面了。」阿西蕾·法·阿娜西得静静出了声，她是唯一没有盯着光幕，而是看着桌上水晶球的人。「攻击队已经在里面了。不过，事情有点不对劲，不应该是这样……」

芙琳吉拉感觉血液从心脏流到下腹，她已经知道是哪里不对劲了。

「葛雷席维格小姐开启了直接通话。」阿西蕾再度报告着。

大厅的圆柱之间突然发出亮光，形成一个椭圆，她们在那当中看到了莎宾娜·葛雷席维格。她身着男装，额前绑了条薄纱巾固定头发，脸上用黑颜料画了好几道线条伪装。女巫的背后看得出是一面面污黑石墙，上头挂着残缕破布，看得出那曾经是一条条挂毯。

莎宾娜往她们伸出一只手，而手套上还缠着一串长长的蜘蛛丝、

「这里只有这个东西！」她挥着激动的手势说：「只有这个！该死的，真是有够愚蠢……真是有够丢脸……」

「把话说清楚些，莎宾娜！」

「什么？说清楚些？」来自科德温的女术士大吼。「这里还有什么好说清楚的？妳们没看到吗？这里就是莱斯卢恩！空的！空荡荡又脏兮兮！是个该死的废墟！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

凯拉·梅兹自莎宾娜肩后现身，脸上的伪彩让她看起来活

生生像刚从地狱里爬出来。

「这座城堡里什么都没有，」她冷静地确认道。「也没有人来过的痕迹。大概空了有五十年。如果不算蜘蛛、老鼠和蝙蝠的话，这里差不多五十年来，都没有任何会动的东西出现过。我们完全突袭错地方了。」

「那边是不是有幻象，妳们查过了没？」

「妳把我们当三岁小孩吗？菲丽芭。」

「妳们两个听着，」菲丽芭·爱哈特焦躁地用手扒过发丝。「跟佣兵和学徒说这只是演习。妳们付钱给她们，然后回来。要马上回来，脸上表情也别露了馅，听到了吗？妳们要把神色稳住！」

通信椭圆消失，墙面的光幕上只留下一个景象——以繁星闪烁的黑暗夜空为背景的莱斯卢恩堡，还有一座倒映繁星的湖泊。

芙琳吉拉·薇果看着桌面，觉得不断脉动的血液等等就会充斥她的双颊。

「我……真的……我……真的不明白……」她终于开口，再也无法忍受笼罩在孟特卡佛圆柱厅里的那片沉默。

「而我明白。」特莉丝·梅莉戈德说。

「这座城堡……」浸淫在沉思之中，完全没有理会同伴的菲丽芭说：「这座城堡……莱斯卢恩……得把它毁掉。要毁得干干净净。如果这件事开始变成神话和传说，就得仔仔细细地审查一番。妳们明白我在想什么吗？」

「非常明白。」到目前为止都保持沉默的法兰西丝·芬妲芭儿点了点头，一直默默无语的依达·艾曼则是哼了一声，其中的意涵颇多。

「我……」芙琳吉拉·薇果依旧一脸呆滞，「我真的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唉，」席尔·德唐卡维勒在沉默了许久后，说：「这没什么，薇果小姐。没有人是完美的。」

菲丽芭低低哼了一声。阿西蕾·法·阿娜西叹了口气，抬眼看向天花板。

「说到底，」席尔吹了下双唇，补充道：「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碰过这种事。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曾经让某个男人欺骗、利用和愚弄过。」

第四章完

「我爱你，你美丽的身形诱惑着我；

若你不心甘情愿，我会逼你就范。」

「父亲啊，父亲啊，现在我被他抓住，

赤杨王让我万分痛苦！」

——约翰·沃夫冈·歌德

这一切早已存在，这一切早已有过，而这一切也早已记载于文献之中。

——来自克尔沃的维索戈塔

第五章

正午将懊热漫进林中。不久前还暗如玉石的平滑湖面，燃起了金色火焰，摇曳出无数道光影。水面反射出的亮光让人无法视物，瞳孔与太阳穴都发起疼来，希里不得不举起一只手遮在眉梢。

她策马穿过湖畔树丛，要凯尔佩进到湖里，入水之深，甚至超过了母马膝头。湖水是如此清澈，高高坐在马鞍上的希里，甚至可以透过投射在水面上的马儿倒影，看见色彩缤纷的河底、河蚌，以及不断摇曳的羽毛水草；看见一只小龙虾，昂首阔步地在小石子间行走。

凯尔佩发出一声嘶鸣。希里扯过缰绳，回到浅水处，但还不到湖岸，因为那是砂岸，而且布满石砾，无法快速奔驰。她驾着马儿慢步在水线上，好让它能踏在水底的坚硬砾石上，但她几乎又马上转为快步，因为凯尔佩快得就像是一匹真正的快步马。它不是被训练来配马鞍的，而是要拉双轮车或四轮车。然而，她很快便觉得快步的速度还是不够，脚跟一敲，大喝一声，促使母马拔腿起跑。她们一路驰聘，周遭溅起的水花在阳光照射下，有如一颗颗融化的银珠。

即使看见那座高塔，她也没有慢下速度。她一路飞奔，速度之快，寻常的马儿大概会累倒在地。可是，凯尔佩的吐息甚至没有透出一丝紊乱，驰购的速度也依旧轻快自如。

她以全速之姿，挟带隆隆蹄声，闯入内庭，而她扯住母马的力道之猛，让马蹄在地砖上尖声滑行了一小段，一直到等在塔下的一群精灵女子跟前，才停了下来，恰恰就在她们的鼻子底下。她打从心底感到满意，因为她们当中，有两个平常总是一副不动如山又事不关己的态度，此资却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

「不用怕。」她轻蔑地说。「我不会从妳们身上踏过去！不过要是我想，那就另当别论了。」

两名精灵女子很快稳住心神，脸上再度恢复一派平静，眼神中又是那毫无所谓的冷淡。

希里跳下马，或者该说是飞跃。她的眼神中有着挑战意味。

「好极了。」一名三角脸的浅发精灵从拱廊中现身。「挺不错的出场，洛克莱丝。」

那时候他也是这样和她打招呼。在她进到燕子塔，发现自己置身繁花盛开的春天时。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希里不再会为这种事大惊小怪。

「我不是什么湖中女士。」她粗着嗓子吼：「我是这里的囚犯！而你们在这里就只是看守者！不用这么拐弯抹角！」

「来！」她把缰绳丢给其中一名精灵女子。「这马要洗干净，等它身上的热气散了，喂它吃东西，总之要好好照顾它！」

浅发精灵勾起了一抹极浅的微笑。

「就是啊。」他说，并看着那群精灵女子不发一语地将母马牵到马厩。「妳在这里是个受到迫害的囚犯，而她们是严厉的看守者。这情形真是一目了然。」

「所谓一报还一报！」她双手扠腰、扬起下巴，毫无畏惧地看着他那双有如海蓝宝石，且颇为柔和的淡蓝眼睛。「我只是用她们对待我的方式，对待她们！监狱就是监狱！」

「妳真是令我吃惊啊，洛克莱丝。」

「而你则把我当成了笨蛋，甚至没有自我介绍。」

「抱歉。我是克雷凡·艾斯帕内·阿波·卡欧姆罕·马哈，是阿

恩瑟分，不晓得妳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她看着他，眼中有来不及隐藏的钦佩。「是智者，精灵巫师。」

「也可以这么说。为了方便起见，我都用别名阿瓦拉贺，妳也可以这么叫我。」

「谁告诉你，」她一脸的老大不高兴。「我有和你说话的兴致？管你是不是智者，都是个看守者，而我……」

「是个囚犯。」他嘲讽地替她把话说完。「妳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而且还是个受到差劲待遇的囚犯。妳骑马到这附近绕了那么多次，一定也是受到逼迫，妳背上背的剑，是对妳的惩罚。同样地，妳那一身高雅且看似昂贵的服饰，也是对妳的惩罚，不过这些比妳当初来这里时，身上所穿的要有品味了些、干净了些。妳用尖刻的语言来报复妳所谓的伤害，也用无比的勇气与冲劲，打破了一面面艺术品级的镜子，」

她红了脸，气极了自己。

「哦。」他飞快开口。「妳想打破几个，就打破几个，说到底，这些不过是物品，就算是七百年前做的又怎样。妳想随我到湖畔散散步吗？」

一阵风吹起，稍稍缓和了炙热的天候。此外，巨大的树群与那座高塔，也提供了遮荫。湖水混绿，一片片萍蓬草叶子铺在上头，加上零散立于叶片之上的黄色花苞，看来就像是片草原。红冠水鸡一边点着短喙，叽叽叫着，一边活泼地在叶间回游。

「那面镜子……」希里咕哝道，并把鞋跟不断地往潮湿的砾石里钻。「抱歉，我那时心情不好，就这样。」

「噢。」

「她们都不把我当一回事。那些精灵。我跟她们说话的时候，她们都假装听不懂；她们对我说话的时候，又故意说

得让我听不懂。她们故意羞辱我。」

「我们的语言妳说得很好。」他心平气和地解释：「不过这对妳来说毕竟是外来语言。再说，妳用的是恒林格，而她们是艾里隆。这两者虽差异不大，终究有别。」

「你说的话我就懂，每个字都懂。」

「我跟妳说话的时候，用的是恒林格，也就是妳那个世界的精灵语。」

「那你呢？」她转过身。「你是从哪个世界来的？我不是小孩，只要在夜里往上看就知道了，这里没有任何一个星座是我认得的。这里不是我的世界，这里不是我本来的地方。我意外闯进了这里……我想从这里出去，我想离开。」

她弯下身，拾起一颗石子，然后身形一动，似是想随意将它往湖中的红冠水鸡扔，却在他的注视下打消了主意。

「我每次都骑不到一顷地，」她毫不掩饰心中的苦涩。「就又到了湖边，又看到这座塔。不管走哪一边，转哪个方向，每次都是这座湖跟这座塔，每次都是，根本没有办法离开。所以，这是一座监狱，比地牢还糟，比黑牢还糟，比只有一扇上了铁窗的房间还要糟的监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样更加羞辱人。不管什么艾里隆不艾里隆，只要有人嘲笑我，不把我当一回事，就让我生气。对，对，你不用露出这种眼神。你也不把我当一回事，也一样嘲笑我，然后你觉得我这样抓狂很奇怪？」

「就是这点让我觉得奇怪。」他张大了眼睛。「非常奇怪。」

她叹了口气，耸了耸肩。

「我是一个多礼拜前进到这座塔的。」她说道，并努力稳住情绪。「我闯进了另一个世界。你早就坐在那里，一边吹着排笛，一边等着我。你甚至觉得奇怪，为什么我拖了那么久才来。你开口就喊出我的名字，然换才开始『湖中女

士』这整件蠢事。之后，你没有半句说明就消失了，把我留在监狱里，随便你叫这什么，不过依我说，这是嘲笑人又可恶的蔑视。」

「奇来亚，这只不过是八天的光景。」

「喔。」她皱起眉头。「也就是说，我很幸运啰？因为一个弄不好，也可能是八个礼拜？或是八个月？或八……」

她沉默了下来。

「妳和拉拉·多伦离得太远了。」他轻声说。「妳遗落了自己的童年，失去了与自己血缘的连系。那些女子不懂妳，而妳也不懂她们，这一点也不奇怪。不光是妳的语言，就连妳的思考方式也不一样，截然不同，八天或八个礼拜是什么？时间是没有意义的。」

「好！」她怒吼道。「我同意，我不是聪明的精灵，我是愚鲁的人类。对我来说，时间有意义，我会数日子，甚至数每个钟头。而我数出来的结果是不管哪一种，都已经过了很久。我已经不想从你们身上得到什么，我要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离开，不管为什么这里是春天，为什么这里有独角兽，为什么夜里的星座和我那个世界的都不一样。我一点都不想知道你从哪里得知我的名字，又是用什么方法知道我会在这里出现。我想要的只有一个。我要做回自己，要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人类那里！回到思考方式和我一样的那些人那里！和我一模一样的人那里！」

「妳会回到他们那里，不过要等一段时间。」

「我现在就要！」她大叫了起来，「不要等一段时间！因为这里的时间永无止尽！你们凭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为什么我不能离开这里？我是自己进来这里的！是凭我自己的意志！你们没有权力对我做任何事！」

「妳是自己进来这里的，」他心平气和地说：「不过不是凭妳自己的音-志。是命运把妳带来这里，我们不过是帮了

一点忙。因为，大家已经等妳很久了——太久了，就算是按我们的算法，也太久了。」

「我一点都不明白。」

「我们等了很久，」他没有理会她。「担心的就只有一件事——妳是否有办法进来这里。妳办到了，妳证明了自己的血缘、自己的出身。意思就是，这里，才是妳应该待的地方，不是跟都因在一起。妳是拉拉·多伦·阿波·夏得哈儿的女儿。」

「我是芭维塔的女儿！我甚至不知道你的拉拉是谁！」

他叹了口气，很轻，几乎难以察觉。

「既然如此，」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来跟妳解释我的拉拉是谁。因为时间不多，我希望可以在路上说，不过呢，妳为了那不明智的意气用事，差点将马累坏了……」

「我把马累坏了？哈！你还不知道那匹母马的能耐呢。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这一点，如果妳允许，我一样在路上解释给妳听。」

□

希里停下了不断喘息的凯尔佩，知道狂奔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帮助。

阿瓦拉贺没有说谎。在这里，这一片开阔的土地上，在这些到处立着石柱的草原和石楠原上，有一股与雨燕之塔底下一样的力量。她可以随便挑个方向不要命地一路狂奔，但不用跑到一顷地，某种无形的力量就会让她兜起圈子。

凯尔佩不停喘气，希里一边拍着它的脖子，一边看着平静骑在马上前进的那群精灵。不久前，当阿瓦拉贺总算告诉她，他们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后，她便拽着马飞奔而去，好逃离他们，把他们丢在身后，把他们和他们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要求，都抛得越远越好。

现在，他们又跑到了她的前头，距离大概一顷地。

阿拉瓦贺没有说谎。她确实没办法逃走。

这场驰骋唯一带来的好处，就是让她的脑子冷了下来，让她的满腔怒火冷了下来。她已经冷静多了，不过身子依旧气得发抖。

看我做的好事，她心想。我干嘛跑到这座燕之塔里？

回想到一半，她打起了冷颤。她想起了邦哈特，想起他在冰上骑着口冒白沫的枣马，往她的方向追过来。

她的身子抖得更加厉害，但她冷静了下来。

我还活着，她对着自己左瞧右看，心里这么想着。这还不是战斗的结束。只有死亡才能结束战斗，其他东西都只会打断战斗。在卡尔默罕里，他们是这样教我的。

她赶着凯尔佩溜蹄起走，见母马仍游刃有余地高扬马首，便要它转为快步。她沿着成排林立的石柱前进，一路上的绿草、石楠高及马镫。

没多久，她便赶上了阿瓦拉贺和三名精灵女子。智者挂着浅浅微笑，将他那双带有询问的海蓝宝石眼睛转向了她。

「拜托，阿瓦拉贺。」她清了下喉咙。「告诉我，这只是个不好笑的笑话。」

他脸上闪过了某种像是阴影的东西。

「我通常不会开这种玩笑。」他说。「既然妳认为这是个玩笑，那我就用十二万分严肃的态度再和妳说一次，燕子——拉拉·多伦的女儿——我们想要妳的孩子。等到妳把孩子生下来，我们才会让妳离开这里，回到原本的世界。当然，决定权在妳。我想，妳刚刚的疯狂跑马，已帮助妳下了决定。妳的回答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不要，一百个不要，一千个不要。我不同意，就这样。」她冷硬答道。

「那也没办法。」他耸了耸肩。「我承认，我很失望。不过呢，这是妳的选择。」

「怎么会有人提出这种要求？」她抖着声音大吼。「你怎么敢？你凭什么？」

他心平气和地看着她。希里还感受到了其他精灵女子的目光。

「我认为，自己已经仔细向妳解释过妳的家族历史。」他说：「妳看来很能理解的样子。所以，妳的问题让人很不解。我们有权，也可以做出这样的要求，燕子。妳的父亲可雷给南把孩子从我们身边带走，妳要还一个给我们。妳要偿还欠债。我以为这很合乎逻辑，也很公平。」

「我的父亲……我不记得我父亲，不过他叫杜尼，不是可雷给南。这我已经和你说过了 ！」

「而我也已经回答妳，这些可笑的人类世代，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可是我不要！」希里吼出的音量之大，让身下的马儿跳了一下。「我不要，你懂不懂？我——不——要！真是教人想到就觉得恶心，竟然要某个该死的寄生虫黏到我身上，真是教人想吐，一想到这个寄生虫会在我的身体里长大，会……」

她看到那些精灵女子的面孔，突然打住。其中两个一脸无比讶异，第三个则是一脸无比厌恶。阿瓦拉贺暗示性地咳了一声。

「我们往前骑一点，单独谈谈吧。」他冷冷地说。「燕子，妳的观点有些太过偏激，不适合在有听众的时候说。」

她听了他的话。两人不发一语地骑了许久。

「我会从你们手中逃跑。」希里率先开口。「你们没办法违背我的意志，把我留在这里。我从塔奈岛逃了出去，我从追捕者和尼夫加尔德人手里逃了出去，我从邦哈特跟夜枭

手里逃了出去，我也会从你们手里逃出去。我会找到对对付你们的办法和咒语。」

「我以为妳会更看重朋友，例如：叶奈法、杰洛特。」他过了一会儿接才如是回应。

「你知道？」她惊呼。「对啊，确实如此，你是智者嘛！所以你也应该知道我正好在想他们。现在，在我的世界里，他们正遭遇危险，就是现在。而你们却想把我关在这里……呃，至少九个月。你自己也知道，我没得选择。我知道这个孩子、这个上古之血对你们来说很重要，但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精灵沉默了一会儿。骑在马上的他跟她是如此靠近，不断碰着她的膝盖。

「就像我说的，决定权在妳。不过，有一件事妳应该知道，不然对妳不公平。燕子，妳不可能逃得出去，所以要是妳拒绝和我们合作，就会永远待在这里，再也看不到妳的朋友与妳的世界。」

「真是下流无比的威胁！」

「不过，」他对那吼叫毫不在意。「要是妳同意我们的请求，我们会向妳证明，时间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不懂。」

「这里的时间流动跟那边不一样。如果妳对我们付出，我们会报答妳。妳待在我们这里，待在赤杨族里所损失的片刻，我们会让妳拿同去。」

她没有说话，两眼钉在了凯尔佩的黑色鬃毛上。拖延战术，她想。就像维瑟米尔在卡尔默罕里说的：「如果有人要把妳上吊，就向他们要杯水。因为妳永远不会知道，在他们把水拿来之前，可能发生什么事……」

其中一名精灵女子突然大叫，发出哨音。

阿瓦拉贺的马嘶鸣一声，原地踏起碎步。精灵稳住它，

对那些精灵女子喊了一句。希里看到其中一名精灵女子从挂在鞍旁的匣子里拿出了一张弓，接着站到马蹬上，一手遮在眼睛上方。

「冷静，」阿瓦拉贺厉声说道。希里发出了一声惊叹。

离他们约莫两百步的石楠原上，有群独角兽正在奔驰。那是一整群，至少有三十头。

希里先前就已经看过独角兽，有时，尤其是在清晨时分，它们还会走到燕之塔下的湖畔。然而，它们从不让她靠近，总是像鬼魂一般消失。

领头的是头十分巨大的公独角兽，毛色竟是红的。它突然停了下来，长声嘶鸣，扬起前蹄。它用一种没有任何一匹马办得到的方式，一步一步踩着后蹄，前脚也跟着在空气中比画。

希里惊觉，阿瓦拉贺和那三名精灵女子正喃喃发出声音，一同哼起一种奇怪而单调的旋律。

妳是谁？

她甩了甩头。

妳是谁？那提问的声音再度在她脑中出现，冲击着太阳穴。哼曲的精灵突然将音调拉高一阶。红独角兽发出了一声刺耳嘶鸣，一群同伴也以嘶鸣回应。那声音传了开来，连地面也跟着震动。

阿瓦拉贺与精灵女子的歌声突然打住。希里看到智者暗暗抹去眉梢的汗球、精灵以余光瞥了她一眼，知道刚刚的动作被她瞧见了。

「这里的一切，并不都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美好。不是一切都那么美好。」他冷冷地说。

「你们怕独角兽？它们可都是既聪明又友善啊。」

他没有回应。

「我听说，」她没有打退堂鼓。「精灵和独角兽是相亲相爱的。」

他转过了头。

「那么，妳就把刚才看到的，当作是爱人间的争吵吧。」他冷冷地说。

她没有再提出任何问题。

她要烦心的事已经够多了。

□

一座座的山丘顶端，有着石圈与支石墓，那景象让希里想起艾兰德近郊的一块石头。叶奈法在那块石头旁，教了她什么是魔法。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想。八百年前的事了……

其中一名精灵女子再度尖声一叫。希里看往她指的方向。她还来不及察觉红独角兽带领的那群独角兽掉头回来，第二名女精灵也跟着叫了起来。希里在马镫上站起身。

小山丘的另一头，出现了第二群独角兽，领头的毛色近乎灰白，身上有着较毛色深的花斑。

阿瓦拉贺快速说了几句。那是对希里来说困难的艾里隆语，但她却明白了。再者，女精灵都像是收到命令般，纷纷拿起了弓。阿瓦拉贺把脸转向希里，她便觉得脑中开始一片轰隆隆。那隆声与把海螺贴在耳朵时所听到的声音十分相像，但要强烈许多。

不要抗拒。她听见一道声音。不要反抗。我必须跳跃，我必须把妳移到别的地方。这里有致命的危险在威胁着妳。

哨音从远处传来，那是长长的尖啸。过了一会儿，地面在铁蹄之下开始震动。

山丘后头出现了一群骑士，那是一整支军队。

马匹身上都披着马衣，骑士头上则戴了插有整排羽毛的

头盔。他们在驰骋的时候，肩上由棕红、苋红与赤红组成的三色披风不断飞扬，映在西落夕阳下，像是满天火光。

哨音，叫嚣。那群骑士以紧密的横排队形往他们冲了过来。

他们还没跑到半顷地，独角兽便已不见，消失在草原上，徒留身后一团烟尘。

□

带领那群骑士的是个黑发精灵，他骑在一匹巨大如龙的枣黑公马上。那匹马与队伍里的其他马匹一样，也披着绣了龙鳞的马衣，但头上还戴了恶魔味道十足的双牛角装饰。黑发精灵像其他精灵一样，在棕红、苋红、赤红组成的三色披风下穿了锁子甲，甲上的铁环直径异常地小，因此穿在身上十分柔软，宛若以毛线织成。

「阿瓦拉贺。」他说，同时行了一个礼。

「艾瑞丁。」

「你欠我一次。哪天我要讨债了，你得还我。」

「哪天你要讨债了，我会还你。」

黑发精灵下了马。阿瓦拉贺也下了马，并要希里跟着照做。他们走上山丘，来到白色岩石间的一处空地，那些岩石形状怪诞，长满了卫矛与花朵盛开的低矮香桃木丛。

希里看着两人，他们的身高一致，也就是说，两人都异常地高。然而，阿瓦拉贺的脸部线条比较柔和，而黑发精灵的脸则会让人联想到猛鸷。一白一黑，她想着，一善一恶，光明与黑暗……

「奇来亚，请容我介绍一下，艾瑞丁·北亚·葛拉斯。」

「很高兴认识妳。」精灵鞠了 一个躬。希里回礼，但有些僵硬。

「你怎么知道我们碰到了危险？」阿瓦拉贺问。

「我根本不知道。」精灵仔细看着希里。「我们在巡视平原，因为有消息说独角兽变得不安、有攻击性，原因不明，不过现在已经清楚了。很明显，是因为她。」

阿瓦拉贺没有附议或反驳。希里则是用顽强的目光迎向黑发精灵的注视。有一会儿，他们彼此看着对方，却没有谁打算先移开眼光。

「所以这就是那上古之血。」精灵说。「阿因恒伊凯尔。夏得哈儿与拉拉·多伦的继承人？我不是很想相信。这明明就是一个年纪还小的普通都因，女性人类。」

阿瓦拉贺没有回应，一脸无动于衷与漠然。

「我想，」黑发精灵说：「你没弄错。哈，我可以很肯定，就是这样。说到底，你就像传言那般，从不出错。在这个生物体内，深深藏着拉拉的基因。是的，如果仔细去看，可以在这个小女孩身上看见某些特征，证明她的出身。她的眼中确实有某种东西，会让人想到拉拉·多伦。是这样吧？阿瓦拉贺，除了你，还有谁更有资格做这样的评判呢？」

这一回阿瓦拉贺同样没有响应，然而希里注意到他苍白的脸上，出现淡淡的红晕。这令她非常惊讶，也十分不解。

「总结来说，」黑发精灵撇了下嘴角。「在这小小的都因身上，有某种具有价值的东西，某种美丽的东西。这点我可以看得出来。我也觉得自己好像在一坨堆肥里看见了一块金子，」

希里眼中迸出怒意。阿瓦拉贺缓缓转过了头。

「艾瑞丁，你说话的方式，就和人类一样。」他慢条斯理地说。

艾瑞丁·北亚·葛拉斯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牙齿。这种牙齿，希里见过，很白、很小，也很不像人类，整齐得像用磨石磨过，没有虎牙。这种牙齿，她在科德温庭院里的成排守卫尸体身上看过。这种牙齿，她在星火身上看到不想再看，

可是这种牙齿在星火的笑容里是好看的，在艾瑞丁的身上却让人毛骨悚然。

「这个正用目光来杀我的小姑娘，」他说：「已经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原因了吗？」

「当然。」

「那她已经准备好与我们配合了吗？」

「她还没完全准备好。」

「还没完全准备好。」他复述了一次。「哈，这可不妙了。因为所谓的合作，就是要完完全全地配合。如果没办法做到这点，怎样都不会成功。到提尔纳里亚，骑马得花上我们半天时间，所以我们最好弄明白眼下的情况。」

「何必这么不耐烦呢？」阿瓦拉贺微微蹶嘴。「我们这么急又能换来什么？」

「永恒。」艾瑞丁·北亚·葛拉斯的态度转为严肃，绿眼中闪过了某种东西。「不过，阿瓦拉贺，你才是专家。这是你的专长和你的责任。」

「你还真敢说。」

「我是敢说。现在呢，请你们见谅，我的任务在召唤我了。我会把护卫留给你们，以策安全，建议你们在这座山头过夜，要是你们明天破晓出发，到提尔纳里亚的时间会刚刚好。瓦法尔。对了，还有一件事。」

他弯身折下一枝开了花的香桃木凑到脸前，然后鞠着躬交给希里。

「很抱歉。」他简短说道。「我为那些未经思索的话语向妳道歉。瓦法尔，路内得。」

他快速走开，不一会儿便带着部分队伍离开。地面在兽蹄踩踏下隆隆震了起来。

「你可别跟我说，」她没好气地说，「我得跟他……就

是他……如果是他，这辈子都不可能。」

「不。」阿瓦拉贺缓缓否定。「不是他，放心吧。」

希里把香桃木凑到面前遮住脸，不让他瞧见席卷而来的兴奋与陶醉。

「我才不担心。」



原野上风干的蓟草与石楠，换成了茂盛的绿草与湿润的蕨类，这片沼泽地让毛茛和鲁冰花染得又黄又紫。没多久，他们在成排白杨间，看见了一条懒懒流动的河流。河水虽然晶莹剔透，颜色却偏棕，发出泥炭的气味。

阿瓦拉贺用排笛吹出各种跳跃的旋律。希里皱着眉头，在脑中不断思考，最后终于开口问道：

「你们那么需要的孩子，是谁要成为他的父亲？还是这不重要？」

「这很重要，我该把这当成是妳已经下了决定吗？」

「不，你不该这么想，我只是想把一些事情搞清楚而已。」

「我会帮妳的。妳想知道什么？」

「你很清楚是什么。」

他们沉默地骑了一段路。希里看到一群天鹅优雅地在湖面滑翔。

「那孩子的父亲会是奥柏隆·穆切塔。奥柏隆·穆切塔是我们的——按你们的说法——最高领导者？」

「国王？所有阿因雪以的国王？」

「阿因雪以，山丘之民，也就是你的世界里的精灵。我们是阿恩爱乐，赤杨之民，而奥柏隆·穆切塔，是我们的国王。」

「赤杨之王？」

「可以这么说。」

他们就这么继续前行，没有交谈。天气十分暖和。

「阿瓦拉贺？」

「嗯？」

「要是我下定决心，在那……在那之后……我可以得到自由吗？」

「妳会得到自由，而且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睁非妳想留下来，和孩子在一起。」

她不屑地哼了一声，但什么也没说。

「所以，妳下定决心了吗？」他问。

「等我们到了目的地，我会做出决定。」

「我们已经到了。」

垂柳的枝椏拂吊水面，苑如一道道绿色帘幕。希里在那些帘幕之后，看见了一群宫殿。她这辈子从没见过像这样的宫殿。那些宫殿虽是以大理石与雪花石膏所建，却像凉亭那般镂空，看来如此精缴、美丽而飘渺，好似那些都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建筑的倒影。希里期盼着有一刻能吹起风，那些宫殿便会同河面升起的水气一起消失。不过，当风吹起、水气消散，当柳树的枝椏款款撩皱河水时，那些宫殿并没有消失，也没有半点将要消失的迹象，反而越显美丽。

希里入迷地看着那些精巧露台，看着那些如荷花般傲立水面的玲珑塔楼，看着那些如常春藤花彩，悬于河面上的小桥，看着那些楼梯、台阶与凭栏，看着那些拱门与回廊，看着那些列柱中庭，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圆柱与圆顶，看着那些修长如芦笋的尖塔与高塔。

「提尔纳里亚。」阿瓦拉贺轻声说道。

每靠近一步，这地方的美丽便将人的心拽得更牢，将人

的喉头抓得更紧，让人热泪盈眶。希里看着那些喷泉，看着那些马赛克与陶瓦艺品，看着那些雕像与石碑。她看着那些镂空建筑，其中有些作用不明，有些显然毫无作用，只是基于美学与和谐而存在。

「提尔纳里亚。」阿瓦拉贺又说了一次。「妳看过这种景象吗？」

「当然。」她突破了喉头的紧窒。「我曾看过这种景象的遗迹。在雪拉微得。」

此时，精灵又一次陷入了漫长的沉默。



他们骑过一座镂空拱桥，来到了河水的另一岸。那座桥给人的感觉是如此脆弱，让凯尔佩不断喷着鼻息，踌躇许久才鼓起勇气踏上去。

尽管精神紧绷，希里还是不断四处张望，不想错过提尔纳里亚这座童话般的城市，呈现给她的任何一幕景色。一来，是好奇心不断煎熬她；二来，是她无时无刻都想逃跑，一直积极寻求机会。

在桥梁与露台上，在巷道与尖塔中，在阳台与回廊上，她看到蓄着长发的精灵男子，穿着合身外衣和短披风，上头有着迷人的叶纹刺绣。她看到头发精心梳盘、妆彩浓烈的精灵女子，有些身上穿着飘逸的连身裙，有些衣着则与男装相似。

艾瑞丁·北亚·葛拉斯站在其中一座宫殿的入口处迎接他们。他一声令下，四周立刻跑出一群个头矮小的灰衣精灵，动作迅速而安静地接手马匹。希里看着眼前情况，有些吃惊。到目前为止，不管是阿瓦拉贺、艾瑞丁或其他她见过的精灵，都有着异常傲人的身高，她得抬起头才能看见他们的眼睛。这些灰衣精灵比她矮了许多。他们是另一族的，她想。就算是在这个童话世界里，也还是得有人要替懒虫吃

苦。

他们进到宫殿后，希里惊叹一声。她有着皇家血统，从小在皇室长大，但这样的大理石和孔雀石，这样的灰泥粉刷、地板、马赛克拼贴、镜面与烛台，都是她未曾见过的。这样辉煌的室内空间，让她打从心底觉得不悦，觉得无所适从，觉得格格不入。她的身上又是沙土、又是汗水，风尘仆仆。

与之相反，阿瓦拉贺倒是一点都不在意，用手套拍了拍裤子与鞋筒，完全不理会沙尘落到了镜子上，然后将手套扔给哈着腰的精灵女子，一派大爷作风。

「奥柏隆？」他问。「在等了？」

艾瑞丁露出一个笑容。

「他在等了，很急。他要燕子马上去找他，不能有半刻拖延。我劝过他了。」

阿瓦拉贺挑起眉毛。

「奇来亚应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艾瑞丁平和地解释道。「没有紧张的情绪，经过充分休息、心平气和，带着好心情去找王，而泡澡、全新的服饰、全新的发型与妆彩，能为她带来这样的好心情。我想，奥柏隆应该还等得了这样一段时间。」

希里大大松了口气，看向精灵。他这么亲切，倒教她吃惊了。艾瑞丁在笑容里展现了他那平整、没有虎牙的牙齿。

「让我戒备的只有一件事，」他说：「就是我们燕子眼中的猎鹰光芒。我们燕子的那双眼不断左瞄右瞧，活脱脱就像只想找出笼子破洞的白鼬。看得出来，离燕子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还很远。」

阿瓦拉贺没有发表意见，而希里呢，不用说，一样没有。

「我一点都不惊讶。」艾瑞丁接着说。「既然这是夏得

哈儿与拉拉·多伦的血缘，当然不会有意外。不过，奇来亚，妳仔仔细细地听好了，这里没有任何出路。盖斯加勒——锁界咒，是不可能打破的。」

希里的眼神明显说着只要她一天没试过，就不会相信。

「就算妳碰上奇迹，破解锁界咒，」艾瑞丁的目光依旧盯着她的双眼。「也要知道，那会意味着妳的死亡。这个世界只是表面看起来美好，却会带来死亡，尤其是对陌生人而言。独角兽的角所造成的伤口，即使用卜魔法，也治不好。」

不待响应，他接着说道：「妳同时也要知道，妳的原始天赋一点都派不上用场。妳没办法进行跳跃，甚至连试都别想试。就算妳成功了，我的地阿格卢阿德利——红骑士团，即使是在时空之渊里，也能将妳逮到。」

她不是很明白他在说什么，但阿瓦拉贺的脸色突然转阴并皱起眉头，显然不满艾瑞丁的这番言论，好像艾瑞丁说了太多。这一点，让她不由得思索了起来。

「我们走吧。」他说。「奇来亚，请。现在，我们要把妳交到女士们手里。得让妳看起来漂漂亮亮的才行，第一印象永远是最重要的。」

□

她的心脏在胸口里扑通地跳着，血液在两鬓里不断翻滚，两只手也微微发抖。她握紧双拳好稳住双手。缓缓几次吐纳后，她让自己平静了下来，松了松肩膀，踏着紧张得发僵的步伐出发了。

她再次透过巨镜检视自己，却只在镜中看到令人满意的影像。她那洗完澡后依旧湿润的头发，经过刻意修剪和梳理，希望能尽量遮住疤痕。彩妆适当地强调了她的眼唇，而开衩高至半个大腿的银灰裙、黑背心及珍珠绉纱制成的单薄上衣，也将她完美衬托。脖子上那条丝巾，则为这耐人寻味

的整体造型，添上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希里调整了下丝巾，将之抚平，然梭将手放进了双腿间，把底下该调的地方也调整好。她裙子底下的那样东西确实惊人，是件如蜘蛛网般细致的底裤，还有几乎高达底裤的丝袜，而且不靠任何系带，只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贴在大腿上。

她伸手探向门把，心中有着犹豫，好似那不是门把，而是沉睡中的眼镜蛇。

去他的瘟疫，她不自觉地用精灵语想着，我对抗过多少带剑的男人，我对抗过一个……

她闭上眼，叹了口气，然后进到房里。

里头空无一人。孔雀石制的桌上躺着一本书，立着一个玻璃水瓶。墙上是奇怪的高、浅浮雕，自然垂出绉折的帘幕，以及华丽的织锦。角落则有尊雕像。

另一个角落里，是张四柱床，这让她的心脏又开始打鼓，不禁咽了下唾沫。

她的眼角瞥见动静——不是在房间里，是在露台上。

他坐在那儿，背着光，只有半张轮廓对着她。

虽然希里早已有些明白，在精灵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用她习惯的思维去理解，但她还是微微吃了一惊。一直以来，每次讲到国王，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眼前总会浮现维尔登的艾尔维尔，那个差点成为她丈夫的人。只要想到国王，希里便彷佛看见一个胖子，浑身堆满无可动摇的脂肪，满是洋葱和啤酒味，红鼻子，眼睛充血，顶着一团蓬乱的落腮胡；两只浮肿、布满棕色污渍的手掌里，拿着一根权杖和一颗苹果。

而坐在露台栏杆前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位国王。

他很削瘦，看得出来个头也很高。头发是灰色的，就和她的一样，但中间严实地掺了许多纯白色带；头发很长，分

垂在肩膀与后背。他穿着黑色丝绒外衣，脚上套了典型的精灵靴，靴筒上有整排扣环。他的手掌又窄又白，有着修长的指头。

他正专心吹着泡泡，手里拿了一小盆肥皂水，他不断吹着麦秆，让一颗又一颗的七色圆泡飘往底下的河水。

她轻轻咳了一声。

赤杨王转过了头。希里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他的眼睛很不一般，明亮得像融化的铅块，深不见底，而且溢满了难以想象的忧伤。

「燕子。」他说。「奇来亚，谢谢妳愿意过来。」

她咽了口口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奥柏隆·穆切塔将麦杆凑到嘴边，又吹出一颗圆泡。

为了稳住不断发抖的双手，她将十指交迭，反折了一下。然后，她又紧张地耙了耙头发。那精灵的心思，看起来全都放茬泡泡上。

「妳很紧张吗？」

「没有。」她蛮横地撒着谎。「我没有紧张。」

「妳急着去哪里吗？」

「当然。」

话音里的冷淡似乎过多，她觉得自己游走在礼貌边缘。然而，精灵并没有在意。他在麦秆的末梢造出了一颗巨大的圆泡，接着一摇一晃地，把它变成了小黄瓜的形状，然后欣赏了好一阵子。

「如果我问妳是要急着去哪里，不会太强人所难吧？」

「回家！」她气冲冲地说，但随即又改变了态度，换成平和的口吻说：「回到我的世界去！」

「回到什么？」

「回到我的世界去！」

「噢，抱歉，我可以发誓，妳刚才是说：『回到我的化外之地。』而我非常惊讶，真的。我们的话妳说得非常流利，不过在用字和口音上还有进步的空间。」

「我的口音很重要吗？横竖你不需要我陪你说话。」

「追求完美，不该受到任何阻碍。」，

麦秆末端又生出了一颗圆泡，然后向下滑落，才轻轻触到柳技，便破了开来。希里叹了口气。

「所以妳是急着要回到妳的世界。」奥柏隆·穆切塔国王在一会儿后才这么说。「妳的世界！

的确，你们，人类，真是一点都不懂得谦虚。」

他将麦秆放进小盆子里搅了搅，随意用力一吹，把自己围了在一堆七彩圆泡之中。

「人类。」他说。「妳毛茸茸的祖先带着剑出现在世界的时间，跟鸡比起来要晚得多，而我从来没听过有哪只鸡宣告世界是它的……为什么妳一直动来动去，东抓西抓，像只猴子一样？我所说的事，应该要让妳感兴趣才对。毕竟，这是历史。唤，让我猜猜，妳对历史根本就不在乎，觉得很无聊。」

一颗巨大的七彩泡往河的方向飞了过去。希里咬住双唇，沉默不语。

「妳毛茸茸的祖先，」精灵一边用麦杆搅动小盆，一边说。「三两下就学会如何使用对生拇指与低阶智慧，藉此做了各种事，而这些事通常都很可笑，也很可怕。我想说的是，妳的祖先做出来的事，不是可怕，就是可笑。」

一颗圆泡再度生成，紧接着乂是第二颗、第三颗。

「我们，阿恩爱乐，对于地面上发生的事、妳的祖先所做的事，一直都不太在意。我们与我们的表亲——阿因雪以

正好相反，早就离开那个世界。我们为自己选了另一个比较有趣的宇宙。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事，将会让妳吃惊——当初那个时候，可以在各个世界间自由来去。当然，这得透过一点点天分与技巧。妳一定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

希里好奇得不得了，却执意保持沉默，知道精灵有点在戏弄自己，她不想让他太容易得逞。

奥柏隆·穆切塔笑了一笑，转过身。他的脖子上有条金色项链，那是掌权者的象征，在上古之语中叫作拓赫。

「米瑞，卢内得。」

他轻轻吹气，同时灵巧地摇晃麦杆。杆梢不似先前出现一颗大泡泡，而是一口气挂了好几个。

「圆泡一颗接着一颗，一颗连着一颗。」他哼唱了起来。「唉，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们

对自己说，这有什么差别呢？我们这边待一下、那边待一下，就算都因坚决连同自己的世界一起自我毁灭，那又怎样呢？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到别的圆泡去。」

在他炽热的目光下，希里点了点头，舔舐双唇。精灵再度一笑，抖下那些泡泡，然后吹了一口气。这一回，麦秆生出了许多由小颗圆泡紧堆出来的一大串泡泡。

「异界交会的时刻已经到来。」精灵拿高挂着圆泡的麦杆。「出现的世界甚至变得更多，不过门是关闭的，将所有的一切，除了被选中的那极少数，阻隔于外。而时间一直流逝，必须把门打开。要快。势在必行，妳懂这句话的意思吗？」

「我不是笨蛋。」

「不，妳不是。」他摇了摇头。「妳不可能是笨蛋。毕竟，妳是阿因恒伊凯尔，上古之血。靠过来一点吧。」

当他朝她伸出一只手时，她不禁咬紧牙关。不过他只碰了下她的前臂，然后是手掌。一种舒适的麻痹感涌上心头，

她鼓起勇气看向他那很不一般的眼睛。

「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并不相信。」他喃喃低语。「不过，确实如此。妳有夏得哈儿的眼睛，拉拉的眼睛。」

她敛下眼睫，心里有着不确定、愚蠢的感觉。

赤杨王将一边手肘抵在凭栏上，托住下巴。好一段时间，他看起来似乎只关心那群悠游河中的天鹅。

「谢谢妳过来这里。」他总算开口，但没有回头。「现在，妳走吧，让我自己一个人待着。」



她在临河的露台找到阿瓦拉贺，他正要上船，同行的还有一名美丽无比、有着淡金秀发的精灵女子。那精灵的唇上有开心果色的唇彩，眼睑与两鬓刷了金色亮粉。

希里正打算转身离开时，阿瓦拉贺用手势拦住她，然后又比了第二个手势邀她上船。她犹豫了，不想在第三者面前和他说话。阿瓦拉贺快速对那名精灵女子说了几句，然后在她手上吻了一下，精灵女子便耸耸肩离开了。她只有回头一次，用眼神让希里知道自己对她的看法。

「如果可以的话，请不要发表任何评论。」当她在离船首较近的那张椅板坐下时，阿拉瓦贺如是说道。他自已也跟着坐下，并拿出排笛吹了起来，完全不管那艘船。希里不安地张望四周，船却完美地顺着水流中央走，甚至没有偏往延伸入水的阶梯、角柱或圆柱半吋。那是一艘奇怪的船。希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船，就连在斯格利加都没有，而所有能在水上浮的东西，她在那里都已经看到不想再看了。那船的船首很高、很细长，雕成了音谱记号的样子。船身很长、很窄，摇晃得非常剧烈。有办法坐在这种东西上吹笛子，而不用紧紧抓着船首和船桨的，确实也只有精灵了。

阿瓦拉贺停下演奏。

「妳心里有事？」

他端着一种奇怪的微笑看着她，听她说完了事情的始末。

「妳很失望。」他这话是肯定的口气，而不是提问。「失望、沮丧，还有凌驾一切的愤怒。」

「根本就不是这样！我没有！」

「妳不该感到失望。」精灵的态度转为严肃。「奥柏隆是用敬重的方式对待妳，就像对待一个真正的阿恩爱乐。别忘了，我们——赤杨之民，从来就不急躁。我们有得是时间。」

「他对我说了些完全不一样的话。」

「我知道他对妳说了什么。」

「那他说那些话的意思，你也知道？」

「当然。」

她已经学会了很多事，所以当他再度把排笛凑到嘴边，她并没有泄露自己的不耐烦与怒气，就连一个眨眼、一个叹气都没有。他吹奏的旋律悠扬，载满愁思，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船只不断航行，希里数着头上经过的桥梁。

「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妳的世界正遭受灭绝的威胁。」他在刚出第四座桥时说。「大规模的气候灾变。身为一名博学多闻的女性，妳一定看过阿恩伊特林思帕舍——伊特莉娜的预言。预言里有提到『白冬』。根据我们的看法，那是指一段强大的冰期。因为在妳的世界里，百分之九十的陆地刚好都在北半球，所以这段冰期不会让大多数的生物灭绝，只会让他们冻死。而存活下来的，会迷失在野蛮的行为中，冷酷争夺彼此的食物，互相毁灭。想想预言的内容吧：『剑与斧的时代、狼之暴雪的时代。』」

希里没有打断他，免得他又开始吹起排笛。

阿瓦拉贺一边把玩排笛，一边说：「我们如此重视的这个孩子，这个拉拉·多伦的后代、基因的继承人，这个我们特别制造出来的基因，可以拯救那个世界的居民。我们有理由相信，拉拉跟妳的后代，必然会拥有比我们智者强上千倍的能力。这些能力在妳身上也看得见残存的影子。妳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对吧？」

希里已经学会上古之语的这种修辞结构，表面看似问句，实际上却不须回答，甚至不容回答。

「简单说，重点不在于把自己和自己身边其实不太具有意义的人，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阿瓦拉贺道。「重点是要开启阿尔得盖斯——稳定的大型穿梭之门。当年的异界交会发生前，我们成功打开过，现在我们也想这么做。我们会把待在濒死世界里的阿因雪以都撤走。那些都是我们的手足，是我们应当帮助的对象。我们没办法放弃可以拯救他们的机会，自己这么继续活下去，妳可以相信我，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事物。我们会拯救那个世界里所有遭遇危险的生物，把他们从那里撤离出来。所有生物，奇来亚，包括人类。」

「真的吗？」她忍不住问道。「都因也是？」

「也是，现在妳知道自己有多重要，会牵连到多少事物了。重要的是，妳得有耐心。重要的是，妳今晚要去奥柏隆身边，整晚待在那里。相信我，他的举动没有半点不情愿。他知道，这对妳来说不是简单的事；他知道，自己可以强人所难，马上碰妳，让妳反感。他知道很多事，燕子，相信妳已经注意到了。」

「是注意到了。」她愤愤地说。「我同时也注意到，水流已经把我们载得离提尔纳里亚够远，该是划桨的时候了，只是我没看到这里有桨。」

「因为这里没有。」阿瓦拉贺举起单手，掌心一转，弹了下手指。船停了下来，在原地待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始顺

着水流走。

精灵找了一个更舒适的坐姿，将排笛凑到嘴边，完全沉入了音乐的世界中。



夜里，赤杨王邀她共进晚餐，当她拖着丝绸裙摆进来时，他比了个手势请她入座。厅里没有仆人，他亲自为她服务。

晚餐的内容是十几道蔬菜，也有各式菇类，以水煮、煎烤和炖酱的方式烹调而成。那些菇类是希里从来没吃过的。有些色白，薄如叶片，味道细致而温和；有些呈棕色或黑色，丰厚柔软而香气浓郁。

奥柏隆也不吝于与她分享故瑰色的葡萄酒。那酒外表看来清淡，下肚后却直袭脑门，让人晕陶陶的，好不放松。她还来不及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便已跟他说了那些她从没想过要说出口的事。

他仔细听着她说，耐心十足，而她突然记起自己为什么会在这边，情绪转为低落，不再说话。

「就我这么听下来，」他给她添了一些完全不一样的香菇，色泽偏绿，闻起来像苹果派。「妳认为命运把妳和那个杰洛特连在了一起？」

「就是这样。」她举起上头已沾满了唇彩的酒杯。「命运。他，我是说，杰洛特，是我命中注定的，而我也是他命中注定的。我们的命运相连。所以，我离开这里会比较好，马上就走。你明白吗？」

「我得承认，不是很明白。」

「命运！」她一口气喝下杯中物。「是一股最好别去妨碍的力量。所以我想……不，不，谢谢，不要再帮我添菜，我已经快吃撑了。」

「妳刚刚说到『我想』。」

「我想，诱惑我留在这里，会是一个错误。还有逼我去……呃，你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我必须离开这里，赶去帮他们……因为我的命运……」

「命运。」他打断她，同时举起了酒杯。「预定论，无可避免的事。这是一种机制，让无数件实际上不可预测的事，有了既定的结果。是这样没错吧？」

「就是这样！」

「不管现实的情况与条件，结果必须如此。既定之事，必然发生。是这样没错吧？」

「对！」

「既然这样，妳要去哪里，又为什么想去呢？喝杯葡萄酒吧，享受当下，感受生命的美好。如果注定无可避免，那么该来的，终究会来。」

「最好是，事情才没那么简单。」

「那么妳就是自相矛盾。」

「才不是。」

「妳在反驳妳反驳的事，而这是种恶性循环。」

「不是！」她甩开头。「我不能光是这样坐着，什么都不做！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这种事！」

「这是诡辩。」

「我不能随便浪费时间！我可能会错过关键时刻……那个最重要、不会重来的时刻，因为时间永远不可能重来！」

「请随我来一下。」他站起身。「请看一下，哦，这个。」

他所指的那面墙上，有个凸起的浮雕，雕的是一只鳞片密集的巨蛇。这只爬虫蜷成了八字型，正在啃咬自己的尾巴。希里曾经见过类似的东西，却不记得是在哪里看过。

「这就是远古之蛇巫洛伯洛斯。」精灵道。「衔尾蛇巫洛伯洛斯象征无尽，它自己本身就是无尽，是永无止尽的离开和永无止尽的归返。它是一种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生物。」

「时间就像远古的衔尾蛇。时间是流动的瞬间、沙漏里漏下的沙粒。时间是我们乐于试着去度量的片刻与事件。然而，远古的衔尾蛇提醒我们，每个瞬间、每个片刻、每个事件里，都隐藏着过去、现在与未来。每个片刻里都隐藏着永恒。每个分离就是归返，每个道别就是迎接，每个归返就是分离，所有的一切都是开始，也是结束。」

「而妳也是开始与结束。」他说，没有看她。「因为刚刚说到命运，要知道，这就是妳的命运。身为开始，也同时是结束。妳懂吗？」

她犹豫了片刻，但他炽热的双眼逼得她不得不回应。

「我懂。」

「脱下妳的衣服。」

他说得这么无情、这么冷漠，让她几乎气得要大吼。她抖着双手，开始解开背心。

希里的十指显得笨拙，袖扣、钮扣与系带全都又紧又难解。她虽想要尽可能加快动作，好让这一切能以最快速度结束，但脱衣服这件事却久得恼人。不过，精灵没有丝毫急躁的样子，好像他真的有整个永恒的时间可以使用。

谁晓得，说不定他真的有？她心想。

脱到只剩内衣后，她局促地站着。冰冷的地板冻着了她的双脚，他注意到了这点，伸手往大床一指，没有说半句话。

床单是用水貂皮做的，由水貂皮毛缝成的大皮草，十分柔软、温暖，舒服地搔着肌肤。

他在她身旁躺下，衣着整整齐齐，甚至没有脱鞋。当他

碰她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僵直身子，却有些气恼自己，因为她原本决定从头到尾都要保持坚定的态度，不为所动。至于她的牙齿，更不用说了——无时无刻都在打颤。然而，他带电的触碰让她冷静了下来，他的指头一步步地教导她，命令她，告诉她该怎么做。当她开始理解那些指令，而且几乎已经可以预测他接下来的动作后，她便闭上眼，想象那是米丝特。可是，没有成功，因为他和米丝特非常不同。

他用一只手教她该怎么做。她顺从地照做了，甚至是心甘情愿，有些急躁。

而他一点都不心急。他让她在爱抚之下，瘫软得像条丝带。他逼得她出声呻吟，吮咬唇瓣，全身痉挛，剧烈颤抖。

接下来，他所做的事，完全不在她的预料之内。

他起身离开，留下浑身发烫、娇喘、颤抖不已的她。

甚至没有看她一眼。

希里的血液冲上脑门与太阳穴，躺在水貂皮上的她，把自己缩成一团，啜泣了起来。那是一股出于愤怒、羞愧与屈辱的情绪。

□

早上，她在宫殿后头柱廊的一排雕像当中，找到阿瓦拉贺。那些雕像与众不同，刻的是精灵的小孩。他们的姿势各异，但大多是顽皮的样子，尤其是阿瓦拉贺面前的那一个，模样十分有趣。那雕像是个单脚站立的小男孩，一张嘴气鼓鼓地嘟着，两颗拳头握得死紧。

希里久久无法移开视线，感觉胃部隐隐作痛。一直到被阿瓦拉贺催促，她才把事情说给他听，

说得迂迂回回，不时口吃。

等她说完了，阿瓦拉贺一脸严肃地说：「撒奥温的烟火他看过不只六百五十次了，相信我，燕子，就算是对赤杨之民来说，这也已经很多了。」

「这关我什么事？」她粗声说。「我跟他说好了啊！你们应该有向矮人，也就是你们的兄弟学过什么叫合约吧？我履行了合约！我实现了承诺！不管他是不行，还是不想，关我什么事？不管他是年老体衰，还是不被我吸引，关我什么事？说不定，都因让他觉得恶心？说不定，他就和艾瑞丁一样，只把我看作是堆肥里的一块金子？」

「我希望，」阿瓦拉贺罕见地变了脸，五官扭曲。「我希望，妳没有对他说出类似的话。」

「我没说，不过我确实有过这样的念头。」

「当心点，妳不知道自己在冒什么险。」

「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可是订了合约，所以要就要，不要拉倒！要嘛，你们履行合约；要嘛，

我们取消合约，那我就自由了。」

「当心点，奇来亚。」他又说了一次，同时指向那尊顽童雕像。「不要和在这里的这孩子一样。注意妳说的每一个字，试着去了解。要是妳有什么不明白，不管怎样，不要急躁。要有耐心。记住，时间没有意义。」

「有！」

「我刚刚拜托过妳了，别当个易怒的孩子。我再说一次，对奥柏隆要有耐心，因为这是妳找回自由的唯一机会。」

「真的吗？」她几乎叫了起来。「我开始对这件事持保留态度了！我开始怀疑你是在骗我！怀疑你们所有人都在骗我……」

「我向妳保证过，」阿瓦拉贺的表情如同石像般僵硬。「妳会回到妳的世界。我给了妳承诺。对阿恩爱乐来说，质疑他们说出口的承诺，是很重的侮辱，为了避免妳做出这样的事，我提议我们结束这场谈话。」

他想走开，却被她挡住了去路。他那一双海蓝宝石般的

眼睛眯了起来，而希里察觉到自己正在对精灵做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但她已经来不及退开了。

「这倒是很有精灵的风格。」她嘶声说，像条蝰蛇。「自己先侮辱人，然后又不让人报复。」

「当心点，燕子。」

「听好了，」她高傲地抬起头，「你们的赤杨王没办法完成任务，这是再明显不过了。不管问题是出在他身上，还是我身上，都不重要。这一点都无所谓，也没有意义，可是我想履行约定，想解决这件事，所以就让其他人给我这个你们那么看重的孩子吧。」

「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如果问题是出在我身上，」她的语调和表情没有改变。「那就表示你弄错了，阿瓦拉贺。被你诱到这个世界的人，不是你该找的人。」

「奇来亚，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要是你们所有人都觉得我恶心，那你们就用培育驴骡的方式来做吧！」她吼道。「怎么，你不知道吗？给一头公马看母马，然后遮住它的眼睛，把母驴塞给它！」

他一点都不打算回话，直接从她身旁走过，沿着成排的雕像离开了。

「不然你来吧？」她大吼道。「你要的话，我就给你！怎样？你不愿意牺牲吗？反正我的眼睛和拉拉很像！」

离她跳两步远的他，两只手像蛇一样猛然探向她的颈子，然后像铁钳一样紧紧掐住。她顿时明白，如果他想的话，可以像掐小鸡那样，把她掐死。

他放开她。弯下身，近距离看着她的眼睛。

「妳是什么身分，敢这样玷污她的名字？」他问得出奇冷静。「妳是什么身分，敢用这种可悲的施舍来谩骂我？

喔，我知道，我看得出来妳是谁。妳不是拉拉的女儿，妳是可雷给南的女儿。妳是一个愚蠢、自大又自恋的都因，而且还是你们那个种族的代表例子。妳什么都不明白，却要把一切都摧毁、消灭。光是一个触碰，就足以玷污一切；光是一个念头，就足以教人恶心，可以诋毁一切。妳的祖先偷走了我的爱，把它从我身边夺走，自恋又自大地把拉拉从我身边夺走。不过妳——他崇高的孩子——我不会允许妳把她从我的记忆中夺走。」

他别开身。希里好不容易顺过气。

「阿瓦拉贺。」

他瞥向她。

「原谅我。我刚才的举动太愚蠢、太可恶了。请你原谅我。还有，如果可以，请你忘了刚才的事。」

他走向她，伸手抱住她。

「我已经忘了。」他用温暖的声音说。「刚才的事我们别再提了。」

□

晚上，洗过澡、梳好头、洒上香水，她进到了王的房间里。奥柏隆·穆切塔坐在桌前，俯首于棋盘之上。他一句话也没说，只示意她在对面坐下。

他在第九步赢了她。

第二回她走的是白棋，而他在第十一步赢了她。

直到那个时候，他才抬起了视线，抬起那双很不一般的眼睛。

「请脱衣服。」

有件事该称赞他——他的动作很轻柔，一点也不急躁。

当他像之前一样从大床起身，没有说一句话便离开时，希里用一种平和的放弃心态接受了这个情况。不过，她几乎

到拂晓都无法入睡。

等到窗外出现黎明的亮光，她才终于入睡。她作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梦。



维索戈塔弯着身，冲洗麝鼠陷阱上的浮萍。被风吹动的芦苇发出了沙沙声响。

我觉得很内疚，小燕子。那场疯狂的脱序行动，是我给妳出的主意，是我告诉妳要怎么去那座该死的塔。

「老乌鸦，你不要自责。要不是那座塔，我早就落入邦哈特手里。在这里，至少我是安全的。」

妳在这里并不安全。

维索戈塔有所异议。

希里在他背后看见了一座山丘，光秃秃、圆圆的，从草堆里冒出来，就像一个蛰伏怪物的拱背。山顶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岩石旁有两道身影。那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风不断地拉扯、纠缠那女人的黑发。

地平在线燃起一道又一道的闪电。

孩子啊，浑沌正朝妳伸出双手。继承上古之血的孩子啊，被卷入「行动与改变」之中、「灭绝与重生」之中的女孩，妳是被选中的孩子，妳就是命运。浑沌正从紧闭的门扉之后，朝妳伸出他嶙峋的双手。他还不知道妳会成为他计划中的工具或阻碍，不知道妳会不会扮演「命运之钟」齿轮下的一颗沙粒。浑沌怕妳，命运之子。他想让妳感到畏惧，所以把那些场景送进妳的梦乡。

维索戈塔弯身清理抓麝鼠用的陷阱。他明明就已经死了，希里清醒地想着，这个意思是说，在另一个世界里，死掉的人都得清理麝鼠陷阱吗？

维索戈塔挺直了身子，他身后的天空泛着火光。平原上

有好几千名骑士策马狂奔，披着红色披风的骑士。

地阿格卢阿德利。

仔细听我说，小燕子。妳体内的上古之血会赐予妳极大的权力，妳是时空之主，妳有巨大的「能量」。别让罪犯和歹徒夺去，作罪恶之用。保护妳自己！脱离他们罪恶之手的掌握！

「用说的比较简单！他们用一种魔法屏障或锁链之类的东西，把我困在这里……」

妳是时空之主，没有人困传住妳。

维索戈塔挺直了身子。他身后是一座高原，一座岩石满布的平原，上头有船舰的残骸，整整十艘船舰的残骸。再过去是一座城堡，黑暗危险，顶着锯齿状的垛口，矗立在山湖之畔。

少了妳的帮助，他们会死，小燕子。只有妳可以拯救他们。

叶奈法的嘴唇开裂，无声地翕动，还在淌血。紫色的双眼被一大团纠结、肮脏的黑发掩盖，在那张让人折磨得削瘦、扭曲、暗淡的脸上，闪闪发亮。地板的凹陷上有滩臭水，鼠辈在四周窜行，石墙透出刺骨寒意，冰冷枷锁冻着她的手腕、脚踝……

叶奈法的手掌与指头糊成了一大团血块。

「妈妈！他们对妳做了什么？」

大理石阶向下延伸，那是三段式的阶梯。

法也谢代以拉得阿波耶干……有东西要结束了……是什么？

阶梯。底下是一个个的铁篮，里头燃烧着火焰。一张张燃烧的挂毯。

我们走，杰洛特说。走阶梯下去，我们必须这么做，不

这么做不行。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道阶梯。我想看看天空。

他的嘴动也不动，上头一片瘀青，染着血。血，到处是血……整道阶梯都是血……

没有别的路可走。没有，晴星。

「要怎么做？」她大叫。「我要怎么做才能帮他们？我现在是在另一个世界！被关住了！ 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有人能关住妳。

一切都被记载下来了，维索戈塔说。甚至是这个，看看妳的脚下。

希里惊恐地发现自己站在一片骨海中，四周都是头骨、胫骨和肋骨。

只有妳可以避免这一切，晴星。

维索戈塔挺直了身子。在他身后，是寒冬、白雪与暴雪。强风不断呼啸。

在她面前，一片暴雪，杰洛特骑在马上，纵使他的头上戴了毡帽、脸上包了毛围巾，希里仍认得出那是他。在他身后的暴雪中，看得出还有其他骑士，他们的身影模糊不清，从头到脚包得密密实实，完全没办法看出是何方神圣。

杰洛特直直往她看，却看不见她。冰雪不断打入他的眼睛。

「杰洛特！是我！这里！」

他看不见。在狂风的呼啸中，他也听不见她。

「杰洛特——！」

那是摩弗伦羊，杰洛特说。那只是摩弗伦羊。我们回头。

那群骑士消失了，隐入了暴雪之中，

「杰洛特——！不——！」

□

她醒了过来。

□

一大早，她便去了马厩，甚至没有用早餐。她不想碰见阿瓦拉贾，不希望与他有所交谈。她情愿避开其他精灵，那些厌恶、好奇、询问、黏着她不放的目光。他们的目光在其他时候都是明显的事不关己，但对王寝里的事，这些精灵却露出了兴味，而宫殿的墙上——希里很确定——都长了耳朵。她在马栏里寻着了凯尔佩，也找到马鞍与辔头。她还来不及为马上鞍，一群侍女便在她跟前出现。这些灰衣精灵个子矮小，比寻常的阿恩爱乐矮了一个头。她们带着微笑朝她行礼，并接下备马工作。

「谢谢。我其实可以自己来，不过谢谢妳们，妳们真好心。」她说。

离她比较近的精灵女子露出了大大的笑容，却让希里身子一震。

因为那侍女有虎牙。

她立刻凑了过去，吓得那女孩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她撩开对方耳边的头发——那对耳朵不是尖的。

「妳是人类！」

那侍女——其他人也是同样反应——跪在打扫过的黄土地上，低下头，等待惩罚。

「我……」希里揉着缰绳开口说：「我……」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那群侍女依然跪着。马栏里的马匹纷纷不安地喷起鼻息，踏动蹄步。

等她到了外头，坐在马鞍上，马儿快步起走，依旧还是无法回神。人类的女孩。用人类当侍女，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世界有都因……

人类，她纠正了自己。我的思维已经变得和他们一样。

凯尔佩响亮的嘶声与跳动把她从思绪中拉了回来。她抬起头，看见了艾瑞丁。

他坐在他的枣黑公马上，这回他少了恶魔味道十足的双牛角，以及大部分的武装，但在闪耀多种红色色泽的披风下，还是穿着锁子甲。

公马高高嘶鸣了声、甩甩头，当作招呼，还对凯尔佩露出一口黄牙。凯尔佩盘算着话事的都是主人，不是仆从，便把牙齿凑向精灵耳朵。希里赶忙收紧韁绳。

「小心点。」她说。「别靠得太近，我的马不喜欢陌生人，而她可是会咬人的。」

「对会咬人的那种，」他恶狠狠地看着她。「得给她套上铁衔，直到见血。这是根除桀骜不驯坏习性的绝佳方法，在马身上也适用。」

他一把扯过公马的笼头，力道之猛，让它喷了口气并后退几步，嘴边也流出了白沫。

「那副锁子甲要做什么用？」这回，换希里盯着精灵看。「你准备好要打仗了吗？」

「正好相反，我渴望和平。妳的母马除了性子拗以外，还有什么优点吗？」

「哪一种？」

「例如速度快不快。妳打算要去跑一跑？」

「如果你想，没什么不可以。」她在马镫上站了起来。「那边，去那些石圈那边」

「不行。」他截下她的话。「那边不行。」

「为什么？」

「那边是禁地。」

「这当然是针对所有人吧。」

「这当然只是针对部分人。燕子，妳的陪伴对我们来说颇为珍贵，所以不管是因为妳自己，还是其他人，我们都不能冒着失去妳的风险。」

「其他人？你想的该不会是独角兽吧？」

「我不想拿自己的想法来让妳心烦，也不想妳因为无法理解我的想法而受挫。」

「我不明白。」

「我知道妳不明白，妳那皱巴巴的脑子还没进化到可以明白的程度、听着，如果妳想比一场，我建议沿着河跑，往那边，就到斑岩桥，也就是这边过去的第三座桥，然后过桥到对面，继续沿着岸边顺水走，终点是溪水流入这条河的汇流处。准备好了吗？」

「随时候教。」

他大喝一声，拉起公马，马儿便像一阵飓风飞了出去。凯尔佩还没跨出步伐，它便已遥遥领先。公马不断奔驰，连地面也跟着震动，却依旧无法媲美凯尔佩。它很快便追上了公马，而它们还不到斑岩桥。那是座很窄的桥。艾瑞丁一个大喝，公马竟加快了速度。希里随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那座桥绝对不可能容得下两匹马，其中一匹得放慢速度。

希里不打算放慢速度。她将身子贴近马鬃，凯尔佩便像飞箭般往前冲去。她擦过精灵的马镫，抢入桥头。艾瑞丁高声一吼，公马也扬起前蹄，身体侧边将一尊雪花石膏像撞下底座，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希里带着鬼魅般的咯咯笑声穿桥而过，没有回头查看。

她在溪流旁下马等待。

一会儿后，他也到了，却是踏着慢步姗姗而来，一脸微

笑，心平气和。

「佩服。」他爽快地说，并下了马。「这匹母马，还有马上的女骑士，都教人佩服。」

虽然心里骄傲得像只孔雀，她却毫不在意地哼了一声。

「喔！所以你不会给我们套上铁衔，要我们见血啰？」

「除非是获得同意。」他语带双关地笑。「有些母马就偏好粗鲁的疼爱。」

「没多久前，」她自负地看了他一眼。「你才拿我和堆肥比，现在我们已经说到疼爱啦？」

艾瑞丁走向凯尔佩，在母马的颈子上又摸又拍，发现它一身干爽，遂摇了摇头，然后转向希里。要是他连我也敢拍，一定会后悔，她心想。

「请跟我来。」

溪水顺着林木苍苍的陡坡汇入河中，而沿着溪岸，有道通往上方的阶梯。那阶梯是由生了苔的废砂岩组成，岁月斑斑，爬满裂缝与树根，呈锯齿状向上延伸，偶以小桥跨溪相连。四周都是森林——蛮荒的森林，古老的栲树、角树、红豆杉、大槭树与橡树之下，更有浓密的榛树、红荆与茶荐子纠结而生。空气中飘散着苦艾、鼠尾草、莼麻、湿石、春天和霉菌的气味。

希里一路沉默地走着，没有一丝急躁，控制着每个吐息，同时也控制着紧张的情绪。她不知道艾瑞丁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但她有股不是太好的预感。

一道阶梯瀑布从石缝中淙淙泄出，旁边有个石露台，而露台上的接骨木树荫下，有座被常春藤与鸭跖草爬缠的小屋。下方可见树冠、河道，以及提尔纳里亚风格的屋顶、列柱中庭与露台。

他们就这么站着看了一会儿。

「没有人和我说过，」希里率先打破沉默。「那条河叫什么名字。」

「亚斯纳。」

「叹息？很好听的名字。那么，那条溪呢？」

「图阿特。」

「呢喃溪，也很好听。为什么没有人和我说过，有人类在这个世界生活？」

「因为这不是重要的事，对妳来说也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进去小屋吧。」

「做什么？」

「进去吧。」

进门后，她第一个注意到的是一张木躺椅。希里感觉到两边的太阳穴开始气血翻涌。哈，当然了，她想。这不是早该想到的吗？我在神殿的时候，明明就看过安娜·提勒写的罗曼史，里头写的是有关一个老国王和一个年轻王后，还有一个争夺统治权的贪婪王子。艾瑞丁很无情，野心勃勃，意志坚定。他知道得到王后的人，就会成为真正的国王，真正的统治者，一个真正的男人。拥有王后的人，就能拥有整个王国。这里，在这张躺椅上，将会是政变的开端……

精灵在大理石桌前坐下，要希里也坐在另一张椅子上。窗户外的景象似乎比她本人更吸引他，至于那张躺椅，他根本连看都没看一眼。

「妳会永远留在这里，」他语出惊人。「我轻盈如蝶的女骑士。妳这只彩蝶，一直到生命尽头，都会留在这里。」

她直直盯着他的双眼，不发一语，那双眼里，看不出任何东西。

「他们不会让妳离开这里。」他又说了一次。「妳不像预言和神话所说的那样，妳谁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只是没

有意义的存在；这样的事实，他们是不会接受的。他们不会相信这点，不会让妳离开，他们用承诺来蒙骗妳，好确保妳的顺从，但他们从来不打算遵守这个承诺。从来没有。」

「阿瓦拉贺给了我保证，怀疑精灵的话好像是种侮辱吧。」她嘶哑地说。

「阿瓦拉贺是智者。智者有他们自己的荣誉准则，准则里头每两句话，就会提到达成神圣目的的手段。」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也许……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也许，我有什么东西是你所渴望的，而你想和我交易。如何？艾瑞丁？我的自由换……换什么？」

他看着她许久，而她试图在他眼里找出一点线索、一点讯息、一点迹象，什么都好，却是枉然。

「妳一定已经对奥柏隆有些认识了。」他开口道。「妳一定已经注意到他的野心是难以想象地大。有些事是他永远不会接受、永远不会听的，叫他死还比较快。」

希里咬着双唇，朝躺椅瞥了一眼，没有说话。

「奥柏隆·穆切塔从来没试过魔法或其他能改变现状的方法。」精灵说。「而这些方法确实存在。对我们有益、有利、能带来保证的方法。那比阿瓦拉贺的侍女在妳化妆品里掺的媚药，要来得有用多了。」

他的手掌在有着暗色纹路的桌面上快速掠过，等手掌移开后，桌而上便出现一个用灰绿软玉制成的小瓶子。

「不。」希里嘶哑地说：「绝对不要。这种事我绝不同意。」

「妳没让我把话说完。」

「别把我当蠢蛋。我不会给他这瓶子里的东西，我不会让你利用我来做这种事。」

「妳这结论下得太快。」他看着她的眼睛，缓缓地说：

「妳这是在试图跑赢自己，而这类举动通常会以摔跤收场，而且是摔得非常痛。」

「我说过了——不要。」

「好好考虑清楚。不管这瓶子里装的东西是什么，妳都是赢家，不会是输家，燕子。」

「不！」

精灵用和先前一样俐落、堪称大师级手法，将小瓶子从桌上变走。在那之后，他看着林间粼粼闪烁的亚斯纳河，沉默了许久。

「小蝴蝶，妳会死在这里。」他终于开了口。「他们不会让妳离开这里的。不过，这是妳的决定。」

「我跟他们约好了。用我的自由换……」

「自由，」他嗤声一笑。「妳还在说那个自由。等妳夺回自由，打算做什么呢？要去哪里呢？妳到底明不明白？这里与妳的世界不只是空间不同，就连时间也不同。这里时间的流逝与那边不一样。那边妳所认识的孩子，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而那些和妳同年纪的，早就都死了。」

「我不信。」

「想想你们的传说吧，传说提到的那些人，先是神秘消失，多年后回来，却只是为了看到身边人被埋在蔓草中的墓碑。或许妳在想，那不过是些幻想，是凭空编出来的。妳错了。几百年来，人类被一群叫作狂猎的骑士掳掠搬迁，这些人被掳走、抓去利用，然愎又遭到丢弃，就像被吸光蛋汁的空壳一样。不过，妳甚至连这种事都碰不上，奇来亚。妳会死在这里，甚至没机会看见妳朋友的墓碑。」

「我不相信你说的事。」

「妳相信与否，是妳个人的事，而妳的命运是妳自己选择的。我们回去吧。燕子，我有个请求，妳愿意和我在提尔纳里亚简单用一顿餐吗？」

在几次心跳之间，希里的内心已经历一番交战，那是饥饿与痴迷，对上愤怒和对毒药、反对一切的恐惧。

「愿意。」她敛下了目光。「谢谢你的邀请。」

「该道谢的人是我，我们走吧。」

离开小屋的时候，她又朝躺椅瞥了 一眼，觉得安娜·提勒毕竟还是个愚蠢的崇高文人。

缓缓地，在一片沉默，在薄荷与鼠尾草的香味之中，他们沿着阶梯往下，顺着那条叫呢喃的溪流，走到底下的叹息河。



夜里，她抹上香水，顶着一头泡过香氛澡的微湿秀发，进入了王寝，找到了坐在沙发上、埋首一本厚重大书的奥柏隆。他没有说话，只是用一个手势，要她在自己身旁坐下。

那本书里有许多图片，老实说，那书里除了图片，再无其他。尽管希里努力扮出历练丰富的仕女姿态，气血却涌上了她的双颊。她在艾兰德神殿的图书馆里看过几本类似著作，但相较于赤杨王的那一本，不管是在姿势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或是图像的艺术性，那些书根本无从比拟。

他们看了许久，没有交谈。

「请脱衣服，」

这一回，他也脱了衣衫。他的身材纤细，像个男孩，该说清瘦得像吉泽赫、凯雷或瑞夫那样。

那些男孩的身体，她在溪水和山泉里洗澡的时候，已经看过很多次，不过，吉泽赫与其他老鼠帮成员的身体，透着满满的活力，透着勃勃的生气，在飞溅的银白水珠之中，活下去的渴望炽热燃烧。

而从他、从赤杨王身上透出的，只有永生的冰冷。

他很有耐心。有几次似乎已经差不多了，终究未果，希

里生起自己的气，确信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经验不足，因为疏于练习才会手足无措。他注意到了这点，安抚了她。一如以往，安抚十分奏效，她沉入了梦乡，依偎在他的臂弯之中。

但是到了早上，他已不在她身边。

□

接下来的这一晚，赤杨王头一回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她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弯身看着桌上一面琥珀镶边的镜子。那镜子的上头洒有白粉。

开始吧，她想。

奥柏隆用一把小刀将麻药粉聚在一起，然换分成两小堆，接着从桌上拿起一根银管，将毒品吸进鼻子里，先是左边的鼻孔，然后是右边。他那对通常会闪烁着光芒的眼睛，好像有些转暗，变得混浊，蒙上了一层水膜。希里一看便知，这不是他的第一次。

他荏玻璃上又重新堆起两小堆粉，出手邀她共享，并把管子交给她。管他的，她想。这样比较简单。

那毒品的药性强得不可思议。

不一会儿，他们已双双坐在沭上，搂着彼此，目光混浊地盯着月亮。

希里打了个喷嚏。

「绑了绳子的夜晚。」她用丝质上衣的袖子擦着鼻子说。

「是魔法的夜晚。」他擦着一只眼睛，纠正她。「恩需斯，不是恩利斯。妳得多练习一下口语。」

「我会的。」

「脱衣服。」

一开始，毒品对他起的效力似乎和她一样，能带来兴

奋。而毒品让她变得主动积极，呵，她甚至在他耳边轻声说出几个在她认知里十分不正经的字眼。这大概对他有点作用，效果颇为，呃，明显。有那么一刻，希里很确定几乎已经差不多了，不过那并不是差不多，至少没有到最后一步。

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变得不耐烦。他站起身，把黑貂毛披在削瘦的肩膀上。他就这么站着——背对她，凝视着窗户和月亮。希里坐起身，抱紧膝盖。她很沮丧、很懊恼，却也感到一股奇怪的痛楚。这想必是那强效麻药粉的缘故。

「都是我不好。」她喃喃道。「我知道，这道疤让我变得难看。我知道当你看着我的脸，你看到了什么。在我身上没有太多精灵的影子，只有堆肥里的一块金子……」

他猛然回过头。

「妳还真是异常谦虚啊。」他挖苦道。「要是我的话，会用另一种说法——猪粪里的珍珠、腐尸手指上的钻石。妳自己再想想其他的比喻，就当作是练习语言程度，我明天会问妳，小都因，一个身上完全没有精灵影子的人类。」

他走到桌前，拿起管子，俯身镜面。希里宛如石化般坐着，觉得自己好像被人吐了口水。

「我又不是因为爱你才来找你！」她气愤至极地大吼。「你很清楚，我是受到囚禁、受到恐吓！可是我同意了，我这么做是为了……」

「为了谁？」他打断她，颇为激动，一点都不像精灵的作风。「为了我吗？为了被困在妳的世界的阿因雪以？妳这个愚蠢的女孩！妳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才来这里，而且还拚了命地要把自己献给我。因为这是妳唯一的希望，能极救妳的唯一浮木。我再告诉妳一件事，祈祷吧，好好向妳那些人类世界里的偶像、神祇或图腾祈祷吧，因为如果不是我，就是阿瓦拉贺和他的实验室。相信我，妳不会想去他的实验室，不会想知道另一条路是什么样子。」

「对我来说都一样。」她缩在床上，冷硬地说：「只要能夺回自由，我什么都答应。只要能让你们愿意放我走，让我离开，回到我的世界，回到我的朋友身边就好。」

「妳的朋友！」他嘲讽道：「妳的朋友在这里！」

他激动地转过身，把沾了麻药粉的镜子扔给她。

「妳的朋友在这里。」他又说了一次。「自己看吧。」

他走出房间，身上的皮毛也跟着甩出弧度。

一开始，她在脏污的玻璃上只看见模糊的自己，但那面镜子几乎马上便发出乳白亮光，填满烟雾，然后出现画面。

叶奈法被吊在深渊之中，整个人被拉得笔直，双手上举。她连身长裙的两只袖子，像羽毛被扯得稀巴烂的翅膀。她的头发不断飘动，有细小的鱼只穿梭其中，那是一整群闪闪发光、快速游动的小鱼，它们已经在啄食女巫的脸颊与眼睛。叶奈法的脚上有条埋在淤泥与水草中、通往湖底的绳子，而绳子末端，有一大篮石头。上方，远远的上方，是波光摇曳的水面。

叶奈法长裙的摆动频率，与水草如出一辙。

烟雾渐渐遮去被麻药粉沾污的镜面。

杰洛特，苍白得有如玻璃，闭着眼，坐在一根根上方垂挂岩石的长冰柱下，一动也不动，全身罩着一层冰霜，而且很快便让暴风雪带来的雪片覆盖。他的白头发已经成了一根根白色冰棍，他的眉毛、睫毛和嘴唇上都挂了白色冰柱。雪一直下个不停，盖在杰洛特脚上的雪堆不断加厚，他的肩膀上也长出了两顶雪帽。暴雪不断吹袭、呼啸……

希里从床上跳了起来，用力将镜子摔到墙上。琥珀镶边裂了开来，玻璃碎成千百万块。

她已经看过这些景象，她早就知道也记得这些景象——在她以前的梦中。

「这都不是真的！」她大叫：「你听到了吗？奥柏隆，我不信！这不是真的！这不过是你的坏心眼，没用的，和你的人一样没用！这不过是你的坏心眼……」

她坐到了地板上，放声大哭。

□

她怀疑这宫殿里的每座墙上都长了耳朵。隔天，到处都是意有所指的目光，她感觉得到有人在她背后讪笑，窃窃私语。

她到处都找不到阿瓦拉贺。他知道，她想，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在躲我，趁我还没起床，带着他的金发精灵搭船或骑马出远门了。他不想跟我说话，不想承认自己的计划已土崩瓦解。

她也没看到艾瑞丁，不过这倒是正常，他常和他的地阿格卢阿德利——红骑士团一起出门。

希里将凯尔佩牵出马厩，骑马去了河的另一边。她一股脑地想事情，思绪百转千回，完全没留心周遭情况。

我要从这里逃走。不管那些影像是真是假，都不重要。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件事——叶奈法与杰洛特都在那边，在我的世界里，那里才是我该待的地方，和他们在一起。我得从这里逃出去，马上就逃！不可能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是自已进来这里的，应该也有办法自己出去。艾瑞丁说我有原始的天赋，维索戈塔也说过一样的话。我已经仔细看过雨燕之塔，那里面没有出路，可是这里的某个地方说不定还有别座塔……

她望向远方，看着远方山头，看着那上头显眼的石圈轮廓。禁忌之地，她想。哈，我看是太远了，锁界咒大概不会让我去那边，试了也是白试。我还是往河流的上游走，那边我还没去过……

凯尔佩嘶鸣一声，甩了甩头，不安地跳动。她没办法让

它掉头，反倒被拖着快速往山丘冲去。

希里整个人僵掉，甚至有片刻完全没有反应，任马儿自己奔驰。直到过了一会儿，她才大声一喝，收紧韁绳。后果就是凯尔佩高举前蹄踢了几下，然后甩了甩后臀，继续快跑，而它跑的依旧是同一个方向。

希里没有拦住它，没有试图制伏它。她整个人已惊吓到极限。不过，她对凯尔佩的性子很了解，这马儿虽然习惯不好，但还不至于如此。这样的举止，一定有其意义。

凯尔佩慢了下来，改用快步走，像支箭似地，笔直往冠了石环的山丘去。

大概只能走一顷地吧，希里想。等等锁界咒就会发挥作用了。

一根又一根爬满青苔与蕈菇的巨石，长在茂密的黑莓丛中，紧紧排列成环，马儿跑进石圈，然后像被下咒一样，站定不动。它身上唯一会动的，就是直直竖起的那双耳朵。

希里试着将它掉头离开那个地方，却是白费力气。要不是在它热呼呼的颈子上，仍能感觉得到血液流动，希里会发誓自己不是坐在马上，而是坐在雕像上。突然，有个东西碰了她的背。那是尖锐的东西，穿过她的衣服，刺入身体，带来极大的痛楚。她还来不及回头，一头红独角兽便从石柱间无声无息地跳了出来，然后直接将角戳入她的胁下，又猛又狠。她可以感觉到身侧流出一道血涓。

另一头又出现一头独角兽，全身皮毛从耳尖到尾巴末端，都是一片雪白，只有上唇是粉色、眼睛是黑色。

白独角兽靠了过来，然后缓缓地、慢慢地把头搁到她的子宫上。那股兴奋感是如此强烈，让希里叫了出声。

我长大了，她的脑中有道声音响起。我长大了，睛星。那时候，在沙漠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我知道了。

「小马？」她呻吟道，身子依旧挂在两根刺着她的角

上。

我的名字是伊华拉夸克斯。妳记待我吗？晴星，记得自己是怎么把我治好，救了我的命吗？

它退了一步，转过身。她看见它脚上的疤，认出来，记起来了。

「小马！是你！可是你的毛色本来不是这样……」

我长大了。

她的脑中突然一片混乱，低语、声响、叫嚣、嘶鸣。两支角离开了她的身体，她瞧见在她背后的那只，是带花斑的青紫独角兽。

大独角兽在向妳学习，晴星。他们透过我向妳学习。再过一会儿，它们就能够自己发声。它们会自己告诉妳，想从妳身上得到什么。

希里脑中的杂音爆发成狂乱喧嚣，但几乎马上又平缓下来，顺着理解而清明的思绪之河流去。

晴星，我们想帮妳逃跑。

虽然胸口中的心脏剧烈鼓动，她没有开口。

妳怎么没有欣喜若狂？没有开口道谢？

「为什么？」她尖锐地问道：「你们怎么会突然想帮我？你们有这么爱我吗？」

我们一点都不爱妳，可是这里不是妳的世界。这里不是妳该待的地方。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们不想妳留在这里。

她咬紧了牙关。虽然这新出现的可能性令她兴奋，但她摇头反对。小马——也就是伊华拉夸克斯——竖直了耳朵，用一只脚蹄在地面耙了耙，然后用黑眼珠瞪着她。红独角兽跺了一下，力道大得连地面都震了一下。它摇了摇头上的角恫吓她，恶狠狠地喷了口气。这下子，希里明白了。

妳不相信我们。

「是不信。」她冷淡地承认。「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盘算，试图利用什么都不懂的我。为什么我恰好该相信你们？你们跟精灵显然没有交情，我自己在草原那边也看过，你们差一点就要打起来，我绝对可以把这个看成是你们想利用我来挑衅精灵。我也不喜欢他们，毕竟是他们把我关在这里，还逼我做我根本不想做的事，不过我不会让自己被人利用。」

红独角兽抖了下脑袋，那只角又做出了威胁的举动。紫青独角兽高声嘶鸣。希里的头颅里隆隆作响，好像在井里一般，而她所捕捉到的那抹思绪，也不太美好。

「哈！」她叫道：「你们就跟他们一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才不怕！我也不会让任何人利用！」

她再度觉得脑中充满嘈杂与混乱。她花了点时间，才从那团混乱中抽出了可以理解的思绪。

睛星，妳不喜欢被人利用，这样很好。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个，我们想为妳确保的就是这一点，

这也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整个世界，为了所有世界。

「我不明白。」

妳是可怕的武器，危险的兵器。我们不能让这个武器落入赤杨王，还有狐狸和雀鹰的手里。

「谁？」她的顿了一下，「喔……」

狐狸，克雷凡。阿瓦拉贺。至于雀鹰是谁，她可是再清楚不过了。

赤杨王年事已高，但狐狸和雀鹰却不能拿到掌控阿尔将盖斯——异界之门的权力。他们已经拿到过一次，也失去过一次。现在他们只能漫无目的地游荡，踩着小小的步伐在各个世界之间飘零，像游魂一样，什么也做不了。狐狸最远只能到提尔纳贝亚阿辣因，而雀鹰和他的骑士团只能在螺旋地游走。再远他们就去不了，他们没有力量。所以冀望能得到

阿尔得盖斯与权力。他们之前已经利用过一次这种权力，我们会让妳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等妳要从这里离开的时候，我们会让妳看的，睛星。

「我没办法离开这里。他们在我身上施了法。锁界咒。盖斯加勒……」

没人可以困得住妳，妳是异界之主。

「最好是。我没有任何原始天赋，我什么都掌控不了。而『能量』我早在一年前，在那片沙漠里就已经放弃。小马可以作证。」

妳在沙漠里放弃的是骗人戏法，存在血液里的「能量」是没有办法舍弃的。妳依然拥有它，我们会教妳怎么使用它。

「会不会这么刚好，」她大喊：「想得到这股我可能拥有的『能量』、掌握主宰世界权力的，就是你们？」

不是这样的。我们不需要得到这股「能量」，因为我们一直都拥有这股「能量」。

相信它们，伊华拉夸克斯请求她。相信它们，睛星。

「但是有一个条件。」

独角兽纷纷扬起头，张大鼻孔，他们的眼睛里——希里敢发誓——冒出了火花。它们不喜欢有人和它们谈条件，希里想。它们甚至不喜欢这个字的发音。去他的瘟疫，我都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只要别是悲剧收场就好……

说给我们听吧，什么条件？

「伊华拉夸克斯要待在我身边。」



傍晚时分，天空聚起了乌云，空气变得闷热，河面上也升起黏稠的水气。当黑暗笼罩提尔纳里亚，远方传来了低语般的闷雷，地平在线不断亮起电光。

希里早已准备就绪。她身穿黑衣，长剑在背，内心焦躁，情绪紧绷，不耐烦地等待黑暗降临。

她悄悄走过空荡的前厅，借着廊柱掩护溜到露台。亚斯纳河在黑暗中闪着幽幽波光，柳树沙沙作响。

远方的雷声传遍天际。

希里将凯尔佩牵出了马厩。母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踏着碎步往斑岩桥去了。希里盯着母马的蹄印看了一会儿，又看了看停着船只的露台。

不行，她想。我要再在他面前出现一次，这样说不定可以拖点时间，让他们不那么快追上来。这是险招，但我不得不这么做。

当她进入王寝，第一个反应是他不在，每间屋室都是空的，因为里头没有半点声响，一片死寂。

直到过了一会儿，她才注意到他。他在角落，坐在一张扶椅上，身上是随意扣上的白衬衫，可以看见削瘦的胸膛。那衬衫是以非常细致的质料缝制而成，十分贴合身体，好像湿了一般。

赤杨王的脸和两只手掌，几乎像那件衬衫一样白。

他抬起眼看她，但那双眼里什么也没有。

「夏得哈儿？」他喃喃道：「妳来了，真好。知道吗？他们说妳死了。」

他摊开一边掌心，有个东西掉到了地毯上，那是一个用灰绿软玉制成的小瓶子。

「拉拉。」赤杨王动了下头，摸了下脖子，好像属于王的黄金拓赫勒住了他的呼吸。「肯姆阿梅，卢内得。来我这里吧，女儿。肯姆阿梅，耶拉伊内。」

希里在他的吐息里感觉到了死亡。

「耶拉伊内不拉什，法因诺为得……」他哼起歌：「米

瑞，卢内得，妳的丝带松开了……请容我……」

他想抬起手，却没有办法。他深深叹了口气，猛然抬头，看着她的眼睛。这一次，他很清醒。

「奇来亚。」他说：「洛克莱丝。的确，妳就是命运，湖中女士。看来，也是我的。」

「法也谢代以拉得阿波耶干……」他过了一会儿后才如是说道，而希里害怕地发现，他说的话和动作都开始变得缓慢，慢得可怕。

「可是，」他叹着气将话说完。「还好有某个东西也已经开始了。」

窗外的雷声向他们奔来。暴风雨尚远，但快速接近。

「不管怎样，」他说：「我非常不想死，奇来亚，而且对于自己必须要死，感到非常遗憾。谁会想到有这么一天呢。我以为自己不会不甘心。我已经活了很久，所有的事都经历过。我对一切都已厌倦……然而，现在我却觉得不甘心。妳知道还有什么吗？弯下身来，我要在妳耳边说，就让这成为我们的秘密吧。」

她弯下了身子。

「我会怕。」他轻声说。

「我知道。」

「妳在我身边吗？」

「我在。」

「瓦法尔，卢内得。」

「再见了，赤杨王。」

她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一只手，一直等到他咽下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不再有任何动静。她没有抹去眼泪，任凭泪水流下。

暴风雨近了。地平线上燃起了闪电。



她快速跑下大理石阶，来到有廊柱的露台，那儿有几艘船只随水摇晃。她解开傍晚就已经预先看好、最靠边的那艘船，然后用一根桃花心木做成的长棍，将船撑离露台——那是她事先从窗帘上拆下来的，因为她很怀疑船会像阿瓦拉贺坐的时候一样，听她的话。

船只顺着水流无声前进。整个提尔纳里亚又静又黑，只有各个露台上的那些雕像，用死寂的目光送她离开。奇一利开始数桥。

森林上方的天空亮起了闪电，而雷声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低喃一阵。

第三座桥。

桥上有某个东西闪过，无声无息，灵巧得像只巨大黑鼠。在那个东西跳上船头时，船身晃动了起来。希里丢开长棍，拿出佩剑。

「结果妳还是想摆脱我们的陪伴？」艾瑞丁·北亚·葛拉斯嘶声说。

他也拿出了剑。电光一闪逝，却已够她看清楚那把兵器的样子。那是把单刃剑，剑身微弯，剑锋闪耀，锐利无比，握把提，护手以镂空圆片制成。只稍一眼，便知精灵懂得使用这把剑。

他凭单脚用力抵住船舷，出其不意，晃动船身。希里的身子重重一倾，稳住船身，快速找回平衡，接着，几乎是马上，她自己也试了这一招，双脚跳上船舷。他的身形晃了一下，但仍保持平衡，然后把剑刺向她。她挡开攻击，反射性地护住自己，因为她几乎什么也没看到。她从下方快速回敬对方一剑。艾瑞丁档住攻势，一剑砍下，希里也把剑挡了回去。剑身有如燧石相撞，迸出火花。

他使足力道，再度压下船身，差点没让船翻过去。希里一个舞动，张开双手稳住脚步。他退往船首，放下了剑。

「燕子，妳这是在哪里学的？」

「说出来会吓你一跳。」

「我很怀疑。搭船顺河走能打破锁界咒，这方法是妳自己想到的，还是有人泄露给妳的？」

「这不重要。」

「重要，而且我们会好好谈谈这件事，至于怎么谈，办法多得是。现在，把剑丢掉，我们回去吧。」

「最好是。」

「奇来亚，我们回去。奥柏隆在等妳。我向妳保证，今晚他会充满活力，生气蓬勃。」

「最好是。」她又说了一次。「他用太多那个补充活力的东西，就是你给他的那个。又或者，那根本不是补充活力用的？」

「妳在说什么？」

「他死了。」

乍听这消息，他心头一惊，但很快便回过神来，突然晃着船身冲向她。两人一边保持平衡，一边过了几招，铁器相撞的脆响传遍水面。

闪电照亮夜空，他们穿过一道桥。提尔纳里亚的桥快过完了，说不定这就是最后一座桥？

「妳一定很清楚，燕子，」他说：「妳这样只是在拖时间。我不能让妳离开这里。」

「为什么？奥柏隆死了。而我明明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人，我的存在一点意义都没有。这是你自己跟我说的。」

「我说的确实是真话。」他举起剑。「妳的存在一点意

义都没有。哼，飞蛾小小一只，我只要用手指一捏，就能捏个粉碎，但如果放任不管，就会在昂贵的布料上啃出小洞。哼，胡椒虽然小小一粒，不起眼到了极点，但如果不小心咬碎，却会逼得人吐出原本想在口中细尝的美味。这就是妳，什么也不是，却像扎在肉里的一根刺。」

一道闪电落下，希里在电光中看见了她想看见的东西。精灵举起剑，挥了一下，比着船上的坐板。他占了身高的优势，下一次过招，一定会赢。

「妳不该拿武器对着我的，奇来亚。现在已经太迟了，我不会宽恕妳。我不会杀妳，缠上绷带在床上躺几个礼拜，对妳一定有帮助。」

「等一等，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妳有什么秘密好说？」他不屑地说：「有什么是我不知道，而妳可以泄露给我听的？妳有什么事好和我说？」

「就是这座桥太矮，你过不去这件事。」

他来不及反应，枕骨直接撞到桥上，整个人完全失去平衡，直直往前飞去。希里大可以就把他推下船，但她怕这样不够，他依旧会追上来。再说，不管是不是故意的，是他杀了赤杨王，光凭这一点，就该让他吃点苦头。

她快速朝他的大腿划了一剑，就在锁子甲下缘。他甚至连叫都没有叫，便飞出船舷，扑通一声落人河里，而河水马上盖住了他的头顶。

她转过身，盯着水面看。他过了很久才浮出水面，吃力地爬上河水中的大理石石阶，然后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任凭河水与血水从他身上流下。

「缠上绷带在床上躺几个礼拜，对你会有帮助的。」她低声说。

她抓起她的棍子，用力撑动船只。亚斯纳河的河道越来

越宽，船行的速度也逐渐加快。没多久，提尔纳里亚最后的一群建筑物已经在后方落下。

她没有回头顾盼。

一开始，四周变得很暗，因为船驶进了一座老林。两岸的枝干在河道上方交迭，形成天顶。之后，四周转亮，森林来到尽头，河水两边是整片桤木林、芦苇和香蒲。河水一直都十分清澈，但这里出现了一堆又一堆杂草，水草也浮出河面，还有一根又一根的树干。当天际亮起闪电，她看见水面有圈圈涟漪；当响雷传来，她听见鱼群受惊的溅水声，有东西不停在水中拍溅、潜卜、浮起。有几次，她在离船不远处，看到发光的眼睛；有几次，船因碰到某种巨大的活体而震动。这里的一切不是全都那么美好，对外来者而言，这个世界代表死亡。她在脑中回想艾瑞丁说过的话。

河道变得宽广开阔，水中也开始出现了小岛与分流。她让船依照命运的引导行驶，顺水漂流，不过她开始感到害怕。要是船走错方向怎么办？

她才刚这么想，凯尔佩的嘶鸣便从岸边的芦苇丛中传来。凯尔佩，还有独角兽发出的强烈心电感应。

「小马，你来了！」

我们要加快动作，晴星。跟我来。

「去我的世界吗？」

我得先让妳看一样东西，大独角兽它们要我这样做。

他们先是穿过森林，然后是有峡谷、沟壑综横切割的干草原。雷电交加，暴风雨越来越近，刮起阵阵强风。

独角兽领着希里到其中一条沟壑。

就是这里。

「这里有什么？」

妳下马看。

她照着它的话做。地面不太平坦，她绊了一下。有个东西碎裂，在她脚底动了一动。一道闪电落下，希里吓得张大了嘴。

她站在一片骨海之中。

沟壑的一侧沙坡大概是受过大雨冲刷，有滑动的迹象，露出原本埋藏其中的东西。那是一座坟场、一座万人坑、一座堆骨场——胫肯、骨盆、肋骨、股骨，还有头骨。

她拾起其中一个。

闪电再度落下，看出这些残骸原本属于谁的希里，不禁放声尖叫。

那个头骨上长着尖角，而且有被剑刃砍过的痕迹。

现在妳明白了。声音在她脑中响起。现在妳知道了。这是他们做的，阿恩爱乐、赤扬王、狐狸、雀鹰。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属于他们，在他们夺得这个世界，在他们欺骗我们、利用我们打开阿尔得盖斯之后，这个世界就变成是他们的了。而现在，他们也试着要利用妳、欺骗妳。

希里大力抓紧了头骨，在暗里大叫：

「你们这群流氓！凶手！」

雷声自天际隆隆传来。伊华拉夸克斯放声嘶鸣，发出警讯。她明白它的意思，一个纵身跃上马鞍，接着大喝一声，要凯尔佩拔腿飞奔。

追兵顺着他们的脚步追上来了。

□

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奔驰中的她一边吞下灌进嘴里的风，一边想着。这种事以前已经发生过了。这样奔驰，像疯了似地，在一片黑暗中，在充满恐惧、鬼魅和幽灵的夜里。

「冲啊，凯尔佩！」

她像得了失心疯般地狂奔，眼睛被疾驰逼出了泪液。一

道闪电将天际一分为二，希里在亮光中看见路的两旁尽是赤杨。歪七扭八的树从四面八方朝她伸出长满节瘤的粗臂枝，黑漆漆的树洞嘴不断开合，似是咒骂与威胁一路紧紧尾随着她。凯尔佩长鸣一声，然后加速冲刺，那蹄足似是只有点地而过。希里将身子伏在马颈上，好降低风阻，也避开不断朝她打来，或试图将她拉下马鞍的赤杨。树枝不断飕飕鞭来，努力想勾住她的衣发。畸形的树干不断晃动，张咬洞嘴，低声怒吼……

凯尔佩狂野地叫了一声，独角兽也以嘶鸣回应。它是黑暗中的光明，指引着道路。

跑快点，睛星！越快越好！

赤杨越来越多，越来越难躲避其枝桠。再过不久，赤杨会长满整条道路……

叫嚣从后方传来，那是追兵的声音。

伊华拉夸克斯放声嘶鸣，希里收到了它的思绪，明白他的意思，贴住了凯尔佩的颈子。母马需她催促，恐惧足以让它不要命地狂奔。

独角兽的思绪再度传来，这回更加清楚，更加渗入脑中。那是一个指令，或者该说是命令比较恰当。

跳跃吧，睛星。妳必须跳跃，跳到另一个空间，跳到另一个时间。

希里不明白，但她努力去明白，非常努力，专心致志，专心到连血液都在耳朵里沸腾翻涌……

闪电。倏然一片幽暗，又软又黑的幽暗，那种黑，是不管用什么都无法照亮的黑。

希里的耳中响起一阵嘈杂。

□

风打在她的脸上，寒凉的风，还有雨滴，而她鼻间闻到

的，是松树的气味。

凯尔佩猛然弯背跃起，喷气踱步。它的颈子又湿又热。

一道闪电掠过，雷声随之而来。希里在亮光中看见甩着脑袋与头角的伊华拉夸克斯，用一只脚蹄拚命掘着地面。

「小马？」

我在这里，晴星。

满天星斗，星群密布，天龙座、冬女座、七羊座、水瓶座。

而就在几乎要碰到地平线的地方——晴星。

「成功了。」她惊叹：「我们成功了，小马。这是我的世界！」

它传出的意思是如此清晰，希里明白得一清二楚。

不，晴星，我们逃出了那个世界，但这还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该在的时间。前方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

「别丢下我一个。」

我不会。我对妳有所亏欠，必须偿还这一份债，直到还清为止。

□

西方的天空逐渐转暗，同时刮了强风。不断飘来的云层，遮熄了一个又一个星群。天龙座灭了，冬女座灭了，接着是七羊座、水瓶座。最为耀眼、闪烁久的晴星也灭了。

闪电短短照亮了地平线上的天际，沉闷的雷声姗姗跟上。强风愈发剧烈，将沙尘和枯叶扫进了希里眼里。

独角兽高声嘶鸣，将思绪传给她。

没有时间磨蹭了。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赶快逃走，要在正确的空间、正确的时间里完成。我们动作快点吧，晴星。

我是异界之主，我继承了上古之血。

我身上流的血来自拉拉·多伦——夏得哈儿的女儿。

伊华拉夸克斯高声嘶鸣，催她上路，凯尔佩也大大喷了口气附和。希里拉紧了手套，说：

「我准备好了。」

一阵嘈杂在她耳中响起，接着白光乍现，然后是一片黑暗。

第五章完

历史学家大多会拿尤阿希姆·戴维特的审问、判决与行刑，来佐证恩菲尔大帝的粗暴、残忍和独裁天性；而暗指他有仇必报、凡事几乎私下解决的假设——尤其是出自脍炙人口的纯文学作者——更是不在少数。现在该是点出事实的时候了，而这个事实对每个认真研究的学者来说，都是理所当然。如果用「绩效不佳」这个词，来形容戴维特公爵带领行动部队「维尔登」的方式，绝对太过含蓄。对手实力与之相比，弱了两倍，但进犯北方一事他却一拖再拖，把所有兵力都放在和游击队的对战上。对人民而言，维尔登部队毫无军纪，残忍前所未闻。这般举止会招来的后果显而易见，也无可避免：如果冬天时反抗分子尚不到五百人，那么到了春天，几乎整个国家都群起反抗。

艾尔维尔向尼夫加尔德投诚，却遭人杀害，其子——与北地林格交好的奇特林斯王子亲上前线。在旁有来自斯格利加的海盗，前有奇达里士的北地林格反抗军，后有叛乱分子的情况下，戴维特陷入了一场又一场混战，节节败退。正因如此，他没有及时加入「中军」的进攻行动——维尔登部队没有按照计划去绊住北地林格的侧翼，反倒封锁了门诺·科耶亨。北地林格人马上利用这个形势进行反击，夺下马耶那和马利堡的外围地带，彻底抹煞敌营重夺这两座重要堡垒的机会。

戴维特的无能与愚蠢，在北地林格人的心理层面上造成了影响，打破了尼夫加尔德军万夫莫

敌的迷思。数以百计的自愿者开始加入北地林格军……

《北方战争、神话、谎言与真假掺半的事实》

——瑞斯提夫·德蒙梭隆

第六章

不消说，亚瑞的心情很沮丧。在神殿里的成长历程，以及自己凡事不预设立场的天性，让他很容易相信人，相信他们的仁慈、善良与无私，但这份信仰如今已所剩无几。

他已经在野外睡了两个晚上，而现在看来，他似乎要度过第三个夜晚。每到一个村庄，他总会向人请求一个过夜的地方或一小块面包，但面对的总是关得死紧的木板门，而对方不是用全然沉默以对，就是威吓谩骂，就算他说明了自己的来历与目的，也完全无济于事。

人们让他非常、非常的沮丧。

天色很快暗了下来，男孩快步走在田间小路上，又是一个露宿野外的夜晚。已经饱受打击、放弃希望的他，正放眼搜寻干草堆。三月的天气其实已经很温暖，但丧里却冷得冻人，他很害怕。

亚瑞看了一下天空。将近一个星期以来，每天夜里都可以在天上看见一颗金红彗星，拖着闪烁尾巴，由西方划向东方。他思索着这个在许多预言里都曾提过的异象，可能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他继续往前走，天色越来越暗。这条小路带着他往下走，底下有两排浓密树丛夹道，在昏暗的夜色中，看来十分吓人。下方，从更加幽暗的那一头，吹来了寒气、逐渐腐烂的杂草臭气，还有另一种气味，那是非常不好的气味。

亚瑞停下脚步，试着说服自己，后背与双臂爬满的不是恐惧，而是寒意。不过没有成功。

前方有条水道，两岸长满灰毛柳与奇形怪状的柳树，黑色渠水波光粼粼，好像刚倒出炉的焦油。水面上攀着一座低

矮的小桥，上头有好几根木椿腐烂、掉落，让桥破了好个洞，桥栏也破败断折，上头的杆子已没入水中。小桥后方，柳树长得更加茂密。虽然离真止的夜晚还有好一人段时间，虽然水道之后的远方草原在垂挂草尖的雾珠反射下依然明亮，柳树林里却已是一片黑暗。亚瑞隐约在那片黑暗中，看见某种建筑的废墟，那一定是磨坊、锁铺或钓鳗鱼场。

我得从这座桥走过去，男孩心想。没办法，只能这样了！虽然我从全身的鸡皮疙瘩可以感觉得出来，有种不怀好意的东西在那片黑暗里伺机而动，但我必须过去水道的另一边，就像我在梅莉特列神殿，从那些几乎焚毁的手稿里读到的，像那些神话般的领导者或英雄一样。我要穿过水道，到那时候……那句话是怎么说的？牌都已经发下？不对，是骰子已经丢了，没得反悔。我的过去会留在我的身后，而未来将在我的面前开展……

他踏上小桥，并且马上知道自己的预感没错、对方尚未现身，声音倒先传来了。

「怎样？」挡住他的其中一人粗声道：「我不是说了吗？我说过只要稍微等一下，就会有人走过来吧。」

「说得对，欧库提赫。」那群带了粗木棍当武器的家伙中，第二个人出了声，有点大舌头。「你真该去当个算命的。好了，亲爱的旅人啊，自己上路的小哥！你是要自己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呢，还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让我们动手？」

「我什么都没有！」亚瑞一口气吼了出来，希望能有人听见，跑来帮忙，不过他也没抱太大期待就是了。「我是个没钱的旅人！ 口袋里一毛钱都没有！我要给你们什么？这根棍子吗？还是我身上的衣服？」

「这些也要。」大舌头的那人说，而他的声音里有某种东西，让亚瑞打起颤来。「因为，你可要知道，我们有急用，我们几个才是真正没钱的旅人。本来我们是盼着能有个

娘儿们来，不过现在天已经黑了，没人会出门了，既然没有捕到鱼，那抓只虾也好！兄弟们，抓住他！」

「我有刀！」亚瑞大叫：「我警告你们，别过来！」

他手上的确有把刀，那是他在逃跑前一天，从厨房偷来的，一直都收在包袱里。不过，他没有把刀子拿出来，因为他知道这个举动毫无意义，对他也没有任何帮助，而光是这样的认知，就吓得他浑身僵住。

「我有刀！」

「哎呀呀。」大舌头的那人一边往他走近，一边嘲笑道：「他有刀耶，真是想不到啊。」

亚瑞没办法逃，恐惧让他的两只脚成了两根钉在地上的木桩。肾上腺素像条套索一样，紧紧圈住了他的喉头。

「等一等！」那群人当中的第三人突然大叫，他很年轻，声音也诡异地耳熟。「我大概认识他！没错、没错，我认识他！我说，你们都退后，这是我们认识的人！亚瑞？你认得我吗？我是梅菲啊！喂，亚瑞？你认出来了吗？」

「我认……认出来了……」亚瑞使尽浑身力气，对抗一股全然陌生的巨大压迫，那是一种很糟糕的感觉。他一直到发现自己撞到桥间木板，腰际发疼，才明白那是什么感觉。

那是失去意识前的感觉。

□

「哇，这还真是个惊喜。」梅菲说：「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竟然会碰到自己人！艾兰德的老朋友！好兄弟！怎样？亚瑞。」

亚瑞咽下一块这群怪人所请，硬绑梆又充满嚼劲的猪油皮，然后咬了一口烤芜菁。他没有回答梅菲的问题，只是朝围在火堆旁的六人点了点头。

「亚瑞，你要去哪儿啊？」

「去维吉马。」

「哈！我们也是要去维吉马！真的是太巧了！怎样，米尔顿？亚瑞，你记得米尔顿吗？」

亚瑞不记得，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见过那个人。话说回来，梅菲叫他好兄弟，其实有点太夸张了。他是艾兰德木桶匠家的儿子，当年两人一起去神殿旁的学堂上课，他总是会故意找亚瑞的碴，动手打他，还叫他是石头里蹦出来的野杂种，既没爹，也没娘。这种情况维持了大约一年后，木桶匠便把儿子从学堂带回去，因为他觉得自家的兔崽子不是块料，只能做木桶而已。这就是梅菲，没有努力钻研学问，而是在父亲的工作坊里用力刨着木片，当亚瑞结束学业，在神殿推荐下，成为市政法院的助理书记后，木桶匠之子便仿效其父，朝他鞠躬哈腰，并送上礼物宣示友谊长存。

「……我们要去维吉马，」梅菲接着说：「去加入军队，我们所有人要组成一队去从军。这边这两个，你知道的，米尔顿跟欧格拉北克，佃农家的儿子，被挑去服步兵役，你知道的……」

「我知道。」亚瑞朝那佃农家的儿子看了一眼，他们的发色都很淡，活脱脱像两兄弟，而且都咬着某种灰烬堆里烤出来，看不出是什么的食物。「佃农役，每十户佃农征召一户去当步兵。那你呢？梅菲。」

「我啊，」木桶匠家的年轻儿子叹了口气。「就你知道的，头一回，商会得出人从军的时候，我家老爹想了办法让我不用抽签。不过之后问题来了，得再抽第二次签，因为这是城里的大人们下的决定……」

「我知道。」亚瑞再度表示同意，「艾兰德城里的议会在一月十六日，决定进行扩征抽签。这是面对尼夫加尔德的威胁下，不得不做的举动……」

「听听他是怎么说话的，狗鱼。」身材粗壮、理了大光头的家伙插嘴说。这人叫欧库提赫，是不久前头一个在桥上

吼他的那个。「这个大少爷！ 一肚子墨水的家伙！」

「大天才！」第二个人把声音拉得老长，说出了同样的话。这人是个身材魁梧的农场工人，大饼脸上总黏着一个蠢笑容。「神人！」

「闭嘴，克拉普罗什。」那个叫狗鱼的大舌头说。他是这群人里年纪最大的，个头高大，脸上已长了些胡子，脖子背后的头发推了稍高一点。「既然他是聪明的家伙，那他说话的时候就该听一下，说不定能学到不少知识，而不管是谁，多学点知识总有好处。嗯，差不多所有人，也差不多都能有好处。」

「是真的，假不了。」梅菲说：「他啊，我是指亚瑞，其实一点都不笨，读过、写过的可多了……是学者呢！毕竟他在艾兰德是当书记官的，而在梅莉特列神殿里，所有书也都是他管的……」

「这么一来就有趣了。」狗鱼打断他，两只眼睛隔着柴烟和火花盯着亚瑞。「这么一个法院兼神殿的狗屁书呆子，在往维吉马的商道上做什么？」

「就和你们一样，我要去军队。」男孩说。

「法院兼神殿来的学者，要去军队找什么？」狗鱼的两只眼睛亮闪闪，反射着光线，就像真正的鱼眼睛，被独木舟船头火把照到时一样。「要找什么啊？因为他不是要去接受征召吧？每个蠢蛋都知道，神殿里的人免役，不用出人入伍。每个蠢蛋都知道，堂堂一个法院，绝对保得住一个写字的，有办法让他不用去从军。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官员大人。」

「我是要去当义军。」亚瑞宣告着：「我是自愿去从军的，不是被征召的。这当中有部分是个人因素，不过主要是基于一份爱国的使命感。」

一伙人闻言，全都大笑出声，震天价响。众人笑了许

久，狗鱼才又说：

「兄弟们，你们听听，这人啊，有时候也是很矛盾的，有两种性格。就拿这个小伙子来说好了，读过书、见过世面，再加上他生下来的时候，肯定就不是个笨蛋，应该知道现在的战况如何，我是说，是谁在打谁，而且是很快就要打赢了。而他呢，就像你们自己听到的，没人逼，自愿的，基于一股爱国的使命感，想加入快打输的那边。」

没人对这番话加以评论，亚瑞也没有。

「这种所谓的爱国使命感，」狗鱼总算又开了口。「通常只代表了精神上有问题，哎，这说不定还挺适合莊神殿兼法庭长大的人咧。不过刚刚应该有讲到什么个人因素，我可是好奇得不得了，那都是些怎样的个人因素呢？」

「那都是很私人的因素，所以我不会告诉你们。」亚瑞说。「再说，你们，各位尊贵先生，也没急着说你们自己投军的原因啊。」

「你们瞧瞧，」狗鱼在片刻安静后说：「这要是哪个乡巴佬这么跟我说话，我一定马上给他一拳。不过如果是学者书记官的话……我就原谅他……这一次。而我要回答他的问题——我要去投军，也是自愿的。」

「好当一个脑袋进水的人，去加入打败仗的那一边？」亚瑞很吃惊，自己怎么会突然间有这么大的勇气。「路上顺便在桥头抢抢过路的人？」

梅菲一边咯咯发笑，一边撞了撞狗鱼，说：「他还在气我们在小桥上埋伏的那件事呢。好了啦，亚瑞，那不过是好玩嘛！开个玩笑罢了！对吧，狗鱼？」

「说得对。」狗鱼打了个哈欠，又磨了磨牙，声音大得都有回音了。「这不过是玩笑罢了。生活教人沮丧又悲伤，就和被人牵去屠宰场的小牛一个样。小牛只有玩点把戏或闹个玩笑，才能让自己心情好一些。你不这么认为吗，写字

的？」

「我是这么认为，基本上是这样没错。」

「那就好。」狗鱼一双亮闪闪的眼睛依旧盯着他。「不然你就不适合当我们的同伴，最好自己上路去维吉马，而且最好马上就走。」

亚瑞没有说话，狗鱼伸了伸懒腰。

「我已经把我要说的都说完了。好了，兄弟们，我们玩也玩过了，闹也闹过了，现在开心完了，该上路了。要是我们想在明天下午抵达维吉马，那天一亮就得上路。」

□

夜里很冷，亚瑞虽然疲惫，却无法入睡。他整个人盖在斗蓬底下缩成一团，两个膝盖几乎要碰到下巴。等他终于入睡了，却又睡得极不安稳，不断被梦境唤醒。大多数梦他都不记得了，但有两个除外。第一个梦是他认识的猎魔士——来自利维亚的杰洛特，他坐在上头垂挂岩壁的长长冰柱底下，动也不动，全身是霜，大雪不断地往他身上埋。第二个梦是希里，她坐在一匹黑马上，紧贴鬃毛，快速狂奔，两旁夹道的赤杨，不断伸出歪斜的枝干想抓住她。

对了，就在拂晓之前，他还梦到特莉丝·梅莉戈德，经过去年在神殿待的一年时间，男孩梦过女巫几次。那些梦，逼得男孩去做了些事，而那些事让他后来感到很难为情。

不过现在这个梦呢，并没有让他做出任何难为情的事，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

这一行七人，的确在太阳刚露脸的时候，就动身上路。收到步兵征召的两个佃农之子——米尔顿与欧格拉北克，唱起战歌来替自己添些男子气概：

来了，战士走来了，一身铠甲铿锵响

快点跑啊，女孩呀，说不定他会亲妳！

那就让他亲一下，谁会在乎他这样，

他可是用胸口，为祖国遮风避雨！

狗鱼、欧库提赫、克拉普罗什，还有一直黏着他们的木桶匠之子梅菲，一同聊着他们觉得好笑至极的逸闻趣事。

「……那尼夫加尔德人问了：『这里是什么东西这么臭？』然后精灵说：『屎。』哈——哈——哈——！」

「嘿，嘿，嘿——！」

「哈，哈，哈——！那你们听过这个吗？尼夫加尔德人跟精灵、矮人走在一起。他们一看，有只老鼠跑过去……」

随着天色渐亮，他们在商道上碰到的旅人、农家马车、库官车队和行军队伍，也越来越多。有些车上载满了东西，狗鱼一行人就紧跟在后头，鼻子都要贴到地上，像群猎犬似地，把掉下车的东西都捡起来——红萝卜、马铃薯、芜菁，有时甚至是洋葱。这些捡来的东西，有部分他们计划性地保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有部分则是狼吞虎咽地塞下肚，但嘴里的笑话却从没停过。

「……然后尼夫加尔德人就『噗——！』，屎都拉到耳朵上了！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哦，众神啊，我不行了……他竟然拉出来……哈——哈——哈——！」

「嘿，嘿——嘿——！」

亚瑞等着找个机会和藉门摆脱他们。他不喜欢狗鱼，不喜欢欧库提赫，不喜欢有商贾车队、农家马车，和坐在推车上的女人、少女经过时，狗鱼和欧库提赫瞥向他们的眼光。他不喜欢狗鱼用嘲弄的口吻，不时提起自己在这种灾难与灭亡必然发生的时刻，自愿去从军的目的。

一股开垦过的土味传来，还有烟。他们在山谷中，看见

了一间间屋子，被包围在排列整齐的棋盘耕地、一座座小树林，以及亮得像一面面小镜子的鱼塘间。耳中偶尔传来犬吠、牛叫与鸡啼。

「看得出来，这村子挺有钱的。」大舌头的狗鱼舔着嘴唇说：「规模不大，但很精巧。」

「在这座谷里住的和做生意的，是半身人。」欧库提赫抢着解说。「他们的东西都很精巧好看。他们这群侏儒，是很会做生意的种族。」

「这些被诅咒的非人类。」克拉普罗什大大清了一口痰。「这群小妖精！他们在这里过着富饶的生活，真正的人类却穷个半死，都快活不下去了。这些家伙，就算打仗也对他们没影响、」

「是还没影响到，」狗鱼慢慢露出一个丑陋的笑容。「兄弟们，这个村子你们记住了，这个偏僻、被桦树包园、盖在黑森林边的村子，你们记好了。要是我哪天打算来这里作客，我可不想找不到路啊。」

亚瑞转开头，假装自己没听到，只有看见眼前的商道。

他们继续前进。米尔顿与欧格拉北克，也就是被征去当步兵的两个佃农之子，唱起了新的歌曲，这回没那么像军歌，有一点比较像是悲观主义色彩的歌，尤其是经过早先狗鱼的那番话，那歌更像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所有的人你们听好了

你们将会认识死亡的残酷，

不管你是老还少

都逃不过致命的伤害；

谁要是被死亡掐住喉咙

就得死在她手上……



「这家伙身上一定有钱。」欧库提赫阴沉地说。「要是他身卜没打半毛钱，就让人把我给阉了。」

让欧库提赫下这么大赌注的人，是一个他们赶上的卖货郎，他身旁还有辆用驴子拉的双轮车。

「钱归钱，」大舌头的狗鱼说：「这驴子也多少值一点吧。脚步加快点，兄弟们。」

「梅菲，」亚瑞抓住木桶匠之子的袖子。「张开眼睛看清楚，你看不出来等等会发生什么事吗？」

「这不过是个玩笑啊，亚瑞。」梅菲把袖子扯了回来。「不过是个玩笑……」

商人的车子——近距离看更清楚——也是摊子，可以打开，三两下变成一个铺子。驴子所拉的这一整台东西上头，龙飞凤舞地写了一堆鲜明的字迹，说明了商人的商品内容：包括香脂、具有疗效的山萝卜、各种法宝和护身符、炼金药、药水、神奇药膏、洗衣用品，甚至还有找金属、贵金属、根露用的探测器，以及钓鱼、钓鸭、钓女人都保证有效的诱饵。

那商人瘦瘦的，历经岁月的背高高耸起。他往周遭看了一下，在瞧见他们后，便咒骂一声，赶着驴子加紧脚步。不过驴子就是驴子，完全没有打算要走快一点。

「他身上的衣服布料不错。」欧库提赫小声评估：「还有从那车上，一定也能找到什么……」

「好了，兄弟们。」狗鱼发号施令：「动作快！趁现在商道上的人不多，我们赶快把事情办一办。」

亚瑞很讶异自己哪来的勇气，但他几个箭步，抢到了一伙人前面，转回身，挡在他们和商人中间。

「不。」他努力从锁紧的喉头挤出声音：「我不会让你们这么做……」

狗鱼慢慢掀开破旧的外套，露出插在腰带上的长刀，那

刀显然磨得和剃刀一样利。

「写字的，」他用他的大舌头恶狠狠地说：「要是你爱惜自己的脖子，就给我让开。我以为你认同我们这群人，可是没有。我看，你的神殿把你养得太神圣了，给你熏太多敬香了。现在就给我从路上滚开，不然的话……」

「这里是在做什么？嗯？」

从成排长在商道旁，枝叶开岔的柳树后头——这是伊丝曼那谷里最常见的景色——跳出了两名奇怪的人物。

这两名男子蓄着上了蜡的翘胡子，穿着色彩鲜艳的蓬马裤，和缀着锻带的铺棉长外衣，还戴着又大又软、有羽毛束装饰的丝绒贝雷帽。除了宽腰带上挂的大宽刀和匕首外，两名男子的背上都背着双手剑，剑身长约一嗕，剑把约莫一肘，护手既大且弯。

两名佣兵一跳一跳地把裤子扣好。虽然他们完全没有要把手往剑柄伸的迹象，狗鱼和欧库提赫还是马上变得乖顺无比，而身材巨大的克拉普罗什则缩得像只鹌鹑一样。

「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没有……」大舌头的狗鱼说：「没有做什么坏事……」

「只是闹着玩而已！」梅菲高声说。

「没事。」驼背卖货郎竟也跟着出声：「大家都没事！」

「我们要去维吉马投军。」亚瑞很快插嘴：「两位战士先生，你们也是要去那边吗？」

「当然。」佣兵马上明白眼前的情况，不屑地哼了声。「我们也要去维吉马。要是谁想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会安全些。」

「绝对会比较安全。」另一名也意有所指地说，眼睛直盯着狗鱼不放。「我可以再多跟你们说一件事——不久前，我们才在这附近看过维吉马城的巡逻骑兵队。他们一个个都

等不及要把路上抓到的强盗吊死，为他们结束悲惨的一生。」

「真是太好了。」狗鱼找回冷静，笑得一脸诚恳地说：「这样真是太好了，两位人爷，那些滑头有法可管、有罪可罚，这样才叫秩序，那么，我们就上路吧，去维吉马，投军去，因为爱国的使命感可是在召唤我们呢。」

佣兵看了他许久，目光颇为轻蔑，然后耸了耸肩，调好背上的剑后，便动身上路了。他的同伴、亚瑞则跟在他的后头，还有那商人也带上了自己的驴子、货车一起跟上，而狗鱼那一票人则走在最后，与他们离了点距离。

「谢谢你们，两位军爷，也谢谢你，年轻的先生。」拿着树枝赶驴子的商人，在隔了一段时间后说。

「这没什么。」佣兵摆摆手。「我们习惯了。」

「去从军的人，各式各样都有。」他的同伴朝后头瞥了一眼。「村子或小镇碰到要征佃农兵的时候，偶尔也会利用机会，把当地最糟的混混送走。后来，路上便多了这种拦路贼，喏，就跟那边那些一样。不过等到了军队里，自然会有人用棍子告诉他们什么叫服从。等受过一、两次夹道鞭笞，走过一、两次鞭子道后，这群地痞流氓就会学会纪律……」

「我是自愿去从军，不是被逼的。」亚瑞急忙解释道。

「他倒是自己夸起自己来了。」佣兵看了看他，捻了捻上过蜡的翘胡子。「我也看出来，你跟那边的一瘫烂泥有这么一点不一样，你为什么会跟他们在一起？」

「命运把我们绑在了一块。」

「我见过不少，」军人用严肃的口吻说：「这种被命运绑在一起、凑在一起的组合，最后都凑到了同一座绞刑架下？记取教训吧，男孩。」

「我会的。」



被云层遮蔽的太阳还没走到正中，他们已经来到了主要道路。在这里，亚瑞与他的同伴，不得不与一大群比他们早到的旅人一样，暂时停下脚步，因为这条路上密密麻麻挤满了行军队伍。

「他们要去南方。」佣兵其中的一人，意味深远地说：「要上前线，往马里堡和马耶那的方向。」

「看他们的徽纹。」另一人用头指了指。

「雷达尼亚人。」亚瑞说：「红底银鹰。」

「猜得好。」佣兵拍了拍他的肩。「你的确是个有脑袋的年轻人。这是雷达尼亚的军队，海德薇格女王派他们来帮助我们。特马里亚、雷达尼亚、亚丁，还有科德温，我们现在都是同一国，是一支强大的联军，有共同的目标。」

「早该这么做了。」在他们背后的狗鱼出了声，嘲讽意味十足。佣兵回头看了一眼，但什么也没说。

「我们就坐一下吧。」梅菲提议：「歇歇脚。这个军队看不到尽头，等他们走完，得花点时间。」

「我们坐一下吧，」商人说：「去那边，到山丘上去，那里视野比较好。」

雷达尼亚的骑兵已过，跟在后头行进的，是卷起烟尘的弩兵手与盾兵，再之后的，已经可以看见列队骑马慢行的装甲兵。

「那边那些，」梅菲指着装甲兵说：「徽纹不一样、他们的幡帜是黑的，上面有一点一点白白的东西。」

「噢，真是乡下鸟地方来的。」佣兵轻蔑地瞄了他一眼。「自家国王的徽纹都认不出来。那些是银百合，猪脑袋……」

「种在黑色土地上的银百合。」亚瑞说，想证明各人虽然有各人的出身，但他可不是乡下鸟地方来的。

「特马里亚王国以前的徽纹上，」他开始述说：「是头昂首阔步的狮子。不过特马里亚的王储们却用了不同的纹章，亦即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盾牌上加了额外东西，新增三朵百合。因为百合象征了王位的后继者、国王之子、王位与权杖的继承人……」

「真他妈的活字典。」克拉普罗什出声挖苦。

「闭上你的鸟嘴，脑子进水的家伙。」佣兵恶狠狠地说。「至于你呢，男孩，继续说，这挺有趣的。」

「当年戈德马王子，也就是老国王加尔迪克的儿子，和女魔头法儿卡的叛乱分子对战时，特马利亚军就是戴上他的徽纹，顶着三百合纹章作战，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当戈德马继承了父亲留下的王位后，为了纪念当年的大捷，和从敌人手中奇迹救出妻儿，他决定将黑地上的三朵银百合当作王国纹章。后来的赛德里克王颁布特别法令，把国家纹章改为有三朵银百合的黑盾，特马里亚徽纹就一直沿用到今天。你们刚好可以亲眼看看，因为现在经过的，正好是特马里亚的重骑兵。」

「你解释得真是清楚，年轻的先生。」商人说。

「不是我，」亚瑞急呼。「是阿特瑞的洋，他是纹章学学者。」

「看得出来，你的学问也不差。」

「刚好适合入伍，」狗鱼暗暗补上一句。「好为了国王和特马里亚，死在三朵银色百合花标志下。」

一阵歌声传来，雄壮威武，像暴风中的波涛一样澎湃，像逐渐逼近的雷声一样低沉。跟在特马利亚军队之后的，是另外一支排列整齐且紧密的军队。这支骑兵的颜色灰暗，几乎不带色彩，头上也没有举着任何幡帜或锦旗。队伍的众领队前方，有人举着一根用马尾装饰、架着横杆的竿子，而横杆上头插着三颗人类头骨。

「自由军。」佣兵指着灰色骑军说：「雇佣兵。佣兵团。」

「一眼就看得出来，他们都是老手，汉子中的汉子！」梅菲赞叹道：「看他们走得多整齐啊，像在阅兵一样……」

「自由军。」佣兵重复道。「仔细看清楚了，乡巴佬、一群还没长毛的家伙，这才是真正的军人，他们已经上过战场，就是他们，就是这些雇佣兵，亚当·潘格拉特、莫拉、凸额头和阿巴特马可带领的骑兵，他们扭转了马耶那的局势。能打破尼夫加尔德的连环阵营，要感谢的也是他们。多亏有他们，要塞才能收复。」

「我相信，」另一人也说：「他们是骁勇善战的民族，这些佣兵，在战场上就像这块岩石一样，一步都不退让。不过，自由军是收钱办事，就像你从他们的歌里可以听出来的那样。」

部队骑马缓缓靠近，歌声有力而响亮，但曲调却怪异地阴沉而愤怒。

没有任何令牌或王位能收买我们

我们绝不跟哪个国王结盟

金币像耶太阳亮闪闪

我们只听它命令！

你们军队的宣示我们全不在乎

我们不向任何幡帜致敬或亲任一只手

金币像那太阳亮金金

我们只为它效忠！

「啊，要是在这种军队里当差，」梅菲又赞叹了起来：「要是跟他们一起出战……就能尝到名声和油水的滋味……」

「我这是眼花了还怎样？」欧库提赫整个脸都皱了起

来。「在第二队骑兵前头的是……一个娘儿们？他们是听一个娘儿们的命令在打仗？这些佣兵？」

「就是那个娘儿们。」佣兵为他证实。「不过，那可不是个简单的娘儿们。那是尤莉雅·阿巴特马可，人称小美猫。她打起仗来可不得了呢！在马耶那城下把黑衣军和精灵打得一败涂地的那支佣兵，就是她指挥的，当时可是一千人对三千呢。」

「这事我听过。」狗鱼答了腔，但用的是种诡异、恶心、巴结又不怀好意的口吻：「那场胜仗并没有多大作用，付给佣兵的钱等于是扔进了烂泥巴。尼夫加尔德整一整军，又开始找我们麻烦，而且是很大的麻烦，然后马耶那又被包围了起来。说不定，他们已经拿下那座要塞了？说不定，就要往这里来了？说不定，很快就到这里了？说不定那些用钱买来的佣兵，早就被尼夫加尔德的金子给买走了？说不定……」

「说不定，」上了火的军人打断他：「你想让人在脸上揍一拳？乡巴佬，小心点，对我们的军队乱吠可是要上绞索的！趁现在还没出事，好好闭上你的嘴！」

「哇——！」身材魁梧、嘴巴张得老开的欧库提赫，缓和了当下的气氛。「哇——你们看！来了一票搞笑的矮冬瓜呢！」

震耳欲聋的鼓声、悲戚哀嚎的风笛声，以及狂野尖啸的直笛声响起，路上出现一支行进的步兵队伍。他们身上配有长戟、带钩的枪矛、战斧、刺连枷和狼牙棒，穿着毛皮做的斗篷、锁子甲和尖顶头盔。这些士兵的身材确实格外矮短。

「这是从山上下来的矮人。」佣与解释道：「马哈喀姆志愿军的其中一团。」

「我本来想，矮人不是站在我们这边，是和我们敌对的。」欧库提赫说：「我以为这些恶心的矮子出卖我们，和黑衣军混到了一块……」

「你本来想？」佣兵用怜悯的眼神看向他。「有趣了，你是拿什么想？你这蠢蛋，如果你喝汤的时候吞了只蟑螂，那连你的肚子都比你的脑子聪明。走在那边的，属于矮人步兵的一团，是马哈略姆的主事——伯威·虎格派来的支援。他们已经参加过大部分的战役，折损了很多兵力，所以退到维吉马城下重新整军。」

「矮人可是很猛的民族。」梅菲附和道：「有次撒奥温，在艾兰德一家酒馆里，有个矮人在我的一只耳朵边吼了一下，结果我那只耳朵一直到尤冽节都还嗡嗡响个不停。」

「矮人兵团是这支军队的最后了。」佣兵用一掌遮在眼睛上方。「行军快要结束，商道等等就可以过了。我们该准备上路了，因为现在已经差不多正午了。」

□

「这么多战士往南方去，」卖护身符和山萝卜的商人说：「肯定是有一场大仗要打。老百姓要倒大楣了！这些军队将带来许多不幸！将会有好几千人被火烧死、被剑砍死。各位先生，你们要注意那颗彗星，每天夜里都可以在天上看到它拖着后头的红尾巴飞过，如果彗星尾巴是青色或白色，就是预告会有寒病——发烧、胸膜炎、生痰、流鼻水，甚至是像洪水、豪雨或是连日大雨这种水难。要是红色，那就是颗代表狂热、鲜血和烈火的彗星，也代表了生于烈火的铁器。很可怕、很可怕的灾难将会降临到百姓身上！大规模的迫害与屠杀。就像那个预言说的：『尸体将层层堆起，高达十二肘，已成旷野的土地上，将有狼群哀嚎，而人类将会亲吻另一个人类留下的足印……』我们大祸临头了！」

「为什么是我们？」佣兵冷冷打断他。「彗星飞那么高，从尼夫加尔德也看得见，伊娜谷就更不用说了，听说门诺·科耶亨就是要从那边打过来；黑衣军也会往天上瞧，一样看得见彗星。所以，为什么不说彗星预言的大灾难指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呢？不说尸体会堆成山堆的是他们呢？」

「就是啊！」另一个佣兵吼道：「会大祸临头的是他们，黑衣军！」

「两位先生，你们的这个说法好极了。」

「当然。」

□

他们走过环绕维吉马的森林，进入草原与牧地。这里有一整群马在吃草，有战马、轻输马、重輓马等。草况就像三月天里的样子，少得连猫都要哭了，不过也有些放满干草的推车和棚子。

「你们看到了吗？」欧库提赫舔了舔嘴唇。「喂，有马耶！而且没有人顾！就等我们去抓，随我们选……」

「闭上你的嘴。」狗鱼嘶声说，然后端着乖顺的笑脸，朝两名佣兵露出两排牙齿。「两位先生，他的梦想就是进骑兵队，所以才会对那些马打起主意。」

「骑兵队！」佣兵哼了一声。「区区一个乡巴佬，作什么春秋大梦啊！当个顾马的还比较快！他就只配用叉子捡马屁股底下的大便，再推车载走而已！」

「两位先生说的是啊。」

他们继续前进，没多久便抵达沿水塘和沟渠搭建的堤道。忽然间，他们在柳树的枝桠之上，看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红色塔顶，那是矗立湖畔的维吉马城。

「嗯，我们差不多到了。」卖货郎说：「你们有闻到吗？」

「噢——！」梅菲皱起了脸。「真臭耶！这是什么啊？」

「一定是被皇家军饷给饿死的军人。」狗鱼在他们背后碎念，不过小心没让两个佣兵听见。

「差点没臭死你吧，嗯？」其中一人笑道。「这个

啊……这里有几千个战士在过冬，而这些战士得吃东西，既然有进，那就有出。大自然给我扪塑造的就是这个样，你也奈何不了！至于是什么东西这么臭，就是这里，他们把出来的东西运到这边，倒到这些沟渠里，甚至连土都懒得撒。冬天这些屎给冻着，多少还能忍得住，不过到了春天……呸！」

「而且新的不断来，就堆在旧的上头。」另一个佣兵也啐了一口。「你们听到了这响得要命的嗡嗡声吗？那是苍蝇。牠们在这里是一大群、一大群地飞，这可是一般早春不会有的情景！你们有什么拿什么，把脸给包好，因为这些该死的家伙会飞进你们的眼睛和嘴巴里。手脚也快点，我们越早穿过这里越好。」



他们经过了那些沟渠，却没有办法摆脱恶臭。相反地，亚瑞愿意赌上脑袋发誓，愈靠近城里，难闻的气息就愈发浓烈，而且是越来越多变化、越来越多层次。围在城郭外头的军营与帐篷散发着恶臭，大型的野战医院散发着恶臭，拥挤繁忙的市镇散发着恶臭，防御的土墙散发着恶臭，闸门散发着恶臭，外堡散发着恶臭，广场与巷道散发着恶臭，内城的围墙散发着恶臭。所幸众人的鼻子很快便习惯这些气味。没多久，管他是屎粪、腐尸、猫尿或食铺，对他们来说都已毫无分别。

到处都是苍蝇，不断嗡鸣扰人，千方百计地往人的眼睛、耳朵和鼻孔里钻，赶也赶不走，反倒是打烂在脸上还比较简单，又或者是用嚼的。

才走出城门底下遮荫，一张挂在墙上的巨幅画像便抢入他们眼中，那是一个用一根手指指着他们的骑士，画像下方有！句用大写字母写成的问句：「那你呢？你投军了吗？」

「很不幸，」佣兵咕囔道：「我投了，已经投了。」

类似这样的画像有很多——可以说，只要有墙，就有这

样的画，不过大多是那个比着手指的骑士。很多时候，画像里的人物会是热爱祖国的国母，她的银发飘扬，背景是一座座着火的村落，和一个个插在尼夫加尔德长棍上的婴孩。有时是一群嘴里叼着淌血短剑的精灵画像。

亚瑞突然回过头看，发现只剩下他们——他、两个佣兵和商人。狗鱼、欧库提赫、被征召的两名佃农之子和梅菲，全都没了踪影。

「没错。」佣兵替他说出心中臆测：「你那票兄弟一逮到机会，就在头一个拐角，脚底抹油跑了，而你知道我会和你说什么吗？你们分道扬镳是好事，可别指望老天把你们的路又凑在一起。」

「可惜了梅菲。」亚瑞喃喃道：「他其实是不错的人。」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自己选的。至于你，跟我们走吧，我们会告诉你征兵的地点在哪里。」

他们来到一座小广场。场中央有座石台，上头立着一根刑桩。刑桩四周紧满了等着看热闹的居民和士兵。被绑在上头的受刑犯正好被泥球打中脸，哭着吐掉嘴里的泥巴。众人看了，高声讥笑。

「喂！」佣兵嚷道：「你们看被铐上枷锁的是谁！那可是夫森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

「播种。」住城里的一个胖子抢着为他们解说，那人穿着狼毛皮草，戴了顶毡帽。

「什么？」

「播种。」胖子又强调了一次。「因为他播了种！」

「哈，不好意思，不过您这说的是哪桩跟哪桩啊？」佣兵笑了出声。「夫森我认识，他是个鞋匠，是鞋匠的儿子、鞋匠的孙子。他这辈子没耕过田，没播过种，也没收过割。我说啊，您提播种这件事，连鬼听了都不信。」

「这话可是城守自己说的！」城民反驳说。「他说他会在那根木桩下站到天亮，因为他播了种！这坏蛋会播种，是受了尼夫加尔德的教唆，收了尼夫加尔德的钱……很奇怪，对吧？他种的是一种谷子，好像是海外来的……我想想……啊！叫失败主义！」

「没错，没错！」卖护身符的叫道：「我听人家提过！尼夫加尔德的间谍跟精灵要加强破坏，在井里、水里、溪里下了各种毒，而用曼陀罗、毒芹、麻疯跟失败主义来下，是再适合不过了。」

「就是啊。」穿狼皮的城民点了点头。「昨天吊死了两个精灵，一定就是因为他们下毒。」



「这条巷子的转角，」佣兵为他指路。「有家客栈，征兵处就设在里头。那里铺了张大帆布，上头有特马里亚的百合，你看得懂，对吧，男孩，所以你一定找得到的。一路顺风。众神啊，让我们在世道好一点的时候再见吧。商人先生，我们也就此和您告别了。」

商人大大地咳了一声。

「两位高贵的先生，」他一边说，一边在大大小小的箱匣里翻找。「请你们让我报答你们的帮助……让我表达自己的感谢……」

「好先生，您不用忙了。」佣兵笑着说：「我们帮了忙，就这样，没什么好提的……」

「治下背痛的神奇药膏怎样？」商人从箱底翻出了某样东西。「治支气管炎、痛风、瘫痪、头皮屑跟腺疫的万能药怎样？不然治蜜蜂、毒蛇和吸血鬼叮咬的树脂膏？还是这个护身符？可以防止邪恶之眼的注视。」

「那您有，」另一个佣兵认真地问：「可以防止吃坏东西的药吗？」

「有！」商人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就是这瓶效果非常强大的符水，可是用有魔力的树根提炼而成，还加上了各种有香味的药草。只要饭后三滴就够了。来吧，两位高贵的先生，拿去吧。」

「谢谢。那么，再会了，先生。你也是，再见了，男孩。祝你好运！」

「他们真是诚恳、有教养又有礼貌的人。」当两名士兵消失在人群中后，商人如是评论。「这样的人，不是每天都能碰得到。不过，遇到你也同样是我的运气，年轻的先生。那么，我要给你什么呢？可以避开闪电的护身符？马粪石？对付巫婆咒语很有效的乌龟石？哈，我还有一颗可以拿来敬神的死人牙，还有一小块风干的魔鬼屎，这放在右脚鞋子里穿最好……」

有群人正努力刷洗一间屋子墙上的「带着你们的狗屁战争滚蛋」字迹，亚瑞把视线从他们身上移开。

「您别忙了，」他说：「我该走了……」

「哈！」商人大叫一声，从匣子里拿出一小枚心形铜制徽章，「这个就应该对你有用了，小伙子，因为这东西刚好适合年轻人。这非常稀有，我只有一个。这是魔法护身符。带着它的人，不会被爱人遗忘，即使是两个人分开，相隔十万八千里也一样。你看，这里可以打开，里头有一小张薄薄的莎草纸，只要在这张小纸片上，用我这个魔法红墨水写下心爱女孩的名字，那她就不会忘了你，不会变心，不会背叛你、抛弃你。怎样？」

「嗯……」亚瑞微微红了脸，「我不知道……」

「我该……」商人把一根小棍子浸到魔法墨水里。「写什么名字啊？」

「希里。我是说，希里雅？」

「好了，拿去吧。」

「亚瑞！去他的地狱，你在这里做什么？」

亚瑞猛然转过身，心里不自觉想着：我本来希望能重新开始，把过去的一切都抛在脑后，可是我却一直遇上熟人。

「丹尼斯·克莱姆先生……」

一个身上穿着内衬兽毛的袍子、胸甲、铁腕甲和臂套，头上罩着带尾巴狐狸毛帽的矮人，用精明的目光看了看男孩，看了看商人，然后又看向男孩。

「你在这里做什么？亚瑞。」他吹胡子瞪眼的厉声问道。

男孩思忖了下是否要编个谎言，而且还要避免把友善的商人扯进来，好提高可信度，但他几乎马上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曾在艾兰德亲王侍卫队里服役的丹尼斯·克莱姆，旁人对他的评价都是「难以欺蒙的矮人」，而亚瑞也知道，这不值一试。

「我想去从军。」

他知道接下来的问题会是什么。

「南娜卡应允了？」

他无须回答。

「你偷跑了。」丹尼斯·克莱姆点了点头。「你就这么光明正大地从神殿跑走，而南娜卡和一票女神官在那边气得直扯头发……」

「我有留书。」亚瑞咕哝了句。「克莱姆先生，我不能……我必须……大敌压境，不能坐以待毙……在这个祖国危急的时刻……再加上她……希里……南娜卡妈妈根本就不想答应，即使她已经派了神殿里四分之三的女孩去军队，却不让我……而我不能……」

「所以你就逃跑了。」矫人严肃地皱起眉头。「真是该死，我应该把你绑到棍子上，寄回艾兰德去！或是叫人把你

关到城底下的山洞里，一直关到有女神官来领回你！我应该……」

他气得喘不过气。

「你上一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亚瑞，你最后一次在嘴里吃下热呼呼的食物，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你是说真的热腾腾的那种？三……不对，四天前。」

「过来。」

□

「吃慢点，孩子。」丹尼斯·克莱姆的同伴之一——卓尔坦·奇瓦叮咛着：「东西连咬都不咬，就这样直接吞下去，对健康不好。你这么急是要去哪里？相信我，没有人会跟你抢这顿饭。」

亚瑞可就不那么肯定了。旅店「大毛熊底下」的大厅里，正在进行一场铁拳单挑赛。在同是志愿军的同伴叫嚣、当地妓女群的欢呼中，两个身材短胖，魁梧得像火炉一样的矮人，不断朝对方挥拳。地板霹啪作响，家具与餐具连番倒落，而两人已经打歪的鼻子里不断溅出血珠，像雨滴般洒得到处都是。亚瑞就只等着他们其中哪个会撞到他们坐的军官桌，把木盘装的猪脚'、大碗里盛的蒸碗豆，还有那些陶酒杯，都给撞掉。他快速咽下咬进嘴里的那块肥肉，觉得只有吞下肚的才作数。

「丹尼斯，我不是很懂。」另一个矮人叫薛尔顿·斯卡葛斯，虽然对决中的一人使出勾拳，差点没打到他，他却连头都没回。「既然这个小子是祭司，那他是赶哪门子的流行跑来投军？祭司可是不能见红的。」

「他是在神殿里学习的孩子，不是祭司。」

「他妈的，我永远都搞不懂人类迷信的这些东西。不过呢，我们不该嘲笑别人的信仰……可是看起来，这个小伙子虽然是神殿长大的，对流血这件事好像一点异议都没有，尤

其是尼夫加尔德的血。怎样啊，小伙子？」

「让他好好吃完，斯卡葛斯。」

「我很乐意回答……」亚瑞吞下一口猪脚，又朝嘴里塞了一把豌豆。「是这样的，如果是在正义的战场上，可以见红，这是为了维护更崇高的真理，所以我才会投军……祖国之母在呼唤我……」

「你们自己看到了吧。」薛尔顿·斯卡葛斯用目光扫了同伴一圈。「人类跟我们是相近的种族，有血缘关系，有相同的根，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有多高。最好的证据，喏，就坐在我们面前咬豌豆。换句话说，你们在年轻一辈的矮人里，也可以碰到一堆这种热血傻子。」

「尤其是在马耶那告急之后。」卓尔坦·奇瓦冷冷地点出事实。「打赢那场仗后，自愿从军的多了很多。等门诺·科耶亨的军队往伊娜河上游走，沿途只留下黄土和白水的消息传开后，这股热潮就会退了。」

「就怕这股热潮会往反方向走。」克莱姆喃喃道。「那些自愿从军的，我不太能信任。有趣的是，每两个逃兵里，就有一个是志愿兵。」

「您怎么可以……」亚瑞差点噎到。「您怎么可以做这种猜想，先生……我是基于理想……去参加正义与正当之战……祖国之母……」

在一个重击落下后，男孩觉得整座建筑的地基都震了一下，对打的其中一名矮人摔倒在地，把地板缝里的灰尘都震到了半哼高。然而，这一回，倒地的矮人没有再跳起来重重回敬对手，就这么躺在地上，手脚虚弱而不协调地抽搐着，让人联想到四脚朝天的金龟子。

丹尼斯·克莱姆站了起来。

「结果出炉了！」他扫视整个客栈，朗声宣布：「在英雄艾卡纳·佛斯特，于马耶那城下光荣战死后，从缺的领军之

职由……小子，你叫什么？我忘了。」

「不拉斯可·格兰特！」铁拳殊死战的赢家把一颗牙吐在了地板上。

「……由不拉斯可·格兰特接下。还有其他人有升职的事摆不平吗？没有？那就好。老板！啤酒！」

「我们刚刚讲到哪？」

「讲到正义之战。」卓尔坦·奇瓦弯着指头，数了起来：「讲到志愿兵，讲到逃兵……」

「就是。」丹尼斯打断他。「我就知道我有事想说，而那事就跟叛逃的志愿兵有关，你们回想一下，维瑟格德的琴特拉部队就是个例子，而且这群狗娘养的甚至连幡帜都没改。这是我从自由军佣兵那里听来的，他是『小美猫』尤莉雅部队里的人。琴特拉军在麦耶那城下跟尤莉雅的部队拆伙，跑去当尼夫加尔德的入侵大军先锋，用的还是同一面狮旗……」

「他们受到祖国之母的召唤。」斯卡葛斯阴阴地说：「还有大帝之后希里。」

「安静点。」丹尼斯压着嗓子说。

「没错，」到目前为止，一直默不作声的矮人亚尔潘·齐格林说：「安静点，而且要比安静还安静！这不是怕有间谍偷听，而是对自己完全不明白的事，就不该出声。」

「那你齐格林，」斯卡葛斯挺起长满大胡子的下巴。「就明白了，是吧？」

「我是明白，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不管是恩菲尔·法·恩瑞斯，还是塔奈岛上叛变的巫师，甚至是恶魔亲自来了，都没有人能逼那女孩去做任何事，没人有办法让她屈服。我知道，因为我认识她。和恩菲尔联姻这一整件事，就是个大骗局。一个让各种白痴上当的大骗局……我告诉你们，那女孩的宿命不是这样，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齐格林，」斯卡葛斯嘀咕道：「你这口气：好像你真的认识她一样。」

「够了。」卓尔坦·奇瓦突然吼道，「宿命这件事，他说得对。我相信他。我有我的道理。」

「唉。」薛尔顿·斯卡葛斯摆了摆手。「讲再多也没用。希里雅、恩菲尔、宿命……这些议题都太远。不过，离我们近一点的事呢，各位，就是门诺·科耶亨跟『中军』这支部队。」

「就是啊。」卓尔坦·奇瓦叹了口气。「照我看来，我们是避免不了有场大战要打，或许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仗。」

「很多，」丹尼斯·克莱姆喃喃道：「很多事都会有个着落……」

「更多事会有的，则是一个结束。」

「所有一切……」亚瑞习惯性地遮嘴打了个嗝。「所有的一切都会结束。」

矮人们沉默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年轻人。」卓尔坦·奇瓦终于出声。「你不想解释一下，你想说的是什么吗？」

「在公爵的议会里……」亚瑞顿了一下，「我是指艾兰德，大家都说这场大战的获胜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因为这场大战会为所有战事画下休止。」

薛尔顿·斯卡葛斯不屑地喷了口气，溅得满胡子都是啤酒。卓尔坦·奇瓦则大声笑了起来。

「你们不这么想吗？各位先生。」

这回换丹尼斯·克莱姆发出不屑的声音。亚尔潘·齐格林维持一派正经，审慎地看着男孩，好像还带了点关怀，最后，他很严肃地说：

「孩子，你看。坐在吧台边的是艾宛洁莉娜·帕尔。我得承认，她确实很大。呵，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巨大。不过就算是她这种尺寸，光靠一个婊子就要摆平所有婊子，是不可能的事。」

□

丹尼斯·克莱姆在转进无人窄巷后，便停下脚步。

「我得称赞你一声，亚瑞。」他说：「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不知道。」

「别装了。在我面前，没有这个必要。你之所以值得嘉许，是因为他们在讲到那个希里雅的时候，你连眨都没有眨过一不眼。更值得称赞的是，你那时候根本没有开口……好了、好了，别装出那副蠢样。我知道很多在南娜卡神殿围墙后头发生的事，你可以相信我。要是你觉得这样还不够，那我就说给你知道，我听到那个商人帮你在吊饰里写了哪个名字。」

「就这么保持下去，」矮人假装没看到亚瑞的脸有多红。「就这么继续保持下去，亚瑞，而且不只是在希里这件事上头……你在看什么？」

从巷口看出去的谷仓墙上，有一排用石灰写成的歪斜字迹：要做爱，不作战。而就在那排字的底下，有人又——字小了很多——潦草地写下：每天早上都要大便。

「你给我看另一边，蠢蛋。」丹尼斯·克莱姆火大地说：「光是这样盯着那些字看，就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要是你说话说错了时机，就会被人绑上木桩，血淋淋地把你的皮从背上扒下来。这里的审判可是很快的！非常快！」

「我看到鞋匠被绑在刑柱上。」亚瑞喃喃道：「说是犯了散播失败主义的罪。」

「这个所谓散播，」矮人抓着男孩袖子，认真说：「大

概就是他在送儿子入伍的时候哭了，没有高喊爱国万岁。在这里，对于重罪的定义不一样。来吧，我带你去看。」

他们走出巷子，来到一座小广场。亚瑞用袖子遮住口鼻，退了一步。在一个巨大的石绞刑架上，挂着十多具尸首。有些已经挂在那里很久，从外观与气味皆可看出端倪。

「这个，」丹尼斯一边赶着苍蝇，一边指向一具尸首。「在围墙和帆布上写了一些蠢话。那边那个，认为战争是上位者的事，而被尼夫加尔德征去当步兵的，也不是他的敌人。那边那个在喝醉酒后，说了这么一个故事：『矛是什么？那是达官贵人的武器，是根棍子。每根棍子的末端都有个穷光蛋，而在那末端，你看见那娘儿们没？那是车轮上的军妓营老鸨，上头用了一排字装饰：战士啊，趁今天，打炮吧！因为明天你可能就不行了！』」

「就只是因为这样……」

「还有，他们发现其中一个女孩有淋病，而这已经涉及到了分裂国家与减低战力。」

「我懂了，克莱姆先生。」亚瑞挺直身体，摆出一个他认为的军人姿势。「不过您不用担心，我不是什么失败主义者……」

「你根本连个屁都没搞懂，还有，不要打断我，因为我还没说完。吊在最后的那个已经臭气熏天，而他犯的就只是对刻意挑衅间谍说的话，大声这么吼回去：『您说的有道理，先生，您才是对的，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别种版本，就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现在告诉我，你已经搞清楚了。」

「我已经搞清楚了。」亚瑞暗暗环视了下周遭。「我会注意的。不过……克莱姆先生……事实上到底是怎样……」

「事实上是这样，」他小声说：「门诺·科耶亨元帅的中军带了大概十万步兵往北走。事实上，要是能走到谈判这一步就好。事实上，特马利亚和维尔登无力阻止科耶亨。事实

上，他们最多只能撑到彭达尔。」

「彭达尔河就在我们的北方。」亚瑞压低声音说。

「这就是我想说的。不过，记住了，关于这件事，你的嘴得像蚌壳一样紧。」

「我会小心的。等我到了部队后，也是一样吗？我在那里也可能碰到间谍吗？」

「在前线部队？靠近前线的地方？应该不会。间谍之所以都这么热衷于待在前线后方，就是因为他们都自己会站上火线，再说了，要是他们把每个挖苦、抱怨和出言亵渎的士兵都吊死，那就没有人去打仗了。不过，亚瑞，关于希里，不管什么时候，嘴巴都得闭个死紧。记住我的话了，只要把嘴巴关好，就没有哪只苍蝇能飞得进去。现在，去吧，去征兵委员会那里。」

「您在那里会为我说句话吗？」亚瑞带着一脸希望看向矮人。「如何？克莱姆先生？」

「哎呦，你这孩子是傻了吗？这里可是军队！要是我替你说话、护着你，那就等于是在你背后用金线绣上『软脚虾』三个大字！你在部队里的生活就完了，小子。」

「那去你们的……」亚瑞嗫嗫地说：「去你们的部队……」

「连想都不要想。」

「因为你们那里只有矮人的位置，对吧？没有我的，对吧？」男孩苦涩地说。

「对。」

没有你的位置。丹尼斯·克莱姆心想。没有你的位置，亚瑞。因为我欠南娜卡的债还没还完，所以我想要你能完完整整的从这场战争中回来。而马哈喀姆志愿军是由矮人组成，是由一群外来的低等种族组成的，所以每次都会被派去执行最棘手的任务，处理最危险的部分。那是一条不归路，一条

不会派人类去的不归路。

「那我要怎样才能进到好部队？」亚瑞沮丧地说。

「那对你来说，是哪一支部队这么特别，让你这么努力想进去？」

亚瑞转过身，他听见了如拍打岸边的浪花般澎湃，如快速逼近的暴风之雷般激昂的歌声。响亮、自负、有力，如钢铁般坚定的歌声。这样的歌声他听过。

一支佣兵队伍成三角队形，骑马缓缓走在从城堡延伸出来的小巷上。在队伍的最前头，在一匹灰白雄马上，在一根用人类头骨装饰的长杆下，是军队的领袖——一个身材削瘦的男人，有着鹰钩鼻，头发扎成长辫垂在铠甲上。

「『终结者』亚当·潘格拉特。」丹尼斯·克莱姆喃喃道-

佣兵的歌声威武、雄壮而宏亮。在马蹄敲击路砖的脆响衬托下，填满整个巷道，传到了屋顶尖上，甚至超越其上，传到了城市上头的蔚蓝九重天去。

当我们得去拥抱染血的大地

不管爱人还妻子，全都不流泪

因为我们是为那金币，红艳艳的像太阳

摩拳擦掌上战场！

「您问我哪个部队……」亚瑞无法将视线从骑兵队伍移开。「至少也要像这个！这种部队是我想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歌。」矮人悄声打断他：「而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去拥抱染上鲜血的大地，各人都有各人的命。然后，要嘛就是有人会为他掉泪，要嘛就是没有，写字的，在战场上，只有唱歌和行军的时候，才是大家一模一样；只有列队立正的时候，才是大家一模一样。等到真的打起来了，每个人都是注定的。不管是在自由军的『终结者』潘格拉特旗下、在步兵营、在补给营……不管是穿上亮晶晶

的盔甲、插上红羽毛，还是一身补丁、长满虱子的羊皮衣……不管是骑在快马上，还是站在大盾后头……每个人都不一样，都要面对自己的命运！好了，那里就是委员会了，你有看到门口的牌子吗？既然你想当个军人，那里就是你该去的地方。去吧，亚瑞。再会了，等一切都结束，我们再见。」

矮人目送男孩进去，一直到他消失在征兵委员会所在的旅店木门后方。

「说不定我们不会再见了。」他轻声补了一句。「天晓得谁的命中注定了什么事，有怎样的命。」

□

「你会骑马吗？会用长弓或弩弓吗？」

「不会，委员大人，但是我会写字和书法，也懂古卢恩字……会讲上古之语……」

「会使剑吗？会用骑枪吗？」

「……我念过《战争史》，那是培力格蓝的作品……还有罗德利克·德诺曼伯勒的……」

「还是你会煮饭？」

「不，我不会……不过我账算得不错……」

征兵官皱起眉头，摆了摆手。

「念书念昏头的书呆子！这已经是今天第几个了？给他一张批文去『去可兵』。年轻人，你会在『去可兵』里服役。拿这张纸去城里的南边，然俊一直出了马利堡门，到湖边去。」

「可是……」

「你一定到得了的。下一位！」

□

「喂！亚瑞！喂！等一下！」

「梅菲？」

「废话，当然是我！」木桶匠之子踉跄了下，扶住城墙。「就是我，书呆子，嘿，嘿！」

「你怎么了？」

「什么我怎么了？嘿，嘿！我多喝了两杯！我要喝死尼夫加尔德！唉，亚瑞，看到你我好高兴，因为我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的好兄弟。」

亚瑞退了一步，好像被揍了一拳似的。从木桶匠之子身上传来的不只是啤酒臭和比那更糟的烈酒臭，还有洋葱、大蒜等，天知道还有什么。总之，味道可怕极了。

「你那票棒得不得了的兄弟呢？」他口气尖酸地问。

「你是说狗鱼吗？」梅菲皱起眉头。「我跟你说，我管他死到哪里去！你知道吗？亚瑞，我觉得他不是好人。」

「好棒啊，你这么快就看清他。」

「就是啊！」梅菲一脸的骄傲，没有察觉亚瑞的奚落。「他跑了，不过谁敢骗我，就让魔鬼吃了他！告诉你，我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我知道他来这里，来维吉马要做什么！亚瑞，你一定以为他和那群混混，是跟我们一样要来投军的吧？哈，你可是大错特错啊！你知道他的打算吗？说出来，你一定不信！」

「我会信。」

「他啊，」梅菲得意地说：「要把马弄到手，然后从这里偷军服，因为他打算扮成军人去抢劫！」

「他总有一天会被砍头。」

「这天最好快点到来！」木桶匠家的儿子晃了一晃，扶住城墙，解开裤子。「只是可惜了欧格拉北克和米尔顿，这两个乡下来的草包被他们说动，跟狗鱼走了。这下子，砍头

也有他们俩的份了。不过呢，管他们的，两个猪脑袋！你怎样啊，亚瑞？」

「你是指？」

「委员会有把你分发到哪吗？」梅菲在漂白的墙面注下一涓细流。「我会问你，是因为我已经入伍了，现在得出马利堡门，去城的南边。你要去哪里？」

「也是去南边。」

「哈。」木桶匠家的儿子跳了几下，抖了抖，扣上裤子。「说不定我们会一起上战场？」

「我不这么认为。」亚瑞一脸优越地看着他。「我的分派是按我的资格决定的，我是到『去可兵』。」

「这当然。」梅菲打了个嗝，把混在嘴里的可怕气味吐向他。「你可是个学者呢！像你这种聪明人，一定会被挑去做比较重要的任务，不会把你随便乱分发。哎，没办法了。不过，我们暂时还是可以一块上路。」

「看来是这样。」

「那我们就走吧。」

「走吧。」



「我想应该不是这里。」亚瑞看着眼前的情况，下了评论。在帐篷围绕的营区广场上，一支衣着褴褛的步兵队伍，长杆抵肩行进，卷起一地沙尘。男孩留意到，那些人的右脚上都绑了 一捆干草，而左脚则是一束麦秆。

「我们大概找错地方了，梅菲。」

「干草！麦秆！」在广场上监督褴褛士兵的一等兵，吼叫声清晰可闻。「甘草！麦秆！脚步要整齐，你们这些王八蛋！」

「那些帐篷上头飘着一面旗子。」梅菲说：「你自己

看，亚瑞。那是一模一样的百合，跟我们在路上看到的一样。有没有旗子？有。有没有军队？有，也就是说，就是这里。我们找对地方了。」

「也许你是，不过我一定不是。」

「呃……啊，那边的帐子底下好像有位中士，我们去问一问吧。」

接下来，一切发展得非常快速。

「新来的？」中士扯着大嗓门问。「自愿的？文件拿来！你们两个白痴杵在那里做什么？就定位！他妈的，别杵在那里！向左转！回来，他妈的，向右转！小跑步！他妈的，回来！给我听清楚，记在脑子里！第一，先他妈的去找配给官！拿好装备！锁子甲 、皮靴、矛，还有他妈的头盔跟短剑！然后再回来操练！日落以前，要他妈的准备好校兵！开始动作——！」

「等一下。」亚瑞不太确定地张望了下。「因为我好像不是被分发到这里……」

「什么——！」

「对不起，军官先生。」亚瑞涨红了脸。「我只是想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因为委员会的长官说……说得很清楚，是把我分到『去可兵』，所以我……」

「那你找对地方了，孩子，」一身装备颇像「军官」的中士不屑地哼了声。「这就是你的部队，欢迎来到『去他妈的可怜步兵队』。」

□

「为什么，」洛可·希德布兰特重复道：「我们得付钱给各位大爷？而这赶的又是哪门子流行？我们已经把该付的钱都付过了。」

「哎呦，看看他，这个自以为很聪明的半身人。」狗鱼靠在偷来的马儿鞍上，朝旅店主人露出两排牙齿。「他已付

过了！以为这样就没事了。简直就像那只还在想着礼拜天的火鸡，不过它的脑袋在礼拜六就让人给剁了！」

欧库提赫 、克拉普罗什、米尔顿和欧格拉北克同声大笑。这个玩笑是这么有趣，而这场乐子看来会更加有趣。

洛可注意到这群流氓紧黏着不放的恶心眼神，便回头看了下。他的妻子银卡薇拉·希德布兰特和两个女儿阿萝伊、雅丝敏，都站在门坎上。

狗鱼和他的同伴端着好色的笑脸，看着三个半身人的女子。是啊，这场乐子看来肯定会很有趣，不会错的。

就在这时，希德布兰特的侄女从旅店的另一边往篱笆走来。那是伊帕田缇亚·万德贝克，小名伊缇，是个长得非常好看的女孩。一群强盗见了，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色迷迷又恶心。

「好了，侏儒。」狗鱼催促道：「给皇家军队把钱交出来，把食物交出来，把马交出来，乳牛也都从棚子里牵出来。我们可不会在这里站到太阳下山，咱们今天还有几座村子要去。」

「为什么我们既得付钱，又得给东西？」希德布兰特的声音微微颤抖，但听来依旧坚定而强韧。「您说这是要给军队的，是用来保护我们的，那我倒要问一下，谁来保护我们不饿肚子？我们已经付过冬季军费，还有驻军费、人头税、土地税、户税、牲口税、粮税，还有鬼才知道是什么税！这还不够，这村子里还出了四个人，去驾军队的补给车，而四个人的其中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亲儿子！还有米罗·万德贝克，人称红毛的，不是别人，是我的小舅子，在军队里当野地外科，是军队里的重要人物。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尽了所有佃农兵义务……所以现在要我们付钱，这是哪门子道理啊？是为了什么，又是要付到哪去？还有理由是什么？」

狗鱼的目光在半身人的妻子——毕贝尔维乐得特家出身的银卡薇拉·希德布兰特身上逗留了许久，还有他那两个腮帮

子鼓鼓的女儿——阿萝伊和雅丝敏，以及穿着绿色裙装、漂亮得像娃娃的伊缇·万德贝克。狗鱼看着山姆·贺夫梅耶尔和他的爷爷——老头子何洛斐内斯；看着正忙着在园子里耙地的老奶奶佩图妮雅；看着村里的其他半身人，主要是女人和十几岁的孩子，正担心地从家里和围篱后面探头看。

「你问，为什么？」坐在鞍上的他弯下身，看着半身人惊恐的双眼，一字一句地说：「那我就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是个肮脏的半身人，是外来的，是流浪到这里来的，谁要是把你这个碍眼的非人类扒皮，谁就能让众神开心。谁要是找你这非人类的麻烦，谁就是做了爱国的好事，因为我们有这个兴趣，要把你那不是人的巢穴给烧了。因为我们大发慈悲，会把你的母侏儒都玩一玩。还因为我们是五个大汉，而你们只是一群又矮又胖的胆小鬼。现在你已经知道为什么了吧？」

「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洛可·希德布兰特缓缓道。「你们滚吧，大个子的人类。你们滚吧，无赖。我们什么也不会给。」

狗鱼挺直了身子，伸手要拿挂在鞍边的短剑。

「打！」他大吼：「打死他们！」

洛可·希德布兰特弯下身子，从推车里抽出藏在香蒲草垫子底下的弩弓，把一穗玉米轴往狗鱼脸颊丢，趁他张嘴大吼时，直接把弩箭射进去。手脚之快，所有动作在转瞬间一气呵成。毕贝尔维乐得特家出身的银卡薇拉·希德布兰特反手一挥，镰刀划过空中，狠准砍进米尔顿的喉咙。佃农之子口吐腥红，整个人往后一倒，滚落马后。欧格拉北克哀嚎一声，跌到了马蹄底下；何洛斐内斯爷爷的树枝剪稳稳插入地板，剪子的把手在他肚子上开了花。身形魁梧的克拉普罗什原本拿着狼牙棒瞄准了老人，却从马鞍上飞了出去，一路发出不像人声的惨叫，因为他的一只眼睛上，被伊缇·万德贝克插了根嫁接用的钻子。欧库提赫把马掉头想逃，但是老奶奶佩图

妮雅跳上前去，将耙子的利齿嵌进他的大腿里。欧库提赫惨叫落地，但一只脚卡还在马铠上，被受惊的马儿拖过围栏，而那上头可是插了一根根的尖刺。被拖走的强盗不断惨叫、哀嚎，而老奶奶佩图妮雅带着铁耙子，伊缇带着弯弯的嫁接刀，像两头母狼似地跟在他后头追了上去。何洛斐内斯爷爷大声擤了擤鼻涕。

从狗鱼的咆哮到何路斐内斯爷爷的擤鼻声，这一连串事情经过的时间，差不多就像说一句「半身人的动作都快得不得了，而且只要是丢东西，一定命中」这么久。

洛可在屋前的阶梯上坐了下来。他的妻子——毕贝尔维乐得特家出身的银卡薇拉·希德布兰特在一旁蹲了下来。他们的女儿——阿萝伊与雅丝敏去帮忙山姆·贺夫梅耶尔，在还没死的盗匪身上再补几下，把死了的搜刮一空。

伊缇回来了。一身绿裙装的两只袖子都染了血，直到手肘。老奶奶佩图妮雅也回来了。她走得很慢，上气不接下气，一手支着后腰，吃力拄着沾满血污的耙子。哎呀呀，我们的老奶奶老了，真的老了，希德布兰特心想。

「洛可先生，这些强盗要埋到哪里？」山姆·贺夫梅耶尔问。

洛可·希德布兰特将妻子揽向自己，看向了天空。

「带到桦树林去。」他说：「埋在之前的那些旁边。」

第六章完

一场轰动社会的冒险，让来自布里摩尔的麦尔坎·古斯里先生成为各大报章杂志热门报导的对象，就连《每日邮报》也在「怪奇专栏」里提到几句。由于并非我们的每个读者，都读过远在特威德以南发行的报刊；就算有，也都是比《每日邮报》要来得严肃的刊物，所以我们来为大家回想一下事情始末。也就是，在今年三月十日的这一天，麦尔坎·古斯里先生带着钓竿来到格拉斯可那湖。在那里，古斯里先生遇见了一名「从雾里凭空出现，脸上有道丑陋疤痕」的年轻女孩。「她骑在一匹黑色母马上，身旁还伴着一只白独角兽。」女孩对征愣的古斯里先生说了一些话，而她所用的语言，按古斯里先生的说法，我们引述他的话：「大概是法文，又或者是大陆某种方言。」由于古斯里先生不谙法文或任何大陆方言，双方并没有进行交谈。女孩与同行的动物就此消失，我们要再度引述古斯里先生的话：「就像一场黄金梦似的。」

我们的评论：古斯里先生的梦无疑和单一麦芽酿造的威士忌一样金黄；据我们所知，古斯里先生时常饮用这种酒，而他每次所喝的量，正好可以解释他会看见白独角兽、白老鼠和湖怪的原因。

而我们想问的是：「在禁渔期结束前的倒数第四天，古斯里先生带着钓竿去格拉斯可那湖，是打算做什么呢？」

《伊凡尼斯周刊》，一九〇六年三月十八日出刊

第七章

-

天空刮着狂风，自西边逐渐转暗。不断涌来的云浪，将星座一一遮灭。天龙座灭了，冬女座灭了，七羊座灭了，亮度最强、闪烁时间最久的睛星熄灭了。

一道白亮电光沿地平线快速闪过天际。巨雷闷声传来。强风骤然加剧，将沙尘、枯叶直往人眼里扫。

独角兽嘶鸣一声，发出一道心电感应，希里马上明白它所谓为何。

没时间磨蹭了，这是我们快速逃离的唯一希望，要在对的地方、对的时间。我们加快动作吧，睛星。

我是异界之主，她提醒自己。我是上古之血的继承人，我可以主宰时间与空间。

我身上流的血缘来自拉拉·多伦。

伊华拉夸克斯高声嘶鸣，催她上路，凯尔佩也大大喷了口气附和。希里拉紧手套，说：

「我准备好了。」

一阵嘈杂在她耳中响起，接着白光乍现，然后是一片黑暗。

□

渔人王的咒骂在傍晚的宁静中，顺着湖水传了开来，他正在自己的船上对钓线又拉又扯，试着松开卡在湖底的假饵。一支船桨闷声掉入了水中。

妮穆耶不耐烦地清了清嗓子，康薇拉慕丝自窗前回头，再度俯首于一幅幅触刻版画上。其中，有一幅画格外吸引她

的目光，那是名骑在高举前蹄的黑色母马上、秀发随风飘扬的女孩。一旁还有匹白色独角兽，同样高举前蹄，鬃毛也如女孩的秀发般随风飞扬。

「对于传说的这部分，历史学家大概不曾有过异议，都一致认为是虚构的内容，属于童话故事里的点缀，是作者在谵妄时想出的比喻，而画家与绘图家却与学派唱反调，特别钟爱这一幕。喔，请看，每一幅画里都有希里与独角兽。然后这边是什么？希里与独角兽在海滩上方的断崖。而这幅呢，请看，两枚月亮下的希里与独角兽，这背景所画的夜晚，就像是吸毒者眼中看到的混乱。」

妮穆耶不发一语。

「一句话，」康薇拉慕丝将画作全往桌上扔。「到处都是希里与独角兽。希里与独角兽在异界的迷宫之中，希里与独角兽在时光的深渊之中……」

「希里与独角兽。」妮穆耶出声打断她，而目光则是定在窗户上，定在湖泊上，定在小船与船上摇桨的渔人王身上。「希里与独角兽像鬼魅般凭空出现，漂浮在某座湖面之上……说不定那一直都是同一座湖，一座像夹子一般，夹住时间与空间的湖，虽然一直变来变去，却都是同一座湖？」

「什么？」

「鬼魅的幻影。」妮穆耶没有看她，「来自其他象限、其他分面、其他空间、其他时间的存在，这种幻影在改变他人人生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命运……却不自知，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另一个空间。不是这个空间，不是这个时间……一再出现，也不知道已经是第几回，又是不对的空间，不对的时间……」

「妮穆耶。」康薇拉慕丝硬挤出一个笑容打断她。「我才是梦视师，我要提醒一下，这里懂梦境、会解梦的是我，而妳没头没脑地就开始预言起来，好像妳说的，都是妳在……梦里看见的。」

外头的咒骂声突然拔高，从那音量听来，渔人王并没有成功将假饵松开，还把钓线扯断了。妮穆耶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看着画作，看着希里与独角兽。最后，她终于开口，平静地说：

「我刚才说的，确实是我在梦里看到的。那场景我在梦里看过很多次，还有一次是在白日梦里看到的。」



从楚后沃到马尔堡，在某些情况下，得花上甚至五天时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楚后沃的指挥官写给骑士团总团长文里·冯·克尼普罗德的信，最迟得在绿枝节当天全数送到收信人手里。有鉴于此，骑士亨利克·冯·史卫崩不敢拖延，在主听日的星期天过后便动身出发，省得自己一路匆忙，也避开了任何迟误的可能，稳扎稳打。科隆的烘焙师之子哈索·普蓝次克所带领的六人骑射护卫队，很是满意骑士这种行事风格。弩弓手与普蓝次克被指派到的主子，通常都是又吼又骂地要人没命狂奔，如果到头来还是没能准时抵达，就以谎言掩饰，把错全怪到可怜的随从身上。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骑士精神，更遑论是骑士团中的骑士。

气候暖和，但乌云罩日，细雨时有时无，雾气掩去了山沟深壑。郁郁葱葱的山头，让骑士亨利克想起自己的家乡图林吉亚、母亲，以及自己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女人的事实。在他后头的弩弓手，懒懒唱着瓦特·冯·德·沃格怀德的歌谣。哈索·普蓝次克在鞍上打起了盹。

喜欢美丽女子的人

会羞于犯下任何罪行……

【注一：绿枝节为波兰传统民俗节日，定在复活节后的第五十天，一般落在五月底六月初，人们会在家门插上绿色树枝，以迎接夏季与丰收。与天主教的圣灵降临日 (五旬节) 为同一日。】

【注二：主听日的星期天，即指复活期的第七主日。】

【注三：瓦特·冯·德·沃格怀德(1170—1230)，德国诗人，创作许多情歌及政治诗歌。】



这趟旅程走得很平静，要不是骑士亨利克在近午时，注意到商道底下闪闪发亮的湖水，天晓得会不会到最后都这么平静。由于隔日就是星期五，应当要提前准备斋菜，骑士便下令骑马到水边，看看有没有渔村。

【注四：按天主教传统，星期五为斋戒日，不食肉，所以波兰人多半食鱼代替——鱼在波兰人认知里不算肉类。】

湖很大，当中甚至有座岛。没人知道那湖的名称，但它肯定叫作「圣湖」。在这个信奉异教的国家里——就好像是在嘲讽一般——每两座湖，就有一座叫「圣湖」。

马蹄踩在湖岸的贝壳上，发出声声脆响。湖上虽飘着雾气，却还是看得出这里渺无人烟，没有半艘船，也没有半张鱼网或任何活动的物体。得去别的地方找找看了，亨利克·冯·史卫崩心想。

要是找不到，那也没办法。我们就吃鞍囊里有的东西吧，里头虽然有烟熏肉品，我们就等到了马尔堡再告解吧，神父会要我们苦修，这罪过也就能抵消了。

他本来已经要下令了，但脑中却响起一阵嘈杂，哈索·普蓝次克则是发出了可怕的叫声。冯·史卫崩见状，完全愣住，并在自己身上画起了十字。

他看见两匹马——一白一黑。而他在隔了一会儿，才惊恐地注意到，那白马的额头上，黏着一根螺旋状的角。他也瞧见黑马上头坐了一个女孩，她的发色是灰的，刻意梳成可以遮住脸颊的样子、看起来，这群鬼魅似乎既没碰到地面，也没碰到水面，就好像飘在湖面升起的雾气上。

黑马嘶鸣了声。

「巫——普斯……」灰发女孩说，声音十分清楚。「依瑞洛可，依瑞太得！斯克斯。」

「圣乌苏拉啊，守护女神啊……」哈索口齿不清地说，一张脸白得像死人。弩弓手全都张大嘴巴愣住，纷纷在胸前画起十字。

冯·史卫崩也画起十字，然后抖着手将藏在鞍侧里的剑拔出鞘。

「圣玛莉亚啊，上帝之母啊！请与我同在！」他大声吼道。

这一日，骑士亨利克并没有让自己的祖先蒙羞。冯·史卫崩是善战一族，其中也包括了当年在达米耶塔奋力迎战的底特利克·冯·史卫崩——他是萨拉森人施展巫术、放出黑魔鬼攻击十字军时，少数没有逃跑的人之一。亨利克·冯·史卫崩思及无畏的祖先，用马刺往马儿身上一撞，在被马蹄践飞的蚌壳中，往魅影冲了过去。

「骑士团与圣乔治！」

白独角兽高举前蹄，与纹章上常出现的图像如出一辙，黑色母马也跃动起来，女披显然受到了惊吓。亨利克·冯·史卫崩策马进攻。要不是湖面突然飘起雾气，那奇怪的魅影景象也像被石头打中的彩绘玻璃般，碎了个五颜六色，谁晓得事情最后的收场会怎样。一切就这么消失了——独角兽、黑马、奇怪的灰发女孩……

亨利克·冯·史卫崩的骏马哗啦一声冲进湖中，停了下来，甩一甩头，叫了一声，咬起嘴衔。

哈索·普蓝次克一面奋力驾着极不情愿的马儿，一面往骑士骑去。冯·史卫崩上气不接下气，几乎发出喘鸣，两只眼睛瞪得和死鱼一样大。

「圣乌苏拉的骨骸啊，圣蔻杜拉的骨骸啊，还有一万一千名科隆殉道少女的骨骸啊……尊贵的骑士大人，那是什

么？神迹？天启吗？」哈索·普蓝次克勉强出声问。

「恶魔之作！」冯·史卫崩吓白了脸、牙齿不断打颤，直到现在才能挤出这么一个字。「黑魔法！巫术！受诅咒的异教、恶魔之象……」

「大人，我们最好离开这里，越快越好……这里离沛普林不远，我们可以尽快赶到教堂的钟声范围内……」

就在森林边缘的一处高地，骑士亨利克最后一次回首。风赶去了雾气，视线变得清晰，透过几处林墙空隙，他看见原本如明镜般的湖面，开始转雾，有了波动。

水而上，一只巨大的鱼鹰不断盘旋。

「这是个没有神存在的异教国家。」亨利克·冯·史卫崩喃喃说。「在德意志医院骑士团彻底把恶魔从这里赶走前，还有很多、很多艰辛与困难在等着我们。」

□

「小马。」希里的口气里同时有着抱怨与挖苦。「我不想太过分，可是我有点急着要回我的世界。你也知道，我身边的人需要我，而我们先是掉到某座湖，遇上了某个穿格子衣的搞笑乡巴佬，然后碰上一群脏兮兮、乱吼乱叫、头发乱七八糟，还拿着狼牙棒的人，最后是披风上有黑色十字的疯子。这些时间和地点都不对！我拜托你好好做，真的拜托了。」

伊华拉夸克斯嘶鸣一声，点了点长角，把某种东西、某种思绪传递给她。希里并不完全明白，却也没时间去推敲，因为她的头颅内部又开始出现寒光，耳里传出嘈杂，而后颈也开始发冻。

黑暗与柔软万分的虚无，再度拥住了她。

□

妮穆耶一边开心地笑着，一边拉起男子的一只手，一同跑到底下的湖边，躲进低矮的桦树与赤杨间，隐入了被连根

拔起的树桩与倾倒的树干间。跑进沙滩后，妮穆耶丢掉凉鞋，拉高裙摆，把光裸的两只脚丫大声踩入岸边湖水。男子也脱掉鞋子，却不急着下水，而是脱下大衣，铺在沙子上。

妮穆耶跑了过来，两手勾住他的脖子，踮起脚尖。即便如此-男人还是得将身子压得老低，才能一亲芳泽。妮穆耶会被人叫作「小肘子」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过如今的她已经十八，并且成了魔法艺术学院院生。有资格用这个昵称叫她的，只有最亲密的友人，而那当中的有些人是男性。

男子的一手探入妮穆耶襟口，但嘴唇依旧与她紧贴。

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很快。两人都躺到了平铺沙地的大衣上，妮穆耶的连身裙被撩到了腰上，两条大腿紧紧夹住男子的髋部，双掌则攀到了他的背上。一如往常，他要她要得颇为急躁。她咬住贝齿，但很快便在兴奋的情绪中跟上他的节奏，与他并驾齐驱。她很有天分。

男子发出了可笑的声音。妮穆耶透过他的肩膀，观察着一朵朵缓缓飘流天际的怪奇积云。

一道声音响起，听来就像是从沉在大洋底部的大钟传来。妮穆耶的耳中突然一阵嘈杂。魔法，她心想，并猛然转过头，想从压在自己身上的男子脸颊与手臂下脱身。

湖畔，应该是说在湖面上方的空气之中，站着一匹白色独角兽。它的身旁有匹黑马，而黑马的马鞍上坐着……

这个传说我知道呀，一道思绪闪过妮穆耶的脑中。，我知道这个故事！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年纪还小，还是个小孩，说故事的人是老乞丐波格维兹德，那个流浪说书人……猎魔士希里……脸颊上有一道疤……黑色的母马凯尔佩……独角兽……精灵之国……

男子完全没注意到那些现象，他的动作变得更加猛烈，发出的声音也更为可笑。

「喔喔。」坐在黑母马上的女孩说。「又搞错了！不是

这个地点，也不是这个时间。而且依我看，这次我们出现得完全不是时候。抱歉。」

影像开始模糊、破裂，就像裂开的彩绘玻璃，突然四处飞散，化落闪烁缤纷的七彩光芒。

「不！」妮穆耶大叫。「不！不要消失！我不要！」

她伸直了膝盖，想从男子身下挣脱，却没有办法——他比她来得巨大，重量也比她重。男人发出低吟，用力吐出一个单音。

「喔——妮穆耶……喔——！」

妮穆耶尖叫出声，一口咬住他的肩膀。

他们躺在羊皮大衣上，情绪激动，浑身发烫。妮穆耶看着湖岸，看着一堆堆被水波堆起的白沫，看着被风吹偃的芦草，看着没有色彩、没有虚妄的空无，看着那消失的传说所留下的空无。

一道泪水自院生鼻侧流下。

「妮穆耶……发生什么事了吗？」

「当然，发生了。」她抱住他，假目光依旧看着湖泊。「什么都别说。抱住我，什么都别说。」

男子骄傲地微笑。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刚才地震了？」他夸口道。

妮穆耶哀凄地笑了。

「不只这样。」她在一阵沉默后才如是答道。「不只这样。」

□

闪光亮起，黑暗降临，又是另一个地点。

□

接下来的这个地点是个黑暗、不祥且糟糕的地方。

坐在鞍上的希里反射性地弯下身子，不管是按字面来解释，或是引申出来的意思，她都「震」了一下，因为凯尔佩的脚蹄就着一股冲劲，踩在了某个坚硬、平坦、稳如磐石的东西上。有好长一段时间，希里都在柔软无比的虚无间飘荡，坚硬的感觉已经陌生到令她讶异，而母马嘶鸣一声，猛然侧身倒下，在地板上敲出断音，让她牙齿发震，也教她感到不快。

另一个让希里「震」了一下的，也就是作引申义解释的那个，是一种气味。希里难忍地叫了一声，嘴鼻用袖子遮住口鼻，觉得眼里顿时充满泪液。

四周扬起一股又酸、又黏、又稠、具腐蚀性的臭味，一种令人窒息、无以名状的可怕恶臭，希里从来就没有闻过类似这种味道。那是腐烂的恶臭——这点她倒是很确定——那是腐尸在最后的解裂与变质时所发出的臭味，一种对分崩与毁坏的抵抗，而这给人一种感觉，好像那腐败发臭的东西，就算在活着的时候，就算在全盛时期，也一点都不曾美丽过。

她不由自主地俯身发呕。凯尔佩喷了口气，缩起鼻孔甩了甩头。在他们身旁幻化成形的独角兽压低后臀，又跳又踢，坚硬的地板则报以震动与巨大的回音。

夜色笼罩四周，那是又黑又脏的夜，被黏臭的幽暗外衣包裹的夜。

希里抬头寻找天星，但上方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深幽，有几处缀着模糊红光，好似祝融肆

虐。

「喔喔。」她皱起眉说，同时觉得酸臭的气味落到了她唇上。「噁——！」不是这个地点，不是这个时间！绝对不是！

独角兽大大喷了口气，并点了点头，用角画了一个又短

又弯的弧形。

凯尔佩蹄下的地板发出刺耳声响。那是岩石，却出奇平坦，十分不自然，并发出属于烧焦物品与脏污灰烬的浓烈恶臭。希里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自己正在看的是一条路。她已经受够了这难受又恼人的坚硬，便驱着母马往有某种东西标示的路旁去，那曾是一棵棵树木，如今却只是丑陋光秃的骷髅、挂着破布残缕的尸体，简直就像残留下来的腐烂寿衣。

独角兽发出嘶鸣与心电感应警告她，但已经来不及了。

在这条奇怪道路与干枯树木的后方，是一个由某种东西堆成的小山，而底下再过去，竟是落差极大的陡坡，几乎可以说是座断崖。希里震了一下，两个脚跟紧紧压住往下滑的母马。凯尔佩奋力挣扎，蹄足不断在堆成小山的东西上踩动。那是成堆的垃圾，大多是些奇怪的餐具。那些餐具在马蹄的践踩下没有应声碎裂，只是又软又黏地裂开，就像一堆巨大的鱼鳔。扑通一声，有东西落水，接着一股突如其来的气味，让希里差点没跌落马鞍。凯尔佩一面疯狂嘶鸣，一面践踏着垃圾往上挣扎，试图回到路面。希里被恶臭呛得难以呼吸，遂将身子压到了母马颈子上。

她们成功回到路面。松了口气，她们欢喜地迎接属于那奇怪道路特有的坚硬感。

希里全身抖个不停，她往下一瞧，看见小山底部是潭黑色的湖水，像个满满的大锅。湖面虽一片死寂，却闪闪发亮，好像那不是水，而是冷却的焦油。在湖后头，在垃圾、灰烬与矿渣堆后头的天空，被远方的火光给染红，被一道道黑烟给标上了印记。

独角兽喷了口气。希里想用袖口揉拭泛泪的双眼，却突然发现袖子上满是灰烬，而她的大腿与鞍桥，还有凯尔佩的鬃毛与脖子，也同样布满了灰屑。

恶臭令人窒息。

「恶心。」她咕哝道。「真是太恶心了……我觉得整个人都黏答答了。我们离开这里吧……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小马。」

独角兽竖起双耳，喷了口气。

只有妳才办得到。来吧。

「我？自己来吗？不靠你帮忙？」

独角兽的角点了点。

希里抓抓头，叹了口气，然后闭上眼睛，集中心志。

起初并不顺利，让她挫败、恐惧。不过寒凉的亮光很快便将她笼罩，那是属于知识与能量的亮光，她不知道这份知识与能量从何而来，不知道其根本与来源来自何处，但是她知道自己办得到。她知道只要她想，就办得到。

她再度看了眼凝固而死寂的湖泊、冒着烟的废物堆，以及一具具树骷髅，看了眼远方火光照射下的天空。

「还好，」她弯下身，啐了一口。「这不是我的世界。真是太好了。」

独角兽意有所指地嘶鸣了声。她知道它想说什么。

「就算是我的，」她用帕子擦了擦眼睛与口鼻。「也不算是我的，因为与我所在的时间差太多了。这一定是某个很远的时间，可能是过去或……」

她突然打住。

「是过去。」她闷着声重述。「我深深相信，这是过去。」

□

他们闯进的下一个地方，正在下着滂沱大雨，一场真正的暴雨，而他们把这雨视为一份赐福来迎接。那雨很暖，带着芬芳，透着杂草、黄泥与堆肥的夏天气味。雨水洗去他们的污秽，为他们清理，可说是替他们进行了一次净化。

然而，正如像每个净化作用，时间一久便显得单调、过度，让人难以忍受。原是替希里洗涤的雨水，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讨人厌地浸湿她的衣裳、灌进她的领口，坏心地让她发冻。所以，他们离开了这个下雨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点不对，时间也不对，

□

接下来的地点，是个非常温暖的地方，艳阳高照，所以希里、凯尔佩与独角兽的身体都干了，冒出水气，像三个水壶一样。他们出现的地方，是一座被太阳烤干的石楠原，就位在森林边缘。很显然，那是一片广大的森林，一片树海，一座浓密、原始、渺无人迹的老林。希里心里泛起一阵波涛，怀起希冀——这可能是布洛奇隆之森，也就是说，她总算来到熟悉的地方，也是她该来的地方。

他们沿着树海边缘缓缓前进，希里找到某个可以当作指标的东西。独角兽喷了口气，高高扬起头、角环视四周，显得不太平静。

「小马，你是觉得他们会追上我们吗？」她问。

它喷了口气，意思十分清楚明了，甚至无须动用心电感应。

「我们逃得还不够远吗？」

它以思绪传送给她的回答，她并不明白。没有所谓的远和近？螺旋？什么螺旋？

她不明白它的意思，不过它的不安也感染了她。

晒人的石楠原不是他们该去地点与时间。

这一点，他们到了傍晚才明白。因为当热气消退，森林上方的天空里出现的不是一颗月亮，而是两颗，一颗大，一颗小。

□

接下来是海边，一座陡峭的断崖。从那上头，他们看见浪花击打在岩石上，碎成了各种奇形怪状。风中飘散着海水的气味，燕鸥、红嘴鸥与海燕高声嘶吼，一片流动的白幕，盖住凹凸不平的崖壁。

海水一直延伸到乌云满布的地平线上。

下方石滩上，希里突然瞧见一大条骷髅鱼，头部巨大无比，身体有部分埋在石砾中。长在白色颚骨上的牙齿，每颗至少都有三扠长，嘴也似乎大得可以骑马进去，而且无须在一意脊椎高度，就算直接放胆穿越那排肋骨搭成的拱门，也不成问题。

希里不太确定她的世界、她所在的时代，有没有这种鱼。

他们沿着断崖边走，而海鸥与信天翁根本没有被吓跑，反倒是不情不愿地从路上退开，呵，还一直试着要啄凯尔佩与伊华拉夸克斯的小腿。希里当下了解到，这些鸟儿从没见过人类，也没见过马，或是独角兽。

伊华拉夸克斯喷了口气，抖了抖头和尾巴，显然情绪不安。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某种东西撕开的声音响起，听来十足像是帆布被撕破。燕鸥突然扯开嗓门，振翅飞去，顷刻间，一切便让一片白云全部盖住。断崖上方的空气突然发颤，像是倒满水的玻璃那样模糊起来，然后像玻璃那样裂了开来，一片黑暗从这裂口倾泻而下，而从这片黑暗之中，拥出了一批骑士。他们肩上的披风飘扬，由棕红、苋红与赤红组成的色彩，令人联想起夕阳照映下，打在天幕的火光。

地阿格卢阿德利。红骑士团。

鸟群的叫声未起，独角兽的嘶鸣警示未发，希里已掉转母马，赶它起步奔驰。但是，空气裂了开来，从力一个陡面，从裂缝中，扬着翅膀般的披风，又冲出了另一批骑士。

追兵成半圆形排列，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将他们逼往断崖。希里大喝一声，拔出剑鞘里的飞燕剑。

独角兽向她发出强烈讯息，而那讯息就像锥子一样地刺入她的脑中。这一回，她马上便明白了。它为她指了路，指出了敌人包围下的空隙，它自己则高举前蹄，长声嘶鸣，并且压低头上的角，凶猛地朝精灵冲去。

「小马！」

晴星，救妳自己！不要让他们抓住！

她把身子贴紧了马鬃。

两名精灵拦住了她的去路。他们拿着套索，那是两根尾端有绳圈的长棍。他们试着将一个套索套到凯尔佩的脖子上。母马灵巧地扭头躲开，速度一秒也没慢下。希里一剑切断第二个绳圈，大喝一声，要凯尔佩加快速度。母马疾行，风驰电掣。

但其他人已紧咬在后，她听见他们的叫嚣和蹄声。小马怎么了？她心想。他们把它怎么了？

没时间胡思乱想。独角兽是对的，她不能让自己再被他们抓住。她必须藏入空间之中，躲起来，躲进时空的迷宫。她集中精神，害怕地感觉到脑中只有一片空白，以及一种奇怪，快速扩大的嘈杂。

他们在对我施咒，她想。他们想用魔法来蒙骗我。下辈子吧！魔法能影响的范围有限，我不会让他们接近我的。

「凯尔佩，冲啊！」

黑色母马伸长了脖子，像风一般飞掠。希里将身子贴到它的颈子上，好让风阻降到最低。

背后的叫嚣在上一刻还很大声，近得令人不安，现在已安静了下来，被受惊的鸟叫给盖了过去，然后，那些叫嚣变得十分小声，十分遥远。

凯尔佩像风暴一样狂奔，希里甚至能听到海风在耳边呼啸。

远方追兵的叫嚣中，响起了狂怒的音符。他们知道自己已束手无策，知道自己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追不上那匹黑母马。奔驰中的母马没有丝毫疲态，步伐是如此轻盈柔软，收放自如，有如一头猎豹。

希里没有回头顾盼，但她知道他们追了她很久，一直到他们的马开始喘气，发出沉重的声音，步伐踉跄，牙齿全露，口吐白沫，嘴几乎都垂到了地上为止。一直到那个时候，他们才放弃追逐，只对着她的背影撂下咒骂与不痛不痒的威胁。

凯尔佩如飓风疾行。



她逃到的地方，是个干燥、风大的地方。高声呼啸的风快速吹干了她颊上的泪。

她独自一人，再度陷入孤独，孑然一身。

流浪的人，永违的飘零者，迷失在时空群岛之间、一片片无边大海的水手。

失去希望的水手。

强风呼啸、嚎叫，滚动土地上一颗颗干枯的杂草球。

强风吹干了她的泪水。



头颅之中闪起寒凉的亮光，耳中传来嘈杂，那是种平稳的杂音，像是来自螺旋状的海螺内部。颈上一阵发麻。又黑又软的虚无。

新的空间，不同的空间。

空间的群岛。



「今晚会是个美好的夜，我可以感觉得出来。」妮穆耶用毛皮裹紧身子说。

这话康薇拉慕丝虽然已经听过很多次，却没有发表评论。因为这不是她们头一回在傍晚时分，同坐于露台之上，面对在夕阳下燃烧的湖泊，背对具有魔力的镜子与挂毯。

湖的那头，渔人王的咒骂化为重重回音，顺着水面不断传来。他习惯用生动的话语，来彰显自己对捕鱼失利的埋怨，诸如没有鱼儿咬饵，抛竿、拉竿、拖竿的方式不对，或是其他倒霉的事情等等。然而，根據他亵渎神明的内容与狠劲，今晚显然过得特别不顺。

「时间，」妮穆耶说'。「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时间就像是咬着自己尾巴的衔尾蛇，每个片刻里都隐藏着永恒，而每个永恒都是由片刻所组成。永恒便是片刻群岛。纵使导航不易，一旦迷失便很危险，却还是能在这群岛间航行。有一座灯塔会是好事，能用灯光指引方向。能在雾中听见呼唤是件好事……」

她沉默了片刻。

「那个我们感兴趣的传说，最后的结局如何？我们——我和妳——以为自己知道结局为何，不过衔尾蛇却咬着自己的尾巴。这就像那传说的结局，现在才要揭晓。在这个当下。迷失在片刻群岛中的水手是否会看见，又是何时才会看见灯塔的光线、听见呼喊，将决定传说的结局。」

湖水那头，传来了咒骂、溅水声，以及船桨撞击桨架的闷声。

「今晚会是个美好的夜。夏至前的最后一夜，月亮会变小。太阳将从第三宫进入第四宫，来到羊鱼座。这是占卜的最好时机……最好时机……集中心志，康薇拉慕丝。」

一如先前的许多次，康薇拉慕丝顺从地集中心志，缓缓

进入近乎恍惚的状态。

「去找她。」妮穆耶说。「她在这些星群当中，在这月光之中的某处。在这些空间当中。她在那里，独自一人，等待援助。我们去帮她吧，康薇拉慕丝。」

□

专注。双拳抵着太阳穴。耳中有着嘈杂，似是来自海螺内部。亮光。还有骤然出现的黑软虚无。

□

有个地方，希里可以看见一座座燃烧的火堆。被链子锁在木桩上的女人纷纷发出原始而骇人的哀嚎，恳求获得怜悯，而聚在四周的人群高声叫嚣、大笑、跳舞。有个地方，整座巨大的城市陷入火海，即将崩塌的屋顶上，炽焰咆哮，火星喷溅，里薳遮去了整片天空。有个地方，有巨大的双脚龙在打斗，频频啮咬对方，赤红的鲜血不断从它们的獠牙与尖爪流下。

有个地方，几百个一模一样的白色风车，不断朝天空挥舞细长叶扇。有个地方，几百条蛇吐信爬扭于石头之上，将鳞片拖磨出声。

有个地方，只有一片黑暗，而在那黑暗之中，有声音、低语及强烈的恐惧。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地方，但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

□

她对于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已经非常上手，甚至开始做起实验。不会让她感到害怕的地方没几个，其中一个就是那原始森林边的温暖石楠原，有两个月亮出现的地方。希里先在脑中找出那些月亮的印象，同时在思緒中不断重复自己想要的东西，她集中心志，绷紧神经，进入虚无。

她只试了两次便成功。

她鼓起勇气，决定要做一个更大胆的实验。很显然，除了那些地点，她也到过不同的时代，维索戈塔这么说过，那些精灵也这么说过，独角兽也提过这件事。这她明明之前——至少是在无意间——就已经会了呀！当他们伤了她的脸，她即时躲开了追兵，往前跳跃了四天，然后维索戈塔没办法兜拢这些天数，怎么算都不对……

所以，这说不定是她的机会？时空跳跃？

她决定放手一试。比如说，着火的城市不会永远陷在火海中。要是她跳去起火前的时间呢？又或是火灾后？于是，她试了，却几乎闯进大火，烧着自己的眉睫，也在急忙从火海中逃离城市的灾民间，引起恐慌。

她逃去了怡人的石楠原。这样冒险大概不值得，她想，鬼才知道下场会怎样。我对地点比较在行，所以我们就只从地点下手吧。我们试试去不同的地点。去那些我记得很清楚的地点，还有那些我觉得不错的地点。

她从梅莉特列神殿下手，回想神殿的大门、建筑、公园、工作坊、学徒宿舍，她与叶奈法一起住过的房间。她将双拳抵着太阳穴，集中心志，回想南娜卡、艾伍儿奈德、凯婷、优拉二世的脸。

这次的尝试一点结果都没有。她到了一个雾气弥漫，蚊子成群飞舞的沼泽，四周传来龟群的尖哨与蛙群的响亮叫声。

她接着再试，但结果没有比较好，卡尔默罕、斯格利加群岛、葛思维冷里有法比欧·萨赫斯工作的银行。她不敢试琴特拉，知道那座城市已被尼夫加尔德人占领，因此她改试维吉马，那座她与叶奈法一同去采买过的城市。

□

亚恒努斯·克兰兹是个智慧与经验并具的人，是方士、天文学者，也是占星学者。他在一张坚硬的小桌上不断扭动身

子，一只眼睛贴在望远镜的镜筒上，将近一个礼拜以来，都能在天空观测到这颗彗星。不论在大小或力量上，它都属于第一等级，非常值得观察与研究。亚恒努斯·克兰兹所见到的这种有着火红尾巴的彗星，通常预告了大规模的战事、恶火与屠杀。不过现在说实话，彗星的预言似乎迟了，因为与尼夫加尔德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而关于恶火与屠杀的预言，随便都能成真，只因这些日子里，没有哪天是少了这两样的。然而，熟知天体运行的亚恒努斯·克兰兹，却希望能算出什么时候、再过几年或几百年，彗星会再度出现，预言下一次的战事，说不定到时的应战准备，就能做得比现在更加完善。

这名天文学者站起身，揉揉臀部后，便去释放膀胱的压力。他透过露台上的栏杆为自己舒压。他通常会从露台直接往牡丹花坛浇，对女主人的控诉完全不在意。厕间对他来说太远，浪费时间走那么远，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一点都不相当。抛下工作大老远去解手，可能会让他流失宝贵的思绪，而这是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能容许的事。

他站在栏杆前，解开裤子，看着倒映在湖水上的维吉马灯火。他放松地吐了口气，抬起目光看向星星。

星星和星座，他想，冬女座、七羊座、水瓶座。根据某些理论，这些根本就不是什么闪烁的亮光，而是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其他的世界。那些世界与我们之间隔着时间与空间……我深深相信，他想，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到其他地方旅行，去其他时间与空间。对，总有一天，一定可以的。会有人想出办法。不过这得靠全新的思维，靠鼓舞人心的新理念，而这样的新理念，将会撕碎今日禁锢着它、名唤理性认知的僵硬马甲。

哎，他跳了两下，心里想着，要是这成功了……要是能看见一线曙光，找到点蛛丝马迹就好！要是有这么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

露台下方发出一阵亮光，让夜晚的黑暗像是爆出星光，而从那阵亮光里，跳出了一匹马。背上还载着一个人，是个女孩。

「晚安。」她有礼貌地打了招呼。「如果我出现得不是时候，那我先向你道个歉。我可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现在是什么年代？」

亚恒努斯·克兰兹咽了下口水，张开嘴，发出含糊的声音。

「地点。」女接耐着性子，清楚地重复了一次。「时间。」

「呃……那个……嗯……」

马儿喷了口气，女孩叹了口气。

「好吧，我一定又跑错地方了。不对的地点，不对的时间！可是，你这人可不可以回答我啊！就算一个字也好，让人听得懂，因为我不可能跑到一个人类忘记怎么说话的世界吧！」

「呃……」

「一个字。」

「嗯……」

「你这个该死的白痴老头！」女孩说。

然后她消失了，和那匹马一起。

亚恒努斯·克兰兹合上了嘴。他在栏杆前站了 一会儿，看着黑夜，看着湖泊及映在上头的远处维吉马灯火。然后，他扣好裤子，回到了自己的望远镜前。

彗星快速划过天空。他得时时刻刻观察它，片刻都不能眨眼或离开镜筒。在它从天幕消失前，他得一直追踪。这是难得的机会，而学者从不错过良机。

□

说不定可以从另一边试试肴，她看着石楠原上的两颗月亮，心里这么想着。现在那些月亮看起来就像两把镰刀，一把小的，一把大的，但形状没那么弯。或许我不要去想象地点或脸孔，她想，而是要很用力去渴望……用力去希望，非常用力，就像是从肚子……

试试看又不会怎样。

杰洛特。我想去杰洛特那里。我很想去杰洛特那里。

□

「噢！不！」她大叫。「我又到了什么好地方？真是见鬼了！」

凯尔佩以嘶鸣附和，透过鼻子喷出的白雾与在积雪中挣扎的马蹄，表示自己有相似的看法。

暴风雪不断呼啸，让她无法目视，细碎的雪片不断刮割她的脸颊与手掌。寒意刺骨，如恶狼般啃咬她的关节。希里浑身发抖，缩起双肩，将颈子藏在立起的领子中，但那可悲的领子却完全没有办法为她提供遮蔽。

左右两边都矗立着万分吓人的赤杨，以及顶点被高空的浓雾与暴雪吞没的灰色纪念石碑。谷底是波涛汹涌的河水，填满了屑冰与冰块。四周尽是一片白茫，天寒地冻。

我的能力不过就这样。希里在心里这么想着，觉得鼻子里开始结冰。我的力量不过如此。我还真是个称职的世界之主！

「好了，凯尔佩，走吧，不然妳会被冻成冰块的！」她用冻僵的手指拉起缰绳。「快、快，黑马！我知道这里不是我们本来要去的地方，我马上就让我们离开这里，马上就回去我们温暖的石楠原。不过我得集中精神，而这可能要花点时间。所以，快走吧！来啊，快跑！」

凯尔佩从鼻子里喷出一团白雾。

强风不断刮来，雪片直往希里脸上黏，融在她的睫毛

上。严寒的风雪不断呼啸。

□

「你们看！」安古兰用压过狂风的音量喊道。「你们看那边！那边有脚印！有人骑马往那边去了！」

「妳说什么？」杰洛特解开包住头好保护耳朵不被冻僵的围巾。「安古兰，妳说什么？」

「脚印！马的脚印！」

「这里怎么会有马？」因为风雪实在太大，而三斯雷托尔河的水流声好像也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吵，卡希只好也得用吼的：「这里怎么可能会有马？」

「你们自己看！」

「的确。」吸血鬼说。他是队伍成员中唯一没有任何被冻坏迹象的人，他用同样的方式，清楚展现了自己面对低温，就像碰到高温时，几乎没有任何感觉。「的确有脚印。不过，是马的吗？」

「这不可能是马的。」卡希大力搓揉脸颊和鼻子。「不会是在这种没有人烟的地方。这些一定是某些野生动物留下的，最有可能的就是摩弗伦羊。」

「你才是摩弗伦羊！」安古兰吼道。「我说是马，就是马！」

米尔娃一如往常，认为实践大于理论，跳下马鞍，把狐狸毛做的帽子往后移了些，弯身查看。过了一会儿，她宣布道：

「那丫头说得对，这是马的。甚至可能上了马蹄铁，不过很难讲，暴风雪把印子吹糊了。它往那边走，去那边的山沟了。」

「哈！」安古兰大力拍了下手。「我就知道—这里有人住！就在这附近！我们跟着这脚印去，说不定可以找到间温

暖的小屋？说不定他们会让我们取暖？说不定会招待我们？」

「怎么可能。」卡希酸酸地说。「最有可能的，就是拿上了弓的弩箭招待我们。」

「按计划顺河走比较理智。」雷吉思用他那无所不知的语调宣布道。「那样我们就不会有迷路的风险，而三斯雷托尔河下游应该有个猎人市集，在那里，我们会受到招待的可能性大多了。」

「杰洛特？你怎么说？」

猎魔士不发一语地看着在狂风中回旋的雪片。

「我们跟着脚印走。」他终于下了决定。

「真的……」吸血鬼刚开了口，但杰洛特马上打断他：

「跟着马蹄印走！出发，上路！」

他们赶着坐骑上路，却没有走得太远。他们往山沟去，只走了不到四分之一顷地远。

「没了。」安古兰看着平坦无比，'未有任何蹄印的雪地，直接道出事实。「到这里就突然没了，就像精灵马戏团一样。」

「猎魔士，现在怎么办？」卡希在鞍上转身。「蹄印没了，被吹掉了。」

「不是被吹掉，」米尔娃反驳，「山沟这里暴风雪吹不进来。」

「所以那匹马怎么了？」

弓箭手耸了耸肩，在鞍上蜷起身子，把头缩了起来。

「那匹马哪去了？」卡希并不放弃。「消失了？飞走了？说不定这一切只是我们的幻觉？杰洛特？你怎么看？」

狂风在山沟上方呼啸，席卷白雪。

「杰洛特，」吸血鬼仔细看着猎魔士说。「为什么你要我们跟着这个脚印走？」

「我不知道。」他在片刻后如是承认。「我有种……有种感觉，有种东西要我这么做。不管那是什么，都不重要。你是对的，雷吉思。我们回三雷斯托尔河去，顺河走，不要再游山玩水，偏离目标，最后收场的方式可能会不太好。就像列那说的，在马赫乌隘口等着我们的，才是真正的冬天与恶劣的天气。我们得保留体力到那里。你们别这样站着，我们回头。」

「不先搞清楚那匹奇怪的马发生什么事吗？」

「有什么好搞清楚的？」撤魔士苦涩地说。「蹄印没了，就这样。话说回来，那说不定真的是摩弗伦羊？」

米尔娃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但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

当他们回到河边，那里的神秘蹄印也已经消失，被湿润的白雪掩盖。在棕灰色的三雷托斯尔河水中，有着密密的屑冰飘流，一块又一块的浮冰也在那上头不断翻转。

「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安古兰出了声。「不过你们要答应不会笑。」

众人转过头。女孩那有颗毛球的毛帽拉到了耳朵上，脸颊和鼻子被冻得发红，身上穿的羊皮外套不成形状，看起来着实好笑，活脱脱就像个又矮又圆的小矮人。

「关于那些蹄印，我跟你们说件事。我在夜莺那边，就是还在帮派里的时候，他们说冬天的时候，山大王，也就是所有冰魔鬼的主人，会骑一匹被诅咒的灰马，在各地的隘口跑来跑去。要是和他面对面碰上了，就是死路一条。杰洛特，你说呢？有可能……」

「什么都有可能。」他打断她。「都有可能。伙伴们，上路了。我们前头还有马赫乌隘口要去呢。」

大雪纷飞，强风呼啸，冰魔鬼们狂暴风雪中尖声嚎叫。



重点是，这座石楠原不是她所知道的石楠原，希里马上就察觉了。她甚至不用等到晚上，去确定自己在这里看不见两颗月亮。

这座她沿着边绿骑的森林，和那边那座一样原始、没有人迹，但还是看得出差别。比方说，这里的桦树多了许多，榉木则少了很多；她在那边没看见，也没听见鸟叫声，这里却有成千上万的鸟儿。那边的桦树之间只有沙子和青苔，而这里则长了整片的绿色石松毯。就算是在凯尔佩蹄下活蹦乱跳的蚱蜢也不一样，好像是她比较熟悉的那种。然后……

她的心跳开始加速。她看见一条小路，长满杂草，无人照顾，一直通往森林深处。

希里更仔细地看了看四周，确定这条奇怪的路并没有继续通往前方，而是在这里就结束了。她确定这条路并没有穿进森林，而是从森林边缘通往外面；又或者，这条路其实是穿过森林，只是她所在的这个路段已经是从森林出来的部分，所以一直走下去也进不了森林。她没有考虑太久，用鞋跟朝马儿身侧一撞，往树木与树木之间的空隙骑了。我就一直骑到中午，她想。如果到中午都没有碰到任何东西，那我就回头，往反方向走，去石楠原的另一边。

她驾着马儿，在树枝交织成的帐幕下慢步踱行，仔细观看四周，努力不错过任何重要的东西。正因如此，她没有错过躲在橡树后头窥探的老人。

那老人的个子十分矮小，但没有驼背。他身上穿着亚麻布上衣，以及同布料做的裤子，脚上则是穿了 一双十分巨大，看来非常好笑的树皮鞋。他一手拿着根有许多节瘤的木棍，另一手则拎了一个小柳篮。他的脸被一顶破旧的大草帽盖住，希里没能看个清楚，只见到帽子底下露出的晒黑鼻子，与纠结杂乱的灰色落腮胡。

「不用怕。」她说。「我不会对你做什么坏事。」

灰白色大胡子穿树皮鞋的脚涩涩地动了两步，并摘掉了帽子。他的脸圆圆的，长满了老人斑，但很红润，没有太多皱纹。他的眉毛稀疏，下巴小小的，后缩得很厉害。灰白色的长发在颈子后头扎成辫子，但头顶却是一片光溜溜，像小玉西瓜一样，闪亮亮又黄澄澄的。

她看见他在看她的剑，看着露出她肩头的剑柄。

「不用怕。」她又说了一次。

「呵、呵！」他的声音有些不清楚。「呵、呵，我的小姑娘啊，森林爷爷可没有害怕。森林爷爷可不是那种怕东怕西的人，不是呢。」

他笑了笑。他的牙齿很大颗，非常往前突出，这是因为咬合不正与下颌后缩的关系。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说话不清楚。

「苏林爷爷不怕旅人。」他重复道。「甚至不怕坏人。森林爷爷很穷，是个穷光蛋。森林爷爷很静，不会挑衅任何人。呵！」

他再度笑了笑，而他笑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只有前区的牙齿。

「那妳呢，我的小姑娘，妳不怕森林爷爷吗？」

希里不屑地哼了声。

「你就猜我不怕吧，我也不是那种怕东怕西的人。」

「呵、呵、呵！真是想不到啊！」

他拄着拐杖往她踏了一步。凯尔佩喷了口气。希里抓起了缰绳，出声警告：

「它不喜欢陌生人，会咬人。」

「呵、呵！森林爷爷知道。小马儿坏坏，不乖！我好奇问一下，小姑娘是从哪来的？又打算去哪呢？」

「这说来话长。这条路会通去哪？」

「呵、呵！这小姐不知道吗？」

「要是你行行好，就不要用问题来回答问题。走这条路，会往哪里去？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还有现在是……什么年代？」

老人再度露出一口牙齿，动了动，像只海狸鼠一样。

「呵、呵。」他含糊地说。「真是想不到啊。小姐问，什么年代？喔，看得出来，小姐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森林爷爷这里！」

「的确，是挺远的。」她不在意地点点头。「是从别的……」

「时间与空间。」他帮她把话说完。「爷爷知道，节爷想得到。」

「什么？你想得到什么？你知道什么？」她兴奋地问。

「森林爷爷懂很多。」

「说！」

「小姐一定饿了吧？」他露出牙齿。「渴了？腿酸了？要是小姐想的话，森林爷爷就带小姐回小屋去，让小姐喝水、吃东西，款待小姐。」

希里有好长一段时间没空，也没精神去想休息和吃东西的事。现在这奇怪老人的话，却让她的胃缩成一團、肠子打结，舌头也深深缩进某处。老人从帽缘底下观察着她。

「森林爷爷在小屋里有吃的。」他含糊地说。「有泉水。也有干草给小马儿，给这匹想咬和蔼爷爷的坏马儿吃。呵！森林爷爷的小屋里什么都有。也可以聊聊时间与空间的事……那一点都不远，不远呢。旅行的小姐会接受吗？不会嫌弃穷光蛋的穷爷爷一番好意吧？」

希里咽了下口水。

「带路吧。」

森林爷爷转过身，活力十足地拄着拐杖，在密林间几不可见的小路上拖行。希里骑马跟在他后头，一边压低头避开树枝，一边抓着凯尔佩的缰绳，因为那马儿真的想朝老人咬上一口，不然至少也要吃掉他的帽子。

跟老人宣称的相反，那小屋根本一点都不近。等他们抵达目的地，也就是一片材间空地时，太阳已几乎到了顶点。

森林爷爷所谓的小屋，原来是一间像画作里会出现的破败屋子，屋顶显然经常修复，而且用的都是手边刚好有的材料。屋子的墙面都钉了皮面，看来是用猪皮。屋前有个形状像绞刑台的木建筑，一张矮桌，以及一个嵌着把斧头的木块。小屋后头，可以看见一个烧火的地方，用石头与黏土围成，上头有个已被熏黑的大锅。

「这就是森林爷爷的家。」老人用拐杖比着小屋，骄傲之情不言而喻。「森林爷爷就住在这里，睡在这里，在这里煮东西吃。是说，要是有东西让他煮的话。没办法，要这在荒野里找吃的，可是非常不容易啊。旅行的小姐喜欢珍珠麦吗？」

「喜欢，」希里又咽了下口水。「什么都喜欢。」

「加了肉的？淋了猪油的？有猪油渣的？」

「嗯。」

「不过看不出来，」森林爷爷朝她打量了下。「小姐最近有常吃肉跟油渣，看不出来啊。瘦巴巴的小姐，瘦巴巴，只有皮包骨！呵、呵！那个是什么啊？小姐背后的那个？」

希里让这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把戏给骗了，回头看了一下。

下一秒，那根满是节瘤的拐杖直接戳在了她的太阳穴。反射神经只能让她来得及举起一只手，用手掌缓冲了一部分足以把她的头颅像蛋壳一样撞碎的力道。即便如此，希里还是倒在了地上，整个人头昏脑胀、天旋地转，分不清东南西

北。

爷爷露出满口牙，跳到她身旁，用拐杖又补了一下。希里又一次成功地用手护住头部，但结果便是两只手都瘫了。左手肯定断了，掌骨大概也碎了。

爷爷从另一边跳过来攻击她，把拐杖撞在她肚子上。她大叫一声，缩成一团。就在那个时候，他像只鹰隼扑向她，把她的脸转向地面，并用双膝压得死紧。希里凝聚全身力量往后一踹，却失了准头，但她接着又使出一拐子，狠狠命中。爷爷暴喝一声，老拳往她枕骨挥去，力道之大，让她的脸都犁在了沙地上。他抓住她颈后的头发，把她的口鼻压进土里。她觉得自己无法呼吸。老人在她身旁蹲了下来，但依旧把她的头压在地上，扳开她的指头，把她握在手里的剑扔了出去。然后，他开始在她裤子附近探寻，找着了扣环后，便将它解开。希里高声尖叫却岔了气，吐出一口沙。他把她的头发卷在自己的拳头上，然后把她压得更紧，让她无法动弹。他一个使劲，扯掉了她的裤子。

「呵、呵。」他大力喘着气说：「爷爷可是碰上了个漂亮的小屁股啊，嘿、嘿，爷爷好久没碰过这种的了。」

希里感觉到他那枯瘦手掌的恶心触碰，张开满是沙土与松针的嘴大声吼叫。

「小姐啊，乖乖躺着。」她听见他一边吞着口水，一边揉捏她的臀部。「爷爷已经不年轻了，急不得，要慢慢来……不过妳不用怕，该做的，爷爷都会做。呵、呵！然后爷爷会再慢慢吃，呵，慢慢吃！把这顿丰盛的大餐……」

他突然打住，惨叫哀嚎。希里感觉他抓的力道放松了，便奋力扭动身子，挣脱出来，然后像条弹簧一样跳起身。就在那时，她看见发生了什么事。

凯尔佩悄悄靠近，一口咬住森林爷爷的辫子往上拉，几乎拉成一直线。老人不断惨叫挣扎，又踢又踹，才终于挣脱开来，还留了一绺灰发在母马嘴里。他想抄起拐杖，希里却

一脚将之踢离他能够得到的范围。第二脚她本来想踢在他的要害，但被脱到大腿一半的裤子，却限制了她的行动。爷爷好生利用她拉好裤子的空档，几个跨步跳到木块前，拔起上头的斧头一挥，赶开一直对他死咬不放的凯尔佩。他大喝一声，露出满口可怕的牙，高举斧头往希里冲去。

「小姑娘，爷爷来给妳通一通！」他发出了动物般的嚎叫。「就算爷爷得先把妳大卸八块也可以！不管是整个还是分块，爷爷我都没差！」

她以为自己轻轻松松便能料理他，毕竟这不过是个老到发霉的老头子，然而她却错得离谱。

虽然他的两条腿异常丑陋，跳起来却像快速旋转的陀螺到处弹，像兔子一样灵活，而他使起曲刃斧头来，就像老练的屠夫一样。当漆黑而锋利的斧刃几次与她擦身而过，希里发现她唯一的活路，就是逃跑。

不过最后救了她的，却是一个巧合。她在后退的时候，恰巧绊到了自己的剑，便迅速拾起它。

「把斧头丢掉，」她喘着大气说，并唰地一声，将飞燕剑抽出鞘。「恶心的老头子，把斧头丢在地上，那我说不定会放你一马，不把你大卸八块。」

他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胡子上喷了一堆口水，看来很是恶心。不过，他并没有丢掉武器，她看见他握着斧柄的指头动了动，看见他的眼睛里有着狂野的盛怒。

「不！」她霍霍转起剑。「别毁了我的一天！」

有那么一刻，他看她的样子，就好像不懂她的意思。然后，他大齿一露，双眼一瞠，大喝着往她冲去。希里已经受够了这些玩笑，一个半回身快速闪过他，然后从下而上，划过他高举的双手，砍在他的手肘上。血柱从爷爷的双手喷出，斧头也应声落地，但他随即又跳向她，大大张开的手指直取她的眼睛，她跳开来，快速朝他颈子劈了一剑。她这样

做其实多余，比较是基于一股怜悯，因为老人双手的动脉皆断，迟早也会因失血过多而死。

他躺在地上，虽然脊柱全被打散，他还是像条虫一样蠕动，与生命难分难舍。希里站在他身旁，嘴里残留的沙粒依旧在牙间喀喀作响。她把那些沙粒直接吐在他背上。她还没吐完，他便已经死了。



小屋前那看起来像绞刑架的奇怪建筑上，装了一些铁钩与一个滑轮。桌面与木块都有很明显的滑行痕迹，因沾了油脂而黏黏的，发出十分难闻的气味。

好像肉摊。

希里在厨房里找到那锅老人拿来说嘴的珍珠麦，里头加了很多配料，有满满的肉块与香菇。她很饿，但有股力量阻止她吃那东西。她只喝了水壶里的水，咬了一小颗发皱的苹果。

她在小屋后头找到一个砌了阶梯的小地窖，里头很深、很冷。小地窖里有罐油脂。天花板上挂着肉，那是剩余的屠体。

她跌跌撞撞冲出地窖，好像有魔鬼追在后头似地。她跌进寻麻丛里，手忙脚乱爬了出来，踉踉跄跄跑到小屋，两手扶在其中一根支撑小屋的木柱上。尽管胃里几乎没有东西，她却吐得非常大力，也非常久。

挂在地窖里的残存屠体，是属于一个小孩的。



她顺着臭味，在林子里找到一个积了浊水的坑洞。懂得集中秽物免生疾病的森林爷爷，把垃圾与没办法吃的东西都丢在里头。看着浮在污水上的头骨、肋骨与髋骨，希里害怕地体认到自己之所以还能活着，只多亏了那可怕老人的兽欲，多亏了他想找乐子的念头。要是饥饿强过恶心的情欲，

那他偷袭她时，用的就会是斧头，而不是拐杖。她就会被吊在绞刑架上，清内脏、扒皮，然后放在桌上切割、分块，他会在木块上剁……

虽然发昏的脑袋让她站不住脚，而肿胀的左手掌也不断传来强烈的痛楚，她还是把尸首拖到林子里的水坑，推进那发臭黏液中，推进受害者的髋骨之间。她回到地窖旁，将树植与落叶堆到入口处，把枯枝堆在小屋的支柱，与老人寥寥无几的财物四周，然后仔细地把四边都点着火。

当一切都准备就绪，火龙便展现了该有的猖狂肆虐与轰声咆哮。她在确定这地方的所有痕迹都会被抹去，不会有任何一场雨能加以干扰后，便策马离开。

□

至于她的手，还不至于太糟，肿是肿了，当然也依旧发疼，但应该没有哪根骨头断了。

当夜晚将近，天空里的确只出现一颗月亮，可是希里却奇怪地不想承认这是她的世界。

甚至不想多逗留片刻。

□

「今晚，」妮穆耶口齿不清地说。「将会是个美好的夜。我可以感觉得出来。」

康薇拉慕丝叹了口气。

地平在线燃烧着金光与红光，同样色彩的色带滚上湖面，从地平线一路延展至小岛。

她们坐在露台的扶椅上，背后是乌木镶框镜及挂毯，毯子上头描勒着一小座拥抱岩壁、照看山湖的城堡。

这已经是第几晚了？康薇拉慕丝想道。我们这样坐着，一直坐到天色昏暗，然后又坐到黑幕低垂，这已经是第几晚了？没有任何结果？就只是坐着聊天？

天候转冷，女巫与院生盖上了毛皮。湖的那头，传来渔人王船上的桨架所发出的声音，但是船只躲在夕阳的余晖之中，因此她们并没有看见。

「我满常梦见自己在一座冰原上，」康薇拉慕丝回到先前被打断的谈话中，「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雪白，以及冰块在阳光下碎裂的声音。一直到地平线，什么都没有，只有雪与冰，还有笼罩大地的寂静，在耳中回响的寂静。那是一股不自然的寂静。死寂。」

妮穆耶点点头，好似在表示自己知道康薇拉慕丝在说的是什么。可是她没有发表评论。

「突然间，」院生说，「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什么，感觉到冰块在我脚下震动。我蹲了下来，拨开白雪。底下的冰，就好像玻璃一样透明，就好像某些澄净的山湖，可以看见在一噚深的湖水底下悠游的鱼群，以及湖底的石子。我在梦里还看见，虽然过那湖水有几十噚，又或者是几百噚深，但却阻挡不了我的视线……还有我的听觉……有许多人在呼求帮助。在那底下，在那冰层深处……是个冻结的世界。」

这一回，妮穆耶同样没有发表评论。

「当然，」院生说。「我知道这个梦的来源。伊特莉娜的预言，举世闻名的白色之冬，狼之暴雪与冰冻的时代。按预言的说法，世界会在冰雪中死去，好在几世纪后再度重生，成为一个净空、更加美好的世界。」

「有关世界将会重生这点，我深深相信。」妮穆耶轻声说。「不过会变成一个净空，而且更加美好的世界，我就不太信了。」

「什么？」

「妳听见我说的了。」

「而我没有听错吗？妮穆耶，白冬这件事已经有人预言

过几千次，只要是比较严寒的冬天，大家就说白冬要来了，现在就连小孩都不相信，会有哪个冬天能危害到这个世界。」

「喔，是啊。小孩都不信。不过，妳可以去想象一下，我相信。」

「在有合理的理由支持下？」康薇拉慕丝用微微嘲讽的口气问。「还是只凭一种莫名的信念，相信精灵的预言绝对不会有错？」

妮穆耶扯着盖在身上的皮毛，沉默了许久、最后，她终于开口，语气中带了些指导的意味：

「地球的形状是球体，并绕着太阳运行，这妳同意吗？还是妳也属于某个时髦的教派，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

「不，我不是。我接受地动说，也同意地球是圆球体的理论。」

「很好。所以，妳一定也同意地球的垂直轴心是倾斜的，还有地球绕行太阳的路径不是正圆，而是椭圆？」

「这我学过，但我不是天文学家，所以……」

「妳不需要成为天文学家，只要以逻辑思考就够了。地球绕行太阳的轨道是椭圆形，所以在运行的时候，有时会比较近，有时会比较远。地球离太阳越远，就会越冷，这说法大概很符合逻辑吧。而世界的轴心与垂直线的距离越小，照射到北半球的光线就越少。」

「这也很符合逻辑。」

「这两个因素，也就是椭圆轨道与地轴倾斜的角度，都是会改变的。椭圆可能会更加椭圆，或是没那么椭圆，也就是会拉长或拉宽，而地轴倾斜的角度也会变大或减小。在极度的条件下，就气候来说，这两个现象同时出现会造成的是：椭圆极大化，以及地轴近乎垂直化。绕行太阳的地球会来到远日点，日照会变得很少，温度也会变得很低。此外，

地轴倾斜的角度变小将不利极地地区，使其蒙受伤害。」

「当然。」

「北半球的日照减少，就表示融雪会延后。闪烁的白雪会反射阳光，让气温降得更低，雪也就因此积得更久，如此循环下去，雪根本不会融化，又或者融雪的时间会变得非常短。雪越多，积雪的时间就越长，白色的闪烁面积就更大，反射……」

「我懂了。」

「雪不断地下、再下、一直下，雪量也就越来越多。我之所以会注意到，是因为大量的暖空气顺着洋流从南方来，在结冰的北方大陆上方凝结。暖空气凝结后，变成雪下下来。温差越大，降雪越丰。降雪越丰，久积不化的白雪就越多，也就变得更冷。温差越大，凝结的空气就越多……」

「我懂了。」

「积雪越来越重，就会压缩成冰。冰河。而我们已经知道，冰河上依旧不断降雪，将之压得更为密实。冰河越积越多，不仅是高度增加，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白色区域……」

「会反射太阳辐射。」康薇拉慕丝点了点头。「会变得更冷、更冷、再更冷。伊特莉娜所预言的白色之冬。不过，那指的有没有可能是场大灾难？ 一直都待在北方的冰河，真的会突然往南流动，沿途碾碎、抹平和铲除一切？极地的冰冠会用怎样的速度增生？一年长个几吋吗？」

「妳一定知道，」妮穆耶看着湖面说。「唯一不会结冰的港口，是普拉克赛妲海湾的朋凡尼斯。」

「我知道。」

「那就再补充点知识吧。一百年前，海湾内没有一个港口会结冰。很多讯息指出，一百年前的塔勒加尔有长小黄瓜与南瓜，凯因冈有种向日葵和鲁冰花。现在已经不种了，因

为现在种植刚刚提到的这些蔬菜是不可能的，那边的天气已经变得太冷。那妳知道在科德温，以前有葡萄园吗？那里出产的葡萄酒大概不是最上等的，因为根据留存下来的文件，当年那些酒的价格非常低廉。不过，当地的诗人还是提到了葡萄酒。如今的科德温根本就不产葡萄，因为现在的冬天已不像从前，而是会带来强烈的冰寒，而强烈的冰寒会冻坏葡萄藤。这不只是限制作物的生长，而是会把它们冻死，把它们毁了，」

「我明白了。」

「是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呢？」妮穆耶思索了下。「或许可以说，雪在十一月中的时候，降在了塔勒加尔，并以每天超过五十哩的速度往南推移？说十二月底 ，一月初的时候，阿尔巴河畔也会降雪。从前降雪在当地可是轰动的大事，而这也不过才过了一百年？至于我们这里要到号称花开月的四月，积雪才会融化，湖水才会解冻，这可是每个小孩都知道的事！而每个小孩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四月会叫花开月。妳不觉得奇怪吗？」

「还好，」康薇拉慕丝坦言道。「话说回来，我们维可瓦洛那里，不说花开月，而是叫愚花月，又或者用精灵的说法——比日刻，不过我明白妳想说的是什么。这个月分的名称由来，是因为在远古时代，百花确实都会在这个时候齐放……」

「这个远古时代算起来，也不过就是一百或一百二十年，几乎可以说是昨天的事啊，小姐，伊特莉娜绝对是有先见之明，她的预言将会成真。世界会消逝在冰层之下。文明会因『毁灭者』的罪过而亡，而她原本有机会能打开一条救赎之路，但正如传说所言，她并没有这么做。」

「而个中缘由传说并没有说明，不然就是用模糊又天真的道德角度来解释。」

「的确是这样、不过，事实终归是事实，白色之冬会到

来也是事实。北半球的文明被判了死刑，会在不断扩张的冰河之下消失，会在永恒的冰冻与霜雪之下消失。不过我们也无需慌张，因为离事情的发生还有点时间。」

夕阳已完全落下，刺眼的反光自湖面消失。现在滚上水面的，是条比较柔和的光带。月亮走到伊尼斯维特瑞塔的上方，宛如被敲成了半块的塔拉金币般明亮。

「多久？」康薇拉慕丝问。「妳认为多久以后会发生？我是指，我们还有多久时间？」

「满多的。」

「妮穆耶，多久？」

「人概三千年。」

湖面船只上的渔人王敲了下船桨，出言咒骂。康薇拉慕丝大声叹了口气。

「妳让我有点放心了，但只有一点点。」她在隔了一会儿后，如是说道。



接下来的地点是希里所到过，比较糟糕的地方之一，挤入前十，而且名次颇为前面。

那是一座港口，一座运河港。她在码头与系船桩旁看见许多小船与桨帆船，看见船桅林立，看见风帆在无风状态下沉沉悬挂。四周烟雾弥漫飘涨，聚成一个又一个恶臭烟团。

立在运河边的歪斜废弃建筑物后方，也有烟雾升起。从那边传来小孩嚎啕大哭的声音。

凯尔佩喷了口气，大力甩头，踏着地砖往后退。希里往下一瞧，看见一堆死老鼠。满地都是。这些啮齿动物了无生气，呈现痛苦扭曲的姿势，四个脚掌都是苍白的粉色。

这里不太对劲，她想着，感觉有股恐惧席卷而来。这里不太对劲。逃离这里。越快逃走越好！

在一根挂满网子与绳索的木桩下，坐着一个男人，他的衬衫没有扣好，头歪向一边肩膀。再过去几步，又躺着第二个人，他们看起来不像是睡着了。当凯尔佩的脚蹄踏在他们身旁的石子上时，他们甚至连动都没动一下。希里低下头，骑马穿过一条条挂在绳索上，发出难闻酸味的脏抹布。

在其中一间废屋的门上，可以看见用石灰或白漆画出的十字。那孩子还在哭。远处有人大叫，近一点的地方，也有人咳嗽、呼吸困难。狗儿发出哀嚎。

希里觉得掌心发痒，遂看了一看。

她的手就像孜然一样，上头有着许多卵圆形的黑色跳蚤。

她高声尖叫，全身因恐惧与恶心而抖个不停，两只手开始在身上胡乱拍打起来。凯尔佩受了惊，撒蹄狂奔，奇利差点落马。她一边用双腿使劲夹住马腹，一边不断用两只手在头发上梳耙、拨甩，拍抖外套与上衣。凯尔佩一股劲冲进烟雾中的一条小巷，希里发出惊恐的尖叫。

她经过的是座地狱，一座炼狱，是恶梦中的恶梦。四周都是门上画了白色十字的屋子；四周都是闷烧的破布；四周都是躺在地上的尸体，有单一的，有一个接着一个成堆的。还有活生生的人——衣衫滥褛、近乎半裸的幽魂。他们痛到双颊凹陷，在烂泥中拖爬，哭喊着她不明白的语言，朝她伸出布满可怕血疱的削瘦手臂……

快逃！快离开这里！

就连到了黑色的虚无之中，在缥缈的空间群岛之中，希里还是有好一段时间都能感觉到那里的浓烟与恶臭。

□

接下来的地点也是一座港口。那里也有码头，有插满系船桩的运河，运河上有商船、轮船、撑船、小船等，后方还有整片的船桅森林。不过这里，在这个地方，在船桅之上，

海鸥开心地叫着，而那臭味是那么熟悉而亲切：潮湿的木头、焦油、海水，甚至还有鱼的气味，三种基本形式都有了——新鲜的、不新鲜的和煎过的。

离她较近的一艘商船甲板上，有两名男子正在争吵，一个比一个还大声。她听明白了吵架内容。他们在吵鲱鱼的价格。

不远有座酒馆，从敞开的大门里，传出浓浓的霉味与酒味，以及人声、金属声与笑声。某个人大声唱起不入流的歌曲，不断重复同一段歌词。

卢内得，法尔得特拉以内阿尔歇！

阿恩阿没阿斯爱阿恩丝趴尔歇！

她知道自己在哪了。在她还没读出其中一艘船舰的名字是「艾瓦穆瑞」，以及这座港口叫「巴卡拉」之前，她就已经知道了。

她在尼夫加尔德。

在还没被人注意到前，她便已经逃走了。

然而，在上个地点爬满她全身的跳蚤，经过时空之旅后，还有一只存活下来，躲在她的外套皱褶中。在她潜入虚无之前，那跳蚤一个长跳，跳到了港口的码头上。

就在同一天晚上，那跳蚤住到了皮肤溃烂的老鼠身上。那是只公老鼠，年纪已经很大，一边耳朵从头骨相连的地方整个被咬掉，看得出来经历过许多鼠辈之斗，就在同一天晚上，跳蚤与老鼠上了船。而隔天一大早，它们便出航了。搭着一艘老旧、残破，而且非常肮脏的大型商船。

那艘破船的船名是卡缇欧娜号，这个船名应该要被记在历史上。不过这一点在当时，还没有人知道。

□

接下来的地点——虽然真的令人难以置信——竟是真真

正正的田园景象。平静慵懒的河流在低垂水面的柳树、赤杨与橡树间徜徉，就在横跨河岸的精巧石弓挢旁，有一间旅店座落在蜀葵之间。这间以芦苇覆盖屋顶的旅店，爬满了野生葡萄藤。门廊的招牌不断摇晃，上头有着漆金的字母。那些字母对希里而言是全然的陌生。不过在招牌上也可以看见一头清晰勾勒的猫儿，所以她猜这家旅店是「黑猫底下」。

从旅店里传出的食物香气让她完全投降。希里没有考虑太久，调整一下背上的剑，便走了进去。

里头空荡荡的，只有一桌坐了三个看起来像乡下人的男子。他们甚至没有看她一眼。希里在一个角落坐下，背向墙面。

旅店老板是个胖女人，穿着干干净净的围裙，戴着牛角帽。她走过来询问，声音铿锵有力，但极富音韵。希里用手指比着自己的嘴巴，拍了拍肚子，然后割下一颗银钮扣，摆在桌上。她看见对方脸上出现奇怪的神情，便打算再割下一颗，可是女人比出手势，并说了一个像是嘶声却很好听的字，阻止了她。

结果，那颗钮扣的价值等同于一碗浓浓的蔬菜汤，一陶锅的豆子，烟熏肉品与面包，还有一壶掺了水的葡萄酒。在吃第一匙的时候，希里以为自己会号啕大哭，不过她稳住了情绪，慢慢进食，心情也跟着高兴起来。

女老板走过来说了什么，清脆的声音听来像是提问，并合掌搁在脸颊上。您要过夜吗？

「我不知道。或许吧。无论如何，谢谢您的提议。」希里说。

女人笑了笑，转身走向厨房。

希里解开腰带，把背靠到墙上。她在思索接下来该怎么做。这个地点，尤其是和之前的那几个比起来，挺不错的，会让人想待久一点。然而，她知道过度自信是件危险的事，

而缺乏警觉会有致命的风险。

一只不知打哪来的黑猫出现，长得和旅店招牌上画的一模一样。它拉长背脊蹭过她的小腿肚。她摸了摸它，猫儿轻轻用头顶了顶她的掌心后，便坐了下来，舔起胸前的毛。希里就这么看着它。

她看见亚瑞坐在火堆前，和一群衣衫褴褛、看起不太友善的人一起。他们全都咬着某种看起来像木炭的东西。

「亚瑞？」

「就是必须这么做。」男接看着火堆说。「这是我在培力格蓝元帅的《战争史》读到的。当祖国有需要的时候，就必须这么做。」

「什么需要？啃炭吗？」

「对，就是这样。祖国之母在召唤我，也有一部分是我个人的原因。」

「希里，别在马鞍上睡着了。」叶奈法说。「我们要到了。」

在她们抵达的这座城里，每间屋子的大门或入口上，都用白漆或石灰画了十字。那里凝聚了散发恶臭的浓烟，而那烟来自一堆堆正在燃烧的尸体。叶奈法似乎没注意到这点。

「我得打扮、打扮。」

一面镜子飘在了她面前，就在马儿耳朵上。扁梳翩翩起舞，梳理着黑色的鬈发。叶奈法只用魔法，完全没用到手，因为……

因为她的两只手上，都是满满的血块。

「妈妈！他们对妳做了什么？」

「起来，丫头。」可恩说。「克制痛觉，站起来，上木桩去！不然以后妳就会怕了。妳想这辈子都这样怕到死吗？」

他的金色眼睛里闪着不祥光芒。他打了一个哈欠，尖锐的牙齿闪着白光。那根本就不是可恩。那是只猫。黑猫……

一支绵延好几哩长的行军队伍，而军队头上是飘扬舞动的矛森旗林。亚瑞也在行军之中，头上戴了圆盗，肩上抵着长枪。那把枪是如此长，让他得缩着身子拿，两手并用，不然会失了平衡。战鼓隆隆低吼，战士的歌声铿锵有力。这支军队的上方有乌鸦盘旋，许多的乌鸦……

湖畔的沙滩上，积着一堆堆水沫，被丢弃的腐烂芦苇。湖上有一座小岛。一座塔。锯齿状城垛，有堞口包覆的厚实主楼。塔的上方，近晚天色逐渐转为藏青，月光皎洁，宛如被敲成了半块的塔拉金币般明亮。露台上，有两名女子裹着毛皮坐在扶椅上。一名男子在船上……

一面大镜子与挂毯。

希里猛然抬头。在她的对面、桌子的另一头，坐着艾瑞丁·北亚·葛拉斯。

「妳不会不知道，」他微微一笑，亮出一口整齐的牙齿。「妳只是在拖延无可避免的事。妳属于我们，而我们会得到妳。」

「最好是！」

「妳会回到我们身边。妳会在时空之中稍微晃一下，然后就会去螺旋地，而我会在那里等妳。妳已经永远不会回到妳的世界、妳的时代。话说回来，也已经太迟了。已经没有人会等妳回去了，妳知道的那些人早就已经死了，他们的墓碑已是杂草丛生、塌陷崩落。他们的名字已被遗忘，妳的名字也是。」

「你说谎！我不相信！」

「妳信不信是妳的事。我再说一次，妳很快就会去螺旋地，而我会在那边等着妳。妳的内心深处明明也是这么渴望着，梅耶拉伊内卢内得。」

「你是乱说的吧？」

「我们，阿恩爱乐，可以感应到这种事。之前的妳，对我很着迷、渴望我，妳自己本身就是这股渴望。妳之前渴望过我，现在依旧，奇来亚。我。我的双手。我的触碰……」

她被碰了一下，猛然站了起来，还打翻了杯子，幸好里头已经空无一物。她一个伸手想要拿剑，但马上便冷静了下来，她是在「黑猫底下」旅店，她一定是睡着了，她一定是坐在桌前打瞌睡了。摸她头发的那只手，是肥硕女店家的。希里不是很吃信任这一套，不过从这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却是仁慈与善良，而她不能用尖酸刻薄来回报。她让她摸着自己的头，带着笑容听她用极富音韵的清脆声音说话。她已经累了。

「我得离开。」她在最后这么说。

女人笑了笑，用清脆的声音唱歌似地又说了什么。怎么会这样呢？希里心想。为什么在所有世界里、所有时空里、所有语言和方言里，那一个字永远都能让人听明白？而且永远都是那么像？

「对，我得去找妈妈。我妈妈在等我。」

店家送她到外面，在希里还没上马前，突然大力抱住她，把她压向自己丰满的胸脯上。

「再见，谢谢妳的招待。凯尔佩，出发！」

她笔直朝平静河水上的那座拱桥而去。当母马的脚蹄踏上石砖时，她回头了。女人依旧站在旅店前。

专注。双拳抵着太阳穴。耳中有着嘈杂，似是来自海螺内部。亮光、还有骤然出现的黑软虚无。

「孩子，祝妳好运！」这家叫作「欧夏摩尔」的旅店，位于朋苏约讷，座落在从默伦往欧塞尔的商道旁。女店家泰瑞莎·拉平朝她喊道：「一路顺风！」

【注：欧夏摩尔，即法文中的「黑猫」。】



专注。双拳抵着太阳穴。耳中有着嘈杂，似是来自海螺内部。亮光。还有骤然出现的黑软虚无。

地点。湖。小岛。塔。月亮宛如被敲成了半块的塔拉金币，在水面投下一束光带。光带上有一艘船，上头有名拿着钓竿的男子……

那座塔的露台上……有两名女子？



康薇拉慕丝忍不住叫了出来，但马上又用手盖住嘴巴。渔人王被吓了一跳，手里的锚扑通掉进水里，不悦地咒骂了声，接着整个人突然定住，嘴巴张得老开。至于妮穆耶，根本连动都没动。

被月亮的光带划破的湖面开始震动，产生皱折，有如受到强风攻击。夜晚的空气像被打碎的彩绘玻璃一样，在水面上裂开。一匹黑马从裂缝中出现，背上坐着一名骑士。

妮穆耶平静地伸出双手，朗朗念出咒语。挂在架子上的挂毯突然起火，发出更为刺眼的各色光线。那些光线反射在大型椭圆镜面上，像彩色的蜂群在玻璃中不断旋转舞动，接着骤然化为一条持续扩大的七彩色带倾泻而出，让四周变得更加明亮，宛如白昼。

黑色母马高举前蹄，放声嘶鸣。妮穆耶猛然分开双手，大声念出咒语。康薇拉慕丝见空中出现的景象不断扩大，便努力集中起精神。那景象马上变得清晰，成为一个传送门，一个入口，看得见里头……

一座满是失事舰队的高原。一座城堡沉潜在尖石林立的断崖上，居高俯瞰山湖的黑镜水面……

「那边！」妮穆耶高声吼道。「那就是妳要走的路！希里！芭维塔的女儿！进传送门里去，顺着这条路去与命运相会！让时间的轮回关闭吧！让衔尾蛇把牙齿埋进自己的尾巴

里吧！」

「别再拖了！动作快，快去帮助妳身边的人吧！这是正确的道路啊，猎魔士女孩！」

母马再度嘶鸣，再度在空中挥舞蹄足。马鞍上的女孩转过头，看了看她们，又看了看用挂毯与大镜召晚出采的景象。她将头发拢到一边，而康薇拉慕丝看见了她脸颊上的丑陋疤痕。

「相信我，希里！」妮穆耶喊道。「我们两个认识啊！妳以前见过我啊！」

「我记得。」她们听见她说。「我相信妳，谢谢。」

她们看见受到催赶的母马以轻快舞动的步伐，跑进了明亮的传送门。在景象消散前，她们看见马鞍上的灰发女孩转过身，朝她们挥了挥手。

在那之后，一切都消失了。湖面慢慢恢复平静，那束月光又回到原本的平滑。

四周是如此宁静，她们觉得自己好像听见渔人王急促的呼吸。

康薇拉慕丝含住直逼眼眶的泪水，大大抱住妮穆耶。她感觉到小个子女巫在颤抖。她扪就这样相拥了一会儿，没有说任何一句话。然后，两人一同转向异界之门消失的地方。

「加油，猎魔士女孩！」她们齐声喊道。「一路顺风！」

第七章完

　　那场激战，几乎是整个北方战力，对上了几乎同样倾巢而出的强大尼夫加尔德入侵势力，而战场所在的草原附近，有两座渔村——老屁股村与布伦纳村。不过，当时的布伦纳村被烧得一干二净，人们便称那场战役为「老屁股之战」。但在今天，除了「布伦纳之战」外，没人有另一种说法，其原因有二：首先，重建后的布伦纳在今日来说，已是规模极大且繁荣的村落，而老屁股村早已凋零，遗迹掩没在茂密丛生的荨麻、茅草与牛蒡草中。再者，把一场举世闻名、千古流传，同对也惨烈无比的战役，和那样的村名连在一起，实在不太得体，因为这听起来会是怎样？这里出过一场战役，牺牲的人数超过三万人，这些人不只是死在了「屁股」里，而且还是「老屁股」。　，

　　因此，在所有历史、战争文献中，都只记载「布伦纳之战」，我们这边是这样，尼夫加尔德那边也一样。顺道一提，尼夫加尔德的文献收藏，比我们的要丰富多了。

　　《著名的特马利亚之年鉴或年表》

　　——艾兰德资深教士亚瑞

第八章

「军校生希拉德·费兹—欧斯德兰，不及格。请坐。军校生先生，我想为您点出一件事：一般的爱国者或好国民，对自己祖国历史中著名的重要战役缺乏认识，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情况如果落到了未来要当军官的人身上，那就是丑闻。军校生费兹—欧斯德兰先生，我想再向您提点一件小事。这二十年来，也就是从我在这间学校任教开始到现在，我真是记不得，有哪一场检定考试没出过与布伦纳之战有关的问题，而忽视这场战役，就表示您毁掉了自己未来的军事前途。不过呢，身为男爵，您并不一定要当军——也可以把力气放在政治上，又或者是放在外交上。军校生费兹—欧斯德兰先生，我衷心祝福您能顺利往那些方向走。至于我们呢，各位先生，就回到布伦纳吧。」

「军校生普卡默！」

「有！」

「请到地图前面来，请您接下去说。就从口若悬河的男爵先生停下来的地方开始吧。」

「是！陆军元帅门诺·科耶亨之所以会决定调动兵力，快速往西行军，是因为有情报指出，北地林格军正赶去援助被包围的马耶那要塞。元帅决定要在半路拦下北地林格军，逼他们正面对决。因为这样，他把中军的兵力打散，留下一部分围守马耶那，剩下的兵力就以急行军往……」

「军校生普卡默！您不是小说家，您是未来的军官！『剩下的兵力』这是哪门子用词？请给我科耶亨元帅攻击部队的确切作战序列。用军事术！」

「是！上尉！科耶亨陆军元帅的麾下有两支军团：一支是第四骑军团，由马可斯·布雷班特少将带领，他是我们学校

的赞助人……」

「非常好，军校生普卡默。」

「该死的马屁精。」军校生费兹—欧斯德兰在自己的座位上咬牙切齿地说。

「另一支是第三军团，由雷兹·德梅利斯—斯托克中将率领。第四骑军团的人数超过两万，包括维能达勒师、马格内师、佛伦斯堡师、维可瓦洛第二旅、达尔兰第七旅，还有瑙西卡旅及佛利荷德旅，第三军团包括阿尔巴师、代以温师，以及……呃……以及……」



「阿尔得法因师。」尤莉雅·阿巴特马可说：「当然，前提是您没有弄错的话。他们的旗帜上一定有颗巨大的银色太阳吧？」

「有，上校。」侦查队队长斩钉截铁地说。「当然有！」

「阿尔得法因师。」小美猫喃喃道。「嗯有意思。这就表示，您说得像亲眼看到一样的那三列行军队伍里，不只是整支骑军往我们这边来，还有一部分是第三军团。哈，不可能！我不相信！我得自己亲眼看到才行。上尉，我不在时，骑兵部队由您带领。我要您派联络官去潘格拉特上校那里……」

「可是，上校，这样好吗？您亲自……」

「这是命令！」

「是！」

「这是在赌博啊，上校！」侦查队长大声喊道，压过了快马的蹄声。「我们可能会碰上哪支精灵骑军……」

「废话少说！带路！」

队伍在沟壑中急速驰骋，如一阵劲风穿过溪谷，冲进森

林。在这里，他们不得不放慢速度，因为要在灌木丛里骑马，本身就不是易事。再说，他们事实上也正面临威胁——他们不小心撞上一支车队，可能是巡逻队或前哨队，想必是尼夫加尔德人派出来的。尤莉雅的佣兵队伍其实不是走敌军正面，而是从侧面悄悄接近，但敌军肯定也在两翼设了周全保护，所以这次行动可以说是惊险万分。不过，小美猫就是喜欢这种调调，而整个自由军里，绝对找不到有谁不愿跟着她，就算是要下地狱也一样。

「就是这里，就是这座塔。」侦查队长说。

尤莉雅·阿巴特马可摇了摇头，那座塔是斜的，显然已经荒废，断梁折木外露，还露了许多破洞。西风一吹，便像吹笛似地奏音乐。不知是谁，又是因何缘故，竟在这片旷野中盖了这么一座塔。不过，看得出来这塔是很久以前盖的。

「这塔不会塌吧？」

「绝对不会，上校。」

在自由军里，佣兵彼此不使用「先生」，也不使用「小姐」，只以军阶相称。

尤莉雅很快登上塔顶，几乎是用跑的。侦查队长隔了一分钟才跟上来，却喘得像头覆在母牛身上的公牛，小美猫靠在歪斜的窗台上，舌头探出双唇，挺起翘臀，就着望远镜扫视山谷。这画面让侦查队长感到一阵兴奋颤栗，但他很快便稳住心志。

「阿尔得法因师，不会错的。」尤莉雅·阿巴特马可润了润唇。「我还看到艾兰·特拉赫的维能达勒师，佛利荷德旅里的精灵也在那边，我们在马利堡跟马耶那城下的老朋友……哈！死人头也在那里，鼎鼎大名的瑙西卡部队啊……我还看到装甲部队代以温的火焰旗……有只黑色阿列利昂鹰的白旗，那是阿尔巴师的标志……」

「您全都认得，好像他们都是您朋友似地……您就对那

些军队这么清楚？」侦查陈长咕哝道。

「我是军事学院毕业的，是受过军事教育的军官。」小美猫打断他。「好了，我想看的都已经看完了。回部队去吧。」

【注：阿列利昂鹰(Alerion)，传说中外貌与鹰相似但体型较大的鸟，没有脚和喙，世界上仅有一公一母两只，寿命六十年，生下新一对的公母鸟后便会投海自杀，是中世纪常见的纹章图样。】

□

「第四骑军团正往我们这里来，还有第三军团也是。」尤莉雅·阿巴特马可说。「我再说一次，是整支第四骑军团，而且大概还有第三军团的所有骑军。我看到的那些幡帜后头，滚滚沙尘都要扬上天了。那边那条路，依我看，有四万骑兵过来。说不定还更多，说不定……」

「说不定科耶亨把中军拆开了。」自由军的领袖「终结者」亚当·潘格拉特把话接完。「只带第四骑军团跟第三军团里的骑兵，没带步兵，好快速行军……哈，尤莉雅，要是换我坐在纳塔利斯统帅或弗尔泰斯特王的位置上……」

「我知道。」小美猫的眼睛一亮。「我知道你会怎么做。你派人去追杀他们了？」

「当然。」

「纳塔利斯是只老狐狸。明天可能……」

「可能，」终结者不让她把话说完。「而且我甚至认为就会这样。尤莉雅，叫马走快点。我想给妳看样东西。」

他们骑了约莫几顷地，速度很快，与部队拉开一大段距离。太阳几乎已碰上西边山头，拉长森林与草原的影子，笼罩山谷，不过这情景对小美猫来说，已经很明显，足够让她猜到「终结者」潘格拉特想结她看的是什么。

「这里。」站在马镫上的终结者证实了她的猜想。「如

果是我，明天会选在这里迎战——如果是由我来发号施令的话。」

「这地方挺不错的。」尤莉雅·阿巴特马可坦言道。「平坦、坚硬，毫无阻碍……是可以备战的地方……嗯……从那些小山头到这些水塘，那边……差不多三哩……那边那座山丘，嗯，真是理想的指挥点……」

「说得不错。而那边，妳看，那里面，还有一座小湖或鱼塘的，喏，就是闪闪发亮的那里……可以利用一下……那条小河也很适合当作边界，因为它虽然很小，却布满泥沼……尤莉雅，那条小河叫什么名字？我们昨天才骑过那边，妳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厚合拉还什么的吧。」



对耶些熟悉环境的人，自能轻而易举想象当时的场景，而没那么常待在那里的人，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当年皇家军团左翼抵达的地方，就是现今布伦纳村的所在。战争期间，那里并没有什么村落，因为战事发生的前一年，精灵「松鼠」把那里放火烧了，烧得地都秃了。那边，就是左翼的地方，是路伊特伯爵率领的雷达尼亚皇家部队，而那支部队里有步兵和前锋骑共八千人。

诸王联军的中心，是一座后来被称为绞刑山的山丘，弗尔泰斯特国王与洋·纳塔利斯统帅带了一支部队驻扎该地，居高临下俯视整个战场。我军在这里的兵力组成，主要是由一万二千名来自特马利亚与雷达尼亚的英勇步兵，所排成的四个巨型方阵，以及一路延伸至水塘——当地人称为黄金池——北边的十支护卫骑，中间还有第二线的后备兵力——三千名维吉马和马里堡步兵，领兵的则是布隆尼博尔总督。

至于从黄金池的南边起，一直到成排的鱼塘与厚特拉河河曲，这个约一哩宽的地带，是我们的右翼兵力——来自马哈喀姆的矮人志愿军、八支轻骑军，以及杰出的自由佣兵

团。负责在右翼发号施令的是佣兵亚当·潘格拉特与矮人巴克礼·艾尔斯。

对面，大概隔了一、二哩的森林后方空地上，门诺·科耶亨元帅备妥了一整支尼夫加尔德大

军。站在那里的士兵，个个身穿铁甲，如黑墙林立，一团接着一团，一营接着一营，一连接着一连，放眼望去，不见尽头。而森林里，旗帜、长枪处处可见，看得出这支大军的范围不只很广，还很深，这是由于这支大军多达四万六千人。这点当时很少人知道，不过这样也好，因为如此强大的尼夫加尔德兵力，看了教人心都凉了。

然而，就算是最勇敢的军人，罩在铠甲下的心脏也开始剧烈跳动，宛如打鼓，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里即将展开一场血腥杀戮，而现在站在这大军里的人，不是每个都看得到今天的日落。

亚瑞推了推滑下鼻梁的眼镜，将整段文字再读了一次。他叹了口气，摸摸发秃的头顶，然后拿起海绵，稍稍捏了捏，把最后一句擦掉。

风吹过了椴树叶子，蜜蜂纷飞的嗡嗡声清楚可闻，而孩子就是孩子，扯着嗓子对彼此大吼，一个比一个大声。

一颗球沿墙边滚到了老人脚下，他还来不及弯下臃肿、僵硬的身子，其中一个孙子便像小狼似地冲过来将球抄走，碰得桌子不住摇晃。亚瑞连忙用右手挡住差点翻倒的墨水瓶，缺指的左手也急急按住纸张。

蜜蜂不断发出嗡嗡声，身上颜色比金合欢的花粉还要黄。

亚瑞再度落笔。

那天早上天气阴霾，但阳光穿透云层，用自身的高度，清楚地提醒我们过了多少时辰。一阵风刮起，蕨叶纷纷舞动拍打，好似一群又一群振着翅膀，打算起飞的鸟儿。而尼夫

加尔德大军一如早先，依旧伫立原地，让所有人都开始奇怪，为何门诺·科耶亨元帅迟迟不下令出兵……



「什么时候？」门诺·科耶亨从地图上抬起头，扫视在场将士。「你们是在问，我什么时候要下令出兵？」

没人出声响应这个问题。门诺快速瞥了自己的将士一眼，当中看起来最紧绷的，似乎是该作为储备战力的那些——带领达尔兰第七骑兵旅的艾兰·特拉赫，以及瑙西卡旅的奇斯·凡·罗。还有一个人也显得很紧张，那就是最没有机会加入战场的元帅副官欧德·德·文加特。

被指派负责发动第一波攻击的那些，看起来则是一脸平静，呵，甚至是百般无聊。马可斯·布雷班特打了个呵欠。中将雷兹·德海利斯—斯托克用小指抠着朵，而且时不时就检查一下，好像真以为可以在那指缝中，找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带领阿尔得法因师的年轻上校拉蒙·提柯奈，把目光定在地平在线的某一点，小声吹着口哨，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看的是哪里。代以温师的上校利亚姆·阿波·莫·摩斯，翻查着那本他从不离身的小诗集。来自阿尔巴师这支重装枪骑部队的提波尔·艾格布拉特，则是用马鞭的尖端搔挠背颈。

「等侦查队一回来，我们就发动攻击。」柯耶亨说。「各位军官先生，我有点在意北边那几座山丘。在我们出击之前，我要知道那些山丘的后头有什么。」



拉玛·佛劳特很害怕，他怕极了，恐惧在他的肠子里爬动。他觉得内脏里至少有十二条又湿又滑、全身覆盖恶臭黏液的鳗鱼，拚命地在寻找出口，好重获自由。一个钟头前，当侦查队领命出发时，佛劳特在心里暗暗指望清晨的寒意能赶走害怕，指望部队里的例行公事、常态惯例与严谨规矩能压制恐惧。他失望了。在过了一个钟头，走了约莫五哩后的现在，他已跟营区离得太远，远得十分危险；他已进入敌营

太深，深得身陷险境；他已和未知的危机靠得太近，近到性命堪忧。这一会儿，他才认识到什么叫恐惧。

他们在冷杉林边停了下来，躲在一片异常高大的杜松后头，小心翼翼不让身子露出来。前头是一排低矮的圣诞树，再过去，是一座开展的盆地。雾气沉在了叶子的表面上。

「没人。」佛劳特评估道。「连一个活人影子都没有。回去吧，我们走得有点太远了。」

中士斜睨了他一眼。走太远？他们也不过才骑一哩路左右，而且还是拖拖拉拉，像群瘸脚乌龟一样。

「应该要去那边那座山丘后头看一下，中尉，」他说。「我看，那边的视线会比较好、比较远，两座山谷都看得见，要是有人从那边来，我们一定看得见。怎样？大人，我们要去看一下吗？这不过才几顷地的路。」

才几顷地？佛劳特在心里想着。在这空旷的场地上，我们就像煎锅里的东西，让人看得一清二楚。鳗鱼东钻西扭，激动地在佛劳特的内脏里找寻出路，而且他觉得至少有一条找对了方向。

我听到马镫的声音了，还有马的喷气声。就在那边，在那沙坡上，在那一片绿油油，还很年轻的小松树间。

我们被包围了？

营区里流传着这样一则小道消息：几天前，自由军里的佣兵设下埋伏，拿下了佛利荷德旅的一辆车，活捉到一个精灵。听说他们把他给阉了，割掉他的舌头，切掉所有指头……最后还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嘲笑他说：「现在啊，你已经没有法子跟你的精灵婊子玩啦，而且她跟别人玩的时候，你也没办法看了。」

「如何？大人，」中士清了清嗓子。「我们要去那些山头看一下吗？」

拉玛·佛劳特咽了下唾液。

「不。」他说。「我们不能浪费时间，我们已经确定好了——这里没有敌人。我们得依此回报

领导层。回营！」

□

门诺·科耶亨听完回报，从地图上抬起了头。

「回部队。」他简短下了指令。「布雷班特先生、德梅利斯—斯托克先生，攻击！」

「回部队。」他又说了一次。「愿伟大的太阳照耀我们的光荣吧！」

□

米罗·万德贝克，半身人，战地外科医生，人称红毛，将萦绕在帐子底下的那股由碘、阿摩尼亚、酒精、乙醚及魔法炼金药水所混成的诱人气味，贪婪地吸进鼻子。他想趁这股气昧还很新鲜洁净，还没沾染上医所消毒气味前，好好吸个饱足，因为他知道这股纯净不会维持太久。

他看了下手术桌，同样一片洁白，也看了下仪器与许许多多器具。那些以冷钢制成的器具拥有骄傲的出身，散发着寒光与凌厉，还有那洁净无瑕的金属光泽，以及井井有条、充满美学的摆放方式，令人肃然起敬，能放心托付。

仪器旁，是他的团队——三个女人，他轻轻咳了一下。呸、呸，红毛在脑中纠正自己。一个是女人，另外两个是女孩。呸、呸，是一个老女人，虽然她长得很漂亮，看起来也很年轻啦，还有另外那两个，是丫头片子才对。

那女人是魔法师兼治愈师，名叫马蒂·索得根。另两个是志工。夏妮是奥克森福特的学生，优拉则是艾兰德梅莉特利神殿的祭司。

马蒂·索得根我认识，红毛心想，我和这小美人已经共事过很多次，她有点花痴，也很容易歇斯底里，不过只要她的魔法麻醉咒、杀菌咒和止血咒能派上用场就好，其他的我无

所谓。

优拉，祭司一个，或者该说还是个学徒，相貌就像块亚麻布一样平庸，有着一双村姑的大掌。神殿努力不让肮脏粗重的工作，在这双手上留下魄陋的茧子：却掩盖不了这双手的出身。

不，红毛想着，基本上我并不害怕这双手。这双庄稼人的手，一定、一定值得信任。再说，神殿出来的女孩很少会让人失望，她们碰到沮丧的时候不会崩溃，反而会在自己的宗教中，在她们那神秘的信仰中寻求支持。有趣的是，那还真的有效。

接着，他看向一头红发的夏妮，后者正俐落地将手术缝合线穿在一根根弯曲的缝针上。

夏妮，城市轻的穷巷酸弄出来的孩子，多亏了自己肯上进，再加上有一对做出难以想象牺牲替地付学费的父母，才进了奥克森福特大学。她还是个学生，一个爱胡闹的鬼灵精小丫头，在我这里做什么？负责穿线？套压力带？拿钩子？哈，我的问题应该是：这红头发的女学生什么时候会在手术中昏倒而松开手上的钩子，一鼻子往前直接倒进手术患者洞开的肚子里？

人类都很脆弱，他想道。我拜托过他们，派个精灵女子给我，又或者是一个我这一族的，可是他们不要，他们不信任精灵。

话说回来，他们也不信任我。

我是半身人，是个非人类。

是外人。

「夏妮！」

「来了。万德贝克先生？」

「红毛。我是说，要叫我『红毛先生』。夏妮，这是什么？又是要做什么用的？」

「红毛先生，您在考我吗？」

「回答我，小姑娘！」

「这是骨膜剥离器！是截肢的时候，用来剥掉骨膜的！是要用来避免骨膜被锯刀的锯齿锯裂，好让截肢过程能顺利进行，并且保持清洁！您满意吗？我通过了吗？」

「声音轻一点，小姑娘，轻一点。」

他用手指耙了耙头髪。有趣了，他想着。我们这里有四个医生，而且每个都是红头发！这是冥冥中注定好的还是怎样？

「丫头们，」他点丫点头。「妳们到营帐前来一下。」

三个人虽都听话照办，却以各自的方式，不屑地轻哼了声。

营帐外头坐着一票医护人员，他们正在享受这最后几分钟无所事事的甜美时光。红毛给了他们一记严厉的目光，然后嗅了一嗅，好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喝得酩酊大醉。

一名铁匠在看起来像拷问台的桌前忙着，那是名身材魁梧的汉子，正在整理剥除伤者护甲、锁子甲，以及变形的头盔面罩用器具。

「等一下，」红毛指着战场，单刀直入地说。「那边就会展开一场屠杀。而再过一会儿，第一批伤患就会出现，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职责与位置。要是每个人都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那么事情就不会出错。清楚了吗？」

丫头片子全都默不作声。

「等等，」红毛伸手又是一比，接着说。「那边就会有差不多十万人把彼此打成伤残，而且是用尽各种方式。我们和另两家医院加起来，总共有十二名医生，不可能帮得了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就算只是一小部分，也没办法，而且也没有人指望我们这么做。」

「不过我们还是会医治他们，因为，这么说虽然很老套，但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在这里的理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们能帮多少，就帮多少。」

没有人对红毛的这番话发表意见。他转过身，接着说：

「我们没办法做太超出我们能力之外的事。」他的声音转小了些，也多了点温度。「不过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尽力，确保该做的事都尽量做到。」

□

「他们出动了。」统帅洋·纳塔利斯说，并把出汗的手掌在腰际擦了擦。「国王陛下，尼夫加尔德大军出动了，往我们这边来了！」

国王弗尔泰斯特骑在一匹身上有成排百合装饰的灰马上。他一边稳住胡乱踢动的马儿，一边将他那张印在钱币上也当之无愧的漂亮脸孔转向统帅。

「那我们就只能正面迎战了。统帅！众将士！」

「杀掉黑衣军！」佣兵头子「终结者」亚当·潘搭拉特与伯爵路伊特同声吼道。统帅先是瞧了瞧他们，然后也挺起腰杆，深深吸了口气大喊：

「回部队！」

尼夫加尔德大军的鼓声与风笛声自远方隆隆响起，克鲁姆管 、号角与唢呐也如雷声般宏亮。在几千只马蹄的踏动下，大地不断震动。

□

「开始了。」安迪·毕贝尔维乐得特一边说着，一边将一侧头发拨到小小的尖耳朵后，他是半身人，一名高级补给官。「马上要开始了……」

塔拉·希德布兰特、「蛇麻专家」迪迪·贺夫梅耶尔，以及聚在马车旁的所有人，纷纷点了点头。他们也听见了从山丘

与森林后头传来的马蹄声，震耳欲聋，整齐划一。他们听见了逐渐攀升的叫嚣与嘶吼，让人联想到了熊蜂。他们能感觉得到地面在震动。

嘶吼声突然转强，拔高一度。

「弓箭手放出第一批箭了。」安迪·毕贝尔维乐得特有经验，见过，又或者该说是听过的战事不只一场。「还会再有一批。」

他是对的。

「现在就真的开打了！」

「我们最……最好躲……躲到车子底下。」威廉·哈勃顿说。这名绰号「结巴廉」的男子十分不安地来回踱步。「我……我跟你们说……」

毕贝尔维乐得特与其他半身人，用怜悯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躲到车子底下？做什么？他们和战场几乎才隔四百公尺左右。就算真有哪支军队闯到了这后方补给区，躲在车子底下又救得了谁？

嘶吼声与打斗声愈发高涨。

「来了。」安迪·毕贝尔维乐得特估算道。而这一回，他也说对了。

从四百公尺远处，从山丘与寐林的后方，穿过嘶吼与乍然响起的兵器交击声，一道清楚、可怕、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传进了这群补给兵耳中。

那是尖锐的声音，令人感到害怕，感到绝望。那是受伤的兽群发出的发狂尖叫与哀号。

「骑兵队……」毕贝尔维乐得特润了润唇。「骑兵队让长矛给刺上了……」

「可……可是，」脸色刷白的结巴廉结结巴巴地说：「那些马……马又没有欠他们，一群混……混账。」



亚瑞用海绵擦掉写下的句子，而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他合上眼，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回忆起两军交战的那一刻。两边大军就像蓄势待发的獒犬，相准对方喉头跳过去，死命缠住彼此。

他思索着该用哪些字眼来描述那场景，却没有半点头绪。



阿尔巴师成三角阵形，直捣敌军方阵。这支骑兵部队有如一支锐利的巨大匕首，击碎了所有特马利亚步兵的长枪、标枪、斧枪、棍棒与大小盾牌等用来挡住肉身的兵器。宛若匕首的阿尔巴师，狠狠刺进敌人活生生的肉体，拔出一条条鲜红的血柱。不过这一会儿，满地鲜血却令马儿脚底打滑，举步维艰，而尖锐的匕首尽管深深刺进敌人体内，却没有伤及对方心脏或任何一处脏器。阿尔巴师的三角阵没有打散特马利亚方阵，反倒将自己深埋其中、动弹不得，困在了变化灵活，如焦油般稠密的步兵人海中。

起初，情势看来并不险峻。阿尔巴师三角阵的侧边与前锋，都是重装精英部队。敌方国之忠仆佣兵团的剑刃与枪头打在他们的盾牌与铁甲上，就像打铁槌打在铁砧上，一下子便弹开来，而他们上了铠甲的坐骑，也同样让敌军无计可施。虽然阿尔巴师里一直有重骑兵落马，或是连人带马一同倒下，这些骑兵手里的剑、战斧、小斧与晨星锤，依旧一下接着一下，狠狠落在不断推进的敌阵步兵上。卡在人群中的三角骑兵师士气一振，又继续往人堆深处钻去。

「阿尔巴——！」德夫林·阿波·梅阿拉听见艾格布拉特大吼，那吼声盖过了所有的兵器声、叫吼、哀号与嘶鸣。「前进，阿尔巴！大帝万岁！」

他们开始移动，沿途撞击、砍杀、切斩敌人。他们的坐骑不断嘶鸣躁动，而马蹄底下传出的，是接二连三的溅水、

碎裂、刮磨与撞击声。

「阿——尔——巴！」

三角骑军再度受阻。国之忠仆军团的士兵人数虽已消减，伤痕累累，却没有因此退让，依旧坚守阵地，将骑军紧紧夹住，宛如一把铁钳，甚至夹出了声音。在斧枪、长柄斧与连枷的连番进犯下，三角骑军的第一排已被攻破，重装骑纷纷倒卜。被阔头枪与长柄枪高高刺起，让钩镰枪与罗哈提纳的尖钩勾下马，遭流星锤与棍棒无情重击的阿尔巴师骑兵，开始一个个死去。闯进步兵方阵的三角骑军，不久前还是辣手慑人的铁甲武士，现在却成了冰柱，被一只巨大的农夫之手握在掌中。

【注：罗哈提纳矛(Rohatyna)是中古世纪的骑士或步兵会使用的一种带钩短矛，在波兰与俄罗斯民族间尤受欢迎，常作打猎或战斗之用。长度不过两公尺，通常用于近距离刺击。剑柄有时会镂空，以减轻重量。】

「特马利亚——！弟兄们，为我们的国王而战！打倒黑衣军！」

尽管当下的局面如此，对国之忠仆军团来说，却也并不轻松。阿尔巴师并没有被他们击溃，剑、斧不断起落，无情斩击，让特马利亚的步兵为每个他们打落马鞍的骑兵，付出了昂贵的血价。

一把尖端细如锥的长柄枪穿过铠甲缝隙，刺中了艾格布拉特上校，他惨叫一声，在马鞍上晃了一晃。同伴还没来得及出手援助，一把可怕的连枷便将他扫落地面，特马利亚的步兵也随即围了上去。

胸前有弯月牙，且月牙的两端弯钩上各有一片三叶草的黑色阿列利昂鹰军旗，一个摇晃，倒了下来。包含德夫林·阿波·梅阿拉少尉在内的装甲兵，纷纷朝那方向冲去，一路高声嘶吼，不断冲撞、砍杀、践踏敌人。

我想知道，德夫林·阿波·梅阿拉一边在心里想着，一边从特马利亚国之忠仆的头颅与破裂钢盔里把剑拔出。我想知道，一把钩镰枪的锯齿枪头往他刺来，他大力打了回去，并在心里想着。

我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到底是谁让这种事发生的？



「呃……所以那时候就开了大会，那些伟大的女性……我们可敬的母亲……呃……那些我们永世缅怀的伟大导师……因为……呃……第一次大会的伟大导师……她们商讨之后，决定……呃……她们商讨之后，决定……」

「阿崩德小姐，妳没有准备好。不及格。坐下。」

「可是我有念书，真的……」

「坐下。」

「我们干嘛要学这些老掉牙的东西？」阿崩德在坐下的同时，嘴里嘀咕着。「现在谁还管一这些东西啊……而且学了又有什么用……」

「肃静！妮穆耶小姐！」

「我在，老师。」

「这我看得见。妳知道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吗？要是妳不知道就坐下，别浪费我的时间。」

「我知道。」

「那就说吧。」

「所以说，史书告诉我们，导师大会在光秃山城堡举行，商讨要用什么方法结束南方帝王与

北方当权者引起的有害战争。神圣烈士——可敬的阿西蕾母亲说，那些当权者没有先惨痛地流一番血，是不会停止战火的。而神圣烈士——可敬的菲丽芭母亲则回答：『那我

们就始他们一场既浩大又血腥，既可怕又残酷的战役吧。就让尼夫加尔德大帝军队与北方诸王联军，在这场战段里化成血水，到那时候，我们——伟大的女巫会，会逼他们双方媾和。』而情况也的确如此发展。可敬的母亲们一手促成了布伦纳之战，而那些帝王被迫签下了琴特拉和平协议。」

「非常好，妮穆耶小姐。优……要不是妳开头的那句『所以说』，我本来是打算给妳这个分数。句子的开头不用『所以说』。坐下。那么，现在换人来跟我们讲琴特拉和平协议，就找……」

下课钟声响起，但这清一色全是女子的院生中，却没有人马上大叫或敲打课桌。她们依旧安静无声，维持一派高贵脱俗的平静。她们已经不是幼儿园的小丫头，她们是三年级！已经十四岁了！

而这就是她们该有的表现。



「嗯，看起来没什么可做的。」在红毛评估第一名伤患的同时，雪白桌面也沾上了那人的血污。「大腿骨破碎……动脉没事，不然妳们抬过来的就会是一具死尸了。看起来像是被斧头砍伤的，马鞍的侧翼成了劈柴桩。请看一下这边……」

夏妮与优拉压低身子。红毛擦了擦手。

「就像我刚才说的，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只能动手术了。干活。优拉！止血带，绑紧。夏妮，刀。不是这把，要两边都能切的那把——截肢刀。」

伤患的目光不停跟着他们的手来回移动，用一双被陷阱逮着、恐惧不已的动物眼睛，目睹了整个经过。

「马蒂，麻烦妳，来点魔法。」半身人一个颔首，俯身病人上方，好将他的视线完全遮去。

「孩子，我要帮你截肢。」

「不——！」伤患高声叫道，一颗脑袋闪来闪去，试图躲开马蒂·索得根的双掌。「我不要——！」

「要是我不帮你截肢，你会死的，」

「我情愿死……」在治愈师的魔法作用下，伤患说话的速度越来越慢。「我情愿死，也不要当个残废……你们让我死吧……求求你们……让我死吧！」

「这我办不到。」红毛拿起刀子，看着刀刃，看着那还是闪闪发亮、污损未沾的钢面。「我不

能让你死，因为我刚好是个医生。」

他一把将刀锋刺进伤患体内，深深切了下去。伤患发出惨叫。以人类来说，那声音一点都不像人类。

□

信使急急煞住坐骑，连地上草皮都给马蹄犁了起来。两名副官抓住辔头，制住口泛白沫的马匹。信使跳下了马鞍。

「谁派来的？」洋·纳塔利斯叫道。「是谁派你来的？」

「是路伊特大人……」信使岔了气。「我们挡下了黑衣军……但折损很多兵力……路伊特大人派我来求援。」

「我们不会提供援助。」统帅在沉默片刻后，如是回答。「你们必须撑下去。撑下去！」

□

「而这里，」红毛端着收藏家展示私家收藏的表情指着说。「小姐们，请看一下，这肚子的刀开得很漂亮……有人先帮我们在这倒霉的家伙身上，开了业余的剖腹手术……很好，抬他过来的人有用上心，比较重要的器官都还在……我是说，估计都还在。夏妮，依妳看，这是什么情况？丫头，妳干嘛这个表情？妳到现在只看过男人身体外面的东西，没看过里面长怎样吗？」

「红毛先生，他的肠子有伤……」

「诊断正确，因为根本就是废话！用闻的就知道了，连看都不用看。优拉，帕子。马蒂，出血还是太多，麻烦帮忙一下，再多给我们一点妳那无价的魔法。夏妮，止血钳。用血管钳夹好，妳自己也看到了，血流得乱七八糟。优拉，刀。」

「谁赢了？」正在接受手术的男子突然问道，意识很是清楚，只是说话有些含糊。「告诉我……谁……占上风？」

「小子，」红毛俯身已经剖开、鲜血淋漓、不断脉动的腹腔上。「我要是你，就不会花心思去烦恼这件事。」



当时在军队的左翼与中央，都展间了残酷而血腥的战斗，不过在这里的尼夫加尔德大军，虽然气势高涨、冲动十足，但对上了诸王联军，他们的骑兵就有如海浪拍在礁石上，碎了个四分五裂。因为他们对上的，是精心挺选出来的部队——马里堡、维吉马与特雷托格骁勇善战的重装部队，还有特马利亚永不言弃的国之忠仆；这群拿钱办事的专家，用骑兵是吓唬不了他们的。

战事就这么持续下去，的确就像是海浪对上陆礁，那就是这样的一场战斗，让你猜不出谁会获胜。因为浪涛虽然不断打在礁石上，却没有丝毫疲态，后退也只是为了要再度出击，而礁石依旧屹立不摇，在狂暴的浪涛中清晰可见。

在诸王联军的右翼，就不是这种态势了。

老雀鹰总是知道该俯身冲向哪里，把对方往死里啄，而陆军元帅门诺·科耶亨也是这样，知道要从哪里下手。他将手下的精英部队——骑枪师代以温与重装师阿尔得法因——组成铁甲神拳，打向黄金池上方，布鲁格轻骑军所在的联络线。虽然布鲁格的勇士坚守阵地，但他们的武装，不管是装甲还是内心，都没有敌方来得坚强。他们没有挡下尼夫加尔德大军的猛烈攻势。老手佣兵亚当·潘格拉特底下的两支自由军骑兵部队，紧急前往支援，拦下了尼夫加尔德大军，位也

付出了血流成河的高昂代价。而站在右翼的马哈喀姆矮人志愿军已显露惧色，整个联军溃散的危机就在眼前。

亚瑞将笔伸进墨水瓶里沾了沾。他的孙子们在园子深处不断高声尖叫，笑声有如一个个的玻璃小铃铛。

然而，心细如发的洋·纳塔利斯注意到了这个危机，而且当下便知道自己该怎么做，马上赶信使去矮人那边，将命令传给艾尔斯上校……



正处十七岁天真年纪的副官奥伯立，认为抵达右翼、传达指令、返回山丘，最多只会花他个十分钟。不可能再多了！这在小旋风这匹敏捷如兔的灵巧母马身上是不可能的。

不过，在抵达黄金池前，他便认知了两件事：一是不清楚自己何时能抵达右翼，又是否能顺利返回；二是小旋风的敏捷真的帮了他很大、很大的忙。

黄金池西边的原野已经开战，黑衣军与捍卫步兵队的布鲁格骑军打得你死我活。副官奥伯立眼前的这场混战里，突然喷出有如火星，有如彩绘破璃碎片，穿着绿、黄与红色披风的剪影，仓皇无助地往厚特拉河撤退。尼夫加尔德人在他们身后倾泻而出，好像一条黑色河流。

奥伯立急急煞下坐骑，扯住缰绳，准备掉头逃跑，不碍了那两群落逃者与追击者的路。然而，责任心战胜了一切。奥伯立俯身贴住马颈，不要命地狂奔起来。

四周都是呐喊与步伐声，人影、剑光、兵器声与重物落地声，如万花筒般闪烁变化。部分紧挨黄金池的布鲁格人，在四端都带双钩的十字旗周围聚集成堆，拚死抵抗。原野上，黑衣军将惊恐、无援的步兵，屠杀一空。

一张有着银色太阳记号的黑披风遮去了他的视线。

「艾弗格·北地林格！」

奥伯立放声大叫，小旋风被那大叫一激，以脱兔之姿拔

腿奔出，将他带出尼夫加尔德人的剑下，挽回了他的性命。多发箭、弩倏地自他头上呼啸而过，眼前再度人影幢幢。

我在哪里？哪边是我们的人？哪边是敌人？

「艾弗格末而·北地林格！」

重击声、兵器声、马鸣声与惨叫声接连传来。

「站住，小伙子，不是那边！」

那是个女性的声音，一个骑在公马上的女性。她身上穿着盔甲，头髪随风飞扬，睑上沾了斑斑血渍。在她旁边，有一群重装骑兵。

「你是谁？」女人用拳头抹掉血渍，掌心里握着一把剑。

「副宫奥伯立……纳塔利斯统帅的副官……带了指令来给潘格拉特上校和艾尔斯上校……」

「你不可能到得了『终结者』作战的地方。我们去矮人那边。我是尤莉雅·阿巴特马可……该死的，上马啊！敌人正往我们围过来！用冲的！」

他没来得及提出抗议，也没有那个必要。

在一段不要命的狂奔后，沙尘中出现了一团步兵，方阵队形，最外圈罩了层龟甲般的盾墙，像个针包似地插满了铁枪。方阵上方扬起一面有着交叉榔头的巨大金旗，而金旗旁边则挺着一根带了马尾与人颅的竿子。

尼夫加尔德人一会儿跳近、一会儿跳开，就像咬住老爷爷挥动的棍子不断拉扯的狗群，攻击着方阵。阿尔得法因师的上兵披风上，都有着一颗巨大的太阳，所以不可能把他们和别人搞错。

「自由军，开打！」女人旋转起长剑，高声呐喊。「我们好好赚一票吧！」

那群骑兵——还有跟在他们后头的副官奥伯立——一头

往尼夫加尔德人冲去。

敌我交锋不过短短片刻，却十分吓人。然后，盾墙在他们面前瓦解，而他们已在方阵内部被紧紧包围，处于穿锁子甲、戴锁子扁盔与尖顶头盔的矮人之中，处于雷达尼亚步兵、布鲁格轻骑军与装甲佣兵之中。

【注：锁子扁盔(Misiurka)，状如锅盖的扁平金属头盔，附有锁子甲以保护额、颊、耳与颈背。在波兰，用于十六至十八世纪间的轻骑军。】

尤莉雅·阿巴特马可——人称「小美猫」的职业佣兵——奥伯立直到现在才认出她来。她将他拉到一个矮胖矮人跟前。那矮人戴着嵌有红色金属羽片的尖顶头盗，笨拙地坐在罩了铠甲的尼夫加尔德马上，坐在鞍桥巨大的骑枪专用马鞍上。他费力爬上鞍桥，好越过步兵头顶看得更清楚。

「巴克礼·艾尔斯上校？」

矮人见到副官与座骑身上都溅了血，很是认同地点了点头，而他盔上的羽饰也跟着晃了晃。奥伯立不由自主地红了脸。那些血来自他脚边被其他佣兵砍杀的尼夫加尔德人，而他自己甚至连剑都来不及拔。

「副官奥伯立……」

「安泽姆·奥伯立的儿子？」

「我排行最小。」

「哈！你父亲我认识！你从纳塔利斯跟弗尔泰斯特那边带了什么来给我啊，副官小伙子？」

「我们的军阵有溃散的危险……统帅大人下了令，要志愿军立刻整列翼军，退到黄金池与厚特拉河……去支援……」

奥伯立的话被叫吼声、兵器声与马嘶声给盖了过去。他突然明白自己带来的指令多没意义。那些指令对巴克礼·艾尔斯来说，对尤莉雅·阿巴特马可来说，对面对从四面八方围击

而来的尼夫加尔德人，在一片黑海上打着交叉榔头黄金旗的这支矮人方阵军来说，自己带来的指令毫无意义。

「我太晚到了……」他的声音哽咽。「我来得太晚了……」

小美猫哼了一声。巴克礼·艾尔斯露出了一口牙齿。

「不，副官小伙子。是尼夫加尔德人来太早了。」他说。

□

「我要恭喜各位小姐和我自己，大、小肠与脾脏的切除手术，以及肝脏的缝合手术都十分成功。这场战役在病患身上所造成的影响，是几秒钟内发生的事；而我们移除这些影响所花的时间，也同样值得瞩目。我建议将这当作哲学反思用的题材。现在，就由夏妮小姐来为我们缝合病患。」

「可是，红毛先生，这个我从来没做过啊！」

「每个人总有第一次。红的跟红的，黄的跟黄的，白的跟白的。就这样缝，一定不会出错。」

□

「什么意思？」巴克礼·艾尔斯捻着络腮胡说。「副官小伙子，安泽姆·奥伯立最小的儿子，

你在说什么啊？说我们在这里怎样？浪费时间？我们他妈的就算是受到敌人猛攻，也连抖都没抖一下！我们可是一步也没有退让！那些布鲁格人没挡下敌军，可不是我们的错啊！」

「可是命令……」

「去他的命令！」

「要是我们不把空隙填满，」小美猫吼道，好盖过四周急急奔跑的脚步声与喧嚣。「黑衣军会攻破前线！他们会攻破前线！巴克礼，让军队开一条路出来给我！我去打！我会

杀出重围！」

「你们还没到池边，他们就会先杀了你们！你们会白白牺牲！」

「你有什么提议？」

矮人咒骂一声，把头盔扯掉，摔在地上。他的眼睛充血，写满愤怒，很是吓人。

小旋风被四周的嘶吼给吓到，跳了起来，拚命想躲到副官身下。

「把亚尔潘·齐格林和丹尼斯·克莱姆给我叫过来！快点！」

被叫过来的两名矮人，身上都溅满了鲜血，一看便知他们是从激战中抽身而来，其中一人的钢制肩甲上有被砍过的痕迹，连甲片都掀了开来。另一人头上缠了布条，而且鲜血还不断渗出。

「没事吧？齐格林。」

「好笑了，」矮人喘着气。「怎么每个人都这么问？」

巴克礼·艾尔斯转过身，用视线搜索到副官后，便直直盯着他的眼睛。

「你说怎样啊，安泽姆最小的儿子？」他粗声说。「国王与统帅下了令，要我们去他们那里，然后援助他们？那你就好好睁开眼睛看，副官小伙子。绝对让你值回票价。」

□

「该死的！」红毛大叫一声，挥着手上的解剖刀从桌前跳开。「为什么？他妈的，为什么一定得这样？」

没有人响应他的话。马蒂·索得根只是摊开双手，夏妮低下了头，优拉则是吸了吸鼻子。

才刚断气的病患看着上方，眼睛动也不动，像两颗玻璃珠一样。



「打！杀！叫那些狗杂碎通通都去死吧！」

「给我排整齐了！」巴克礼·艾尔斯吼道。「脚步都给我对齐了！队伍跟紧！照队形走！队形！」

他们不会相信我的，副官奥伯立在心里想着。等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一定都不会相信我的。这支方阵军四面受敌……每个面向都被敌方的骑军包围，屡屡遭到对方推扯、砍杀、重击、穿刺……但这支方阵军依旧向前挺进，不断挺进，整齐划一，紧密排列，盾牌一面连着一面。这支方阵军不断挺进，踩着尸体向前挺进，推开面前的骑军，推开面前的精英部队阿尔得法因师……然后继续向前挺进。

「打！」

「脚步对齐！脚步对齐！」巴克礼·艾尔斯吼道。「队伍跟紧！唱歌，他妈的，唱！唱我们的歌！前进，马哈喀姆！」

从几千名矮人喉咙里，传出了名闻遐迩的马哈喀姆战歌。

啊——啊——！啊——啊——！啊！

客人呀，等等啊！

不然等等你们会后悔！

这间屋子快散了，

连地基都快撑不住！

啊——啊——！啊——啊——！啊！

「自由军！打！」尤莉雅·阿巴特马可的女高音有如慈悲之剑锋利的薄刃，插进了矮人打雷般的吼声中。佣兵纷纷自队伍中夺出，将攻击方阵的骑军打回去。那真可谓是自杀式行动，少了矮人的斧枪、长柄枪与盾牌的保护，尼夫加尔德人的攻击十成十都落在了佣兵身上。四周的重击声、吼叫声

与马嘶声，让骑在马鞍上的副官奥伯立反射性地缩成一团。有人打中他的背部，他觉得自己和卡在人堆里的母马，一同移往最大的那团混乱，与最可怕的那场杀戳。他用力握住剑柄，却突然觉得那剑柄很滑手，而且出奇的难握。

过了一会儿，被挤到盾兵防线前的他，已像是失心疯似地左砍右杀，又吼又叫。

「再一次！」他听见小美猫的吼声。「再冲一次！弟兄们，撑下去！打，杀！为了像太阳一样金灿灿的钱币，杀！自由军，到我这！」

一名没戴头盔、披风上有颗银太阳的尼夫加尔德骑兵，冲进了他们的队伍。他站在马镫上，用战斧朝一名拿盾的矮人狠狠打了下去，接着又砸烂了另一名矮人的脑袋。奥伯立在马鞍上转过身，反手砍了过去。一大片带着头发的东西从尼夫加尔德人头上飞了出去，而那人则摔到地上。就在这个时候，奥伯立的脑袋也莫名被打了一下，跟着跌落马鞍。因为四周挤满了人，他并没有马上跌到底下，而是在天空与地面之间、在两匹马的身体之间挂了几秒，不断发出细微的尖叫。纵使他的喉咙里塞满了恐惧，却没来得及感受什么叫痛。当他掉在地面后，上了铁的马蹄几乎是立刻就踩碎了他的头颅。



六十五个年头过去，当老婆子被问到那一天的事，被问到布伦纳的战野，被问到踩着敌友尸首往黄金池移动的方阵军时，她笑了笑，在一张梅干脸上挤出更多皱纹，然后心急地——又或者是假装心急——挥动颤抖、嶙峋，因关节炎而极度扭曲的手掌，口齿不清地说：

「我们不管用什么办法，不管从哪一边，都没办法取得优势。我们在中间，被包围了，他们在外围。我们两边就只是彼此杀来杀去。他们杀我们，我们杀他们……咳、咳、咳……他们杀我们，我们杀他们……」

老婆子好不容易制住了咳嗽的攻击。听众里，离她较近的那些人，看见了她脸颊上的泪珠，一路艰辛地滚过皱纹与老旧伤疤。

「他们和我们一样勇猛。」老奶奶口齿不清地说。当年，她是尤莉雅·阿巴特马可，是自由佣兵团的小美猫。「咳、咳……我们两边都一样勇猛，我们跟他们。」

老婆子沉默下来，而且维持了颇长一段时间，听众见她朝着往事露出笑容，并没有出声催促。她的笑容，是对着往日的荣耀，对着在记忆迷雾中闪过的那些光荣逝去的面孔，对着那些光荣存活的面孔。而那些面孔的主人之所以能存活，不过也就是为了让自己在日后，低贱地被伏特加、毒品和肺结核谋杀罢了。

「我们两边都一样勇猛，」尤莉雅·阿巴特马可接着说。「不管哪一边，都没有办法战胜对方的勇猛。不过我们……我们成功地将我们的勇猛多维持了一分钟。」

□

「马蒂，麻烦妳再帮帮忙，多给我们一点妳那神奇的魔法！再多一点点，起码再多十倍！我们这个不幸的人肚子里，已经煮成一大锅炖肉了，而且还加了很多锁子甲的铁环当调味！他像条被人扒掉内脏的死鱼这样盯着我看，我什么也做不了啊！夏妮，该死的钩子拿稳！优拉！该死的，妳在睡觉啊？止血钳！止血钳——！」

优拉重重吐出一门气，困难地吞下积了满口的唾液。我要昏倒了，她想。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撑不下去了，这个臭味，这个混了血、呕吐物、粪便、尿液、肠子里的东西、汗水，还有恐惧感和死亡的恶心综合气味。我再也受不了那永远不会停的尖叫声和哀号声，受不了那些又湿又滑、沾满了血的手，那些手这样死抓着我，好像我是他们的救赎 、他们的生路、他们的命……我受不了我们在这里做这些无意义的事，因为这一点意义都没有，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没有办法再费更多力气，再承担更多疲惫了。他们一直抬病患进来……一直来……

我受不了了。我要吐了。我要昏倒了。那会很丢脸……

「帕子！棉球！肠钳！不是这把！直的那把！注意妳在做什么！妳要是再一次错得这么离谱，我就一巴掌打在妳这颗红脑袋上！妳听见了没？我会朝妳这颗红脑袋一巴掌打下去！」

伟大的梅莉特列女神啊，请帮助我吧。帮助我吧，女神。

「看吧！马上就做对了！再来一把钳子，祭司！止血钳！很好！很好，优拉，就这么保持下去！马蒂，帮她擦一下眼睛和脸。还有我也是……」

□

这股疼痛的感觉是打哪来的？统帅洋·纳塔利斯在心里想着。是哪里这么痛？

喔，对了。

他紧握双拳。

□

「我们继续追杀他们！」奇斯·凡·罗搓着双手大声喊道。「元帅！我们继续追杀他们！他们的防线就要破了，我们出击吧！我们立刻出击吧，我以伟大的太阳起誓，他们的防线一定会破的！让我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门诺·科耶亨焦躁地咬起指甲，但随即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快速将指头从嘴里拿出。

「我们出击吧。」奇斯·凡·罗又说了一次，但口气已缓和许多，不再充满坚持。「瑙西卡旅已经准备好了……」

「瑙西卡旅必须留下来待命。」门诺厉声说道。「达尔兰旅也是。法伊提亚纳先生！」

有「铁狼」之称的佛利荷德旅领袖伊森格林·法伊提亚纳，将脸转向元帅。那张脸十分可怕，有道不成形的疤痕从他的额头、眉毛、山根，一路延伸到脸颊。

「你们负责攻击。」门诺用权杖一指，下达命令。「去打特马利亚跟雷达尼亚的变界处。那里。」

精灵行了军礼，毁了容的面孔甚至连抖都没抖一下，深邃大眼中的神色也没有丝毫改变。

他们是我们的联军，门诺在心里想道。我们的盟友，我们共同作战，对抗共同的敌人。

不过我们一点都不了解他们，这些精灵。

他们和我们很不一样。

很另类。

□

「有趣了。」红毛试着用手肘擦拭面孔，不过他的手肘上也有血。优拉见了，赶忙过去帮他。

「很令人玩味。」外科医生指着患者，又说了一次。「被叉子或某种双叉类的钩镰枪给叉到……一支叉牙穿过心脏，喏，请看。狠狠穿过心室，几乎把大动脉都剥离了……而他刚刚还有呼吸呢，就在这里，在这张桌子上。」

「您是想说，他死了？」自愿投军的轻骑兵阴阴地说。「说我们把他抬到这里是做白工？」

「只要有抬过来，就有希望，从来就不会是做白工。」红毛直视他说。「而事实上，没错，很不幸地，他死了。宣告不治。带走吧……啊，他妈的……妳们看，女孩们。」

马蒂·索得根、夏妮与优拉弯下身子查看尸体。红毛将他的眼皮拉开。

「妳们看过这种东西吗？」

三人一瞧，皆抖了一下。

「有。」她们同声答道，然后看向彼此，似乎有些惊讶。

「我也看过。」红毛说。「这是猎魔士，是变种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可以活那么久……人类，他是你们的作战伙伴吗？还是你们把他带过来是个意外？」

「他是我们的兄弟，医生先生。」另一名志愿兵郁郁地说，那是一名头上系着绷带的大块头，「他是我们那一营的，和我们一样，是自愿役。唉，他使剑可厉害了！他叫可恩。」

「而且是猎魔士？」

「对啊，不过除了这一点，他是个不错的家伙。」

「唉。」红毛叹了口气，看见四名士兵用一张不但已经整个染红，还不断滴血的披风，又抬来一名伤者。按那细微的哀号声判断，伤患年纪还非常轻。「哎，可惜了……我很乐意来解剖这个『除了这一点，是个不错的家伙』的猎魔士，而好奇心可是会杀死一只猫的，再说，要是瞧一瞧他身体里的样子，也可以写成一篇论文……不过没时间了！把尸体从桌上弄走！夏妮，水。马蒂，消毒。优拉，给我……喂，丫头，妳又在哭？这次又怎么了？」

「没什么，红毛先生。没什么，已经没事了。」

□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人偷了一样。」特莉丝.梅莉戈德重复道。

南娜卡久久没有答腔，只是从露台上看着神殿的花园，里头的祭司与学徒正熟稔地做着春日的工作。

「妳做了选择。」她总算回应。「妳选了自己的道路，特莉丝，妳自己的命运，按妳自己的意愿。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

「南娜卡，」女巫敛下眼神。「我能和妳说的，真的都

说了。相信我，也原谅我吧。」

「我有什么资格去原谅妳？就算我原谅了妳又如何？」

「可是妳用什么眼神在看我，我都一清二楚啊！妳跟妳的祭司！我看见你们在眼底对我提出的疑问。『魔法师，妳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妳不在优拉、艾伍儿奈德、凯婷、蜜儿哈她们在的地方？不在亚瑞那边？』」

「妳太夸张了，特莉丝。」

女巫看向远方，看着神殿围墙外逐渐转青的树林，看着远方一处处火堆所升起的轻烟。南娜卡没有出声，她的思绪也同样飘向远方，飘去战火纷飞、鲜血淋漓的地方。她在想着被她送去那边的女孩们。

「她们都拒绝了我。」特莉丝说。

南娜卡依旧沉默。

「她们全都拒绝了我。」特莉丝又说了一次。「一个个都那么聪明、那么理智、那么有逻辑……她们向我解释事有轻重缓急，那些比较不重要的，就该立刻抛下，去换取更重要的事，不要有半点可惜。拯救自己所知、所爱的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都只是单独个体，而对于这整个世界的命运来说，单一一个人的命运是没有意义的。为了保护尊严、名誉和理念而战，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这些都只是空洞的定义。攸关世界命运的真正战场，根本就在别的地方，真正奋战的地点，是在他处。当她们这么说的时候，妳要我怎么不去相信她们？我觉得自己被偷了，觉得自己做出疯狂举动的可能被偷了。我不能疯狂地赶去帮忙希里，我不能像个疯子一样跑去救杰洛特或叶奈法。不只这样，现在正在打的这场仗里，在那些女孩被妳送进去的这场仗里……在亚瑞偷跑去参加的这场仗里，我甚至没办法站上那座山，没办法再一次站上去，没办法在真正清楚态势的情况下，秉着正确的决定，再一次站上去。」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都有一座自己的索登丘，特莉丝。」大祭司轻声地说。「每个人都是如此。该妳的时候，妳也躲不掉的。」



营帐的入口一阵喧嚣。在几个骑士的帮忙下，又抬进了一个伤者。一个全身上下都罩着平板盔甲的人，不断吆喝、指挥、催促。

「动作快，你们这些催命鬼！动作快点！把他搬来这里，这里！喂，你，医护手！」

「我没空。」红毛根本连抬都没抬眼。「请把伤者放到担架上。等我这边忙完了 ，就会去帮他看……」

「你这个蠢庸医，现在就要帮他看！因为这可是尊贵的加洛蒙内伯爵大人本人！」

「这间医院，」红毛拉高了音量，口气很冲，因为卡在伤患内脏里的弩矢再次从他的钳子里滑开。「这间医院跟民主几乎够不上边。送来这里的，多半是受过封的上流人物，像男爵、伯爵、侯爵或其他类似身分的人。至于出身较低的伤患，似乎就比较少人关心。不过，这里还是有一定的公平性，就在我的这张台子上！」

「啊？什么？」

「不管在我这张台子上的这个人，」红毛再度将探针与钳子探伸进伤口中。「就是现在我要把铁片从他内脏里拉出来的这个人，管他是乡巴佬、世家、古老贵族，还是贵族中的贵族，都不重要。在我这里，不管是公爵还是弄臣，都一样是一条命。」

「什么？」

「您的伯爵要排队。」

「你这个该死的半身人！」

「夏妮，过来帮我，拿另一把钳子。小心主动脉！马蒂，如果可以，再来一点点魔法，这里出血很严重。」

骑士往前踏了一步，嘴里的牙齿和身上的盔甲都发出了声音。

「我会叫人把你吊死！」他大吼着。「我会叫人把你吊死，你这个半身人！」

「闭嘴，帕佩布罗克。」受伤的伯爵咬着嘴唇，困难地说。「闭嘴。把我留在这里，回战场……」「不，我的大人！我永远不会留你一个人的！」

「这是命令。」

营帐的布幕外头，传来了撞击声与兵器声，还有马的喷息声与狂野的大叫。野战医院里的伤患哀号声此起彼落。

「请看一下。」红毛举起钳子，展示他千辛万苦才拔出来的弩矢。「做这东西的是个手工很巧的工匠，他靠着这份手艺，养活一大家子，而且还促进了精密工艺的发展，也造就了大众利益与全民福祉。而这枚奇巧之物嵌住人体脏器的方式，想必也受到专利权的保护。愿世界的进展能持续蓬勃。」

他随手将铁矢扔进一个桶子里，看了在他高谈阔论时便已昏厥的伤患一眼。

「把他缝合，然后带走。」他点了点头。「要是他运气好，就能活下来。把下一个伤患搬上来，头被打烂的那个。」

「那个人，刚刚把位子空出来了。」马蒂·索得根平静地说。

红毛做了一次吐纳，没有多说半句评论便离开台前，站到了受伤的伯爵身边。他的双手沾满血迹，围裙上也溅了斑斑红印，就像屠夫一样。丹尼尔·埃却维立——加洛蒙内伯爵，他的脸色比刚才更苍白了。

「好啦，伯爵大人，现在有空位了，你们把他搬到台上去。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哈，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好救不救了。这是一锅大麦粥！一团浆糊！伯爵大人，您是拿什么在那边打啊，可以把自己的骨头绞碎成这样？没办法，您得稍微痛一下，伯爵大人。稍微痛一下。不过，请别害怕，这感觉会跟在战场上一样。止血带。刀！亲爱的殿下，我们要来截肢。」

到目前为止一直故作平静的丹尼尔·埃却维立——加洛蒙内伯爵，像狼一样发出了哀号。在他还没痛得吼裂自己的下颌，夏妮已利索地将一个椴树做的木塞子塞进他的两排牙齿间。

□

「国王陛下！统帅大人！」

「快说，小子！」

「志愿军与自由军守在黄金池附近的林道上……矮人与佣兵虽然全身浴血，但都坚守阵地……听说『终结者』潘格拉特已经被杀，凸额头已经被杀，尤莉雅·阿巴特马可已经被杀……所有人，所有人都被杀了！赶去帮他们的多利安部队也被歼灭了……」

「后备兵力，统帅先生。」弗尔泰斯特轻声地说，却很清楚。「要是您想知道我的意见，现在是后备兵力上场的时候了。让布隆尼博尔把他的步兵往黑衣军推！就是现在！马上！不然他们会打破我们的阵线，到那时候，就真的结束了。」

洋·纳塔利斯没有回话，因为他远远便已经注意到，有另一名骑着白沫横飞的马，朝他们奔来的联络兵。

「先喘过气，小子。先喘过气，然后好好讲清楚！」

「他们打破……前线了……佛利荷德旅的精灵……路伊特大人有话要给两位大人……」

「他说了什么？快说！」

「说是时候逃命了。」

洋·纳塔利斯抬眼看向天空。

「布伦克特，」他低声说。「让布伦克特过来吧，不然就让夜晚降临吧。」

□

营帐附近的土地在马蹄的踏动下，震了起来，周遭充斥着一声又一声的吼叫与马嘶。一名士兵闯进了帐里，后头还紧跟着两名医护兵。

「大家快逃啊！」士兵大吼。「快逃啊！尼夫加尔德打过来了！他们见人就杀！见人就杀啊！我们输了！」

「钳子！」一道血涓从伤患动脉喷出，宛若喷泉，直接冲向红毛的脸。他头一撇，闪了过去。「止血钳！还有棉球！止血钳，夏妮！马蒂，麻烦妳，帮我处理一下这里的出血……」

某个人发出了禽兽般的哀号，声音就在营帐边，但很快地，那声音就断了。一匹马儿发出尖声。菜个东西铿锵一声，插进土里。弩弓的箭矢「唰」地一声穿进营帐，然后又从另一头呼啸而出。幸好那箭飞得颇高，不至于威胁到躺在担架上的那群伤患。

「尼夫加尔德——！」士兵用着又高又抖的声音再度喊道。「医护手先生！您没听见我说的话吗？尼夫加尔德人攻破了皇家防线，正一路杀过来了！快逃啊——！」

红毛从马蒂·索得根那里接过针，缝下了第一针。手术台上的伤患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动静，不过心脏还在跳动。这一点清楚可见。

「我不想死——！」某个意识清醒的伤患大声叫道。这士兵出言咒骂，跳到营帐入口，却突然惨叫一声，往后撞去，一路喷血，倒在黄土地上。跪在担架旁的优拉跳了起

来，往后退。

四周突然变得安静。

糟了，红毛一见入帐之人，心里如是想道。精灵。银色闪电。佛利荷德旅。鼎鼎大名的佛利荷德旅。

「你们在这里治疗伤患。」带头者点出眼前的事实，那是名个子很高的精灵，脸型修长好看、线条分明，而且有着一双矢车菊蓝的大眼睛。「你们在治疗伤患吗？」

没人回话。红毛觉得自己的两只手开始发抖。他快速把针还给马蒂。他看见夏妮的额头与山根开始泛白。

「所以，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精灵一字一字缓缓地说，声音里不怀好意。「那我们在那边，在那战场上，是为了什么要伤人？我们在那边，在打斗中伤人，就是要那些人死。而你们在这里治疗那些人？我认为这根本一点都不合乎逻辑，也不符合利益。」

他拱起背，几乎毫不掩饰，将剑插进躺在离入口最近那张担架上的伤患胸膛。另一名精灵用短矛钉住一个伤患。第三名伤患意识清醒，试图用左手和缠上厚厚绷带的截肢右手挡下锐器攻击。

夏妮叫了一下，声音又尖又细，遮去了伤患那沉重、不像人类的虚弱呻吟。优拉往担架冲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接下来的那名伤者。她的脸色白得像绷带，双唇也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精灵瞇起了眼睛。

「法佛特，比安娜！」他低吼道。「因为我会连妳一起，刺穿那个都因！」

「从这里滚出去！」红毛三步并作一步，跳到优拉身前挡住她。「你这个杀人犯，从我的营帐滚出去。滚去那边，去战场，那边才是你该待的地方，跟其他的杀人犯一起。你们就在那边互相杀来杀去，随你们高兴！不过，给我从这里滚出去！」

精灵低头看。看着吓到发抖的矮胖半身人，长着鬈发的头顶不过稍稍高过他的腰带。

「不罗耶的，飞利安。」他嘶声说。「人类的走狗！给我闪一边去！」

「办不到。」半身人虽牙关打颤，但说出口的话语却很清楚。

第二名精灵跳了过来，用短矛的握柄推了外科医师一把。红毛双膝跌落。高个子精灵粗鲁地将优拉从伤患身前拉开，举起了剑。

然后他突然定住了，看见伤患头底下卷成一团的黑披风上，属于代以温师的银色光芒。还有属于上校的军徽。

「叶文！」一名将黑鬈扎成几根粗辫子的精灵女子，大叫着冲进营帐。「肯姆，维洛耶！艾色极力阿德阿都因安法！艾斯太得！」

高个子的精灵盯着受伤的上校看了一会，接着把目光转向吓得眼眶泛湿的外科医师，然后脚跟一旋，走了出去，营帐外头再度传来马蹄声、呐喊声与兵器声。

「杀黑衣军！杀啊！」上千道呐喊响起。有个人发出了像野兽般的嚎叫，然后那嚎叫又转为吓人的低吼。

红毛试图站起来，但双脚却不听使唤，双手也不太顺服。

优拉强忍下哭意，却因此剧烈抽泣、不断颤抖，在受伤的尼夫加尔德人担架前缩成一团，像母亲肚子里的胎儿一样。

夏妮并没有想要挡住眼泪，而是任由演水流出，但手里的钳子依旧稳稳拿着。马蒂继续缝合，平平静静，只是双唇无声地动着，哑然诉说独白。

红毛历经几番尝试，依旧无法起身，遂坐了下来，眼神对上整个人在营帐角落缩成一团的医护兵。

「给我来口烈酒。」他挤出了这么一句话。「可别和我说你没有。我知道你们，一群滑头。」



布伦海姆·布伦克特将军站在马镫上，像只鹤一样拉长了脖子，聆听战场的声音。

「把队伍散开。」他朝各领军下了令。「等过了那座小山，就让马改用快跑。按侦查兵的说法，我们会直接跑到黑衣军的右翼。」

「然后给他们迎头痛击！」其中一名中尉细声叫道，那是个唇上只有几根稀疏软胡小伙子。布伦克特斜睨了他一眼。

「叫部队里的将士都大喊『雷达尼亚』，使尽吃奶的力气喊！要让弗尔泰斯特和纳塔利斯底下的弟兄们知道，援军来了。」



伯爵寇布斯·路伊特自十六岁起，便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打了十四年的仗。再说，他的家族八代都是军人，因此在他的基因里一定也留了印子。战场上的咆哮与呐喊对他人来说，只是会掩没一切的可怕喧嚣，但听在伯爵寇布斯·路伊特耳里，却是管弦演奏会上的交响曲。一瞬间，路伊特听见了新的音符、新的和弦、新的曲调。

「冲啊，兄弟们！」他挥舞权杖，高吼道：「雷达尼亚！雷达尼亚来了！鹰！鹰！」

北方山丘后头，有一大群骑兵往战场围了过来，而他们上方，飘舞着一面面的紫红幡帜与一张有着雷达尼亚银鹰的麾旗。

「援军！」路伊特大喊：「援军来了！冲啊！杀黑衣军！」

八代从戎的军人在顷刻间，便注意到尼夫加尔德人正收

卷侧翼，试图把阵容紧密的黑色前线，转向急行而来的援军。他知道，自己不能让他们贯彻计划。

「跟我来！」他大吼道，并夺过旗兵手中的军旗。「跟我来！特雷托格兵，跟我来！」

他们发动了攻击，而且是抱着必死决心发动血腥攻击，但效果很好。维能达勒师的尼夫加尔德人已自乱阵脚，雷达尼亚的部队趁这机会，一鼓作气，冲向他们。巨大的呐喊声响入云霄。

这一切，寇布斯·路伊特已经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一支弩弓发出的迷途短箭，直直射入他的太阳穴。伯爵在马鞍上摇晃一圈后，便摔下了马，而军旗就像是裹尸布一样，盖在了他的身上。

同样也战死沙场的那八代路伊特，从彼端世界观看这场战役，纷纷对他点头，表示认可。



「可以说，上尉先生，北地林格那天是碰到了奇迹搭救。又或者是无法预测的巧合……事实上，瑞斯提夫·德蒙梭隆在他的书里写了科耶亨元帅错估对手的兵力与打算。冒了颇大的风险把中军分散，并调动骑兵部队。在没有至少三倍兵力优势的情况下，赌博般地投入对战。还有，他没留意局势分析，没发现前来支持的雷达尼亚军队……」

「军校生普卡默！德蒙梭隆先生的著作内容具争议性，并不包括在本校的课程当中！而尊贵的帝王陛下，绝对不喜欢听见有人提起那部著作！所以军校生您不会想要在这里引述书里内容。老实说，我很讶异，到目前为止，您的回答都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完美，但是您却突然开始和我们说什么奇迹与巧合，最后竟然还允许自己批评帝国史上最了不起的领袖之一——门诺·科耶亨的领导能力。军校生普卡默，以及在座的各位军校生先生，如果你们有认真想要通过检定考，那么你们就会想要好好听听，并且记住我接下来说的话——

布伦纳之战并没有受到任何奇迹或意外的影响，而是一场阴谋！是敌方的反动势力、分化分子、卑鄙的策反分子、媚外分子、政治信用破产分子、叛国贼与卖国贼！是这些毒脓后来让白刃割得一乾二净，但在那之前，那些卑鄙叛徒向自己的民族织了一张蜘蛛网，把自己的民族困在阴谋中！当时就是他们诱导、出卖了元帅科耶亨，欺骗了他、误导了他！是他们那些没有道德、没有信仰的流氓……」



「一群狗娘养的。」门诺·科耶亨重复先前的咒骂，但望远镜筒依旧贴在一边的眼睛上。「一个、两个都是狗娘养的。不过，等着瞧吧，我会把你们找出来，教你们什么叫侦查。德·文加特，你亲自去把负责巡逻北方那些山丘的军官找出来，下令把整个巡逻队的人都吊死。」

「遵命！」元帅的副官欧德·德·文加特大声蹬了下鞋跟。当时，他还无从得知拉玛·佛劳特，也就是那个巡逻队军官，此刻正在敌方马蹄的践踏下逐渐断气。而这支从侧翼进攻的敌军，是北地林格的储备战力，也就是他没发现的那支。德·文加特也无从得知，他自己本身也只剩两个钟头的命好活了。

「那边有多少人？特拉赫先生。」科耶亨的望远镜依旧贴在眼睛上。「您怎么看？」

「至少有一万。」达尔兰第七旅的领军答道，口吻中不带半点情绪波动。「主要是雷达尼亚，不过还看到亚丁的箭头标志……还有独角兽，所以科德温也有参加……兵力，至少有一个连……」



骑兵连快马奔驰，沙砾一路飞溅。

「前进，布拉军！」像平常一样醉醺醺的百夫长半缸子高吼着。「打！杀！科德温——！科德温——！」

该死，我想撒尿，奇维克如是想道。应该在开打前先去撒一泡的……

现在大概没时间了。

「前进，布拉军！」

每次都是布拉军。哪里有坏事，布拉军就往那里去。要派谁当远征部队去特马利亚？布拉军。每次都是布拉军。而我想撒尿。

他们到了。奇维克大喝一声，在鞍上转过身，从一名黑披风上有颗银色八角星的敌营骑士耳朵砍下去，斩断了对方的肩甲与肩膀。

「布拉军！科德温——打，杀！」

在重击声、倒地声与兵器声中，在人类的哀号声与马匹的尖鸣声中，布拉轻骑军与尼夫加尔德人展开交战。

□

「德海利斯—斯托克与布雷班特应付得了那支援军。」达尔兰第七旅的领军艾兰·特拉赫平静地说。「双方武力相当，目前还没发生什么无法应付的事。左翼有提柯奈的部隙守在左翼，右翼则有马格内师与维能达勒师看着。而我们……元帅大人，我们可以平衡、调度两边兵力……」

「同时从空隙下手出击，补救精灵留下的摊子。」门诺·科耶亨飞快地说。「从敌军后方出现，引起恐慌。就是这样！伟大的太阳啊，我们就这么办！各位先生，回部队去！瑙西卡旅跟第七旅，是你们上场的时候了！」

「大帝万岁！」奇斯·凡·罗大叫道。

「文加特先生，」元帅转过了身，「请召集众副官和护卫队，我们已经闲得够久了！我们跟达尔兰第七旅一起突击。」

欧德·德·文加特的脸色微微刷白，但他马上稳住心绪。

「大帝万岁！」他吼道，声音几乎没有抖动。

□

红毛手起刀落，伤患惨叫连连，不断抓耙桌面。优拉一边坚强对抗脑中的晕眩感，一边注意着止血带与止血钳。从营帐入口的方向，传来夏妮抬高的音量：

「去哪？你们疯了吗？这里是活人等着救命的地方，你们却把尸体往这推？」

「不过，医护手小姐，这可是安佐·奥伯立男爵本人啊，是堂堂一个连的领军啊！」

「是前领军！现在已经上天堂了！你们之所以还能把他一整块搬过来，都是多亏了他的盔甲做得严实！把他带走。这里是医院，不是停尸间！」

「可是，医护手小姐……」

「不要挡住入口！哦，那边抬了一个还在呼吸的要过来。至少是看起来还在呼吸，因为也有可能只是纱布在飘动而已。」

红毛不屑地哼了一声，但马上又挑起一边眉毛。

「夏妮！马上过来这里！」

「记好了，小丫头，」他俯身一条剖开的腿上方，咬着牙说：「外科医师要先有十年的实务经验，才能纵容自己出言讥笑。妳记住了吗？」

「是的，红毛先生。」

「拿骨膜剥离器来把骨膜拉开……该死的，应该要再让他麻醉一下……马蒂在哪里？」

「在营帐后头吐。」夏妮说，言语中已不见讥笑。「就像猫一样。」

「这些巫师，」红毛接过锯子。「不该发明那么多既可怕又强的咒语，而是应该专心想出一种咒语，可以让他们施

展小法术的咒语，比如麻醉咒，不过得是没有问题、不会让他们吐的那种。」

锯子发出了刺耳声响，随之而来的，是骨头碎裂的声音。

「带子绑紧一点，优拉！」

骨头总算断开。红毛用凿子修了一下断骨，然后擦了擦额头。

「血管与神经。」他公式化地说，而这话已是多余了，因为女孩们已经开始缝合。他把断腿拿下桌，丢到角落的一堆断肢上。伤患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大叫，也没有哀号了。

「昏了，还是死了？」

「昏了，红毛先生。」

「很好。夏妮，把截肢的断面缝合。送下一个过来！优拉，看看马蒂是不是已经吐完了。」

「不知道红毛先生您有几年的实务经验呢？一百年？」优拉小声问道，没有抬起头。

□

一干百夫长与十夫长在费力行军十几分钟，让沙尘闷得难以呼吸后，终于停下叫嚣声。维吉马兵团散了开来，排成一列。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像条鱼般不断张嘴捕捉空气的亚瑞，看见总督布隆尼博尔骑在他那罩了甲片的漂亮骏马上，在众将士面前展示。总督自己身上，同样也穿了全套板甲。布隆尼博尔的盔甲上镶了几条湛蓝色带，让他看起来像一条用金属板做成的巨大青花鱼。

「你们这班饭桶怎样啊？」

一排又一排的长柄枪兵用远处雷鸣般的隆隆低声回答。

「你们发出这种屁声，」总督一边道出自己的看法，一

边掉转罩着甲片的骏马，在众将士面前来回慢步骑。「就表示你们日子过得很舒服。因为要是你们过得不好，就不会叫得这么半死不活，而是会像下了地狱一样呼天抢地。我从你们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你们已经迫不及待要上战场，梦想去打仗，等不及要去会会尼夫加尔德人！怎样，维吉马的强盗们？我有好消息给你们！你们的梦想再过一会儿，便会成真。只要再过一会儿，再一下下就好。」

骑枪部队再度发出低沉的声音。布隆尼博尔先是骑到首排队伍末端，然后又骑了回来，一边用锤矛敲着鞍桥上装饰的圆球，一边继续演说：

「步兵，你们走在重骑兵后面，已经吃土吃够了！到目前为止，你们闻到的都是马屁味，而不是名声与战利品。就连像今天这样，在部队需要大批兵力的时候，你们也只差一点点就来不了这个荣耀的战场。不过，你们成功了，我由衷恭喜你们！这里，就在这座我忘记叫什么名字的村落脚下，你们终于有机会表现自己身为军人的价值有多少。你们看到原野上的那团云，是尼夫加尔德的骑兵部队，他们正打算用侧面攻击，来粉碎我们的军队，把我们推到这条名字我一样也忘了的小河沼泽里，淹死我们。你们这支鼎鼎大名的维吉马长柄枪部队，受到弗尔泰斯特国王与纳塔利斯统帅的青睐，要负责守住我军出现的空隙，这是你们的荣幸。你们要用——我这么说吧——自己的胸膛，来填掉这个空隙，挡住尼夫加尔德人的攻势。同志们，你们很高兴吧？觉得很骄傲吧，嗯？」

亚瑞紧紧握住长柄枪，朝四周看了看，完全看不出有士兵因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开心，如果拥有关闭军队缝隙的这份荣耀，会让他们心中满是骄傲，那他们真的把这股骄傲藏得很好。站在亚瑞右边的梅菲喃喃念了段祝祷文，而左边的戴伍斯拉克——货真价实的老兵——吸了下鼻子，咒骂一声，并情绪紧绷地咳了咳。

布隆尼博尔掉转马匹，在鞍上挺直了身子。

「我没听见！」他吼道。「我在问你们是不是他妈的骄傲得不得了？」

这一回，长柄枪兵无可奈何，齐声大吼自己非常骄傲。亚瑞也跟着吼，跟着其他人一起吼。

「很好！」总督在军队前停下了马。「现在，把队伍排好！百夫长，你们他妈的在等什么？排成方阵！第一排蹲下，第二排站着！长柄枪竖直了！拿错头了，你这个蠢材！对、对，我就是在跟你说话，你这个丑不拉叽的家伙！高一点，枪头再高一点，跟群老头似的！通通给我对齐了，排紧一点，靠近一点，肩膀碰肩膀！就是嘛，现在你们看起来象样多了！几乎就跟支军队一样！」

亚瑞排在第二排，紧紧靠着插在地上的长柄枪，吓到出汗的双手死死抓住枪柄。梅菲不断为将死之人默念祝祷。戴伍斯拉克发出模糊的低吼，一直重复几个字，主要是关于尼夫加尔德人、公狗、母狗、各家君王、统帅、总督及他们母亲的亲密生活细节。

原野上的云团不断扩大。

「到了那边，别给我放屁，也别给我牙齿打颤！想靠这些声音来吓跑尼夫加尔德人的马是没用的！不要自己骗自己了！往你们过来的，是瑙西卡旅跟达尔兰第七旅，一个个都很厉害，很能打，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他们都是吓大的！不可能被打败！只能杀了他们！长柄枪再举高一点！」

远远已经能听见音量尚小，但逐渐升高的马蹄声。地面开始震动。沙尘团中开始闪出马刺的亮光，有如点点火星。

「你们走狗屎运,，维吉马人。」总督再度吼道。「新式规格的标准步兵长柄枪可是有二十一吋长！而尼夫加尔德人的剑长三吋半！你们应该会算数吧？他们也会。不过他们指望你们不会反抗，指望你们会露出真正的本性，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只是一群吓得屁滚尿流的懦夫，只会捅羊屁股的恶心鬼。黑衣军就指望你们会把枪给丢了，开始逃命，而他

们就在场上追杀你们，砍你们的背脊、后脑勺与后颈，砍得轻轻松松，不费半点力气。记好了，你们这坨扶不上墙的烂泥巴，人在吓到的时候，虽然会跑得像飞一样，不过遇上骑兵，你们是绝对逃不了。想活命，想出名、想有钱，就得好好留下来面对敌人！坚强地面对敌人！像一堵墙一样挺在那里！维持好队形！」

亚瑞朝左右看了一下，站在长柄枪兵后头的弩弓手已绞紧弓弦，而其他人手上的钩镰枪、斧枪，长柄刀，战镰 、锐钯与长叉，也像刺猬背上扬起的尖刺般，从方阵内部突起。大地的震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原是往他们直逼而来的一面黑骑墙，现在已经可以分辨出个别的骑兵身影。

「妈、妈妈……妈、妈妈……」梅菲抖着唇不断重复。

「……去你妈的。」戴伍斯拉克喃喃说。

马蹄踏在地上的声音愈发响亮。亚瑞想舔舔嘴唇，却做不到。他的舌头已经无法正常运作，整个硬掉，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样，而且干得跟木屑一样。马蹄踏在地上的声音愈发响亮。

「给我排紧，要感觉到你同伴的肩膀！记住了，你们不是单枪匹马去打仗！能够治好你们心里害怕的药，就只有把长柄枪紧紧握在手里！好好热身，准备迎战！长柄枪相准马的胸部！维吉马来的混蛋，你们要做什么？我在问你们话！」

「要坚强面对敌人！像一堵墙一样的挺在那里！维持好队形！」长柄枪兵异口同声地吼道。

亚瑞也跟着一起大吼。敌营的骑兵以三角阵形朝他们冲来，马蹄下，不断喷起沙砾与草皮。这群进攻的骑兵不断挥动手中的兵器，如魔鬼般大声嘶吼。亚瑞紧紧抱住长柄枪，把头缩进双臂间，闭上了眼睛。

□

亚瑞用残肢大动作赶开一只在墨水瓶旁飞来飞去的胡蜂，但手中的笔依旧继续书写。

元帅科耶亨的战略完全就是白费心机，他的侧翼部队被英勇的维吉马步兵，靠英勇的浴血奋战，在布伦纳村外挡了下来。而在维吉马兵拼死抗敌的同时，尼夫加尔德军的左翼也是兵将溃散——有的落荒而逃，有的聚集成堆以求自保，却遭到全面包围。不久后，右翼也呈现同样局面，矮人军与佣兵团的顽强抗敌，终于压过尼夫加尔德的攻势。整个前线共同响起一道巨大的获胜呼声，王家骑士的心中也注入了崭新的灵魂。而尼夫加尔德兵则心志溃散，双手瘫软，我们开始像剥豌豆壳一样地压挤他们，甚至连回音都听得见。

陆军元帅科耶亨意识到这场战役已败：他看到四周各旅不断折损，溃散在即。

就在此时，一群军官与骑士朝他奔来，给了他一匹新马，大叫着要他逃命，要他自保。不过，在尼夫加尔德元帅胸膛里跳动的，是一颗大无畏的心。「这样很可耻。」他朗声说，并推开旁人递来的缰绳。「我的麾下有这么多勇士在这座战场上为大帝牺牲，要我像个懦夫一样逃走，这样很可耻。」英勇的门诺·科耶亨还说……

□

「我们现在还能滚去哪？他们已经从四面八方把我们围住了。」门诺·科耶亨环视战场，平静而清楚地补充道。

「元帅大人，您把披风和头盔给我吧。」上尉西佛斯抹去脸上的血与汗。「您拿我的吧！您从这匹宝马下来，换骑我的吧……您别再拒绝了！您得活下来啊！帝国不能没有您啊，没人能取代您啊……我们达尔兰军会去攻击北地林格军，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我们身上，您就趁机突围去那边，往底下走，过了鱼池……」

「你们脱不了身的。」科耶亨抓住旁人递来的缰绳，低声说道。

「这是我们的荣幸。」西佛斯在鞍上挺直了身子。「我是军人！是达尔兰第七旅的军人！跟我来，冲啊！跟我来！」

「祝你们好运。」科耶亨低声道，把肩上有只黑蝎的达尔兰披风披上身。「西佛斯？」

「在，元帅。」

「没什么，保重，孩子。」

「也祝您能蒙受幸运女神的眷顾，元帅大人。上马，冲啊！」

科耶亨目送他们离开。他看了许久，一直到西佛斯的小队在兵器声、呐喊声与马蹄声中，与敌军的佣兵部队交战为止。敌军不只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而且其他部队也马上赶来增援。系挂黑披风的达尔兰军，在灰色的佣兵团中不断折损，一切都沉入了沙尘烟团中。

科耶亨紧绷地清了清嗓子，将德·文加特与众副官唤回境实中。元帅把铠带与鞍翼调整好，并稳下不安的骏马。

「出发！」他下了令。

起先，一切顺利。在通往小河的谷地出口拚死抵御的瑙西卡旅余部，被尖刺满布的巨大圆圈逐渐淹没。由于北地林格军把火力集中在那支残旅上，所以这一时半刻间，让围堵阵线露出了空隙。

当然，他们并非因此得以全身而退，依旧得杀出重围，突破一支自愿投军的骑兵组成的紧密部队，按他们的纹章看来，应该是布鲁格军。那场交战十分短暂，却激烈无比。科耶亨已失去了、也抛下了所有一切，包括他爱国的英雄主义。现在的他，只想活命。他甚至无暇顾盼与布鲁格军厮杀的护卫队，只是把身子压平，抱住马颈，与一干副官急急赶路。

眼前的道路畅通无阻，一直到过了小河，过了柳树矮

丛，一路延伸到空旷的谷地，都不见敌军踪迹。这一点，奔驰在科耶亨身旁的欧德·德·文加特也看见了，胜利般地高声呼吼。

然而，这欢呼来得过早了。

在他们与平静和缓的水流之间，隔着一座嫩绿蓼草遍生的原野。他们以全力冲刺，但一进入草原，马匹突然跌进深及腹部的沼泽，

元帅飞过马首，扑通一声摔进了沼泽中。四周的马匹高声嘶鸣、不断踢踹，浑身烂泥又沾满浮萍的人们纷纷大声呼喊。在这一团混乱中，门诺突然听见别的声音，那是代表死亡的声音。

飞箭的呼啸。

他拼命往流水去，不断在深及腰部的浓稠沼泽里挣扎。在他身旁挣扎而过的副官，突然脸部朝下，砸进了泥淖中，而他只来得及看见弩箭插进他的背部，只剩箭羽留在外头。就在同一时间，他感觉头部受到可怕的一击。他晃了一下，但没有倒下，卡在污泥与水沼中。他想大叫，却只能发出粗哑哽噎的声音。我还活着，他心想，并试图挣脱黏糊的积淤。努力脱离沼泽的马踢中我的头盔，深深内凹的铁板撞烂了我一边的脸颊，把牙齿都撞掉了，也割伤了舌头……我在流血……我在吞血……但我还活着……

又一道弦音响起，箭的呼啸声、箭矢穿透铠甲的脆响。元帅左右张望了下，看见岸边有一票弩弓手。那是一群个头矮壮、体形圆胖的人影，穿着锁子甲、戴了锁子盔与尖顶盔。矮人，他想。

弩弓的弦声、大批弩箭呼啸。发狂马群的尖声嘶鸣。被水和湿地吞没的人类惨叫声。

欧德·德·文加特转向弩弓手，大叫着要投降，尖着嗓子向对方请求仁慈与怜爱，不断许诺好处，求对方饶命。在了解

到没有人听得懂自己所说的话后，他便握住剑身，把剑高举至脑袋上方，以国际通用、放之四海皆准的投降手势，将武器伸往矮人。对方并不明白他的意思，又或是曲解了他的意思，因为两支弩箭射进了他的胸口，而那力道之大，甚至将他从沼泽里拔了出来。

科耶亨拔掉内凹的头盔，他北地林格的共通语说得挺不错。

「我西远帅科也亨……」他一边吐血，一边结巴地说。「远帅……科也亨……波把文……啪东……啪东……」

「卓尔坦，他在讲什么？」其中一名弩弓手奇怪地问道。

「他吃错药了，他的舌头也吃错药了！你看到他披风上的刺绣了吗？蒙罗。」

「是只银蝎！哈！弟兄们，解决这个狗娘养的！替卡列伯·斯特拉通报仇！」

「替卡列伯·斯特拉通报仇！」

清脆的弓弦声连番响起。第一支弩箭正中科耶亨胸口，第二支在腰间，第三支在锁骨。尼夫加尔德帝国的陆军元帅背部朝地倒下，倒在糊糊水水的烂泥之中，蓼草与水藻在他的重量下纷纷往一旁漂去。这个卡列伯·斯特拉通是他妈的什么人？他还来得及在脑中这么想着。我这辈子从没听过什么卡列伯……

厚特拉河混浊黏稠又泥泞的河水淹过了他的头顶，漫进了他的肺中。

□

她来到营帐外好吸取新鲜空气，而就在那个时候，她看见了他，坐在铁匠的长凳旁。

「亚瑞！」

他抬起眼睛看她，那双眼里是一片空白。

「优拉？」他艰难地扯动龟裂嘴唇问道。「妳怎么会……」

「这还用问吗？」她马上打断他。「你最好还是赶快说，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我们抬我们的领军过来……布隆尼博尔总督……他受伤了……」

「你也受伤了！让我看看你的手！诸位女神啊！你这家伙，会流血流死耶！」

亚瑞看着她，但优拉开始怀疑，他是否看得见她。

「有仗要打。」男孩牙关微微打颤地说。「我们得像一堵墙一样挺在那里……在队伍里坚强站好！伤势比较轻的要把……伤势比较重的抬去医院。这是命令。」

「给我看你的手。」

亚瑞短短哀号了声，紧咬的牙关开始敲起奔放的断奏。优拉眉头紧皱。

「喔，天哪！这看起来很糟糕……喔，亚瑞啊，亚瑞……你等着看吧，南娜卡妈妈一定会很生气……跟我来。」

她看见当他瞧见自己的手时，脸色整个刷白。当他闻到萦绕在营帐顶部的臭味时，身子晃了一下。她扶住了他。她看见他在看着染血的桌台，看着躺在那上头的人。看着半身人外科医师，那医师突然跳了起来，跺踏双脚，又骂了十分难听的话语，把解剖刀砸在地上。

「该死的！他妈的！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定得变成这样？」

他的问题，没人回答。

「那个人是谁？」

「布隆尼博尔总督。」亚瑞用虚弱的声音回答，空洞的双眼直直看着前方。「他是我们的领军……我们在队伍里坚强地站好。这是命令。像一堵墙一样。而他们杀了梅菲……」

「红毛先生，」优拉请求道。「这男孩是我认识的人……他受伤了……」

「他还可以站。」外科医师冷冷地评估。「而这边有个几乎要断气的在等动环锯手术。这里没有让妳套交情的空间……」

就在这个时候，亚瑞十分戏剧性地昏倒在了黄土地上。半身人不屑地哼了一声。

「好吧，把他抬上桌。」他下了指令。「嗯，这手伤得挺厉害的。有趣了，现在不知道是靠什么还连着？说不定是靠手套？优拉，止血带！大力！还有，妳敢给我哭试试看！夏妮，把锯子给我。」

亚瑞的手肘关节巳血肉模糊，锯子在可怕的脆响中，咬进他手肘上方的骨头里。亚瑞顿时清醒，发出惨叫。那叫声很可怕，但也很短，因为骨头一断开，他便又昏了过去。



就这样，尼夫加尔德的强大兵力，在布伦纳的原野上化作了尘埃。而帝国的北向行军，也在这里画下了最终的休止符。不管是被杀，还是被俘虏，帝国在布伦纳这里损失了四万四千条性命。骑士团中的精英，精鋭的骑士部队，就此殒落。不管是战死、遭到俘虏或死得无声无息，有名如门诺·科耶亨，还有布雷班特、德梅利斯—斯托克、凡·罗、提柯奈、艾格布拉特，以及其他在我们文献当中，并未提及姓名的人。

布伦纳就这么成为结束的开端。不过，有一点应该要记载下来：这场战役只是一栋建筑中的一小块砖，若非北地林

格人巧妙利用这胜利的果实，这场战役的重要性会变得无足轻重。值得一提的是，洋·纳塔利斯在战后几乎是直奔南方，没有抢着去争名夺利、骄傲得不可一世，也没有坐等加封晋爵。亚当·潘格拉特与尤莉雅·阿巴特马可的部队，击溃了敌方第三军团的两支旅——这原来该是门诺·科耶亨迟来的救援，却被彻底歼灭。中军余众收到消息后，全都可耻地掉头逃回亚鲁加河彼岸。至于弗尔泰斯特与纳塔利斯则紧追在后，帝国军把所有营地，以及他们本来自恃能拿下维吉马、葛思维冷与拿威格拉德的攻城器械，全都抛下。

正如山顶雪崩后，雪球会越滚越大，崩塌会越来越多，布伦纳之战对尼夫加尔德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戴维特公爵所带领的维尔登军，遇上艰难的时刻，在多场突击战中，被斯格利加的海盗与奇达里士的国王艾塔因给狠狠羞辱了一番。而当戴维特得知在布伦纳发生的事情，当他收到弗尔泰斯特国王与洋·纳塔利斯正拼命追来的消息后，便立刻下令吹响号角，跌跌撞撞地过河跑回琴特拉。一路上，他们靠尸体认路，因为尼夫加尔德战败的消息已传开，维尔登里的异议分子再度起事。然而，留在那斯洛格、洛兹罗格与波得罗格，这些未被夺下的要塞中，都是十分强大的部队，而他们一直到琴特拉和平协议签订后，才扬起幡帜从当地光荣退离。

在亚丁，有关布伦纳的消息则是促使戴马温与韩瑟顿，这两位素来形同水火的国王握手言和，共同挺身对抗尼夫加尔德人，因此由阿尔达·阿波·达西公爵率领前往彭达尔河谷的东军，已无法与这两名同盟国王硬碰硬。有了蜜薇女王的游击兵紧咬尼夫加尔德人的尾巴，以及雷达尼亚军相助，戴马温与韩瑟顿把阿尔达·阿波·达西公爵一路赶到了亚斯德堡下。阿尔达公爵原想应战，但诡异的宿命却教他患上了急病——他在吃过某样东西后，肚中开始刺痛、腹泻不止，两天后便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而戴马温与韩瑟顿——显然是为了历史的正义——不等尼夫加尔德人有所动作，直接在亚斯德堡

下发动攻击。尼夫加尔德虽然在人数上一直有极大优势，但在这场决定性战役中，却被打得溃不成军。平凡的灵魂与才能，战胜了强大而粗暴的力量。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载，也就是在布伦纳村外，门诺·科耶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一点，无人知晓。有人说，他已被杀，尸首在成堆合葬的黄土中已无法辨识。有人说，他逃出生天，因为惧怕帝王的怒气，没有返回尼夫加尔德，而是躲到了布洛奇隆，藏到了德律阿得之中，留在了那旷野中，一把胡子都拖到了地上。不过在那里，他因为忧虑过度，同样也是死了。

在寻常人家之中，则是流传这样的版本——这元帅似乎在夜里回到了布伦纳的原野上，在一座座的坟墓间徘徊，不断大叫：「把我的军队还给我！」最后在山丘上的一棵白杨树上吊自杀，而「绞刑山」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夜里，在这战后旷野出没的幽灵中，也可以看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元帅……

「亚瑞外公！亚瑞外公！」

亚瑞从纸堆中抬起头，调整了下从汗湿鼻头滑落的眼镜。

「亚瑞外公！」一个开朗伶俐的六岁小女孩尖着嗓子大叫道。那是亚瑞最小的孙女，众神保佑，她比较像母亲，也就是亚瑞的女儿，而不是那懒散的女婿。

「亚瑞外公！露西安外婆叫我来跟你说，你今天那些没用的鬼画符已经写够了，还有晚饭前的点心已经在桌上了！」

亚瑞小心翼翼地折起写好的纸张，把墨水瓶塞好。断肢传来阵阵痛楚。天气要变了，他想。要下雨了。

「亚瑞外公——！」

「我来了，希里。我来了。」



他们还没处理完所有伤患，夜便已经深了。最后的那几场手术是靠着照光做的——普通的灯光，从灯里发出的，后来也用上了魔法的光线。马蒂·索得根在度过危机之后，慢慢恢复精神，虽然脸白得像纸，动作像傀儡一样僵硬而不自然，却十分有效率而准确地施魔法。

当他们出来到帐篷外，夜色已是一片漆黑，他们四个人都靠着帐幕，坐了下来。

原野上满是火光。各种火光——不会动的营火，摇摆的火炬与火把。远处的歌声、吟颂、叫喊与欢呼，在夜色中传了开来。

在他们周围的夜色里，也不停传出伤患断断续续的叫喊与呻吟，将死之人的乞求与哀叹，不过这些他们已经没有听见。他们已经习惯了煎熬与死亡的声音，那些声音对他们来说已是平常而自然，就像厚特拉河畔沼泽上的蛙群协奏曲，就像黄金池边金合欢上的蝉只奏鸣曲，俨然已成为这夜的交响曲。

马蒂·索得根沉默地靠在半身人的肩头。优拉与夏妮抱着彼此，依偎在一起，时不时喷出毫无意义的细微笑声。

他们在营帐边坐下以前，都先喝了一杯伏特加，而马蒂与众人分享了她最后的一点魔法——开心咒，通常是用在拔牙的时候。红毛觉得自己被这咒语给唬弄了——结合魔法的饮品并没有让他放松，反而让他紧绷起来；没有减轻虚脱感，反而加深许多；没有让他忘了，反而让他不断想起。

看起来，他想，酒精与魔法只在优拉与夏妮的身上发挥应有的效力。

他转过头，在月光下看见两个女孩的脸上，都挂着银白的泪痕。

他舔了舔发麻、没了知觉的嘴唇，说：「不知道这场战

争是谁赢了，有人知道吗？」

马蒂把脸转向他，但依旧沉默。黄金池畔的金合欢、柳树与赤杨间，蝉娘不断演奏，蛙群呱呱叫。伤患呻吟、乞求、叹息。然复渐渐死去。夏妮与优拉含着泪水咯咯发笑。

□

马蒂·索得根在那场战役后的两个星期死去。她与自由佣兵团里的一名军官燕好，对这场爱情历险却不甚认真，而那名军官正好相反。当喜欢变换口味的马蒂转向一位特马利亚的上尉交好，醋劲大发的军官便将一把刀子刺进了她的身体。军官后来为此被吊死，但治愈师已回天乏术。

红毛与优拉在那场战役过后的一年，死在了马利堡，当时爆发了一场史上最为严重的出血热，出血热又名红死病，又或者是以带入疫情的那艘船为名——卡缇欧娜瘟疫。当时，所有医生与大多数祭司都从马利堡逃走。红毛与优拉当然是留了下来。他们为所有的人治病，因为他们是医者。虽然红死病无药可医，但这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最后两人都染了病，他死在她怀里，死在她用那双丑陋的村姑大掌，给他信赖十足的紧抱中。她在四天后也死了，只身一人。

夏妮死在那场战役后的七十二年，成为一位著名、饱受景仰的奥克森福特大学医学院退休院长。后来几代的外科医师都不断重复她的笑话：「红的跟红的缝在一起，黄的跟黄的，白的跟白的，这样就一定不会错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院长在说完这玩笑话后，总是会暗暗拭去泪珠。

很少。

□

蛙群不断呱叫，蝉娘在黄金池畔的柳树间鸣乐。夏妮与优拉含着泪水咯咯发笑。

「不知道，」又名红毛的战地医师半身人米罗·万德贝克

重复道。「不知道谁打赢了？」

「红毛，相信我，我要是你，根本就不会去担心这种事。」马蒂·索得根感性地说。

第八章完

一株株火苗在高处燃烧，有些炽焰高涨、熠熠生辉，其余的则羸弱微残、颤颤摇摆、黯淡欲灭。然而，在最尽头，有株小小的火苗，十分微弱，勉强燃着芯火，勉强亮着光晕，看似费尽艰辛绽放，又似耗尽心力残喘。

「这株快要熄灭的火苗是谁的？」猎魔士问。

「你的。」死神答道。

《童话与民间故事》

——佛罗伦斯·德兰诺以

第九章

平原一望无际，能直直远眺隐于彼方雾中的青峰。这座平原无疑是片石海，这头有浪潮般的突起与锐脊，那头有尖牙耸立的礁石，而遍布的船舰残骸，更是强化了这石海的形象。排橹船、战船、商船、快帆船、双桅船及长船等，许许多多的船舰残骸，有些看起来好像不久前才航行到这里，有些已只剩成一堆堆几乎无法辨识的甲板与骨架，显然已经在这里没有几百年，也有几十年。

有些船只翻覆，龙骨朝上；有些侧倒在地，好撤被撒旦般的狂风与暴风扔至此地。还有一些看起来，就像正在这片石洋上航行一般，船身四平八稳，船首饰像昂然挺立，船桅直指天顶，残存的船帆、牵索与支索迎风摇曳。这些船甚至有自己的幽灵船员——嵌入腐烂甲板，与船索揪扯不清的船员骷髅——几世纪以来，一直无止尽地航行。

骑士的出现，惊动了漆黑的鸟群，被马蹄声吓到的鸟儿一大群、一大群，大叫着从船桅、帆桁、绳索与骷髅上掠起，在天空聚集片刻后，飞到了峭壁边盘旋。峭壁底下是潭平滑如水银的灰色湖水，峭壁上，有一部分是俯瞰船骸平原的高塔，有一部分是高悬湖面之上，融入陡直岩壁的堡垒，而峭壁的顶端，是座黑暗阴郁的要塞。凯尔佩跳动了下，喷出口气，竖直双耳。这一片船骸骷髅，这一整片死亡之景，令它望而生却，而再度飞回船桅与帆桁落脚的鸟群，也同样令它畏惧。船桅与帆桁因鸟群的重量晃了晃。看来这些鸟儿已经明白自己无须害怕落单的骑士，要是这里有人该害怕，也是那名骑士。

「冷静点，凯尔佩。」希里用着不同寻常的声调说。「这是路的尽头，这里就是正确的地点与正确的时间。」



她凭空出现在大门前，像幽魂般从船骸间穿出。收到乌鸦警告的大门守卫早已注意到她，纷纷用手比着她，大声叫唤同伴。

当她骑马来到门塔时，那里已是人满为患，充斥着激昂的喧闹。所有的人都盯着她。少数几人，如包雷阿斯·蒙和达可瑞·席利帆特等，已经知道、也看过她，而大多数人——斯凯兰从艾冰格附近一带新招募来的佣兵与流氓——虽没亲眼瞧过她，却也听说过她。这一会儿，所有人都一脸狐疑看着这名脸上带疤、背上背剑的灰发女孩，看着那头漂亮的黑色母马。马儿高高扬头喷气，用铁蹄在步道的地砖上敲出声响。

喧闹的人声静了下来。四周变得非常安静，母马宛如芭蕾舞伶，一蹄一步，铁蹄声之响亮，好比铁锤敲在铁砧上。好一会儿后，才有人交架钩镰枪与锆钯，挡住它的去路。一人怯怯比出手势，伸向马儿辔头。母马喷了一口气。

「你们带路吧，带我去找这座城堡的主人。」女孩声音响亮地说。

包雷阿斯·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过他扶住了她的一边马镫，朝她伸出一只手，其余的人则帮着稳住不断跺脚、喷气的母马。

「尊贵的小姐，妳认得我吗？」包雷阿斯小声地问。
「我们已经见过了。」

「在哪里？」

「在冰上。」

她直直看进了他的眼睛。

「我那时没有去看你们的长相。」她无所谓地说。

「当时，妳是那湖的主宰。」他点了点头。「小姑娘，妳来这里要找什么？要做什么？」

「找叶奈法，还有我的宿命。」

「应该说是来找死的。」他轻声道。「这是斯地加堡。我要是妳，会离这里远远的。」

她再度看向他，包雷阿斯顿时明白那眼神代表的含意。

史帝芬·斯凯兰现了身，双手环胸，盯着女孩看了许久。最后，他总算大手一挥，要她跟着自己走。她二话不说，踏出脚步，由着环在身边的那群武装分子戒护。

「奇怪的女孩。」包雷阿斯喃喃道，并打了个寒颤。

「幸好她已经不是我们该担心的问题了。」达可瑞·席利帆特挖苦道。「至于你，我倒是很讶异你会那样和她说话。就是她，这个巫婆，杀了华尔加斯和伏利普，然后又杀了奥拉·哈乐思罕……」

「是夜枭杀了哈乐思罕，不是她。」包雷阿斯打断他。「她在浮冰那里放过了我们。她大可以把我们当小狗仔那样给宰了，丢到冰水里。我们所有人，包括夜枭。」

「最好是。」达可瑞朝庭院地砖啐了一口。「他会和那个巫师，还有邦哈特一起，好好回报她的这份慈悲。你等着看吧，蒙，他们马上就会把她好好治一治，把她的皮一层层剥下来。」

「把她剥皮这事，我当然相信。」包雷阿斯低吼。「因为他们都是嗜虐的人。不过我们既然是为他们做事，也好不到哪去。」

「那我们有得选择吗？没有。」

斯凯兰的佣兵当中，有一人突然小声叫了一下，然后另一个人也跟着附和，有人咒骂，有人叹气。有人不发一语，只用手指向某处。

小巧玲珑的高塔垛口、迭涩、屋顶、壁带、窗台、山墙、雨沟、雨漏与怪面饰上，放眼望去，全是黑色的鸟儿。它们从船骸原悄悄飞来，没有发出一声啼叫。这一会儿，它

们停了下来，无声无息，似在等待什么。

「它们在预告死亡。」其中一名佣兵喃喃说。

「还有腐肉。」另一名补充道。

「我们没得选择。」席利帆特看着包雷阿斯，机械性地重复道。包雷阿斯·蒙看向鸟群，轻声答道：

「说不定，该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时候了？」



他们顺着一道以三座平台分段的巨大阶梯进入山里，走过一整排沿走廊摆设的壁龛雕像，经过一座环绕前庭的回廊。希里大胆地走着，没有丝毫畏惧，无论是架在她四周的武器，或是戒护在她身边的那票恶匪，都没有唤起她心中的恐惧。她说自己已记不得在那座冻湖之上，被她斩杀的对象长相。她说谎。她记得，她记得史帝芬·斯凯兰，也就是现在一脸阴狠、把她带往城堡深处的这人，当初在冰上浑身发抖、牙齿打颤的模样。

现在，按他时时查看左右、一双眼像是要把她烧了的样子看来，似乎还是有点怕她。希里深深叹了口气。

他们进到一座大厅，里头有盏蜘蛛网般的巨大吊灯，天花板则是由几支柱子支撑，呈星状开展的挑高拱顶。当希里瞧见在那里等她的人是谁，恐惧顿时将枯瘦的手指穿进她的五脏六腑，紧紧捏住，在里头大力地挤压、拉扯、扭转她的脏腑。

邦哈特三个箭步来到她面前，两手拧住她胸前的背心，把她楸往自己，让她的脸庞贴近自己那对苍白的鱼眼，然后用气音说：

「地狱一定是很可怕，才会让妳宁愿选择我。」

她没有回答。她在他的鼻息里闻到酒精的味道。

「又或者，是地狱不想要妳，小野兽？说不定，是那座

妖魔之塔在尝过妳的毒液后，觉得恶心，把妳吐了出来？？」

他把她扯得更近。她觉得恶心而别开脸。

「对，」他轻轻说。「妳这样害怕是对的，这里就是妳的终点。从这里，妳逃不了了。这里，就在这座城堡里，我会把妳血管里的血，放得一乾二净。」

「您说完了吧？邦哈特先生。」

说话的这人，她当下便认了出来，是巫师维列佛兹。这个人先是在塔奈岛当上了锷的阶下囚，然后又追杀她到海鸥之塔。当时在那座岛上的他，样子十分英俊，但现在他的脸不太一样，变得丑陋、吓人。

「邦哈特先生，请容许我说一件事。」巫师坐在那张看起来像宝座的椅子上，甚至连动都没动。「我才是这里的主人，而我很荣幸揽下全责，欢迎来到我们这斯地加堡的客人——鼎鼎大名的拉拉·多伦·阿波·夏得哈儿后代、卡兰特的孙女、芭维塔的女儿——来自琴特拉的希里雅小姐。欢迎，请靠过来一点。」

巫师说出的最后那几个字里，已不复见藏在友善面具底下的冰冷玩笑，只剩威胁与命令。希里当下感觉自己无法违抗那道命令，一股恐惧油然而生，十分可怕、令人无法动弹的恐惧。

「靠过来一点。」维列佛兹一字一字地说。现在，她瞧清楚他脸上是哪里不对劲了。他的左眼，比右眼小许多，在青紫发皱的眼窝里一眨一眨，不停疯狂转动，样子很可怕。

「人站得挺直的，脸上也没有半点恐惧。」巫师偏着头说。「佩服。不过，我希望这股勇气不是愚勇。妳可能怀有某些妄想，我就直接先戳破了。邦哈特先生说得没错，妳不可能逃出这里。不管是用瞬间移动，或是妳自己本身的特殊能力，都不可能。」

她知道他说的没错。她之前一直说服自己，要是有个万一，就算到了紧要关头，最起码，她都有办法逃走，躲到时间与空间之中。而现在，她知道这种希望并不切实际，只是妄想。这座城堡因为一股邪恶又充满敌意的陌生魔法不停震动，而这股充满敌意的陌生魔法穿透了她，渗进她的体内，像一条寄生虫，在她的脏腑上爬行，在她的脑子上恶心地蠕动，她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她被敌人的力量箝制，无力反击。

没办法，她心想，我早就知道自已在做什么。我早就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剩下的，确实都是妄想。该来的，就让它来吧。

「好极了。」维列佛兹说。「妳对情势的评估是正确的。该来的，一定会来。更精确地说，是会按我的决定进行。好奇问一下，我亲爱的小姐，我会下怎样的决定，妳也猜到了吗？」

她还来不及克服痉挛、干涸的喉咙，说任何话之前，他又再度抢先臆测她的思绪。

「妳当然知道，妳可是世界之主、时空之主啊。对，没错，我亲爱的小姐，妳的拜访并没有让我惊讶。妳从那座湖逃去哪里，又是用什么方法办到的，我全都一清二楚。我知道妳在那边和谁，还有什么东西见过面。我知道妳是用什么方法来到这里。我不知道的只有一样——妳是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来的吗？这一路上，妳有很多体验吗？」

「哦，妳不用告诉我。」他带着下流的笑，再度抢了她的话。「我知道，那很有趣，充满激情。瞧，我已经等不及要自己试了。我非常羡慕妳的天分，妳得与我分享它，我亲爱的小姐。对，『得』这个字用得很恰当。妳一天不与我分享妳的天分，我就不会对妳放手，不管白天或黑夜，都不会放手。」

希里终于明白，压迫她喉咙的不只是恐惧。巫师用魔法

箝制了她，掐住了她。他在嘲笑她，他在羞辱她，当着所有人的面。

「放了……叶奈法。」她大力咳了起来，甚至拱起了背。「放了……她。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

邦哈特放声火笑，史帝芬·斯凯兰也嗤之以鼻。维列佛兹用小指抠了抠那颗可怕眼睛的眼角。

「妳应该没笨到这种地步，应该知道不管怎样，我都能对妳随心所欲。妳的提议很崇高，也因此显得可悲和可笑。」

「你需要我……」尽管费了很大一番力气，她还是扬起了下巴。「好和我生孩子。这是所有的人都想要的，你也一样。对，我是被你箝制，但我是自己来到这里……虽然你派人追我绕过半个世界，却没有抓到我。我是自己来到这里，自愿让自己落入你手中。这是为了叶奈法，为了她的命。对你来说，这很可笑？那就试试对我用暴力、用强迫的……我保证让你下一秒就笑不出来。」

邦哈特跳近她，挥动马鞭。维列佛兹做了个看似不经心的手势，轻轻动了下手掌，但仅是这样，便已足够，马鞭从恶徒手中飞出，而他则一个重心不稳，撞到放煤炭的推车。

「邦哈特先生，看来，您对客人该守的本分有理解上的困难。」维列佛兹说。「我很乐意再提醒您一次——身为客人，不该破坏主人家的家具与艺术品，不该偷窃细小物品，不该弄脏地毯和比较不好打扫的地方，不该不守规矩、和其他宾客动手。而最后这一点，至少要等到主人动过手、施完暴了才行。只要主人没表示，客人就不能施暴、不能动手。从我刚刚说的这段话，希里，妳也应该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妳不会？那就让我来帮妳。妳自己送上门，放弃了所有的主张，同意让我对妳做任何我想做的事，而妳却认为这个提议很大方。妳错了。因为，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可以对妳做任何我必须做的事，而不是什么我渴望的事。比方

说，我渴望把妳的眼睛至少挖出一颗，当作是塔奈岛的复仇，但我不能，因为我怕妳会挺不过去。」

希里当下明白，如果自己现在不发难，就永远没机会了。她一个半回旋，拔出飞燕剑，但整座城堡顿时天旋地转，然后她感觉到自己跌倒在地，还撞到一边膝盖，整个人痛得蜷缩起来，额头几乎要垂到了地砖。她奋力制住反射性的呕吐感，剑却从指间滑了出去，被某个人捡了起来。

「对——了。」维列佛兹拉长声调说，并把下巴靠在合并的双掌上，好似祈祷一样。「我刚刚说到哪儿了？喔，对，没错，说到妳的提议。叶奈法的命与自由换……换什么？妳的投降，自愿的，没有强迫与威逼？我很遗憾，希里，我要对妳做的事，少了强迫与威逼，可是不行的。」

「对，对。」他兴致盎然地看着女孩又咳又喘，不断吐掉口水，试图呕吐，再度重复道：「少了强迫与威逼可是不行的。我向妳保证，我要对妳做的事，妳永远都不可能自愿接受。所以，妳看，妳的提议不管怎么说，就是可悲又可笑，而且一点价值都没有。因此，我拒绝。来吧，把她带走，直接带去实验室。」



这里的实验室和希里在艾兰德的梅莉特列神殿里看到的，没有太大差异。一样干净明亮，有一张张长板桌，上头也都摆满了各种玻璃容器、罐子、曲颈瓶、烧瓶、试管、管子、嘶嘶冒泡的蒸馏器，还有许许多务奇形怪状的仪器。这里也和艾兰德那里一样，充满乙醚、酒精、福马林的刺鼻臭味，还有一种让人闻着就觉得害怕的味道。即使是在那边，在她熟悉的神殿里，在亲切的祭司与亲切的叶奈法身边，只要待在实验室里，希里总会觉得害怕。而在艾兰德那里，可是没有人会把她强行拖进实验室，没有人会把她粗鲁地按到椅子上，没人会像铁钳一样抓住她的肩膀与双手。在艾兰德那里，实验室正中央没有一张可怕的铁椅，而且形状很明显

就是为了凌虐椅子上的人而设计。那里没有一堆穿着白衣、剃了光头的家伙。那里没有邦哈特。那里没有兴奋得脸泛潮红，迫不及待舔舐嘴唇的斯凯兰。那里也没有一颗眼睛正常，另一颗眼睛小不隆咚，又一直乱动吓人的维列佛兹。

维列佛兹站在一张摆了可怕器具的桌子前，把它们摆弄了好一会儿后才转过身。

「我亲爱的小姐，妳瞧，」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她走来。「妳对我来说，是获得力量与权力的关键之钥，我指的不只是统治这个世界的权力。这个世界一无是处，而且马上就要面临毁灭的命运。我要的是统治所有世界的权力。统治异界交会后，在所有时间与空间的范畴下所产生的世界。妳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那些时空的某一部分，妳已经去过了。」

过了一会，他一边卷起袖管，一边又接着说：「我很不好意思承认，不过权力十分吸引我。这很微不足道，我知道，不过我想当统治者。当一个受人跪拜的统治者。一个人们会单单因为我坐上这个位子，就大肆赞颂的统治者。一个——我们这么说吧——凭一己之愿，就能把世界从灾难中解救出来，进而受到百般推崇的统治者，而这所谓的救世之举，实则只是一种恣意妄为。我会宽宏大量，给信服我的人奖励；我会无比残酷，给不听话、不愿屈服的人处罚。喔，希里，一想到这，我的心里就觉得高兴。所有人将世世代代向我祈求祷告，为了我而祷告，为了歌颂我的慈爱与悲悯而祷告，那将会是我灵魂的甘蜜、香甜的蜜露。世世代代的人，希里，所有的世界。把耳朵给我竖直了。听见空气中传来的声音了吗？那是饥饿、恶火、战争，以及维列佛兹的愤怒……」

他的指头在她面前动了起来，几乎要碰到她，然后又突然掐住她的双颊。希里大叫一声，奋力挣扎，却被他抓得死紧，她的嘴唇开始颤抖，维列佛兹见状，咯咯笑了起来。

「命运之子。」他激动地嘲笑她，嘴角泛起一片白沫。「阿因恒伊凯尔，神圣的上古精灵之血……现在变成专属于我了。」

他突然挺直身子，抹了抹耳朵，声调也回到原有的冷酷：

「多少愚蠢的人与神秘主义者，试图要把那些愚蠢的故事、传奇与预言套到妳身上，追踪妳身上带有的基因，那个妳从祖先那里得到的继承。他们错把水池上的倒影认作天上的繁星，定下扑朔迷离的假设，误以为那基因有多大可能，会继续进化，在妳孩子或妳孩子的孩子身上达到力量全满。他们以为在妳身边有一股迷人的光环围绕，还有香烟袅袅，但事情真相却平庸多、乏味多了。要我说，是庸俗得平淡无奇。我亲爱的小姐，重点在于妳的血。我指的就是单单字面上的意思，没有半点诗情画意的引申。」

他从桌上拿起一支尾端是微微弯曲的极细管子，长度约半呎的小型玻璃注射器。希里觉得嘴里一阵干涩。巫师将注射器拿到灯下看了看，冷冷地说：

「再过一会，妳就会被脱光衣服，按到这张扶椅上，就是妳如此好奇盯着看的这张。虽然到时候的姿势会不太舒服，但妳得在这张扶椅上待一段时间，而有了这一个妳同样也看得入迷的器具辅助，妳将会受孕，放心吧，不会很可怕。在药力作用下，妳几乎全程都会处在半昏迷的状态。那些药我会直接送进妳的血管，好确保能正确植入胚胎，避免子宫外孕。妳不用怕，我很有经验，这我已经做过几百次了。虽然我从来没在被命运选中的人身上做过，不过我想命定之人的子宫与卵巢，和寻常女孩的相比，差异应该没那么大。」

维列佛兹接着灌迷汤说：「而现在说到最重要的事，这可能会让妳担心，又或许会让妳高兴，不过妳要知道，这孩子妳不会生下来。天晓得，说不定这孩子也会是个天赋异

禀、万中选一的孩子，注定要当救世主与万王之王。不过这一点没有人能保证，而我也不打算等那么久。我需要的是血，更精确地说，是胎盘血。只要胎盘一成形，我就会把它从妳腹中拿出来、而我剩下的计划与目的呢，我亲爱的小姐，就如妳想见的，和妳没有关系，所以告诉妳也没有意义，只会变成不必要的挫折。」

语毕，他不再开口，刻意营造效果十足的停顿。希里无法克制不断发抖的双唇。

「现在呢，」巫师戏剧性地行了礼，「请上座吧，希里雅小姐。」

「应该要叫叶奈法那只母狗来看。」邦啥特亮出灰白胡髭底下的牙齿。「这是她应得的！」

「当然。」维列佛兹带笑的嘴角上，再度出现一团白沫。「受精毕竟是件神圣的事，令人兴奋，也十分庄严，这可是她身边亲近的家人都该辅佐的过程。而叶奈法可以说是她的准母亲，这种角色在原始文化里，对女儿的新婚之夜，可是参与得颇为积极呢。来吧，把她带过来！」

「说到受精这件事嘛……」邦哈特俯身倾向希里，而巫师那群剃了光头的助手已开始为她宽衣，「维列佛兹先生，难道不能用普通一点的方式吗？用上帝教导人类的方式？」

斯凯兰摇着脑袋哼了一声。维列佛兹微微皱起眉头，冷冷否决道：

「不能，邦哈特先生。不能。」

一直到现在才明白事情严重性的希里，高声吼了出来。接着，她又吼了第二次。

「好了、好了。」巫师皱起眉头。「勇敢一点，咱们可是昂着下巴、举着宝剑进到了狮子穴，现在咱们却怕起一根小小的玻璃管子？可耻啊，我的小姐。」

不过，视羞耻为无物的希里，第三度扯开喉咙大叫，那

叫声之大，连实验室里的器皿都发出共鸣。

而整个斯地加堡也在霎时间以吼声与警报回应，

□

「年轻人啊，听着，苦日子就要来啰，」背部插着根锐钯的札达里克一面重复先前的话，一面抠着路面石砖间的干燥粪土。「喔，你们会看到这么一天的，我们这些可怜人的苦日子就要来啰。」

他看了下身旁的人，却没有任何一个哨兵对他所说的话发表意见；跟守卫一起留在城门的包雷阿斯·蒙也没有接下发言权。他之所以会在那里，是出于自身的意志，而非命令使然。他大可像席利帆特那样跟随夜枭离开，可以亲眼看见湖中女士身上即将发生的事，看见等着她的是怎样的命运，不过包雷阿斯并不想看。他宁愿待在这里，待在院子里，待在澄空下，跟那女孩被带去的上城厅室离得远远的。在这里，他很确定，就算是她的尖叫，也传不过来。

「那团黑鸟是个坏兆头。」札达里克把头偏向那群依旧坐在城墙与壁带上的乌鸦。「那个骑着黑母马来的小丫头可是个坏预兆啊。我告诉你们，我们在这里帮夜枭做的是坏事。有传闻说，夜枭他已经不是验尸官，也不是什么高贵的大人，而是跟我们一样，被流放了。说是大帝气他气疯了。要是我们跟他一起被逮到，那我们这些可怜人就得过上苦日子了啊。」

「是啊，是啊！」另一名哨兵附和道。这人留着小胡子，帽子上插了黑鹳羽做装饰。「我们被绑上木桩的日子不远了！惹火大帝可是非常不妙的事。」

「喂，你们啊，大帝可能没啥时间管咱们。」第三名哨兵也插上嘴。这人不久前才来到斯地加堡，是斯凯兰招聘的最后一批佣兵。「他现在可忙着处理那些动乱。听说啊，北方不知道哪边，打仗打得可凶了。北地林格人把帝国大军打得稀里哗啦、头破血流呢。」

「这么说来，」第四名哨兵加入讨论。「我们和夜枭待在这里，说不定也没那么糟啰？和赢的一方站在一起，总是比较好吧。」

「当然比较好。」那个新来的说。「照我看，夜枭的赢面是越来越大了，而待在他身边，我们也能跟着出头！」

「哎，你们这群小伙子。」札达里克把身子靠在锐耙上。「真是蠢得和猪头一样。」

黑色鸟群在震耳欲聋的振翅声与叫声中起飞，盘旋在堡垒四周，形成一道遮去天色的黑幕。

「搞什么鬼啊？」哨兵中的一人抱怨道。

「请打开城门。」

包雷阿斯·蒙突然闻到一股强烈的草药味，那是鼠尾草、薄荷与麝香的味道。他咽了口唾沫，甩了甩脑袋，然接闭上眼再睁开。不过这一点用都没有。那名削瘦、修长，看起来像个征税官的男子，依.旧站在那里。他就这么凭空出现在他们身旁，完全没打算消失。他就这么站在那里，紧闭的双唇上勾着微笑。这景象，让包雷阿斯的头发差点没把帽子顶起来。

「请打开城门。」带着笑容的高贵大人再度说了一次。「不要有任何拖延。说真的，这样会比较好。」

札达里克的锐钯哐当一声倒了下去。他僵直站着，一张嘴无声地动了动，眼中一片空洞。其他人往城门走去，脚步僵硬而不自然，有如一个又一个机器人。他们拿下了挡门木，敲掉门锁。

四名骑士踏着响亮的马蹄闯入庭院。

其中一人发色白如雪，手上的剑如闪电挥动。另一名是发色浅淡的女子，在奔驰的马背上拉满了弓。第三名骑士是年纪颇轻的女孩，一个手起刀落，札达里克的太阳穴便让她的弯刀给剖了开来。

包雷阿斯·蒙抓起掉在地上的锐钯，挡在自己和女孩之间，但第四名骑士突然出现，居高临下。这人的头盔两侧都嵌了猛鸷翼，高举的剑发出刺眼亮光。

「住手，卡希。」白发男子厉声道。「别浪费时间和体力。米尔娃、雷吉思，往这边……」

「不。」包雷阿斯喃喃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这边……这边过去是回墙，死路一条。你们要走那边，走那些阶梯……到上城。要是你们打算救湖中女士……动作就得快一点了。」

「谢了。」白发男子说。「谢谢你，陌生人。雷吉思，你听到了吧？带路！」

一会儿后，庭院里留下的，只有一具具尸首。而包雷阿斯·蒙依旧靠着锐钯，抖个不停的双腿让他无法放手。

乌鸦扯着嗓子在斯地加堡上方盘旋，化成一片墨云从四面八方笼罩塔楼与堡垒。

□

佣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报告情况，维列佛兹一派平静地把话听完，脸上波澜未掀，宛若石像，但那颗不断转动的眼珠，却泄露了情绪。

「最后一刻的救援。」他说得咬牙切齿。「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天底下不会有这种事，就算有，也只是露天剧团会演的桥段，不过意思是一样的。来，让我开心一下吧，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你想出来的，这么说吧，是你编的闹剧。」

「这不是我编的！」佣兵愤怒地说。「我说的都是真的！有一帮……一帮人马闯进来了……」

「好，好。」巫师打断他。「我说笑的。斯凯兰，这件事你亲自出马。这是你证明自己的佣兵部队，到底值不值我给的黄金的时候。」

夜枭跳了起来，激动挥着双手，吼道：

「维列佛兹，你不觉得太轻敌了吗？你，看起来，不清楚事情的严重性！要是城堡受到攻击，那表示他们是恩菲尔的军队！而这表示……」

「这什么也没表示。」巫师截断他的话，「不过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好，要是有我站背后，能为你提振士气，那就来吧。我们走。邦哈特先生，您也是。」

「至于妳，」他把那颗可怕的眼珠盯在希里身上。「别打鬼主意。我知道是谁在演这场廉价的救援闹剧。而我向妳保证，我会把这场廉价闹剧，变成一场恐怖剧。」

「喂，你们！」他朝侍仆与助手点了点头。「把这女孩套上敌魔力特，关进的牢房上三道锁，一步都不准离开牢门。出了事，你们就拿头来见。明白了吗？」

「是的，主人。」



他们闯进一条走廊，再从走廊进到一间充满雕像，堪称雕刻品展示间的大厅。他们一路畅行无阻，只见得几名侍仆，但那些侍仆一见他们，便都脚底抹油跑光了。

他们沿阶梯往下跑。卡希一脚踹开门，安古兰带着气势万千的吼声闯进去，弯刀一扫，撞掉门边权当守卫的装饰铠甲头盔。安古兰在发现自己杀错对象后，爆笑出声。

「哈，哈，哈！你们看」

「安古兰！」杰洛特唤回她的理智。「别呆站着！快走！」

一道门扉在他们面前打开，里头有几道人影晃动。米尔娃二话不说，将弓拉满，射出一箭。有人发出惨叫。门关了起来。杰洛特听见门栓重重拴上。

「快、快！别杵在那里！」他叫道。

「猎魔士！这样瞎跑没有意义。我去……我用飞的去侦

查。」雷吉思说。

「去吧。」

吸血鬼好似被风吹走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杰洛特没时间对这情景惊讶。

他们再度撞见一票人，这一回对方身上有武装。卡希与安古兰呐喊着往他们冲，而那票人则四处散逃。对方之所以会有如此反应，主要还是卡希和他那顶令人印象深刻的翼盔。

他们冲进回廊，来到一间有前厅的画廊。通往城堡深处的门廊与他们相隔约二十步，但此时回廊对面出现了好几道身影。呐喊声在空气中回荡、箭声四起。

「找掩护！」猎魔士大喊。

啸声嗖嗖，一支支飞箭如冰雹落下。箭镞在地砖上击出火花，射掉墙上的饰板，弄得他们一身粉尘。

「机下！到栏杆后面！」

他们趴下身子找掩护，分别躲到雕叶螺旋柱后方。不过，他们并没有全身而退。猎魔士听见安古兰发出一声惨叫，看见她按住手臂，而鲜血马上染红了她的袖子。

「安古兰！」

「没事！只是擦伤而已！」女孩大声响应，声音只有些微颤抖，证实了他心底的推测。如果箭矢击碎骨头，安古兰可是会吓得当场昏倒。

画廊里的弓箭手不停发箭，并大声呼唤援助。有几人跑向一旁，打算从比较好的角度射击被困住的一行人。杰洛特咒骂一声，估算下他们与拱廊的距离。这虽然不见得是最理想路径，但留在原地，必死无疑。

「我们冲过去！」他大喊，「准备！卡希，去帮安古兰。」

「他们会把我们射成肉酱！」

「我们冲过去！这是唯一的路！」

「不！」米尔娃一边喊道，一边抓着弓箭站了起来。

她挺直了背，站出射箭姿势，宛如一尊大理石雕——一尊举着弓的亚马逊女战士。画廊里的弓箭手见状，纷纷放声大叫。

米尔娃放掉弓弦。

弓箭手中的一人往后飞去，背部重重撞在墙上，而墙面喷出一朵像是八脚章鱼的血花，画廊里传出了呐喊，混合了怒气、气愤与恐惧的嘶吼。

「伟火的太阳啊……」卡希惊叹道。杰恪特朝他的手臂抓了一下。

「我们冲！去帮安古兰！」

画廊里的弓箭手将目标全都放在了米尔娃身上。纵使周遭墙灰飞扬，被箭镞抄起的大理石屑与断箭碎片四处喷溅，米尔娃却是不动如山。她冷静地放掉弓弦，惨叫声便跟着再度响起，这第二名中箭的弓箭手，像布做的假人一样摔在地上，血水与脑浆的混合液溅了同伴一身。

杰洛特见画廊里的守卫窜逃而出，趴跌在地砖上找掩护，好避开不知何时会冒出的箭矢，便喊道：「趁现在！」弓箭手中只有三人胆识够大，敢继续放箭。

一支利箭射中石柱，洒了米尔娃一身墙灰。她把垂落面前的发丝吹掉，再度拉紧弓。

「米尔娃！」杰恪特、安古兰与卡希冲进拱廊。「别管了！快走！」

「再一箭就好。」米尔娃嘴角抵着箭羽说。

弓弦发出一声脆响。胆识够大的三名弓箭手中，有一人拱起背跌落栏杆，摔在庭院地砖上。余下两人见状，吓得魂

都飞了，趴在地上匍匐而逃，赶来援助的那批帮手，也没人抢着跑出画廊当米尔娃的箭靶。

不过，有一人例外。

米尔娃当场将他评估一番。那是名个头不高，身材细瘦的肤色黝黑男子。他左手前臂套着擦得晶亮的护甲，右手戴了射箭手套。米尔娃看见黝黑男子如何举起一张外型精美、弓把弯曲且经过雕饰的复合弓。她看见他如何流畅地将弓拉开，看见拉到全满的弓故如何在他黝黑的脸上画出线条，看见红色箭羽如何触碰他的脸颊。她看见他正确瞄准目标。

她举起弓，流畅拉开，并在拉弓的同时瞄准目标。弓弦触碰她的脸，箭羽抵在她的嘴角。

□

「玛丽亚，用力，用力。要拉到嘴巴。用指头转动弓弦，别让箭掉下马鞍了。手掌用力拉到脸颊。瞄准！两只眼睛都要张开！现在，屏住呼吸。放箭！」

纵使弓弦上了羊毛护弦，还是把她的左前臂给割痛了。

她的父亲原想出声，一阵突如其来的咳嗽却让他开不了口。他越咳越严重了，年纪还小的玛丽亚·巴林格放下弓，心里如是想着。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常咳了。昨天他在瞄准公山羊的时候咳得很厉害，所以午餐的饭桌上就只有煮藜菜。我讨厌煮藜菜，我讨厌饿肚子，我讨厌过苦日子。

老巴林格吸了口气，喘得十分严重。

「妳的箭和中心差了一扠，丫头！整整一扠！我不是说过放箭的时候不要抖吗？妳却蹦来蹦去，好像屁股里有蜗牛在爬一样。而且瞄准也瞄太久了。手都酸了才放箭！妳这样只是在浪费箭！」

「可是我射中了啊！而且才没有差到一扠，离中心只偏了半扠。」

「别给我顶嘴！真是，众神这是在惩罚我，没给我儿

子，反倒把妳这没用的东西送过来。」

「我才不是没用的东西！」

「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再射一箭，想清楚我讲过的东西。妳要像插进土里一样，给我站稳了。瞄准与放箭的速度要快。妳皱什么眉？」

「因为你触我楣头。」

「我是妳老子，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快射。」

她一边吸着鼻子，一边拉开弓，一副快哭的样子，而他注意到了。

「玛丽亚，我爱妳。」他闷闷地说。「永远别忘了这点。」

箭羽一碰到嘴角，她便把箭放掉。

「好，好，我的女儿。」父亲说。

然后，他再度剧烈咳了起来，咳得非常厉害。

□

皮肤黝黑的弓箭手当场断气。米尔娃的箭重重射入他的左腋下，有超过半支箭杆都埋在身子里，击碎好几根肋骨，戳烂他的心肺。

而黝黑男子早一秒钟放出的红羽箭，射入米尔娃下腹，击碎她的髋骨、戳破她的肠道与动脉后，穿背而出。她像被槌子打中般，倒落地面。

杰洛特与卡希同声大叫，毫不畏惧画廊里的弓箭手于此时再度举弓，便跳出藏身的门廊，在箭雨中一把抓起米尔娃，将她拖走。其中一支箭在卡希头盔上敲出脆响，而另一支箭——杰洛特敢发誓——梳过了他的头发。

米尔娃身后留下一道又宽又亮的血带，而他们将她安置的地方，也在转瞬间形成一滩血洼。卡希颤着双手不停咒骂，杰格特觉得他已几近绝望，也几近疯狂。

「阿婶！阿婶！不要死——！」安古兰哭叫道。

玛丽亚·巴林格张开嘴，咳得十分吓人，吐血染红整个下颔。

「我也爱你，爸爸。」她说得极为清楚。

接着她就死了。

□

那票光头助手无法制住不断挣扎、吼叫的希里，于是另一群随从赶来帮忙。其中一人被踢中，跳了开来，缩成一团蹲下，两手按住鼠蹊，不断大口吸气。

但这个举动只是更加激怒其他人。希里后颈被打了一拳，脸上也被赏了一大巴掌。他们把她转了过去，有人朝她腰部重重踹了一脚，有人坐在她的两边小腿肚上。光头助手中，有一名眼睛是邪恶金绿色的年轻男子跪到她胸上，十指嵌入她的发中大力拉扯。希里发出惨叫。

不过，那助手也跟着惨叫，而且两眼瞪得老大。希里看见一道道血涓从他的光头流下，形成一个可怕的图案，玷污了他身上的白袍。

下一秒，实验室里已成了人间炼狱。

家具翻倒的重响接二连三传来。刺耳的碰撞声与玻璃的破碎声，混上人类的惨叫声，不断响起。倒了满桌满地的药汤、药水、炼金药、萃取液，还有林林总总的魔法物质混在一起，相互结合，有些还滋滋作响，炸出团团黄烟。一时间，周遭充满了极具腐蚀性的臭味。

希里透过呛出的泪水，在那烟团中看见了一个像是巨大蝙蝠的黑色物体，以飞快的速度在实验室里飞梭扫荡。她看见那蝙蝠是如何在飞行中勾人，看见被勾中的人又是如何大声摔落。一个试图逃开的随从就在她的目睹之下，从地板被勾了起来，摔在桌上，然后在撞碎的曲颈瓶、蒸馏器、试管与烧瓶之中，不断抽动、呕血、尖叫。

打翻的混合物喷溅到灯火上，发出滋滋声与恶臭，接着实验室里突然爆出火焰。热浪打散了烟雾。希里咬紧牙关，免得自己叫出声。

在那张为她特别准备的钢制扶椅上，坐着一名男子，他身材削瘦修长，穿着高雅的黑色服装。男子平静地咬吮挂在他一边膝上的光头助手。那助手不断发出细微的尖叫声，痉挛抖动，伸直的手脚有节奏地上下抽搐。

鬼火般的火焰在锡制桌面上舞动。曲颈瓶与烧瓶一个接一个大声爆裂。

吸血鬼将尖锐的獠牙从祭品的颈子拔出，有如煤玉的黑色眼珠就这么盯在希里身上。

「总会有些时候，不得不好好吸个够。」他一边舔掉唇上的血，一边用清楚的声调说。

「别怕。」在瞧见她的表情后，他露出一抹微笑。「别怕，希里。我很高兴自己找到妳了。虽然妳可能会觉得很诡异，不过我是猎魔士杰洛特的同伴。我与他一起来这里救妳。」

一名武装佣兵闯入实验室。杰格特的同伴把头转向那人，发出嘶声，露出獠牙。佣兵吓得高声尖叫，而那叫声快速远去，却久久未绝。

艾墨·雷吉思将维列佛兹的助手那了无生气、如破布般瘫软的身体从膝上丢下，站了起来伸展了下，那动作十成十像一只猫。

「谁会想得到呢？」他说：「外表看起来不怎样，但身体里流的血竟这样可口。这就叫作内秀。希里雅，容我带妳去找杰恪特吧。」

「不。」希里低声说。

「妳不用怕我。」

「我不怕你。」她反驳道，努力遏止拼命想打颤的牙

齿。「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叶奈法也被关在这里，我得尽快把她救出来。我怕维列佛兹会……求求您，先生……」

「艾墨·雷吉思。」

「好心的先生啊，请您警告杰洛特，说维列佛兹在这里。他是个巫师，法力强大的巫师，叫杰洛特要小心他。」

□

「你要小心。」雷吉思看着米尔娃的尸体，将话转述给他。「因为维列佛兹是个法力高强的巫师，而她则要去救叶奈法。」

「快！」他大声吼道，好吼醒垂头丧气的同伴。「我们走！」

「我们走。」安古兰站了起来，擦掉泪水，「我们走！他妈的该是好好扒几张皮的时候了！」

「我感觉浑身充满力量，」吸血鬼龇牙咧嘴，露出阴森的笑容。「要我把这一整座城堡都搞得天翻地覆，大概也没有问题。」

猎魔士狐疑地看向他，说：「我想应该不用到那种地步，不过你们打上去制造点混乱，好让人不会注意到我。我试着去把希里找回来。吸血鬼，你放她自己一个人，这很不好，很不妥。」

「这是她要求的。」雷吉思平静地解释道。「当时她的语调和态度都不容人置喙。我承认，这样的她让我很意外。」

「我知道。你们上楼去吧。保重！我试着去把她和叶奈法找回来。」

□

他找到了她，而且没花多少时间。

他在走廊转角处突然跑出来，对方完全没有预料到。而

眼前的景象让他的肾上腺素瞬间飙高，甚至刺痛掌面的血管。

几名守卫正在拉着叶奈法走过长廊。女巫身上的衣裳破烂，还被链子拴住，但这不妨碍她挣扎、踢人，像个老骑兵一样大骂不止。

杰洛特没给那群守卫时间消化惊讶，只用手肘朝其中一人短短撞了一下。那打手发出狗一般的哀号，一个踉跄，哐啷撞向壁龛里的盔甲武士，把头给撞破了，身体也顺势滑了下去，把整个装饰盔甲抹得都是血。

剩下的人——总共三人——放掉叶奈法，跳了开来，但第四个人除外。那人楸着女巫头发，刀子就抵在她颈边的敌魔力特项圈上。

「别过来！」那人叫道。「我会割断她的脖子！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也不是。」杰洛特转起剑，直视那名打手的眼睛。打手没坚持住，放开叶奈法，加入他的伙伴，此时，所有人手里都已拿了武器。一人从墙上的武器饰盘拔下历史悠久，但外表杀伤力十足的斧枪。这些人都伏着身子，犹豫着要进攻还是防守。

「我就知道你会来。」叶奈法骄傲地挺直了背。「杰恪特，让这群恶棍见识见识猎魔士的剑有怎样的能耐。」

她高高举起双手的镣铐，拉直锁链。

杰路特双手握住夕希尔，头微微偏了下，量好距离，然后一剑砍下，速度之快，没人见到剑身挥动。

链环哐地一声掉到地上。守卫当中的某一人发出惊叹。杰洛特将食指移到护手上方，把剑柄握得更紧。

「站好了，叶。把头偏一下。」

女巫根本连动都没动。剑身撞击金属的声音非常轻微。

敌魔力特颈圈掉到手铐旁。叶奈法的颈上只渗出一小珠，仅仅是小小一红点。

她一边揉着手腕，一边发笑，然后转向那群守卫，但他们没一个人敢承受她的目光。

手持斧枪的那人好似吓到一样，小心翼翼地将那远古兵器放在地上，生怕发出任何声响，讪讪地说：

「这种对手还是留给夜枭自己来打吧，我还没活够呢。」

「是他们逼我们的……」第二个人也一边后退，一边喃喃地说。「是他们逼我们的……我们不是自愿的……」

「说到底，」第三个人舔了舔嘴唇。「我们也没有为难您婀，夫人……您被关的时候……您给我们作证啊……」

「滚。」叶奈法说。从敌魔力特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她背挺得老直，头也骄傲地扬着，看起来宛如巨人，一头蓬乱的黑发好像要碰到拱顶似地。

那群守卫快手快脚，没有半点踌躇，跑了个精光。叶奈法缩回原本的大小，一把投入杰洛特怀里，圈住他的脖子。

「我知道你会来救我。」她一边寻找他的双唇，一边喃喃地说，「我知道你会来救我，不管发生过什么。」

隔了一会，他一边换气，一边说：「我们走吧，还有希里。」

「希里，」她确认道。而下一秒，她眼里便燃起令人生惧的紫色火焰。

「还有维列佛兹。」



一名拿十字弓的打手从墙角跳出来，高吼一声，朝女巫射了一箭。杰洛特像条弹簧一样跳起来，把剑一挥，打回去的弩箭便插在弩弓手的头顶之上，距离近到让他不禁缩了

头。他还来不及把身子打直，猎魔士已经跳过去，像剁鲤鱼那样，把他大卸八块。

再过去的走廊上还有两个人，手上也都拿着弩弓，也都发了箭，不过他们的手抖得太厉害，没办法瞄准。下一刻，猎魔士已经逼近跟前。他们随即被杀死。

「叶，要走哪边？」

女巫合上眼，集中心志。

「这边，走这条楼梯。」

「妳确定是这条路？」

「对。」

他们在走廊转弯处遇到攻击，而不远处有座雕饰拱门。对方至少有十人，而且配备的武器甚至有长矛、阔头枪与三尖枪，看来个个胸有成竹、蓄势待发。即便如此，这些人还是被他们三两下便解决了。一人当场被叶奈法掌中射出的火焰球击中胸口。杰洛特身子一旋便转入剩下的人中央，矮人打造的夕希尔发出闪闪剑光，像条蛇般嘶声连连。在四个人倒下之后，余下的人纷纷弃战而逃，金属与重物敲撞声顿时充斥在各个走道间。

「叶，妳还好吗？」

「再好不过了。」

维列佛兹站在雕饰拱门下。

「你真让我佩服。」他平静地高声地说。「真的很佩服，猎魔士。你很天真，也蠢得无药可救，不过你的战斗技巧确实引人注目。」

「你手下那票土匪，」叶奈法也平静地回答。「才刚吓得落荒而逃，把你留给我们处置。把希里还给我，我们就放你离开，不会动你一根寒毛。」

「叶奈法，妳知道吗？」巫师亮出两排牙齿。「这是我

今天第二次听到这么慷慨的提议。谢谢，谢谢。而这是我的答案。」

「小心！」叶奈法大叫往后一跳，杰洛特同样也往后一跳。闪躲的时机恰到好处。巫师伸出双手射出一条火柱，他们刚才站的地方，顿时变成滋滋作响的黑色黏稠物。猎魔士擦了擦脸上的黑灰与剩余的眉毛，见维列佛兹又伸出手，立刻身子往旁一潜，躲到柱子底座的地板上。一道巨响随即传来，教人耳朵都要发疼，连城堡的地基都跟着晃动。

□

巨大的响声在整座城堡中回荡，墙面纷纷震动，吊灯也摇晃出声。一幅巨型金框肖像油画掉了下来。

一票佣兵从前厅跑来，个个眼中充满惊恐。史帝芬·斯凯兰厉眼横扫，让他们的头脑冷静下来，然后端出如战神再世的表情与声调，叫众人回归秩序。

「发生什么事了？说！」

「验尸官大人……」一人喘着气说，「那边很危险啊！在那边的都是恶魔和魔鬼啊……他们的箭百发百中……砍人的那股狠劲可吓人了……那边是死路一条……到处都是血啊！」

「已经死了十个人……说不定还不只……而那边……您听到了吗？」

一声巨响再度传出，城堡跟着晃动。

「魔法。」斯凯兰喃喃道。「维列佛兹……好了，我们去瞧瞧到底是谁在打谁。」

又一名佣兵跑来，脸色惨白，一身墙灰，好一会儿，连一个字都挤不出来，等到终于开口，却是双手乱挥，声音不住颤抖。

「那边……那边……怪物……验尸官大人……有一只好大的黑蝙蝠……就在我眼前，把人的脑袋活生生给拔掉

了……血都喷出来了！他却『嗖、嗤、嗖』地飞来飞去，笑得可大声了……您看，他的牙齿长这样！」

「咱们可不敢把头伸出去啊……」夜枭背后有一人悄悄说。

「验尸官大人，那些是幽灵。」包雷阿斯·蒙决定要出声。「我看到……年轻的公爵卡希·阿波·凯罗，可是他明明就死了。」

斯凯兰看着他，什么话也没说。

「史帝芬大人……」达可瑞·席利帆特咕哝道。「我们这到底是在和什么人打？」

「那些都不是人。」某个佣兵哀叫道。「都是些巫师，是地狱里来的魔鬼！光靠人类的力量，不可能有办法打得过……」

夜枭双手交胸，以主事者的大无畏目光，一一扫过在场的士兵，果断地大声说道：

「既然如此，我们犯不着去那修罗地狱里搅和！就让那些魔鬼自己去和魔鬼打，让那些巫师自己去和巫师斗，至于那些幽灵，就让他们去和坟墓里爬出来的死人打个够。我们就心平气和，在这里等他们打完。」

士兵的脸上顿时阴霾尽扫，士气也明显拉高。

「这道阶梯，」斯凯兰有力地说。「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是谁会从这上面下来。」

一道可怕巨响从上方传来，拱顶的雕饰跟着洒了满地石灰，紧接着是一股硫磺与烧焦的臭味。

「这里太暗了！快去点火，用什么都行！」疾枭刻意用洪亮而无畏的声音使唤手下行动，好为军队提振士气。「点火把，上火炬！我们得好好看清楚，是谁从那阶梯走下来！找东西当柴火，把这些铁篮装满！」

「要找什么当柴火？大人。」

斯凯兰二话不说，大手一指。

「画？」佣兵不可置信地问。「用画吗？」

「就是这样。」夜枭不屑地说。「你们看什么看？艺术是死的，但人是活的！」

在夜枭一声令下，画框成了碎木块，画布也成了破布条。经过细心风干的画框与吸满油画颜料的画布，顿时成了熊熊大火。

包雷阿斯·蒙看着眼前一切，心中已下了定夺。



一声巨响，白光乍现，他们在千钧一发之际跳向一旁，而石柱随即倒塌，柱身断裂，雕有莨苕叶装饰的柱头在地板上滚了一圈。一颗滋滋作响的电光球朝他们飞来。叶奈法高声念起咒语，画出手势，把它击退回去。

维列佛兹往他们的方向走来，肩上的披风飘扬，看来就像龙的翅膀。

「叶奈法我不意外。」他边走边说。「她是女人，所以是演化中的低阶生物，受荷尔蒙混淆、支配。可是你，杰洛特，明明就不只是天生靠理性思考的男人，而且还是不受感情影响的变种人。」

他手一挥，又是巨响与强光，一道闪电打在叶奈法变出的盾牌上，弹了开来。

「虽然你这么理性，」维列佛兹一边将火焰在双掌间来回抛丢，一边说着。「但在一件事上，你的表现却是令人讶异，也很不聪明——你一直想要逆流划桨、逆风撒尿，这样一定不会有好结果。而你要知道，今天，在这座斯地加堡里，你可是尿在了飓风里。」



城堡下层的某处正在进行一场激战，有人发出惨烈叫声，痛得哀嚎连连。那里不知道在烧什么东西，希里可以闻到烟味与焦臭，感觉热空气不断飘来。

某个东西发出巨大声响，撞击的力道之大，连支撑拱顶的支柱都跟着晃动，墙上的灰泥也被震了下来。

希里小心翼翼地从墙角摸头探视了下。走道是空的。于是，她轻手轻脚地快步跑过。左右两边是成排壁龛，里头的雕像似曾相识。

她以前曾看过这些雕像。

在梦里。

她从走廊跑出来，直接撞上一个拿长枪的人。一个箭步跳开，她已准备好随时要空翻，闪避敌人攻击。而就在那个时候，她意识到那只是个灰发、瘦弱、苗条的女人，而且她手上拿的不是矛只是扫帚。希里清了清嗓子，问：

「有个黑头发的女巫被关在这里，，她在哪里？」

拿扫帚的女人沉默了许久，但嘴巴不停地动，好像在嚼什么东西似地。

「小乖乖，咱哪会知道呢？咱在这里只是个打扫的。」

「我不做别的，就只是打扫的。」女人重复道，连看都不看希里。「而他们那群人也不管，老是弄得脏兮兮。妳自己看，小乖乖。」

希里看了一下。地板上有条锯齿状的血痕，拖了几步远后，停在一具蜷曲在墙边的尸体下，再过去也躺了两具尸体，一具缩成一团，另一具则十分反常，呈现双手摊平的状态，而他们的旁边都有弩弓。

「老是弄得脏兮兮的。」女人拿起水桶与抹布，跪到地上，开始擦拭。「脏啊，别的不会，就只会搞得脏兮兮的，怎么洗都洗不完，只能一直擦、一直洗，这事有完没完啊？」

「没有。」希里沉声说。「永远都不会有。这世界就是这样，已经改不了了。」

女人停下擦拭的动作，但没有抬起头，说：

「我只是个打扫的，就这样。不过，小乖乖啊，我说妳呢，要往前走，然后再往左拐。」

「谢谢。」

女人将头又压低了些，再度擦起地来。

□

她是自己一个人，孤单一个人，而且在错综复杂的走道里迷了路。

「叶奈法小姐——！」

她一直都注意不让自己发出声响，怕会引来维列佛兹的手下追杀，可是现在……

「叶——奈——法！」

她觉得自己听到了一点声音。对，一定没错！

她跑进画廊，再从那边跑到一间大厅，来到细长的厅柱之间。一股焦臭再度传进她的鼻中。

邦哈特像鬼魅一样从壁龛里现身，一拳打在她脸上。她晃了一晃，而他则像鹰隼一样跳向她，掐住她的喉咙，用前臂将她抵到墙边。希里看着他的鱼眼，觉得一颗心不断往下，掉进了腹部。

「要不是妳大叫，我还找不到妳呢。」他用沙哑的嗓音说。「不过妳叫了，而且还叫得很有感情！妳就这么挂念我吗？小情妇？」

他依旧把她抵在墙上，但一只手掌探进了她脑后的发丝间。希里大力甩了下头。赏金猎人咧嘴一笑。大掌滑过她的肩头，掐住她的一只乳房，然后又粗鲁地抓住她的胯下。然后，他放开她，大力一推，她整个人便顺着壁面滑了出去。

接着，他把剑丢到她脚边。那是她的飞燕剑，而她在下一秒，便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

「我比较喜欢在场上对决。」他一字一字地说。「就像是得到辉煌的成就，像是一连串精彩演出的结尾。猎魔士对战雷欧·邦哈特！哎，大家可是会付钱来看这种演出哩！来吧！兵器拿起来，然后把剑拔出来。」

她顺着他的意思做，但没有拔剑出鞘，只是把鞘带背到背上，好让自己的手能随时抽剑。

邦哈特退了一步，说：

「我本来以为光是看维列佛兹为妳准备的那些疗程，就会让我觉得开心，不过我错了。我得亲自感受妳的生命，沿着我的剑刃流下才行。去他的魔法与巫师，去他的宿命、预言或世界命运，去他的上古之血还下古之血。这些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没有！这些可以为我带来的乐趣，根本比不上……」

他打住话，希里看见他的嘴唇在动，眼中闪过邪恶的光芒。

「我会帮妳放血。」他嘶声说。「然后，在妳的身体凉透以前，我们再来入洞房。妳是我的。就算死了，也还是我的。拿起武器吧。」

一道巨大声响传了开来，震动了整座城堡。

「维列佛兹在那边拿妳的猎魔士援救兵团做肉饼。」邦哈特端着一张石头般的脸解释道。「来吧，小姑娘，拿起妳的剑。」

快逃，吓得浑身僵硬的她在心里想着。逃到别的空间、别的时间去，只要可以离他离得远远的就好，离得远远的。然而，一阵羞耻随即袭上她心头。我怎么可以逃呢？把叶奈法跟杰洛特留给他们宰割？不过，理智又告诉她，如果我死了，对他们也不会有多大帮助……

于是，她把双拳压在太阳穴上，集中起精神。邦哈特见状，马上知道她心中打的算盘，赶忙往她冲去，但已经来不及了。希里的耳中响起嘈杂，然后一阵白光亮起。成功了，她胜利地想着。

不过，她马上便发现，现在欢呼胜利还太早——传入耳中的发狂吼声与咒骂声，让她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次失败应该归咎于这个地方邪恶、充满敌意，又令人发僵的气场。她是移动了，但没移多远，甚至没有离开原本的视线范围——她只是变去这间大厅的另一端，离邦哈特没有很远，不过已经脱离他的手和剑所能及的范围。至少目前是这样。

他的怒吼紧追而来，希里一个转身，拔腿快跑。



她跑过一条又长又宽的走道，两旁一尊尊由雪花石膏雕出来支撑拱廊的顶罐女子，纷纷用死寂的眼神一路看着她。她先拐了一个弯，然后又拐了第二个弯，想甩开邦哈特，混淆他的视听，顺便往打斗声传出的方向跑。发生打斗的地方，就是她朋友的所在。

她闯进一个巨大的圆形空间，中央有个大理石座，上头是尊脸被遮住的女性雕像，十之八九是个女神。这个空间里有两条走道通往他处，两条都很窄。她随便选了一条，而这个选择，想当然耳，很糟。

「是那个女孩！我们找到她了 ！」迎面而来的其中一名恶徒说。

他们人数颇多，不值得她冒险对战，就算走这条窄道占了地利也没多大帮助，而邦哈特肯定已经在附近。希里马上掉头逃跑，冲进有大理石女神像的那间大厅，整个人却在下一秒僵住了。

在她面前的是一名骑士，拿着巨剑，披着黑色披风，头盔上还有一对猛鸷翼当装饰。

整座城市陷入火海。她听见了烈焰的怒吼，看见了不断舞动的赤火，感觉到恶焰的炙热。耳边传来马的嘶鸣、被杀之人的惨烈哀嚎……黑鸟的翅膀突然拍动，遮去了一切……救命！

琴特拉，塔奈岛，他竟然追我追到这里来了。这个魔鬼。她回过神来，心里如是想着。我被魔鬼包围了，被我梦里的恶魔包围了，邦哈特在后面追，他在前面挡住。

一阵叫喊与脚步声传来，维列佛兹的手下渐渐逼近。

戴着羽盔的骑士突然跨出一步。希里克住心中的恐惧，拔出飞燕剑。

「我不会让你碰到我的！」

骑士再度进了一步，而希里讶异地发现，在他的披风之后，还有一位手持弯刀的浅发女孩。女孩像只山猫一样闪到她身旁，一刀刺向维列佛兹的一名手下，后者随即瘫倒在地。而奇怪的是，那黑骑士攻击的对象也不是希里，竟是另一名恶徒。其他人见状，纷纷退出走道。

浅发女孩冲向门口，却没张得及将门关上。虽然她恶狠狠地舞动弯刀，不断大吼大叫，敌人却在门下将她推开，希里看见其中一人拿短矛刺中她，看见她跪了下来，于是，希里跳上前，用飞燕剑从那人耳侧一把砍下去。黑骑士也手拿长剑，一路左砍右杀地跑过来，浅发女孩依旧跪在地上，不过她从腰带里抽出短斧扔出去，扔到一名恶徒的脸上，然后她冲到门边，将门甩上，黑骑士随即落下门栓。

「呼！这门是橡木框铁！在他们把门打烂前，可以稍微撑一下！」

「他们会找别的路，不会在这里浪费时间。」黑骑士评估道，在看见女孩被血浸湿的一只裤管后，突然皱起眉头。女孩挥了下手，表示自己并无大碍。

「我们快走吧，」骑士拿下头盔，看向希里。「我是凯

罗之子——卡希·马芙·狄福林，我是和杰洛特一起来的。来这里救妳，希里。我知道这很不可置信。」

「我看过更不可置信的事，」希里粗声粗气地说。「你还真是从大老远跑来这里……卡希……杰洛特呢？」

他看着她。她记得在塔奈岛上，他的那双眼睛。深蓝色，如同绸缎一般柔和，那是双很好看的眼睛。

「他去救女巫了。」他说。「那个……」

「叶奈法。我们走。」

「对！」浅发女孩将脚胡乱包扎了下，说：「我们还要再好好踹他几个屁股！替阿婶报仇！」

「我们走。」骑士附和道。

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你们快逃，」看到捉走道过来的那人后，希里低声说道。「他是魔鬼的化身，不过只针对我一个人，不会找上你们……你们快跑……去帮杰洛特……」

卡希摇了摇头，温柔地说：

「希里，妳这话让我很讶异。我从世界的另一端跑来这里，就是要找到妳、拯救妳和保护妳，而妳现在却要我逃走？」

「你不知道你要面对的是怎样的人。」

卡希拉好手套，扯下披风卷在左手臂上，然后把剑一挥，开始舞动，直到发出剑啸。

「我马上就会知道了。」

邦哈特注意到三人的存在，停了下来。不过，也只有那么一会儿。

「喔！救兵来了？」他问。「猎魔士，这是妳的同伴吗？也好。多两个、少两个，都没差。」

希里灵机一动，大喝道：

「邦哈特，向这个世界告别吧！你这回完了！踢到铁板了！」

她或许夸张过头了。他注意到她声音里的心虚，停了下来，狐疑地看着他们。

「猎魔士？是吗？」

卡希旋起手中的剑，站好姿势，但邦哈特完全不为所动。

「女巫偏好的，比我想的要年轻多了。」他嘶声说。「喂，好小子，看这里。」

他扯开衬衫，露出胸口的三枚银色徽章。那分别是猫、狮鹫与狼。

「如果你真是猎魔士，」他让牙关发出声响，「那就把状况搞清楚——你身上那枚护身符，等等就会变成我新增的收藏品。如果你不是猎魔士，那在你还没来得及眨眼之前，就会是死人一个了。所以，聪明的话，就别在这里碍事，给我滚一边去。我和你无冤无仇，我要的是这个女孩。」

卡箝舞着剑身，平静地说：「大话挺会说的。我们就来看看，你会的是不是只有这样。安古兰、希里，妳们快逃！」

「卡希……」

「妳们快跑，」他修正了下用词。「去帮杰洛特。」

于是，希里撑着行动不便的安古兰，转头跑走。

「这是你自找的。」邦哈特眯起苍白的眼睛，转动手中的剑，摆出架势。

「我自找的？」卡希·马芙·狄福林·阿波·凯罗沉声重复道。「不，这是宿命的安排！」

他们跳向彼此，快速砍杀对方，两人顿时被疯狂抽闪的

剑影包围。铁器交击的声音填满整个走道，大理石像似乎因此也跟着摇摆震动了起来。

「不错嘛。」在两人分开后，邦哈特喘着气说：「好小子，不错嘛。不过，你根本不是什么猎魔士，小蝰蛇骗了我。你就到此为止了，准备好受死吧。」

「真是会说大话。」

卡希做了一个深呼吸。刚才那次交手让他知道，自己赢死鱼眼的机会不大。对他来说，那家伙的速度太快，力气也太大。他唯一的胜算就是加快速度好追上希里，但他显然有点乱了阵脚。

邦哈特再度发动攻击。卡希挡下攻势，身子一矮，跳起来抓住对方腰带，将他推向墙面，然后用膝盖往他胯下撞。邦哈特抓住他的脸，用剑首狠狠往他的脑侧撞，一下、两下、三下。第三下的力道将卡希撞飞出去，他看见寒光闪起，出手挡御。

可是，他的动作不够快。

□

狄福林家有一项严格遵守的传统，也就是会把已逝的族人尸首摆到城堡的武器室，而整个家族的男性必烦在其身边静默，守灵整整一昼夜。为了不妨碍家族的男性，避免让他们分心或干扰他们的思緒，族里的女性会聚到城堡的远端侧翼大哭，然后抽泣，最后昏厥。等清醒过来后，又再度大哭、抽泣，没有止歇。

身为维可瓦洛贵族的一分子，即便是女性，抽泣与泪水也不合礼教，被视为极度不光彩。然而狄福林家的传统却恰恰如此，从未有人更动，甚至从未有人想过要更动。

当时的卡希年方十岁，是命丧纳泽尔、现正躺在城堡武器室里的艾力年纪最小的弟弟。按照常理与传统，卡希还不算是男人，所以大人没让他加入聚在尚未盖棺的灵柩旁，那

群男人的行列。不让他坐在爷爷格鲁飞德、父亲凯罗、兄长黑兰，以及一整票叔父、伯父、舅父和堂表兄弟的身边一同静默。当然，大人也没让他和奶奶、母亲、三个姊姊，以及一干婶母、伯母、舅母和堂表姊妹，一起大哭、抽泣、昏厥。他和来达伦狄福林参加守灵、葬礼与丧宴的亲戚小孩一起，荏城墙上胡闹嬉戏，并且与亲戚小孩扭打成团，因为那些孩子都认为在纳泽尔作战的勇士里，最英勇的是自己的父亲与兄长，而不是艾力·阿波·凯罗。

「小希！过来我这里，孩子！」

卡希的母亲马芙和她的姊姊——琪内阿德·法·阿娜西得阿姨站在回廊上。母亲哭过的脸红红的，而且发肿的程度让卡希见了不禁愣住。没想到哭这件事，可以让他母亲这样美丽的女人变成一个丑八怪。于是，他下定决心，绝对不让自己哭，这辈子都绝对不哭。

「记住了，孩子。」马芙一边啜泣，一边将男孩用力搂住，让他被裙摆闷得无法呼吸。「记住这一天，记住是谁夺走你艾力哥哥的性命。凶手就是那些不得好死的北地林格人。孩子，你的敌人就是他们。你这辈子都要恨着他们，要恨这支不得好死的杀人民族！」

「我会恨他们的，母亲大人。」卡希应允道，但心里有些讶异。第一，他的兄长是光荣战死，这是荣誉，令人羡慕的战士之死，为什么要掉眼泪呢？再说，外祖母艾维娃，亦即马芙的母亲，就是北地林格人出身，这也不是什么秘密。爸爸生气时，有时也会叫外婆是「北方来的狼女」。当然，这种话都只在她背后说。

不过，既然母亲现在要我这么做……

「我会恨他们一辈子。」他满腔热血地承诺道。「我现在就开始恨他们了！等我长大，等我有了真正的剑，我就去打仗，把他们的头都砍光！妳等着看吧，母亲大人！」

妈妈深深吸了口气到肺里，然后开始抽泣。琪内阿德阿

姨撑住了她。

卡希握紧两个小小的拳头，恨得浑身发抖，恨那些人伤害了他的妈妈，让她变得这么丑。

□

邦哈特那一击，撞烂了卡番的太阳穴、脸颊与嘴巴。他松开剑，晃了一晃，而赏金猎人身子半旋，朝他的脖子与锁骨间砍下去。卡希重重摔在大理石女神像脚边，鲜血就像祭品一样，喷溅在神像四周。

□

一声巨响传出，脚下的地板跟着震动，墙面的武器饰盘上的盾牌「哐当」一声，掉了下来。走道的地板上弥漫起一股刺激的烟雾。希里擦了擦脸，身上撑的浅发女孩重得像石磨一样。

「快点……我们跑快点……」

「我没办法再快了，」女孩说，接着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希里惊恐地看见她的身下，浸满血渍的裤管下，开始流出红色液体，很快便积成一滩血泊。

女孩的脸白得像死尸一样。

希里赶忙跪到她身边，扯下女孩的围巾，试图把那当作止血带为她包扎，不过伤口太大、太靠近胯下，血，止不住。

女孩抓住她的手，手指冷得像冰块一样。

「希里……」

「妳说。」

「我是安古兰。我本来不相信……不相信可以找到妳。可是我跟在杰洛特后面走……因为不管是谁，都会跟着他的脚步走，妳知道吗？」

「我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找到了妳，把妳救了出来。芙琳吉拉还笑话我们……告诉我……」

「求求妳，别再说了。」

「告诉我……」安古兰的嘴唇动得越来越慢，说话越来越困难。「告诉我，妳是女王……在琴特拉……妳会让我们得宠，对吧？妳会让我当……伯爵小姐？告诉我，可是不要骗我……妳可以吗？告诉我！」

「不要再说话了，别浪费力气。」

安古兰叹了口气，身子突然往前一倾，把额头靠在希里的肩上。

「我就知道……」她说得很清楚。「他妈的，我就知道，在投散特开妓院讨生活，这个主意比较好。」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希里才发现自己怀里抱着的，是个死掉的女孩。

□

她看见他在一尊尊由雪花石膏雕刻出来，支撑拱廊的顶罐女子的死寂目光下走来。突然间，她了解到逃跑是不可能的事，在他面前根本无路可逃。她了解到自己得与他正面对击，而这一点，她早就知道了。

不过，她还是很怕他。

她拿起武器。飞燕剑的剑身发出轻微颤鸣，那是她所熟知的声音。

她沿着宽阔的走道往后退，而他则双手持剑，随着她的脚步前进。鲜血顺着剑身流下，沿着护手一大滴、一大滴地往下滴。

「死了。」他沿着安古兰的尸体走过，评论道：「这样刚好。那边的好小子也已经躺在地上吃土了。」

希里感觉有一股沮丧笼罩了她，感觉紧握剑柄的指头用

力到发痛。她继续往后退。

「妳唬弄了我。」邦哈特说得咬牙切齿，往她逼近的脚步没停下。「那个好小子没有徽章，不过我有预感，可以在这里，在这座城堡里，找到有戴徽章的人。我雷欧·邦哈特，敢用我这把老骨头来赌，这个人，可以在巫婆叶奈法的附近找到。不过，凡事有先来后到，小蛇。妳与我，我们的事得先解决，还有我们的洞房。」

希里下了决心，用飞燕剑短短画了个圆弧，摆出备战的姿势。她开始绕着半圆走，速度越来越快，逼着赏金猎人在原地转身。

「上次妳用这招的时候，效果不是很好啊。」他一字一句地说。「怎么，妳不懂得从错误中学习吗？」

希里加快了脚步，流畅灵巧地舞动剑身，模糊对方视听，试图将他催眠、引入混乱之中。

邦哈特唰唰地转起剑。

「这招对我没用。」他粗声喝道。「而且也太无聊了！」

他跨出两个箭步，缩短两人间的距离。

「奏乐！」

他身子一跃，狠下杀招，希里一个旋身起跳，左脚稳稳落地后马上进攻，剑身与邦哈特的防守交击所发出的响声未定，她已俐落滑到吟啸的剑下，转到他的身边，没有浪费时间摆好架势。她以手肘弯曲成令人意外的不自然角度再度出击，没有半点犹豫。邦哈特挡下攻击，并趁势借力从左边立刻反攻。不过，她早已料到他会有这招，仅是单膝微微一曲，身子一摆，便以毫厘之距从剑刃底下闪过。接着她马上反击，快速砍下一剑，但这回他已好整以暇地用佯攻骗过她。少了预期中的格挡，她差点失去平衡，便快速跳开好自保，不过他的剑还是划伤了她的手臂。当下她以为剑刃只是

划破棉袖，但过了一会，她便感觉腋下与手臂都有温暖的液体。

以雪花石膏雕刻而成的顶罐女子，用一双双漠然的眼睛看着这一切。

她不断后退，而他则驼着背，像割草般大动作挥剑前进。那模样就像希里在神殿画作里看过的死人骨头，骷髅之舞，她心想。死神来了。

她继续后退，温暖的液体已流满她的前臂与掌心。

在看到滴落地上的星状血渍后，他说：「这第一道伤口是为我自己，那第二道要为谁呢？我的新娘？」

她继续后退。

「回头看一下，妳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说的没错。这条走道的尽头什么都没有，是个断面，可以看见下一层楼布满灰尘、肮脏破裂的地板木片。城堡的这一区域是荒废的，根本没铺地板，只剩下镂空的支撑结构——柱子、梁脊，以及连接一切的木框架。

她没有犹豫太久，便跳上木框，踩着木条慢慢后退，眼睛紧盯着邦哈特，留意他的每个动向。而这份留心拯救了她，因为他突然踩上木条往她冲来，左砍右杀，不断挥动长剑，使出电光火石般的佯攻。她知道他打的是什么算盘——只要她一个格挡错了，或猜错他的假动作，便会失去平衡，从木条上掉下去，摔在楼下破裂的地板上。

这一回，希里没让那些假动作朦了眼，而且情况正好相反。她的身子灵巧一转，自己先假装从右边出剑，等他犹豫的瞬间，再从右二分位出招，其速度之快、力道之猛，让邦哈特在格挡后不禁晃了一下，要不是他的身高够，早就摔了下去。只见他左手往上一伸，实时抓住梁脊，稳住平衡。

不过，他也在这么短短的瞬间分了心，而仅仅是这么一瞬，对希里来说已经足够。她举直手臂与长剑，狠狠一刺进

攻过去。

当飞燕剑的剑刃唰的一声从他胸口与左臂之间穿过，他连动都没动一下，而是立刻反击，那招式之狠毒，要不是希里往后一个空翻，那一下大概会把她剖成两半。她跳到隔壁木条上，以跪姿落地，剑平举头上。

邦哈特瞧了下自己的手臂，抬起左掌，上头已爬满胭脂红的小蛇图案，接着又看了下滴落下方的浓稠血珠后，说：

「不错嘛，妳还懂得从错误中学习。」

他的声音因暴怒而颤抖，但希里很了解他是怎样的人。他很冷静、自制，而且随时都准备好大开杀。

他大剑一挥，跳到她的木条上，像团风暴般往她走去，脚步沉稳，毫不迟疑，甚至没去看脚下所踩的地方。木条发出声响，抖落上头的粉尘。

他一左一右交叉砍杀，不断进攻逼她后退。而他攻击的速度之快，让她无法冒险跳跃或空翻，只能一直防守、闪避。

她看见他的鱼眼里闪过一道光芒，知道那代表什么意思。他将她逼到了柱子前，逼到梁脊下的交叉处，把她推向没有办法再逃的地方。

她得想想办法。突然间，她知道该怎么做了。

卡尔默罕。摆锤。

妳要用摆锤借力使力，就着它的冲劲，利用它的能量。妳要透过反弹来使用这股力量，妳懂吗？

我懂，杰洛特。

突然，她以蝰蛇发动攻击之速，转守为攻。飞燕剑与邦哈特的长剑相擊，发出了呜咽声。就在此时，希里反腿一蹬，跳往隔壁木梁，并在落地时奇迹守住了平衡。她快步跑了几下，再度跃起，又回到邦哈特所在的木梁，在他身后落

地，邦哈特及时转身，大大砍下一剑，然而这剑攻击的位置，只凭她可能的落地地点而使，可说是砍得盲目。结果虽只差了分毫，但使剑的力道却让他失了平衡。希里如电光火石进攻，身子一矮，就着冲劲砍了下去。这一剑，她砍得又重又扎实。

然后她就这么维持举剑在侧的姿势，静静地看着他衣服上那道又长、又平整的斜切痕开始染红，冒出浓稠的红血。

「妳……」邦哈特晃了晃。「妳……」

他冲向她，但行动已变得缓慢而迟滞。她往后一跳躲开了他，而他则没能保持住平衡，单膝跪了下去，但那膝头没落在梁上。木梁已又湿又滑，他看了希里一秒，然后掉了下去。

她看见他摔在地板上，引发了一道混合木屑、粉尘与鲜血的喷泉。她看见他的剑飞到了一旁好几哹远，他就这么摊着巨大而枯瘦的身体，四肢大开，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他已经受了重伤，毫无自保之力，但看起来依旧吓人。

隔了一会儿，他抽动了几下，发出微弱的声音。他试图抬头，动了动双手，动了动双脚，将身子蠕动到柱子下，用背靠着。他又呻吟了声，两手同时摸了摸染血的胸口与腹肚。

希里跳了下来，跪落在他身旁，动作轻柔如猫。她看见他的那双鱼眼因恐惧而瞪大。他看着飞燕剑的剑身，粗哑地说：

「妳赢了……妳赢了，猎魔士。可惜这不是在场上……不然就很有看头了……」

她没有应声。

「这把剑是我给妳的，妳记得吗？」

「所有的事我都记得。」

「妳应该不会再对我……」他咽了口气。「妳应该不会

再对我痛下杀手吧，嗯？这种事妳做不来……妳不会对一个受伤倒地，又没有武器的人再下杀手……妳是怎样的人，我很清楚啊，希里。妳太高尚……做不来这种事。」

她看着他许久，非常久。然后，她弯下身子。邦哈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不过，她只是把他脖子上的徽章——狼、猫与狮鹫——扯下来，然后转身，走向出口。

他忘恩负义、毫无廉耻地跳起来，拿刀往她冲去，动作轻得像蝙蝠一样、一直等到最后一刻，匕首的刀刃几乎要嵌进她后背时，他才放声大吼，那吼声里，带了满满的愤恨。

她快速转了半圈，躲掉偷袭，往后跳开，然后又一个转身，出手攻击。她的攻击下得又快又猛，范围涵盖整只手所能触及的距离，而且靠着髋骨的扭动，增加了攻击力道。飞燕剑发出剑啸，然后剑锋一斩，嘶的一声，传来浓稠液体流动的声音、邦哈特接住喉咙，一双鱼眼都凸出了眼眶。

「不是说过了吗？我什么都记得。」希里冷冷地说。

邦哈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然后坐下去，身子一歪，往后倒下，震起一团灰尘。他就这么躺着，身形高大，枯瘦如死神，躺在肮脏的地板上，四周都是折断的地板木料。他依旧压着喉咙，压得十分紧，用尽了所有力气，即便如此，他的生命还是急速从指间流逝，在脑袋周围化成一轮巨大黑晕。

希里站在他身旁，一句话也没说，却让他能清楚地看见自己，好让他在去该去的地方时，只看着她的模样，再无其他。

邦哈特看着她的眼神逐渐模糊失焦，身体痉挛抽动，鞋跟在木板上刮了一刮，然后发出喉咙卡住的声音，就像漏斗快漏完一样。

而这就是他最后发出的声音。



轰隆一声，彩绘玻璃破裂四散。

「杰俗特，小心！」

他们往后一跳，时间正好。一道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的闪电将地板铲起一大块，破裂的陶瓦与尖锐的马赛克砖碎片，在空气中呼啸散射。第二道闪电打在猎魔士藏身的柱子上，将柱子断成了三段，拱顶也掉了半块，重击地板，震耳欲聋。平躺于地的杰路特以双掌护头，心里也清楚，面对这落下的十几普特重的石块，这种防护根本没有用。他已做好最坏打算，但情况根本那么糟。他从地上跳起，瞥见自己上方有张魔法光盾，才明白是叶奈法的魔法救了他。

维列佛兹转向女巫，把她藏身的柱子打成碎块，然后暴喝一声，以火焰将弥漫的烟尘绕集成云。叶奈法及时跳开，射出一道闪电回敬，对方却轻松打回，那姿态甚至可以说是轻蔑，接着又以重击回应，叶奈法被打趴在地。

杰洛特抹掉脸上的石灰，往他冲去。维列佛兹把目光移到了他身上，单手轰地一声，射出一团火焰。猎魔士反射性地用剑挡住，而刻满卢恩字母的矮人剑竟神奇地保护了他，把那道火焰切成两半。

【注：旧时俄制重量单位，一普特的重量约等同于十六点三八公斤。】

「哈！」维列佛兹大喝。「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啊，猎魔士。你怎么说呢？」

猎魔士什么也没说，却像是被攻城木撞到一样，摔飞在地，一路滑了出去，撞到柱基才停下来。柱子应声断裂，碎块崩落，将拱顶又扯下一部分，但这一回，叶奈法来不及为他设下防护罩。

一大块颇有分量的拱顶结构砸在他肩上，让他再度跌到地上。一时间，他痛得全身发麻。

叶奈法念出一段咒语，朝维列佛兹射出连发闪电，却没

有命中一发，全被巫师的防护罩挡了回去。维列佛兹突然伸出双手，往左右分开，叶奈法便痛得大叫，整个人在空中浮了起来。维列佛兹双掌一转，活像在拧抹布，女巫则发出凌厉的惨叫，身体也开始扭转。

杰洛特压下痛楚，跳了起来，但雷吉思已抢先一步。

吸血鬼不知从何处冒出，以巨大的蝙蝠形态，无声无息飞向维列佛兹。巫师还来不及施法防卫，雷吉思的爪子已狠狠抓过他整张脸，只有一颗眼睛因为异常小，才幸免受损。维列佛兹发出惨叫，两手不停挥动。获得解放的叶奈法，尖叫着摔在碎石堆上，鲜血从鼻子里涌出，溅污了她的脸庞与胸口。

此时杰洛特本已来到维列佛兹附近，举着夕希尔准备随时出手。不过，维列佛兹还未打算吞下败仗，也没想过要举白旗。他用一股强大的力量打向猎魔士，又朝攻击他的蝙蝠射出一道让人睁不开眼的白焰。那白焰就像热刀切过奶油一样，切断了一根柱子。雷吉思俐落闪过，在杰格特身边化回人形。

「小心。」猎魔士一边试着看清叶奈法那边的情况，一边吃力地说：「小心，雷吉思……」

「小心？」吸血鬼叫道。「我？要小心我就不会来这里了！」

他宛如猛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跳向巫师，掐住他的喉咙，亮出獠牙。

维列佛兹又气又怒，放声惨叫。有那么一刻，一切好像要结束了。然而，那只是一种假象。巫师身上有各种武器，可以应付各种情况及各种对手，就算是吸血鬼也一样。

他抓住雷吉思的双手，开始像烧热的铁一样发光，吸血鬼顿时放声大叫。杰洛特也跟着大叫一声，眼见巫师将雷吉思硬生生撕成两半，他跳过去想救雷吉思，但已经来不及

了。维列佛兹把两半吸血鬼推到一根柱子上，然后近距离用双手射出白色火焰在他身上燃烧。雷吉思高声惨叫，那叫声让猎魔士不禁捂住了耳朵。接着一声巨响，剩余的彩绘玻璃全部碎落，而那根柱子就这么融掉了。吸血鬼跟着柱子一起融化，成了一坨不成形的物体。

杰洛特咒骂一声，心中充满愤恨和沮丧、他举起夕希尔跳过去，准备给敌人痛击。不过，他的动作太慢。维列佛兹转过来，用魔法打向他。猎魔士飞过整个大厅，重重摔在墙上，然后沿着墙面滑落。他躺在地上，像鱼一样捕捉空气，心里想的不是哪里摔断了，而是哪里还保持完整。维列佛兹往他走去，手里变出一根六呎长的铁棍。

「我大可以用咒语把你烧成灰，」他说。「我大可以把你融成搪瓷，就像刚才对付那个怪物一样。不过，你，猎魔士，应该要有不一样的死法，要死在战斗中。这或许是场不太公平的战斗，但这就是猎魔士该有的死法。」

杰恪特本来不认为自己能站得起身，但他还是站了起来，吐掉一 口鲜血，把剑握得更紧。

「在塔奈岛上，」维列佛兹一遏往他走近，一边转动手中的铁棍。「我只是给你几个小骨折，对你很客气，因为那本来就只是要给你个教训。现在看来，你是把它当成了耳边风，所以这一回，我会好好帮你断断骨，拆成碎块，任你找谁来黏都黏不回来。」

语毕，他发动攻击。杰格特没有逃走，而是接受挑战。

铁棍不断舞动，发出啸声，巫师绕着不停跳动的猎魔士走。杰洛特接连闪过攻击，也陆续出手还击，却全让维列佛兹俐落挡掉。一时间，铁器交击的低鸣声不绝于耳。

巫师的动作又快又灵巧，宛如魔鬼。

他转动身体，假意从左边出击，却由下往上重重打在杰洛特的肋骨。猎魔士还没找回平衡与呼吸，肩上又已遭到一

击，打得他跪了下来。他及时跳开，躲过上方落下的铁棍，拯救了自己的颅骨，却能没躲过从底下来的回马枪，髋骨上方吃了一记闷棍。他身形一个不稳，背部撞到墙上，所幸还未彻底头昏脑胀，尚能趴到地面。这记闪躲可谓千钧一发，因为巫师的铁棍恰恰扫过他的头发，重重落在墙上，甚至擦出了火花。

杰格特在地上滚了一圈，铁棍落到了他脑袋旁的地面，敲出火星。第二棍打在他的肩胛，让他顿时休克，然后痛得全身发麻，双腿无力。巫师举起铁棍，眼中闪烁胜利的光芒。

杰洛特握住芙琳吉拉给的徽章。

铁棍落下，敲到地板上甚至敲出回音，而落点离猎魔士的头约一个脚掌。杰落特滚了开来，然后快速单膝跪地起身。维列佛兹跳过来，一棒打下去。铁棍又跟目标偏离了几吋。巫师不可置信地摇摇头，犹豫了下。

突然，他一脸恍然大悟地呼了口气，然后双眼一亮，跳起来打算突击。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杰洛特的剑狠狠划过他的肚子，他大叫一声，放掉铁棍，缩着身子慢慢往后。此时，猎魔士已经来到他面前，大脚一踹，把他踢往断落的柱子，然后从斜角快速他给了一剑，从锁骨一路砍到髋骨。当场鲜血喷溅，在地面洒下波浪状的图案。巫师惨叫一声，单膝跪地，垂下头看着自己的肚子与胸口，久久无法把视线从眼前看到的景象移开。

杰洛特摆好架势，准备随时挥动夕希尔，静静等待他的反应。

维列佛兹发出悲惨的呜咽，抬起了头。

「杰——洛——特……」

猎魔士没让他把话说完。

现场安静了好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终于，从碎石堆里挣扎起身的叶奈法打破了沉默。她看起来—分凄惨，鼻子里流出的血玷污了她的整个下巴和胸口。看到杰洛特不解的目光，她重复道：「我不知道你懂幻影术，而且还骗过了维列佛兹……」

「是我这枚徽章的关系。」

「喔，」她狐疑地看着他。「那就有趣了。不过我们之所以能活下来，还是要感谢希里。」

「什么？」

「他那只眼睛。他的两只眼睛没有完全协调，所以有时候会看不准。不过我还能留着这条命，主要还是得感谢……」

她沉默了下来，看着柱子融化后的剩余物，那上头还可以看得出人形。

「杰洛特，那个人是谁？」

「我的伙伴。我会非常想念他。」

「他是人类吗？」

「他是人性的化身。妳怎样呢？叶。」

「断了几根肋骨、脑震荡，髋关节、脊椎也震歪了。除此之外，非常好。你呢？」

「我也差不多。」

她一脸漠然，看着在地板拼接图案正中央的维列佛兹脑袋。巫师那颗已经混浊的小眼睛，带着无声的责备仰视他们。

「这景象挺不错的。」她说。

「的确如此。」他在过了一会后才承认道。「不过我已经看够了。妳能走吗？」

「有你帮忙的话，可以，」



三人在走道交会的拱廊下，在雪花石膏刻成的顶罐女子死寂注视下相会。

「希里。」猎魔士说，然后擦了擦眼睛。

「希里。」被猎魔士扶着的叶奈法说。

「杰洛特。」希里说。

「希里，能再见到妳真好。」他克服猛然紧缩的喉头说。

「叶奈法小姐。」

女巫挣开猎魔士的臂膀，用尽最大的力气挺直身体，严厉地说：

「丫头，妳这是什么样子。看看妳自己，都成什么样了！头发整理好！不准驼背。过来这里。」

希里往她走去，身体僵得像机器。叶奈法替她把领子抚平翻好，试着擦掉她袖子上已经干涸的血渍。她碰了下她的头发，然后拨开，露出她脸颊上的疤痕。她紧紧抱住她，抱得非常紧。杰洛特看见叶奈法抱在希里背上的双手，看见她已不成形的指头。他没有感到愤怒、惋惜或憎恨。他只觉得疲惫，还有一股巨大的渴望，想结束这所有一切。

「妈妈。」

「女儿。」

「我们走吧。」他决定打断她们，但那也已经是过了好一段时间之后。

希里大声吸了吸鼻子，用手背去擦。叶奈法用目光责备她，然后擦了擦一只眼睛，像是有什么东西掉了进去。猎魔士看向希里走来的走道，好像在等其他人从那边过来。希里摇摇头，他便明白了。

「我们离开这里吧。」他重复道。

「嗯，」叶奈法说。「我想看见天空。」

「我再也不要放开你们了，」希里沉声道。「再也不要。」

「我们离开这里吧。」他又说，「希里扶着叶。」

「我不用！」

「让我来吧，妈妈。」

他们来到一道阶梯前，巨大的阶梯沉入烟雾之中，底下隐约可见闪烁的人影与点了火的铁篮。希里打了个寒颤。这道阶梯她已经见过，就在她的梦里与预视里。

底下远远的地方，有一票全副武装的人在等他们。

「我累了。」她悄声说。

「我也是。」杰洛特坦承道，手上拿起了夕希尔。

「我不想再杀人了。」

「我也是。」

「这里没有别的出口了吗？」

「没有，只有这道阶梯。我们只能这么做，丫头。叶想看见天空，而我想看见天空、叶，还有妳。」

希里回头看了看倚靠扶手以避免跌倒的叶奈法，然后抽出从邦哈特那边夺回来的徽章，把猫图案的挂到自己脖子上，狼的交给杰洛特。

「希望妳知道这只是象征？」他说。

「所有一切都只是象征。」

她把飞燕剑拔出鞘。

「我们走吧，杰洛特。」

「我们走，紧紧待在我身边。」

斯凯兰的佣兵在阶梯的尾端等着他们，而他自己则双手

紧握武器，手心不断冒汗。夜枭飞快给了一个手势，派出第一批人马。佣兵鞋底打上的铁片在阶梯上踏出沉沉的重响。

「慢慢来，希里。别心急，待在我身边。」

「是，杰洛特。」

「还有要心平气和，丫头，心平气和。记住了，不要动气，不要憎恨。我们必须出去，看见外面的天空，而那些挡住我们路的人，必须要死、不能有一丝犹豫。」

「我不会犹豫，我想看见天空。」

他们顺顺利利来到第一个阶梯平台。佣兵见了他们，纷纷后退，也对他们的平静感到意外与讶异。不过，过了一会，有三个人挥动剑，大叫着往他们跳去，而那三人马上就断了气。

「一起上！杀了他们！」丧枭从底下大喊。

又是三名佣兵跳上前来。杰洛特朝对面快速跨了一步，用假动作欺骗对方，然后从下方砍向其中一人的喉咙。接着他一个转身，让希里从他的右手底下通过，希里则顺势把剑挥往第二名凶徒腋下，第三人想翻过楼梯扶手，跳到下方保命，终究没能来得及。

杰恪特抹掉溅到脸上的血渍。

「冷静点，希里。」

「我很冷静。」

接下来，又是三人一组，只见剑光一闪，便是惨叫与死亡。

浓稠的鲜血顺着阶梯缓缓流下。

一名佣兵穿着用铜片铆衔接的护甲，拿着一把长长的长柄枪，往他们跳去。他的眼神在毒品的作用下显得十分狂野。希里斜角快速一个格挡打掉枪柄，杰格特跟着一剑落下，然后抹了抹脸。他们继续前进，没有回头。

第二个阶梯平台已在咫尺。

「杀！」斯凯兰高吼。「把他们都给我杀了！」

阶梯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与叫嚣。剑光一闪，哀号骤起，又是一条性命。

「很好，希里，不过要保持冷静，别杀红眼了。还有，跟紧我。」

「我这辈子都会跟紧你，不要再离开了。」

「如果用手肘的力量就够，不要用手臂去砍。小心点。」

「我很小心。」

剑光一闪，哀号再起，猩红一片，又是一条人命。

「很好，希里。」

「我想看见天空。」

「我好爱妳。」

「我也是。」

「小心，地变滑了。」

剑光一闪，传出惨叫。他们继续前进，逐步追上流下阶梯的鲜血。他们往下走，顺着斯地加堡的阶梯，一直往下走。

一名上前攻击他们的恶徒在染血的阶梯上打滑，背部着地，直接摔到他们脚边。他双手抱头，哭喊求饶。他们从旁走过，没有看他一眼。

一直到第三道阶梯平台，都没有人敢再挡他们的路。

「弓箭手！」史帝芬·斯凯兰从底下大喊。「把弩弓拿过来！包雷阿斯·蒙不是去拿弩弓了吗？他在哪里？」

包雷阿斯·蒙已经离城堡颇长一段路，当然，这一点夜枭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他直接往东方，把头紧挨在马鬃上，逼

着马儿有多快跑多快。被派去拿弓箭和弩弓的人，只有一个回去复命。

决定要射击的这人，双手微微颤抖，眼睛因麻药粉而泛泪。第一支箭稍稍划到阶梯扶手。第二支箭甚至连阶梯都没碰到。

「上去一点。」夜枭拉开嗓子大吼。「你这废物，上去一点！近一点再放箭！」

弩弓手装作没听见。斯凯兰吐出一长串咒骂，抢过他的弓，跳上阶梯，跪下来瞄准目标。杰洛特快速挡在希里面前，但女孩在弓弦响起之际，如闪电般抢到他前面，并摆好了架势。她把剑转到上四分位，将箭用力打了回去，力道之大，让箭在搭地前凌空转了好几圈。

「非常好。」杰洛特喃喃道，「非常好，希里。不过妳再做一次这种事，我会狠狠打妳屁股。」

斯凯兰丢掉弩弓，突然察觉只剩下他自己一个。

他的人全都挤成一团，待在最底下，没有一个打算踏上阶梯。他再定眼一看，那群人好像又变得更少，又有几个人不知道跑到哪去，想必是去拿弩弓了。

而两名猎魔士气定神闲，不急不徐，脚步也没有放慢，一路往下走，顺着斯地加堡流满鲜血的阶梯往下走。他们紧靠着彼此，肩并肩，手里的剑快速舞动，让敌人看不清虚实。

斯凯兰在退了第一步后，就没有停下后退的脚步，一直退到了最底下。当他退到自己人当中，注意到后退的脚步依旧持续，遂无力地咒骂了声。

「各位！」他大声吼着，却破了音。「不用怕！放胆去杀他们！大家一起上！来啊，不用怕！跟我来！」

「要去您自己去。」其中一人一边把麻药粉凑到鼻子前，一边不愿地说。夜枭一拳打过去，打得他脸、袖子、前

襟都洒了白色毒品。

两名猎魔士已走下第三个阶梯平台。

「等他们走到最底下，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包围！」斯凯兰嚷着。「来啊，各位！不用怕！把武器拿起来！」

杰洛特看了下希里，瞧见她的灰发中有条像银一样亮晃晃的洁白带子，差点没气得大叫。他稳住了脾气，因为现在不是发怒的时候。

「小心，跟紧了。」他沉声道。

「我会紧紧跟紧你，不要再离开了。」

「下面会很热。」

「我知道，可是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叶奈法一边走下被血染得猩红湿滑的阶梯，一边说道。

「大家集中！集中！」夜枭嚷道。

跑去拿弩弓的那群人当中，有几个回来了，但是没有弓，而且满脸惊恐。

从通往这道阶梯的三条走道里，全都传来木桩撞门的巨响，接着砰地一声，换成兵器声与沉重的脚步声。一时间，从那三条走道里陆续拥进身着黑色盔甲的士兵，他们的披风上都有着银色火蛇的标记。斯凯兰的佣兵被他们恶狠狠地大声一喝后，一个接一个都乒拎乓啷把武器都丢到地上，而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则被黑衣军用弩弓、长柄刀与罗哈提纳矛给指着，用更吓人的吼声催促他们弃械。现在，所有人都唯命是从，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些黑衣军个个都迫不及待想找人开刀，只是在等一个借口罢了。夜枭两手交胸，站在一根柱子底下。

「天降救兵？」希里喃喃道。杰洛特否定地摇了摇头。

弩弓与兵器也同样对准了他们。

「格拉地凡我而特！」

面对眼前的情况，抵抗毫无意义，阶梯底部的黑衣军就和蚂蚁一样，挤得满满的，而他们已经非常、非常疲惫。不过，他们没有扔掉剑，而是小心地把剑摆在阶梯上，然后坐了下来。杰路特感觉到希里温暖的手臂，听见她的呼吸。

叶奈法让黑玫军看见自己双手空无一物，一边躲开尸体与血洼，一边从上方走下，在阶梯上重重坐下。杰洛特感觉到自己的另一只手也有温暖的感觉。可惜不能一直都这样，他心里如是想道，但也清楚这样的想望是不可能的。

夜枭的手下都被绑了起来，一个个带出去。披着银火蛇披风的黑衣军越来越多。突然间，他们当中出现了一群穿戴白色羽饰和镶银盔甲的人，显然是高阶将领，而且所有人都挺直了腰杆以示尊敬。

在那群将领中，有一人的头盔是银的，而且装饰搭外华丽。众人见他到来，都格外尊敬地退了一步，而且鞠躬敬礼。

而这人在柱下的斯凯兰面前停下来。夜枭的脸——即使是在晃动的火炬与铁篮里燃烧画作的照明下——明显刷白，而且白得和纸一样。

「史帝芬·斯凯兰。」那名军官的声音极为宏亮，就连大厅的拱顶都震出声响。「你会面对司法审判，受到叛国该处的刑罚。」

夜枭被带了出去，但双手没有像他的打手一样受到捆绑。

接着，军官转过了身。上方着火的织锦断了 一部分，像只巨大火鸟般盘旋落下。火光照亮了镶银边的铠甲，照亮了覆盖住他半个脸颊的头盔面罩，而那面罩的外型——就像每一个黑衣军的一样——是可怕的锯齿颚状。

轮到我们了，杰洛特心想，而他想的也的确没错。

军官看向希里，头盔缝隙里的一双眼睛十分炽热，把她仔细细审视了一番。脸色苍白。脸颊上有疤。袖子和手掌都沾了血。头发里有几绺白色。

然复，这名尼夫加尔德人把目光移到猎魔士身上。

「维列佛兹呢？」他用那洪亮的声音问。杰洛特摇摇头，给了否定的答案。

「卡希·阿波·凯罗呢？」

他再度摇了摇头。

「真是一场屠杀啊。」那军官看着阶梯说。「真是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不过呢，在刀口上讨生活的人就是这样……再说，你替我的一票刽子手省了不少差事。你这趟路走得可真远啊，猎魔士。」

杰洛特没有出声。希里大力吸了吸鼻子，然后又用手腕去擦，叶奈法就用目光责备她。军官注意到她们，不禁微笑。

「你这趟路走得可真远啊。」他又说了一次。「你可是从世界的另一端来到这里。跟着她来，也为了找她。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嘉奖你。德里多先生！」

「属下在，陛下！」

猎魔士没有丝毫讶异。

「请在这里找一间隐密的房间，好让我可以不受任何人打扰，静静地与来自利维亚的杰洛特先生聊聊。在这段时间里，请确保两位女士受到全面而舒适的照顾。当然，警觉性高的忠心护卫也少不得。」

「是，陛下。」

「杰洛特先生，请随我来。」

猎魔士站起身，看了看叶奈法与希里，想安抚她们，让

她们别做出什么傻事。不过这样的举动显然多余，因为两人都已累得不能动了，显得非常顺从。



「你这趟路走得可真远啊。」恩菲尔·法·恩瑞斯——代以温阿丹引卡伦阿波摩尔伏得——舞动于敌军墓上的白色之焰，拿掉头盔，又说了一次。

「我不知道，你说不定走得更远，杜尼。」杰洛特平心静气地回答。

「你认出了我，了不起。」大帝露出一个微笑。「少了大胡子和不同的举动，似乎是让我完全变了一个人。当年在琴特拉看到我的人，后来有很多都到了尼夫加尔德，也在晋见时看过我，不过没有一个人认出我。而你也才看过我一次，而且还是十六年前的事了。我让你这么印象深刻吗？」

「你的确变了很多，是我的话也认不出来。我不过是猜到你是谁罢了，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我会猜到乱伦在希里的家族里，在她的血液里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是没有外力的帮助与提示。在我所有的恶梦中，有一回甚至出现了最为可怕，也最为恶心的乱伦，而现在呢，看看，你本人就在我面前。」

「你几乎要站不住了。」恩菲尔冷冷地说。「而一味鲁莽用力，只会让你的身体摇晃得更加厉害。你可以在大帝面前坐下，我准你拥有这份殊荣……一生。」

杰洛特松口气，坐了下来。恩非尔依旧靠着经过雕饰的柜子站立。

「你救了我女儿的性命。」他说。「而且是好几次，这点我很感谢你。以我和我后代的名义。」「你这话真是让我卸下心防。」

恩菲尔没有理会他话中的嘲讽，说：「希里雅要去尼夫加尔德。等时机到了，她会成为帝后，就像其他女孩从过去

到现在，成为王后的方式那样，变成帝后。也就是说，在几乎不认识自己伴侣的情况下。通常她们在第一次见到自己伴侣的时候，都不会对对方留下好印象。在婚姻刚开始的头几天……和头几个夜晚，也通常会有沮丧感。希里雅不是头一个。」

杰洛特忍着没有出声，而大帝接着说：

「希里雅会很幸福，就像大部分我刚才说的那些王后一样。而这一天终会到来。我不需要她的爱，而她会把这份爱全都放在我和她生的儿子身上。他会成为大公，然后是帝王，而他所生的儿子，会成为世界的主宰，拯救这个世界免于毁灭的命运。这一切都是预言说的，而知道这个预言完整内容的人，只有我。」

「当然，」白色之焰接着说。「希里雅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这个秘密会消逝，随着知道它的人一起消逝。」

「当然，」杰洛特点了点头。「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

恩菲尔在过了一段时间后，继续说：「你不可能没注意到，命运在这一切里插了手，在这一切的一切，包括你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了。」

「我在这里只看到维列佛兹插手，因为当初是他把你引去琴特拉的，对吧？在你还是个被诅咒的刺猬的时候？是他让芭维塔……」

「你这是瞎子摸象。」恩菲尔把银火蛇披风甩到肩上，猛然打断他。「你什么都不知道，而你也不用知道。我不是请你来这里，把我一生的故事讲给你听，也不是要对你解释什么。你唯一应得的，就是我向你保证这女孩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我没有欠你债，猎魔士，一点都没有……」

「你有！」杰洛特同样也猛然打断他。「你打破了约定，你说话不算话。这就是债，杜尼，你打破了你当王子时

的誓约，现在这是你身为帝王的债，还有以帝王规格该付的利息。而且是以十年计算！」

「就只有这样？」

「就只有这样。因为我只能要求这样，不能再多。可是也不能再少！我本来应该在那孩子满六岁后去带走她，而你没有等到那个时候。你想在时间到前，把披子从我这里偷走。你一直挂在嘴边的命运，结果摆了你一道，因为接下来十年，你一直试着与命运搏斗。现在她在你手上了，希里在你手上，那个你亲生的女儿；那个你从前用卑鄙无耻的手段，让她成为孤儿的女儿；现在又打算用卑鄙无耻的手段，让她生下乱伦之子的女儿。而且你还不要她的爱。不过这么做也好，因为你不配得到她的爱。这话就我和你两个人说，杜尼，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有办法看着她的眼睛。」

「只要目的正确，任何手段都算正确。」恩菲尔沉声说。「我所做的，都是为了后代子孙，为了拯救世界。」

「要是世界得用这个方法来救，」猎魔士猛然抬头。「那这个世界最好就这样毁灭。相信我，杜尼，毁了会比较好。」

「你的脸色很苍白。」恩菲尔·法·恩瑞斯的口气缓和了些。「别那么激动，不然你等等就会晕倒。」

他离开柜子，拉开椅子，坐了下来。猎魔士果真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铁刺猬本来是篡位者逼迫我父亲合作的手段。」大帝开始诉说，小声而平静。「那是发生在政变之后的事。我的父亲——失去宝座的帝王，被关了起来，被刑求虐待，但他没有向敌人低头。于是，他们试了另一个办法——一个篡位者找来的巫师，在我父亲面前活生生把我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那巫师还加上了一点自己的想法，也就是幽默感。恩菲尔在我们的话里是『刺猬』的意思。」

「我的父亲不愿向他们低头，所以他们就杀了他。至于我，就在嘲笑与讽刺声中，被丢到了森林里，当成狗群的猎物。我保住了性命，他们没有死追着我不放，因为他们不知道那巫师搞砸了他该办的事，不知道我在夜里会变回人类。幸好我知道几个不会变节，绝对可以托付的人。而那时候的我，说给你参考一下，只有十三岁，」-

「我必须逃离我的国家。一个有点疯癫的占星学家克萨尔提修斯为我指了路，说如果我要拯救外貌，就得往北方去，得越过马尔那达尔山梯。后来我成了帝王，就送了他一座塔和器具，当作答谢。在那之前，他都是用借的才有办法工作。」

「至于琴特拉发生的事，你都知道，我就不浪费时间多说了。可是我要澄清，这些和维列佛兹都没有关系。第一，我在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他。第二，当时我十分厌恶魔法师。话说回来，我到今天都还是不喜欢他们。喔，对了我还没忘记，当我夺回王位后，就去找当初为篡位者办事，当我父亲的面折磨我的那个巫师。我也让他见识到我的幽默。那魔法师的名字叫布拉森斯，听起来就和我们话里的『用煎的』差不多。」

「闲话说得够多了，回到正题。在希里出生后没多久，维列佛兹秘密到琴特拉找我，尼夫加尔德里有一群人依然忠心于我，密谋要推翻篡位政权，而他自称是那群人的一分子。他说要帮我，而且也很快证明了自己能帮我。我还是不信任他，便问他的动机是什么，而他也毫不遮掩，直接说要我的回报，他要一个伟大的帝王给他荣宠、特权和权力。那个帝王就是我，一个主宰半个世界的强大统治者，一个后代会主宰整个世界的统治者。他毫不客气地说自己打算爬到很高的位置，要站在那些伟大的统治者身旁。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拿出几个用蛇皮绑在一起的卷轴，而那些内容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就是这样知道预言内容，知道这个世界和这个宇宙

的命运，知道我该做什么事。而我最后的结论是，只要目的正确，任何手段都算正确。」

「当然。」

恩菲尔自动忽略他的讽刺，接着说：「而那时在尼夫加尔德，我的事情进展得越来越顺利，拥护者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到最后，他们身后已有一票前线军官与官校军，便决定发动政变。不过，要做到这点，他们需要我，需要我这个人，一个帝国宝座与王冠的真正继承人，一个拥有恩瑞斯家族血缘的正牌恩瑞斯家人。我该扮演的角色，就像是某种革命旗帜。他们当中有不少革命分子，都希望我扮演好这个角色就好。而这些人里还活着的，到今天都还后悔不已。」

「不过，就像刚才说的，闲话我们就先不说了。我不得不回家。是时候该杜尼这个杜撰的迈阿赫特王子、假冒的琴特拉公爵，宣示自己的继承主权，但我却没忘记那个预言。我必须和希里一起回去，而卡兰特一直都很提防我，非常小心提防。」

「她从来没信任过你。」

「我知道。我想，她可能知道一点与预言有关的事，而她要是知道，一定会想尽办法来阻挠我。琴特拉是她的势力范围，所以情况就很清楚了——我得回到尼夫加尔德，但不能让人猜到我就是杜尼，而希里是我女儿。维列佛兹给我提一个办法，杜尼、芭维塔和他们的孩子必须死，要死得一乾二净。」

「死在一场假船难里。」

「没错。在斯格利加到琴特拉这条航线上，维列佛兹本来该在赛德娜海渊那里，用魔法吸取器把船吸走。我、芭维塔和希里本来应该先躲进经过特别防护的舱房里，而其余船员……」

「都不该活下。」猎魔士把话接完。「而你踏着别人尸

体前进的道路，就是这样开启的。」

恩菲尔·法·恩瑞斯沉默了一段时间。

「不幸的是，这条道路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启。」他终于开口，但声音听来沉闷。「就在我发现希里竟然不在船上的那一刻。」

杰洛特挑起了眉毛。

「不幸的是，」大帝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在我的计划里，没有算到芭维塔。她是个眼睛永远看着地上的忧郁女孩，却识破了我和我的目的。她在起锚前偷偷把孩子送回陆上。我整个人抓狂，而她也是。她歇斯底里发作，在一阵拉扯中……她掉下船舷，我本来要跳下去救她，但维列佛兹却在这个时候，用他的吸取器把船吸走。我撞到头，昏了过去，被缆绳缠住，奇迹生还。等我清醒过来，全身都已包了绷带，断了一只手……」

「我很好奇，一个杀了自己妻子的人，心里是什么感受？」猎魔士冷冷地问。

「很糟。」恩菲尔马上回答。「这个人当时的感觉很糟，到现在还是很糟，而且觉得自己几乎是卑鄙无耻。就算我从来没爱过她，也无法改变这种感觉。只要目的正确，任何手段都算正确。然而，我是真心为她的死亡难过。我并不想这么做，也没有计划要这么做。巴维塔的死是意外。」

「你说谎，而这很不合帝王的身分。」杰洛特冷酷地说。「芭维塔当时不可能活着，不然她就会拆穿你，她不可能让你对希里做你想做的事。」

「她本来是可以活下来的。」恩菲尔反驳道。「活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尼夫加尔德里有很多城堡……像达伦罗旺堡……我不可能下得了手杀她。」

「就算是为了正确的目的而下的手段？」

「手段，」大帝抹了下脸。「总是可以找到比较不激烈

的。手段总是有很多可以选择。」

「并非总是如此。」猎魔士看着他的眼睛说。恩菲尔避开了他的目光。

「和我想的一样。」杰洛特点了点头。「把故事说完吧，时间不等人。」

「卡兰特把她视如珍宝，看得紧紧的。用绑的把她绑走，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我和维列佛兹的关系转冷，对其他魔法师还是十分厌恶……不过我的军队和贵族一直逼我发动战争，攻击琴特拉。他们说，这是人民所要求的，说人民渴望有生存空间，说要跟着人民的声音走，说这会是我当帝王的试炼。我决定来个一石二鸟，一次拿下琴特拉和希里。剩下的，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杰洛特点点头。「谢谢你这次的谈话，杜尼。我很感谢你愿意在我身上花时间，但是别再拖了。我很累。我看着随我一起从世界的另一头，来到这里的朋友丢掉性命，他们是来救你女儿的。他们甚至不认识她。除了卡希，他们没有一个认识希里，却跑来救她，因为他们的身上都有某个正直而高贵的东西。然后呢？他们找到的是死亡。我认为这不公平。而要是有人想知道的话，我不能苟同这一切，因为这种事根东就是狗屁。正直的人死去，贪婪的人活了下来，继续做他们想做的事。我已经没力气了，大帝。把人叫进来吧。」

「猎魔士……」

「秘密必须要和知道它的那些人一起死，这是你自己说的。你别无选择。你说你有很多选择，那是假的。你要是把我关起来，关几次我就逃几次。我会把希里从你手中要回来。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会把她从你手中要回来，这你很清楚。」

「我很清楚。」

「你可以让叶奈法活下来，她不知道你的秘密。」

「她会不惜任何代价，」恩菲尔的声音转为严肃。「去救希里，还有为你报仇。」

「的确如此。」猎魔士点了点头。「说得没错，我忘了她有多爱希里。你说得对，杜尼。没办法了，宿命就是宿命，搜得逃，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让我向她们两个道别，然后我就随你处置。」

恩菲尔站在窗前，凝视山峰。

「我没办法拒绝你，但是……」

「不用怕，我什么也不会告诉希里。我要是告诉她你是谁，会伤了她，而我不会伤害她。」

恩菲尔沉默了许久，依旧背对着他看窗外。

「我或许欠你一份债。」他脚跟一旋，转了过来。「所以，你听好了，我有个提议，就当作是还债。很久、很久以前，在远古时代里，当人们还保有荣誉、骄傲与尊严的时候，当人们还看重自己诺言的时候，他们怕的只有耻辱。不乏有看重荣誉的人，在被判死刑的时后，为了要躲避刽子手那双侮辱人的手，会坐进放了热水的浴缸，然后切开自己的血管。有没有可能……」

「叫人把浴缸放满吧。」

「有没有可能，」大帝平静地说。「叶奈法会想陪你一起入浴？」

「我几乎可以给你肯定的答案，但还是得先问过她。她的个性很叛逆。」

「我知道。」



叶奈法马上就同意了。

「圆环合围了。」她看着自己的双腕说。「衔尾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

「我不明白！」希里像只气坏了的猫儿般发出低吼。「我不懂为什么我要随他走？去哪里？为什么？」

「我的女儿，这就是妳的宿命。」叶奈法柔声说。「妳要了解，事情必须朝这个方向走，没有其他办法。」

「那你们呢？」

「我们，」叶奈法看向杰洛特。「有我们的宿命。事情就是这样，没有让人选择的余地。过来这里，好好抱紧我。」

「他们想杀了你们，对不对？我不同意！我才刚把你们找回来！这样不公平！」

「在刀口上讨生活的人，注定要死在刀口下。」恩罪尔·法·恩瑞斯闷声说。「他们和我打了一场，而且打输了，可是他们输得很有尊严。」

希里站在他面前三步远的地方，杰洛特无声地吸了口气。他听见叶奈法的叹息。真该死，他心想。这摆明了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么显而易见的事，他的一整支黑衣军摆明都看得一清二楚，还有得瞒吗？ 一样的站姿、一样冒火的眼睛、一样抿住的嘴巴，两手交叉胸前的样子也一模一样。好险她的灰发是遗传到她的母亲，真是好险。不过要是仔细看，还是看得出这是谁血亲……

「而你，」希里用喷火的眼神看着恩菲尔。「你赢了，而且还觉得赢得很有尊严？」

恩菲尔·法·恩瑞斯没有答话，只是微微一笑，用满意的目光看着希里。希里见状，气得咬牙切齿。

「死了这么多人。为了这一切，死了这么多人。他们都输得很有尊严？死是很有尊严的事？只有野兽才会这么想。虽然我近距离看过死亡，可是我没有让你把我变成野兽，也不会让你得手。」

他没有响应，只是看着她，好像在目光鉴赏她。

「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她咬牙切齿地说。「你想和我做。而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不会让你碰我半根寒毛，要是你把我……把我……我就杀了你。就算把我绑住，我也会趁你睡着的时候，把你的喉咙咬断。」

围在他们周遭的军官纷纷窃窃私语，大帝快速一个手势，压下骚动。

「命中注定该发生的事，」他一字一句地说，目光依旧盯着希里。「就会发生。向妳的朋友道别吧，希里雅·费欧娜·爱莲·黎安弄。」

希里看向猎魔士。杰洛特摇了摇头。女孩叹口气。

她与叶奈法两人抱在一起，说了许久的悄悄话。然后，希里走向杰洛特。

「真可惜。」她小声地说。「本来好像一切都要变好了。」

「本来好像要变好很多。」他认同道。

他们拥抱了一下。

「要勇敢。」

「我不会让他得手，」她低语着。「不用怕，我会逃走的。我有办法……」

「不要杀了他。记住了，希里。不要。」

「别怕，我根本没想要杀他。你也知道，杰洛特，我已经杀够了。已经死太多人了。」

「已经死太多人了。再会了，小小猎魔士。」

「再会了，猎魔士。」

「可别给我掉眼泪啊。」

「你说得倒容易。」

□

恩菲尔·法·恩瑞斯——尼夫加尔德的帝王，陪着叶奈法与杰洛特一路走到浴室，而且几乎是到了放满水、热气氤氲、香气四溢的大型大理石浴池边。

「再会了。」他说。「慢慢来。我会先走，但会留人在这里，把命令交代下去，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做。等你们准备好就叫人，中尉会把刀交给你们，不过，我要再重申一次，你们不用

急，慢慢来。」

「谢谢你的好意。」叶奈法慎重地点了点头。「帝王陛下？」

「请说。」

「可能的话，请不要伤害我的女儿。我不希望死的时候，还想着她在哭。」

恩菲尔靠着门，头转向一边，沉默了许久，甚至有点太久了。最后，他终于开口，但脸上的表情颇为奇怪：

「叶奈法小姐，您可以放心，我不会伤害您与猎魔士杰洛特的女儿。我一路踏着尸体走过，在敌人的墓上跳舞，我想，这些已经够了。不过您所疑虑的事，我着实做不出来。这一点，我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也是多亏了你们二位。永别了。」

他走了出去，静静把门关上。杰洛特叹了一口气。

「我们要脱衣服吗？」他看了下冒着热气的浴池。「一想到我会以裸尸的样子，让他们把我从这里拖出去，我就觉得高兴不起来……」

「他们拖出去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子，我一点都不在乎。」叶奈法丢掉鞋子，快速解开裙装。「就算这是我最后一次入浴，我也不会穿着衣服进去。」

她把衬衫从头上拉掉，跳进浴池，溅了一地池水。

「怎么了？杰洛特，你怎么像被钉在地上一样都不动？」

「我忘了妳有多美了。」

「你还真是健忘。过来，来水里。」

他一坐到她身旁，她的双手便马上环住他的脖子。他吻了吻她，不断抚摸她的胴体，水面上和水面下的。

「这种时候做这种事对吗？」他抛出问题当作开场。

「这种事，不管什么时候做都对。」她呢喃着，并将一只手探入水中触摸他。「恩菲尔说了两次，要我们不用急。你想把他给我们的这最后时刻，用在什么事上？掉眼泪和悲悼？那可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忏悔吗？更是愚蠢又陈腐。」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要是水冷了，」他一边低语，一边爱抚着她的胸乳。「割下去会很痛。」

「欢愉的代价，」叶奈法把第二只手也探入水中。「值得用痛楚来付。你怕痛吗？」

「不怕。」

「我也不怕。坐到池边去。我爱你，不过我可不愿意，该死的，去潜水。」

□

「哦，噢。」叶奈法把头往后仰，被蒸气濡湿的发丝像一条条黑色的小蛇，飘散在水池里。

「哇喔……」

□

「我爱妳，叶。」

「我爱你，杰洛特。」

「是时候了，我们叫人吧。」

「叫人吧。」

他们叫了人。一开始是猎魔士呼叫，然后女术士跟着他叫。只见等了一会都无人响应，他们齐声喊起来：

「好——了！我们准备好了！把那把刀子拿来给我们吧！喂！该死！水冷了——！」

「那就出来。」希里探进浴室里，说：「他们都走了。」

「什——么？」

「我刚不是说了吗？他们都走了。这里除了我们三个，没有一个活人。你们穿上衣服吧，光溜溜的看起来太可笑了。」

□

他们在穿衣服的时候，手开始抖了起来。两人都费尽力气，才摆平了衣服上的钩子、带扣和钮扣。希里开启了话匣子：

「他们都走了，就这么走了。当初来了多少人，就走了多少人。他们把这里的人都带走，上了马，离开了。连地上的灰尘都卷了起来。」

「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人？」

「半个都没有。」

「奇怪了。」杰洛特喃喃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叶奈法清了清嗓子。「可以

解释现在这个情况？」

「没有。」希里快速回答她的问题。「什么都没有。」

她说了谎。

□

起先，她故作姿态，直挺着腰杆，高扬着脑袋，面无表情，把黑衣军戴着手套的手推开，大胆又挑衅地看向他们头盔上，令人恐惧的护鼻与面罩。他们没有再试图碰她，再说，那个军官——身上有镶银边跟白色苍鹭羽的宽肩恶徒，用低吼制止了他们。

她往出口走，两边都有人护送着。她骄傲地抬着头。沉重的靴子隆隆踏动，锁子甲清脆的碰撞声与兵器的敲击声，不断传出。

在走了十几步后，她回头看了一下。又走几步后，她第二度回头。我永远都见不到他们了，永远都见不到了。可怕又冰冷的领悟，在她的脑中燃起一把火焰。不管是杰洛特，还是叶奈法，我永远都见不到了。

这个清禁的意识，一把撕裂了她假装勇敢的面具。希里的脸皱了起来、挤成一团，眼睛里充满泪水，鼻涕也开始流下。女孩费尽全力想克制，却是徒劳无功。泪水的浪潮击溃了她的假面堤防。

披着火蛇披风的尼夫加尔德人，全都静静地看着她，内心有着惊愕。他们当中有些人，看过她在那道阶梯上的样子；而她和大帝说话的样子，则是所有人都见识过。那是拿着剑的猎魔士，无人能敌的猎魔士，一步就跳到大帝面前的猎魔士。而现在看到一个不断抽泣、呜咽的孩子，大家都很讶异。

他们的反应她自己也很清楚。他们的目光像火一样地烧着她，像细针一样地刺着她。她努力想克制，却没有办法。她越是用力忍，哭得就越厉害。

她放慢了脚步，然后停了下来。两旁的护卫也跟着停下，但也只有那么一会儿。军官一个吼声，包着铁甲的手便抓住她的腋下与双腕。不断呜咽、吞着泪水的希里，回头看了最后一次。然后，她被他们拖着走，没有反抗，可是呜咽得越来越大声，越来越悲伤。

恩菲尔·法·恩瑞斯，这个有着深色头发，五官诡异地让她有股熟悉感的人，拦下了他们。他要他们放开她。希里吸了吸鼻子，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看见他走过来，便忍着呜咽，高傲地抬起头。不过她自己心里也明白，现在这个样子，只会让人看了觉得好笑。

恩菲尔看了她许久，一句话也没说。然后，他走近了些，朝她伸出双手。看到这种手势总会有后退反应的希里，这回却没有反应，连她自己也感到讶异。更让她讶异的是，他的触碰一点也不会让她觉得不舒服。

他碰了她的头发，好像在算白得像雪一样的发丝有几缕。他碰了她被伤疤毁容的脸颊。然后，他抱住了她，摸着她的头与背。而哭得全身发抖的她，则任由他这么做，但双手僵直得像稻草人。

「真是奇怪的东西，命运。」她听见他低声这么说。「再会了，女儿。」

□

「他怎么说的？」

希里的脸微微扭曲。

「他说：『瓦法尔，卢内得。』上古之语里的『再会了，女儿』。」

「我知道。」叶奈法点了点头。「然后呢？」

「然后……然后他放了我，转头走了。他大声下了命令，然后所有的人就都走了。他们就从我旁边走掉，完全不管我，重重的脚步声跟兵器声，大到连走道里都有回音。他

们上马走了，我有听到马叫声跟马蹄声。我一辈子都搞不懂那是怎么回事，因为要是仔细去想……」

「希里。」

「什么？」

「别想了。」



「斯地加堡。」菲丽芭·爱哈特扬着眼睫看芙琳吉拉·薇果，又说了一次。芙琳吉拉并没有脸红。在过去三个月里，她成功做出可以抑制血管舒张的魔法面霜。多亏这个面霜，不管她觉得有多羞耻，潮红也不会泛上脸庞。

「维列佛兹之前的藏身地点是斯地加堡。」阿西蕾·法·阿娜西得附和道。「在艾冰格的一座山湖边，至于湖的名字，我的线人记不得了。他只是个单纯的士兵。」

「您说『之前』。」法兰西丝·芬妲芭儿注意到她的用字。

「之前。」菲丽芭插嘴道。「因为维列佛兹已经死了，我的女士们，他和他的同伙一整票人，都已经躺在地上吃土了。帮了我们这个忙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妳很熟的友人——利维亚的猎魔士杰洛特，而我们却没人认为他有这个能耐，一个都没有。在这件事上，我们的确犯了错，我们所有人都是，只是有的少一点，有的多一点。」

所有女巫就像收到命令一样，同时看向芙琳吉拉，不过她的面霜效果真的很好。阿西蕾·法·

阿娜西得叹了口气。菲丽芭一掌拍在桌上，不带感情地说：

「这告诉我们，就算我们为战争，还有准备和平谈判，费了一连串工夫，但在维列佛兹这件事上，我们被人超前了，让人帮了我们。我们必须把这视为女巫会的失败。各位女士，我们不该让这种事再度发生。」

整个女巫会的女巫——除了脸色白得和死人一样的芙琳吉拉·薇果之外——全都点了点头。

「在这一刻，」菲丽芭说。「猎魔士杰洛特正在艾冰格的某处，与叶奈法和被他救出来的希里一起。我们得想一下，怎么找到他们……」

「那那座城堡呢？」莎宾娜·葛雷维席格打断她。「菲丽芭，妳是不是忘记什么了？」

「没有，我没忘。传说——如果成立的话——应该只有一个版本，而且是贴近事实的版本，而这正是我想请妳去做的，莎宾娜。妳带凯拉和特莉丝去把事情办一办，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爆炸声响巨大到连在迈阿赫特都听得见，而爆炸的亮光——这是在夜里发生的——则是连在梅提那和盖索都看得见。爆炸所产生的一连串结构性震动，甚至传得更远，就连世界的各个边际都感受到了。

第九章完

康格瑞夫家族的艾丝黛拉·维·史黛拉——奥同·德·康格瑞夫男爵之女，嫁予里德塔尔之年迈伯爵，不久，伯爵辞世，遗产在其精明打理下，累积成一笔可观财富：康格瑞夫十分受恩菲尔·法·恩瑞斯大帝看重，为宫廷内举足轻重之人物。纵使未有任何头衔，但众所皆知，在帝王面前，其意见向来具有分量。其对帝王之女希里雅·费欧鄉极为宠爱，视如己出，遂而有「帝女之母」一戏称。康格瑞夫在世时间较帝王与帝女长，逝于一三三一年，身后遗产由里德塔尔家之分支血脉比亚维一氏继承。比亚维氏向来生活放纵，不务正业，所获之财产皆被挥霍一空。

《大世界纪元百科全书》第三卷

——艾凡伯格与塔波特

第十章

对于偷偷摸到营地的这人，是该给与赞许，因为他的行动灵活，有如狐狸般狡猾。他快速变化姿势，行动起来是如此灵巧无声，是人都会被他骗过。但这不包括包雷阿斯·蒙。面对这种偷难摸狗的猴戏，包雷阿斯·蒙算是经验很丰富了。

「滚出来！」他大喝一声，试着让自己听起来自信而霸气。「你那些把戏对我一点用都没有！我看到你了，你就在那里。」

山坡上耸立着一根根巨型史前石柱，其中一根在繁星满布的深蓝夜空下，抖了一抖，动了一动，化为人形。

烧烤中的肉发出焦味，包雷阿斯把它翻了个面-然后假意随性靠着，但手已放到了弓把上。

「我身上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故作镇静地划出自己的底线。「我这里面的东西不多，可是都用惯了，所以就算要拿命去拼，我也不会让人夺走。」

「我不是强盗。」那男人用低沉的声音说，然后一面装作石柱，一面悄悄摸近。「我是一个要去朝圣的人。」

这名朝圣者是个高个子，体型壮硕，身长绝对有七呎，如果要帮他秤重的话，包雷阿斯敢打包票，至少得用上十普特的秤子。那根朝圣用的拐杖粗得像车辕，但拿在他手里，看起来却像根细树枝。包雷阿斯·蒙的心里着实讶异，一个身形如此巨大的人，怎能有办法这么轻手轻脚地敏捷行动。在这么想的同时，他的心里也生起了不安的感觉。他的弓是七十磅的复合弓，他曾用它在五十步左右的距离射杀一头驼鹿，但他现在却突然觉得这张弓很小，精致得像小女生的玩具。

「我是一个要去朝圣的人。」巨大的男人又重复说了一次。「我没有恶……」

「叫另外那个也滚出来。」包雷阿斯猛然打断他。

「什么另外……」朝圣者才刚开口就突然打住，因为他看见对面有一道修长的人形，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从黑暗现身。这一回，包雷阿斯·蒙对来人一点也不讶异。按男人的移动方式，他这老练的追猎高手一眼便看出对方是精灵，而被精灵成功地摸到身边，也不算是什么丢脸的事。

「请您见谅。」精灵说。他的声音很奇怪，不像精灵，有点微微沙哑。「我之所以躲着两位先生，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恐惧。我想可能烤肉该翻面了。」

「的确。」朝圣者说。他倚着拐杖，大声地闻了闻。「这边的肉已经烤过头了、」

包雷阿斯把烧烤翻了面，然后叹了口气、清了清喉咙，然后又叹了口气。「两位先生请坐吧。」他下了决定。「请稍微等一下，这猎物再烤一下就可以吃了。呵呵，我相信，大家出门在外总要有个照应，如果小气了，可不是明智之举啊。」

油脂滋滋滴到火上，火焰顿时窜高，把四周照得更亮。

朝圣者戴着一顶帽沿很宽的毛毡帽，巧妙遮去大半张脸。精灵头上缠了一条彩色帕子，整张脸看得一清二楚。当他们透过火光看清他的脸时，包雷阿斯与朝圣者两人都抖了一下。不过，他们并没有发出惊讶的声音，就算是看见他脸上那道伤疤，也没有发出一点惊呼。那张脸想必曾经拥有过精灵专属的美貌，如今却被一道不成形的疤痕，从额头、眉毛、鼻子、脸颊，一路斜划到下巴。

包雷阿斯，蒙清了下嗓子，把烧烤又翻了一次面。

「是这香味把两位先生引到我的营地来，对吧？」他这不是在提问，而是说出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戴宽沿

毡帽的朝圣者点了点头，声音有了些微的改变。「我不是在自夸，不过我大老远就闻到这野味的香气。可是，我没有掉以轻心。两天前，我曾靠近过另一个营地，而那边的营火上，烤的是个女人。」

「这倒是真的。」精灵说。「我在隔天早上抵达那边，在灰烬里看到了人骨。」

「隔天早上。」朝圣者拉长了声音说，而包雷阿斯敢打包票，在他那顶帽子下的脸上，出现了一个不祥的笑容。「尊贵的精灵先生，你追了我很久吗？」

「很久。」

「那是什么挡着您现出踪影？」

「理智。」

「阿斯卡德隘口。」包雷阿斯转动串烤的野味，打破令人尴尬的沉默。「这地方的名声的确不是太好、我也有在营火堆里看到骨头，在木桩上看到骷髅，还有被吊在树上的。这里有很多残酷的风俗，他们看你的时候，想的只是要怎么把你吃了。差不多是这样吧。」

「不是差不多。」精灵纠正他。「是一定会这样。而且越往山里走，越往东边去，情况会越糟。两位也是要往东边走？要翻过阿斯卡德？去泽利堪尼亚？还是再远一点，去哈克兰？」

无论是朝圣者或精灵，都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不过包雷阿斯也没指望他们回答。一来是因为这问题太直接，二来是因为这问题太蠢。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只能往东翻过阿斯卡德，只能走他自己也要去的方向。

「野味烤好了。」包雷阿斯利落甩开蝴蝶刀，当然也少不了要先耍弄几下。「两位先生，请。不用客气。」

朝圣者有支短弯刀，精灵的是短刀，看起来都和厨具扯不上边。这三把利器原都是打造来用作更危险的用途，不过

今天全都被拿来切肉。有一段时间，只听闻折断骨头、咀嚼食物，以及咬剩的骨头丢进火堆后的滋滋声。

朝圣者斯文地打了个嗝。

「这猎物挺奇怪的。」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像在蚂蚁窝里摆了三天，被他吃舔得一乾二净的肩胛骨。「味道有点像山羊肉，可是又嫩得像兔肉……在我的印象里，还没吃过这种肉。」

「这是斯克瑞克，」精灵大声嚼着软骨说。「印象里，我也还没吃过。」

包雷阿斯小声清了下喉咙。从精灵的口气里，可以听出微微的调侃，这表示他知道自己吃下肚的是一只两眼腥红、牙齿巨大、尾巴足足有三寸长的巨鼠。这巨大的啮齿类动物根本不是追猎人捕来的，他是为了自保而将它射死，而最后决定把它烤来吃罢了。他是理智、头脑清楚的人，不会去吃以垃圾与厨余维生的鼠辈，但是从阿斯卡德隘口的咽喉之地，到最近一个有人烟、会制造垃圾的村落，还要三百余哩。这只老鼠——或者照精灵的说法是「斯克瑞克」——肯定是干净、没有生病。它与文明社会没有过任何接触，所以身上也不会有任何脏东西或传染病。

没多久，最后一块，也是最小一块，被啃咬、吸吮得干干净净的骨头，落入了火堆。月亮浮上高低起伏的烈焰山山脉。风吹旺了火堆，火星飞溅而出，在熠熠繁星中黯黯熄灭，包雷阿斯-蒙又冒险提了一个问题，但没那么直接。

「两位先生已经上路很久了吗？在这片荒野里？我大胆再问一下，你们离开索维基城门很久了吗？」

「久或不久，是相对的。」朝圣者说。「我经过索维基城门的那天，是九月满月的第二天。」

「而我则是第六天。」精灵说。

「哈。」对方的响应鼓舞了包雷阿斯继续说下去。「奇

怪了，我们竟然不是在那边就碰上，因为我也是走那边，应该说是骑马从那边经过。我那时还有马。」

语毕，他沉默了下来，驱赶脑中不好的思绪，让自己不要想起那匹马，还有失去牠的经过。他很确定身旁意外加入的两名同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要是他们一直都是用走的，不可能在阿斯卡德隘口这里赶上他。

「所以，」他说。「我想两位先生是在战后，在琴特拉和平协议签订后才离开的。当然，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我猜两位离开的原因，是不喜欢在琴特拉制定的世界样貌与规矩。」

营火边有颇长一段时间都寂静无声，直到远方的哀号打破了这段沉默。那想必是狼嚎，不过在阿斯卡德隘口这一带，什么事都有可能。

「如果要我老实说，」没想到搭腔的竟是精灵。「我没有理由去喜欢琴特拉和平协议后的这个世界，以及它的样貌，更不用说那所谓的规矩了。」

「而我的情况，」朝圣者把两只粗壮的前臂交叉在胸前说。「也差不多。不过我是后来才这么认为，就像一个我认识的人说的：『后知后觉。』」

他们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连方才在隘口嚎叫的生物也静了下来。

「一开始，」朝圣者出了声，而包雷阿斯与精灵原志笃定他不会开口。「一开始，一切迹象看起来，都是琴特拉和平协议能带来有益的改变，创造一个让人可以接受的秩序。就算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至少我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包雷阿斯清了清喉咙。「各国国王在琴特拉聚集是四月的时候？」

「准确地说，是四月二日。」朝圣者纠正道。「我记得，那天是新月。」



在支撑这一小间画廊的深色木梁下，沿着墙面钉有一排又一排，代表琴特拉贵族的徽纹彩绘盾牌。代表古老家族、光彩已有所磨损的宝石，与后来在达果拉得与卡兰特统治的时代里，因功获赠的贵族徽纹，两者当中的差异一目了然。比较新的盾徽颜料鲜明，尚未龟裂，也没有任何蛀虫留下的痕迹。

而颜色最为鲜明的，当属不久前才加上的尼夫加尔德贵族盾徽。那些贵族在当初夺城的时候，以及接来帝国统治下的五年期间，展现了自身杰出的能力。

等我们拿回琴特拉以后，弗尔泰斯特国王在心里想着，得好好看着这些盾徽，免得琴特拉人在神圣的重建激情中把这些给毁了。政治归政治，但厅里的装饰又是另一回事了。政体的改变不能被任何人拿来当作蓄意毁损的理由。

所以，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戴斯特拉看着巨大的大厅，如是想着。著名的订婚宴。在那个时候出现了「钢刺猬」，向芭维塔公主求了婚……而卡兰特女王雇了猎魔士……

人类命运的交织，是多么诡异至极啊，间谍在心里想着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庸俗思绪感到讶异。

五年前，蜜薇女王想着，五年前，卡兰特女王——凯宾一族的后裔脑浆溅在了庭院的地板上，就是从这扇窗户可以看见的庭院。卡兰特女王，我们在走道上看见她骄傲的肖像，她是王室仅存的血脉之一。在她的女儿芭维塔溺水后，就只剩下她的孙女了。希里雅。希里雅也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应该是真的。

「各位请吧。」拿威格拉德的主教奇路斯·恩德金·汉梅法特以颇抖的手掌示意众人入座。

由于他的年纪，目前的治理身分，以及普遍受人敬重的

社会地位，与会成员一致同意由他来主持会议。

「请就座。」

众人依照座椅上的桃花心木名牌在圆桌前坐了下来：利维亚与利里亚的女王蜜薇、特马里亚国工弗尔泰斯特、他的附庸国——布鲁格国王温兹拉夫、亚丁国主戴马温、科德温国王韩瑟顿、奇达里士国王艾培因、维尔登的年轻国王奇斯特林、雷达尼亚摄政委员会主席尼泰特公爵，以及伯爵戴斯特拉。

这个间谍，得试着摆脱他，把他从会议桌上除掉，主数在心里想着。韩瑟顷国王与弗尔泰斯特国王，甚至是年轻的奇斯特林，连那些语带抱苦的意见也接受，只看尼夫加尔德代表的照会。这个希格西蒙·戴斯特拉的身分地位不符，而且有肮脏的过去与恶劣的名声，是丑陋的人。不能让这丑陋之人的存在，污损了谈判的氛围。

尼夫加尔德使节团的代表——希拉德·费兹欧斯德兰男爵在圆桌所坐的位子，刚好就在戴斯特拉的正对面，他以礼数周到的外交方式，向间谍鞠躬致意。

拿威格拉德主教见众人皆已就座，遂也随着入座。当然，少不了得要侍童为他搀扶颤抖的双手。主教坐在多年前专属于卡兰特的座椅上，这张座椅的靠背高得惊人，装饰十分华丽，相较于其他的座椅，显得特别突出。

圆桌归圆桌，不过谁的地位最高，还是得分个清楚才行。

□

所以，就是这里，特莉丝·梅莉戈德如是想着，并环视房内的摆设，端详挂毯、画作与众多的狩猎奖杯，还有女巫完全不知道是出自什么动物的角。这里，在那场著名的王座厅大破坏后，卡兰特、猎魔士、芭维塔与受诅咒的刺猬，就是在这里进行那场著名的闭门会谈。卡兰特就是在那时候，同

意那女孩的婚事。而当时的芭维塔已经怀了身孕，青莉在不到八个月后便出生了。希里，王位的继承人……继承母狮之血的小母狮……希里，我的小妹妹，现在在远方的某处，在南方。幸好，她已经不是孤身一人，而是与杰洛特和叶奈法在一起，很安全。

除非，她们又骗了我。

「各位亲爱的小姐，请坐吧。」仔细盯着特莉丝看了一段时间的菲丽芭·爱哈特催促道。「等一下，世界各国的权力领袖便会依序发表就职演说，我不希望错过任何一个字，」

其他女巫闻言，便中断闲谈快速入座。席尔，德唐卡维勒穿着一身刚硬的男性服饰，但银色的狐毛围巾为她增添了女性风采，阿西蕾，法·阿娜西得穿了紫色丝绸连身裙，结合简朴与高雅，展现不凡的气质。法兰西丝'芬妲芭儿，一如往常，散发十足的王者风范。依达·艾曼·阿波·希芙内，如往常充满神秘感。马格丽塔·老克斯安提列高贵而庄重。莎宾娜·葛雷维席格一身绿检石色-凯拉，梅兹则是一身碧绿与水仙黄。而芙琳吉拉·薇果一脸憔悴忧伤，苍白得像快断气，甚至可以说是苍白得像鬼一样。

特莉丝梅莉戈德坐在凯拉旁边，对面是来自尼夫加尔德的女巫芙琳吉拉二夫琳吉拉头上挂着一幅画，画中的骑士在夹道的赤杨间，不要命地狂奔，而赤杨纷纷朝骑士伸出怪物般的枝臂，一张张长了可怕尖牙的树洞嘴，正讪笑着骑士。特莉丝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

摆在桌了中央的立体传影器已经启动。菲丽芭·爱哈特用咒语强化了影像与声音。

「诚如各位小姐所见所闻，」她讽刺地说。「在琴特拉的王座厅，也就是在我们正底的那层楼，世界各国的权力领袖正聚在一起，决定这个世界的命运。而我们在这里，他们上头的这层楼监督他们，免得那些男人胡闹过头了。」

□

阿斯卡德隘口的嚎叫声又多了几道，包雷阿斯很确定，那嚎叫并非出自狼群。

「对于琴特拉谈判过后能带来的改变，我也没有太多期望。」他出声说，好再度炒热已经冷却的聊天气氛。「懂门道的，都不会指望那些谈判会带来什么好处。」

「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本身，也就是各方开始谈判。」朝圣者平静地提出异议。「如果两位先生允许，我想说的是，身为一个人类是很单纯的，我就是这样。我是个人类，想法很单纯。单纯的人知道，原本对战的诸王与帝王，有多么痛恨彼此，只要有办法、有力量，就会相互厮杀。他们现在不再厮杀，而是在圆桌前坐了下来，这就代表他们已经没有力量。说穿了，他们毫无招架之力。既然他们已无招架之力，就不会有任何军队侵袭单纯人的村子，杀害村民，把人伤成残废，烧毁他人足舍，屠杀孩童，强暴他人妻子，强行掳人为俘。不，相反的，他们聚到了琴特拉去谈判。我们应该要开心才对！」

火星不断喷溅，精灵拿树枝翻动火堆后，斜睨了朝圣者一眼。

「就算是个单纯的人，」他毫不掩饰话中的讽刺。「就算有多么开心，哼，甚至是欢天喜地，也该知道政治的角力同样是战争，只是进行的方式有些不同；应该了解所谓的谈判，与交易没有两样。两者都有类似的自我推进机制。谈出来的成果，都是用各种让步赎来的，所谓有得必有失，换言之，为了某一方能当买主，就得有另一方去当卖家。」

「这的确就是这么单纯，每一个人当然都明白，就算是极为单纯的人，也一样。」朝圣者在过了一会儿后，如是说道。

□

「不、不、我再说一次，不！」韩瑟顿国王大吼着，两手用力捶在桌上，连酒杯都倒了，墨水瓶也跟着跳动。「这

个议题没有任何讨论空间！这事没得商量！就这样，别再说了。代以拉得！」

「韩瑟顿，不要为难大家，也别大吼大叫，让我们在大使面前难堪。」弗尔泰斯特接过发言权，以平静、清楚且极力打圆场的态度说。

希拉德·费兹欧斯德兰——尼夫加尔德的谈判代表——行了一个礼，而他脸上端出的虚伪笑容，则是示意艾德国王的失控行为，并没有冒犯到他或让他心生芥蒂。

「我们能与尼夫加尔德帝国好好谈，」弗尔泰斯特说。「但自己人之间却突然开始狗咬狗？丢人啊，韩瑟顿

「像安葛拉之谷和扎泽彻这类困难的议题上，我们都可以与尼夫加尔德帝国达成共识了。那可是会很蠢的，要是……」戴斯特拉一副不太情愿地出了声。

「这种评论我不接受！」这一回，韩瑟顿的吼声大到就连狮子也要敬他三分。「这种评论，尤其是出自间谍之流的嘴，我更是无法接受！我他妈的是个国王！」

「这一点，甚至用看的也看得出来。」蜜薇不屑地哼了一声。戴马温背对他们，看着大厅墙上的一面面盾徽，露出轻蔑的微笑，好像目前讨论的话题，根本就不是他的王国一样。

「够了！」韩瑟顿低吼道，一双发狂的眼睛扫过四周。「够了，看在众神分上，够了，不然我要脑充血了。我说了，连一块地都不行。没有什么所谓的收复失地，没有！我不可能同意限缩我的王国，就算只是一块地，甚至是半块地，都不可能！众神给了我这份荣耀，将科德温托付给我，所以我归还的对象，也只能是众神！下马尔西亚是我们的……那个……敏……民……民族土地。几世纪以来，下马尔西亚就是属于科德温的……」

「上亚丁属于科德温的事，」戴斯特拉再度出声，「是

从去年才开始。更精确地说，是从去年的七月二十四日起，从科德温的占领大军跨进那里的那一刻起。」

「为免将来有所疑义，我要求将以下发言纪录在案。」希拉德，费兹欧斯德兰径自说着，没有先征求发言许可。「尼夫加尔德帝国与这场吞并行动没有关系。」

「除了他们当时正好在凡格尔堡掠夺以外。」

「绝无此事！」

「当真？」

「各位男士！」弗尔泰斯特出声制止。

「科德温的军队是以解放者身分挺进卜马尔西亚！」韩瑟顿粗声道。「我的将士受到当地撒花欢迎！我的将士……」

「你的强盗。」戴马温国王的声音听来冷静，但他的表情却透露出这股冷静花了多大力气去维持。「你的暴徒，这一票抢夺恶军，闯进了我的王国，在我的王国里奸淫掳掠。各位先生！我们聚在这里，商议了一个星期，讨论这个世界的未来该有怎样的面貌，众神啊，难道该是有着犯罪与掠夺的面貌吗？难道这种盗匪肆虐的现状，该要维持下去吗？难道恶棍与匪徒抢走的财富，该继续留在他们手中吗？」

韩瑟顿一把抓起桌上的地图，大动作将它撕烂，丢向戴马温。亚丁国王甚至连动也没动一下。

「我的军队是从尼夫尔加尔德人手中，拿下卜马尔西亚的。」韩瑟顿粗声吼道，脸色也转为上等的陈酿葡萄酒色。「你那令人遗憾的王国，当时就已经不存在，戴马温。我再和你多讲一点，要不是我的军队，今天，你甚至连个王国都没有。我倒想看看，没了我的帮助，你要怎么把黑衣军赶出亚鲁加河与安葛拉之谷。照这样看来，你是因为我的善心才能继续当国王，这个说法也不算太过分了。不过，我的善心就到此为止！我说了，我不会放弃我的土地，就连一块也不

行。我不会让自己的王国遭到限缩。」

「我也不会我的王国遭受同样的事！」戴马温站了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谈不拢了！」

「两位，」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打瞌睡的拿威格拉德主教奇路斯·汉梅法特，突然出来打圆场道。「一定有个能让双方妥协的……」

「不管是什么协议，只要有可能损及位于布兰萨纳之谷的精灵国度权益，尼夫加尔德帝国都不会接受。」喜欢随意插话的希拉德·费兹欧斯德兰说。「如果有必要，我可以为各位男士，再念一遍备忘录的内容……」

韩瑟顿、弗尔泰斯特与戴斯特拉纷纷哼了一声，不过戴马温看着帝国大使的表情却很平和，甚至可以说是友善。

「为了普世利益，」他说。「也为了世界和平，我承认布兰萨纳之谷的自治权。不过，不是以

王国的地位，而是公国。条件是艾妮得安葛雷娜女大公，得向我承认其附庸地位，并担起将人类与精灵的权利、特权平等化的责任。就像我说的——为了公众的利益——我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的改变了。」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国王该说的话，」蜜薇说。

「公众的利益至高无上。」等了好一段时间，终于逮到机会，展现自己也懂外交辞帝的汉梅法特主教说。

「然而，我还要补充一点，」戴马温看着气呼呼的韩瑟顿，接着说。「我在布兰萨纳之谷问题上的让步，不能成为惯例，只能看作是在我的同意之下，对我国土完整性进行的破坏。其他任何抢劫或强盗的行为，我一概不予承认。以侵略者与掠夺者之姿，入侵我国界的科德温军队，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退出在上亚丁非法占领的要塞与城堡。这是我继续参与商议的条件，基于口说无凭，我的秘书会针对这件事提交正式的照会给会议记录。」

「韩瑟顿？」弗尔泰斯特看向大胡子国王，摆明在等他的回应。

「不可能！」科德温国王大吼，撞翻椅子，像被胡蜂针螫到的黑猩猩一样地跳脚。「我永远都不可能把马尔西亚交出来！除非我死了！我绝不交出来！没有人逼得了我！不管哪股势力！不管是他妈的哪股势力！」

而为了证明自己也有念过书，不是等闲之辈，他又吼道：

「爱莫能助！」



「我去他的爱莫能助，这个老废物！」在上一层房间里的莎宾娜·葛雷维席格不屑道。「各位女士可以不用担心，他们会逼这个蠢蛋承认收复上亚丁这件事。科德温的军队会在十日之内，从那里全数撤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会有人提出异议。要是各位女士当中，有人抱持疑虑，那么我的确有权感到受伤。」

菲丽芭，爱哈特与交乐，德唐卡维勒，点头表示认同，阿西蕾·法·阿娜西得以微笑传达谢意。

「我们今天还剩下布兰萨纳之谷这个课题要解决。」莎宾娜说、「恩菲尔大帝的备忘录内容我们都晓得。底下那些国王还没来得及讨论这件事，就已经先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会说，让人最感兴趣的那一位，也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就是戴马温国王。」

「戴马温的立场，基本上与妥协相去甚远。」席尔·德唐卡维勒一面说着，一面将银狐围巾缠上颈子。「这个立场很积极，经过深思熟虑、利害权衡。希拉德，费兹欧斯德兰如果想将局面导向更大的让步，将会碰到不少麻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的打算。」

「他有的。」阿西蕾·法·阿娜西得平静地说。「因为尼夫

加尔德给他的指示就是这样。他会递出节略，提出协议有待复核，至少会吵一个昼夜。等这个阶段过后，他的姿态便会放软。」

「这是照正常情况来说。」莎宾娜，葛雷维席格打断她的发言。「正常来说，他们终归会在某个地方碰面，谈妥一些事情。不过，我们不会被动坐在这里等。我们马上就来画出底线，看哪些事，可以允许他们做。法兰西丝！妳倒是出个声啊！现在说的可是妳的王国。」

「正是如此。」来自山谷的雏菊笑得无比美丽。「正是如此，我才保持沉默，莎宾娜。」

「抛开所谓的骄傲吧。」马格丽塔老克斯安提列严肃地说。「我们必须知道，哪些事可以允许那些国王去做。」

法兰西丝·芬妲芭儿又露出了一个更加美丽的微笑。

「为了和平之事与公众利益，」她说。「我同意戴马温国王的提议。我亲爱的女孩们，从这一刻起，妳们已经可以不用再称呼我为女王陛下，只要用一般的『女大公阁下』就够了。」

「精灵的玩笑话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好笑，这肯定是因为我根本就听不明白。」莎宾娜皱了眉。

「那戴马温的其他条件呢？」

法兰西丝扇了扇睫毛。

「我同意让移居的人类回来，并归还他们的财产。」她认真地说。「我会保证所有种族，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

「艾妮得，看在众神的分上，」菲丽芭·爱哈特笑道。「妳不能什么都同意！订个什么条件吧！」

「我会的。」精灵的态度突然转为严肃。「我不同意成为附庸。我希望布兰萨纳之谷，是保有绝对所有权的自主地。除了对宗主国允诺忠诚，不进行可能损及其宗主权之活

动外，不负任何附庸义务。」

「戴马温不会同意的。」菲丽芭简洁下了评论。「他不会放弃百花谷一直以来，付给他的岁贡与租税。」

「在这个议题上，」法兰西丝挑起双眉。「我已经准备好进行双方谈判。我相信我们能达成共识。自主地的身分让我们无须负进贡义务，不过也没有禁止或排除这样的可能啊。」

「那遗产交托呢？」菲丽芭·爱哈特没有就此罢休。「嫡长继承呢？弗尔泰斯特在同意自主地模式的同时，也会想要得到公国不分裂的保证。」

「我的外貌与身形，」法兰西丝再度微笑。「确实可能会让弗尔泰斯特担忧，倒是妳让我吃惊了，菲丽芭。我的年纪已经远远、远远过了可能受孕的时期。至于遗产交托与嫡长继承，戴马温应该不会有所担忧。统治布兰萨纳之谷的家族未来只会是我。虽然我们外表年龄的差距，貌似有利于戴马温，不过就我身后留下的遗产这个议题，会和我们讨论的对象不是他，而是他的孙辈，我向各位女士保证，这件事不会成为争执点。」

「这件事不会。」阿西蕾·法·阿娜西得看着精灵女巫的眼睛，说出了自己的认同。「那松鼠党突击队的事呢？替尼夫加尔德打仗的精灵呢？要是我没想错，那些精灵大多是妳的子民吧，法兰西丝小姐？」

来自山谷的雏菊失了笑容。她望向依达·艾曼，但这名沉默的精灵却避开了她的视线。

「为了公众的利益……」她原本出了声，却又打住。阿西蕾也十分严肃地点头，表示了解。

「还能怎么样呢？」她说。「凡事都有代价，战争必须要有牺牲者。至于和平，到头来，显然也是即此。」



「是啊，这是真真实实的情况。」朝圣者看着垂头坐着的精灵重复道。「和平协议的谈判就像是场商展、像个市集。为了让一群人可以当顾客，其他人就得成为商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作，重点是不要买贵了……」

「也别卖便宜了。」头依旧垂着的精灵说。

□

「叛国贼！卑鄙小人！」

「狗娘养的！」

「安巴得拉阿恩促阿贺！」

「尼夫加尔德的走狗！」，

「安静！」哈米卡尔·丹扎大声喝道，套了铠甲的手，也一拳打在回廊栏杆上。画廊里的弩弓手随即将箭瞄向挤在死路的精灵。

「冷静！」这回丹扎吼得更大声了。「够了！各位军官先生，你们静一静！表现得有尊严点！」

「你这个邪恶的卑鄙小人，还有脸提尊严这件事吗？」寇伊纳，大雷欧吼道。「你们这些该死的都因，我们可是为了你们抛头颅，洒热血啊！为你们、为你们的大帝，而且我们还向他宣誓放忠过！你们就是这样报答我们吗？把我们打发给北方那些施虐者！把我们当成罪犯！当成丧心病狂的恶人！」

「我说过了，够了！」丹扎再度一拳打向栏杆，这次甚至引起回音。「各位精灵先生，你们就接受既定的事实吧！在琴特拉议和的内容，是作为各国签订和平协议的条件。帝国有义务要把战争罪犯，遣送给北地林格人……」

「罪犯？罪犯？你这个恶心的都因！」里欧登吼道。

「是战争罪犯。」丹扎重申道，对于底下的骚动完全不予理会。「是受到指控的军官，而且有证据证明你们进行恐

怖活动、谋杀平民、杀害与刑求俘虏、屠杀战地医院里的伤员…」

「你们这群狗娘养的-·」安格斯·布力克力大吼。「我们是杀了人，不过那是在打仗啊！」

「我们都是按你们的命令去杀人！」

「促阿铁阿波阿尔些，改斯低都因！」

「事情已成定局！」丹扎再度重申。「你们再怎么叫嚣谩骂，也改变不了什么，一次一个，依序进入守卫室，上手铐的时候，也请不要抵抗。」

「当初他们逃回亚鲁加河对岸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留下来才对。」里欧登岐牙切齿地说。「应该要留在突击队里，继续作战才对。而我们这群傻子、蠢蛋和白痴，却只会守着军人的誓约！活该我们现在变成这样！」

伊轰格林·法伊提亚纳，绰号铁狼，曾是「松鼠」里最著名的领袖，几乎可以说是传奇人物，如今身为帝国上校的他，面无表情地撕下袖子与臂章上代衷佛和荷德旅的银色闪电标记，猛力甩在庭院地砖上。其他军官见了，也纷纷仿效。哈米卡尔·丹扎从画廊看着这情景，不禁皱起眉头说：

「这种示威举动很轻率。再者，如果我是各位军官，就不会这么草率地抛掉帝国徽章。我认为，自己有必要告知各位军官先生，在和平协议谈判的过程中，诸国做出了保证，只要是帝国的军官，就会受到公正审判，判决也会比较轻微，而且很快便能得到特赦……」

挤在死巷的精灵间，爆发出洪亮的大笑，不断回荡在墙面间。

「再告知各位一件事。」哈米卡尔，丹扎平静地补充一句。「被我们遣送给北地林路人的，就只有你们这三士一名军官。至于你们底下的士兵，我们一个也没有送出去。一个都没有。」

死巷里的笑声，就像被一把刀子切断一样，骤然止住。

□

风吹动火堆，扫出粒粒红星，也把烟吹进了眼睛里。隘口那头，再度传来嚎叫。

「他们把所有一切都拿来交易。」精灵打破沉默。「把一切都标上价格。荣誉、忠诚、承诺、誓约、平常的行事准则这些都成了区区商品，只要还有需求与前景，这些东西就还有价值。等到需求没了，这些东西就变得一文不值，被丢到角落，进了垃圾堆。」

「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朝圣者点了点头。「精灵先生，您说得对。当时在琴特拉的情景，就是这样。所有一切都有自己的价格。能换到多少东西，就有多少价值。每天早上都有股市开盘，而且就像在真正股市里，时不时就会有多头或空头，就像在真正的股市里，让人不禁要想，这后头是不是有人在操纵。」

□

「我没听错吧？」希拉德，费兹欧斯德兰一脸不可置信，拉长着语调问。「我的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

帝国特使贝伦加·雷伍瓦登并没有费事回答，依旧舒适地坐在扶椅上，看着在酒杯里晃动的红酒浪。

希拉德端起高傲的姿态，在脸上装出轻蔑与高人一等的表情，像在说：「你这狗杂种，要嘛就是在说谎，要嘛就是在怀疑、试探我。不管是哪一种，我都已经把你摸透了。」他扬起下巴，说：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在国界、战俘、归还战利品、佛利荷德旅的军官和斯寇亚塔也突击队这些事上让步了那么多之后，大帝还下令要我去和他们议和，在遣返移民这件事上，接受北地神搭人那不可能的要求？」

「男爵阁下，您理解得十分正确。」贝伦加·雷伍瓦登用

他惯有的说话方式，拖着每个音节回答。「您的敏捷心思，真是让我惊艳不已。」

「伟大的太阳啊，贝伦加先生，你们在首都那边，有没有想过这些决定会带来的扰果？北地林格人间已经有耳语，说我們帝国是双脚用黏土糊成的巨人，他们现在就已经在叫嚣，说他们战胜了我们、击败了我们，驱离了我们！如果我们继续退让，就代表我们接受他们那自大，又要求过分的最后通牒，这大帝明白吗？他们会把这看作是我们软弱的迹象，导致未来可能出现让人遗憾的后果，这大帝了解吗？我们在布鲁格与利里亚的几千名移民会有什么样命运，大帝到底清不清楚？」

贝伦加，雷伍瓦登不再摇晃酒杯，漆黑如炭的双眼直直定在希拉德身上。

「我把帝王的命令传给男爵阁下您了。」他一字一字地说。「等男爵阁下您完成这个命令，回到尼夫加尔德后，可以自己去问大帝，为什么他会这么不理智。您也可以对大帝加以非难、谴责或斥骂。有何不可？不过，请您自己去做，不要透过我转述。」

喔，我知道了。希拉德在心里想道。坐在我面前的，是新的史帝芬·斯凯兰。要用对付史帝芬·斯凯兰的那一套，来和他打交道。

不过现在事情很清楚，他可不是无缘无故来这里，毕竟他大可派个信使来传令。

「好吧。」他作出一副自在，甚至是自信的样子，起了话头。「战败的人就该死！不过大帝的命令很清楚明确，所以我会用同样的方式执行，并试着让情况看起来像是谈判的结果，而不是全然的退让。这种事我很在行。我当外交官已经当了三十年，历经了四个朝代。我的家族是最有分量、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

「当然，我知道，所以我才会在这里。」贝伦加用一个

浅笑打断他。

希拉德微微行了个礼，耐心等他说下去。

「尊贵的男爵，」特使一边晃着酒杯，一边说着。「阁下之所以会有理解上的困难，是因为您

认为所谓的胜利与征服，是建立在毫无意义的种族灭绝之上。是要在流满鲜血的大地挥舞旗杆，大喊着：『到这里都是我的，是我拿下的！』不幸的是，类似这样的认知颇为普遍。然而，男爵大人，对我，还有授权我的那些人来说，胜利与征服是两种全然不同的事。胜利的样貌，应该是战败方不得不购买战胜方所制造的产品，呵，他们很乐意这么做，因为胜利方的产品都比较好，也比较便宜。胜利方的货币比战败方强势，而战败方对这样的货币，也比对自己的有信心得多。费兹欧斯德兰男爵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您是不是已经开始慢慢看懂，谁是战胜者、谁是战败者了？您是不是已经了解，到底谁才是真的该死？」

大使点点头，给了肯定的回答。

过了一会，雷伍瓦登才又慢条斯理地说：「不过，为了让这份胜利变得更为强大，拥有法律地位，我们必须签下和平协议。动作要快，而且不计成本。不是什么停战协议，也不是休战协议，而是和平协议。具有创造性的妥协，具有建设性的协调，而且不会造成经济封锁、报复性关税及贸易保护主义。」

这回，希拉德同样也用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他要讲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不是没来由就破坏他们的农业、摧毁他们的工业。」雷伍瓦登用平静 '慢条斯理又毫无所谓的声音说。「我们之所以会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他们物资超缺，不得不向我们购买，但是边界处于敌对而封锁的状态，让我们的商人与货物无法跨越。然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尊贵的男爵大人，让我来告诉您会发生什么事吧。我们会面临生产过剩的危机，

因为我们的工厂都指望出口，生产线全开。与拿威格拉德及科维尔，签了合作协议的海洋贸易商号，也会面临重大损失。尊贵的男爵大人，阁下那极有影响力的家族，在那些商号里都持有相当程度的股分，而阁下也一定知道，家庭是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您知道的，对吧？」

「知道。」虽然他们所在的房间绝对密闭，不会遭人窃听，希拉德·费兹欧斯德兰还是压低了

声音。「我懂了、明白了。不过，我还是得确定自己要执行的命令是来自大帝……而不是什么……商号……」

「帝国会改朝换代，」雷伍瓦登嘶声说。「而商号会继续经营下去，渡过各种风浪，但这都是老生常谈，男爵大人可以不用担心，您要执行的命令，确实是大帝所下，目的是要确保帝国的福祉与利益。不过我也不否认，大帝是在和某个商号会谈之后，才下了这个决定。」

语毕，大使解开领口与衬衫，露出里头的金色徽章，那上头有颗刻在三角形里-被火焰包围的星星。

「很好看的饰品。」希拉德以微笑和微微一鞠躬，表示自己明白他所指为何。「据我所知，这样的饰品非常珍贵……而且只有精英才能拥有……这买得到吗？」

「买不到。」贝伦加，雷伍瓦登坚定地否决掉这种可能性。「只能靠自己努力争取。」

□

「如果各位先生女士允许，」希拉德·费兹欧斯德兰的语气里透出他特有的声调，在场与会的人都知道，那代表大使认为自己接下来要说的事无比重要。「如果各位先生、女士允许，就由我来念出，受伟大太阳恩宠的尼夫加尔德大帝—-尊贵的恩菲尔，法·恩瑞斯帝王陛下，派人送来给我的备忘录内容……」

「喔，不。别又来了。」戴马温咬着牙说，戴斯特拉则

只是发出一声哀叹。两人的皮应希拉德都没有漏掉，因为也不可能漏掉。

「备忘录的内容很长。」他承认道。「那么我就不用急的，只把内容总结出来。帝王陛下在备忘录中表示，他对交涉能顺利进行，感到十分满意，而他身为一名爱好和平之士，更是满心欢直地接受各方达成的妥协与和解。帝王陛下预祝各位在接下来，以双方互惠为依归的谈判过程，也能顺利进行……」

「那我们就开始做事吧。」弗尔泰斯特打断他，「来吧！我们就以双方互惠为依归，来结束这一切，然后回家吧。」

「说得对。」离家最远的韩瑟顿说。「我们结束这一切吧，因为要是我们在这里磨磨蹭蹭，就会被这里的冬天杀个措手不及！」

「需要各方妥协的还有一件事，」蜜薇提醒道。「以及一件我们几次下来，几乎都没提及的事。也许是因为恐惧吧，因为那会反映出我们之间的不同。是时候克服这份恐惧了。这个问题之所以会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纯粹是因为我扪害怕。」

「没错。」弗尔泰斯特说。「那么，我们就开始吧。我们来弄清楚琴特拉现在的状态，弄清楚王位继承的这个问题，弄清楚谁是卡兰特的继承者。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我有信心，我们可以解决。对吧，阁下？」

「哦。」希拉德·费兹欧斯德兰技巧性地露出一个神秘微笑。「琴特拉王位继承这件事，我敢肯定，我们一定可以顺利解决。这件事比各位先生和女士以为的，要来得简单多了。」

□

「以下，我要提出一个计划案进行讨论。」菲丽芭·爱哈

特的语气听来似乎不容商量。「我们把琴特拉变成托管地，交给特马里亚的弗尔泰斯特来管。」

「这个弗尔泰斯特的势力也扩张太多了。」莎宾娜·葛雷维席格皱起眉头。「他的胃口也太好了些。布鲁格、索登、安葛拉……」

「我们在亚鲁加河的河口，还有马尔那达尔山梯，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菲丽芭打断她。

「我不反对这个说法。」席尔·德唐卡维勒说。「这确实是我们需要的，但我们不需要恩菲尔·法·恩瑞斯，且我们的目的是妥协，不是冲突。」

「几天前」法兰西丝·芬妲芭儿提醒道。「希拉德曾提议要划定分界线，把琴特拉用势力范围，划分成北区和南区……」

「废话连篇又幼稚无比。」马格丽塔·老克斯安提列为之动怒。「这种区分没有半点意义，只会变成冲突的起源，」

「我想琴特拉的地位，应该要改成共管。」席尔说。「由北方诸国与尼夫加尔德帝国的代表，共同治理。琴特拉的城市与港口，将拥有自由市的地位……亲爱的阿西蕾小姐，您有什么想说的吗？请说。我在提出论述的时候，通常会将内容完整表达清楚，不过，请说吧，我们洗耳恭听。」

所有的魔法师，包括脸色苍白得像鬼一样的芙联吉拉·薇果，都将目光定在阿西蕾·法·阿娜西得身上，尼夫加尔德女巫的脸上，则没有半丝急躁。

「我建议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的问题上，不要再去烦琴特拉了。」她用她那好听而温柔的声音说。「有些事传到了我这里，不过我还没来得及告知各位。各位伙伴，琴特拉的事情已经解决，都办好了。」

「什么？」菲利帕瞇起双眼。「可以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吗？」

特莉丝，梅莉戈德大声叹了口气，她已经猜到、已经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



瓦铁·德里多显得哀伤而担忧。他那又棒又有魅力的金髮情妇坎塔蕊拉抛弃了他，事前毫无预警，也没有半点征兆。没有交代理由，也没有任何解释。这对瓦铁来说是一记打击，可怕的打击。现在的他，走起路来死气沉沉，整个人精神紧绷、不知所措、六神无主。他必须十分小心，打起—万分精神，才不会在面见大帝的时候，说出了什么蠢话。现在这种大转变的时代，可是不利于急躁又无能的人啊。

「对于商会提供的无价帮助，」恩菲尔，法·恩瑞斯皱起眉头说。「我们已经酬谢过，给了够多特权，比三代大帝所给的加起来还要多。至于贝伦加·雷伍瓦登，我们也一样得酬谢他揭发密谋。他已经得到一个高阶肥缺，倘若发现他是无能的家伙，纵使之前立下功劳，那位子一样坐不住。如果他能明白这一点是最好。」

「陛下，在这件事上，我会尽力的。那戴斯特拉呢？还有他的秘密线人？」

「戴斯特拉在把他的线人透露给我之前，就会先丧命了。当然，就这个天上掉下来的消息，是该答谢他这个人……不过要怎么做呢？戴斯特拉不会接受我给的任何东西。」

「帝王陛下，如果可以……」

「说。」

「有一个消息戴斯特拉会接受，那是某件他还不知道，却会希望知道的事。陛下可以用这个消息来答谢他。」

「很好，瓦铁。」

瓦铁·德里多松了一口气。为了要松这口气，他把头别了开来，也因此率先看见朝他们走来的两位女士——虽德塔尔

伯爵夫人史黛拉·康格瑞夫，以及她受托照顾的浅髪女孩。

「她们来了。」他挑眉示意。「陛下，我大胆提醒一句……国家利益……帝国福祉……」

「够了。」恩菲尔·法，恩瑞斯不情愿地打断他。「我说过了，我会考虑。那件事我会好好想一想，然后下决定，等我决定了，会告诉你结果是什么。」

「是，陛下。」

「还有事吗？」喷泉底座上有着海仙女的大理石雕像装饰，尼夫加尔德的白色之焰不耐烦地用手套拍了拍仙女的腰际。「怎么还不走？瓦铁。」

「史帝芬·斯凯兰的事……」

「我不会对他网开一面。叛国者就该处死，但过程必须透明而确实。」

「是，陛下。」

恩菲尔甚至没有瞧他一眼，而是看着史黛拉·康格瑞夫，以及那浅色头髪的女该。

帝国福祉来了，他想道。这个冒牌的公主，冒牌的琴特拉女王，亚拉河河口的冒牌统治者，而我的帝国却是如此地需要她。现在她来了，眼眸低敛，饱受惊吓、穿着一件绿袖子的白色蚕转连身裙，保守的领上搭配一条翠绿橄榄石项链。当初在达伦罗旺堡，我赞赏过这件緖装，夸奖过她配戴于身的首饰。史黛拉知道我的喜好，所以再度把她打扮成我喜欢的样子。可是，我要一个娃娃做什么？摆在壁炉上装饰吗？

「两位高贵的女士好。」他率先行礼，除了在宫殿的王座厅，在尼夫加尔德里，对女性必须表现尊敬与客气，就连帝王也不例外。

两人以深深的屈膝与低头回礼。站在她们面前的这人虽然客气，却是这个国家的帝王。

恩菲尔受够了这些礼节。

「史黛拉，妳留在这里。」他硬声命道。「而妳，小姑娘，陪我去走一走。我的手臂在这里，把头抬高。够了、够了，不要再行礼了，不过是散个步而已。」

他们沿着一条小道走，两旁是刚刚添上几抹新绿的树丛与树篱。帝王的护卫军——禁卫军

「治」里的精英，也就是鼎鼎大名的火蛇军，与他们保持距离，在一旁准备随时应变各种状况。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不该打扰帝王。

他们走过一座萧条的废池塘。当年托雷斯大帝放进去的那条长寿鲤鱼，已经在两日前去世。我会再放一条年轻、强壮、漂亮的大王鲤进去，恩菲尔·法‘恩瑞斯在心里想着，叫人给牠系上一面金牌，上头要有我的头像与日期。法也谢代以拉得阿波耶干。有些事情已经结束，有些事情正要开始。这是一个新的世纪、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所以也该死地要有条新的鲤鱼。

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了挽在他手臂上的那个女孩。然而让他记起她存在的，是她身上的温暖-她身上的铃兰香，还有帝国的福祉，而且是依照这样的顺序，而不是另有先后。

他们站在池塘前，池中央有座人工小岛，上头有座岩石花园、喷泉及大理石雕像。

「妳知道这座雕像雕的是什么吗？」

「知道，陛下。」这回答她隔了一会儿才说出。「是鹈鹏，牠用嘴撕开了自己的胸口，好用鲜血喂食幼鸟。这是一则寓言，讲述高贵的奉献和……」

「愿闻其详。」

「还有伟大的爱。」

「妳觉得，」他将她转向自己，抿起嘴唇。「那被撕开

的胸口，会因为这样就没那么痛吗？」

「我不知道……」她结巴了起来。「陛下……我……」

他握住了她的手，感觉到她震了一下，而那股颤栗从他的手掌传到手臂，一路传到了肩膀。

「我的父亲，」他说。「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却从来就搞不懂传说与神话，从来就没有时间去了解，总是把它们混在一起。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他把我带到这里，在这座公园里，和我说那雕像雕的是一只从灰烬中化身的鹈鹏。嘿，小姑娘，大帝在说笑的时候，起码也笑一下吧。谢谢。这样好多了。如果和我散步不开心的话，会让我难过的。看着我的眼睛。」

「我很开心……可以在这里……和陛下一起。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是无比光荣……让我十分开心。我很高兴……」

「真的？又或者这只是宫廷里的阿谀奉承？是史黛拉·康格瑞夫调教出来的好礼教？是史黛拉要妳刻在脑子里的台词？承认吧，小姑娘。」

她敛下双眼，沉默了起来。

「妳的大帝在问妳话。」恩菲尔·法·恩瑞斯重复道。「而大帝在问话的时候，没有人敢默不声。当然，也没有人斗胆撒谎。」

「是真的。」她用富有音韵的声音说。「我是真的很开心，陛下。」

「我相信妳。虽然我觉得奇怪，不过我相信妳。」恩菲尔在隔了一会儿后，如是说道。

「我也……我也觉得奇怪。」她低语道。

「什么？大胆说出来。」

「我想要可以更平常……散步，还有说话。可是我理解……我理解这是不可能的。」

「妳的理解很正确。」他抿住嘴唇。「这个帝国历代由帝王统治，不过有两样东西，却是帝王统治不了的——自己的心与自己的时间。这两个东西不管是哪一样，都是属于帝国的。」

「我清楚，而且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她低语。

「我不会在这里逗留太久。」他在一阵凝重的沉默后说。「我得去琴特拉，亲身莅临，为和平协议签署典礼增添荣彩。妳会回去达伦罗旺……小姑娘，把头抬起来。噢，不。这已经是妳第二次在我面前吸鼻子了，还有妳眼睛里的是什么？眼泪？噢，这可是严重违反礼仪了。我得向里德堪尔伯爵夫人，表达我的极度不满。我说过了，请把头抬起来。」

「请……放过史黛拉女士……尊贵的帝王陛下，这是我的错，我一个人的错，史黛拉女士教过我……把一切都说过。」

「我注意到了，也很看重这一点。别怕，我不会怪罪史黛拉·康格瑞夫。永远都不会。我只是和妳开玩笑，故意逗妳玩的。」

「我注意到了。」女孩在低语的同时，也因自己的大胆而刷白了脸，不过恩菲尔只是放声大笑了起来。那笑声，有些不自然。

「我比较希望妳是这个样子。」他说。「相信我。胆子大，就像……」

他突然打住。就像我的女儿，他在心里想道。罪恶感像只恶犬，将他咬得遍体鳞伤。女孩没有敛下眼，这不只是史黛拉的杰作。她的性子确实就是这样。不同于外表所现，这是一颗难以刮伤的钻石。不，我不允许瓦铁谋杀这个孩子。琴特拉归琴特拉，帝国福祉归帝国福祉，可是这件事看来，只有一个有意义与荣誉感的解决方法。

「把手给我。」

这是一道以严厉声调下达的命令，但他却明显感觉到她很乐意这么做，没有任何自我逼迫。

她的手又小又凉，不过已经不再发抖了，

「妳叫什么名字？拜托，可别和我说是希里雅·费欧娜。」

「希里雅·费欧娜。」

「小姑娘，我想给妳个惩罚，严厉的惩罚。」

「我知道，陛下。是我活该，可是我……我必须当希里雅费欧娜。」

「这话可以当作是妳在懊悔，懊悔妳不是她。」他说，手里还是握着她的手。

「我是懊悔。」她低声说。「懊悔我不是她。」

「真的？」

「如果我是真的希里雅……大帝看我的目光就会仁慈些。不过我只是个冒牌货，一名顶替者。一个一文不值的替身，什么都……」

他突然转过身，抓住她的双臂，但随即又放开，往后退了一步。

「妳渴望王位？权力？」他质问的声音虽轻，却很快速，假装没瞧见她剧烈的摇头反对。「还是名声？荣耀？奢华？」

他突然打住，重重叹了口气，假装没瞧见女孩依旧不断晃动低垂的脑袋，依旧不断抗议他伤人的指控，又或者是他那更加伤人的未竟话语。

他大声地叹了一口大气。

「小飞蛾，妳可知道自己眼前看到的是一道火焰？」

「我知道，陛下。」

他们沉默了许久。突然间，春天的气息让他们感到头晕目眩。两人都是。

最后，恩菲尔不带感情地说：「要当一位帝后，可不像外表看来的那么简单。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爱上妳。」

她点了点头，表示这一点她也明白。他看见她脸颊上的泪水，感觉自己内心深处的万年寒冰又碎了一块，就像那时在斯地加堡一样。

他拥住了她，将她用力揉进怀里，抚摸她那飘着铃兰香的发丝。

「我的小可怜……」他用着不像他的声音说。「我的国家利益小可怜…」



钟声响遍了整个琴特拉，听来庄严、深远而隆重，却给人一种奇怪的送葬感。

这张美貌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汉梅法特主教如是想着。他和其他人一样，都看着同一幅肖像画，那画的尺寸与旁边那些的肖像画一样，至少有一噚长、半噚宽。真是奇怪的长相。我敢打赌，这一定有混血。我敢拿我的人头担保，这血管里流的，一定有那天杀的精灵血。

很漂亮，弗尔泰斯特想道，比情报组织的人给我看的袖珍画还漂亮，不过肖像通常都会画得比较好看一点。

一点都不像卡兰特，蜜薇心想。一点都不像雷恩格纳。一点都不像芭维塔，嗯有传言说……可是不对，这不可能。这一定是皇家血脉不可，得是正统的琴特拉统治者。长得是这样。

这是国家利益所要求的，也是历史所要求的。

这不是我在梦里见到的那名女子，不久前才抵达琴特拉

的科维尔王艾斯特拉德·迪森在心里想道。这绝对不是她，不过我不会把这点告诉任何人。我要把这个秘密留给我自己，还有我的祖蕾卡。我要和我的祖蕾卡一起决定，怎么利用梦境给我们的情报。

这个希里，差一点就成了我的妻子，维尔登的奇斯特林王子心想。那样，我就会成为琴特拉的王子，照惯例成为王位继承人，然后我一定会像卡兰特一样命丧黄泉。好险，喔，真的好险，幸好她那时候逃走了。

我从来就不相信一见钟情这种爱情故事，希拉德·费兹欧斯德兰想道，完全没有。然而恩菲尔却要和这女孩结婚，舍弃与其他公爵联合的可能，不在尼夫加尔德里找个公主，反倒要找琴特拉的希里雅当妻子。为什么？好统治这个悲惨的小国？横竖透过谈判，他也能取得这弹丸之地的一半，说不定还更多。难道是为了要统治亚鲁加河河口？不过尼夫加尔德、拿威格拉德与科维尔的海呼贸易商号，也都已经握在他手里了呀。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我是一点都看不明白，完全不明白啊。

我怀疑他们并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

那群女巫，戴斯特拉心想，这是那群女巫做的事。不过，就当作是这様吧。显然一切早已注定，希里会成为琴特拉的女王、恩菲尔的妻予，以及尼夫加尔德的帝后。显然这就是命运想要的，这是她的宿命。

就这样吧，特莉丝·梅莉戈德心想。不要再改了。变成现在这样，很好。希里现在安全了。他们会忘了地，让她活命。

肖像终于被摆上所属的位置，负责挂画的侍从纷纷退开，带走了梯子。

在一长排已有些黯淡积尘的琴特拉统治者行列里，排在

凯宾一族与寇朗姆一族之后，排在骄傲的卡兰特之后，排在愁客满面的芭维塔之后的，是那最后一幅的肖像，画的是目前以仁恳之心治理国度的女王，那王位与王家血脉的继承人。

肖像上的人物，是名身材纤细的女孩，有着灰色头髪与哀伤眼神，身上穿了白色的绿袖礼服。

希里雅，费欧娜，爱莲·黎安弄。琴特拉女王与尼夫加尔德帝后。

宿命。菲丽芭在心里想着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戴斯特拉的目光。

可怜的孩子，戴斯特拉看着肖像，如是想着。她原本以为，自己的苦恼与不幸就此结束。可怜的孩子。

琴特拉的钟声响起，吓走了一只又一只的海鸥。

□

「在各场谈判结束，与签订琴特拉协议过后没多久，」朝圣者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拿威格拉德里，举办了一场为时好几日的盛大庆典，盛大的嘉年华，而其中最盛大的，就是浩大而华丽的阅兵典礼。以一个新时代的首日来说，那的确是个很美丽的日子……」

「我们应该要这么理解——阁下您在当日是神智清醒的吗？在那场阅兵典礼上？」精灵讽刺地问。

「真要说，其实我那天迟到了 一点点。」朝圣者显然不是会在意讽刺语气的那种人。

「那一天，就像我说的，是个很美丽的日子。从一大清早的破晓，就可以感受得出来。」

□

不久前还是代理政务指挥官，如今是德拉根堡前线指挥的瓦斯科，不耐烦地用鞭子敲着鞋筒催促说：

「快点，那边的，快一点。下一批人已经在等了！自从琴特拉和平协议签订后，我们这里的工作就多到要爆炸！」

刽子手为受刑人套上绞索后，便纷纷后退。瓦斯科因用鞭子大力拍了一下鞋筒，说：

「有话要说的就趁现在，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

「自由万岁。」。布雷·阿波·迪亚瑞德说。

「司法审判不公。」欧瑞斯特·寇普斯说。他是名强盗、杀人凶手和刻意脱队行抢的士兵。

「您去吃屎吧。」逃兵罗伯特·皮尔赫说。

「请您转告戴斯特拉大人，说我很后悔。」因收贿与偷窃而被判刑的特务洋·冷内普说。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站在桦树桩上晃个不停的伊斯特凡·依加尔费抽泣了起来。他是名前线指浑官，因为对待囚犯的方式而遭到革职，送上法庭。

太阳有如熔化的黄金般耀眼，在城堡的栅栏上方绽放，为绞刑用的木桩投下一道道长影。德拉根堡的上空，迎来了崭新而美丽的晴天。

这是新时代的首日。

瓦斯科因用鞭子打了下鞋筒，举起单手，然后放下。

受刑人脚下的木桩，一个个让人给踢倒。

□

拿威搭拉德所有的镜全都响起深沉、哀怨的声响，在屋顶与石楼商场的阁楼间，不断回荡，回音涌入了大街小巷。一朵朵烟花在高空绽放，人群不断呐喊、欢呼，丢撒花朵与帽子，挥舞手帕、头巾、旗帜，呵，甚至是裤子。

「自由军万岁！」

「万岁——！」

「佣兵团万岁—！」

罗伦佐·莫拉向人群敬礼，并把飞吻送给美丽的女性市民。

「要是他们发的奖金和群众欢呼的程度一样，那我们就发了·」他在人声吵杂中，大声喊道。

「可惜……」尤莉雅·阿巴特马可透过紧锁的喉头说。「可惜凸额头等不到了……」

尤莉雅、「终结者」亚当与罗伦佐·莫拉，骑马缓步走在城市的主道上。他们领在自由军前头，军队里的成员个个穿了藜加庆典用的服饰，四人一排，走得整整齐齐，就连洗得干干净净、浑身毛发刷到发亮的坐骑，也没有任何一匹把头凸出队伍一吋。佣兵团里的马匹就像它们的骑士，沉着、骄傲，没有被群众的欢呼与呐喊惊吓，仅是以几乎察觉不了的细微摆头，避开往牠们飞来的花圈与花朵。

「佣兵团万岁！」

「『终结者』潘格拉特万岁！小美猫万岁！」

尤莉雅在抓住群众丢来的康乃馨同时，悄悄抹去泪水。

「我作梦也没想过……会有这样的胜利……可惜凸额头已经……」她说，

「妳真是个浪漫的家伙。」罗伦佐·莫拉笑了笑。「感动了喔，尤莉雅。」

「嗯，感动，通通有，立正-·向左——看！」

他们在鞍上挺直了身子，并把头转向看台及上头的王公贵族座椅。我看到弗尔泰斯特。尤莉雅在心里想着，那个大胡子大概是科德温的韩瑟顿，而这个英俊的男人是亚丁的戴马温……那女的是坐在宝座上，那她一定是海德薇格女王……这么说，她旁边的小子就是拉多维达王子，那个被谋杀的国王儿子可怜的小伙子……



「佣兵团万岁！尤莉雅·阿巴特马可万岁！终结者潘格拉特万岁！罗伦佐·莫拉万岁！」

「宫廷禁卫首领纳塔利斯万岁！」

「诸王万岁！弗尔泰斯特、戴马温、韩瑟顿国王万岁！」

「戴斯特拉大人万岁！」一名马屁精高喊。

「圣洁的大人万岁！」几名收了钱的家伙在人群中大叫。拿威格拉德的主教奇路斯·恩德金·汉梅法特站了起来，向群众和阅兵队伍致意，不过他的动作不甚优雅，而且宽大长袍的两只袖子还挡住了年幼的拉多维达，以及海德薇格女王的视线。

没有任何一个人喊出「拉多维达万岁」。被主教肥满后臀挡住的王子如是想着。甚至没有人往我这边看。没有人为我的母后欢呼，也没有半个人提到我的父王，或是歌颂他的名声。而今天，这个胜利的日子，这个创造共识、缔结盟约的日子，却是我父王一手促成，也正是他遭到谋杀的原因。

他感觉背后有一道视线，很温和，就像某种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又或者他知道，但只敢梦想，不敢指望成真的东西。那东西，就像被女性柔软而烫人唇瓣刷过一样。他转过头，看见一双深不见底的黑色眼珠直盯着自己，那是菲丽芭，爱哈特。

你们等着吧，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王子把视线拉回，心里同时这么想着。

当时没有任何人预料到，没有任何人猜想到，这个现在无足轻重的十三岁被子，会在这个被摄政委员会与戴斯特拉管理的国家里成为国王。他在让曾经侮辱过他和他母亲的人付出相当代价后，茁壮成一位国王，史称铁面拉多维达五世。

群众不断欢呼。参加阅兵的佣兵队伍马蹄下，满是花瓣。



「尤莉雅。」

「终结者，怎么了？」

「嫁给我吧，当我的妻子。」

小美猫久久没有答话，因为她在惊讶之余，得花时间好好消化一下自己听到的话，人群不断欢呼。拿威格拉德的主教满头大汗，像条肥滋滋的大鲶鱼地不断吸取空气，从看台上为市民、阅兵队伍、城出与世界赐福。

「亚当·潘格拉特，你明明已经是个有家室的人了！」

「我已经和我的妻子分居了，我会跟她离婚的。」

尤莉雅，阿巴特马可没有响应，只是把头转开。她觉得很讶异、很害怕，也很幸福。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人群再度欢呼，洒出花瓣。好几处屋顶的上方，炸出了炮花与烟火，留下巨响与烟硝。

拿威格拉德的钟声，呜呜咽咽地敲了起来。

她已经是个女人了。南娜卡在心里道。她被我送到那战场的时候，还是个小女孩，现在回来的却已经是个女人。自信、有主见、冷静、自制、充满女人味。

她打赢了这场战争，没让战争毁了她。

「黛博拉在马耶那附近的营区，死于斑疹伤寒。」艾伍儿奈德以轻微但稳定的声音，继续念了下去：「普茹内在载了伤员的船翻覆时，溺死在亚鲁加河里。蜜儿哈在『松鼠』袭击阿美利亚堡外的战地医院时，遭到精灵杀害……卡蒂耶……」

「说吧，孩子。」南娜卡用温和的口气要她说下去。

「卡蒂耶，」艾伍儿奈德清了清嗓子。「在医院里认识了一个尼夫加尔德人。当和平协议签订完，要交换战俘的时候，随着他一起去了尼夫加尔德。」

「我向来都认为，」祭司重重地叹了口气。「爱情没有国界，也不分敌我。那优拉二世呢？」

「她还活着，在马里堡。」艾伍儿奈德一脸笃定地快速答道。

「为什么没回来？」

学徒低下了头。

「她不回来神殿了，妈妈。」她轻声说。「她在米罗·万德贝克先生，那个半身人外科医生的医院。她说想多学一点，说想把一生都奉献在那里。南娜卡妈妈，妳原谅她吧。」

「原谅她？」祭司哼了一声。「我以她为傲啊。」

□

「你迟到了。」菲丽芭，爱哈特压着声音说。「有诸王出席的典礼，你竟然迟到了。下地狱去吧你，戴斯特拉，你对礼节的傲慢，是大家都知道的事，犯不着这么光明正大地炫耀，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

「我是有原因的。」戴斯特拉以一鞠躬，回应了海德薇格王后的目光，与拿威格拉德主教挑起的眉毛，并用余光捕捉到，祭司维勒迈对弗尔泰斯特国王——那张值得拓印在钱币上的面容皱起眉头、露出轻蔑的表情。

「菲，我得和妳谈谈。」

菲丽芭挑起一边眉毛。

「想必是要四目相对谈？」

「这样最好。」戴斯特拉微微一笑，「不过，要是妳觉得再多几双眼睛比较好，我也可以同意，比如孟特卡佛那几

位小姐的漂亮眼睛。」

「小声点。」女巫透过一弯微笑，嘶声道。

「晋见典礼是什么时候？」

「我还在想，决定了会告诉你。现在，不要再烦我了。这是很庄重的典礼、很盛大的庆祝，要是你自己没发现，那就让我来提醒你。」

「盛大的庆祝？」

「我们是站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门坎，戴斯特拉。」

间谍耸了耸肩。

群众高声欢呼。天空中的烟火一道接着一道。拿威棺拉德的钟声不断敲响，敲响他们的胜利，敲响他们的荣耀。不过那钟声听来，却不太对劲，给人一种哀伤的感觉。

□

「喂，亚瑞，缰绳给你拿一下。」露西安说。「我饿了，要吃点东西。来吧，我帮你把缰绳缠到手上。你一只手不方便，我知道。」

亚瑞感到羞愧与耻辱，一股热气冲上了脸。他还不习惯这种情况，还是觉得整个世界都无所事事，只会一直盯着他的残肢看，盯着他那只折起来缝住的袖子看。他觉得整个世界的人，脑子里就只想着要看他这个残废，假意同情他这个残废，佯装为他遗憾，却在内心深处藐视他，把他看作是在破坏世界美好的秩序，把他当作是丑陋而不要脸的存在，认为他太过无耻，胆敢存在于这世间。

但他必须承认，从这个角度看，露西安跟这一整个世界比起来，有一点点不一样。她没有假装自己没注意到他的残缺，也没有惺惺作态地提供羞辱人的援助，与更加羞辱人的怜悯。亚瑞几乎要觉得这名以驾车为业的浅发女子，对待他的态度是很中性、自然的。不过，他把这种想法从自己的脑中赶了出去，不愿接受。

因为，就连他自己，也一直无法把自己当作一个正常人看待。

载着伤残军人的马车一路发出声警。接在小雨后而来的，是炎炎酷日。往来的军需车队将路面压得坑坑疤疤，而这些坑洞在干涸后，变成各种形状的突起与凹陷，让他们这辆四头马车一路跑得很颠簸。每经轧过一个较大的坑洞，马车就跳一下，发出极大声响，整辆破旧的车身，也摇晃得像暴风雨中的船只。在这种时候，伤残的士兵，主要都是缺了腿的——总是骂得既难听又有创意，而露西安，为了避免掉下马车，总会靠过来抱住亚瑞，大方将自己身上神奇的温暖与十分怪异的柔软，还有那股混合了马匹、缰绳、干草，以及年轻女孩稚嫩而强烈的汗水气味，分享给他。

马车又驶过一个坑洞，亚瑞将多余的缰绳卷在手腕上。露西安一口面包、一口香肠地吃着，靠到了亚瑞身侧。

「咦？」她注意到他的铜坠子，并且狡诈地利用了他唯一的手正卷着缰绳的这个事实。「你也被骗了？勿忘我护身符？噢，这人的脑袋真的很精明，想出了这么一个伎俩。在打仗的时候，这种东丙总是有很多人要，可能比伏特加还抢手。这里头写了哪个女孩的名字啊？咱们来看看……」

「露西安。」亚瑞整个人着了火，活脱脱像颗熟透的西红柿，觉得等等血液就会像西红柿汁一样，从果实里喷发出来。「我必须请妳……不要打开……抱歉，不过这是我私人的物品。我不想对妳无礼，不过……」

马车跳了一下，露西安抱住亚瑞，后者则闭上了嘴。

「奇……莉……拉。」女车夫将音节分段，困难地念了出来，但还是让亚瑞吃了一惊。他没料到一个乡下女孩会有这样的能耐。

「她不会忘了你的。」她大力摇了摇坠子，放开项链，看着男披。「我是说那个希里雅，要是她真爱你的话。魔法跟护身符都是没用的束西，要是她真爱着你，就不会忘记

你，不会背叛你，会一直等你。」

「等这个？」亚瑞举起他的残肢。

女孩微微瞇起蓝得像矢车菊的眼睛。

「要是她真的爱你，」她坚定地说。「就会等你，其他的都是空话。这我很清楚。」

「妳在这种事上，经验这么丰富吗？」

「我和谁发生过什么，不关你的事。」这回，换露西安微微红了脸。「不过你也别以为我是那种女孩，只要对方点个头，就可以和人家到干草堆上练经验。不过我知道的事，就是知道。一个女孩子家要是喜欢上一个汉子，就会喜欢他的全部，不会东爱一点、西爱一点。就算少了什么，也没有关系。」

马车跳了一下。

「妳把事情看得太过简单了。」亚瑞一边咬牙说，一边贪婪地吸取女孩的气息。「露西安，妳把事情看得太过简单了，太过理想了。就连一些小细节，妳都倾向忽略，比如这男人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有没有太高估自己养活一家妻小的能力。残废的人没有能力……」

「好了、好了 、好了。」她粗鲁地打断他。「你可别把我这裙子给哭湿了。你的脑袋又没被那些黑衣军给拔了，而你可是个金头脑，靠脑袋干活的。你看什么看？我虽然是乡下出身，可是我有眼睛看、有耳朵听。而且我的眼睛够明、耳朵够灵，能注意到某人说话的方式，就是一派高贵大人样，一派高深学者样的这种小细节，再说……」

她低下头，清了清嗓子。亚瑞同样也清了清嗓子。马车又跳了一下。

「再说，」女孩继续未竟的话语。「我有听到别人怎么说。他们说你是个作家，也是神殿里的祭司。既然是这样，那你也知道，这只手……呸，没用，就这样。」

马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跳动，不过这一点，亚瑞与露西安似乎根本没发觉，仍一直抱在一起。过了好一段时间，女孩说：

「我还真是走运，老是碰到读书人。以前……就有这么一个……他是个读书人，在学院里念书。光看名字就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学期。」

「喂，小姑娘。」坐在他们后头的二等兵德卡曲叫道，这人老是不怀好意，又很阴沉，身子是在马耶那之战时残的，「用妳的缰绳给那些马抽几卜屁股，妳这车拖拖拉拉的，就像从在墙上慢慢流下来的鼻涕一样！」

另一名跛子一边的裤管卷着，看得见里头的断肢，上头布满发亮的疤痕组织，他也附和道：「就是啊，快一点。我已经受够这荒郊野外了！我可想酒馆了，因为，和你们说实话，我真想灌杯啤酒呃。这车不能跑快点吗？」

「能。」露西安从车夫座上回头。「不过要是轮轴或轮毂断了，那就是一周又或者两周你们没啤酒喝，只能喝雨水和桦树汁，等便车搭。你们自己走不动，而我可是背不动你们呀。」

「真的是太可惜了，因为我在夜里连做梦都梦到妳背着我。背在背后，我是说，从后面来。我喜欢这样。那妳呢？小姑娘。」德卡曲奸笑道。

「你这个不要脸的瘸子！」露西安大叫。「你这个臭不拉叽的家伙！你这个……」

她话说到一半，看见车上的残兵脸上，突然都罩了一层尸体般的死白。

「我的妈呀。」某人哭丧道。「我们明明再过一会儿就到家了……」

「我们完了。」德卡曲小声说道，不带任何感情，只是单纯陈述事实。

他们还说已经没有「松鼠」了，说他们全都被杀光了，亚瑞脑中闪过这样的声音。他们的说法是，精灵的问题已经解决。

来人一共有六名骑士，不过如果再看仔细，会发现其实是六匹马上坐了八名骑士。有两匹马各载了一对骑士。那些马匹踏着僵直而紊乱的凌伐，头垂得很低，看起来几乎要撑不下去。

露西安大声叹了口气。

那群精灵逐渐靠近，看起来比他们身下的坐骑还要凄惨。

他们的骄傲，那不可一世的优越感'，迷人魅力的独特之处，已不见半分。就算只是突击队的成员，他们身上的衣着通常也格外高雅而美丽，如今却是又购又破、污渍斑斑。引以为傲而自满的发丝已失去光泽，沾满黏稠的脏污与干涸的血渍。那一双双通常平静无波的漂亮大眼成，了一道道慌张而絶望的深渊。

他们的独特之处已不见半分。死亡、惊恐，饥饿与流离失所，让他们变得平凡—非常平凡。

甚至已不再让人觉得害怕。

有那么一会儿，亚瑞以为他们会就这样经过，会直接穿过道路进入对面的树林，甚至不会赏他的马车与乘客一眼，只会留下那股一点也不像精灵、难闻又恶心的味道，那味道对待过各个战地医所的亚瑞而言-是再熟悉不过了——那是困苦、尿液、肮脏与溃烂伤口的气味。

那群精灵就这么经过他们，没有看他们一眼。

但有一个精灵例外。

那是一名沾了满头干涸血渍的黑髪精灵女子。她将马停

在了马车边。坐在鞍上的她，身子笨拙地倾着，以保护吊着的伤手。那吊带已被渗出的血液浸湿，成群的苍蝇不断在旁飞绕。

「朵鲁薇。」其中一名精灵男子转头说。「恩卡迪内，路内得。」

露西安马上便有所联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知道精灵女子在看的是什么。这个年轻的村姑从小便看惯了，那些躲在屋角窥视的幽灵、铁青发肿的饿死鬼。于是，她直觉地有了反应，而且正确无误。她往精灵女子的方向拿出一个面包。

「恩卡迪内，朵鲁薇。」那精灵男子又说了一次。他的外套沾满风尘，而整个突击队里，就只有他的舰褛外套袖子上，有属于佛利荷德旅的银色闪电。

车上原本全都凝结不动、僵硬如石的伤残士兵，好似被魔咒唤醒，突然抖了一下。而他们朝那群精灵伸出的手掌中，都像变魔术一般，摆了一块面包、一小角吉士、一小块熏猪油与香肠。

而精灵自千年以来，头一遭朝人类伸了手。

露两安与亚瑞成了史上第一人，看见精灵女子是如何落泪、抽泣、哽咽，甚至没有想去抹掉沿肮脏脸孔留下的泪水。而这恰恰驳斥了精灵根本没有泪腺的说法。

「恩卡……迪内。」袖子上有闪电的精灵男子，用破碎的声音又重复了一次。

在那之后，他伸手接过德卡曲的面包，吃力地将舌头与嘴型，摆到使用这陌生语言该有的位置，粗哑地说：

「谢谢你。谢谢你，人类。」

过了若干时间，注意到事情已经结束，露西弹着舌头、甩动缰绳，要马儿起步。马车一路轣辘，所有的人皆沉默不语。

时近晚晌，商道上被一群武装骑士卷起尘烟。领头的是一名女子，发色全白，修剪得极短，一脸凶恶，有着好几道疤痕，其中一道更是从太阳穴划过整个脸颊到嘴角，另一道则是成马蹄状框住边眼窝。那女子的右边耳廓也只剩下一小部分，左手的手肘以下是皮筒与铜钩，而缰绳便是钩在那铜钩之上。

女人用恶狠狠又充满愤恨的目光扫视他们，向他们打探精灵的去向，打探斯寇亚塔也，打探恐怖分子，打探两日前，突击队被攻破时逃走的侥幸者。

亚瑞、露西安与其他伤残，避开白髮独臂女子的目光，含糊不清地说着他们谁也没有碰到，谁也没有看到。

你们在说谎，白发莱拉在心里想道。她曾是黑髮莱拉。你们在说谎，我知道，你们是出于怜悯而说谎。

不过这反正也帮不了他们。

因为我白发莱拉，不知怜悯是何物。

□

「万岁——！矮人最棒！巴克礼，艾尔斯万岁！」

「矮人万岁-----」

拿威格拉德的铺石路，让马哈喀姆志愿军的马蹄震得隆隆响。矮人以他们惯有的队形，五人一排的进，而那面双槌旗则飘扬在队伍上方。

「马哈略姆万岁！矮人万岁！」

「愿他们永世荣耀！千古流芳！」

突然，群众中有某人发出了讪笑。然摸，有几个人也跟着附和。再过一会儿，所有人都大笑出声。

「这是公然侮辱啊……」主教汉梅法特不断吸取空气。「这是丑闻啊这是不可原谅的啊

「肮脏的非人类。」祭司维勒迈咬牙切齿地说。

「你们就装作没看见吧。」弗尔泰斯特心平气和地建议他们。

「当初不该吝于把存粮分给他们。」蜜薇说得很酸。「也不该拒绝提供军饷给他们。」

矮人军官个个表现得庄严而体面，打直了腰杆朝看台行礼。马哈喀姆志愿军的下士与士兵，则是把他们对预算被诸王与主教删减的不满表现出来。有些在经过看台时，朝诸王弯起手肘。其他人则把他们第二喜欢的手势比了出来，四根紧握的指头，与一根笔直朝上的中指。这种手势在学者圈里叫作「无礼的手指」，平民的叫法则更粗俗。

从诸王与主教红透了的脸庞看来，他们对这两种叫法都很清楚。

「不该对他们小气而侮辱了他们。」蜜薇重复道。「这可是支很有野心的民族啊。」

□

在阿斯卡德隘口嚎叫的生物又发出了哀嚎。随后，那哀嚎变成了可怕的歌声，但坐在营火旁边的人没有一个转头查看。

在经过一段颇长的沉默后，包雷阿斯·蒙率先打破了沉默。

「这世界已经改变。正义得到了伸张。」

「呃，关于正义的说法或许夸张了。」朝圣者微微一笑。「不过，我想我还是同意，这个世界似是为了符合物理的基本法则而做了改变的说法。」

「不知道，」精灵拖长了声音说。「我们想的是不是同一件事。」

「每一个动作，都会造成一个反应。」朝圣者说。

精灵发出一声不屑，不过这一声不屑，却不屑得颇为友

善。

「算你得一分，人类。」



「你，史帝芬，斯凯兰——伯特蓝·斯凯兰之子、前帝国验尸官，起立。爱伟大太阳恩泽之永恒帝国最高法院，判定你以下被指控之所有犯罪行为与非法行动，均为属实——叛国；参与以武装冲突，企图变更帝国律法秩序；密谋刺杀尊贵的帝王陛下。史帝芬·斯凯兰，你的罪行已经遭到确认与证实，然本席并未看见任何可以减轻刑责之情事，而尊贵的帝王陛下亦未使用其特赦之权。」

「史帝芬·斯凯兰，伯特蓝·斯凯兰之子。你将从法庭直接被送往城塞，就从这里去。等时候到了，会有人来带你。作为叛国贼，你不配踏在帝国土地上，你会被绑到木耙上，让马在千年广场上拖着跑。作为叛国贼，你不配呼吸帝国的空气，你会被刽子手套住脖子，吊在千年广场的绞刑架上，挂在天与地之间。只要你一天没断气，就会一直这么被吊着。你的尸体会被烧掉，骨灰会被洒向风中飘零。」

「史帝芬·斯凯兰，伯特蓝·斯凯兰之子，叛徒。我——帝国最高法院审判长，在宣判你罪名的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称呼你的名字，在这之后，就让这个名字被世人遗忘吧。」



「成功了！成功了！」欧本豪瑟教授大叫着冲进茶办公室。「各位先生，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这个果然还是可以动！还是会转！这真的能动！真的能动！」

「真的？」被学生戏称为「臭黑炭」的化学教授尚·拉法锡粗率问道。「这不可能！不过我好奇问一下，什么能动？」

「魔轮！」

「永动机？」白发苍苍的动物学讲师埃德蒙·邦伯乐被引

起了兴趣。「货真价实？同僚的先生，您不是夸大其词吧？」

「完全没有！」欧本豪瑟人叫着，就像只刚出生的小羊般跳了起来。「一点都没有！它真的能动！魔轮真的能动！我把它启动后，它就没有停下来。完全没有停下来！永远都不会停！会世世代代一直转下去！各位同僚，这个没办法用说的，要亲眼看见才行！你们来我的工作室吧，快啊！」

「我在吃早餐。」尙·拉法锡反对，不过他的反对却被淹没在鼎沸的人声与四周兴奋的骚动中，不论是教授、硕士或学上，都急着把大衣与外袍披到长袍上，随着一路高谈阔论、比手画脚的欧本豪瑟往出口跑。臭黑炭在他们的身后比出「无礼的手指」，然后继续回到他的圆面包抹肉酱。

这群学者快步走着，情绪也愈发髙昂，等不及要看欧本豪瑟三十年来的努力成果，充满活力地克服他们与知名物理学家工作室间的距离。就在他们要把门打开的时候，地面震动了 一下。那震动颇明显。呃，很强。呃，非常强。

那是地震引起的晃动，是那些女巫在毁掉斯地加碉堡——维列佛兹的藏身处时，所引发的一系列震动之一。震波从遥远的艾冰格，一路传到了奥克轰福特这里。

艺术系大门的彩绘玻璃，在清脆响声中，碎成十几片飞了出去，首任校长尼可戴牧斯·德布特的半身雕像，从被写了各种新旧脏话的底座掉了下去，臭黑炭用来配圆面包采肉酱的那杯草本茶，从桌上掉了出去。爬到公园梧桐树上，想给医学院的女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物理系一年级生埃布尔特-索尔培特拉，从树上摔了下来。

而欧本豪瑟教授的永动机，那传奇的魔轮，在最后一次转动之后，就停了下来，完全没了动静。

自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成功发动过它了。

□

「矮人万岁！马哈喀姆万岁！」

这是哪里来的一票人？聚在这里的都是些个什么人？汉梅法特抖着手为阅兵队伍赐福，心里如是想着。他们是在为谁欢呼？见钱眼开的佣兵，上不了台面的矮人，哪来这么一支诡异的军队？最后到底是谁赢了战争？他们还是我们？众神啊，我得和诸王说说这点才行。一旦历史学家与作家开始拿起笔，得好好审查他们写的那些鬼画符才行。佣兵、猎魔士、收钱办事的打手、非人类，以及其他所有可疑分子，都必须从人类的编年史里消失。这些都要删掉。不能写到任何关于他们的事，一个字都不行。

这个人也不行。他紧抿着唇，看着戴斯特拉，在心里想着。而戴斯特拉正观察着阅兵队伍，脸上的表情明显感到枯燥。

关于戴斯特拉这家伙，也得向诸王建议、建议。他想着。他的存在对正经人来说，是侮辱。

这是个不信神的家伙，一个恶棍。就让他无声无息地消失吧，就让他被世人遗忘吧。

□

慢慢等吧，你这个道貌岸然，穿了一身紫色的猪，菲丽芭爱哈特在心里想着。她不费吹灰之力，就探得主教脑中不断转动的思绪。你想当家作主，想指手画脚，展现自己的影响力？想裁决定夺？慢慢等吧。你能定夺的，就只有你屁眼里的那些痔疮而已，而就算是在你那屁眼里，你的定夺也不会有多大意义。

至于戴斯特拉，他会活得好好的，一直到我不需要他为止。

□

总有一天，妳会犯下错误。祭司维勒迈看着菲丽芭闪亮的嫣红嘴唇，心里如是想着，总有一天，妳们当中的某个人

会犯下错误。到那时候，妳们会失去妳们的傲慢、自大与骄傲。一旦妳们犯下错误，妳们秘密策划的阴谋，妳们的不道德，妳们致力奉献，并活在其中的恶心与变态行径，都会被摊在阳光下。妳们的罪孽将会恶臭弥漫。这一刻，迟早会到来。

而就算妳们不会犯错，也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可以拿来指控妳们。人类的世界将会发生某种不幸的大事，某种诅咒，某种瘟疫，也许是传染病或流行病到那时候，所有的罪都会降在妳们身上。妳们会被指控无法有效避免瘟疫发生，无法有效解除瘟疫所带来的后果。

所有的罪过，都会归到妳们头上。

而到那时候，就是火烧木桩的时候了。

□

一只身上有条纹的老公猫死了，它因为身上毛色，被人叫作红毛仔。他死得很凄惨，先是翻来覆去，后又挺直身体，接着开始爬地，吐出血液与黏液，不断抽搐。除此之外，还泻出血便。虽然有损尊严，它还是叫了出来，叫得小声而哀戚，没两下便不支倒地。

红毛仔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至少它能猜想到发生什么事，

几天前，有艘货轮靠到琴特拉港口。那是艘很老旧，而且脏得不得了的帆船。一艘疏于照顾的破船，几乎可以说是艘残骸。帆船的船首上隐约还可辨识出「卡缇欧娜号」的字样。这几个字，红毛仔当然看不明白，一只老鼠借着系缆，从这奇怪的残骸爬到了码头上。只有一只。这只老鼠身上的毛发差不齐，满是结痂，不太有活力，而且还缺了一边耳朵。

红毛仔咬死了这只老鼠。它的肚子正在闹空城，但直觉告诉牠，不该把这恶心的东西吃了。而几只跳蚤，巨大而闪

亮的跳蚤，在这嚼齿动物的毛皮中钻动的跳蚤，却成功跳到红毛仔身上，在它的毛皮里注了下来。

「这只莫名其妙的猫是怎么了？」

「一定是有人给它下药了，不然就是中邪了！」

「呸，太恶心了，喔，臭死了，这只死猫！喂，女人，把它抓走，赶下楼梯！」

红毛仔身体一个僵直，张开了血红的嘴巴。十一年来的捕鼠功劳，换来了女主人的一脚蹦开与扫地出门，但不管是女主人的脚，还是那根扫帚，牠都已经感觉不到,。它被踹出庭院，在充满肥皂泡沫与尿液的水沟里，缓缓迈向死亡。牠在慢慢吐出最后几口气的同时，希望人类也和它一样得病，受尽折磨。

它的希望不久后即将实现，而且是以大规模，非常大规模的方式。

把红毛仔踹走又扫出庭院的女人，停了下动作，撩起裙摆，抓了抓膝盖底下的小腿肚，那里很痒。

她被跳蚤咬了。

□

阿斯卡德上空的繁星极为明亮，从火堆里喷出的火星，在这样的星空下渐渐熄灭。

「不管是琴特拉和平协议，还是更为自大的拿威格拉德阅兵典礼，都不能视为是转折点和里程碑。」精灵说。「因为，这两件事算什么？政权不能靠法案或政令来创造历史。政权也不能评断历史，不能颁布或封存节略。不过，基于自身骄傲，没有一个政权会拉下脸承认这个事实就是了。你们人类的自大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方式，是所谓的史学史，也就是试着对——按你们的说法——『过去的事件』，发表评论与宣布判决。这对你们人类来说很平常，而且是出自一个事实——自然赋予你们短暂的蝼蚁人生，平均不到百

岁的可笑寿命，而你们则努力想让这个世界配合你们那昆虫般的存在。于此同时，历史却是个进程，持续不断，永远不会结束。历史无法分段，无法从某个时间点切到另一个时间点，无法从某个日期切到另一个日期。历史无法用皇家告示定义，更遑论改变，就算赢得战争也一样。」

「这场哲学讨论，我不加入。」朝圣者说。「就像我之前说的，我是简单的人，不太会滔滔雄辩。不过，我还是要大胆点出两件事。第一，因为生命短暂如昆虫，让我们不会过得颓废，而会在珍惜生命的同时，倾向活得精彩而有意义，善用生命中的每个时刻，并且好好享受那些时刻。必要的时候，更会毫不遗憾地舍弃生命。我说话和思考的方式像个人类，可是去藜加斯寇亚塔也突击队，杀戳、丧命的长寿精灵，也是这么想的呀。如果我有说错，还请不吝指正。」

朝圣者适时等了一会，但没有人纠正他的说法。

「第二，」他接着说。「我想政权虽然没有办法改变历史，却可以靠自身的运作，创造出颇为逼真的错觉与表象，来显示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政权有其方法与手段，能做到这样的事。」

「对，没错。」精灵别过头说。「您这话可是说得一针见血啊，朝圣者先生。政权自有其方法与手段，而且没得商量。」

□

排橹船的船舷碰上一根根长满藻类与贝类的木桩。船上的人将系缆抛到缆桩上，一声声喊叫、咒骂与命令也跟着传出。

在港口绿色的脏水里，捕食垃圾的海鸥高声叫着。岸边挤满了人I主要是穿了制服的人。

「各位精灵先生，航程结束了。我们到第林根了。下船！他们已经在等你们了"」负责指挥护送船队的尼夫加尔德

指浑官说。

的确，码头上已经有人在等着他们。

那群精灵里，没有任何一个——法伊提亚纳就更不用说，会对公平的审判与大赦有半点期待。斯寇亚塔也与佛利荷德旅的军官，对于在亚鲁加河对岸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没有怀抱任何自欺欺人的希望。这一点，他们大多数都能接受可以坦然面对，甚至是抱着放弃的心态。在他们看来，已经没有什么能让他们感到意外了。

然而，他们错了。

被铁链铐住的他们，铿铿锵锵地让人赶了下船，被催着往栈桥去，然后又沿着岸边，往两排穿着武装的军人间走去。在那当中也有平民百姓，用锐利的眼睛不停扫视，一张一张脸扫，一个一个人看。

他们在找人。法伊提亚纳心想。而他想得没错。

他这张带了疤的脸，想不引起注意肯定是没指望的，而他也没想要这么指望。

「伊森格林，法伊提亚纳先生？铁狼？这还真是个教人开心的很啊！请!」

军人把他从押送队伍里拖了出来。

「瓦法尔！」寇伊纳·大雷欧朝他大叫。前者遭人认出，并被其他护喉有雷达尼亚之鹰的人拖出队伍。「塞维得-塞卡而梅的阿！」

「你们会碰面的，不过大概是在地狱。」认出法伊提亚纳的平民，说得咬牙切齿。「他已经有人在等了，在德拉根堡那里。好了，起来！这该不会是里欧登先生吧？把他带走！」

被拖出来的总共是他们三个，也只有他们三个。法伊提亚纳心里有了底，然后，一时间——他自己也感到讶异，他开始害怕了。

「瓦法尔！」被拖出队伍的费格斯·布力克力，对着同伴大叫。「瓦法尔，夫拉也轮！」

一名士兵粗鲁地推了他一把。

他们没有被带得很远，只走到靠近埠头的其中一间小仓库，就在船桅摇曳的港区边。

那平民给了暗示，法伊提亚纳被推到一根木桩下，而木桩又被人套了粗麻绳上去。他们开始把个铁勾绑到那根粗廓绳上。安格斯与里欧登，被按到两张摆在黄土地的凳子上。

「里欧登先生、布力克力先生，两位得到了大赦。法院决定要对你们展现仁慈。」那平民冷冷地说。

没有等到响应，他又接着说：「不过，正义必须得到伸张。为了确保这一点，两位先生，亲人被你们谋杀的家庭付了钱，所以判决已经下了。」

里欧登与布力克力甚至来不及叫，后方抛来的绳圈便套着他们的脖子，勒住他们，把他们从凳子拉下来，拖在黄土地上。而当他们试着用上了拷的手，扯掉勒进肉体的套索时，对他们动刑的人跪到了他们的胸口上，白刃闪了 一下-鲜血顿时喷溅。现在就算是绳圈，也无法抑住他们的叫喊声，压不住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

这种事向来拖得很久。

「您的判决呢，法伊提亚纳先生，」那平民缓缓把头转向他。「有一个附带条款，一个特别的东西……」

法伊提亚纳并不打算等他们用上那特别的东西。他已经研究了两个昼夜的手铐扣环，这会儿像被魔法棒点了一样，从他的手腕上掉了下去。接着，他用手铐的链条，狠狠撂倒看着他的两名士兵。法伊提亚纳朝接下来的一人脸上飞踢，再把那双手往平民甩，然后直接撞破仓库里结满蜘蛛网的小窗子，连人带框一起飞了出去，只留下钉子上的血迹与割破的衣料。他重重摔在栈桥的木板上，翻了好几下，又滚了好

几圈，最后落水，落在捕鱼用的独木舟与运输艇间。依旧锁在他右手腕上的链条，把他往底下拉，法伊提亚纳奋力游水，用尽全身的力量，为自己那不久前还觉得无所谓的生命搏斗。

「抓住他！抓住他-，把他给杀了！」从小仓库冲出来的士兵一个个大嚷着。

「那边！」沿着栋桥跑来的其他人大叫着。「在那边，他从那边游走了！」

「上船！」

「放箭！」平民大声叫道，并试着用双掌，堵住从眼窝里大量流出的鲜血。「杀了他！」

弩弓的弓弦不断发出清脆响声。海鸥纷纷大叫飞走，运输船间的肮脏绿水被弩箭射得不停冒泡。

□

「万岁！」阅兵队伍缓缓行进，拿威格拉德的民众已露出无聊的表情，欢呼声也开始沙哑。

「万岁！万岁！」

「万岁！」

「愿诸王万世千秋！万世千秋！」

菲丽芭，爱哈特左右张望了下，确认身旁没有人窃听后，把身子探往戴斯特拉那边。

「你想和我说什么？」

间谍也朝左右看了下。

「说去年七月维吉米尔国王遭到刺杀的事。」

「什么？」

「进行那次行动的半精灵，」戴斯特拉把声音压得更低。「根本就不是个疯狂分子，菲，而且不是单独行动。」

「你在说什么？」

「小声点。」戴斯特拉笑了笑。「小声点，菲。」

「不要叫我菲。你有证据吗？什么证据？从哪来的？」

「要是我向妳说是从哪拿到的，妳听了可会吃惊呢，菲。晋见典礼是什么时候呢，尊贵的阁下？」

菲丽芭·爱哈特的眼睛就像两潭深不见底的黑色湖水。

「很快，戴斯特拉」

钟声纷纷响起，群众扯着沙哑的喉咙欢呼。阅兵队伍缓缓行进，有如雪片一般的花瓣：洒满了拿威格拉德的铺石路。

□

「你还在写啊？」

欧瑞·罗伊文抖了一下，滴下墨渍。为戴斯特拉办事的这十二年来，他一直都无法习惯长官无声无息的走路方式，也无法习惯他神出鬼没的身影。

「晚安，咳、咳，大人……」

「闇影使者。」戴斯特拉随性拿起桌上的手稿，念出封面上的文字。「皇家特勤组织的历史，作者欧瑞巴修斯·吉亚弗兰科，保罗·罗伊文，法学……哎，欧瑞啊，欧瑞。都已经一把年纪了，这种蠢东西……」

「咳、咳……」

「欧瑞，我是来向你道别的。」

罗伊文闻言，讶异地看着他。间谍没有等秘书又讲出半个字，继续说下去：

「你瞧，我忠诚的伙伴，我也老了，而现在看起来，还是个蠢蛋。我只和一个人说了一个字。只和一个人说，而且只有说一个字。不过这一个字，太多了；这一个人，也太多

了。把耳朵竖直了，欧瑞。你听见了吗？」

欧瑞，罗伊文瞪大了惊讶的眼睛，以摇头代替回答。戴斯特拉沉默了一段时间后，说：

「你没听见，不过我听得见他们。他们在所有的走道上。欧瑞，这些老鼠在特雷托格城里到处乱跑。他们往这来了，踩着那软趴趴的老鼠脚掌来了。」

□

他们从阴影中、从黑暗中现身，一身黑，蒙着脸，动作迅速得像群老鼠。在窄细又带角的匕首快速割划下，前厅的警备与护卫全数无声倒地。鲜血流进了特雷托格城堡的木板地，洒满了地砖，玷污了拼装木地板，渗进了昂贵的凡格尔堡地毯。

他们从各个走道逼近，在身后留下成堆的尸体。

「在那里。」一个人指着某个方向说，他的整张脸都用黑布包住，只露出眼睛。「他进去那边了。从这个一直咳不停的老头——罗伊文办公的办公室进去了。」

「从这边没有路出去。」第二个人，同时也是他们领袖的男子，从黑丝绒面罩中露出的双眼，冒着火焰。「办公室后头的房间没有出路，甚至连窗户都没有。」

「其他走道都派人去守着，把所有门窗都看好，不能让他给跑了，现在，他已经被我们给困住，跑不了了。」

「冲！」

门被蹦开了。一支支匕首都发出了寒光。

「杀----杀了那个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咳、咳？」欧瑞·罗伊文从纸堆里抬起一双流了眼油的近视眼。「什么？我可以，咳、咳，为各位先生做什么呢？」

那群杀手大力撞破通往戴斯特拉私人寝室的门，像鼠群

一样跑遍整个房间，搜遍所有角落。织锦、圆画与饰板全被撕破、折裂，扔到了地板上。窗帘与挂毯也让一支支匕首给划破。

「他不在这里！」其中一人大吼着冲进办公室里。「他不在这里！」

「他在哪里？」杀手领袖俯身探向欧瑞，一双眼透过黑色的面罩开口，像要把他刺穿似地死盯着他。「那条狗娘养的畜牲在哪里？」

「你们自己也看到了，他不在这里。」欧瑞·罗伊文平静地回答。

「他在哪里？说！戴斯特拉在哪里？」

「难道，」欧瑞咳了一下，「我是我兄弟的保姆吗？」

「你找死啊，老头！」

「我老了，混身是病，而且非常地累。咳、咳。我不怕你们，也不怕你们的刀子。」

那群杀手跑出房间，消失得和来时一样快。

他们没有杀了欧瑞·罗伊文。这些人是只听命令行事的杀手，而他们收到的命令里，根本没有半点捉及欧瑞·罗伊文。

六年来，法学硕士欧瑞巴修斯，吉亚弗兰科·保罗·罗伊文，待过了好几所不同的监狱，不停地被不同人审讯，询问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常常都是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事。

六年后，他被放了出来。当时的他病得很重。坏血病让他失去了所有牙齿，发量也因贫血而稀疏，还有青光眼和气喘。他两手的指头也在审问的时候，全让人折断了。

重获自由后，他只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在贫穷与被世人遗忘中，死在神殿的休养院里。

《暗影使者——皇家特勤组织》的手稿，就此消失无踪。



东方天色渐明，山棱上绽放出苍白光晕，预告黎明的到来。

营火旁安静了颇长一段时间。朝圣者、精灵与追猎人，沉默地看着垂死的火焰。

阿斯卡德一片寂静，哀嘘不断的幽灵，对于一点作用也没有的哀嚎，已经感到乏味，径自离开。那哀嚎不断的幽灵想必终于明白，坐在营火旁的三名男子，近来已看过各种可怕糟糕之事，不会在意区区一个幽灵。

「如果我们要一起上路的话，」看着红宝石般的营火，包雷阿斯·蒙突然说道。「那就让我们抛开对彼此的不信任吧。我们把过去的一切都抛下，世界已经变了，前方是崭新的人生。有些事情已经结束，有些事情正要开始。我们的前面是……」

他突然停下，咳了一声，不习惯这样的说话方式，怕让人笑话。不过，这两个路上寻来的伙伴并没有取笑他，友善的态度让他觉得勇气倍增。

「我们的前面是阿斯卡德隘口，而后面是泽林堪尼亚与哈克兰。」他把话接完，声音已踏实许多。「前方的路途遥远且危机四伏，如果我们真的要一起上路……那我们就抛开对彼此的不信任吧。我是包雷阿斯·蒙。」

戴着宽沿帽的朝圣者站了起来，挺直他庞大的身躯，握了握朝他伸来的手。精灵同样也站了起来，一张不成形的可怕脸庞奇怪地皱着。

在握过追猎人的手后，朝圣者与精灵也朝彼此伸出了右手。

「世界变了。」朝圣者说。「看来，有些事情已结束了"我是……希格·罗伊文。」

「看来，有些事情正要开始。」精灵皱起带疤的脸，按

之前的经验看来，那应该是个微笑。「我是……沃夫·伊森格林。」

他们兴彼此握了手，又快又猛，甚至可以说是粗鲁，有一会儿，看起来比较像是打斗的前奏，而不是讲和的手势。不过，也只有那么一会儿。

火堆里的木块喷出火星，用开心的火花庆祝当前的情况。

「如果这不是一段美好友谊的开端，」包雷阿斯真挚地笑了笑。「那就让我被魔鬼给抓了吧。」

第十章完

司之邪教异端维勒迈利伍什，命人捉走圣菲丽芭，关入恶劣暗牢，以其冷臭之所，迫其承认自身罪过，坦承自身罪行。维勒迈利伍什亦对圣菲丽芭展示各种刑具，极尽恐吓之能事，然圣菲丽芭仅啐其脸面，直指其鸡奸恶行。

此异教徒要人褪其衣裳，以整束牛筋辣手鞭其裸身，以细碎木屑打入其指缝。尔后，彼复向其问话，要其屏弃信仰与女神。然圣菲丽芭仅纵声大笑，建议其离去。 -

彼遂将圣菲丽芭拖于刑求之室，以铁制钩镰枪烫遍其身，以勾尖刮遍其身，并以蜡烛烧烤其身侧。即便受虐如此，圣菲丽芭仍尽展凡躯当中之超凡耐力，而施虐之辈心衰力竭，满心惧意而退。然维勒迈利伍什恶诫各人，命其复加用刑，痛下重手，断其四肢关节，以钳夹扯胸乳。圣菲丽芭熬过一切酷刑，未供认任何情事。

下流异教徒维勒迈利伍什之下场，吾人可于众家神父之处，悉读其日后所受之惩罚。此人活遭虱虫慢啃细嚼，终全身溃烂而亡，死后臭如粪土，无人愿理其后事，遂投河作罢。

而圣菲丽芭为此获赞，顶戴殉教之冠。伟哉圣母女神，千古流芳，永世警惕教诲吾人，阿门。

根据古代刑求纪录者所记，总结于《特雷托格祈祷书》，并取自多位神父于书信中所赞颂之殉道者——来自孟斯卡佛斯之圣菲丽芭生平

第十一章

他们骑着马，像疯子一样拼了命地不断奔跃，驰骋过好几个春意盎然的白日。马儿急驰如梭，人们一边挺起弯于田中的身子，一边窥视，不太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那是一群骑士，还是一票幽灵？

他们驰骋过好几个下着暖雨的潮湿黑夜，被他们吵醒的人们在床上坐起，四处张望，饱受惊吓，与塞满胸喉的恐惧搏斗。听着窗扉的震动、被惊醒的孩童哭声、狗群的哀嚎，人们跳下床，把脸贴到窗膜上，不太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那是一群骑士，还是一票幽灵？

于是艾冰格里，开始流出关于三个魔鬼的传说。



那三匹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出现，更不知道是使了什么法术，把跛子德彻底吓了一跳，没给他任何逃跑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就算高喊救命也于事无补。小镇边际与他这跛子相隔了五百多步，就算让这距离再缩短些，能让炉火村的居民看见，遂而替他喊救命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现在是炉火村的午睡时间，而这午睡通常会从近午持续到傍晚。亚力士多德·波贝克，绰号跛子德，是当地的乞丐兼哲学家，他心里清楚得很，在午睡时间里，炉火村人对所有的事物都一概不理会。

那群突然出现的骑士总共三人，二女一男。男子一头白发，背上背了把剑。女子当中，一个年纪比较成熟，穿着黑白两色的衣着，发色黑如乌鸦，卷曲如波。年纪较轻的那名女子，顶着了头灰色直发，左边脸颊有道丑陋疤痕，坐在一匹十分美丽的黑色母马上。瘸子德觉得自己好像曾经看过这样的马。

首先开口的，是那名年纪较轻的女子。

「你是本地人吗？」

「咱是无辜的！」跛子德的牙关打起颤来。「咱是来这里采鹿花蕈的！求求你们行行好，不要伤害瘸了脚的人……」

「你是本地人吗？」她又问了一次，绿眼里闪过了危险警告的光芒。跛子德整个人缩了起来，闷着头说：

「是呢，尊贵的小姐。咱是本地人，货真价实。在比尔卡，咱是说在妒火村这里出生，而且将来老了，肯定也是死在这里……」

「去年的夏天和秋天，你在这里吗？」

「不然咱要去哪啊？」

「我问你话的时候，直接回答我。」

「我在这里，尊贵的小姐。」

黑色的母马晃晃脑袋，竖直了耳朵。跛子德感觉余下两人的目光——黑发女子与白发男子——就像刺猬背上的刺一样扎在他身上，而那白发男子最让他感到害怕。

「一年前，」脸上有疤的女孩说。「九月的时候，更准确地说，是九月九日，上弦月那晚，这里有六个年轻人被杀，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你记得吗？」

跛子德咽了口唾沫。他已经怀疑有一会儿，不过现在他知道了，现在他确定了。

这女孩变了，而且不是只有脸上多了道疤。现在，她与当初被绑在系马横木上惨叫兮兮，看着邦哈特把被他杀棹的老鼠帮成员，一个个割下脑袋时，完全不一样。与在「奇美拉头下」酒馆里被扒了衣服打的她，简直八竿子打不着。只有那双眼睛……只有那双眼睛没变。

「答话啊，她在问你问题，」第二名女子，黑头发的那

名，厉声催促。

「我记得，各位尊贵的大人。」跛子德给了肯定的答案。「咱哪能不记得，六个年纪轻轻的孩子给杀了。是啊，那是去年的事，九月的时候。」

女孩沉默了许久，目光不是看着他，而是越过他的肩膀看着远方某处。最后，她总算吃力地说：

「所以，你一定知道……你一定知道那些男孩和女孩被埋在哪里。在哪个篱笆下……哪个垃圾堆或粪水坑里……要是他们的尸体被烧了……被运去森林里，丢给狼和狐狸……那你就把位置指给我，带我去那里，你明白了吗？」

「明白，尊贵的小姐，请跟我来，因为那里可有一段路好走。」

他一跛一跛地走着，感觉马匹的灼热鼻息就在背后。他没有回头看。有个声音告诉他，不要这么做。终于，他指着一处说：

「哦，这里。这里就是我们炉火村的坟场，就在这林子里，至于您问的那些人，尊贵的法儿卡小姐，就在……哦，就埋在那边。」

女孩大声叹了口气。跛子德偷偷瞄了一下，看见她脸上的表情是如何变化。白发男子与黑发女子默不作声，面若石像。

女孩盯着那一小座坟冢看了许久。坟冢很干净整齐，显然有人照顾，黄土的周围用沙岩砖、晶石片与板岩片框了一圈。以前被人装饰在坟上的冷杉枝，现在已经转为锈红；以前被人摆在坟前的花朵，现在已经干燥枯黄。

女孩跳下马。

「是谁？」她闷声问道，目光依旧停在坟冢上，没有回头。

「喔，炉火村里很多人都帮了忙。」跛子德答道。「不

过最大的功劳还是要算在寡妇勾蕾身上。还有尼次克拉那小子。那寡妇向来就是个心地好的好女人……至于尼次克拉嘛……他老是做恶梦，没得安宁，一直到那几个被杀的人好好下葬了才放心……」

「我在哪里找得到他们？寡妇和那个尼次克拉？」

跛子德沉默了很久。最后，他毫无畏惧地看向那双绿眼，说：「寡妇就埋在那里，在那棵歪掉的桦树后头。她在冬天得肺炎死了。尼次克拉走了，去了不晓得外地哪里……有人说他死在战争里了。」

「我忘了。」她喃喃自语。「我忘了他们两个人的人生都和我碰在了一起啊。」

她走向坟冢，跪了下来，或者该说是跌跪地面，她的身子弯得很低，非常低，额头几乎要碰到墓碑的底座。跛子德看见白发男子动了一下，像是要下马一样，但黑发女子拉着他的手，用手势和眼神栏住了他。

马儿纷纷喷气，甩动脑袋，摇响了口中的嘴衔。

女孩在墓前跪了很久，非常久。她的身子压得很低，嘴唇里不断吐出某种无声的祷告词。

在她起身的时候，身子晃了一下，跛子德下意识地扶住她。她重重抖了一下，扯回自己的手肘，用充满愤怒的目光透过泪水看着他。不过，她没有说出半句话，就连他替她扶住马镫的时候，也是用点头代替道谢。

「呃，尊贵的法儿卡小姐。」他壮起胆子。「命运转动的顺序可真怪呢。您在那时候受到凶残的压迫，在困难的时候……咱们炉火村这里，没有多少人觉得您可以撑过这一切……结果您今天好好站在这，那勾蕾和尼次克拉倒去了那头的世界……您现在甚至没有可以道谢的对象，嗯？如果是要答谢那座坟的话……」

「我不叫法儿卡。」她厉声说。「我叫希里。你说的答

谢是什么意思……」

「你们觉得这是你们应得的。」黑发女子冷冷插话，而她的声音里有某种东西让跛子德的身子抖了起来。

「凭这座坟冢，凭你们的人性，凭你们身为人该有的尊严与通情达理，」黑发女子缓缓吐出每个字句。「你们这一整座村子将会获得赦免、答谢与奖励。你们甚至不明白那会是一份多大的礼。」



四月九日，午夜刚过不久，克拉蒙特镇的有些居民在晃动的光线、火红的亮光中醒来，那亮光笔直打了下来，透过窗户，穿进所有屋内。一声声的尖叫、慌乱的人声，以及警钟疯狂的响声，把其他的镇民从床上挖了起来。

只有一幢建筑着火。那是幢大型木造建筑，曾是座神殿，用来为神奉献的地方，而那神祇的名字，除了最为年迈的婆婆们，已无人记得。目前当作圆形竞技场用的神殿，里头有时会举行马戏表演、格斗赛或其他娱乐节目，把整个小镇从枯燥、阴郁、让人提不起劲的麻木中拯救出来。

而现在站在咆哮火海中，被爆炸震得不断抖动的，就是这座圆形竞技场。数哻长的火舌张牙舞爪，从所有的窗户射了出来。

「快救火——！」圆形竞技场的所有者——商人侯文纳赫一边大吼，一边卷着袖子跑，巨大的肚腩也跟着晃个不停。

他穿着睡衣、罩着睡袍，最外层还加了件厚重的宽袖外袍，光脚在巷道的粪水与烂泥里搅和。

「快救火——！来人啊——！快拿水来——！」

「这是上天的惩罚。」镇上最年迈的婆婆之一，用权威的口吻说。「惩罚这座礼拜堂里上演的闹剧……」

「对、对，婆婆。肯定是为了这个！」，

热气从被怒火吞噬的剧场里冲出，把地上的水坑都蒸发干了，空气中传出马尿的恶臭，火星不住喷溅，

一阵风不知从哪刮来。

「快救火——！」侯文纳赫厉声哀嚎，眼睁睁看着恶火扑向啤酒厂与粮仓。「大家——！快拿水桶！快拿水桶——！」

许多人自愿加入救援行动。克拉蒙特镇甚至有自己的救火队，配备齐全，经费全来自侯文纳赫的口袋。众人全力以赴不断灭火，但这一切都是枉然。

「我们没办法控制火势……」救火指挥官一边擦着满脸豆大的汗珠，一边喘着气说。「这不是普通的火……这是恶魔之火！」

「这是黑魔法……」第二名救火员被烟呛得咳不停。

圆形竞技场里的椽木、梁脊与支柱纷纷断裂，传出极为吓人的声响。随着一声轰隆巨响，建筑结构倒塌断裂，分崩离析，然后一条粗壮的火龙，喷着火星窜向天际。屋顶塌了下去，砸落竞技场上，接着整幢建筑开始歪斜——可以说，像是在为自己这最后一次，以效果十足、火热无比的告别秀来娱乐、取悦观众，做最后的谢幕。

随后，墙面纷纷倒塌。

在救火员与救难员的努力之下，保存了一半的存粮与四分之一的啤酒产量。

恶臭弥漫的黎明升起。

侯文纳赫坐在烂泥与烟灰里，身上的睡袍与兽皮外袍全被熏黑。他坐在那里，哭得很是悲痛，像个孩子一样呜咽。

这些属于他的剧场、啤酒厂与粮仓，当然都保了险。问题在于，提供保险的也是侯文纳赫自己名下的事业。什么都没了，就算是作假帐逃税，也补不回一丁点损失。



「现在要去哪里？」杰洛特看着那道烟柱问。让黎明染上粉红色彩的天空，被这道烟柱画了一抹黑。「妳还想要找谁？希里。」

她看着他，而他马上便后悔自己提了这个问题。一时间，他很想抱住她，希望能将她拥在双臂中，紧紧抱住，抚摸她的头发。他想保护她，再也不要、永远不要让她一个人，不要让她遇见不幸，不要让她碰上会让她想报复的事。

叶奈法一句话也没说。近来，她时常沉默。

「现在，我们去一个叫独角村的村子。」希里十分平静地说。「那个村的名字，是以一只保护当地的独角兽来命名。那只独角兽是用干草扎的，只是个简单、可怜又可笑的娃娃。我想要为之前发生过的事，给那边的居民一点纪念……嗯，就算不是比较贵重的，至少也要是品味好一点的图腾。我希望妳能帮我，叶奈法，因为少了魔法……」

「我明白，希里。然后呢？」

「培雷普鲁特沼泽。我希望可以在那里找到……在那片沼泽里找到一间小屋。在那间小屋里，我们会找到一副尸骨，我想要这副尸骨能在庄严的坟墓里好好长眠。」

杰洛特依旧没有出声，眼睛也还是盯在希里身上。希里毫不费力地接受他的眼光，接着说：

「然后，我们再去一个叫墩达瑞的村子。那边的旅店大概已经被人烧了，我想店主人可能也已经被杀了。那都是我的错。仇恨与复仇的欲望蒙蔽了我的双眼，我想试着补偿他的家人。」

「这种事，没有办法补偿。」他说，眼睛依旧看着她。

「我知道。」她马上回答，口气很生硬，甚至有点微怒。「可是我会很谦卑地站在他们面前，我会把他们的目光好好记住，我希望，记下那些目光，可以让我有所警惕，未

来不再犯下类似的错。你明白吗？杰洛特。」

「他明白，希里。」叶奈法说。「相信我们，女儿，我们两个都非常明白妳。我们上路吧。」



马群快速驰骋，好似具有魔力的狂风。一名路上的浪人惊觉三名骑士掠过，把头抬了起来。货车上的商人、逃避法律制裁的罪犯，都把头抬了起来。因为支持不同政客，被另一群政客驱离自己土地，不得不移居他地的村民，抬起了头。喜好观光的旅人、逃兵、拿着拐杖的朝圣者，也一个个抬起头。他们又惊又怕地抬起头，不确定自己看见了什么。

艾冰格与盖索里，开始流出一个传说。关于「狂猎」的传说，关于三名幽灵骑士的传说。

入夜后，在飘着融化猪油与炒洋葱香气的屋室里，在托儿所里，在烟雾缭绕的旅店、酒馆里，在人丁稀少的小村落、焦油厂、森林聚落及边界的守卫间，人们编织出一个又一个传说。他们讲述、流传、虚构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关于战争，关于英雄与骑士，关于友情与义理，关于邪恶与背叛，关于永恒而真挚的关爱，关于永远战胜一切的真爱，关于犯罪与疏而不漏的惩罚，关于越来越显公正的正义。

真相一如橄榄油，永远会浮出水面。

他们一边说着故事，一边以故事为乐。故事的虚幻令他们开心。因为在他们四周、在他们生活里发生的一切，都全然相反。

传说不断滋长。说书人说关于猎魔士和女巫的故事，关于燕之塔的故事，关于希里——脸上有道伤疤的猎魔士故事，关于凯尔佩——被施了魔法的黑母马故事。



关于湖中女士的故事。

这是多年之后，过了许多、许多年之后才出现的故事。

不过现在这个时刻，传说的种子似乎已在温暖的雨后发芽，在人类心中慢慢滋长。



不知何时，五月已经来到。一开始是夜里，当远方亮起火星飞散、属于五朔节的火光时，希里的情绪就变得诡异地亢奋。她跳上凯尔佩，往一座座的火堆奔驰而去。杰洛特与叶芙妮利用机会享受了片刻的独处。他们身上的衣服只脱掉必要的部分，把衬有兽毛的皮大衣铺在地上，享受鱼水之欢。他们欢爱得十分急促，按着记忆中的方式，没有交谈，没有半句话语。他们欢爱得十分迅速而粗糙，只想从对方身上汲取更多。

获得满足后，他们双双抖着身子，吻去彼此的泪水，讶异这样粗糙的欢爱过程能带来如此大的幸福。



「杰洛特？」

「怎么了，叶？」

「之前我……之前我们没在一起的时候，你有过其他的女人吗？」

「没有。」

「一次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

「你的声音根本没有一丝抖动，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相信你。」

「叶，我心里想的一直都只有妳。」

「现在我相信了。」



不知何时，五月已经来到。就连白天也散发着浓浓的五

月气息。蒲公英着起鲜黄衣裳，为草原妆点新色。果园里，开了花的树木变得又蓬又重。橡树向来颇为稳重，不会急躁，依旧顶着又暗又秃的枝桠，但已经穿上一层薄薄的绿雾。而桦树则在这枝桠间的空白，用新叶填上了一块又一块的嫩绿。



某一回，他们在长满柳树的盆地里过夜时，一个梦境将猎魔士唤了起来。那是个恶梦，梦里他全身麻痹、毫无防备之力，而一只巨大的灰色猫头鹰，张开脚爪犁过他的脸，用锐利的尖喙寻找他的眼珠。他醒了过来，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从一个恶梦，到了另一个恶梦。

他们营地上方有道亮光盘旋，马儿见了那亮光，纷纷喷着鼻息走避。在那道亮光里，可以看见某种像是室内的景象，某间以成排黑柱撑起的城堡大厅，杰洛特看见一张巨大的桌子，桌边围坐了十道身影。那是十个女人。他听见她们的对话，零碎的片段。

……把她带来我们这里，叶奈法。这是我们对妳下的命令。

妳们不能对我下命令。你们不能对她下命令！妳们没有半点权力可以干涉她！

妈妈，我不怕她们。她们没办法对我怎么样。如果她们这么希望的话，那我就站到她们面前。

……六月一日，在朔月那天集会。我们命令妳们两个到场。我们要警告妳们，如果不照我们的意思做，妳们将会受到惩罚。

我马上就到，菲丽芭。让她再和他相处几天吧。不要让他一个人，只要几天就好。我即刻就到，以一个自愿的人质身分。

菲丽芭，实现我的请求吧。拜托。

亮光开始脉动。马群疯狂喷起鼻息，踏动脚蹄。

猎魔士醒了过来。这一回，他是真的醒了。

□

隔天，叶奈法证实了他的担忧。那是在她与希里单独聊了许久之后。

「我要走了。」她用冷淡的口吻直接道出重点。「我必须这么做。希里会留下来和你一起，她会再待一些时候。之后，我会召唤她，所以她也会离开。再之后，我们三个会再相会。」

他点了点头，心里并不情愿。他已经受够老是沉默地点头，受够自己同意她说的一切、她决定的一切。不过，他还是点头了。无论如何，他爱她。

「这件事，势在必行。」她的声音转柔了些。「没有办法抗拒，也没有办法推延。这件事就是得解决。话说回来，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为了你好，尤其是为了希里好。」

他点了点头。

「等我们再度相会，」她的声音变得更为柔和。「我会为这所有一切奖励你，杰路特。包括你的沉默。我们之间已经有太多沉默、太多无声了。至于现在，抱我、吻我，不要再点头了。」

他顺了她的意思。无论如何，他爱她。

□

「现在要去哪？」叶奈法消失在发光的椭圆传送点里后没多久，希里冷淡地问道。

「去一条河……」杰洛特压着从胸骨传来，让他无法呼吸的痛处回答。「去一条河的上游，那条河的叫三斯雷托尔，那条河会流到一个国家，而我一定要让妳看看那个国家，因为那是个像童话一的国家。」

希里的脸色转阴。他看见她把两只拳头都握了个死紧。

「所有的童话故事，结局都不好。至于童话里的国度，根本就都不存在。」她咬牙切齿地说。

「存在。妳等着看吧。」

□

满月后的隔天，他们看见了沐浴在绿意与阳光中的投散特；看见了一座座丘陵、山坡与葡萄园；看见了一座座在晨间细雨之后，闪闪发光的教堂塔顶。

这景色没教人失望，而是让人印象深刻。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哇，好漂亮啊！」希里惊艳地说。「天啊！那些城堡好像玩具喔……好像蛋糕上添了糖霜的装饰……让人好想舔一舔喔！」

「这里的建筑由法拉蒙德一手设计。」杰洛特导览道。「等妳从近距离看博克勒的宫殿与花园，会有更深的感受。」

「宫殿？我们要去宫殿？你认识这里的国王？」

「是公爵夫人。」

「那个公爵夫人是不是有绿色的眼睛？又黑又短的头发？」她尖酸地问，并透过额前的浏海，仔细观察他的表情。

「不是。」他简洁回掉这个话题，并转开了视线。「她的样子和妳说的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妳脑子里怎么会有……」

「别管了，杰洛特，好吗？所以那个公爵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认识她。只见过几次面。我和她不是很熟，也不是很……亲近，如果这是妳想知道的事。不

过，我和这里的公爵，或者该说公爵候选人很熟。妳也认识他，奇利。」

希里用马刺撞了下凯尔佩，要牠在商道上原地踏步。

「不要吊我胃口了！」

「亚斯克尔。」

「亚斯克尔？和这里的公爵夫人？怎么可能？」

「这事说来话长。我们把他留在了这里，留在情人身边。我们答应过他会回来，等我们……」

他沉默了下来，情绪也跟着染上阴霾。

「你也没办法啊。」希里轻声说。「杰洛特，不要折磨自己了。这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他心想。我的错。亚斯克尔一定会问，而我必须回答他。

米尔娃、卡希、雷吉思、安古兰。

命运之剑是双面刀。

噢，天啊，这一切已经够了。够了。可以结束了吧！

「我们出发吧，希里。」

「就这身衣服？」她清了清嗓子，「去宫殿？」

「我不觉得我们身上的衣服有什么不好。」他快速地说。「我们不是要去那边呈递国书，也不是要去参加舞会。和亚斯克尔见面，地点就算是马厩也无所谓。」

杰洛特见她嘟起嘴巴，遂补充说：「我要先到镇里去，去银行。我去领一些现款，而市集里、布庄里，有的是裁缝和礼帽师傅。妳可以在那边买妳想要的东西，按自己的意思打扮。」

「你有，」她打趣地把头一歪。「那么多钱吗？」

「妳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又说了一次。「就算要买

白鼬也行，还有翼蜥做的鞋子。我认识一个鞋匠，他应该还有这种库存。」

「你靠什么赚了这么多钱？」

「靠杀戮。我们动身吧，希里。时间宝贵。」

□

杰路特在奇安法内利的银行分行里汇了钱，开了信用状，领了支票，还有一些现款。他写了几封信，要跟着往亚鲁加河对岸的快速信差递送服务一起送出去。殷勤好客的分行主管想请他吃午饭，但他礼貌地回绝了。

希里在街上等他，顺便顾马，而前一刻还空荡荡的街道，却在下一刻挤满了人。

「我们大概碰上什么庆典了。」希里把头撇向往市场那边去的群众。「可能是市集……」

杰洛特快速看了一下。

「那不是市集。」

「哎……」希里站在马镫上观望。「难道又是……」

「处决。」他说。「战后最受欢迎的娱乐。希里，我们已经看过哪些处决罪犯了？」

「逃兵、叛国、临阵脱逃等罪犯。」希里快速念出一串。「还有经济罪犯。」

「把发霉的干粮提供给军队。」猎魔士点了点头。「战争时期对商人来说，很容易惹上麻烦。」

「他们不是要处决商人。」希里用缰绳拉住凯尔佩，因为这马儿已经开始往如麦浪般摆动的人群里钻，「你看，水沟上盖了绒面呢，刽子手的头套也又新又干净。他们要处决的可能是重要人物，身分至少是个男爵，所以应该还是和临阵脱逃有关。」

「投散特没有军队与敌军作战。不，希里，我想还是和

经济有关。他们要处决的，可能是某个在他们的葡萄酒交易里动手脚的人，而那可是这里的经济支柱。我们走吧，希里。不要看这个。」

「走？要怎么走？」

的确，继续往前走是不可能，。他们甚至没注意到，自己是怎么被卡在往广场聚集的群众里。他们已经深陷人群之中，不可能到得了广场的另一边。特喃喃咒骂了声，然后看了下四周。不幸的是，现在掉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不断涌进广场的人浪，已经把他扪身后的巷子塞得水泄不通。人群像流水般推着他们移动了一会，不过当一票戟兵将断头台围住后，成堆的人们便纷纷往后退，停住了骚动的人浪。

「他们来了。」有人大声嚷着，然后群众间涌起了一波波的喊叫声。「他们来了！」

马蹄与囚车的声音，被群众熊蜂似的低鸣声给盖过。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会看见一辆双头马车从窄巷出来，而站在马车上吃力地维持平衡的是……

「亚斯克尔……」希里哀声道。

杰洛特突然觉得很糟糕，非常糟糕。

「那是亚斯克尔。」希里又说了一次，声音听来不甚自然。「对，是他。」

这不公平，猎魔士在心里想着。这非常、该死地不公平。不可以是这様，不应该是这样。我知道我的想法既蠢又天真，以为自己在哪件事或哪个时间点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以为自己影响了这个世界的命运；以为这个世界会报答我。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很天真，好吧，很自大……这我都知道！不用一直说服我去相信这一点！不用把这点证明给我看！尤其是用这种方式……

这不公平！

「那不可能是亚斯克尔。」他看着小鱼儿的鬃毛，闷声

说。

「那是亚斯克尔。」希里又重复了一次。「杰洛特，我们得做点什么才行。」

「要做什么？」他苦涩地问。「告诉我，要做什么？」

几名步兵将亚斯克尔拉下车，但态度却意外地客气，一点都不粗鲁，反倒很是尊敬，而且是他们能力所及，最为尊敬的态度。他们在登往断头台的阶梯前，为他解开了双手。诗人态度轻率地抓了抓后臀，不疾不徐地踏上阶梯。

其中一阶突然发出声音，用去了皮的木棍搭成的扶把变了形。亚斯克尔好不容易才维持住平衡。

「该死！」他大叫。「这应该要修一修吧！你们等着瞧吧，总有一天会有人在这阶梯上摔死！到时候你们就惨了！」

两名身穿无袖皮衣的刽子手助手，在断头台上接过亚斯克尔。刽子手是一名肩膀宽得像城堡堡垒的男子，他透过头罩上的开口，看着即将受刑的对象。他的身旁站了一个人，衣着华贵却一身丧黑，脸上的表情也哀悼。

「傅克勒这一带的仕绅与居民啊！」那人把羊皮卷摊开，用哀悼的口气念出上头的文字。「我在此宣布，德莱腾霍子爵尤里安·阿弗雷德·潘克拉兹，别号亚斯克尔……」

「潘克拉兹什么？」希里小声问道。

「根据公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认定其所有被指控之重大犯罪：侵害、妨碍风化、冒犯君主与叛国等罪行，皆为属实。更甚者，其以作伪证、写讽刺文、诽谤与造谣等方式玷污贵族尊严，以及行为放荡、不符本地风情之寻欢作为——亦即狎玩娼妓，皆有凭有据。因此，本庭判定尤里安什么、什么子爵须受惩罚。一者，删除纹章——将其徽纹以一道黑线斜画。二者，征收其所有物、土地、财产、树林、森林、城堡、宫殿……」

「城堡、宫殿？不会吧？」猎魔士惊讶问道。

亚斯克尔毫无所谓地哼了一声。他脸上的表情清楚写着，法庭征收他财物这事，把他逗得很开心。

「三者，亦即主要刑罚，依前述罪行处以马拖行、车轮刑与分尸。治理我们的安娜.痕莉夜塔殿下，投散特开明的公爵夫人殿下与博克勒城的主人，决定将刑罚减轻为斩首。就让正义得到伸张吧！」

人群间出现零星的叫喊。站在第一排的女人开始惺惺作态假意哀号。人们将孩子抱到手上或举到肩上，免得他们错过这场好戏的任何细节。刽子手的助手们把一块树干滚到断头台的中央，然后在上头盖了块餐巾布。现场有点小混乱，因为他们发现接首级用的柳篮，不知被谁给偷了，不过他们很快便找到了另一个篮子。

断头台下，四名街头混混各自摊开了一块布要接血。这样的布在当时是很抢手的纪念品，可以卖得不少钱。

「杰洛特。」希里没有把头抬起。「我们得做点什么……」

他没有回应。

「我想向群众说些话，」亚斯克尔骄傲地宣告着，

「请尽量简短，子爵。」

诗人站在断头台边，举起双手。群众开始窃窃私语，然后安静了下来。

「喂，各位！」亚斯克尔喊道。「你们怎样啊？过得好吗？」

群众哑然无声，一直到过了一会，较远处的某人才答道：「唔，还可以啦。」

「这样就好。」诗人点了点头。「这样我就很高兴了。好，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

「刽子手先生，做你该做的事吧！」一身丧黑的那人用着做作的语气说。

剑子手往亚斯克尔走去，并根据古老的传统，单膝跪在受刑人面前，然后低下了戴面罩的头。「好心人，原谅我吧。」他吊丧般地请求道。

「我？」亚斯克尔感到奇怪。「原谅你？」

「嗯。」

「不可能。」

「啊？」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不然，你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都看见了，这个丑角！等一会就要砍我的头，而我却要饶恕他？你们这是在取笑我还怎样？在这种时候？」

「先生，您怎么可以这样？」刽子手感到困扰了。「这明明就是法律定的啊……而且通常……受刑人都应该要原谅刽子手啊。好心的先生！不要惩罚我，宽恕我的罪过吧……」

「不要。」

「不要？」

「不要！」

「我不要砍他的头。」跪在地上的刽子手，一边起身，一边阴郁地说：「叫他原谅我吧，这人真是的，不然事情进行不下去。」

「子爵大人。」那一身丧黑的监斩官，抓住亚斯克尔的手肘。「请不要让我们难做事，人们都聚集在这里了，大家都在等。您就原谅他吧，他都已经这么有礼貌地请求了……」

「我不原谅他，就这样！」

「刽子手先生。」官员靠近刽子手，说：「您就直接砍

了他的头，不要求他原谅呢吧？我会好好酬谢您的……」

割子手二话不说，摊出了一只煎锅大的手。官员叹了口气，从钱囊里抓了一把钱币出来放在他手上。刽子手看了看那堆钱币，然后收紧拳头，眼底亮起一道不祥光芒。

「好吧。」他一边把钱收好，一边朝诗人说：「固执的先生，您跪下吧。坏心的先生，您把脑袋搁在那块树干上吧。如果想要，我也可以挺坏心的。您呢，我本来可以砍一下的，现在我就砍个两下吧。或者砍三下。」

「我原谅你！」亚斯克尔哀叫着。「我宽恕你！」

「谢谢。」

「既然他原谅了，那您就把钱还我吧。」监斩官郁郁说。

刽子手转过身，举起斧头。

「尊贵的大人，您别和刑具靠这么近。」他用不祥而冷漠的声音说。「毕竟您也知道，刀剑可是不长眼的。」

官员闻言，赶忙往后退了好几步，差点没掉下断头台去。

「这样可以吗？」亚斯克尔跪下来，把脖子伸到树干上。「刽子手先生？喂，刽子手先生？」

「干嘛？」

「您刚刚是开玩笑的，对吧？您会一次就砍好吧？ 一刀毙命？嗯？」

刽子手的眼睛一亮，不怀好意地粗声说：「您到时候就知道了。」

人潮突然波动，让出了一条路。一匹嘴冒白沫的马儿，载着一个人跑进广场。

「刀下留人！」那骑士大喊着，手里不停挥动一只盖满红章的巨大羊皮卷。「停止行刑！我给受刑人带特赦来

了！」

「又来了？」刽子手放下举起的斧头，低吼道：「又是特赦？烦不烦啊？」

「特赦！特赦！」群众大喊。第一排的女人开始更大声地假哭。有不少人——主要是年轻人——吹起口哨、喝倒彩，表示反对。

「各位尊贵的仕绅与居民，请静一静！」一身丧黑的官员一边吼着，一边打开了羊皮卷。「这是亲爱的安娜·痕莉夜塔殿下的心愿！以其无可斗量的宽宏之心，也为了响应据说已在琴特拉签订的和平协议，我们亲爱的殿下决定饶恕德莱腾霍子爵尤里安·阿弗雷德·潘克拉兹，别号亚斯克尔的罪过，并赦免他的刑罚……」

「我的伶鼬小心肝。」亚斯克尔勾起一弯大大的微笑说。

「……同时命令该德莱腾霍子爵尤里安·潘克拉兹什么、什么，即刻离开投散特公国的首都与国界，永世不得返回，因为亲爱的殿下已不乐见其出现，并且连看都不愿意看！您可以走了，子爵。」

「那我的财产呢？」亚斯克尔嚷着。「嗯？我的所有物、树林、森林和城堡，你们都可以留下，不过你们这些杀千刀的，把我的鲁特琴还来，还有我的飞马、一百四十塔拉又八十赫勒、那件衬浣熊毛的披风、戒指……」

「闭嘴啦！」杰洛特一边吼道，一边用马开路。人群骂声连连、不情不愿地让出空间。「闭嘴，快下来这里，你这个蠢蛋！希里，开路！亚斯克尔！你听见我说的话没？」

「杰洛特？是你吗？」

「不要问，快下来就对了！过来我这里！上马！」

他们穿出人群，沿着窄巷狂奔，由希里打头阵，杰洛特与亚斯克尔骑小鱼儿跟在后面。

「干嘛这么急？」吟游诗人从猎魔士的背后出了声。「又没有人在追我们。」

「现在没有，不过你的公爵夫人喜欢改变主意，马上就会撤回刚才决定的事。你老实说，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特赦了？」

「不，我不知道。」亚斯克尔含糊地说。「不过我承认自己的确在指望特赦。小伶鼬是个可爱的小心肝，而且心肠很好。」

「你该死地别在那边小伶鼬来、小伶鼬去了。你才刚侥幸逃过冒犯君主罪，现在又想当累犯吗？」

吟游诗人闭上了嘴。希里停下凯尔佩等他们，等他们追上来后，她看见亚斯克尔正在擦眼泪。

「呃，你……」她说。「你……潘克拉兹……」

「上路。」猎魔士催促着。「我们离开这个城市和这个美丽公国的国界吧，不然等一下又要出事了。」



就在他们几乎骑到投散特的边界，已经可以看见光秃山勾尔勾那峰的地方时，一名公国信使追了上来，身后还拖着上了鞍、载着亚斯克尔的鲁特琴、披风与戒指的飞马。有关一百四十塔拉又八十赫勒的问题，信使直接当耳边风，而诗人要他代送亲吻给公爵夫人的请求，他则是端着一张石脸听完。

之后，他们骑马往三斯雷托尔河的上游去，那里河貌呈现的，是条涓细而活泼的溪流。

他们绕过贝尔哈文，在奈维谷里，一处猎魔士与诗人都记得的地方扎营。

亚斯克尔一路憋着，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把这段时间所发生过的一切都说给他听。等他们说完之后，就只剩长了脓包的伤口般，糟糕、沉重的寂静，而他

们就在片寂静中，默默地陪着他。



隔日中午，他们已到了列得布鲁内附近的斯托基。这一带气氛很祥和，治安良好，人们过着踏实的生活，也很乐于助人，这里让人觉得很有安全感。

到处都是挂满尸首的绞刑架。

他们绕过城市，往安葛拉之谷去。

「亚斯克尔！」杰洛特直到现在，才注意到一件他早该注意到的事。「你那根宝贝管子！你那些几个世纪的诗！那个信使没有带到！都留在投散特了！」

「对，都留在那里了。」诗人无所谓地附和。「全留在小伶鼬的衣橱里，压在一堆礼服、底裤与马甲下。就让它们永远搁在那边吧。」

「你要不要把话讲清楚？」

「有什么好讲的？我在投散特里有很多时间，把我写的东西都仔细读过了。」

「然后呢？」

「我会再写一次，重新写。」

「我懂了。」杰洛特点了点头。「简单说，就是你当情人的功力和你写作的功力一样，都不怎样。说得更白一点，什么事被你碰到，都会搞砸。你的《半世纪》还能再改、再重写，就表示你和安娜莉夜塔公爵夫人也一样，都没搞头了。被人扫地出门的大情圣，我呸。对，就是这样，不用装出那种表情！你命中注定，当不了投散特的公爵，亚斯克尔。」

「我们走着瞧。」

「不用算我一份，我连瞧都不想瞧。」

「也没人要你瞧。不过我告诉你，小伶鼬有一副善解人

意的好心肠。对，她是有些激动了，因为她抓到我和尼库男爵家的年轻小姐……不过她现在一定已经冷静下来了！明白男人天生就不是专一的生物。现在，她一定已经原谅我了，在等我……」

「你真是蠢得无可救药。」杰路特说，而希里则大力点头，表示自己也注意到这一点。

「我不要和你们讨论这些。」亚斯克尔宣示性地说。「再说，这种事是很私密的。我要再跟你们说一次——小伶鼬会原谅我。我会为她写一首歌谣或十四行诗，然后寄给她，而她会……」

「亚斯克尔，拜托你行行好吧。」

「噢，和你们真的没什么好说的。来吧，我们上路了！飞马，冲啊！飞跃的白蹄，冲啊！」

就这样，他们上路了。

那是五月的事。



「因为你，」猎魔士怪罪道。「因为你这个被人扫地出门的大情圣，我也得像倘强盗、像个被驱逐出境的人，从投散特逃出来。我甚至来不及去见……」

「见芙琳吉拉·薇果？反正你横竖也见不到。她在你们出发没多久，一月的时候，就已经走了。就这么消失了。」

「我不是在讲她。」杰洛特看见希里好奇地拉长了耳朵，清了清嗓子。「我想见的是列那。我想把希里介绍给他认识……」

亚斯克尔将目光钉在了飞马的鬃毛上。

「列那·德布瓦—弗伦，」他喃喃道。「在差不多二月底的时候，到韦得塔岗楼附近的切尔弯特萨隘口，和游击兵作战，丧了命。安娜莉夜塔在他死后，颁了一个勋章给

他……」

「闭嘴，亚斯克尔。」

亚斯克尔非常乖顺地闭上了嘴。

□

时间依旧是五月天，属于五月的气息也愈发浓烈。

草原上，蒲公英的鲜黄花朵已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一团团蓬松的毛球，颜色是不干净的白，而且转瞬即逝。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景象，气候十分暖和。空气凝滞而闷热，黏腻得像一碗菜肉羹。

【注：菜肉羹(Krupnik)，一种料多于汤的波兰家常羹品。以红萝卜、芹菜根、香菜根及马铃薯切丁为基底，加上烟熏肉品或新鲜排骨，与大麦米一起炖煮而成的浓稠汤粪，常加入干香菇、洋葱与大蒜增添香气。】

□

五月二十六日，他们过桥跨越亚鲁加河。那座桥又新又白，散发着树脂气味。水里和岸边可见一根根旧桥残留下来，已焦黑成炭的木桩。

希里开始显得不安。

对于她的转变，杰洛特心里有数。他知道她的打算，知道她的计划，知道她与叶奈法的约定。

他已经准备好了。即便如此，一想到分离在即，依旧刺痛了他的心，就好像原本在他的胸口中、在他的身体里、在他的肋骨底下，睡了一只凶恶的小蝎子，现在突然醒了过来。

在科普橘夫尼查村外的岔路口，一间被火烧毁的酒馆遗址后头——话说回来，那场火起码是一百年前的事——有一棵枝椏茂盛的夏栎，在春天时分的现在，挂满了细小的花苞。这棵树的枝干十分巨大，而且垂得颇低，附近一带、甚

至是远从斯帕垃来的人们，都会在上头挂上木片或告示牌，内容五花八门。由于这棵树肩负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大任，因此得了「好坏消息树」的称号。

「希里，从那一边开始。」杰洛特一边下马，一边分派工作。「亚斯克尔，你从这边开始看。」

一阵风吹来，挂在粗枝上的木片纷纷晃动，碰撞出声。

通常在战争过后，树上的讯息主要都是寻找失散的家人。有不少是「回来吧，我们原谅你」这类的讯息，也有不少是关于附近城镇的色情按摩与类似服务的讯息，还有不少是贸易相关的讯息与广告。有以爱为名的通讯联系，有热心人士的举发函与匿名信。还有一些木片上，记载了写作者的哲学观，内容不知所谓与下流龌龊的程度，简直教人膛目结舌。

「哈！」亚斯克尔叫道。「拉斯布尔堡急征猎魔士，这里写着，保证酬金高，提供奢华住宿、美味佳肴。杰洛特，你要接吗？」

「当然不要。」

他们在找的讯息，让希里给找着了。

而就在那时候，她向他坦白了他等待已久的事。

□

「杰洛特，我要去凡格尔堡。」她又说了一次。「不要摆出这种表情。你明知道，我没得选。叶奈法叫我去的，她在那里等我。」

「我知道。」

「你要去利维亚，去和人碰面，那个你到现在还是当成秘密……」

「惊喜。」他打断她。「是惊喜，不是秘密。」

「好吧，惊喜。而我在凡格尔堡，会把该做的事都做

好。六天之后，我会带着叶奈法，两个人一起去利维亚。跟你说了，不要摆出这种表情。还有，我们也不要好像几世纪都见不到了那样道别。只有六天！再见了。」

「再见，希里。」

「利维亚，六天之后。」她一边转向凯尔佩，一边再说了一次。

她一出发，就是策马狂奔，很快便消失，而杰洛特觉得好像有一只可怕、冰冷、尖锐的爪子，掐紧了他的胃。

「六天，」陷入沉思的亚斯克尔重复道。「从这里到凡格尔堡，再回头去利里亚……加起来将近两百五十哩……这不可能啊，杰洛特。当然，那女孩骑她那匹鬼魅般的母马，可以像信使那样快速来去，比我们要快上三倍，理论上来说，非常理论上来说，那匹魔鬼马是可以在六天内跑这样的距离。不过，就算是魔鬼马，也得休息，而希里要办的那件神秘事，也会花上一些时间。也就是说，不可能……」

「对希里来说，」猎魔士紧抿双唇。「没有办不到的事。」

「难道……」

「她已经不是你知道的那个女孩了。」他厉声打断他。「不是那女孩了。」

亚斯克尔沉默了良久。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闭嘴，什么都别说。拜托你了。」

□

五月来到尾声，朔月渐近，月轮缩得又窄又细。他们骑着马，朝地平在线看见的山群前进。

□

一路上的风景是标准的战后模样。一片片田野间，都莫

名长出坟冢与墓碑。郁郁葱葱的春草间，被头颅与骷髅点缀得东一块白、西一块白。一具具尸首吊在路旁的树上，一个个的凄苦人坐在路边等着饿死。一只只的野狼坐在森林边，等着凄苦人不支倒地。

火舌肆虐过的焦黑之地，寸草不生。

只剩焦黑烟囱的乡村与田屯纷纷重建，铁锤敲打声与木锯推拉声不绝于耳。废墟的不远处，村姑们用锄头在焦黑的土地上挖出坑洞。她们当中，有些拖着耙与犁，而权当横木的织带，深深概在她们枯瘦的臂膀中。孩子们在挖过的土壤里，捕捉金龟子幼虫与蚯蚓。

「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亚斯克尔说。「这里好像不太对劲。少了什么……你没有一样的感觉吗？杰洛特。」

「啥？」

「这里有个地方不正常。」

「这里没有一个地方是正常的，亚斯克尔。没有。」

□

这夜很暖、很黑，感受不到丝毫气流。远处落下的道道闪电转瞬即逝，为夜色点上短暂的亮光；一声声低语般的闷雷，让这夜显得不甚平静。露宿野外的杰洛特与亚斯克尔，看见西边地平线上开出一朵泛着红光的焰花，那地点离他们不是很远。一阵风刮起，将焦臭吹了过来。不单如此，那阵风还带来了一道道声音，不管他们想或不想，被杀害者的惨叫声、女性的哀号声，还有盗匪放肆而胜利的吼叫声，全都传进了耳朵里。

亚斯克尔一句话也没说，但动不动便一脸惊恐地瞧向猎魔士。

猎魔士连动也没动，甚至没有转头，而他的脸看起来，像是铁青的。

早上，他们继续上路，甚至没去看森林上方升起的那缕

细烟。

之后，他们碰上了一行村民。

□

那群村民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走着，速度很慢，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小小的包袱。他们在绝对的无声中走着，人群里有男人、青年、女人与小孩。他们就这么走着，没有不满，没有哭泣，没有半点抱怨，没有叫吼，没有沮丧失望。

所有的叫吼与失望都写在了他们眼中，写在这些被伤害的人们，这些被抢、被打、被驱逐的人们，那一双双空洞的眼中。

「这些是什么人？」监督这行徒步民众的军官有双凶恶的眼睛，但亚斯克尔却毫不在意地问：「你这么死命赶的这群人，都是些什么人啊？」

「他们是尼夫加尔德人。」从鞍上俯瞰他的总督代理沉声响应。这白里透红的小伙子，最多见过十八年春景。「这些是尼夫加尔德的屯民。他们像一群蟑螂一样跑到我们的土地上！所以我们也把他们当作蟑螂给扫出去。他们在琴特拉作了这样的决定，也写在了和平条约里。」

他压下身，啐了一口，挑衅地看着亚斯克尔与猎魔士说：

「而我，要是让我来决定，就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这里。一群寄生虫。」

「而我，要是让我来决定，就会放他们一马，让他们安安静静在农场生活。我不会把好农民赶出国，反倒会高兴自己的国家农业发达，让我有东西吃。」一名士兵看向自己的领袖说。奇怪的是，他的眼里看不见半分敬重。

「中士，您真是蠢得像猪一样。」总督代理低吼道。「他们可是尼夫加尔德人啊！语言和我们不一样，文化和我们不一样，血缘也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在这边高兴农业发

达，他们心里可正养着毒蛇。这些人都是胳臂往外弯，随时都会从背后捅我们一刀。难道您以为我们跟黑衣军之间，已经可以世世代代都相安无事？不，就让他们走，去他们来的地方……喂！大兵！那边有一个有推车！把它拿走，快！」

士兵执行这道指令的方式显然过于严苛，不只用上棍子与拳头，还加上鞋跟。

亚斯克尔清了清嗓子。

「您怎样？看不顺眼是吧？」毛还没长齐的总督代理，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番。「莫非您有恋尼夫加尔德癖？」

「众神啊，请眷顾他们吧。」亚斯克尔咽口唾沫。

从他们旁边经过的女人和小孩，个个眼神空洞，有如行尸走肉，衣着破损，脸庞青肿，大腿和小腿的血管清楚可见。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必须扶扶撑撑，才能继续走。亚斯克尔看了下杰洛特的表情，一阵寒意马上刷过他的背脊。

「我们该上路了，再会。」他含糊说道。「再会了，各位军人先生。」

「再会，两位旅人先生。」那士官向他们道别。总督代现连头都没问，一心盯着有没有哪个屯民的行李，超过琴特拉和平协议所允许的范围。

那行屯民继续走着。

一名女子充满痛楚的绝望尖叫，一声又一声地传来。

「杰洛特，不要。」亚斯克尔哀叫道。「求求你，什么都别做……不要去蹚这浑水……」

猎魔士把脸转向他，但这却是亚斯克尔所不认识的一张脸，

「不要去瞠浑水？」他重复道。「去干涉？去救人？为某些高贵的原则或理念赌上脑袋？喔，不，亚斯克尔，我已经不再这么做了。」



某个不甚平静，远处闪着电光的夜里，猎魔士又一次从梦里醒来。这一回，他同样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从一个恶梦，直接进到了另一个恶梦。火堆余烬中，再度燃起忽明忽暗的亮光，惊动了马匹，而那片亮光之中，有座城堡、黑色的厅柱、一张桌子。桌前坐着一群女子。

有两名女子不是坐着，而是站着。一个黑白，一个黑灰。

那是叶奈法与希里。

猎魔士在睡梦中发出了呻吟。



先前叶奈法极力反对她着男装是对的。要是希里穿得像个男孩，现在在这里，在这间大厅里的她，面对那票有备而来、全身首饰叮当响的女人，肯定会觉得自己很愚蠢。她很高兴自己接受叶奈法的建议，穿上黑灰搭配的服装，而当她感觉到一双双全然赞同的目光，落在她的开口蓬袖、高腰设计，还有镶着一小朵玫瑰钻饰的丝绒带上时，一股喜悦油然而生。

「请靠近一点。」

希里微微颤了一下，而这不单单只是因为那声音。看来，还有一件事，叶奈法也是对的——她建议她不要穿低胸的衣服，然而希里还是固执己见。现在的她，只觉得胸前凉飕飕的，整个胸脯爬满了鸡皮疙瘩，几乎连肚脐都有。

「再靠近一点。」那名黑发、黑眼的女子又说了一次。希里知道她，记得自己在塔奈岛上见过她。虽然叶奈法和她说过在孟特卡佛会见到谁，也把她们都描述给她听，教会她所有人的名字，不过希里马上就在脑中为这名女子取了「猫头鹰女士」这个绰号。

「欢迎来到孟特卡佛的女巫会，希里小姐。」猫头鹰女

士说。

希里行了个礼，就像叶奈法建议的那样，很有教养，但比较偏向男性的方式，没有女性特有的点蹲，也没有谦卑地敛下眼神。面对特莉丝·梅莉戈德真诚、温暖的笑容，她也报以微笑。对于马格丽塔·老克斯安提列友善的眼神，她用稍微加重的颔首回应。至于其他八对锐利的目光，即使有如不断朝她钻旋而来的螺旋钻，有如不断朝她扎刺的尖矛，她还是全都承受了下来。

「请坐。」猫头鹰女士摆出王者的手势。「不，不是指妳，叶奈法！只有她。而妳，叶奈法，并不是受邀而来的客人，而是被召来面对审判，为妳的罪过接受惩罚。在女巫会还没对妳的命运做出决定前，妳都得站着。」

从那一瞬间起，对希里来说，已经没有以礼相待的必要。

「这样的话，我也站着。」她用着不小的音量说。「我在这里的身分，也不是什么客人。我也是被召来这里，聆听我的命运，这是第一点。而第二点，叶奈法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请容我说一句，她怎样，我就怎样，不可能分开处理。」

马格丽塔·老克斯安提列看着她的眼睛，露出微笑。低调、高雅、鼻尖微勾，摆明就是尼夫加尔德人，不会是其他民族的那名女子——阿西蕾·法·阿娜西得，以手指规律地敲着桌面，点了点头。

「菲丽芭，」脖子上缠着银狐围巾的女子出了声。「我想，我们不须如此谨守原则。至少不须是在今天，在这个时刻。这是女巫会的圆桌会议。在这张桌前，我们都是平起平坐。就算今天我们其中一个人要接受审判，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同意……」

她没把话说完，只用眼神扫过其他的女巫，而那些女巫——马格丽塔、阿西蕾、特莉丝、莎宾娜·葛雷维席格、凯拉·

梅兹，以及两位精灵——都接连点头表示同意，只有第二名尼夫加尔德女巫，也就是拥有一头乌发的芙琳吉拉·薇果，不动如山地坐着，脸色非常苍白，目光则是一直放在叶奈法身上。

「那就这样吧。」菲丽芭·爱哈特挥了下戴着戒指的手。「所以，妳们两个都坐下吧。虽然我反对，不过女巫会的团结胜过一切，女巫会的利益大过一切、凌驾一切。只有女巫会才是全部，其他的都没有意义。我希望，妳明白这一点，希里。」

「非常明白。」希里一点也不打算敛下目光。「尤其是，我就是那没有意义的人。」

美丽的精灵女子法兰西丝·芬妲芭儿，发出银铃般的清脆笑声。

「恭喜妳，叶奈法。」她用好像具有催眠魔力、音韵十足的声调说。「我认得这杰出的特质，我认得这块金字招牌，我认得这是谁一手调教出来的，」

「要想认得，一点都不难。」叶奈法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过了在场的人。「因为，这是缇莎亚·德芙利斯教的。」

「缇莎亚·德芙利斯已经不在了。」猫头鹰女士平静地说。「这桌前坐的，没有她。缇莎亚·德芙利斯已经死了，该难过的都已经难过过了，该哭的也都已经哭过了，而这件事同时也成了一个审查的契机、一个转折点。因为新的时代已经出现，新的世代已经降临，该是做出重大转变的时候了。而妳，希里，曾是琴特拉希里雅的妳，命运在这些转变中，为妳安排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妳一定已经知道，那是怎样的角色。」

「我知道。」希里怒吼道，不理会叶奈法制止的嘶声。「维列佛兹已经向我解释清楚了！而且是一边准备把一根玻璃注射器插进我的两腿间，一边解释的。如果我的命运该是这个模样，那我只能敬谢不敏了。」

菲丽芭的一双暗瞳中簇起冷焰，不过出声回应希里的，却是席尔·德唐卡维勒。

「孩子，妳还有很多事要学。」她一边说道，一边将颈上的银狐围巾缠好，「就我所见所闻，妳也得抛开许多事情，这得妳自己来，又或是藉由旁人的帮助。看得出来，最近这段时间，妳学到许多不好的知识，也肯定认知和体悟到什么是恶。现在，妳在妳那股孩子气的愤怒中，拒绝去认识善，而且否定善意与本身。妳像只刺猬，竖起全身的刺，不懂得去分辨为妳好的人是谁。妳口出恶言，像只小野猫一样伸出爪子，让我们没得选择，只能拎起妳的背颈。而我们会这么做的，孩子，不会有半点迟疑。因为我们比妳年长，比妳聪明，知道以前和现在发生的事，也知道许多将来会发生的事。我们会拎起妳的背颈，小猫儿，好让妳在不久之后，以一个有经验、有智慧的母猫之姿，坐到这里，坐到这张桌前，和我们在一起，成为我们的一分子。不！ 一个字都别说！席尔·德唐卡维勒在说话的时候，连想都不要想打岔！」

科维尔女巫的声音突然凝聚在桌子上方，宛如一把在铁上磨割的刀子，十分锐利，十分具穿透性。不单是希里缩起了身子，甚至连女巫会的其他女巫也微微震了一下，缩起脖子，嗯，菲丽芭、法兰西丝与阿西蕾例外。还有叶奈法也是。

「妳认为自己之所以会被叫来孟特卡佛，是要宣判妳的命运，这样想的确没错。」席尔一边说道，一边调整围巾。「但妳认为自己无足轻重，却是错了。因为，妳就是一切，是世界的未来。当然，在这个当下，妳还不知道这一点，也不明白这一点。在这个当下，妳是只受了惊而哼哼叫的猫儿，一个历经创伤的孩子，在每个人身上都看见恩菲尔·法·恩瑞斯，或手里拿着试管的维列佛兹。而现在，在这个当下，跟妳解释妳想错了，说我们是为妳好、为这个世界好，也没有意义。适合这种解释的时机将会到来，总有一天会到来。现在，气呼呼的小姑娘，反正妳也不想听理智的声音，不管

我们现在说什么，妳都会用妳那孩子气的固执，以及动不动就大小声的不讲理而马上反驳。所以，现在妳会让人就这么拎着背颈。我说完了。菲丽芭，把这女孩的命运告诉她吧。」

希里坐得直挺挺的，抚摸着椅子扶手末端的斯芬克斯头部。

「妳，」猫头鹰女士打破凝重而死寂的沉默。「会与我和来自科维尔的席尔，一起去科维尔王国的夏都朋凡尼斯。由于妳已经不是什么来自琴特拉的希里雅，晋见国王的时候，妳的身分会是由我们照顾的魔法学徒。妳会在晋见典礼上认识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国王、真正的王室血脉——艾斯特拉德·迪森。妳会认识他的妻子祖雷卡王后——一个拥有异常高贵与和善之心的人。妳也会认识这对王家眷侣的儿子——谭克雷德王子。」

开始明白这一切的希里，大大张开了自己的双眼，而这一点，猫头鹰女士注意到了。

「对。」她说。「妳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王子留下深刻印像，因为妳会成为他的情妇，为他生下一个孩子。」

「如果妳依旧是琴特拉的希里雅，」菲丽芭在隔了一段时间后说。「如果妳依旧是芭维塔的女

儿和卡兰特的孙女，我们就会把妳变成谭克雷德明媒正娶的妻子，他的王妃，然后是科维尔与波维斯的王后。但不幸的是，命运要妳一无所有，就算是未来也一样，而我是真心为妳感到遗憾。妳只会是他的情人、他的侍妾。」

「只有称谓与头衔是这样。」席尔插嘴道。「因为在实质上，我们会尽量让妳待在谭克雷德身边，摊有王妃的地位，之后甚至可以媲美王后。当然，在这件事上，少不了妳的帮助。谭克雷德必须要渴望妳待在他的身旁，不管白天或夜晚。我们会教妳如何唤起这样的渴望，不过这一切会不会全是枉然，取决于妳。」

「基本上，这些都是小细节。」猫头鹰女士说。「重点是，妳要尽快怀上谭克雷德的孩子。」

「哼，当然。」希里不满地说。

「妳和谭克雷德的孩子，」菲丽芭那双幽暗双眸依旧直盯着她。「会由女巫会保证他的将来与地位。妳有权知道，我们所指的，是真正的大事。话说回来，妳将会参与其中，因为一旦诞下子嗣，妳将会开始参与我们的集会。妳会开始学习。今天的妳可能还无法明白，但妳是我们的一分子。」

「在塔奈岛上，」希里克服紧锁的喉头，「您称我为怪物，猫头鹰女士，而今天您却对我说，

我是妳们的一分子。」

「这两者并不冲突。」艾妮得安葛雷娜——来自山谷的雏菊那淙淙流水般，富有音韵的声音响起。「我们，梅卢内得，都是怪物。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作为一个怪物而存在。我说的没错吧，猫头鹰女士？」

菲丽芭耸了耸肩。

「妳脸上那道难看的疤，我们会用幻术遮掉，」席尔再度出声，而且作势不在意地，好像只专心在自己的围巾上。「而我向妳保证，谭克雷德·迪森一见到妳，就会对妳疯狂着迷。得帮妳编一个基本背景。希里雅是个好听，而且也不算少见的名字，没必要为了隐藏身分而舍弃，但是得给妳一个姓氏。要是妳打算用我的，我也不会反对。」

「又或者是我的。」猫头鹰女士勾起嘴角说。「希里雅·爱哈特听起来也很好。」

「这个名字，」大厅里再度响起精灵女子那银铃般的声音。「不管配什么姓氏，都很好听。而妳，奇来亚，有着一对鹰眼的燕子，有着拉拉·多伦嫡亲骨血的妳，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渴望能有这样的女儿。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放弃一切，甚至是这个女巫会，甚至是各王国与全世界的命

运，只要能拥有像妳这样的女儿。不过，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所以才会这么嫉妒叶奈法。」

希里在过了一会，才紧捏着手掌下的斯芬克斯头说：「谢谢妳，菲丽芭小姐。对于能使用德唐卡维勒这个姓氏，我也同样感到荣幸。然而，因为目前看来，在这整个计划里，只有姓氏这件事是由我决定、由我抉择，这是唯一不是强加在我身上的东两，我必须谢绝两位女士的提议，做出自己的决定。我想叫作来自凡格尔堡的希里、叶奈法之女。」

「哈！」黑发女巫咧嘴一笑。正如希里所猜想，这是科德温的女巫莎宾娜·葛雷维席格。「谭克雷德·迪森要是不愿与她贵贱通婚，那就表示他是个废物。要是他让人把某个肥皂泡泡般的公主硬塞给他当作妻子，那就表示他是个废物和瞎子，不懂得找出玻璃堆里的那一颗真钻。恭喜啊，叶娜，我嫉妒妳。而我在嫉妒的时候，说出的话有多真，妳是知道的。」

叶奈法以颔首致谢，但脸上却连一丝笑容也没有。

「那么，」菲丽芭说。「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不。」希里说。

法兰西丝·芬妲芭儿静静哼了一声。席尔·德唐卡维勒抬起头，脸上的线条变得僵硬，不甚好看。

「我得想一下。」希里说。「我得好好思考一下，把所有事情都理清楚。安安静静的。等我想好了，会再回到这里，回到孟特卡佛。我会站到妳们面前，告诉妳们我的决定。」

席尔动了下嘴唇，好似在嘴里发现什么，得立刻吐掉一样。不过，她没有出声。

「我，」希里扬起下巴。「和猎魔士杰洛特约好了在利维亚碰面。我向他发过誓，会在那边与他碰面，会带上叶奈法一起去那里。不管妳们同意或不同意，我都会遵守这个承

诺。在座的丽塔知道，如果是要去找杰洛特，不管是怎样的铜墙铁壁，我都会找出缝隙。」

马格丽塔·老克斯安提列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必须和杰洛特谈一谈，与他话别，还有承认他是对的。因为，有件事各位女士应该要知道——当我们离开斯地加堡，在身后留下遍地横尸时，我问过杰洛特，这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我们是不是赢了，邪恶是不是已经被打败、良善获得了胜利，而他只是露出奇怪又哀伤的笑容。我以为那是因为他累了，因为他的所有朋友都让我们埋在了斯地加堡下；不过，今天我终于知道，那个笑容是什么意思。那是对天真小孩展现的宠爱笑容，这孩子以为维列佛兹与邦哈特被划破脖子，就代表良善战胜邪恶。我必须告诉他，我太自以为是了，现在我懂了。我一定要告诉他。」

「我也必须试着说服他，各位女士想对我做的事，和维列佛兹想用破璃注射器做的，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我必须试着说服他，虽然维列佛兹是为了世界的利益，而各位女士也是为了世界的利益，但孟特卡佛堡和斯地加堡，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知道要说服像杰洛特这样一匹老狼，不会那么容易。杰洛特会说我是个黄毛丫头，很容易就会被以高贵情操包装的外表骗过，所谓的命运与世界利益，都只是愚蠢的词汇。不过，我必须试试看。他的理解与同意，对我来说很重要，非常重要，对各位女士来说也一样。」

「妳一点都没搞清楚。」席尔·德唐卡维勒厉声说道。「妳依旧是个孩子，而且正从老是大声哭得满脸鼻涕、生气就会跺脚的阶段，进入到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大时期。我们之所以认为妳还有希望，就是因为妳活跃的思考能力。妳会学得很快，不久之后，相信我，当妳想起说过的蠢话时，自己都会觉得好笑。至于妳出发去利维亚这件事，来吧，让女巫会来决定。我个人坚决反对。这是原则问题。妳要知道，

我，席尔·德唐卡维勒，从来不会空口说白话，也有办法让妳弯下那硬颈子。为了妳自己好，得教会妳规矩才行。」

「那么，就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吧。」菲丽芭·爱哈特将双掌搁到桌上。「请各位女士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要允许坚忍的希里小姐去利维亚吗？去见某个不久之后，将从她生命中消失的猎魔士？我们要让她心里，生出不久之后也是得彻底抛开的感伤？席尔反对，那其他的女士呢？」

「我也反对。」莎宾娜·葛雷维席格说。「也是基于原则问题。我喜欢这个女孩，而她的鲁莽与愚勇，不消说，我也喜欢。和优柔寡断的懦弱性格相比，我比较喜欢这样。我对她的请求没有任何反对，尤其是她说自己一诺千金，就一定会回来这里。不过，这小姑娘胆敢威胁我们，就让她知道，我们对这种威胁向来不屑一顾！」

「我反对。」凯拉·梅兹说。「理由很实际。我也喜欢这个女孩，以及杰洛特在塔奈岛上亲手抱着我走的感觉。我这个人完全不懂什么叫感伤，不过当时我的感觉非常好，这会是报答他的方式。可是，不！因为妳错了，莎宾娜。这女孩是个猎魔士，而且正试着用猎魔士的方式在蒙骗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打算逃跑。」

「莫非这里有人敢质疑我女儿所说的话？」叶奈法用不善的口气，拖长了声调问道。

「妳，叶奈法，闭嘴。」菲丽芭嘶声说。「别出声，教我失了耐性。我们已经有两票反对，接着听下去吧。」

「那么，我投赞成票，允许她去。」特莉丝·梅莉戈德说。「我知道她的为人，可以为她担保。如果她同意，我想陪她一起踏上这段旅程。如果她同意，我想帮她一起考虑和思索。还有，如果她同意，我也想在她和杰洛特说话的时候帮点忙。」

「我也投同意票。」马格丽塔·老克斯安提列露出一抹微笑。「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会让各位女士吃惊，不过我这么

做，是为了缇莎亚·德芙利斯。为了维持女巫会的团结，竟然要使出强制手段，限制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要是缇莎亚在场，一定不会认同这种做法。」

「我投同意票。」法兰西丝·芬妲芭儿一边说道，一边调整领口的蕾丝。「理由有很多，但我

不会、也不需要加以说明。」

「我投同意票。」依达·艾曼·阿波·希芙内也简洁道出自己的立场。「因为我的心告诉我要这么做。」

「而我反对。」阿西蕾·法·阿娜西得无情地说。「不管是同情、反感，还是原则问题，都没办法左右我的意见。我担心的是希里的性命。有女巫会的看照，她的安全无虞，但在往利维亚的各大商道上，她会是很容易得手的目标。而我怕有些人在夺走她的姓名与身分后，依旧不满足。」

「那么现在就剩下芙琳吉拉·薇果的意见了。」莎宾娜·葛雷维席格的口气颇为恶毒。「虽然答案很明显，不过我还是要斗胆提醒一下所有的女士，关于莱斯卢恩堡的事。」

「谢谢妳的提醒。」芙琳吉拉·薇果骄傲地抬起头。「我要把票投给希里，聊表我对这女孩的尊敬与同情，而更主要的，是为了来自利维亚的猎魔士杰洛特。没有他，今天这女孩就不会站在这里。为了拯救希里，他跑到世界尽头，力抗路上所有阻挠，甚至战胜了自己，要是现在拒绝让他和希里碰面，那会是很卑劣的决定。」

「然而，这卑劣显然还不够多，」莎宾娜轻佻地说。「而天真的感伤，那我们打算从这小姑娘身上连根拔除的感伤，则是太多了。呵，这里甚至还有人提到心的声音。不过，结果就是天秤的两端不高也不低，五票赞成，包括菲丽芭在内有五票反对，陷入僵局了。我们什么也没决定出来，得再投一次票。我建议，用不公开投票。」

「何必呢？」

所有人都看向发言的女子——叶奈法。

「我依旧是女巫会的成员，」叶奈法说。「没有人夺去我的会员身分，没有人替代我的位子。形式上，我有权投票。而我会投下什么票，大概也不用多加说明，所以票数过半，事情解决了。」

「妳的无耻，已经濒临令人作呕的界线了，叶奈法。」莎宾娜一边说道，一边折着带有缟玛瑙戒指的指头。

「我要是您，想到接下来的投票项目会是您自己本身，就会谦逊地保持沉默。」席尔认真地补充道。

「我支持希里，」法兰西丝说。「但对于妳，叶奈法，我必须拨乱反正。妳离开了女巫会，和她一同逃跑，并且拒绝合作。妳没有任何权利。妳有的是责任，是要偿还的债务，是要聆听对妳的审判。如果不是这样，妳根本就没办法踏进孟特卡佛堡一步。」

希里当下便要起身大叫，但叶奈法按住了她。希里没有反抗，静静坐回扶手雕了斯芬克斯椅子上，因为她看见猫头鹰女士——菲丽芭·爱哈特站了起来，昂然挺立桌前。

「叶奈法没有投票的权利，」她用响亮的声音说，「不过我有。我已经听完在座各位女士的意见，我想，我总算可以投下自己的一票了？」

「妳想说什么？菲丽芭。妳说还没投票是什么意思？我很确定妳……」莎宾娜蹙起双眉。

菲丽芭·爱哈特的视线穿过圆桌，对上希里的眼睛，并直直看进其中。

□

水池底部有着五颜六色的马赛克，这些拼贴磁砖不断转换色彩，好像会动似地。整座池水都在颤抖，光影明暗更迭交替。在一片片巨大如盘的睡莲叶下、绿油油的水藻间，时不时都可以看见悠游的鲫鱼与金雅罗鱼。水面上映出小女孩

那两颗又大又黑的眼珠，以及垂至水面并漂浮其上的发丝。

小女孩挂在喷泉的水池边，双手在水芹花的枝梗间摆动，将全世界都抛到脑后。无论如何，她都想碰碰那些金色与红色的小鱼儿。鱼儿们游到女孩的小手边，好奇地游来游去，却不让她逮住，像影子般、像那池水本身一般，无法捕捉。黑眼珠的小女孩收紧十指，握着空无一物的掌心。

「菲丽芭！」：

这是小女孩最爱的声音，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马上回应，依旧看着水、看着鱼、看着睡莲、

看着自己的倒影。

「菲丽芭！」

□

「菲丽芭。」席尔·德唐卡维勒的凌厉声音将她从沉思中拉了出来。「我们在等妳。」

料峭春风自开敞的那扇窗子吹入，菲丽芭，爱哈特颤了颤。死亡，她想着。死亡来到了我的身旁。

「这个女巫会将决定世界的命运。」终于，她坚定、响亮而有力地说。「所以这个女巫会就如同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对照。因此，在这里齐头并立的，是理性与感性，而理性并非永远代表冰冷、卑劣与自私，感性也并非永远天真。在这里并立的是责任，是铁铮铮、就算是强加而成也一样的纪律，还有对暴力的不情愿、慈爱与信任。是全能的客观冷情……与心。」

「我，」她在孟特卡佛堡列柱大厅里笼罩的寂静中说。「在投下自己这最后一票的同时，考量的还有一样。这无可比拟的一样，能与所有的一切分庭抗礼。」

所有人顺着她的目光，都看向了墙上以彩色细砖拼贴而成，以牙齿衔住自己尾巴的衔尾蛇。

「这一样，」她将两潭黑目钉在了希里身上。「是我，菲丽芭·爱哈特不久前才开始明白的宿命。宿命不是天意宣告的判决，不是造物主用手写下的卷轴，不是灾难，不是宿命论。宿命是希望。而我在投下这一票的同时，怀着满心的希望，相信该来的总会来。这一票，我投给希里，投给命运之子，投给希望之子。」

寂静久久笼罩孟特卡佛堡里，昏暗不明的列柱大厅。盘旋湖上的鱼鹰叫声，自窗外传来。

「叶奈法小姐，」希里悄声说。「这是不是表示……」

「我们走吧，女儿。」叶奈法小声道。「杰洛特在等我们，而前头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呢。」

□

杰洛特醒过来，跳起身，耳中有着夜行鸟儿的尖叫。

第十一章完

然后，女巫与猎魔士结为连理，举办了一场盛大而热闹的婚宴。我当时也在场，喝了蜂蜜与葡萄酒。之后，他们就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时间很短暂。他死得很平凡，是心肌梗塞。她不久后也死了，至于死因，故事里并没有提到。人们说，她是死于伤心与思念，不过故事书里写的事，又有谁会相信呢。

《童话与民间故事》

——佛罗伦斯·德兰诺以

第十二章

他们抵达利维亚的那天，是六月的朔月过后第六天。

他们骑出森林，来到山坡边，突然间，下方一座原本清明如镜的湖泊，无预警地发出亮光。这座填满整个山谷的湖泊叫洛克艾斯克洛特，因形似卢恩字母而得名。长满冷杉与落叶松、延伸自马哈喀姆山群的克勒洛斯山对着这面湖镜顾盼形影，而同样对着湖镜照映的，还有利维亚堡的塔楼红顶。座落在湖岬之上、外型厚实的利维亚堡，是利里亚诸王的冬宫，而利维亚城则堤建在洛克艾斯克洛特湖南际的水湾边。城郭外，有着干草搭成的市集；城郭内，深色房舍延湖岸筑成，有如栖木野菇。两者一明一暗，形成了对比。

「嗯，我们好像到了。」亚斯克尔将一手遮在眉上，道出眼前事实。「我们绕了一圈，现在兜回利维亚了。真是奇怪。命运的交织可真是奇怪……城堡里的那些塔顶上，没有看见半张蓝白幡帜，所以蜜薇女王并没有在堡内作客。话说回来，我不认为会有人记得我们那次逃兵……」

「亚斯克尔，相信我，」杰洛特打断他，同时驱着马沿山坡往下去。「不管是谁、记得什么事，我根本一点都不在乎。」

距城外关卡不远处，有座色彩鲜艳、好似海绵蛋糕的王帐，而帐前杆子上，挂了面有着金红箭头的白色盾牌。一名骑士全副武装，站在帐幕卷起的入口处。他的身上罩着与盾牌相同徽纹的外衣，以锐利且颇具攻击性的目光，看着从旁陆续经过的润滑油贩子、包着头巾的村妇、带了大罐、小罐货物的焦油贩子、牧羊人和行讨的乞丐。一见缓步骑马而来的杰洛特和亚斯克尔，眼里顿时亮起希望。

「不论您心中的主人是何方大人，」杰洛特冷冷地戳破

他的希望。「都是从亚鲁加河到布宜那之间，最为美丽与最为纯洁的处子。」

「我以名誉起誓，先生，您说的确实没错。」骑士用有力的声音响应。

□

一名浅发女孩，穿着铆钉密密麻麻的皮外套，抓着荞麦色母马的马镫，弯下半个身子在街道正中央吐了起来。女孩有两个男性同伴，穿着一模一样的制服，背上背着剑，额上绑着头带，有些口齿不清地对路人骂着难听字眼。那两个人，比喝醉更不清醒，左摇右晃，在马匹间撞来撞去，还撞到酒馆前的拴马桩。

「我们真的要进去吗？」亚斯克尔问道。「这店里可能有更多这种可爱的小伙子。」

「我跟人约在这里，你忘了？这间酒馆就是挂在橡树的那张牌子写的，『公鸡和母鸡下』。」

浅发小姑娘再度弯下身，连连作呕，吐得一塌糊涂。母马喷着鼻息，大力甩动身子，女孩被它撞倒，拖过一地的秽物。

「喂，你这饭桶看什么看啊？」其中一个男孩粗声道。「白头发老头子！」

「杰洛特，拜托你别做蠢事。」亚斯克尔一边下马，一边喃喃道。

「不用怕，我不会。」

他们把马绑到阶棒另一边的拴马桩。两名年轻人不再理会他们，把注意力转到带了个小孩从巷子走过的女人身上，朝她又骂又吐口水。亚斯克尔瞥了猎魔士的脸一眼。他不喜欢眼下的情形。

进到酒馆后，第一个吸引他们注意的是「厨师招聘」字样。第二个是一幅巨大的画作，钉在用几块木片做成的招牌

上，画作内容是一脸落腮胡的恶心生物，拿着还在滴血的斧头。底下还写了一行字：矮人——又恶又脏、吃里扒外的侏儒。

亚斯克尔的担心确实没错。酒馆里除了几个喝得烂醉如泥的酒鬼，以及两名眼袋很深、身材干瘦的勾栏女子外，所有客人都是背上背着剑、身上穿着皮衣的「小伙子」，皮衣上的铆钉还不时碰撞出声。他们总共八个人，有男有女，但制造出来的嘈杂足足有十八人份，而且还不时穿插对彼此的叫嚣与谩骂。

「两位先生，我认得你们，也知道你们是谁。」酒馆的主人一见他们，便语出惊人。「而且我有口讯要给你们，你们得去榆树区的威尔辛格酒馆。」

「喔——」亚斯克尔高兴了起来。「那好……」

「你说好就好。」酒馆主人再度拿起围裙擦酒杯。「你们瞧不起我这地方，随便你们。不过我要告诉你们，榆树区可是坏人的地盘，那里都是些非人类。」

「那又怎样？」杰洛特瞇起了双眼。

「喔，对啊，你们一定不觉得怎么样。」酒馆主人耸耸肩。「再说，留话给你们的，就是矮人。既然你们要和这种家伙来往……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喜欢和谁来往，是你们的事。」

「在交朋友这件事上，我们并没有特别挑剔。」亚斯克尔说道，然后把头偏向桌前那群穿着黑外套，额上绑了头带遮面疱，不断又吼又叫、又推又扯的毛孩子。「不过像那边那群的，我们没有兴趣。」

酒馆主人放下手中擦好的啤酒杯，不屑地打量了他们一番，然后加重力道说：

「大家应该要谅解这些年轻人。年轻人总是比较吵闹些，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人不轻狂枉少年。』他们都是战

争的受害者，死了父亲……」

「跑了母亲。」杰洛特接着他的话说，声音却像山湖般冰冷。「我明白，也完全谅解，至少，是尽量试着去谅解。亚斯克尔，我们走吧。」

「你们走啊，了不起。」酒馆主人这声「了不起」说得没有半点诚意。「不过，你们之后可别怪我没警告你们喔。现在这个世道，在矮人的地盘上，可是很容易惹得一身腥。只要……」

「只要什么？」

「没事，反正不干我的事。」

亚斯克尔眼角瞄到那群战争的受害者，还没真的喝醉的年轻人，张着一双双因麻药粉而发亮的眼睛打量他们，便催促道：「我们走吧，杰洛特。」

「再会，老板。天晓得，等门口写的那些字没了，说不定我们以后会再来光顾。」

「是哪些字碍着了两位大人的眼啊？」酒馆主人皱起眉头，挑衅地双手扠腰。「嗯？是不是在讲矮人的那些？」

「不，是关于厨子的。」

三个年轻人从桌前起身，脚步微晃，摆明了想挡他们的路。那是一名女孩，以及两名穿着黑外套的男孩，背上还背了剑。

杰洛特径自走着，没有缓下脚步，表情与眼神都很冷，完全不为所动。

那群年轻人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才把路让开，退到一旁。亚斯克尔闻到他们身上的啤酒味与汗味。还有恐惧的味道。

等到两人走出门，猎魔士才说：「我们得习惯这种情况，得适应这种情况。」

「这有时很难做到。」

「这不是借口。亚斯克尔，这不是借口。」

空气闷热、凝滞又黏腻，像浓汤一样。

□

酒馆外头，那两名穿黑外套的男孩，正在水沟边帮浅发女孩清理身子。女接嗤了一声，口齿不清地说她已经好多了，然后又说她得先灌一杯。她说她当然会去市集找乐子，把摊贩闹个天翻地覆，不过在这之前，她得先灌一杯。

这女孩名叫娜蒂亚·艾斯波希投，而这名字将会在编年史上留下纪录，在历史的篇章上占有一隅。

不过这一点杰洛特与亚斯克尔还无从得知。

那女孩也一样。

□

利维亚城的巷弄里人声鼎沸、交易热络，络绎不绝的居民与过客想必是因此被吸引而来。看起来，这里所有人都在买卖，商品包罗万象，而且个个都想以小博大。到处都是嘈杂的喊叫声，有人抱怨买的商品质量不好，有人杀价杀得不留余地，人们相互哄骗，彼此控诉对方欺诈、拐窃、设局坑人，或其他和买卖根本沾不上边的罪行。

杰洛特与亚斯克尔还没抵达榆树区，就已被人推销了许多有趣的东西，其中不乏星盘、喇叭、饰有佛兰吉帕尼家族徽章的成套餐具、铜矿股票、一大罐的水蛭、一本叫作《是虚幻的奇迹，还是梅杜莎的首级？》的残破书籍、一小对臭鼬与雪貂混生的动物等。还有能增强能力的炼金药，而且可以连同一名年纪不大轻、身材不大窈窕、气色不大好的女子一起买。

一名黑胡子矮人不断向他们推销一面黄铜镶框、看起来就像廉价品的小镜子，不过矮人声称那是鞑靼汗王的魔镜，但一颗石子突然飞来，打掉他手中的货物。

「恶心巴拉的地精！」一名肮脏、光脚的流浪汉一边嚷

着，一边逃走。「不是人的东西！ 一脸大胡子的老山羊！」

「老天保佑你肠子烂光，人渣！保佑你肠子烂光，从屁眼里烂出来！」矮人吼道。

一旁的人都在凝重的气氛中，无声地看着这场闹剧。

□

榆树区就座落在湖边的湾岸里，四周环绕着赤杨与垂柳，当然也有榆树。这里相对平静许多，没有半个人采买，也没有半个人叫卖。微风从湖面轻轻拂来，对刚从充满臭味的闷挤城市过来的人而言，格外舒适。

他们向头一个碰到的路人问路，对方不假思索便指了路，因此他们没花多少时间便找到了威尔辛格酒馆。

酒馆门廊爬满了豌豆藤与野玫瑰，屋檐下满是嫩绿青苔与燕巢。两名大胡子矮人坐在门廊上，肚子上各抱了一涸啤酒杯，大口、大口地灌着。

「杰洛特和亚斯克尔。」其中一名矮人出声道，然后大大打了个酒嗝，接着说：「你们这两个轻浮的家伙，也教人等太久了吧。」

杰洛特下了马，说「你好，亚尔潘·齐格林。卓尔坦·奇瓦，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

酒馆中弥漫着浓浓的烤肉香、蒜香、药草香，还有一种说不出名、但很好闻的香气。里头的客人就只有坐在厚重桌前、面向湖泊的他们。透过铅框窗子那染了淡淡色彩的玻璃看出去，那座湖显得神秘、美丽又浪漫。

「希里呢？」亚尔潘·齐格林劈头便问，没兜圈子。「她应该不是……」

「不是。」杰洛特快速截断他的话。「她会来，很快就来了。怎样？大胡子，说说你们这里的近况吧。」

「我就说吧！」亚尔潘的口气颇酸。「我就说吧，卓尔坦！这个人从世界的尽头回来，要是谣言没说错的话，他可是在那里染了一身的血，又是杀龙，又是推翻帝国的，却问我们最近怎么样？真是好一个猎魔士。」

「为什么这里闻起来这么香？」亚斯克尔一边嗅着鼻子，一边插嘴道。

「午餐。」亚尔潘·齐格林说。「是肉的味道。亚斯克尔，问问看我们的肉是哪来的。」

「我不要，因为我知道这个笑话。」

「别这么猪头嘛。」

「你们的肉是哪来的？」

「自己找上门的。」

「好啦，现在说正经的。」亚尔潘·齐格林擦了擦眼角。老实说，那笑话已经很老套了，但他还是笑到流眼泪。「现在吃的问题挺严重的，打仗完都是这样。找不到肉，就算是鸟禽也一样，鱼也很难抓……很难拿到面粉、马铃薯、豆类……牧场给烧光了，工厂被偷光了，鱼池也流干了，田地都荒废了……」

「生意是一潭死水。」卓尔坦补充。「没有活水，只剩高利贷和以物易物。你们有看到市集吗？穷人把仅剩的财产都变卖精光，而旁边的投机商人却是口袋满满……」

「要是再碰上荒年，冬天一到，人类就会开始饿死。」

「真的有这么糟吗？」

「你是从南方来的，沿途一定有经过村庄与屯田。你自己回想看看，有听过几次狗叫？」

「靠！」亚斯克尔一掌拍在额头上。「我就知道……我就说嘛，杰洛特，事情不太对劲！我就说少了什么！哈！现在我明白了！就是少了狗叫声！没有一个地方有……」

他突然打住，看向飘着蒜香与药草香的厨房，眼底现出惊恐。

「不用怕。」亚尔潘哼了一声。「我们的肉不是会汪汪叫、喵喵叫，或是一直叫『饶命』的那种。我们的肉完全不一样，拿来请国王吃都行！」

「那你就快说是什么啊，矮人！」

「我们收到你们的信后，就知道我们会在利维亚碰面，所以我和卓尔坦就在想，这里要拿什么来招待你们。我们想啊想地且到处乱逛，最后想到我们都想撒尿了，就去了河边的赤杨林。到了那里，我们定眼一看，满地都是大蜗牛，所以我们就拿了袋子去装，装到满出来……」

「有很多都跑掉了。」卓尔坦·奇瓦点了点头。「因为当时我们两个醉得一塌糊涂，而那些家伙跑得像飞的一样。」

两人因为这件趣事，再度笑到掉眼泪。

「威尔辛格呢，」亚尔潘指了指在灶前忙和的酒馆主人。「懂得怎么煮蜗牛，而你们可要知道，这里头的诀窍不少呢。不过，他可是个厨艺大师。他老婆还在的时候，他们一起在马利堡开了间小餐馆，东西好吃到连国王都亲自上门。等等你们就知道了！」

卓尔坦点了点头，说：「而在那之前呢，我们先尝尝从这里那座深不见底的湖泊抓上来、刚熏好的白鲑，还有从这里深不见底的地窖取出来的伏特加。」

「还有你们的故事，先生们，」亚尔潘一边倒酒，一边提醒道。「还有你们的故事！」

□

白鲑还是热的，油腻腻，散发着属于赤杨木屑的熏香。伏特加很冰，喝了教人牙都要掉了。

头一个开始述说的是亚斯克尔。他的故事相当复杂，但是叙事精巧而流畅，内容翔实，并且滔滔不绝。他还在故事

里加入丰富的幻想色彩，让人都要将那些杜撰与虚构的部分当真了。接着轮到猎魔士述说，而他只说事实，枯燥、呆板、乏味到让亚斯克尔按捺不住，每隔一会儿便要插话，但也屡屡遭到矮人斥责。

当故事结束后，取而代之的是长长的静默。

「敬弓箭手米尔娃！」卓尔坦·奇瓦清清嗓子，举起酒杯致意。「敬尼夫加尔德小子。敬雷吉思这个在自家小屋里，拿自酿曼德拉草酒请旅行过客喝的草药师。也敬那个我不认识的安古兰。愿他们所有人都在地下安息。愿他们在这世上缺的，在那边的世界能要多少、有多少。也愿他们的名字能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继续活在所有人心中与故事中，大家干杯吧。」

「干杯。」亚斯克尔与亚尔潘·齐格林沉声附和。

干杯，猎魔士在心里说道。

□

威尔辛格是个身材细长的家伙，肤色苍白、像根瘦竹竿，完全不像是酒馆主人和手艺高超的厨子。他先把一小篮白嫩嫩、香喷喷的面包摆上桌，然后又端来一个木制大盘子，里头的辣根叶衬底上，摆着一只只蜗牛，而抹在其上的香蒜奶油还滋滋作响、不断喷溅。亚斯克尔、杰洛特与两名矮人小心翼翼地将食物送入口中。这道佳肴十分美味，而且也十分有趣，因为得变戏法似的使用奇怪的钳子与叉子，才有办法吃。

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啧啧出声，并以面包接住从蜗牛上流下的奶油，在蜗牛接连从钳子里滑飞出去时，他们嘴里的笑骂也跟着窜出。而酒馆里的两只小猫儿则是乐翻天，不断滚动空壳，在地板上追逐。

厨房里再度传出香味，显然威尔辛格正在烤第二份蜗牛大餐。

亚尔潘·齐格林不情愿地挥了下手，但心里其实也明白，猎魔士是不会放弃的。

「我呢，」他一边吸着蜗牛壳，一边说道，「基本上没什么变，打了点仗……管了点事，因为我被选出来当副队长，我会开始从政。其他生意都很竞争，不过在政治圈里，有钱能使鬼推磨，即使是个废物，也能轻易出线。」

「我嘛，」卓尔坦·奇瓦挥了挥夹着蜗牛的钳子。「对政治没兴趣。我要和菲吉斯·默卢卓，还有蒙罗·布鲁斯，一起合资开一家蒸气冶金厂。你记得他们吗？猎魔士。」

「我记得的不只他们。」

「亚宗·华尔达在亚鲁加河边阵亡了。」卓尔坦不带感情地告知。「那是最后的几次交战之一，他根本死得莫名其妙。」

「可惜了一条汉子。那培齐瓦·舒登巴呢？」

「地精？喔，那家伙过得可好了？说到加入军队，那滑头的像伙就闪了，拿什么地精的规定来当挡箭牌，说是信仰不允许他打仗。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会为了一条腌腓鱼，就把天上的神拿去换，结果还真给他躲掉了。他现在在拿威格拉德开了间珠宝铺。你知道吗？他从我这里买走了那只鹦鹉飞得元帅·嘟答，而且还把那鸟仔变成了活广告，让它一直『钻——石、钻——石』地叫。想不到这招竟然有效，那地精的客人多到他妈的忙不完，工作满档，口袋都要装不下了。对、对，拿威格拉德就是这样！那里满街都是钱，所以我们打算把冶金厂也开在拿威格拉德。」

「人类会把屎抹到你门上。」亚尔潘说。「他们会拿石头丢你的窗子，会叫你是『又恶又脏的侏儒』，就算你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就算你为他们打过仗，通通没用。你在你的拿威格拉德里，就只会是下等贱民。」

「总会有办法的。」卓尔坦开朗地说。「马哈喀姆的竞

争太大，而且政客太多。兄弟们，我们喝吧。敬卡列伯·斯特拉通。敬亚宗·华尔达。」

「敬雷刚·大伯格。」亚尔潘趣幽补充道。杰洛特转过头，说：「雷刚也……」

「对，在马耶那城外。大伯格老婆子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了。唉，真是的，说够了，这种事说够了，我们喝吧！还有赶快吃这些蜗牛，因为威尔辛格已经端第二盆过来了！」

□

矮人们松开腰带，听着杰洛特和他们说亚斯克尔的公爵罗曼史最后是如何以断头台收场。诗人摆出一副受伤的模样，没有发表评论，亚尔潘与齐格林则是哄堂大笑。最后，亚尔潘咧嘴笑道：

「对、对，就像那首老歌说的一样：『就算是能一只手就把门闩折断的汉子，也敌不过一个娘儿们的意志。』而这句话的最佳应证，今天全都聚到了这张桌前。远的不谈，就说卓尔坦·奇瓦好了。他在讲自己近况的时候，忘记说他要结婚了。就快了，因为是订在九月。那个幸运的小心肝叫艾伍朵拉·布雷克克斯。」

「布雷肯黎格斯！」卓尔坦皱着眉头，郑重提出纠正。「齐格林，我已经开始受够老是得纠正你了。给我小心点，因为要是让我受够了，我就会打人！」

「婚礼要办在哪里？还有是哪一天？」亚斯克尔出口缓和气氛。「我之所以会问，是因为我们说不定会过去瞧瞧，当然，要是你有请我们的话。」

「我们还没决定好要在哪里、怎么办、到底是不是有这回事。」卓尔坦闷声道，显然对这件事还很迷惘。「亚尔潘他话说得太早了。我和艾伍多拉两个人虽然有大概说了一下，不过未来会怎样有谁知道呢？在现在他妈的这个世道？」

「第二个娘儿们无所不能的例子，」亚尔潘·齐格林继续先前的话题。「就是来自利维亚的杰洛特——猎魔士。」

杰洛特假装忙着吃蜗牛，亚尔潘见了，嗤之以鼻，说：

「他奇迹般地找回他的希里后，又允许她离开，同意和她再一次分开。就算现在这个世道——要是他妈的有谁注意到的话——可不是天下最为太平的时候，他还是又留她一个人。而某个猎魔士之所以会做出这一切，都只是因为这是某个女人想要的。只要是那个女人，那个通常大家叫作来自凡格尔堡的叶奈法想要的，猎魔士全都会照办，永远都会照办。要是那猎魔士可以因此获得什么，那还好，不过他没有。这正像特马里亚的戴兹莫德国王，在解完手后，探头看夜壶里的时候说的：

『这让人想破头也想不明白啊。』」

「我说，」杰洛特摆出一张尽量亲切笑脸，举起酒杯。「我们来干杯吧，然后换个话题。」

「喔，对、对。」亚斯克尔与卓尔坦也赶紧附和。

□

威尔辛格将第三盆蜗牛送上桌，然后又端来了第四盆。当然，他也没忘了添上面包与烈酒。大啖美食的四人已几近餍饱，无怪乎手中的酒杯也更常举起互敬，至于谈话内容更常涉及哲学，层面愈发深入，也同样没什么好奇怪了。

□

「我所对抗的『邪恶』，」猎魔士重申道。「是『混沌』运作的表现，那是为了要打乱『秩序』而特别计算过的运作。因为『邪恶』拓展的地方，是『秩序』无法掌控的；不论『秩序』筑起什么，都会崩毁、站不住脚。智慧之光、希望之火、温暖之焰不会绽放，而是熄灭。一切将会转为黑暗。在那片黑暗之中，将会出现獠牙、利爪与鲜血。」

亚尔潘·齐格林抚了抚他的大胡子，那上头沾了从蜗牛滴

落的香蒜药草奶油，显得油腻腻的。

「猎魔士，你这番话说得很好。」他赞同道。「不过呢，就像年轻的卡萝，在第一次和维利丹克国王幽会的时候对他所说的话一样，『东西是不难看，可是有任何实际的用处吗？』」

「猎魔士存在、猎魔士生存的理由，已不再是那么理所当然，因为『良善』与『邪恶』的战斗，已经转向别的战场，而且是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进行。『邪恶』不再是一团混乱，不再是猎魔士这种，本身也像『邪恶』一样一团混乱的变种人、杀人凶手，所必须挺身对抗的原始盲目力量。现今的『邪恶』是以律法行事，因为律法是站在『邪恶』那边。看看和平协议，就可以知道它无所不在，因为人们在德署那些协议时，心中所想的正是它……」

「他看到被赶去南方的屯民了。」卓尔坦·奇瓦明白了他所谓何事。

「而且不只这样。」亚斯克尔严肃地说。「不只这样。」

「那又怎样？」亚尔潘·齐格林调整姿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然后两手交合，搁到肚子上。「只要活在这世上，就会看见一些事，就会有被惹恼的时候，迟早都会有吃不下饭的时候，不然就是睡不着觉。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还是会这样。再多的哲理就像这堆壳一样，变不出花样，因为也没有花样好变。猎魔士，你是哪件事看不顺眼？哪件事没顺你的心？这个世界正在进行的改变？发展？进步？」

「或许吧。」

亚尔潘皱着两条大浓眉，一言不发地看了猎魔士许久。最后，他终于开口：

「所谓进步，就像是一群猪，就该用这种角度来看、来

评价。把它当作是一群聚在谷仓前或院子里的猪。就因为有这群猪存在的这个事实，才有各种好处可以拿——蹄膀、香肠、猪油、猪脚冻，一句话，好处多多！所以当它们拉屎拉满地的时候，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在场的人都沉默了一段时间，在灵魂与良心中，考虑着各种重要的东西与事情。最后，亚斯克尔开了口：

「该好好喝他一喝。」

而这提议，没人反对。

□

「进步，」亚尔潘打破沉默。「就长远看，终会照亮黑暗。黑暗会在光明的面前退缩。不过，这不会马上发生，也一定不可能顺顺利利。」

杰洛特凝视窗外，对着自己的思绪与梦想微笑，说：

「你所谓的黑暗，是一种心灵状态，而不是物质的。要和这种东西对抗，得训练出另一种猎魔士。现在就是开始训练的最好时机。」

「你会开始重新培训吗？你指的是这个意思？」

「完全不是。猎魔士生涯对我来说已经结束，我退休了。」

「最好是！」

「这话我说得是再认真不过了，我的猎魔士生涯已经结束了。」

一阵长长的沉默降了下来，直到此起彼落的疯狂猫叫声响起才打破。桌下的猫儿们，照惯例对着彼此又抓又咬，因为对它们猫儿一族来说，少了小伤小痛，游戏就一点也不有趣。最后，亚尔潘开了口，重复杰洛特说的话：

「他的猎魔士生涯已经结束了。哈！就像戴兹莫德国王告诉我的，他在牌桌上出老千被人抓到的时候，自己都不知

道该说什么。不过，凡事要有最坏的打算。亚斯克尔，你和他一起旅行，两个人常常在一起，他有表现出其他的偏执狂症状吗？」

「好了、好了。」杰洛特板起脸。「就像宴席上客人开始脸色发青、断气的时候，戴兹莫德国王说的那样，玩笑话先放一边。我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完，现在该办正事了。」

他从椅背上把剑拿起。

「卓尔坦·奇瓦，这是你的夕希尔。我要把它还给你，谢谢你，同时也表达我的敬意。这的确是支好剑，帮了不少忙，救了很多性命，也夺走了很多性命。」

「猎魔士……」矮人举起双手阻止。「剑是你的。当初我不是借给你，而是送给你。这是礼物……」

「闭嘴，奇瓦。我要把剑还你，我已经用不到了。」

「最好是。」亚尔潘说。「亚斯克尔，给他倒酒。他现在讲的话，就和老史拉得在矿井里被十字镐砸到脑袋的时候一样。杰洛特，我知道你是个生性真诚、心灵高尚的人，可是我拜托你行行好，不要讲这么低级的笑话，因为听众不是你的叶奈法，也不是你的任何一个女巫姘头，只有我们，一群老狼，犯不着对我们这票老狼扯什么不需要剑、不需要猎魔士，什么这个世界很坏，什么这个那个的。你是猎魔士，永远都会是猎魔士……」

「不，我不会。」杰洛特平心静气地反对。「这一定让你们这群老狼感到意外，不过我已经得出结论，知道逆风撒尿很蠢，知道为别人赌上脑袋很蠢，就算这个人会付我钱也一样。而且，这当中没有任何存在主义哲学的成分。你们不会相信，不过我突然爱惜起自己的身体发肤。我得出结论，为了保护别人而让身体受伤，这很蠢。」

「我注意到了。」亚斯克尔点点头。「一方面，这样想很聪明；另一方面……」

「没有另一方面。」

「你的决定，跟叶奈法和希里有任何关系吗？」亚尔潘问。

「很大的关系。」

「那一切就清楚了，」卓尔坦叹气道。「虽然讲实话，我不是很明白，你，一个以剑维生的人，接下来打算怎么过活，怎么过完这辈子。至少随便做点什么，至少去给人拔牙；当个种卷心菜的农夫，我看你不大适合这种角色。不过呢，别人的决定还是得尊重。老板，麻烦一下！这把剑呢，是马哈喀姆的夕希尔，直接从鲁达林打铁铺出来的正宗货。这本来是个礼物，不过收到的人不想要，而送出去的人又不能收回去，所以你就把挂到壁炉上，把酒馆的名字改成『猎魔士的剑下』。就让这里在冬天的夜里，流传关于宝藏和怪物的故事，关于血战和激战的故事，关于死亡的故事，关于伟大爱情、坚定友谊的故事，关于勇气、荣誉的故事。就让这把剑，给听般事的人带来满足，给说故事的人带来灵感。至于现在呢，各位先生，为我倒酒吧，就倒在这个伏特加酒杯里，不然我可是会继续说下去，会发表各种真得不能再真的事实和各种哲学，当然也包括存在主义哲学。」

在一片慎重而静谧的气氛下，酒杯纷纷斟满。他们真诚地看着彼此眼睛，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态度之慎重，不下先前。亚尔潘·齐格林清了清嗓子，环视眼前的听众，确定他们是否够专心、够慎重。

「进步，」他一本正经地说。「会照亮黑暗，因为这就是进步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就像屁股是拿来拉屎的理由一样。进步会将黑暗越照越亮，而我们也会越来越不怕黑暗，不怕躲在里头伺机而动的邪恶。或许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不再相信在那黑暗之中，能有什么东西埋伏。我们会对这样的恐惧一笑置之，说那样的想法太孩子气，让人觉得可耻！不过，黑暗永远、永远都会存在，邪恶也永远会存在于黑暗之

中，尖牙、利爪、杀戳与鲜血，也永远会存在于黑暗之中，而也永远部会有人需要猎魔士。」



他们沉默地坐着，深陷思绪之中，以致没注意到城市里突然升起的吵闹与喧哗。那是有如一群盛怒胡蜂的嗡鸣般，充满怒气与敌意的喧闹。

他们几乎没有察觉到一道、两道、三道身影，沿着安静无人的湖畔树道快速闪过。

就在城市里爆发吼叫的同时，威尔辛格酒馆的门也「砰」地一声开了。一名年轻的矮人闯了进来。他的脸因为花费太多气力而涨红，整个人几乎喘不过气。

「怎么了？」亚尔潘·齐格林问。

不过那矮人还喘不过气，只用手指向市中心，眼神激动万分。

「先做个深呼吸，」卓尔坦·奇瓦建议道。「再好好讲讲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大家都说利维亚发生的那些悲惨事件，根本就是意外。人类、矮人与精灵，对彼此间一直是充满敌意与厌恶，心中会怒气横生也属合理。而那一次爆发，完全是临时起意，突如其来，毫无预警。大家都说，那次率先发动攻击的不是人类，而是矮人。说那侵犯的举动是出自矮人那边，是一个矮人贩子冒犯了年轻的贵族、战事的遗孤娜蒂亚·艾斯波希投，并对她使用暴力。而当贵族小姐的一群友人为她挺身而出时，那矮人也唤来自己的族人。事情演变成打群架，然后转眼间，整个区域都开始打斗，进而发展成杀戮。矮人在其掌控的部分城外市集与榆树区里，对人类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不到一个钟头，从市集的意外爆发，到魔法师介入，总共有一百八十四人被杀，而这些牺牲者当中，有近半

数是女人和小孩。

而这个版本的意外过程，也被奥克森福特的艾梅里赫·勾特斯哈克教授写进了自己的研究中。

不过也有些人有不同的说法。他们问道，要是在市集出事的几分钟内，大街小巷里就出现车辆，而且人类从那上头拿出武器分派，那么，这是哪来的临时起意？哪来的无预警爆发冲突？要是群众当中那些带头的，那些在屠杀期间最显眼、也最活跃的是人类——没有人认识，也不知打哪来，而且是在事件发生的几天前才进入利维亚的人类，那么，这是哪来的突然但合理的怒气？而且在事件过后，还没有人知道他们消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军队那么晚才介入？而且一开始还那么不甘不愿？

还有其他学者在利维亚事件中，找到尼夫加尔德挑拨的证据。不过也有些人认为，这一切都是矮人自己，伙同精灵一起谋划的；认为他们是自己杀了自己人，好抹黑人类。

一名古怪年轻的硕士——在被人要求噤声前，不断重复这个论述——提出极度大胆的理论，但这理论却被淹没在严肃科学家之间的讨论中。他认为利维亚的事件并没有什么阴谋或密谋主导，仅是因为当地人那平常而普遍的性格——无知、排外、野蛮无理和极度堕落。

后来，大家对这件事都乏味了，也不再提起。

□

「进地窖！」猎魔士重复道。耳中传来人群快速逼近的呐喊与吼叫。「矮人，你们快进地窖！不要逞什么蠢英雄！」

「猎魔士，」卓尔坦握紧斧柄，困难地说。「我不能……我的兄弟们都在那里送命……」

「进地窖。想想艾伍朵拉·布雷克克斯吧！你想她在婚礼前就守寡吗？」

这个论点发挥了作用，矮人们进到那座空间不大的地窖里。杰洛特与亚斯克尔用一小块干草垫盖住入口。平常脸色苍白的威尔辛格，这下更是完全刷白，像块奶渣一样。

「我在马利堡见过大屠杀。」他一边看着地窖入口，一边断断续续地说。「要是他们被找到了……」

「进厨房去。」

亚斯克尔也同样脸色苍白。杰洛特对他的反应并不特别讶异。不久前还是单调、让人不会有所联想的吼叫，现在听来就像一个个清楚的音符，让人听了会头皮发毛的声音。

「杰洛特，」诗人哀叫道。「我长得和精灵有点像……」

「别说蠢话了。」

一张张屋顶上纷纷升起烟团，逃难民众从一条巷子仓皇跑出，都是矮人，男女皆有。

其中两人不假思索便跳进湖中，溅起大片水花，笔直往水深处游去。余下的矮人四处散逃，有部分转往酒馆。

一小群人从一条巷子里冲了出来，速度快过矮人。这场竞赛，胜出的是屠杀的欲望。

被屠杀者的惨叫声不断钻人耳中，酒馆窗户的彩绘玻璃也纷纷发出声响，杰路特感觉到自己的双手是如何开始颤抖。

一名矫人被五马分尸，就像字面上的意思一样，被分拆成块，另一个跌倒在地，没两下便成了一团不成形的血糊。一名女子遭到尖叉与利枪刺穿，而她拼死保护至生命最后一刻的那名孩童，也遭到无情践踏，被鞋跟踩成肉泥。

有三人——一名矮人与两名女人——直接逃向酒馆，后头追着一票高声咆哮的群众。

杰洛特深深吸了一 口气，站起身，从壁炉的架上取下那

把在马哈喀姆打造、直接从鲁达林打铁铺出来的宝剑夕希尔，同时也注意到亚斯克尔与威尔辛格投在自己身上的恐惧视线。

「杰洛特……」诗人痛苦万分地哀声道。

「好吧。」猎魔士 一边往门口走，一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真是该死啊我，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他走出酒馆，来到门廊，然后从门廊往下跳，快速挥出一剑，将一名穿着水泥匠外袍，拿起镘刀就要往其中一名女人挥去的恶徒，砍成两半。另一人揪住第二名女人的头发，他便把那只手给剁下。至于对着跌倒的矮人又踢又踹的那些，则被他左右开弓，两剑快速解决。

然后，他走进那群人当中。他的动作很快，以半回旋的方式不断闪身。他故意加大砍杀的范围，虽然动作看来杂乱无章，但他知道，这种砍法比较戏剧性，但不血腥。他并不想杀了他们，只想让他们遍体鳞伤。

「精灵！精灵！」人群中的某人来势汹汹地高吼。「杀精灵！」

太夸张了，他心想。亚斯克尔还说得过去，不过我不管从哪角度看，一点也不像精灵。

他瞧见了放声高喊的那人穿着布面甲与高筒靴，大概是名军人。只见那人往人群里钻，好似鳗鱼，最后双手握矛，挡在身前。杰洛特顺着矛杆一剑砍下，斩断了他的手指，然后一个旋身，又是大动作一剑，痛苦的哀嚎与鲜红的血泉便连番爆发。

「饶命啊！」一名满头杂草、眼神狂乱的小伙子，在他面前下跪。「放过我吧！」

杰洛特放过了他，停住打算出招的剑与手，并将那股攻击的劲道以旋身化解，但眼角却瞄到那满头杂草的家伙快速起身，且瞧见他手里的东西。他打住旋身的动作，想逆向闪

避，却撞进人群中，并在转瞬间陷了进去。

他只来得及看见朝他飞来的锐利三牙叉。

□

巨大壁炉里的火灭了，厅里也变得漆黑一片。从山上吹来的强风在城墙缝隙间呼啸、号叫，不断灌进卡尔默罕——猎魔士的根据地——一扇扇的漏洞窗扉。

「他妈的！」艾斯科再也忍不住，站起来，打开橱柜。「『海鸥』，还是伏特加？」

「伏特加。」可恩与杰洛特同声答道。

「对。」藏在黑暗中的维瑟米尔答腔道：「对，当然！你们就把你们的猪脑袋都浸到伏特加里吧，一群该死的蠢材！」

「这只是意外……」兰伯特嘟囔着。「她本来已经会走木桩了……」

「闭上你的鸟嘴，白痴！我不想听到你的声音！我告诉你，要是那女孩出了什么事……」

「她已经没事了。」可恩缓声打断道。「现在睡得很安稳、很沉，也很香。醒来之后会有点痛，就这样而已。至于进入恍惚状态，还有发生了什么事，她一点也不会记得。」

「这次的事，你们最好给我铭记在心。」维瑟米尔说得咬牙切齿。「一群智障！艾斯科，给我倒酒。」

他们沉默了许久，失神听着风的呼啸。终于，艾斯科开了口：

「我们得找个人来，得找个女的魔法师来。现在那女孩身上发生的事，并不寻常。」

「她陷入这样的恍惚，已经是第三次了。」

「不过这是她第一次发出有意义的声音……」

「你们再和我说一次她讲了什么。」维瑟米尔一口干光杯中物，下令道：一个字、一个字给我说清楚。」

「没办法一个字、一个字说。」杰洛特凝视着壁炉里的余烬说。「至于意思嘛，如果要在她的话里找意思的话，就是我和可恩会死。尖牙会是我们的克星，我们会被尖牙杀死。他的是两根牙，我的是三根。」

「我们被咬死的可能性很大呀。」兰伯特轻蔑地说。「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尖牙所杀。不过你们两个呢，要是那预言是真的的话，就会被某种牙齿特别锐利的怪物所杀。」

「不然就是死于坏牙化脓发疽。」艾斯科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只是，我们的牙不会坏。」

「而我呢，可不会拿这种事来开玩笑。」维瑟米尔说。

在场的猎魔士闻言皆沉默下来。

强风呼啸，在卡尔默罕的城墙间发出尖哨。



满头杂草的小伙子好像被自己所做的事吓到，放掉了叉柄。猎魔士尽管不愿意，仍是痛得大叫，蜷起身子。插进体内的三牙叉，让他跪跌地面，接着慢慢滑出他的身体，掉在石砖路上。鲜血漱漱倾泻，溅出水声，然后成了一道瀑布。

杰洛特原想站起身，却往一旁倒下。

周遭的声音成了反馈与回响，好似整个头都浸在水里时会听到的样子。他的视线也变得模糊，大小失真，远近难辨。

不过，他看见群众在见到他的援军——拿着斧头的卓尔坦与亚尔潘、拿着肉槌的威尔辛格，以及拿扫帚当武器的亚斯克尔时，纷纷嚷着「逃命」跑开。

你们要去哪里？给我站住。他想这么大喊。逆风撒尿这

种事，没有必要为了我做。

不过，他喊不出来。他的声音被血浪给堵住了。

□

女术士们抵达利维亚时已是中午，能看见波光粼粼的洛克艾斯克洛特湖面，城堡的高塔和城里那些红屋顶。

「我们到了，」叶奈法说，「利维亚，何等奇妙而纠缠的命运。」

希里兴奋地让凯尔佩在马路上踩着碎步。特莉丝·梅丽葛德偷偷叹着气。她宁愿相信没人发现她的叹息。

「拜托，」叶奈法盯着她说，「从你漂亮的胸口发出的声音多怪，特莉丝。希里，到前面去打探一下，看看那边有什么。」

特莉丝决定不接受她的挑衅，把脸掉过去，不给她任何借口。她也不指望这有什么效果。自从她们接近利维亚以来，她感觉到叶奈法的愤怒和攻击性越来越强。

「你，特莉丝，」叶奈法戏谑地坚持，「别脸红，别叹气，别在你的马鞍上想入非非或者扭来扭去。你以为我同意你的请求是因为我们想和你一路吗？我对你与旧爱重逢的场面感兴趣？希里，我叫你先到前面去。我们两个还有话要说。」

「这可不是商量，这是数落，」希里大着胆子争辩，不过在紫色眼眸威胁的瞪视下，她立即退缩了，呼哨着凯尔佩向前路疾驰而去。

「你不是去见旧情人，特莉丝，」叶奈法接着说，「我还没那么高尚，或者那么蠢，好给你这种机会，或是给他这种诱惑。但是今天，我无法抗拒某种快意。他知道你在集会所里是什么角色。他会带着他那著名的眼神感谢你，而我会看着你发抖的嘴唇和哆嗦的双手，我会听着你蹩脚的道歉和借口。知道吗，特莉丝，我会开心得晕过去。」

「我就知道，」特莉丝喃喃地说，「你忘不掉，你会报复。我已经同意你了。因为我确实做错了。但是有件事我得告诉你，叶奈法。别高兴得太过。他懂得原谅。」

「他当然懂，懂被人做了什么，」叶奈法眯起双眼，「但他永远不会为希里身上发生的事原谅你。还有我的。」

「或许吧，」特莉丝忍气吞声，「他也许不会原谅了，尤其是当你要坚持。但他至少不会恶语伤人。他不会自低身份做那种事。」

叶奈法含怒用鞭子轻打身下的马儿，这动物嘶叫着猛跳，女术士在马鞍上晃了一下。

「够了，」她厉声说，「谦虚点，自鸣得意的蛇精！他是我的男人，我的而且仅属于我！懂吗？你得停止谈论他，停止惦念他，你得停止赞美他的高尚品格……自现在起，现在！噢，我真想扯你的红头发……」

「试试看！」特莉丝尖叫，「来试试，你这记仇的母狗，我会划了你的眼睛！我……」

当看到希里带着飞扬的尘土向她们疾驰时，她们一起陷入沉默。她们立即明白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甚至在希里到达她们身边以前，便瞧见出了什么事。

红色火舌突然窜上前方，离城外市集已经很近的茅草屋顶，窜上了城里的屋顶与烟囱，一团团烟雾也跟着喷发。叫声传进了女巫们的耳朵里，听来很遥远，好像一群恼人苍蝇所发出的声音，好像一群被激怒的大黄蜂发出的声音。叫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厚实，配上一声声拔高的尖叫，谱成一首对位旋律。

「那边该死的是发生了什么事？」叶奈法站到了马镫上，说：「有人入侵？火灾？」

「杰洛特……」希里突然哀声道，脸色白得像羊皮纸。「杰洛特！」

「希里？妳怎么了？」

希里举起一只手，而女巫们看见鲜血沿着她的手掌，沿着她的生命线流下。

「循环关闭了。」女孩闭上眼睛说。「雪拉微得的玫瑰刺伤了我，而衔尾蛇把牙齿咬进了自己的尾巴里。我来了，杰洛特！我来找你了！我不会留下你一个人！」

女孩掉转凯尔佩，转眼间便急骋而去。两个女巫，没有一人来得及提出异议。

她们快速反应，立即迫使自己的坐骑也拔腿快奔，但她们的马根本比不上凯尔佩。

「怎么了？」叶奈法一边吞下快速流动的空气，一边大喊道：「发生什么事了？」

「妳明明就很清楚！」特莉丝泣声道，与她并驾狂奔。「叶奈法，快！」

她们还没冲进外郭城的城门，还没经过首批从城里逃出的民众，叶奈法便已勾勒出事件的轮廓，知道当下在利维亚所发生的事，不是火灾，也不是敌方军队入侵，而是一场大屠杀。同时，她也已经知道希里的预感是什么，知道她是要冲去哪里、冲去找谁。她也很清楚自己赶不上她，一点机会都没有。前方的恐慌人群挤成一团，而她与特莉丝必须紧急勒住坐骑，两人也因此差点没从马的头上飞出去。而凯尔佩直接跳了过去，碰掉几顶帽子，有的有宽边，有的只有帽沿。

「希里！停下来！」

不知何时，她们已经处在人满为患的巷弄间，那些人个个一边尖叫、一边逃命。叶奈法从空隙中看见躺在水沟的躯体，看见倒吊在木桩与横梁的死尸。她看见一个矮人躺在地上，被人又踹又踢，拿棍子打；另一个矮人惨遭瓶子碎片割断喉咙。她听见加害者的嘶吼与受害者的哀号。她看见一个

女人被丢出窗子后，身旁马上围了一堆人，接着便是不断举起、落下的棍棒光影。

人群越聚越多，叫吼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女巫们觉得自己与希里之间的距离似乎缩短了些。凯尔佩所遇到的下一个障碍，是几名拿着斧枪、搞不清楚状况的家伙，但它把他们当作栅栏跳了过去，还碰掉其中一人的扁盘头盔，其他人则吓得跌坐在地。

两人快马来到一座广场。那里万头攒动，黑鸦鸦一片。此时，叶奈法了解到希里必是看见了事情的预像，打算朝向事情的核心、事件的中心去，打算直接扑向水深火热的疯狂屠杀现场。

因为，她转过去的那条街道上，正传出打斗的嘶吼声。矮人与精灵奋力保卫七拼八凑的路障，保卫逐渐失守的据点，在叫嚣群众的攻击进犯下，一个个倒地丧命。希里大吼一声，贴在马颈上。凯尔佩纵身起跳，以巨大的黑鸟而非马匹的姿势，飞过了路障。

叶奈法冲进人群，煞住坐骑，撞倒了几个人。她还来不及大叫，就已被人拉下马鞍，不知被什么打中后背、骶骨和后脑。她跪了下来，看见一个穿着鞋匠围裙、高头大马的家伙，正打算要提脚踹她。

叶奈法受够了那些踹人的家伙。

她张开指头，从指尖射出滋滋作响的青紫火焰，像条鞭子般切过周遭人群的脸孔、躯干与手部，焦肉的臭味顿时传出，痛苦的哀号与尖叫压过了周遭的骚动与喧嚣。

「巫婆！精灵的巫婆！女巫！」

另一个家伙高举斧头跳向她。叶奈法将火焰直接射到他脸上。只见那家伙的两颗眼球破裂，让火煮开，冒出来流到双颊上。

人群退了开来。有一个人抓住她的手臂，她大力挣脱，

而那却是特莉丝。

「我们快逃吧……叶娜……我们……快逃……」

我听过她用这种声音说话，思绪闪过叶奈法脑中。听过她用那僵硬如木，就算以唾沫滋润也无济于事的嘴唇说话，，听过她用那因恐惧而发僵、因恐慌而发颤的嘴唇说话。

我听过她用这种声音说话，在索登城外的那座山丘上。

在她被惧意吓得魂飞魄散的时候。

她现在也被吓得三魂没了七魄。她这辈子都会因恐惧而魂飞魄散。因为，一个人要是没在第一次受惊的时候，就想办法克服胆怯，那她这辈子，都会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下。

特莉丝嵌进她袖子里的指头，好似钢铁一般。叶奈法用尽气力，才从那些指头的禁锢中脱离。

「要就妳自己逃！」她叫道。「躲到妳女巫会的裙摆后头！我有东西要保护！我不会放希里自己一个！还有杰洛特也是！滚开，乡巴佬！要是不想受皮肉痛，就别挡我的路！」

她的眼睛与双手皆冒出电光，围在她坐骑四周的人们纷纷退了开来。叶奈法把头一甩，让黑色鬈发更加蓬满，看起来就像愤怒女神的化身，像个毁灭天使，一个拿着火焰之剑降世惩罚的毁灭天使。

「滚！滚回你们的家里去，乡巴佬！」她甩着火鞭大叫道：「滚！不然我把你们当作牛一样，给你们烙印子！」

「大家，这不就是个女巫罢了！」一道响亮、如金属般的声自人群中传出。「这不过就是个该死的妖女罢了！」

「她只有一个人！另一个跑了！喂，孩子们，快去捡石头！」

「杀死非人类！女巫该死！」

「让她死！」

第一颗石头嗤地一声，从她耳畔飞过。第二颗石头砸到她的肩头，让她晃了一下。第三颗直接击中她的脸，那痛楚先是火辣辣地在她眼里散开，然后便是一片黑丝绒罩了下来。



她醒过来，痛得发出呻吟。两只前背与手腕都传来撕扯的痛楚。她下意识地伸出手，摸摸包了好几层的绷带，然后再度发出无声而绝望的呻吟。她很失望这不是梦，也很失望自己失败了。

「妳失败了。」坐在床边的缇莎亚·德芙利斯说。

叶奈法觉得口很干，很渴望能有人至少点几滴水，在她黏了一层东西的嘴唇上，不过她没有开口。她的骄傲不允许。

「妳失败了，」缇莎亚·德芙利斯重复道。「不过，这并不是因为妳没有尽力。妳切割得很好、很深，所以我现在才会在妳身边。要是那只是场演戏，一场愚蠢、随便的表演，那么我只会蔑视妳。不过，妳切割得很深，很认真。」

叶奈法呆滞地看着天花板。

「女孩，我会照顾妳的。因为这大概是值得的。不过得好好把妳治一治，喔，得好好治一治。不只得帮妳把脊椎与肩胛拉直，也得把妳的两只手都医好。妳在切割血管的时候，把肌腱也割断了，而手对女巫来说，可是很重要的部分啊，叶奈法。」

她感觉到唇上湿润的，是水。

「妳会活下来。」缇莎亚的声音听来扼要、严肃，甚至严厉。「妳的时间还没到。等到了的时候，妳会想起这一天。」

凑到嘴边的棒子缠着湿绷带，叶奈法贪婪地吸吮着上头

的水分。

「我会照顾妳的。」缇莎亚·德芙利斯一边轻触她的发丝，一边又说了一次。「至于现在……这里就只有我们两个，没有其他人在场。没有人会看见，而我也不会和任何人说。哭吧，小姑娘，都哭出来。最后一次，全都哭出来，之后妳就不会再有眼泪了。没有比哭泣的女术士更可悲的了。」

□

她恢复意识，咳了一下，吐出一口血。有人拖着她在地上走，靠着香水的味道，她认出了那是特莉丝·梅莉戈德。离她们不远的石砖路上，传出了马蹄铁敲击声，以及呐喊的震动。叶奈法看见一名全副武装、外罩红箭白衫的骑士，正从高桥马鞍上倾身，以鞭子甩打人群。人群朝骑士丢石头，但那些石头打到他的铠甲和头盔，全无力地反弹开来。马儿不断嘶鸣，左甩右晃，频频扬蹄。

叶奈法感觉自己的上唇好像变成一颗巨大的马铃薯，前牙至少有一颗断了或掉了，而且还狠狠伤到舌头。

「特莉丝……」她吃力地说。「用瞬间移动把我们从这里移走。」

「不，叶奈法。」特莉丝的声音很是平静，而且非常的冷酷。

「他们会杀了我们……」

「不，叶奈法。我不会逃。我不会躲到女巫会的裙摆后头。妳也不用担心，我不会像在索登的时候那样，怕到昏过去。我要克服这一关，我已经挺过去了！」

巷口附近，长满苔藓的墙面有处凹陷空间，叠了一座巨大的堆肥、粪屎与垃圾。那是很可观的一堆，足以称作一座小丘。

此时，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令那名骑士和他的马匹动弹

不得。骑士被打落地面，引起庞然声响，然后人群像跳蚤一样，全爬到他身上，成了一层会动的平面。

特莉丝把叶奈法拉开后，便站到那堆垃圾上，高举双手，大声吼出咒语。她声音里的愤怒，令群众安静了片刻。

「他们会杀了我们。」叶奈法吐掉一口血。「彻底杀死我们……」

「帮我。」正在念咒的特莉丝停了一会儿，说：「帮我，叶奈法。我们对他们施放阿勒祖闪电……」

然后我们可以杀掉大概五个人，叶奈法在心里想着。但之后，剩下的人会把我们生吞活剥。不过，好吧，特莉丝，就按妳的意思吧。如果妳不逃，那么妳也不会看见我逃。

她加入了念咒的行列。这会儿，两个人都一起大吼。

人群盯着她们看了一会儿，但很快便回过神。两个女巫的周遭，再度出现石块飞掠的声音。一支尖矛几乎擦过特莉丝的鬓角，但她却连动也没动。

这根本一点用都没有，叶奈法想道。我们的魔法根本就没效，不可能召唤出像阿勒祖闪电那样复杂的法术。传说中阿勒祖的声音若洪钟，口才有如演说家，而我们在这里却是口齿不清地乱叫，文字和声调都七零八落……

她准备好随时中断唱诵，将剩余的力气集中在别种咒语上，好将她们瞬间移动，或是好好款待已经失心疯的那群人，就算只让他们难过一下也好。结果，她的打算原来是不必要的。

天色突然变暗，城市的上方繁集了层层云朵。四周变得十分漆黑，还刮起了一阵寒风。

「天啊，我们好像把动静弄得太大了。」叶奈法说。

□

「梅莉戈德雹灭术，」妮穆耶重复道。「基本上，用这

个名字不合规矩。这个魔法从来没有正式登记在案，因为在特莉丝·梅莉戈德之后，还没有人成功施展过。原因很简单，当时特莉丝嘴巴受了伤，所以说话不清楚。有些不怀好意的人甚至认为还有另一个主因，就是当时她已吓到舌头打结。」

康薇拉慕丝撇着嘴说：「这一点，刚好让人很难相信。可敬的特莉丝有数不尽的英勇事迹，有些编年史甚至称她为『大无畏的特莉丝』。不过，我想问的是别的事。有一版传说提到，特莉丝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利维亚山上；说当时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叶奈法。」

妮穆耶看向一幅水彩画，上头有团黑色风暴，一座陡峭的小山，背景则是透着亮光的深蓝云层。在那座小山上，可以看见一道纤细的女性身影，双手笔直高举，发丝狂野飘散。

湖面上笼罩着一片雾气，渔人王规律的划桨声传到了岸边。

「如果当时有任何人和特莉丝在一起，那么这个人并没有在画家的笔下存活下来。」湖中女士说。

□

「天啊，开始了。」叶奈法重复道。「特莉丝，小心！」

从聚在利维亚上方的云团里，冰雹瞬间落下，每颗冰球，大小都相当于一颗鸡蛋。冰球击落的力道之大，打破了屋顶，发出极大声响。这冰雹下得极密，转眼间，小广场上便积了厚厚一层冰。人群乱成一团，有的掩头趴地，有的相互踩踏，有的踉跄奔逃。拱门与拱廊下全都挤满了人，围墙边也蹲满了人。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及时躲过，有些人留了下来，像鱼一般躺在冰上，全身染上浓烈的血色。

叶奈法赶在最后一刻，在她们头上变出一张魔法盾，但

冰雹降下的劲道太强，防护盾不断晃动，随时有破裂的危机。她甚至没有试着使出别的法术，因为她们弄出来的这个场面，已经无法停止了。这股她们意外召唤出来的自然之力，必须好好释放，到达高峰，然后不久便会停歇。

至少，她是这么希望的。

一道电光闪过，轰然雷鸣，巨响不断迴荡，连地面也震动起来。冰雹打在屋顶与路砖上，裂成碎冰飞溅。

天色稍微转亮，阳光穿过云层，好像一条九尾鞭般甩在城上。特莉丝的喉头里发出一个声音，不是呻吟，也不是呜咽。

冰雹依旧下个不停，一颗颗打在地上，在广场上铺了一层厚实的冰球，闪闪发亮，宛如钻石，但冰粒已经没下那么多，也没那么猛烈了。然后，冰雹不再落下，而且是忽然停止，像被人一刀切断一样。一支武装部队在这时闯进广场，打上铁片的马蹄踏在冰粒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人群在马鞭的挥打下、矛杆的戳击下、剑面的拍撞下，纷纷哀号窜逃。

「很好，特莉丝。」叶奈法哑着嗓子说。「我不知道刚才那是什么……不过做得很成功。」

「因为我有东西要保护。」山丘上的英雄特莉丝·梅莉戈德也哑着嗓子说。

「总会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快走吧，特莉丝，因为事情还没结束。」



事情已经结束了，女巫们降在城里的冰块，让一个个发热的脑袋都降了温，就连军队都敢踏进来恢复秩序了。在这之前，士兵们心里是害怕的，知道攻击一群发了狂的群众有多么危险。酣饮鲜血与杀戮的人群，什么都不怕，不管碰到什么，都不会退缩。然而，自然之力的爆发，让这残忍的多头野兽温顺了下来，而剩下的一切，则由军队的进攻行动来

收拾。

冰雹让城里变得面目全非。方才用马车前的系绳横木，将矮人女子活活打死，并抓她的孩子直接撞墙撞死的那人，现在却是哽咽、哭泣，吞着泪水与鼻涕，看着自家屋顶残存的东西。

利维亚里一片宁静，要不是那将近两百具尸体和十几间烧毁的屋舍，或许会有人觉得，这里其实什么事也没发生，太阳在榆树区的洛克艾斯克洛特湖水边，照出了一弯美丽无比的彩虹。垂柳倒映在光滑如镜的湖面上，鸟群再度高歌，空气中飘散着绿叶香。一切看起来是这么诗情画意。

包括躺在血泊中的猎魔士，以及蹲在他身旁的希里。

□

杰洛特似乎毫无意识，脸色白得像石灰一样，一动也不动地躺着。然而当她们来到他身旁，他开始呛咳、喘息、吐血。他开始发抖，抖到连希里都抓不住他。叶奈法跪在一旁。特莉丝看见她的双手在颤抖，自己也突然觉得像孩子一样虚弱，两眼开始发黑。有人在她倒下前，从身后搀扶住她。她认出那是亚斯克尔。

「这根本一点用都没有，」她听见希里充满绝望的声音。「叶奈法，妳的魔法根本治不了他。」

「我们来得……」叶奈法艰难地蠕动嘴唇。「我们来得太晚了。」

「妳的魔法根本一点用都没有。」希里重复道，好似没听见她说的话。「所以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妳们这个所谓的魔法，到底有什么用？」

妳说得没错，希里。特莉丝在心里想着，觉得有某个东西锁住了她的喉头。我们可以召唤冰雹，却无法驱赶死神，虽然后者看似比较容易，但我们却做不到。

「我们叫人去找医生了。」站在亚斯克尔身旁的矮人，

用粗哑的声音说：「不过不知道怎么搞的，还没看到人……」

「医生来也太晚了。」特莉丝说，而且声音之平静，连她自己都感到讶异。「他不行了。」

杰洛特再度发抖，吐出鲜血，然后身体一直，就再也不动了。扶着特莉丝的亚斯克尔绝望地叹了口气、矮人破口大骂，叶奈法发出哀号，脸庞也突然变了，缩成一团，看起来很丑。

「没有什么比哭泣的女术士更可悲的了，」希里厉声说。「这是妳自己教我的，而你现在真的很可悲，叶奈法。妳和妳那一点用处都没有的魔法。」

叶奈法没有回应。她抱着杰洛特头的双手已经没有力气，但仍重复念着咒语。青色的细碎火星在她的双掌上，在猎魔士的脸颊与额头上跳动。特莉丝知道这个咒语有多耗费心神，也知道这个咒语已于事无补。就算是治愈师的特殊咒语，也回天乏术。

她非常确信，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叶奈法的咒语只是徒然将她吸干。特莉丝甚至觉得讶异，黑发的女术士竟能支持这么久。

不过，她的讶异很快就中止了，因为叶奈法在接下来的念咒途中停了下来，慢慢倒在猎魔士身旁的石砖上。

矮人中的一人又骂了一句，另一人则默默低下头。依旧扶着特莉丝的亚斯克尔吸了吸鼻子。

空气突然变得非常冷。湖面开始冒烟，喷出蒸汽，有如女巫的大锅。雾气快速升起，在水面上方旋绕，然后如浪潮般登上陆地，让浓密的白乳覆盖了所有的一切，让所有的声音都安静消逝，让所有的物体都模糊消隐。

「而我，」希里依旧跪在血泊中。「曾经放弃自己的力量。要是我没放弃，现在就可以救得了他，就可以把他治

好。我知道，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我放弃了，现在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这就好像杀了他的人，是我。」

这片寂静先是让凯尔佩的嘶鸣打破，然后是亚斯克尔的惊呼，接着，大家都惊呆了。



一头洁白的独角兽从雾中出现，轻盈、敏捷、无声地跑着，优雅地昂着美丽的马首。这一幕没什么异常之处。大家都知道传说的内容，知道独角兽跑起来轻盈、敏捷、无声，知道它们总是优雅地扬着马首。真要说奇怪的地方，就是独角兽在湖面跑的时候，竟然没有掀起一点水波。

亚斯克尔发出一声惊叹，当中也包含了畏惧。特莉丝觉得一股感动笼罩了全身，那是一种愉快。

独角兽的脚蹄敲在林荫大道的石子上，它甩动鬃毛，发出一声音韵十足的长鸣。

「伊华拉夸克斯，我就希望你会来。」希里说。

独角兽走近了些，再度发出嘶鸣，举起单蹄踢了一下，用力踏在石砖上。它低下头，立在美丽额头上的角突然发出强光，雾气都被驱散了片刻。

希里碰了下那根角。

看见她的双眼突然亮起乳白光芒，看见她全身笼罩在光晕之中，特莉丝低声轻呼。希里并没有听见她的声音，也没存听见任何人的声音。她的一只手依旧抓着独角兽的角，另一只手则指向动也不动的猎魔士。从她的指头里，流出岩浆般闪闪发亮的光带。



没人有办法估计过了多久，因为这很不真实。

像一场梦。



在逐渐转浓的雾气中，独角兽的身影变得有些模糊，它嘶鸣一声，用单蹄踏了一下，顶着角的头甩动几下，好像在指什么似地。特莉丝看了一下，看见在垂挂湖面的柳枝围幕下，有个黑色物体浮在水面上。那是艘船。

独角兽用角又指了一次，然后快速消失在雾中。

「凯尔佩，随它去。」希里说。

凯尔佩喷出一口气，大力甩动脑袋后，便听话地跟着独角兽去。它的蹄声在石砖上响了一阵，然后便突然打住，好像这母马突然飞走、消失了，形体幻化无踪。

那船就停在岸边，有那么一会儿，雾气散了开来，让特莉丝可以仔细地看清楚那艘船。那是一艘简单拼凑而成的驳船，看起来很笨重、方方的，好像一个大型的猪饲料槽。

「你们帮我一下。」希里自信而笃定地说。

一开始，没人知道这女孩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需要的是什么帮助。头一个弄明白的是亚斯克尔，或许是闪为他曾经读过那个传说的其中一个诗化版，所以知道传说的内容。他将一动不动的叶奈法抱起来，而她的纤细与轻盈却让他感到讶异。他敢发誓，有人帮他把她抱了起来。他敢发警，他感觉到卡希的肩膀就在他的手臂旁，他的眼角瞄到米尔娃的黄褐发辫甩过。当他将女巫放进船里时，他敢发誓，他看见了安古兰的一双小手扶住船舷。

矮人们将猎魔士抬起，特莉丝也跟着帮忙扶住他的头。亚尔潘·齐格林甚至瞇起了眼睛，因为有那么一瞬间，他看见了大伯格家的两兄弟。卓尔坦·奇瓦也敢发誓，在把猎魔士放进船里时，卡列伯·斯特拉通帮了他一把。特莉丝·梅莉戈德敢拿脑袋担保，自己闻到了人称珊瑚的莉塔·奈德的香水味。而有那么一会儿，她在水气中看见卡尔默罕的可恩，他那双浅色的黄绿眼眸。

这就是那雾气，那洛克艾斯克洛特湖上的浓浓雾气，所

变出来作弄人的戏法。

「都准备好了，希里。」女巫低声说。「妳的船在等了。」

希里拨开额前的发丝，吸了吸鼻子。

「特莉丝，帮我向孟特卡佛的女士们道歉。」她说。「不过我只能这么做。我不能在杰洛特和叶奈法要离开的时候，还自己留下来。我办不到，她们应该能理解。」

「她们会的。」

「那么，再见了，特莉丝·梅莉戈德。再会了，亚斯克尔。再会了，大家。」

「希里，」特莉丝低声说。「我的小妹妹……让我跟你一起去……」

「特莉丝，妳不知道自己在请求什么。」

「我还会有机会儿到妳吗……」

「当然。」她斩钉截铁地打断她。

她踏进船中，船身晃了一下后，便立刻驶离，消失在雾气之中。

站在岸边的那群人，连一点水声都没听见，也没见到一丝水浪或波纹，好像那不是一艘船，而是鬼魅。

他们看见希里纤细飘渺的身影，看见她用长篙撑船，看见她让原本已经很快的船，驶得更加快速。但那也只有很短、很短的片刻。

之后，他们的眼前就只剩白雾一片。

她骗了我，特莉丝想道。我再也看不到她了。我看不到她了，因为……法也谢代以拉得阿波耶干。有些事情结束了。

「有些事情已经结束了。」亚斯克尔说道，声音已经变

了。

「有些事情正要开始。」亚尔潘·齐格林附和道。

世界某个角落，有只公鸡放声高啼。

雾气开始快速升起。

□

跳动的光影穿过紧闭的眼睑，杰洛特不悦地睁开眼睛。他看见上方的树叶在阳光里像万花筒一样闪烁。他看到树枝上尽是苹果。

他的太阳穴和脸颊上有手指轻轻的触感。他认识这些手指，他有多爱它们，就带来多少疼痛。

他的腹部，胸部和肋骨的疼痛和紧缚的绷带使他确信利维亚的干草叉并不是一场噩梦。

「安静躺着，亲爱的，」叶奈法说，「安静躺着。不要动。」

「我们在哪，叶？」

「有什么关系？我们在一起。你和我。」

鸟雀在唱歌，是金雀和画眉。空气中弥漫着香草、迷迭香和苹果的气味。

「希里呢？」

「她走了。」

她换了个姿势，轻柔地把枕在他头下的手臂松脱出来，好躺在他旁边的青草地上直视他的眼睛。她看得如此热切，好像要牢记他的形象，好在将来回想起，永远纪念。他也回望她，就像对往事的怀恋抓住了他的喉咙。

「我们和希里在一艘船上，」杰洛特回忆，「在一片湖面上。在一条湍急的小河里，在雾中……」

她的指头找到了他的受，紧紧扣住。

「静静躺着，亲爱的，静静躺着。我陪着你。之前发生了什么不重要，我们在哪里也不重要。只要我陪着你，我将永远不离开你。永远不会。」

「我爱你，叶。」

「我知道。」

「尽管如此，」他叹了口气，「我还是想知道我们到底在哪。」

「我也是，」叶奈法小声说，在过了一阵以后。

□

「所以，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加拉哈德在过了一会儿后问道。

「当然不是。」希里否定道。跑进鞋里、卡在脚趾缝间的沙粒已经干了，她用一只脚掌搓着另一只，想把沙粒给搓掉。「你想要故事就这样结束吗？最好是！我就不想！」

「那所以接下来呢？」

「很平常啊。」她哼了一声，「他们结婚了。」

「说给我听。」

「哎呦，这有什么好说的？就是一场很热闹的婚礼啊。所有的人都来了，亚斯克尔、南娜卡妈妈、优拉和艾伍儿奈德、亚尔潘·齐格林、维瑟米尔、艾斯科……可恩、米尔娃、安古兰……还有我的米丝特……还有我也在那里，我喝了蜂蜜和葡萄酒。而他们，我是说杰洛特跟叶奈法，后来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很幸福，非常、非常幸福。就像童话里的故事一样，你懂吗？」

「湖中女士，噢，妳为什么要哭？」

「我根本就没哭，这泪水是被风吹的。就这样！」

他们沉默了许久，看着燃烧得火红的日轮，碰上一道道的山峰。最后，加拉哈德打破沉默，说：

「说实话，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奇怪了，嗯，真的太奇怪了。希里小姐，妳来的地方，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世界。」

希里大声吸了下鼻子。加拉哈德清了几下喉咙，对于她的沉默感到有些丧气。

「对——可是我们这里，也会发生一些奇怪的冒险。就拿高文大人和绿骑士的事来说好了……又或是我叔叔鲍斯大人与崔斯坦大人的事……妳听好了，希里小姐，有一次，鲍斯大人和崔斯坦大人一起往西方，要去廷塔结。他们一路穿过原始而危险的森林。他们骑啊骑，定眼一看，有一头白色母鹿站在那里，而母鹿身旁，是名女子。她穿着黑色的衣服，真的，比黑色还要黑，就连灵柩也没那么黑。似那女子很美，世界上比她还要美的女子，妳绝对找不到，呃，除非是关妮薇王后……那名站在鹿旁的女子看着两名骑士，伸手挥了一下，然后对他们说……」

「加拉哈德。」

「什么？」

「闭嘴。」

他咳了一声，又清清嗓子，闭上了嘴。两人都不发一语地看着太阳，沉默了非常久。

「湖中女士？」

「我已经说过，请你别这样叫我。」

「希里小姐？」

「怎么了？」

「和我一起去卡美洛吧，拜托，希里小姐。妳等着看吧，亚瑟王会给妳荣耀与尊敬……而我……我会永远爱妳和敬重妳……」

「给我起来，马上起来！还是不要好了。既然你都已经跪下了，就帮我把脚掌搓一搓吧。我的脚好冷，谢谢，你真

是个好人。我是说『脚掌』！脚掌只到脚踝而已！」

「希里小姐？」

「我一直都在这里。」

「太阳要往西走了……」

「的确。」希里将鞋扣扣好，站了起来，「加拉哈德，我们把马上鞍吧。这附近有地方能过夜吗？哈，看你的表情就知道，这一带，你和我一样熟。不过，没关系，我们上路吧。就算要露宿在星空下，那也是要去前面一点的地方，到树林里。这座湖……你在看什么？」

看他红了脸，她已心中有数，说：「喔。你笑了，是因为想到要在森林里的树丛下过夜，躺在苔藓毯上？在仙女的怀抱里？你给我听清楚了，年轻人，我可是一丁点的兴趣都没有……」

看见他满脸通红，双眼发亮，她突然打住。其实这张脸也不算丑。有个东西掐住了她的胃部与下腹，但那不是饥饿。

我是怎么了，她想。我是怎么了？

「不要拖拖拉拉！」她几乎是用吼的。「快把你的公马上鞍！」

等他们上了马，她看了看他，放声大笑。他看着她，眼神中有着惊讶与疑惑。

「没什么、没什么。」她一派轻松地说。「我只不过是想到了一件事。上路吧，加拉哈德。」

苔藓毯。她憋着笑，在心里这么想着。森林里的树丛下，而我要扮演的是仙女。呵、呵。」

「奇利小姐？」

「嗯？」

「妳会和我一起去卡美洛吗？」

她伸出一只手，而他也伸出一只手。两只手握在了一起，并驾而行。

此鬼了，她心想。有何不可呢？我敢拿我全部身家去赌，这个世界也会有事给猎魔士做。

因为，不可能会有一个世界，是不需要猎魔士的。

「希里小姐……」

「我们现在不要讲这个，走吧。」

他们往夕阳直行而去，将逐渐转暗的山谷留在身后。他们身后，有一座湖，一座魔法湖，一座如抛光过的蓝宝石般，平滑、蔚蓝的湖水。他们身后，有湖畔的巨石与坡边的松树。

那些都已经在他们的身后。

而所有一切，都在他们的前方。

《猎魔士长篇》系列完